**祖师集**

学山禅堂 集

**序**

释学山

我此禅宗从上以来，以心传心。大道通虚，直指见性，言下便了，不假方便。诸祖出世，弘通法要，唯是指示真心，虽亦假诸言论，乃至棒喝肢舞，无非空作一场。始知一切本有，不假外得，故云：“非师相授与，我亦无所得。”本心实无少法可得，本法亦无法可传，是谓传心矣。

自世尊拈花，迦叶密领，乃至达摩西来，至曹溪、临济发扬，我此禅宗正法眼藏，一脉相传，历代禅宗祖师悟道得法者，不胜其数。然智海微澜，真道过量，离言绝虑，非言可诠。法身无说，示现言教。所选祖师法语及公案禅机，皆是对后世影响甚大，流传广泛，具正法眼，人天护祐者，千百年来，弘通至今。

六祖大师云：“既自心无所攀援善恶，不可沉空守寂，应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直至菩提，真性不变。”我今学人，如祖教学，当熟习祖师法语，唯在明心，通达法性，密契本真。

为方便阅读历代祖师得法心要，今从《五灯会元》、《指月录》、《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等典籍中节选刊择，成祖师集一部。然禅书浩翰，必有所漏，不免遗憾。其中文字章句，多者长篇大论，少者寮寮数语，读者但能摒诸外缘，细心静阅，理事双亲，久久发明，必能了达本源，究竟无碍。

祖师集目录

祖师集第一部

序———————————————————————————

东土六代祖师法语————————————————————

达摩祖师————————————————————————

安心法门————————————————————————

四行观天顺本节选

无心论—————————————————————————

破相论—————————————————————————

血脉论—————————————————————————

悟性论—————————————————————————

绝观论—————————————————————————

息诤论—————————————————————————

二祖慧可大师——————————————————————

略说修道明心法要————————————————————

三祖僧璨大师——————————————————————

信心铭—————————————————————————

四祖道信大师——————————————————————

四祖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

四祖开示牛头法融禅师法语（又名方寸论）—————————

五祖弘忍大师——————————————————————

最上乘论————————————————————————

牛头法融禅师——————————————————————

心铭——————————————————————————

六祖慧能大师——————————————————————

六祖法宝坛经————————————————————————

祖师集第二部

六祖下五家法脉三十五位祖师语录

禅宗五宗重要创始人

六祖下：

南岳怀让禅师法语————————————————————

青原行思禅师法语————————————————————

怀让下：

马祖道一大师法语————————————————————

青原下：

石头希迁禅师法语————————————————————

百丈怀海禅师法语————————————————————

黄檗希运禅师——————————————————————

传心法要————————————————————————

宛陵录—————————————————————————

临济语录————————————————————————

沩山灵祐禅师法语————————————————————

仰山慧寂禅师法语————————————————————

药山惟俨禅师法语————————————————————

洞山良价禅师法语————————————————————

曹山本寂禅师法语————————————————————

德山宣鉴禅师法语————————————————————

云门文偃禅师法语———————————————————－

雪峰义存禅师法语———————————————————－

法眼文益禅师法语———————————————————－

六祖下重要祖师法脉

六祖下：

南阳慧忠禅师法语————————————————————

荷泽神会禅师法语————————————————————

永嘉玄觉大师法语————————————————————

司空山本净禅师法语———————————————————

马祖下：

南泉普愿禅师法语————————————————————

归宗智常禅师法语————————————————————

汾州无业禅师法语————————————————————

大珠慧海禅师法语————————————————————

石头下：

天然丹霞禅师法语————————————————————

黄檗下：

睦州陈尊宿法语—————————————————————

南泉下：

赵州从谂禅师法语————————————————————

药山下：

云岩昙晟禅师法语————————————————————

道吾宗智禅师法语————————————————————

德山下：

岩头全奯禅师法语————————————————————

雪峰下：

玄沙师备禅师法语————————————————————

南泉下：

长沙景岑禅师法语————————————————————

船子下：

夹山善会禅师法语————————————————————

洞山下：

云居道膺禅师法语————————————————————

玄沙下：

罗汉桂琛禅师法语————————————————————

以上从六祖下共三十五家重要祖师语录

祖师集第三部

诸佛菩萨及诸大士心法

七佛偈—————————————————————————

释迦牟尼佛———————————————————————

文殊菩萨————————————————————————

善财童子————————————————————————

天亲菩萨————————————————————————

须菩提尊者———————————————————————

舍利弗尊者———————————————————————

殃掘摩罗————————————————————————

西土诸祖————————————————————————

宾头卢尊者———————————————————————

障蔽魔王————————————————————————

跋陀禅师————————————————————————

宝志公和尚———————————————————————

善慧傅大士———————————————————————

慧思禅师————————————————————————

丰干禅师————————————————————————

寒山大士————————————————————————

拾得大士————————————————————————

布袋和尚————————————————————————

扣冰澡先和尚——————————————————————

澄观国师————————————————————————

祖师集第四部

六祖下其他禅师法语

盐官齐安国师法语————————————————————

盘山宝积禅师法语————————————————————

西堂百丈禅师法语————————————————————

大梅法常禅师法语————————————————————

兴善惟宽禅师法语————————————————————

五泄山灵默禅师法语———————————————————

邓隐峰禅师法语—————————————————————

大颠宝通禅师法语————————————————————

大随法真禅师法语————————————————————

天皇道悟禅师法语————————————————————

龙潭崇信禅师法语————————————————————

长庆大安禅师法语————————————————————

普化和尚禅师法语————————————————————

船子德诚禅师法语————————————————————

翠微无学禅师法语————————————————————

清平令遵禅师法语————————————————————

投子大同禅师法语————————————————————

长髭旷禅师法语—————————————————————

石室善道禅师法语————————————————————

香严智闲禅师法语————————————————————

龙牙居遁禅师法语————————————————————

太原孚上座法语—————————————————————

洛浦元安禅师法语————————————————————

庞蕴居士禅师法语————————————————————

石霜庆诸禅师法语————————————————————

古灵神赞禅师法语————————————————————

大慈寰中禅师法语————————————————————

无著文喜禅师法语————————————————————

长庆慧棱禅师法语————————————————————

保福从展禅师法语————————————————————

鼓山神宴禅师法语————————————————————

镜清道付禅师法语————————————————————

洞山守初禅师法语————————————————————

风穴延沼禅师法语————————————————————

首山省念禅师法语————————————————————

汾阳善照禅师法语————————————————————

叶县归省禅师法语————————————————————

石霜楚圆禅师法语————————————————————

杨歧方会禅师法语————————————————————

五祖法演禅师法语————————————————————

大随元静禅师法语————————————————————

昭觉克勤禅师法语————————————————————

大慧宗杲禅师法语————————————————————

祖师集第五部

禅师法语————————————————————————

祖师集第六部

禅宗祖师诗偈——————————————————————

**祖师集**

**一**

**东土六代祖师法语**

初祖达摩大师

菩提达摩大师者，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罗，后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至本国受王供养，知师密迹，因试令与二兄辨所施宝珠，发明心要。

既而尊者谓曰：“汝于诸法，已得通量。夫达摩者，通大之义也。宜名达摩。”因改号菩提达摩。

祖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当往何国而作佛事？愿垂开示。”（尊）者曰：“汝虽得法，未可远游，且止南天。待吾灭后六十七载，当往震旦，设大法药，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于日下。”祖又曰：“彼有大士，堪为法器否？千载之下，有留难否？”者曰：“汝所化之方，获菩提者，不可胜数。吾灭后六十余年，彼国有难，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时，南方勿住。彼唯好有为功业，不见佛理，汝纵到彼，亦不可久留。”

复演诸偈，皆预谶佛教隆替。祖恭禀教义，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尝废阙。迨尊者顺世，遂演化本国。

师念震旦缘熟，行化时至，乃先辞祖塔。凡三周寒暑，达于南海，实梁普通八年丁未岁九月二十一日也。广州刺史萧昂具主礼迎接，表闻武帝。帝览奏，遣使赍诏迎请。十一月一日至金陵。

帝问曰：“朕即位已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记，有何功德？”祖曰：“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祖曰：“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祖曰：“不识。”帝不领悟。

祖知机不契，是月十九日，潜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届于洛阳。当魏孝明帝孝昌三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婆罗门。

时有僧神光者，旷达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览群书，善谈玄理。每叹曰：“孔老之教，礼术风规；庄易之书，未尽妙理。近闻达摩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遥，当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参承。

祖常端坐面壁，莫闻诲励。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济饥，布发掩泥，投崖饲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

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坚立不动，迟明积雪过膝。祖悯而问曰：“汝久立雪中，当求何事？”光悲泪曰：“惟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祖曰：“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岂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劳勤苦。”光闻祖诲励，潜取利刀，自断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形，汝今断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与易名曰慧可。

可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祖曰：“诸佛法印，匪从人得。”可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祖曰：“将心来，与汝安。”可良久曰：“觅心了不可得。”祖曰：“我与汝安心竟。”

（《祖堂集》：“惠可又问：“请和尚安心？”师曰：“将心来，与汝安心。”进日：“觅心了不可得。”师曰：“觅得岂是汝心？与汝安心竟。”慧可言下大悟。慧可白和尚：‘今日乃知一切诸法本来空寂，今日乃知菩提不远，是故菩萨不动念而至萨般若海，不动念而登涅槃岸。’师云：‘如是，如是。’慧可进曰：‘和尚此法，有文字记录不？’达摩曰：‘我法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慧可便顶礼，亲事九年，昼夜不离左右。”）

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门人曰：“时将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时有道副对曰：“如我所见，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

尼总持曰：“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閦佛国，一见更不再见。”祖曰：“汝得吾肉。”

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

最后慧可礼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顾慧可而告之曰：“昔如来以正法眼付迦叶大士，展转嘱累，而至于我。我今付汝，汝当护持，并授汝袈裟，以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请师指陈”祖曰：“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后代浇薄，疑虑竞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凭何得法？以何证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后难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无碍。至吾灭后二百年，衣止不传，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潜付密证，千万有余。汝当阐扬，勿轻未悟。一念回机，便同本得。听吾偈曰：‘吾本来兹土，传法度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祖又曰：“吾有《楞伽经》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来心地要门，令诸众生开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尝自出而试之，置石石裂。缘吾本离南印来此东土，见赤县神州有大乘气象，遂逾海越漠，为法求人。际会未谐，如愚若讷。今得汝传授，吾意已终。”

言已，乃与徒众往禹门千圣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杨衍，早慕佛乘，问祖曰：“西天五印，师承为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应，名之曰祖。”又问：“此外如何？”祖曰：“须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厌有无。于法无取，不贤不愚，无迷无悟。若能是解，故称为祖。”又曰：“弟子归心三宝，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适听师言，罔知攸措。愿师慈悲，开示宗旨。”祖知恳到，即说偈曰：

“亦不睹恶而生嫌，亦不观善而勤措。亦不舍愚而近贤，亦不抛迷而就悟。达大道兮过量，通佛心兮出度。不与凡圣同躔，超然名之曰祖。”

衍闻偈，悲喜交并，曰：“愿师久住世间，化导群有。”祖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万差，多逢患难。”衍曰：“未审何人？弟子为师除得否？”祖曰：“吾以传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无此理。”衍曰：“师若不言，何表通变观照之力？”祖不获已，乃为作谶，后皆符验。

**安心法门**

迷时人逐法，解时法逐人。解时识摄色，迷时色摄识。但有心分别计较自心现量者，悉皆是梦。若识心寂灭，无一切念处，是名正觉。

问：云何自心现量？

答：见一切法有，有不自有，自心计作有；见一切法无，无不自无，自心计作无。乃至一切法亦如是，并是自心计作有，自心计作无。又若人造一切罪，自见己之法王，即得解脱。

若从事上得解者，气力壮；从事中见法者，即处处不失念。从文字解者，气力弱。即事即法者深。从汝种种运为、跳踉颠蹶，悉不出法界，亦不入法界。若以法界入法界，即是痴人。凡有所施为，皆不出法界心。何以故？心体是法界故。

问：世间人种种学问，云何不得道？

答：由见己故，所以不得道。己者，我也。至人逢苦不忧，遇乐不喜，由不见己故，所以不知苦乐者，由亡己故，得至虚无。己尚自亡，更有何物而不亡也！

问：说法既空，阿谁修道？

答：有阿谁，须修道？若无阿谁，即不须修道。阿谁者，亦我也。若无我者，逢物不生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自非，而物非非也。即心无心，是为通达佛道；即物不起见，是名达道。逢物直达，知其本源，此人慧眼开。智者任物不任己，即无取舍违顺；愚人任己不任物，即有取舍违顺。不见一物，名为见道；不行一物，名为行道。即一切处无心，即作处无作法，即是见佛。若见相时，即一切处见鬼。取相故堕地狱，观法故得解脱。若见忆想分别，即受镬汤炉炭等事，现见生死相。若见法界性，即涅槃性。无忆相分别，即是法界性。心是非色，故非有；用而不废，故非无。用而常空，故非有；空而常用，故非无。

即说颂曰：

心心心，难可寻。宽时遍法界，窄也不容针。亦不睹恶而生嫌，亦不观善而勤措。亦不舍愚而近贤，亦不抛迷而就悟。达大道兮过量，通佛心兮出度。不与凡圣同躔，超然名之曰祖。

**达摩四行观天顺本节选**

第一 入道修行纲要门

若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改真，凝心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行入者，所谓四行。其余诸行，悉入此行中。何等为四？一者报怨行，二者随缘行，三者无所求行，四者称法行。

云何第一报怨行者？修道行人，若受苦时，当自念言：我从往昔，无数劫中，弃本从末，流浪诸有，起多怨憎，违害无限。今虽无犯，是我宿殃恶业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见与，甘心忍受，都无怨仇。经云：“逢苦不忧”也。何以故？识达本故。此心生时，与理相应，体怨进道，是故说言报怨行。

第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并缘业所转，苦乐齐受，皆从缘生。若得胜报荣誉等事，是我过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冥顺于道，是故说言随缘行。

第三无所求行者。世人长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智者悟真，理将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万有斯空，无所愿乐。功德黑暗，常相随逐，三界久居，犹如火宅。有身皆苦，谁得而安？了达此处，故于诸有，息想无求。经云：“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判知无求真为道行，故言无所求行。

第四称法行者。性净之理，目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著，无此无彼。经云：“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悭，于身命财，行檀舍施，心无悭惜。达解三空，不倚不著，但为去垢，摄化众生，而不取相。此为自利，复能利他，亦能庄严菩提之道。檀施既尔，余五亦然。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

说偈言：

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

明佛心宗，等无差误。行解相应，名之曰祖。

第二 论主意乐差别门

披经求福，洁净行因。纷纷扰扰，随心作业，向涉多载，未还有息。始复端居幽寂，定境心王。但妄想久修，随情见相，其中化变，略欲难穷。未及洞鉴法性，粗炼真如，始知方寸之内，无所不有，明珠朗彻，玄达深趣。上至诸佛，下及蠢动，莫非妄想别名，随心指计。故写幽怀，聊显入道方便偈等，用简有缘同悟之徒，有暇披揽，坐禅终须见本性。会也？

第三 一相平等无别门

融心令使净，若其瞥起，即便生灭，于中忆想造邪命，觅法计著业不亡。展转增垢，心难究竟。智者暂闻八字，即悟理，始知六年徒苦行。世间扰扰，尽是魔民，徒自暄暄空斗诤。虚妄作解化众生，口谈药方不除疾。寂寂从来本无相，何有善恶及邪正。言生生者本不生，言灭灭者亦不灭。动即不动，定即非定。影由形起，响藉声来。捺影劳形，不知形之是影本；扬声止响，不知声之是响根。蠲除烦恼而求涅槃者，喻如去形而觅影；舍离众生而求佛者，喻如默声而寻响。故知迷悟一徒，愚智非别。无名处强为立名，因其名即是非生矣；无理处强为作理，因其理即诤论兴焉。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有何无？当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未及造谈，聊申此句，讵论玄旨。

第四 谈论空无破执门

诸佛说空法，为破诸见故。而复著于空，诸佛所不化。

生时唯空生，灭时唯空灭，实无一法生，实无一法灭。

一切法为贪欲而起，贪欲无内无外，亦不在中间。经云：“分别是空法，凡夫为所烧。”邪正无内无外，亦不在诸方。一切法亦如是。

第五 绝相离说悬虚门

法身无形，故不见以见之；法无音声，故不闻以闻之；般若无知，故不知以知之。若以见为见，即有所不见；若以无见为见，即无所不见。若以闻为闻，则有所不闻；若以无闻为闻，则无所不闻。若以知为知，则有所不知；若以无知为知，则无所不知。不能自知，非有知；对物而知，非无知。若以得为得，则有所不得；若以无得为得，则无所不得。若以是为是，则有所不是；若以无是为是，则无所不是。一智慧门，八百千智慧门。

第九 问答现说三宝门

问曰：“何名为佛心？”答曰：“心无异相，名作真如。心不可改，名为法性。心无所属，名为解脱。心性无碍，名为菩提。心性寂灭，名为涅槃。”

问曰：“何名为如来？”答曰：“解如法应物，故名为如来。”

问曰：“何名为佛？”答曰：“如法觉，觉无所觉，故名为佛。”

问曰：“何名为法？”答曰：“心如法不生，心如法不灭，故名为法。”

问曰：“何名为僧？”答曰：“如法和合，故名为僧。”

第十二 妄想建立如幻门

问曰：“证有余涅槃，得罗汉果者，此是觉不？”答曰：“此是梦证。”

问曰：“行六波罗蜜，十地万行满足，觉一切法，不生不灭，非觉非知，无心无知，无解无为，此是觉不？”答曰：“此亦是梦。”

问曰：“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菩提树下道成正觉，能度众生，乃至入于涅槃，岂非是觉？”答曰：“此亦是梦。”

问曰：“三世诸佛平等教化众生，得道者如恒沙，此可非是觉？”答曰：“此亦是梦。但有心分别计较自心现量者，皆悉是梦。觉时无梦，梦时无觉。此心识妄想，梦里智慧，无能觉所觉。若如法觉，真实觉时，都不自觉，毕竟无有觉。三世诸佛正觉者，并是众生忆想分别，以是故名为梦。若识心寂灭，无一念动念处，是名正觉。但有心识不灭者以来，皆是梦。”

第十四 真俗二谛差别门

问曰：“云何名二谛？”答曰：“比如阳炎，惑者见阳炎作水解者，实非水也。此法无是阳炎是水。谈二谛之义，亦复如是。凡夫见第一义谛为世谛，圣人见世谛为第一义谛。故经云：‘诸佛说法，常依二谛’者，第一义谛即是世谛，世谛即是第一义谛，第一义谛即是空也。若见有相，即须并当却。有我有心，有生有灭，亦即并当却。”

第十五心识分异门

心无所属，即是解脱。若犯禁戒时恾怕，但知怕心不可得，亦得解脱，亦知生天不可得。虽知空，空亦不可得。虽知不可得，不可得故不可得。

第十六 遣除病执正心门

心若有所贵，必有所贱。心若有所是，必有所非是。心若善一个物，一切物即不善。心若亲一个物，一切物作怨家。心不住色，不住非色。心不住住，亦不住不住。心若有所住，即不免绳索。心若有所作处，即是被缚。心若重法，法留碍你。心若尊一个法，心必有所卑。若取经论意时，会不贵解处。但心使有所解处，即心有所属。心有所属，即是系缚。经云：‘非下中上法，得涅槃也。’”

第十七 离念消融差别门

心虽即惑入，而不作惑解。解心若起时，即依法看起处。心若起分别时，即依法看分别处。若贪若嗔、若颠倒，即依法看处。若不见起处，即是修道。若对物不分别，亦是修道。但使有心起处，即捡校，依法并当却。

第十八 心现示义理门

问曰：“修道得道，有迟疾不？”答曰：“迟疾较百千万劫。即心是，是者疾；发心行，行者迟。利根人知即心是道，钝根人处处求道，不知是道处。又不知即心自是阿耨菩提。”

问：“云何疾得道？”答曰：“心是道体，故疾得道。行者自知惑起时，即依法看使尽。”

第十九 比喻合当现法门

问：“云何心是道体？”答曰：“心如木石。比如有人以自手画作龙虎，自见之还自恐怕。惑人亦如是。心识笔子画作刀山剑树，还以心识畏之。若能无畏，妄想悉除。又意识笔子分别画作色声香味触，还自见之，起贪嗔痴，或见或舍，还以心意识分别，起种种业。若能知心识从本以来空寂，不见处所，即是修道。或以自心分别画作虎狼狮子、毒龙恶鬼、五道将军、阎罗王、牛头阿婆等，以自心分别属之，即受诸苦恼。但使心所分别者，皆是色。若悟心从本以来空寂，知心非色，即不属色，心非是色，自心化作，但知不实，即得解脱。”

第二十 道心增长引导门

今若依法佛法僧行道时，不得有善恶好丑，因果是非，持戒破戒等见。若人作如是计较者，皆是迷惑自心现量，不知境界从自心起。若知一切法不有亦如是。自心现量者，皆是惑心，作是作非。若人谓佛智慧胜，亦是自心现量。自心化作有，自心化作无，还被惑。经云：“若依法佛修道，不作化众生，亦不作实众生”也。是故法界平等，无有得失。若依法佛修道，不求涅槃。何以故？法是涅槃故，云何以涅槃求涅槃？亦不求法，心是法界故，云何以法界求法界？若欲证心时，不畏一切法，不求一切法。若用法佛修道者，心如木石头，冥冥不觉不知，不分别，一切腾腾，如似痴人。何以故？法无觉知故，法能施我无畏故，是大安稳处。比如有人犯死罪，必合斩首，值王放赦，即免死忧。众生亦如是，造作十恶五逆，必堕地狱，法王广大，放寂灭赦，即免一切罪。若人与王善友，因行在他处杀他男女，为他所执，便欲报怨，是人忙怕无赖。忽见大王，即得解脱。若人破戒犯杀淫盗，畏堕地狱，自见己之法王，即得解脱。

修道法，依文字中得解者，气力弱。若从事上得解者，气力壮。从事中见法者，即处处不失念。从文字中得解者，逢事眼即暗。经论中谈事，与法疏也。虽口谈事，耳闻事，不知身心自经事。若即事即法者深，世人不可测。修道人，数数被贼盗物夺剥，无爱著心，亦不懊恼，数数被人骂辱打谤，亦不懊恼。若如此解者，道心渐渐壮，积年不已，自然于一切违顺都无心。是故即事不牵者，可谓大力菩萨。

第二十一 规域内外别相门

修道心若欲壮大，会寄心规域（心不住一切是非善恶有为境界）。问曰：“何等事名为规域外？”答曰：“不证大小乘解，不发菩提心，乃至不愿一切种智，不贵解定人，不贱著贪欲人，乃至不愿佛智慧，其心自然闲静。若人不取解，不求智慧，如是者，可免法师禅师等惑乱。若能存心立志，不愿凡圣，不求解脱，复不畏生死，亦不畏地狱，无心直住，始成一个规钝心。若能见一切贤圣，百千劫作神通转变，不生愿乐心者，此人可免他诳惑。”

又问曰：“若为生规域外？”答曰：“仁义礼智信者，名为规域。大小乘基情，亦名为规域。生死涅槃，亦名规域。若欲规域外，乃至无有凡圣名字，不可以有法知，不可以无法知，不可以智知。凡知之所解处，皆名规域内。不发凡夫心，不发声闻心，不发菩萨心，乃至不发佛心，不发一切心，始名为出规域外。若欲一切心不起不作，不起解，不起惑，始名为出一切。世间痴人等，逢一个胡鬼魅汉作鬼语，即作鬼解，用为指南，不可论，若为得作大物用？闻有人领百千万众，即心动，好看自家心法，为有言说文字以不？”

问曰：“何者名为淳朴心？何者名为巧伪心？”答曰：“文字言说，名为巧伪。色非色等，行住坐卧，施为举动，皆是淳朴心。乃至逢一切苦乐等事，其心不动，始名为淳朴心。”问曰：“何者名为正？何者名为邪？”答曰：“无心分别名为正，有心解法名为邪。乃至不觉邪正，始名正。经云：‘住正道者，不分别是邪是正’也。”

第二十二 心品利钝别相门

问曰：“何者名利根？何者名钝根？”答曰：“不由师教，从事见法者，名为利根。从师言教得解者，名为钝根。从师言教闻法，亦有利根钝根。闻师言，不著有，即不取不有。不著相，即不取无相。不著生，即不取无生者，此利根人。贪解取著义、是非等见，此钝根人解义。利根人闻道，不发凡夫心，乃至贤圣心亦不发，凡圣双绝，此是利根人闻道。不爱财色，乃至佛菩提亦不爱。即舍乱取静，舍愚痴取智慧，舍有为取无为，不能双绝无碍，此是钝根人。举没即去，越过一切凡圣境界，闻道不发贪欲心，乃至正念正思惟，亦不发；闻道不发声闻心，乃至菩萨心，亦不发，是名利根人。”

第二十三 一尽法界无遗门

菩萨以法界为舍宅，以四无量心为戒场。凡有所作施为，终不出法界心。何以故？体是法界故。纵你种种云为跳踉蹄蹶，悉不出法界，亦不入法界。若以法界入法界，即是痴人。菩萨了了见法界故，名法眼净。不见法有生灭住，亦名法眼净。经云“不灭痴爱”也。痴爱本不生，今无可灭。痴爱者，就内外中间求觅，不可见，不可得，乃至十方求之，无毫厘相可得，即不须灭求解脱。

第二十四 无我无执如空门

问曰：“世间人种种举问，云何不得道？”答曰：“由见己故不得道。若能不见己，即得道。己者，我也。至人所以逢苦不忧，遇乐不喜者，由不见己故。所以不苦乐者，由亡己故。得至虚无，己尚自亡，更有何物而不亡也。天下亡己者有己，若能亡己时，一切法本无，己者横生计较，即惑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寒热风雨，一切不如意事，此并妄想现。由如幻化，去住不由己。何以故？从缘起故，幻化横生拒逆，不听去住。所以有烦恼，由执己故，即有去住。但知去住不由己者，己者即我所为是，幻化法不可留停。若不逆幻化者，触物无碍。若能不拒逆变化者，触事不悔。”问曰：“诸法既空，阿谁修道？”答曰：“有阿谁，须修道？若无阿谁，即不须修道。阿谁者，是亦我也。若无我，逢物不生是非。是是者，我自是之，而物非是也。非非者，我自非之，而物非非也。如风雨青黄赤白等，比可知。好好者，我自好之，而物非好也。何以故？如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等，比喻可知。”

第二十五 是道非道差别门

问曰：“经云：‘住于非道，通达佛道’何为也？”答曰：“行非道者，不舍名，不舍相。通达者，即名无名，即相无相。又云‘行非道者，不舍贪，不舍爱。’通达者，即贪无贪，即爱无爱。行非道者，不舍苦，不舍乐，即苦无苦，即乐无乐，名为通达。不舍生死，名为通达。住非道者，即生无生，不取无生，即我无我，不取无我，名为通达佛道。若能即非无非，不取无非，是名通达佛道。以要言之，即心无心，名为通达心道。”

问曰：“云何达一切法？”答曰：“即物不起见，名为达。即物不起心，即物不起贪，即物不起惚，悉名为达。即色无色，正为达色。即有不有，名为达有。即生无生，名为达生。即法无法，名为达法。逢物直达，此人慧眼开，亦可触物不见相异，即异无异，名为达。”

第二十七 生死涅槃无二门

生死同涅槃，故不舍。即生无生，即死无死，不待舍生以入于无生，不待舍死以入于无死，寂灭故即是涅槃。经云：“一切众生本来寂灭，不复更灭。”又云：“一切法皆是涅槃也。”不须舍生死始是涅槃，如人不须舍冻凌始是水，性自同故。生死涅槃，亦性同故，不须舍。是故菩萨于生死而不舍。菩萨住不动者，住无住名为住。以外道乐诸见故，菩萨欲令教即见无见，不劳离见，然后无见。天魔乐生死，菩萨而不舍者，欲令悟即生无生，不待舍生以入于无生。比如不须舍水而就湿，不须舍火而就热，水即湿，火即热，如是生死即是涅槃。是故菩萨不舍生死而入涅槃，生死性即是涅槃故。不待断生死而入涅槃，亦如不待断火而入热性，是故不待断生死而入涅槃。何以故？生死性即是涅槃，声闻断生死而入涅槃，菩萨体知性平等故，能以大悲同物取用。生死义一名异，不动涅槃，亦义一名异。

第二十九 大道觉悟易难门

释曰：“智者任物不任己，即无取舍，亦无违顺；愚者任己不任物，即有取舍，即有违顺。”若能虚宽放大，亡天下者，即是任物随时。任物随时即易，违拒化物即难。物若欲来，任之莫逆，物若欲去，放去勿追。所作事，过而勿悔。事时未至者，放而勿思，是行道人。若能任者，即委任天下，得失不由我。若任而不拒，从而不逆者，何处何时而不逍遥？”问曰：“云何名为大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愿开而示。”答曰：“此言实尔。高卧放任，不作一个物，名为行道；不见一个物，名为见道；不知一个物，名为知道；不修一个物，名为修道；不行一个物，名为行道。若如是者，名为行道，亦名易知，亦名易行。”

第三十 上士无障无碍门

问曰：“云何是菩萨行？”答曰：“非贤圣行，非凡夫行，是菩萨行。若举菩萨时，不取世法，不舍世法。若能即心识入道者，凡夫声闻无能测量。所谓一切事处，一切色处，一切诸恶业处，菩萨用之，皆作佛事，皆作涅槃，皆是大道。即是一切处无处不处，即是法处，即是道处。菩萨观一切处，即是法处。菩萨不舍一切处，不取一切处。菩萨不简择一切处，皆能作佛事。即生死作佛事，即惑作佛心。”

第三十一 正见邪见别体门

问曰：“诸法无法，云何作佛事？”答曰：“即作处非作处，无作法，即善处不善处见佛。”问曰：“云何见佛？”答曰：“即贪不见贪相、见贪法；不见苦相、见苦法；不见梦相、见梦法，是名一切处见佛。若见相时，即一切处见鬼。”

第三十二 法界菩提差别门

问曰：“法界体性在何处？”答曰：“一切处皆是法界处。”问曰：“法界体性中，有持戒破戒不？”答曰：“法界体性中，无有凡圣，天堂地狱亦无，是非苦乐等，常如虚空。”问曰：“云何处是菩提处？”答曰：“行处是菩提处，见法处是菩提处，坐处是菩提处，见法处立处是菩提处，举足下足，一切皆是菩提处。”

第三十三 开示甚深境界门

问曰：“云何名诸佛境界，愿为说之。”答曰：“法非有非无，不取非有非无，如此解者，名为佛境界。若心如木石，不可以有智知，不可以无智知。佛心不可以有心知，法身不可以像见。凡知之所解者，是妄想分别。任你作种种解者，皆是自心计较，自心妄想。诸佛智慧，不可说示人，亦不可藏隐，亦不可以禅定测量。绝解绝知，名为诸佛境界。亦不可度量，是名佛心。若能信佛心如是者，亦即灭无量恒沙烦恼。若能存心念念佛慧者，此人道心，日日壮大。”

第三十五 诸法因缘无生门

问：“现见有生灭，云何言无生灭？”答曰：“从缘生者，不名为生，从缘生故。从缘灭者，不能自灭，从缘灭故。”问曰：“云何从缘生不名为生？”答曰：“从缘生，不从彼生，亦不自生，亦不共生，亦不无因生。又无生法，复无生者，亦无生处，是故知不生。所见生者，幻生非生，幻灭非灭。”

第三十六 诸法因缘假有门

问曰：“凡夫何故堕恶道？”答曰：“由有我故痴，故导言我饮酒。智者言：‘你无酒时，何不饮无酒？’痴者能导：‘我饮无酒。’智者云：‘你我何处在？’痴人亦言：‘我作罪。’智者言：‘汝罪似何物者？’此皆是缘生，无自性，生时既知无我，谁作谁受。经云：‘凡夫强分别，我贪我嗔恚。如是愚痴人，即堕三恶道’也。经云‘罪性非内非外，非两中间’者，此明罪无处所也。无处所知者，即是寂灭处。人堕地狱者，由心计我，忆想分别，谓我作恶亦我受，我作善亦我受，此是恶业。从本以来无横忆想分别，谓为是有。此是恶业。”

问曰：“谁能度我？”答曰：“法能度我。何以得知？取相故堕地狱，观法故得解脱。若见相忆想分别，即受灌汤炉灰、牛头阿婆等事，即现见生死相。若见法界涅槃性，无忆想分别，即是法界性。”

第三十八 有知无知差别门

问曰：“云何知法？”答曰：“法名无觉无知。心若无觉无知，此人知法。法名不识不见。心若不识不见，名为见法；不觉一切法，名为知法；不得一切法，名为得法；不见一切法，名为见法；不分别一切法，名为分别法。”问曰：“法名无见，云何无碍知见？”答曰：“无知是无碍知，无见无碍见。”

第四十四 随心诸法有无门

问曰：“云何自心现？”答曰：“见一切法有，有自不有，自心计作有。见一切法无，无自不无，自心计作无。乃至一切法，亦复如是，并自心计作有贪，自心计作无贪。贪似何物，作贪解。此皆自心起见故，自心计，无处所，是名妄想。自谓出一切外道计见，亦是妄想。自谓无念无分别，亦是妄想。行时法行，非我行，非我不行。坐时法坐，非我坐，非我不坐。作此解者，亦是妄想。”

次流通分释也（诸方杂举）。

缘法师曰：“若重一人为是者，即不免此人惑乱，乃至谓佛为胜人者，亦不免诳惑。何以故？迷境界故，依此人信心重故。”又曰：“愚人谓佛人中胜，谓涅槃法中胜者，即被人法之所惑乱。若谓法性实际不问知与不知，亦谓自性不生不灭，亦自诳惑。”

有人问缘法师曰：“何以不教我法？”答曰：“若我当立法教你，即是不将接你。若我立法，即诳惑你，即负失你。我有法，何以得说而示人？我哪得向汝道？乃至有名有字，皆是诳惑你。大道意乃无少许得向你道。若得道，即作何物用？”更问曰，即不答。后时复问曰：“若为安心？”答曰：“不得发大道心。如我意者，即心无可知，冥然亦不觉。”

又问曰：“何者是道？”答曰：“汝欲发心向道，奸巧伪起，堕在有心中。若欲起道心，巧伪生，有心方便，皆奸伪生。”又问曰：“何谓奸伪？”答曰：“用知解邀名，百巧起。若断奸伪时，不发菩提心，不用经论智。若能尔者，始欲有人身体气，若有精神时，不贵道，不求法，不好智，小得闲静。”又曰：“若不求妙解，不与人为师，亦不师于法，自然独步。”

又曰：“汝不起鬼魅心些，我亦可将接你。”问曰：“何谓鬼魅心？”答曰：“闭眼入禅定。”问曰：“某甲敛心入禅定，即不动。”答曰：“此是缚定，不是中用。乃至四禅定，四空定，皆是一段，静而复乱，不可贵。此是作法，还是破坏法，非究竟耶。若能解性无静乱，即得自在。不为静乱所摄，此是有精神人。”又曰：“若能不取解，不作惑心，即不贵深智者，此是安稳人。若有一法可贵可重者，此法最能系杀你，堕在有心中。此是不可赖物，世间凡夫人，为名字系者，天下无数。”

又问曰：“其道皆妄想作者，何者是妄想作？”答曰：“法无大小、形相、高下。比如汝家内有大石，在庭前，从汝眠其上、坐其上，不惊不惧。忽然发心欲作像，劝巧人画作佛形像。心作佛解，即畏罪，不敢坐其上。故是本石，由你心作是。心复如似何物？皆是汝意识笔子头画作是，自怖自怕。石中实无罪无福，汝家心自作是。如人画作夜叉鬼形，又作龙虎形，自画还自见之，即恐惧。彩色中毕竟无可畏处，皆是你家意识笔子分别作是。何宁有一个物？悉是你妄想心作是。”

有人问楞禅师曰：“心缘过去未来事，即被系缚。若为可止？”答曰：“若心缘生时，即知心灭尽相，毕竟更不起。何以故？心无自性故。是以经云：‘一切法无性’也。故一念心起时，即不生不灭。何以故？心生时不从东方来，亦不从南西北方来，本无来处，即是本不生。若知不生，即是不灭。”

又问曰：“若系心成业，若为可断？”答曰：“无心故，不须断妄想。故此心无生处，亦无灭处，知妄想无生无灭法故。经云：‘业障罪不从南西北方四维上下来也，皆因颠倒起，不须疑。’菩萨观察过去诸佛法，十分推求之，悉不可得。”

洪禅师曰：“凡是施为举动皆如，见色闻声亦如，乃至一切法亦如。何以故？无变异故。眼见物时，眼无异处，即是眼如。耳闻声时，耳无异处，即是耳如。意解法时，意无异处，即是意如。若解一切法如，即是如来。经云：‘众生如，贤圣亦如，一切法亦如也。’”

因禅师曰：“诸家说者，六识是妄想，名为作废事。”三藏法师说：“妄想起时无起处，即是佛法。从四心取舍，乃至真如平等入菩萨心中，皆同一法性，然惑人说六识造烦恼。”三藏法师问曰：“汝六识依何等而起？”惑者答曰：“从虚空起。”三藏法师云：“虚空无法，云何造烦恼？”惑者答言：“诸法虽虚空，缘合即有。识者成圣，而迷惑者是愚，愚故受苦，哪得论无，空却诸法？”三藏法师言：“汝用功夫，未至佛地，谓六识是烦恼。若用功夫，至佛地时，六识是得道处。经云：‘不入烦恼大海，不得无价宝珠。’又云：‘众生之类，是菩萨土’也。验此六识，即究竟果处。而惑者终日作迷作解，不知即迷非迷。就道理而言，无解无迷，何所患乎。”

觉禅师曰：“若悟心无所属，即得道迹。何以故？眼见一切色，眼不属一切色，眼即是自性解脱。耳闻一切声，声不属一切声，乃至意经历一切法，意不属一切法，即是自性解脱。经云：‘一切法不相属’故也。”

缘法师曰：“一切经论皆是起心法。若起道心，心即巧伪生，何况余事？若心不起，何用坐禅？巧伪不生，何劳正念？若不发菩提心，不求慧解，事理俱尽。”

**无心论**

夫至理无言，要假言而显理；大道无相，为接粗而见形。今且假立二人，共谈无心之论矣。

弟子问和尚曰：“有心无心？”

答曰：“无心。”

问曰：“既云无心，谁能见闻觉知？谁知无心？”

答曰：“还是无心既见闻觉知，还是无心能知无心。”

问曰：“既若无心，即合无有见闻觉知，云何得有见闻觉知？”

答曰：“我虽无心，能见能闻，能觉能知。”

问曰：“既能见闻觉知，即是有心，哪得称无？”

答曰：“只是见闻觉知即是无心，何处更离见闻觉知别有无心？我今恐汝不解，一一为汝解说，令汝得悟真理。假如见，终日见，犹为无见，见亦无心；闻，终日闻，犹为无闻，闻亦无心；觉，终日觉，犹为无觉，觉亦无心；知，终日知，犹为无知，知亦无心；终日造作，作亦无作，作亦无心。故云见闻觉知，总是无心。”

问曰：“若为能得知是无心？”

答曰：“汝但仔细推求看，心作何相貌？其心复可得是心不？是心为复在内？为复在外？为复在中间？如是三处推求，觅心了不可得。乃至于一切处求觅，亦不可得，当知即是无心。”

问曰：“和尚既云一切处总是无心，即合无有罪福，何故众生轮回六趣，生死不断？”

答曰：“众生迷妄，于无心中而妄生心，造种种业，妄执为有，足可致使轮回六趣，生死不断。譬如有人于暗中见杌为鬼，见绳为蛇，便生恐怖。众生妄执，亦复如是，于无心中，妄执有心，造种种业，无不轮回六趣。如是众生，若遇大善知识，教令坐禅，觉悟无心，一切业障，尽皆销灭，生死即断。譬如暗中，日光一照，而暗皆尽。若悟无心，一切罪灭，亦复如是。”

问曰：“弟子愚昧，心犹未了，未审一切处六根所用者应答言语、种种施为、烦恼菩提、生死涅槃，定无心否？”

答曰：“定是无心。只为众生妄执有心，即有一切烦恼生死、菩提涅槃。若觉无心，即无一切烦恼生死涅槃。是故如来为有心者说有生死，菩提对烦恼得名，涅槃者对生死得名，此皆对治之法。若无心可得，即烦恼菩提亦不可得，乃至生死涅槃亦不可得。”

问曰：“菩提涅槃既不可得，过去诸佛皆得菩提，此谓可乎？”

答曰：“但以世谛文字之言得，于真谛实无可得。故《维摩经》云：‘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又《金刚经》云：‘无有少法可得。’诸佛如来，但以不可得而得。当知有心即一切有，无心一切无。”

问曰：“和尚既云于一切处尽皆无心，木石亦无心，岂不同于木石乎？”

答曰：“而我无心，不同木石。何以故？譬如天鼓，虽复无心，自然出种种妙法，教化众生。又如如意珠，虽复无心，自然能作种种变现。而我无心，亦复如是。虽复无心，善能觉了诸法实相，具真般若，三身自在，应用无妨。故《宝积经》云：‘以无心意而现行’，岂同木石乎？夫无心者，即真心也；真心者，即无心也。”

问曰：“今于心中，作若为修行？”

答曰：“但于一切事上觉了无心，即是修行，更不别有修行。故知无心即一切寂灭，即无心也。”

弟子于是忽然大悟，始知心外无物，物外无心，举止动用，皆得自在，断诸疑网，更无挂碍。即起作礼，而铭无心，乃为颂曰：

“心神向寂，无色无形。睹之不见，听之无声。

似暗非暗，如明不明。舍之不灭，取之无生。

大即廓周法界，小即毛竭不停。

烦恼混之不浊，涅槃澄之不清。

真如本无分别，能辩有情无情。

收之一切不立，散之普遍含灵。

妙神非知所测，正觅绝于修行。

灭则不见其坏，生则不见其成。

大道寂号无相，万像窈号无名。

如斯运用自在，总是无心之精。”

和尚又告曰：“诸般若中，以无心般若而为最上。故《维摩经》云：‘以无心意无受行，而悉摧伏诸外道。’又《法鼓经》云：‘若知无心可得，法即不可得，罪福亦不可得，生死涅槃亦不可得，乃至一切尽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

乃为颂曰：

“昔日迷时为有心，尔时悟罢了无心。

虽复无心能照用，照用常寂即如如。”

重曰：

“无心无照亦无用，无照无用即无为。

此是如来真法界，不同菩萨为辟支。”

**破相论**

问曰：“若复有人，志求佛道，当修何法，最为省要？”

答曰：“唯观心一法，总摄诸法，最为省要。”

问曰：“云何一法能摄诸法？”

答曰：“心者万法之根本，一切诸法，唯心所生。若能了心，则万法俱备。犹如大树，所有枝条及诸花果，皆悉依根而始生长，及伐树去根而必死。若了心修道，则省力而易成；不了心而修道，则费功而无益。故知一切善恶，皆由自心。心外别求，终无是处。”

问：“云何观心称之为了？”

答：“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了四大五阴本空无我，了见自心起用有二种差别。云何为二？一者净心，二者染心。此二种心，法界自然，本来俱有。虽离假缘，合互相待。净心恒乐善因，染体常思恶业，若不受所染，则称之为圣。遂能远离诸苦，证涅槃乐。若随染心造业，受其缠覆，则名之为凡，沉沦三界，受种种苦。何以故？由彼染心障真如体故。《十地经》云：‘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五阴重云所覆，如瓶内灯光，不能显现。’又《涅槃经》云：‘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无明覆故，不得解脱。’佛性者，即觉性也。但自觉觉他，觉智明了，则名解脱。故知一切诸善，以觉为根。因其觉根，遂能显现诸功德树，涅槃之果因此而成。如是观心，可名为了。”

问：“上说真如佛性、一切功德，因觉为根，未审无明之心，以何为根？”

答：“无明之心，虽有八万四千烦恼情欲及恒河沙众恶，皆因三毒以为根本。其三毒者，即贪嗔痴是也。此三毒心，自能具足一切诸恶，犹如大树，根虽是一，所生枝叶，其数无边。彼三毒根，一一根中，生诸恶业百千万亿，倍过于前，不可为喻。如是三毒心，于本体中，应现六根，亦名六贼，即六识也。由此六识，出入诸根，贪著万境，能成恶业，障真如体，故名六贼。众生由此三毒六贼，惑乱身心，沉没生死，轮回六趣，受诸苦恼。犹如江河，因少泉源，涓流不绝，乃能弥漫，波涛万里。若复有人，断其本源，即众流皆息。求解脱者，能转三毒为三聚净戒，转六贼为六波罗蜜，自然永离一切苦海。”

问：“六趣三界，广大无边，若唯观心，何由免无穷之苦？”

答：“三界业报，唯心所生。本若无心，于三界中，即出三界。其三界者，即三毒也。贪为欲界，嗔为色界，痴为无色界，故名三界。由此三毒，造业轻重，受报不同，分归六处，故名六趣。”

问：“云何轻重分之为六？”

答：“众生不了正因，迷心修善，未免三界，生三轻趣。云何三轻趣？所谓迷修十善，妄求快乐，未免贪界，生于天趣；迷持五戒，妄起爱憎，未免嗔界，生于人趣；迷执有为，信邪求福，未免痴界，生阿修罗趣。如是三类，名三轻趣。云何三重趣？所谓纵三毒心，唯造恶业，堕三重趣。若贪业重者，堕饿鬼趣；嗔业重者，堕地狱趣；痴业重者，堕畜生趣。如是三重，通前三轻，遂成六趣。故知一切苦业，由自心生，但能摄心，离诸邪恶，三界六趣、轮回之苦，自然消灭，即得解脱。”

问：“如佛所说，我于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勤苦，方成佛道，云何今说唯只观心而制三毒，即名解脱？”

答：“佛所说言，无虚妄也。阿僧祇劫者，即三毒心也。胡言阿僧祇，汉名不可数。此三毒心，于中有恒沙恶念，于一一念中，皆为一劫。如是恒沙不可数也，故言三大阿僧祇。真如之性，既被三毒之所覆盖，若不超彼三大恒沙毒恶之心，云何名为解脱？今若能转贪嗔痴等三毒心为三解脱，是则名为得度三大阿僧祇劫。末世众生，愚痴钝根，不解如来三大阿僧祇秘密之说，遂言成佛尘劫，斯岂不疑误行人退菩提道？”

问：“菩萨摩诃萨，由持三聚净戒，行六波罗蜜，方成佛道。今令学者唯只观心，不修戒行，云何成佛？”

答：“三聚净戒者，即制三毒心也。制三毒心，成无量善聚。聚者会也，无量善法普会于心，故名三聚净戒。六波罗蜜者，即净六根也。胡名波罗蜜，汉名达彼岸。以六根清净，不染六尘，即是度烦恼河，至菩提岸，故云六波罗蜜。”

问：“如经所说，三聚净戒者，誓断一切恶，誓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今者唯言制三毒心，岂不文义有乖？”

答：“佛所说经，是真实语。菩萨摩诃萨，于过去因中修行时，为对三毒，发三誓愿。誓断一切恶，故常持戒，对于贪毒；誓修一切善，故常习定，对于瞋毒；誓度一切众生，故常修慧，对于痴毒。由持如是戒定慧等三种净法故，能超彼三毒，成佛道也。诸恶消灭，名之为断；诸善具足，名之为修；以能断恶修善，则万行成就，自他俱利，普济群生，名之为度。故知所修戒行，不离于心，若自心清净，则一切佛土皆悉清净。故经云：‘心垢则众生垢，心净则众生净。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三聚净戒，自然成就。”

问：“如经所说，六波罗蜜者，亦名六度，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今言六根清净名波罗蜜者，何为通会？又六度者，其义如何？”

答：“欲修六度，当净六根、降六贼。能舍眼贼，离诸色境，名为布施；能禁耳贼，于彼声尘，不令放逸，名为持戒；能伏鼻贼，等诸香臭，自在调柔，名为忍辱；能制舌贼，不贪诸味，赞咏讲说，名为精进；能降身贼，于诸触欲，湛然不动，名为禅定；能调意贼，不顺无明，常修觉慧，名为智慧。六度者，运也。六波罗蜜喻若船筏，能运众生达于彼岸，故名六度。”

问：“经云：‘释迦如来为菩萨时，曾饮三斗六升乳糜，方成佛道。’先因饮乳，后证佛果。岂唯观心得解脱乎？”

答：“诚知所言无虚妄也。必因食乳，然始成佛。言食乳者，有二种。佛所食者，不是世间不净之乳，乃是真如清净法乳也。三斗者，即三聚净戒；六升者，即六波罗蜜。成佛道时，由食如是清净法乳，方证佛果。若言如来食于世间和合不净之牛羶腥乳者，岂不谤误之甚乎！真如者，自是金刚不坏无漏法身，永离世间一切诸苦，岂须如是不净之乳，以充饥渴！如经所说，其牛不在高原，不在下湿，不食谷麦糠麸，不与特牛同群，其牛身作紫磨金色。言此牛者，毗卢舍那佛也。以大慈悲，怜愍一切，故于清净法体中，出如是三聚净戒、六波罗蜜微妙法乳，养育一切求解脱者。如是真净之牛，清净之乳，非但如来饮之成道，一切众生若能饮者，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问：“经中所说，佛令众生修造伽蓝，铸写形像，烧香散花，燃长明灯，昼夜六时绕塔行道，持斋礼拜，种种功德，皆成佛道。若唯观心，总摄诸行，说如是事，应虚妄也。”

答：“佛所说经，有无量方便，以一切众生钝根狭劣，不悟甚深之义，所以假有为喻无为。若复不修内行，唯只外求，希望获福，无有是处。

“言伽蓝者，西国语，此土翻为清净地也。若永除三毒，常净六根，身心湛然，内外清净，是名修造伽蓝。铸写形像者，即是一切众生求佛道也。所谓修诸觉行，彷像如来真容妙相，岂是铸写金铜之所作乎？是故求解脱者，以身为炉，以法为火，以智慧为巧匠，以三聚净戒、六波罗蜜为模样，镕炼身中真如佛性，遍入一切戒律模中，如教奉行，一无漏缺，自然成就真容之像。所谓究竟常住微妙色身，不是有为败坏之法。若人求道，不解如是铸写真容，凭何辄言功德？

“又烧香者，亦非世间有相之香，乃是无为正法之香也，薰诸臭秽无明恶业，悉令消灭。正法香者，其有五种：一者戒香，所谓能断诸恶，能修诸善。二者定香，所谓深信大乘，心无退转。三者慧香，所谓常于身心，内自观察。四者解脱香，所谓能断一切无明结缚。五者解脱知见香，所谓观照常明，通达无碍。如是五种香，名为最上之香，世间无比。佛在世日，令诸弟子，以智慧火，烧如是无价宝香，供养十方诸佛。今时众生不解如来真实之义，唯将外火烧于世间沉檀、薰陆质碍之香，希望福报，云何可得乎？

“又散花者，义亦如是，所谓演说正法诸功德花，饶益有情，散沾一切，于真如性，普施庄严。此功德花，佛所称赞，究竟常住，无凋落期。若复有人，散如是花，获福无量。若言如来令众生剪截缯彩，伤损草木，以为散花，无有是处。所以者何？持净戒者，于诸天地森罗万像，不令触犯，若误犯者，犹获大罪，况复今者，故毁净戒，伤损万物，求于福报，欲益反损，岂有是乎？

“长明灯者，即正觉心也。觉之明了，喻之为灯，是故一切求解脱者，身为灯台，心为灯炷，增诸戒行，以为添油，智慧明达，喻如灯火。常燃如是真正觉灯，而照一切无明痴暗，能以此法，次第转相开示，即是一灯燃百千灯，灯灯无尽，故号长明。过去有佛，名曰燃灯，义亦如是。愚痴众生，不会如来方便之说，专行虚妄，执著有为，遂燃世间酥油之灯，以照空室，乃称依教，岂不谬乎！所以者何？佛放眉间一毫相光，能照万八千世界，岂假如是酥油之灯，以为利益？审察斯理，应不然乎。

“又六时行道者，所谓六根之中，于一切时，常行佛道，修诸觉行，调伏六根，长时不舍，名为六时行道。

“绕塔行道者，塔者是身也，当修觉行，巡绕身心，念念不停，名为绕塔。过去诸圣，皆行此道，至涅槃时。今时世人，不会此理，曾不内行，唯执外求，将质碍身，绕世间塔，日夜走骤，徒自疲劳，而于真性，一无利益。

“又持斋者，当须会意，不达斯理，徒尔虚功。斋者齐也，所谓齐正身心，不令散乱。持者护也，所谓于诸戒行，如法护持，必须外禁六情，内制三毒，殷勤觉察，清净身心，了如是义，名为持斋。食有五种：一者法喜食，所谓依持正法，欢喜奉行。二者禅悦食，所为内外澄寂，身心悦乐。三者念食，所谓常念诸佛，心口相应。四者愿食，所谓行住坐卧，常求善愿。五者解脱食，所谓心常清净，不染俗尘。此五种食，名为持斋。若复有人，不食如是五种净食，自言持斋，无有是处。唯断于无明之食，若辄触者，名为破斋。若亦有破，云何获福？世有迷人，不悟斯理，身心放逸，皆为诸恶，贪欲恣情，不生惭愧，唯断外食，自为持斋，必无是处。

“又礼拜者，当如法也，必须理体内明，事随权变，会如是义，乃名依法。夫礼者，敬也；拜者，伏也。所谓恭敬真性，屈伏无明，名为礼拜。若能恶情永灭，善念恒存，虽不理相，名为礼拜。其相即法相也，世尊欲令世俗表谦下心，亦为礼拜。故须屈伏外身，示内恭敬，觉外明内，性相相应。若复不行理法，唯执外求，内则放纵贪痴，常为恶业，外即空劳身相，诈现威仪，无惭于圣，徒诳于凡，不免轮回，岂成功德？”

问：“如经说言，至心念佛，必得往生西方净土，以此一门，即应成佛，何假观心，求于解脱？”

答：“夫念佛者，当须正念，了义为正，不了义为邪。正念必得往生，邪念云何到彼哉？佛者觉也，所谓觉察身心，勿令起恶也。念者忆也，所谓忆持戒行，不忘精进，了如是义，名之为念。故知念在于心，非在于言。因筌求鱼，得鱼忘筌；因言求意，得意忘言。既称念佛之名，须知念佛之道。若心无实，口诵空名，三毒内臻，人我填臆，将无明心，向外求佛，徒尔虚功。且如诵之与念，义理悬殊，在口曰诵，在心曰念。故知念从心起，名为觉行之门。诵在口中，即是音声之相。执外求理，终无是处。故知过去诸圣所修念佛，皆非外说，只推内心。心即众善之源，心为万德之主。涅槃常乐，由真心生；三界轮回，亦从心起。心是出世之门户，心是解脱之关津，知门户者，岂虑难入？识关津者，何忧不通？”

问：“如《温室经》说：‘洗浴众僧，获福无量。’此则凭于事法，功德始成。若为观心可相应乎？”

答：“洗浴众僧者，非世间有为事也。世尊尝为诸弟子说《温室经》，欲令受持洗浴之法。其温室者，即身是也。所以燃智慧火，温净戒汤，沐浴身中真如佛性。受持七法，以自庄严。当日比丘聪明上智，皆悟圣意，如说修行，功德成就，俱登圣果。今时众生，莫测其事，将世间水，洗质碍身，自谓依经，岂非误也！且真如佛性，非是凡形烦恼尘垢，本来无相，岂可将质碍水洗无为身？事不相应，云何悟道？若欲身得净者，当观此身，本因贪欲不净所生，臭秽骈阗，内外充满。若洗此身求于净者，犹如洗堑，堑尽方净。以此验之，明知洗外，非佛说也。是故假世事比喻真宗，隐说七事，供养功德。其事有七，云何为七？一者净水，二者燃火，三者澡豆，四者杨枝，五者净灰，六者酥膏，七者内衣。举此七事，喻于七法，一切众生由此七法，沐浴庄严，能除毒心无明垢秽。其七法者，一者净戒，洗荡愆非，犹如净水，濯诸尘垢。二者智慧，观察内外，犹如燃火，能温净水。三者分别，简弃诸恶，犹如澡豆，能净垢腻。四者真实，断诸妄想，犹如杨枝，能消口气。五者正信，决定无疑，犹如净灰，摩身障风。六者柔和，忍辱甘受，犹如酥膏，通润皮肤。七者惭愧，悔诸恶业，犹如内衣，遮丑形体。如上七法，是经中秘密之义，皆是为诸大乘利根者说，非为少智下劣凡夫，所以今人无能解悟。

“窃见今时浅识，唯知事相为功，广费财宝，多伤水陆，妄营像塔，虚役人夫，积木叠泥，图青画绿，倾心尽力，损己迷他，未解惭愧，何曾觉悟！见有为则勤勤爱著，说无为则兀兀如迷。且贪现世之小慈，岂觉当来之大苦！此之修学，徒自疲劳，背正归邪，谁言获福？但能摄心内照，觉观外明，绝三毒，永使销亡，闭六贼，不令侵扰，自然恒沙功德，种种庄严，无数法门，一一成就。超凡证圣，目击非遥。悟在须臾，何烦皓首？真门幽秘，宁可具陈？略述观心，说其少分，而说偈言：

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得待心知。

佛性不从心外得，心生便是罪生时。

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无物。

若欲求佛但求心，只这心心心是佛。”

**血脉论**

三界混起，同归一心，前佛后佛，以心传心，不立文字。

问曰：“若不立文字，以何为心？”

答曰：“汝问吾即是汝心，吾答汝即是吾心。吾若无心，因何解答汝？汝若无心，因何解答吾？问吾即是汝心，从无始旷大劫以来，乃至施为运动，一切时中，一切处所，皆是汝本心，皆是汝本佛。即心是佛，亦复如是。除此心外，终无别佛可得。离此心外，觅菩提涅槃，无有是处。自性真实，非因非果。法即是心义。自心是菩提，自心是涅槃。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无有是处。佛及菩提皆在何处？譬如有人以手捉虚空，得否？虚空但有名，亦无相貌，取不得，舍不得，是捉空不得。除此心外觅佛，终不得也。佛是自心作得，因何离此心外觅佛？前佛后佛，只言其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若言心外有佛，佛在何处？心外既无佛，何起佛见？递相诳惑，不能了本心，被它无情物摄，无自由分。若又不信，自诳无益。佛无过患，众生颠倒，不觉不知自心是佛。若知自心是佛，不应心外觅佛。佛不度佛，将心觅佛不识佛，但是外觅佛者，尽是不识自心是佛。亦不得将佛礼佛，不得将心念佛。佛不诵经，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持犯，亦不造善恶。

“若欲觅佛，须是见性，性即是佛。若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亦无益处。念佛得因果，诵经得聪明，持戒得生天，布施得福报，觅佛终不得也。若自己不明了，须参善知识，了却生死根本。若不见性，即不名善知识。若不如此，纵说得十二部经，亦不免生死轮回，三界受苦，无出期时。昔有善星比丘，诵得十二部经，犹自不免轮回，缘为不见性。善星既如此，今时人讲得三五本经论以为佛法者，愚人也。若不识得自心，诵得闲文书，都无用处。若要觅佛，直须见性。性即是佛，佛即是自在人，无事无作人。若不见性，终日茫茫向外驰求，觅佛元来不得。虽无一物可得，若求会，亦须参善知识，切须苦求，令心会解。

“生死事大，不得空过，自诳无益。纵有珍馐如山，眷属如恒河沙，开眼即见，合眼还见么？故知有为之法，如梦幻等。若不急寻师，空过一生。然则佛性自有，若不因师，终不明了。不因师悟者，万中希有。若自己以缘会合，得圣人意，即不用参善知识。此即是生而知之，胜学也。若未悟解，须勤苦参学，因教方得悟。若自明了，不学亦得。不同迷人，不能分别皂白，妄言宣佛敕，谤佛忌法。如斯等类，说法如雨，尽是魔说，即非佛说。师是魔王，弟子是魔民，迷人任他指挥，不觉堕生死海。但是不见性人，妄称是佛，此等众生是大罪人，诳他一切众生令入魔界。若不见性，说得十二部经教，尽是魔说，魔家眷属，不是佛家弟子。既不辨皂白，凭何免生死？

“若见性即是佛，不见性即是众生。若离众生性别有佛性可得者，佛今在何处？众生性即是佛性也。性外无佛，佛即是性，除此性外，无佛可得，佛外无性可得。”

问曰：“若不见性，念佛、诵经、布施、持戒、精进，广兴福利，得成佛否？”

答曰：“不得。”

又问：“因何不得？”

答曰：“有少法可得，是有为法，是因果，是受报，是轮回法，不免生死，何时得成佛道？成佛须是见性。若不见性，因果等语，是外道法。若是佛，不习外道法。佛是无业人，无因果。但有少法可得，尽是谤佛，凭何得成？但有住著一心、一能、一解、一见，佛都不许。佛无持犯，心性本空，亦非垢净。诸法无修无证，无因无果。佛不持戒，佛不修善，佛不造恶，佛不精进，佛不懈怠，佛是无作人。但有住著心见佛，即不许也。佛不是佛，莫作佛解。若不见此义，一切时中，一切处处，皆是不了本心。若不见性，一切时中拟作无作想，是大罪人，是痴人，落无记空中，昏昏如醉人，不辨好恶。若拟修无作法，先须见性，然后息缘虑。若不见性得成佛道，无有是处。有人拨无因果，炽然作恶业，妄言本空，作恶无过，如此之人，堕无间黑暗地狱，永无出期。若是智人，不应作如是见解。”

问曰：“既若施为运动，一切时中，皆是本心，色身无常之时，云何不见本心？”

答曰：“本心常现前，汝自不见。”

问曰：“心既现在，何故不见？”师曰：“汝曾作梦否？”答：“曾作梦。”问曰：“汝作梦之时，是汝本身否？”答：“是本身。”又问：“汝言语施为运动，与汝别不别？”答曰：“不别。”师曰：“既若不别，即此身是汝本法身，即此法身是汝本心。此心从无始旷大劫来，与如今不别，未曾有生死，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好不恶，不来不去；亦无是非，亦无男女相；亦无僧俗老少，无圣无凡；亦无佛，亦无众生；亦无修证，亦无因果；亦无筋力，亦无相貌；犹如虚空，取不得，舍不得，山河石壁不能为碍；出没往来，自在神通，透五蕴山，渡生死河，一切业拘此法身不得。此心微妙难见，此心不同色心，此心是人皆欲得见。于此光明中，运手动足者，如恒河沙，及乎问著，总道不得，犹如木人相似。总是自己受用，因何不识？佛言一切众生尽是迷人，因此作业，堕生死河，欲出还没，只为不见性。众生若不迷，因何问著其中事，无有一人得会者？自家运手动足，因何不识？故知圣人语不错，迷人自不会晓。故知此难明，惟佛一人能会此法，余人天及众生等，尽不明了。若智慧明了此心，方名法性，亦名解脱，生死不拘，一切法拘他不得，是名大自在王如来，亦名不思议，亦名圣体，亦名长生不死，亦名大仙。名虽不同，体即是一。圣人种种分别，皆不离自心。

“心量广大，应用无穷，应眼见色，应耳闻声，应鼻嗅香，应舌知味，乃至施为运动，皆是自心。一切时中，但有语言，即是自心。故云‘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色无尽是自心，心识善能分别一切，乃至施为运用，皆是智慧。心无形相，智慧亦无尽，故云：‘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四大色身即是烦恼，若执色身，即有生灭。法身常住而无所住，如来法身常不变异。故经云：‘众生应知，佛性本自有之。’迦叶只是悟得本性，本性即是心，心即是性，即此同诸佛心。前佛后佛，只传此心，除此心外，无佛可得。颠倒众生不知自心是佛，向外驰求，终日忙忙，念佛礼佛，佛在何处？不应作如是等见，但知自心，心外更无别佛。

“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云：‘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自心是佛，不应将佛礼佛。但是有佛及菩萨相貌，忽尔现前，切不用礼敬。我心空寂，本无如是相貌，若取相即是魔，尽落邪道。若是幻从心起，即不用礼。礼者不知，知者不礼，礼被魔摄。恐学人不知，故作是辨。诸佛如来本性体上，都无如是相貌，切须在意。但有异境界，切不用采括，亦莫生怕怖，不要疑惑，我心本来清净，何处有如许相貌？乃至天龙、夜叉、鬼神、帝释、梵王等相，亦不用心生敬重，亦莫怕惧。我心本来空寂，一切相貌皆是妄见，但莫取相。若起佛见、法见及佛菩萨等相貌而生敬重，自堕众生位中。若欲直会，但莫取一切相即得，更无别语。故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无定实，幻无定相，是无常法。但不取相，合他圣意。故经云：‘离一切相，即名诸佛。’”

问曰：“因何不得礼佛菩萨等？”

答曰：“天魔波旬、阿修罗示现神通，皆作得菩萨相貌，种种变化，是外道，总不是佛。佛是自心，莫错礼拜。佛是西国语，此土云觉性。觉者灵觉，应机接物，扬眉瞬目，运手动足，皆是自己灵觉之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道，道即是禅。禅之一字，非凡圣所测。又云：‘见本性为禅。’若不见性，即非禅也。假使说得千经万论，若不见本性，只是凡夫，非是佛法。

“至道幽深，不可语会，典教凭何所及？但见本性，一字不识亦得。见性即是佛，圣体本来清净，无有杂秽，所有言说，皆是圣人从心起用。用体本来空，名言犹不及，十二部经凭何得及？道本圆成，不用修证。道非声色，微妙难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可向人说也。唯有如来能知，余人天等类，都不觉知。凡夫智不及，所以有执相，不了自心本来空寂，妄执相及一切法，即堕外道。若知诸法从心生，不应有执，执即不知。若见本性，十二部经总是闲文字。千经万论，只是明心，言下契会，教将何用？至理绝言，教是语词，实不是道。道本无言，言说是妄。

“若夜梦见楼阁、宫殿、象马之属，及树木、丛林、池亭如是等相，不得起一念乐著，尽是托生之处，切须在意。临终之时，不得取相，即得除障。疑心瞥起，即被魔摄。法身本来清净无受，只缘迷故，不觉不知，因兹故妄受报，所以有乐著，不得自在。只今若悟得本来身心，即不染习。若从圣入凡，示现种种杂类，自为众生，故圣人逆顺皆得自在，一切业拘他不得。圣成久矣，有大威德，一切品类业被他圣人转，天堂地狱无奈何他！凡夫神识昏昧，不同圣人内外明彻。若有疑即不作，作即流浪生死，后悔无相救处。贫穷困苦，皆从妄想生。若了是心，递相劝勉，但无作而作，即入如来知见。

“初发心人，神识总不定。若梦中频见异境，辄不用疑，皆是自心起故，不从外来。梦若见光明出现，过于日轮，即余习顿尽，法界性现。若有此事，即是成道之因，唯可自知，不可向人说。或静园林中，行住坐卧，眼见光明，或大或小，莫与人说，亦不得取，亦是自性光明。或夜静暗中，行住坐卧，眼睹光明，与昼无异，不得怪，并是自心欲明显。或夜梦中见星月分明，亦自心诸缘欲息，亦不得向人说。梦若昏昏，犹如阴暗中行，亦是自心烦恼障重，亦可自知。

“若见本性，不用读经念佛，广学多知无益，神识转昏。设教只为标心，若识心，何用看教？若从凡入圣，即须息业养神，随分过日。若多嗔恚，令性转与道相违，自赚无益。圣人于生死中，自在出没，隐显不定，一切业拘他不得，圣人破邪魔。一切众生但见本性，余习顿灭，神识不昧，须是直下便会，只在如今。欲真会道，莫执一切法，息业养神，余习亦尽，自然明白，不假用功。外道不会佛意，用功最多，违背圣意。终日驱驱，念佛转经，昏于神性，不免轮回。佛是闲人，何用驱驱，广求名利？后时何用？但不见性人，读经念佛，长学精进，六时行道，长坐不卧，广学多闻，以为佛法，此等众生，尽是谤佛法人。

“前佛后佛，只言见性。诸行无常，若不见性，妄言我得阿耨菩提，此是大罪人。十大弟子中，阿难多闻第一，于佛无识，只学多闻。二乘外道，皆无识佛，识数修证，堕在因果，是众生报，不免生死，违背佛意，即是谤佛众生，杀却无罪过。经云：‘阐提人不生信心，杀却无罪过。’若有信心，此人是佛位人。若不见性，即不用取次，谤他良善，自赚无益。善恶历然，因果分明，天堂地狱，只在眼前。愚人不信，现堕黑暗地狱中，亦不觉不知，只缘业重故，所以不信。譬如无目人，不信有光明，纵向伊说，亦不信，只缘盲故，凭何辨得日光？愚人亦复如是。现今堕畜牲杂类，诞在贫穷下贱，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虽受是苦，直问著，亦言我今快乐，不异天堂。故知一切众生，生处为乐，亦不觉不知。如斯恶人，只缘业障重故，所以不能发信心者，不自由他也。若见自心是佛，不在剃除须发，白衣亦是佛。若不见性，剃除须发，亦是外道。”

问曰：“白衣有妻子，淫欲不除，凭何得成佛？”

答曰：“只言见性，不言淫欲。只为不见性，但得见性，淫欲本来空寂，自尔断除，亦不乐著，纵有余习，不能为害。何以故？性本清净故。虽处在五蕴色身中，其性本来清净，染污不得。法身本来无受，无饥无渴，无寒热，无病，无恩爱，无眷属，无苦乐，无好恶，无短长，无强弱，本来无有一物可得。只缘执有此色身，因即有饥渴、寒热、瘴病等相。若不执，即一任作为，于生死中得大自在，转一切法，与圣人神通自在无碍，无处不安。若心有疑，决定透一切境界不过，不作最好，作了不免轮回生死。若见性，旃陀罗亦得成佛。”

问曰：“旃陀罗杀生作业，如何得成佛？”

答曰：“只言见性，不言作业。纵作业不同，一切业拘不得。从无始旷大劫来，只为不见性，堕地狱中，所以作业，轮回生死。从悟得本性，终不作业。若不见性，念佛免报不得，非论杀生命。若见性，疑心顿除，杀生命亦不奈他何。

“自西天二十七祖，只是递传心印。吾今来此土，唯传顿教大乘，即心是佛，不言持戒、精进、苦行。乃至入水火、登于剑轮、一食长坐不卧，尽是外道有为法。若识得施为运动灵觉之性，即诸佛心。前佛后佛，只言传心，更无别法。若识此法，凡夫一字不识，亦是佛。若不识自己灵觉之性，假使身破如微尘，觅佛终不得也。

“佛者，亦名法身，亦名本心。此心无形相，无因果，无筋骨，犹如虚空，取不得，不同质碍，不同外道。此心除如来一人能会，其余众生迷人不明了。此心不离四大色身中，若离是心，即无能运动。是身无知，如草木瓦砾，身是无情，因何运动？若自心动，乃至语言、施为运动、见闻觉知，皆是心动。心动用动，动即其用。动外无心，心外无动。动不是心，心不是动。动本无心，心本无动。动不离心，心不离动。动无心离，心无动离。动是心用，用是心动。即动即用，不动不用。用体本空，空本无动。动用同心，心本无动。故经云：‘动而无所动。’是故终日见而未曾见，终日闻而未曾闻，终日觉而未曾觉，终日知而未曾知，终日行坐而未曾行坐，终日嗔喜而未曾嗔喜。故经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见闻觉知，本自圆寂，乃至嗔喜痛痒，何异木人？只缘推寻痛痒不可得故。经云：‘恶业即得苦报，善业即有善报。’不但嗔堕地狱，喜即生天。若知嗔喜性空，但不执，即诸业脱。若不见性，诵经决无凭，说亦无尽。略标邪正如是，不及一二也。”

**悟性论**

夫道者，以寂灭为体；修者，以离相为宗。故经云：“寂灭是菩提，灭诸相故。”佛者觉也，人有觉心，得菩提道，故名为佛。经云：“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是知有相是无相之相，不可以眼见，唯可以智知。若闻此法者，生一念信心，此人已发大乘，乃超三界。

三界者，贪嗔痴是。返贪嗔痴为戒定慧，即名超三界。然贪嗔痴亦无实性，但据众生而言矣。能返照，了了见，贪嗔痴性即是佛性。贪嗔痴外更无别有佛性。经云：“诸佛从本来，常处于三毒，长养于白法，而成于世尊。”三毒者，贪嗔痴也。言大乘、最上乘者，皆菩萨所行之处也。无所不乘，亦无所乘，终日乘未尝乘，此为佛乘。经云：“无乘为佛乘也。”

若人知六根不实，五蕴假名，遍体求之，并无定处，当知此人解佛语。经云：“五蕴窟宅，是名禅院；内照开解，即大乘门。”不忆一切法，乃名为禅定。若了此言者，行住坐卧皆是禅定。知心是空，名为见佛。何以故？十方诸佛皆以无心、不见于心，名为见佛。舍身不吝，名大布施。离诸动定，名大坐禅。何以故？凡夫一向动，小乘一向定，谓出过凡夫、小乘之坐禅，名大坐禅。若作此会者，一切诸相不离自解，一切诸病不治自瘥，此皆大禅定力。凡将心求法者为迷，不将心求法者为悟。不著文字名解脱，不染六尘名护法，出离生死名出家，不受后有名得道，不生妄想名涅槃，不处无明为大智慧，无烦恼处名般涅槃，无相处名为彼岸。迷时有此岸，悟时无此岸。何以故？为凡夫一向住此。若觉最上乘者，心不住此，亦不住彼，故能离于此彼岸也。若见彼岸异于此岸，此人之心已无禅定。

烦恼名众生，悟解名菩提，亦不一不异，只隔其迷悟耳。迷时有世间可出，悟时无世间可出。平等法中，不见凡夫异于圣人。经云：“平等法者，凡夫不能入，圣人不能行。”平等法者，唯大菩萨与诸佛如来行也。若见生异于死，动异于静，皆名不平等。不见烦恼异于涅槃，是名平等。何以故？烦恼与涅槃，同是一性空故。是以小乘人妄断烦恼，妄入涅槃，为涅槃所滞。菩萨知烦恼性空，即不离空，故常在涅槃。涅槃者，涅而不生，槃而不死，出离生死，名般涅槃。心无去来，即入涅槃。是知涅槃即是空心。诸佛入涅槃者，即是无妄想处。菩萨入道场者，即是无烦恼处。空闲处者，即是无贪嗔痴也。

贪为欲界，嗔为色界，痴为无色界。若一念心生，即入三界；一念心灭，即出三界。是知三界生灭，万法有无，皆由一心。凡言一心者，似破瓦石竹木无情之物。若知心是假名，无有实体，即知自寂之心，亦是非有，亦是非无。何以故？凡夫一向生心，名为有；小乘一向灭心，名为无；菩萨与佛未曾生心，未曾灭心，名为非有非无心。非有非无心，此名为中道。是知将心学法，则心法俱迷；不将心学法，则心法俱悟。凡迷者，迷于悟；悟者，悟于迷。正见之人，知心空无，即超迷悟。无有迷悟，始名正解正见。

色不自色，由心故色；心不自心，由色故心。是知心色两相，俱有生灭。有者，有于无；无者，无于有，是名真见。夫真见者，无所不见，亦无所见，见满十方，未曾有见。何以故？无所见故，见无见故，见非见故。凡夫所见，皆名妄想。若寂灭无见，始名真见。心境相对，见生于中。若内不起心，则外不生境，故心境俱净，乃名为真见。作此解时，乃名正见。不见一切法，乃名得道。不解一切法，乃名解法。何以故？见与不见，俱不见故。解与不解，俱不解故。无见之见，乃名真见。无解之解，乃名真解。夫真见者，非直见于见，亦乃见于不见。真解者，非直解于解，亦乃解于不解。凡有所解，皆名不解。无所解者，始名真解。解与不解，俱非解也。经云：“不舍智慧名愚痴。”以心为空，解与不解俱是真；以心为有，解与不解俱是妄。若解时法逐人，若不解时人逐法。若法逐于人，则非法成法；若人逐于法，则法成非法。若人逐于法，则法皆妄；若法逐于人，则法皆真。是以圣人亦不将心求法，亦不将法求心，亦不将心求心，亦不将法求法。所以心不生法，法不生心，心法两寂，故常为在定。

众生心生，则佛法灭；众生心灭，则佛法生。心生则真法灭，心灭则真法生。已知一切法各不相属，是名得道人。知心不属一切法，此人常在道场。迷时有罪，解时无罪。何以故？罪性空故。迷时无罪见罪，若解时即罪无罪。何以故？罪无处所故。经云：“诸法无性，真用莫疑，疑即成罪。”何以故？罪因疑惑而生。若作此解者，前世罪业即为消灭。迷时，六识五阴皆是烦恼生死法；悟时，六识五阴皆是涅槃无生死法。修道之人不外求道。何以故？知心是道。若得心时，无心可得；若得道时，无道可得。若言将心求道得者，皆名邪见。迷时有佛有法，悟时无佛无法。何以故？悟即是佛法。

夫修道者，身灭道成，亦如甲拆树生。此业报身念念无常，无一定法，但随念念修之，亦不得厌生死，亦不得爱生死。但念念之中，俱不妄想，则生证有余涅槃，死入无生法忍。

眼见色时，不染于色；耳闻声时，不染于声，皆解脱也。眼不著色，眼为禅门；耳不著声，耳为禅门。总而言之，见色性者常解脱，见色相者常系缚。不为烦恼系缚者，即名解脱，更无别解脱。善观色者，色不生于心，心不生于色，即色与心俱是清净。无妄想时，一心是一佛国；有妄想时，一心是一地狱。众生造作妄想，以心生心，故常在地狱；菩萨观察妄想，不以心生心，故常在佛国。若不以心生心，则心心入空，念念归静，从一佛国至一佛国；若以心生心，则心心不静，念念归动，从一地狱历一地狱。若一念心起，则有善恶二业，有天堂地狱；若一念心不起，即无善恶二业，亦无天堂地狱。为体非有非无，在凡即有，在圣即无。圣人无其心，故胸臆空洞，与天同量。

心得涅槃时，即不见有涅槃。何以故？心是涅槃。若心外更见涅槃，此名著邪见也。一切烦恼为如来种子，为因烦恼而得智慧。只可道烦恼生如来，不可道烦恼是如来。故身心为田畴，烦恼为种子，智慧为萌芽，如来喻于谷也。佛在心中，如香在树中，烦恼若尽，佛从心出；朽腐若尽，香从树出。即知树外无香，心外无佛。若树外有香，即是他香；心外有佛，即是他佛。

心中有三毒者，是名国土秽恶；心中无三毒者，是名国土清净。经云：“若使国土不净，秽恶充满，诸佛世尊于中出者，无有是处。”不净秽恶者，即无明三毒也；诸佛世尊者，即清净觉悟心也。

一切言语无非佛法，若能无其所言，即尽日言而是道；若能有其所言，即终日默而非道。是故如来言不乖默，默不乖言，言不离默。悟此言默者，皆在三昧。若知时而言，言亦解脱；若不知时而默，默亦系缚。是故言若离相，言亦名解脱；默若著相，默即是系缚。夫文字者，本性解脱。文字不能就系缚，系缚自来就文字。法无高下，若见高下，即非法也。非法为筏，是法为人。筏者，人乘其筏，即渡非法，则是法也。

若以世俗言之，即有男女贵贱；以道言之，即无男女贵贱。是以天女悟道，不变女形；车匿解真，宁移贱称？此盖非男女贵贱，皆由一相也。天女于十二年中，求女相了不可得，即知于十二年中，求男相亦不可得。十二年者，即十二入是也。

离心无佛，离佛无心，亦如离水无冰，亦如离冰无水。言离心无佛者，非是远离于心，但使不著心相。经云：“不见相，名为见佛。”即是离心相也。离佛无心者，言佛从心出，心能生佛。然佛从心生，而佛未尝生心，亦如鱼生于水，水不生于鱼。欲观于鱼者，未见鱼而先见水；欲观于佛者，未见佛而先见心。即知已见鱼者忘于水，已见佛者忘于心。若不忘于心，尚为心所惑；若不忘于水，尚被水所迷。众生与菩提，亦如水与冰。为三毒所烧，即名众生；为三解脱所净，即名菩提。为三冬所冻，即名为冰；为三夏所消，即名为水。若舍却冰，即无别水；若弃却众生，则无别菩提。明知冰性即是水性，水性即是冰性。众生性者即菩提性也。众生与菩提同一性，只如乌头与附子共根耳，但时节不同，迷悟异境，故有众生菩提二名矣。蛇化为龙，不改其鳞；凡变为圣，不改其面。但知心者智内照，身者戒外贞。

众生度佛，佛度众生，是名平等。众生度佛者，烦恼生悟解；佛度众生者，悟解灭烦恼。非无烦恼，非无悟解，是知非烦恼无以生悟解，非悟解无以灭烦恼。若迷时佛度众生，若悟时众生度佛。何以故？佛不自成，皆由众生度故。诸佛以无明为父，贪爱为母，无明贪爱皆是众生别名也。众生与无明，亦如右掌与左掌，更无别也。迷时在此岸，悟时在彼岸。若知心空不见相，则离迷悟。既离迷悟，亦无彼岸。如来不在此岸，亦不在彼岸，不在中流。中流者，小乘人也；此岸者，凡夫也；彼岸者，菩提也。

佛有三身者，化身、报身、法身。若众生常作善根，即化身现；修智慧，即报身现；觉无为，即法身现。飞腾十方，随宜救济者，化身佛也；断惑修善，雪山成道者，报身佛也；无言无说，湛然常住者，法身佛也。若论至理，一佛尚无，何得有三？此言三身者，但据人智有上中下。下智人妄兴福力，妄见化身佛；中智人妄断烦恼，妄见报身佛；上智人妄证菩提，妄见法身佛。上上智人，内照圆寂，明心即佛，不待心而得佛。是知三身与万法，皆不可取、不可说，此即解脱心成于大道。经云：“佛不说法，不度众生，不证菩提。”此之谓矣。

众生造业，业造众生，今世造业，后世受报，无有脱时。唯有至人，于此身中，不造诸业，故不受报。经云：“诸业不造，自然得道。”岂虚言哉！人能造业，业不能造人。人若造业，业与人俱生；人若不造业，业与人俱灭。是知业由人造，人由业生。人若不造业，即业无由人生也。亦如人能弘道，道不能弘人。今之凡夫，往往造业，妄说无报，岂不苦哉！若以至理而论之，前心造，后心报，何有脱时？若前心不造，即后心无报，亦安得妄见业报哉？

经云：“虽信有佛，言佛苦行，是名邪见。虽信有佛，言佛有金锵马麦之报，是名信不具足，是名一阐提。”解圣法者，名为圣人；解凡法者，名为凡夫。但能舍凡法就圣法，即凡夫成圣人矣。世间愚人，但欲远求圣人，不信慧解之心为圣人也。经云：“无智人中，莫说此经。”此经者，心也、法也。无智之人，不信此心解法，成于圣人，但欲远求外学，爱慕空中佛像光明香色等事，皆堕邪见，失心狂乱。经云：“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八万四千法门，尽由一心而起。若心相内净，犹如虚空，即出离身心八万四千烦恼病本也。凡夫当生忧死，临饱愁饥，皆名大惑。所以至人不谋其前，不虑其后，无恋当今，念念归道。

夜坐偈云：

一更端坐结跏趺，怡神寂照胸同虚。

旷劫由来不生灭，何须生灭灭生渠。

一切诸法皆如幻，本性自空哪用除。

若识心性非形像，湛然不动自如如。

二更凝神转明净，不起忆想真如性。

森罗万像并归空，更执有空还是病。

诸法本自非空有，凡夫妄想论邪正。

若能不二其居怀，谁道即凡非是圣。

三更心净等虚空，遍满十方无不通。

山河石壁无能障，恒沙世界在其中。

世界本性真如性，亦无本性即含融。

非但诸佛能如此，有情之类普皆同。

四更无灭亦无生，量与虚空法界平。

无来无去无起灭，非有非无非暗明。

无起诸见如来见，无名可名真佛名。

唯有悟者应能识，未会众生犹若盲。

五更般若照无边，不起一念历三千。

欲见真如平等性，慎勿生心即目前。

妙理玄奥非心测，不用寻逐令疲极。

若能无念即真求，更若有求还不识。

**绝观论**

粗是问头，缘门起决。注是答语，入理除疑。是名绝观论。

一

夫大道冲虚，幽微寂寞，不可以心会，不可以言诠。今且立二人，共谈真实。师主名入理，弟子号缘门。

于是入理先生寂无言说，缘门忽起，问入理先生曰：“云何名心，云何安心？”答曰：“汝不须立心，亦不须强安，可谓安矣。”

问曰：“若无有心，云何学道？”答曰：“道非心念，何在于心也？”问曰：“若非心念，当何以念？”答曰：“有念即有心，有心即乖道；无念即无心，无心即真道。”

问曰：“一切众生实有心不？”答曰：“若众生实有心，即颠倒。只为于无心中而立心，乃生妄想。”问曰：“无心有何物？”答曰：“无心即无物，无物即天真，天真即大道。”

问曰：“众生妄想，云何得灭？”答曰：“若见妄想及见灭者，不离妄想。”问曰：“不遣灭者，得合道理否？”答曰：“若言合与不合，亦不离妄想。”问曰：“若为时是？”答曰：“不为时是。”

二

缘门问曰：“夫言圣人者，当断何法，当得何法，而云圣也？”入理曰：“一法不断，一法不得，即为圣也。”问曰：“若不断不得，与凡何异？”答曰：“不同。何以故？一切凡夫妄有所断，妄有所得。”问曰：“今言凡有所得，圣无所得。然得与不得，有何异？”答曰：“凡有所得，即有虚妄；圣无所得，即无虚妄。有虚妄故，即论同与不同；无虚妄故，即无异无不异。”问曰：“若无异者，圣名何立？”答曰：“凡夫之与圣人，二俱是名。名中无二，即无差别。如说龟毛兔角。”问曰：“若圣人同龟毛兔角者，应是毕竟无，令人学何物？”答曰：“我说龟毛无，不说龟亦无。汝何以设此难也？”问曰：“无毛喻何物？龟喻何物？”答曰：“龟喻于道，毛喻于我。故圣人无我而有道。但彼凡夫而有我有名者，如横执有龟毛兔角也。”问曰：“若如此者，道应是有，我应是无。若是有无，岂非有无之见？”答曰：“道非是有，我非是无。何以故？龟非先无今有，故不言有；毛非先有今无，故不言无。道之与我，譬类可知。”

问曰：“夫求道者，为一人得耶？为众人得耶？为各各得耶？为总共有之？为本来有之？为复修成得之？”答曰：“皆不如汝所说。何以故？若一人得者，道即不遍；若众人得者，道即有穷；若各各得者，道即有数；若总共得者，方便即空；若本来有者，万行虚设；若修成得者，造作非真。”问曰：“究竟云何？”答曰：“离一切根量、分别、贪欲。”

三

缘门问曰：“凡夫有身，亦见闻觉知，圣人有身，亦见闻觉知，中有何异？”答曰：“凡夫眼见耳闻，身觉意知。圣人即不尔，见非眼见，乃至知非意知。何以故？过根量故也。”问曰：“何故经中复说圣人无见闻觉知者？”答曰：“圣人无凡夫见闻觉知，非无圣境界。非有无所摄，离分别故也。”问曰：“凡夫实有凡境界耶？”答曰：“实无妄有，本来寂灭。但被虚妄计著，即生颠倒也。”问曰：“我不解，若为圣见非眼见？圣知非意知？”答曰：“法体难见，譬况可知。如彼玄光鉴物，如照所照，非有能照之眼。又如阴阳候物，似知所知，非有能知之意也。”

四

缘门起问曰：“道究竟属谁？”答曰：“究竟无所属，如空无所依。道若有系属，即有遮有开，有主有寄也。”

问曰：“云何为道本？云何为法用？”答曰：“虚空为道本，森罗为法用也。”问曰：“于中谁为造作？”答曰：“于中实无作者，法界性自然。”问曰：“可不是众生业力所为耶？”答曰：“夫受业者，而为业系所缠，自因无由，何暇系海积山，安天置地？”

问曰：“盖闻菩萨有意生身，岂不由神通之力耶？”答曰：“凡夫有漏之业，圣人无漏之业，彼虽胜劣有殊，由未是自然之道。故云：‘种种意生身，我说为心量。’”

问曰：“既言空为道本，空是佛不？”答曰：“如是。”问曰：“若空是者，圣人何不遣众生念空，而令念佛也？”答曰：“为愚痴众生，教令念佛。若有道心之士，即令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夫言实相者，即是空无相也。”

五

缘门起问曰：“盖闻外道亦得五通，菩萨亦得，共彼有何异也？”入理答曰：“不同。何以故？外道谓有能得者，菩萨即不尔，了达无我故也。”问曰：“自有始，凡初学入理未圆，微证真如，薄知妙理，与彼外道五通何者胜？”答曰：“先取入理微证，何用彼达事五通乎也？”问曰：“若得五通者，并为世所尊，并为世所重，前知未然，却知过事，自防愆犯，岂不胜哉？”答曰：“不然。何以故？一切世人心多著相，贪缘事业，假伪乱真。彼虽有胜意之通，善星之辩，若不知实相之理，皆不免没于裂地之患。”

六

缘门问曰：“道者为独在于形灵之中耶？亦在于草木之中耶？”入理曰：“道无所不遍也。”问曰：“道若遍者，何故杀人有罪，杀草木无罪？”答曰：“夫言罪不罪，皆是就情约事，非正道也。但为世人不达道理，妄立我身，杀即有心。心结于业，即云罪也。草木无情，本来合道，理无我故，杀者不计，即不论罪与非罪。夫无我合道者，视形如草木，被斫如树林，故文殊执剑于瞿昙，鸯掘持刀于释氏，此皆合道，同证不生，了知幻化虚无故，即不论罪与非罪。”问曰：“若草木久来合道，经中何故不记草木成佛，偏记人也？”答曰：“非独记人，亦记草木。经云：‘于一微尘中，具含一切法。’又云：‘一切法亦如也，一切众生亦如也。’如，无二无差别。”

七

缘门问曰：“如是毕竟空理，当于何证？”入理曰：“当于一切色中求，当于自语中证。”问曰：“云何当于一切色中求，当于自语中证？云何色中求？云何语中证？”答曰：“空色一合，语证不二也。”

问曰：“若一切法空，何为圣通凡壅？”答曰：“妄动故壅，真静故通。”问曰：“既实空者，何为受薰？若既受薰，岂成空也？”答曰：“夫言妄者，不觉忽而起，不觉忽而动。其实空体中，无有一法而受薰。”问曰：“若实空者，一切众生即不修道。何以故？自然性是故。”答曰：“一切众生若解空理，实亦不假修道，只为于空不空，生于有惑。”问曰：“若如此者，应离惑有道，云何言一切非道？”答曰：“不然。非惑即是道，非离惑是道。何以故？如人醉时非醒，醒时非醉。然不离醉有醒，亦非醉即是醒也。”问曰：“若人醒时，致醉何在？”答曰：“如手翻覆。若手翻时，不应更问手何在？”

八

缘门问曰：“若人不达此理，得说法化众生不？”入理曰：“不得。何以故？自眼未明，焉治他目？”问曰：“随其智力，方便化之，岂不得耶？”答曰：“若达道理者，可名智力；若不达道理，名为无明力。何以故？助己烦恼作气力故也。”问曰：“虽然不能如理化人，且教众生行十善五戒，安处人天，岂不益哉？”答曰：“至理无益，更招二损。何以故？自陷陷他故。自陷者，所谓自妨于道；陷他者，所谓不免轮回六趣也。”

问曰：“圣人岂不说五乘有差别耶？”答曰：“圣人无心说差别法，但彼众生自心悕望现。故经云：‘若彼心灭尽，无乘及乘者，无有乘建立，我说为一乘’也。”

九

缘门问曰：“何为真学道人不为他所知，不为他所识？何为也？”答曰：“奇珍非为贫穷之所识，真人非为群邪伪人之所知。”问曰：“世有伪人，不闲正理，外现威仪，专精事业，多为男女亲近者，何也？”答曰：“如淫女招群男，臭肉来众蝇，此为名相之所致也。”

十

缘门问曰：“云何菩萨行于非道，为通达佛道？”答曰：“善恶无分别也。”问曰：“何谓无分别？”答曰：“于法不生心也。”问曰：“可无作者乎？”答曰：“非有无作者也。”问曰：“不觉知乎？”答曰：“虽知，无我也。”问曰：“无我，何有知？”答曰：“知亦自无性。”问曰：“道我，有何妨？”答曰：“知名亦不妨，只恐心中有事。”问曰：“有事，有何妨？”答曰：“无妨即无事，无事问何妨？”问曰：“若简有事取无事者，云何名行非道耶？”答曰：“其实无事，汝强遣他生事，作何物？”

问曰：“叵有因缘得杀生不？”答曰：“野火烧山，猛风折树，崩崖压兽，汛水漂虫，心同如此，合人亦杀。若有犹豫之心，见生见杀中有心不尽，乃至蚁子亦系你命也。”

问曰：“叵有因缘得偷盗不？”答曰：“蜂采池花，雀衔庭粟，牛餐泽豆，马啖原禾，毕竟不作他物解，合山岳亦擎取得。若不如此，乃至针锋缕叶，亦系你项作奴婢。”

问曰：“叵有因缘得行淫不？”答曰：“天覆于地，阳合于阴，厕承上漏，泉注于沟，心同如此，一切行处无障碍。若情生分别，乃至自家妇亦污你心也。”

问曰：“叵有因缘得妄语不？”答曰：“语而无主，言而无心，声同钟响，气类风音，心同如此，道佛亦是无。若不如此，乃至称佛，亦是妄语。”

十一

缘门起问曰：“若不存身见，云何行住坐卧也？”答曰：“但行住坐卧，何须立身见？”问曰：“既不存者，得思惟义理不？”答曰：“若计有心，不思惟亦有；若了无心，设思惟亦无。何以故？譬如禅师净坐而兴虑，猛风乱动而无心也。”

十二

缘门问曰：“若有初学道人，忽遇因缘，他欲来害，云何对治而合道乎？”答曰：“一个不须对治。何以故？可避，避之；不可避，任之。可忍，忍之；不可忍，哭之。”问曰：“若哭，与他有我见人何别？”答曰：“如杵扣钟，其声自然出也。何必即有我乎？汝若强死捉心，啮齿噤忍，此乃存大大我。”问曰：“人之哀哭，中有情动，岂同钟响？”答曰：“言同与不同者，但是汝多事，妄想思量作是问。若无心分别者，道体自然。”问曰：“吾闻圣人兵不伤，苦不枉，色不受，心不动。此何谓也？”答曰：“若了一切法即无我，声与不声，动与不动，俱合道理，无妨碍。”

十三

缘门问曰：“我见有学道人，不多专精持戒，护威仪不殷勤，不化众生，腾腾任运者，何意也？”答曰：“欲亡一切分别心，欲灭一切诸有见。虽似腾腾任运，而内行无间。”问曰：“如此行者，乃更生他小儿之见，云何言能灭见也？”答曰：“但灭汝见，何虑他生？譬如鱼脱深渊，何虑捕者嫌尔？”问曰：“若此者，即是自益损他，何名大士？”答曰：“汝见若不生，彼即不生。汝今玄虑他生，乃是自生，非他生也。”问曰：“内通大理，外现小仪，于法何损？”答曰：“汝今强欲要他大老子作小儿戏，于理何益？”问曰：“如是灭见大士，何人能识？何人能知也？”答曰：“证者乃知，行者能识。”问曰：“如此大士，亦能化生不？”答曰：“何有日月不照，灯举不明？”问曰：“作何方便？”答曰：“正直无方便。”问曰：“若无方便，云何利益？”答曰：“物来而名，事至而应，无心计较有预算之缘。”问曰：“我闻如来七日思惟，起乎方便，云何而言无有计较之心？”答曰：“诸佛境界，非思量觉观所知。”问曰：“佛岂妄语耶？”答曰：“真实非虚妄。”问曰：“云何经说思惟，今言不思惟？”答曰：“化门方便也。”问曰：“诸佛方便从何而生？”答曰：“诸佛不生，但从心生。缘化万有，法本无名。”

十四

缘门问曰：“我不知云何名为佛？云何名为道？云何名变化？云何名常住？”入理答曰：“觉了无物谓之佛，通彼一切谓之道，法界出生为变化，究竟寂灭为常住。”

问曰：“云何名一切法悉是佛法？”答曰：“非法非非法，是一切佛法也。”问曰：“何名为法？何名非法？何名非法非非法也？”答曰：“是法名是法，非法名非法。是非非所量，故名非法非非法。”问曰：“此说谁证？”答曰：“此说非谁，云何言证？”问曰：“无谁何说？”答曰：“无谁无说，即是正说。”问曰：“何名邪说？”答曰：“计有说者。”问曰：“是谁之计？云何无计？”答曰：“计者但语，语中无语，计者亦无。”问曰：“若此说者，即一切众生本来解脱。”答曰：“尚无系缚，何有解脱人！”问曰：“此法何名？”答曰：“尚无有法，何况有名！”问曰：“若此说者，我转不解。”答曰：“实无解法，汝勿求解。”问曰：“云何究竟？”答曰：“无始终。”问曰：“可无因果耶？”答曰：“无本即无末。”问曰：“云何说证？”答曰：“真实无证说。”问曰：“云何知见？”答曰：“知一切法如，见一切法等。”问曰：“何心之知？何目之见？”答曰：“无知之知，无见之见。”问曰：“谁说是言？”答曰：“如我所问。”问曰：“云何如我所问？”答曰：“汝自观问，答亦可知。”

于是缘门再思再审，寂然无言也。入理先生乃问曰：“汝何以不言？”缘门答曰：“我不见一法如微尘许而可对说。”尔时入理先生即语缘门曰：“汝今似见真实理也。”

十五

缘门问曰：“云何似见，非正见乎？”入理答曰：“汝今所见无有一法者，如彼外道。虽学隐形，而未能灭影亡迹。”缘门问曰：“云何得形影俱灭也？”入理答曰：“本无心境，汝莫起生灭之见。”

问曰：“凡夫何以问？圣人何以说？”答曰：“有疑故问，为决疑故说也。”问曰：“吾闻圣人无问而自说，何决也？是有法可说耶？为是玄见他疑耶？”答曰：“皆是对病施药也。如天雷声动，必有所应。”

问曰：“大圣如来既无有心生，缘何现世？”答曰：“夫太平之世，瑞草缘生。”问曰：“如来既非命尽，云何现灭？”答曰：“饥荒之世，五谷缘灭也。”问曰：“吾闻圣人哀从定起，悲化群生，无碍大通，岂同瑞草也？”答曰：“定，谓法身；报身，四大肉身也；分别前境应起，谓化身。法无因系，化无缘留，出没虚通，故曰无碍也。”

问曰：“云何言悲？”答曰：“但以化身无虑，体合真空，仁物无心，彼强谓之悲。”

问曰：“众生何时修道得似如来？”答曰：“若不了者，于恒沙劫修道，转转不及。初若了者，众生当身即是如来，何论得似不似？”问曰：“若如说者，如来即是易得，云何言三大劫修？”答曰：“甚难也。”问曰：“若不转即身是，云何名难？”答曰：“起心易，灭心难；是身易，非身难；有作易，无作难。故知玄功难会，妙理难合。不动即真，三圣希及。”

于是缘门长叹，声满十方，忽然无音，豁然大悟，玄光净智，返照无疑。始知学道奇难，徒兴梦虑，而即高声叹曰：“善哉善哉，如先生无说而说，我实无闻而闻。闻说一合，即寂寞无说。不知先生向来问答，名谁何法？”于是入理先生身安不动，目击无言，顾视四方，呵呵唧唧而谓缘门曰：“夫至理幽微，无有文字。汝向来所问，皆是量起心生，梦谓多端，觉已无物。汝欲流通于世，寄问假名，请若收踪，故名《绝观论》也。”

十六

问曰：“人皆有心，作何方便，得无生心？”答：“下中上修，能见自心妄想，知三界如幻实空，始可得免。”

问曰：“一切众生如幻如梦，弟子杀之有罪不？”答曰：“若见众生是众生，杀之得罪；不见众生是众生，即无可杀。如梦中杀人，寤时毕竟无物。”

问：“云何入道？”答：“心非有无，何问入道？欲得识入道者，不出入心是也。”

问：“有人饮酒食肉，行诸五欲，得作佛法耶？”答：“心尚不有，谁作是非？”

问：“何名佛法？”答：“知心法无，即是佛法。”

问：“何名无分别智？”答：“现识不生，觉观不起是。”

问：“何名妄想？”答：“想念心是。”

问：“云何息妄想？”答：“知妄想不生，无妄可息；知心无心，无心可息是也。”

问：“何名如来藏？”答：“觉知色尘是自心现，想即不生故，即是如来藏。”

问：“世人修学得道不？”答：“口说修道，实行不可成。世人皆初时有心，久后即慢。故曰：‘实行者，不可口说而得道也。’又云：‘兵怯不可拟敌，马劣不能代步。’”

问：“云何无名相法？”答：“心里所求，证无人我，说即假名，言即假相。见闻知觉，有何名相？”

问：“作何行即生无色界？”答：“此人不知方法，皆是息妄见心，虽得心静，久后还发。经云：‘当来比丘，如犬逐块。’人已掷块，犬不知块从人起，犬咬块，不咬其人。若也咬人，块即自息。修道之人，若了心量，亦复如是。”

问：“佛度众生尽，然后成佛。众生未度，佛已成佛？”答：“佛自有解，譬如有客坐在暗室，主人吹火，意欲照客，但火着时，主人先照。菩萨意度众生，然功德具足，在前成佛。”

问：“众生本法如何？”答：“无佛无众生，不见人我相，即是本法。譬如矿中，虽有其金，若不施功，终不可得。用功之者，乃获金矣。心亦如是，虽知本来常寂，若不观察，不得定也。是劝诸学者，一切时处，恒向内照，勿得捉之舍。

若人求道不习此，千劫万劫枉功夫。

徒自疲劳忍辛苦，究竟不免堕三涂。

譬如求酥钻摇水，力尽不获实由愚。

智者求心不求佛，了本心源即无余。

亦如求酥钻乳浓，不费其功疾成酥。”

问曰：“诸佛圣人说青黄赤白观法，何意？”答曰：“正约众生使住，此是住心法，亦合人识知所见，皆不实。若为知一切物上，或见青，或见黄，即一切所见皆无实。如今人将放光明作圣，大误也。”

问曰：“作观亦知过去未来，若为？”答曰：“由心静知，纵使知亦是不实。”又问：“佛得他心智，知过去未来等事，亦可是不实？”答曰：“亦不是实。经云：‘菩萨无来去今。’云何见过去未来等事？说佛见过去未来，得他心智，是不了经说。”

问曰：“如来藏是众生，云何？”答曰：“如来藏者，为见身人说有如来藏；若不见身者，即不说有如来藏。”又问：“如来藏量说始有，若为？”答曰：“人见身实者，即说有父母所生。若不自见身，亦不得论父母。佛就众生见实，即说如来藏。众生根本，皆如来藏造业，但造业即受报。说如来藏者，是不了教说。又知如来藏是无我之异名，亦是尽义也。”

**息诤论**

夫法身至寂，近远等同；理性弘幽，玄深叵测。虚融妙体，凡俗难明；进证得知，文辞未辨。且三乘而演畅，权弘迷徒。趣理寻思，未即于中觅道。小儿无识，可使杨叶为金。智者明然，明知不实。于是息诸诤论，寂默义论不申。假使语尽其源，亦未能至。

故道真如难辨，不在强文之中。纵令义有多端，不表幽玄之意。但经文具载，得意忘言。言若是真，宁容止息？只因众生不会，乖理求言，一身贪逐文辞，而不趣向其意。

真如佛性，具在身中。不息内思，披文外觅。假使多读不会，只是鹦鹉学言，终无了悟之情，岂免所食。

如来设教，只为大慈。虽演三乘，义归於一。慈悲愍念，故述多方。引接迷徒，望同证理。可叹今时学者，一向述言。虽复讲解千章，验行全无一备。口谈药方虽切，终不病除。对乏论浆，哪能止渴？说食百味，不奈饥苦仍存。岂容语义之中，能居圣体？是以言中无道，道亦无言。

言语之由，乃与为凡标述，权寻圣迹，非是口谈，证语道源，都无演说。凡夫未会，虽复要藉言词，只为不悟，言中展转，迷轮相惑。

必欲存心慕道，须学少用易明。不假多知，劳而无用。若也广求成道，善星只可玄登，所以多求，返生堕落。但看周利，触事无堪，箕帚存心，由登罗汉。据斯道理，何假多求？事藉专精，心居在定。菩提之路，不近不遥。转即内求，不劳外觅。若人内觅，是则不遥；若也外求，将知不近。但使世人不信，愿检后辞。理不可违，哪能谬说。

余今略承斯证，愿粗恩君。必不此言，方知大悟善事。非独闻为好，亦望普使闻知。愿此含生，俱成佛道。

所说引证者，礼拜之中，劝人自归依佛，僧法亦然。一体三宝在身，何劳远涉。今因此证，将作佛道不遥。更欲远求，不及回心向己。故言：“凭贤不能自圣，触食不济已饿。”凡则自凡，圣归他圣。学人虽藉明师相训，还须以己精专。若也矣慢不勤，师亦未能辄度。

盖闻道在不远，解不外凭。触食尚不济饿，凭贤哪能圣己？但知如此，即须自制其身。师者只是良医，有疾药须自服。

夫大道幽寞，不可枷杖协成。乃从欢喜之生，不从忧戚之起。既知如此，何故不勤？矿虽有金，非炉不出。是以君子得意，尽夜苦己自求；无识小儿，始乃凭他度己。

若也背身求佛，徒费功程。如舍日月而求明，背灯光而觅晓。只可明从日起，日是明根。只是日乃生明，未见别有明能生日。千章万句，并是心为。心是万法之尊，岂可弃之外涉。

诸法因身而立，将知身是法根。若也无身，法无存立。行者但知身为法主，法则是僧。僧法既是一身，佛亦将知不别。佛法僧宝，本是一端。迷者不知，将为别体。

为此劝人求己，不外缘尘。君子自励成人，小儿凭他败己。前贤后圣，亦自求心。况乃今人，而不向己。

法若内无外有，学亦制不关人，纵使内外俱舍，亦须回心返照。若能返照，必达其源，事成不久。

夫道体之本，以己为源；万行缘由，不离一心为主。只为人多不信，一执坚牢，一向贪著，外求总总，不及向己。波波辛苦，转益迷昏。学问虽多，终无所由。只如无财话宝，岂得资身？纵使论言，何曾遗己？但自心迷广说，只是论高。假使广说心迷，终如话宝。

窃以经云：“具说多闻，状似贫人，昔夜数计他珍，终无半钱入己。”如人见他造业，即须克己修营。岂得委彼自赊，而望福报。事无斯理，浪受贫穷。唯须一一自专，论他无益。

虚谈圣迹，广说无为，说者只叹彼前贤，何关身己？尔乃自嗟迷久，识了不周，每将语义为原，不自穷研身己。一向论诤道理，执相逞才，说是道非，不觉随声仇怒。口虽说言无我，不觉随语我生。纵道无，不妨因兹即发。

凡是论诤，特有人我，非我不诤。未审余人，仆情如此。是以学人但能息诤，定得理长，识诤知非，将知不谬。真如渺寞，岂在诤论之中？佛性冲虚，哪关有无之境？但自迷徒扰扰，不悟法性虚通。计著有无，凡情竞起。遂即高声执义，诤斗纷纾，称意必忻，违情克怒。

口云将身慕道，专事人我不休。是以学者虽多，成无一二。呜呼长叹！实是昏迷。可不久滞无明，尔乃恒诤胜负！

但欲学贵己，先自取弱卑身。不得以己迷成远，即轻于后学。学无前后，达者为先。有识之徒，俱含佛性。只是未逢师匠，溢溺凡愚；一遇明师，还沾圣位。将知如此，不可以色观人。

道德在心，谁能辄识。孔丘虽圣，犹自恶见后生。况此凡流，能轻初学？夫立身之本，但以普敬、认恶为源。万善之中，莫过慈愍。欲求无失，事藉治心。在世生平，必须思虑。千殃之祸，不入慎门。百事不祥，无能逼善。思寻此事，实用非虚。上古已来，焉知不尔。

又处俗愿莫诤。有义欲申，善须和睦，不得辄生仇怒。纵逸喧情，非直损人，亦能伤己。向来此语多喜不适彼情，若有慈心，莫将为咎。计君道理，不藉此言。望使善事共弘，恶事同舍。非直才能故骋，且如萤虫助日。即不加光，但尽赤心，述斯拙见。

二祖慧可大师

二祖慧可大师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时，尝自念言：“我家崇善，岂令无子？”祷之既久，一夕感异光照室，其母因而怀妊。及长，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气不群，博涉诗书，尤精玄理而不事家产，好游山水。后览佛书，超然自得。即抵洛阳龙门香山，依宝静禅师出家，受具于永穆寺。浮游讲肆，遍学大小乘义。年三十二，却返香山，终日宴坐。

又经八载，于寂默中倏见一神人，谓曰：“将欲受果，何滞此耶？大道匪遥，汝其南矣！”祖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翌日，觉头痛如刺，其师欲治之。空中有声曰：“此乃换骨，非常痛也。”祖遂以见神事白于师，师视其顶骨，即如五峰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当有所证。神令汝南者，斯则少林达摩大士必汝之师也。”祖受教，造于少室。其得法传衣事迹，达摩章具之矣。

达摩常端坐面壁，莫闻诲励。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济饥，布发掩泥，投崖饲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坚立不动，迟明积雪过膝。祖悯而问曰：“汝久立雪中，当求何事？”光悲泪曰：“惟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祖曰：“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岂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劳勤苦。”光闻祖诲励，潜取利刀，自断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形，汝今断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与易名曰慧可。

可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祖曰：“诸佛法印，匪从人得。”可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祖曰：“将心来，与汝安。”慧可良久曰：“觅心了不可得。”祖曰：“我与汝安心竟。”

自少林托化西归，大师继阐玄风，博求法嗣。至北齐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逾四十，不言名氏，聿来设礼，而问祖曰：“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祖曰：“将罪来，与汝忏。”士良久曰：“觅罪不可得。”祖曰：“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祖深器之，即为剃发云：“是吾宝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于光福寺受具，自兹疾渐愈。执侍经二载，祖乃告曰：“菩提达摩远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并信衣密付于吾，吾今授汝。汝当守护，无令断绝。听吾偈曰：‘本来缘有地，因地种华生。本来无有种，华亦不曾生。’”

祖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处深山，未可行化，当有国难。”璨曰：“师既预知，愿垂示诲。”祖曰：“非吾知也。斯乃达摩传般若多罗悬记云‘心中虽吉外头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于汝。汝当谛思前言，勿罹世难。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时传付。”祖付嘱已，即往邺都，随宜说法。一音演畅，四众皈依。

如是积三十四载，遂韬光混迹，变易仪相。或入诸酒肆，或过于屠门，或习街谈，或随厮役。人问之曰：“师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调心，何关汝事？”又于管城县匡救寺三门下，谈无上道，听者林会。时有辩和法师者，于寺中讲《涅槃经》，学徒闻师阐法，稍稍引去。辩和不胜其愤，兴谤于邑宰翟仲侃。翟惑其邪说，加祖以非法，祖怡然委顺，识真者谓之偿债。时年一百七岁，即隋文帝开皇十三年癸丑岁三月十六日也。葬磁州滏阳县东北七十里。唐德宗谥大祖禅师。

皓月供奉问长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偿宿债。’只如师子尊者、二祖大师，为甚么得偿债去？”沙曰：“大德不识本来空。”月曰：“如何是本来空？”沙曰：“业障是。”曰：“如何是业障？”沙曰：“本来空是。”月无语。沙以偈示之曰：“假有元非有，假灭亦非无。涅槃偿债义，一性更无殊。”

达摩尝谓师云：“一真之法，尽可有矣，汝善守护，勿令断绝。汝传信衣，各有所表。”师曰：“有何所表？”达摩曰：“内传心印，以契证心；外受袈裟，而定宗旨。不错谬故。吾灭度后二百年中，此袈裟不传。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于后得道还近千万。汝所行道，勿轻未学。此人回志，便获菩提。初心菩萨，与佛功等。”

**略说修道明心法要**

齐朝邺中，沙门慧可，承达摩禅师后。其可禅师，俗姓姬，武牢人。年十四，遇达摩禅师游化嵩洛，奉事六载。精究一乘，附于玄理，略说修道明心法要，直登佛果。

《楞伽经》云：“牟尼寂静观，是则远离生，是名为不取，今世后世净。”十方诸佛，若有一人不因坐禅而成佛者，无有是处。

《十地经》云：“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五阴重云覆障，众生不见。”若逢智风，飘荡五阴，重云灭尽，佛性圆照，焕然明净。《华严经》云：“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亦如瓶内灯光，不能照外。亦如世间云雾，八方俱起，天下阴暗，日光岂得明净。日光不坏，只为云雾覆障。一切众生清净之性亦复如是，只为攀缘妄念诸见、烦恼重云覆障圣道，不能显了。若妄念不生，默然静坐，大涅槃日，自然明净。俗书云：“冰生于水而冰遏水，冰泮而水通。”妄起于真而妄迷真，妄尽而真现。即心海澄清，法身空净也。

故学人依文字语言为道者，如风中灯，不能破暗，焰焰谢灭。若静坐无事，如密室中灯，则能破暗，照物分明。若了心源清净，一切愿足，一切行满，一切皆办，不受后有。得此法身者，恒沙众生莫过有一人。亿亿劫中，时有一人与此相应耳。

若精诚不内发，三世中纵值恒沙诸佛，无所为。是知众生识心自度，佛不度众生。佛若能度众生，过去逢无量恒沙诸佛，何故我等不成佛？只是精诚不内发，口说得，心不得，终不免逐业受形。故佛性犹如天下有日月，木中有火，人中有佛性，亦名佛性灯，亦名涅槃镜。是故大涅槃镜，明于日月，内外圆净，无边无际。犹如炼金，金质灭尽，金性不坏。众生生死相灭，法身不坏。亦如泥团坏，地性不坏；亦如波浪灭，水性不坏；众生生死相灭，法身不坏。

坐禅有功，身中自证故。尽日饼尚未堪餐，说食焉能使饱？虽欲去其前塞，翻令后榍弥坚。《华严经》云：“譬如贫穷人，日夜数他宝，自无一钱分，多闻亦如是。”又读者暂看，急须并却。若不舍还，同文字学，则何异煎流水以求冰，煮沸汤而觅雪！是故诸佛说说，或说于不说。诸法实相中，无说无不说。解斯举一千从。《法华经》云：“非实非虚，非如非异。”

大师云：

“说此真法皆如实，与真幽理竟不殊。

本迷摩尼谓瓦砾，豁能自觉是真珠。

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

愍此二见诸徒辈，申词措笔作斯书。

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

又云：“吾本发心时，截一臂，从初夜雪中立，直至三更，不觉雪过于膝，以求无上道。”

《华严经》第七卷中说：“东方入正受，西方三昧起。于眼根中入正受，于色法中三昧起。示现色法不思议，一切天人莫能知。于色法中入正受，于眼起定念不乱。观眼无生无自性，说空寂灭无所有。乃至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童子身入正受，于壮年身三昧起。壮年身入正受，于老年身三昧起。老年身入正受，于善女人三昧起。善女人入正受，于善男子三昧起。善男子入正受，于比丘尼身三昧起。比丘尼身入正受，于比丘身三昧起。比丘身入正受，于学无学三昧起。无学入正受，于缘觉身三昧起。缘觉身入正受，于如来身三昧起。毛孔中入正受，一切毛孔三昧起。一切毛孔入正受，一毛端头三昧起。一毛端入正受，一切毛端三昧起。一切毛端入正受，一微尘中三昧起。一微尘中入正受，一切微尘三昧起。大海水入正受，于大盛火三昧起。一身能作无量身，以无量身作一身。”解斯举一千从，万物皆然也。

三祖僧璨大师

三祖僧璨大师，不知何许人也。初以白衣谒二祖，既受度传法，隐于舒州之皖公山。属后周武帝破灭佛法，祖往来于太湖县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时人无能知者。至隋开皇十二年壬子岁，有沙弥道信，年始十四，来礼祖曰：“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祖曰：“谁缚汝？”曰：“无人缚。”祖曰：“更何求解脱？”信于言下大悟。服劳九载，后于吉州受戒，侍奉尤谨。祖屡试以玄微，知其缘熟，乃付衣法。偈曰：“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

祖又曰：“昔可大师付吾法，后往邺都行化，三十年方终。今吾得汝，何滞此乎？”即适罗浮山，优游二载，却还旧址。逾月，士民奔趋，大设檀供。祖为四众广宣心要讫，于法会大树下合掌立终。即隋炀帝大业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谥鉴智禅师、觉寂之塔。

又《祖堂集》：第三十祖僧璨者，即是大隋三祖。不知何许人，不得姓字。遇可大师，得付心法。大集群品，普雨正法，会中有一沙弥，年始十四，名道信，来礼师而问师曰：“如何是佛心？”师答曰：“汝今是什么心？”对曰：“我今无心。”师曰：“汝既无心，佛岂有心耶？”

又《楞伽师资记》：隋朝舒州思空山璨禅师，承可禅师后。其璨禅师，罔知姓位，不测所生。按《续高僧传》曰：“可后璨禅师，隐思空山，萧然净坐，不出文记，秘不传法，唯僧道信，奉事璨十二年，泻器传灯，灯成就，璨印道信了了见佛性处。”语信曰：“《法华经》云：‘唯此一事实，无二亦无三。’故知圣道幽通，言诠之所不逮；法身空寂，见闻之所不及。即文字语言，徒劳施设也。”大师云：“余人皆贵坐终，叹为奇异。余今立化，生死自由。”言讫遂以手攀树枝，奄然气尽，终于公山。

**信心铭**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欲得现前，莫存顺逆。违顺相争，是为心病。不识玄旨，徒劳念静。圆同太虚，无欠无余。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逐有缘，勿住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止动归止，止更弥动。唯滞两边，宁知一种？一种不通，两处失功。遣有没有，从空背空。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归根得旨，随照失宗。须臾返照，胜却前空。前空转变，皆由妄见。不用求真，唯须息见。二见不住，慎莫追寻。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无咎无法，不生不心。能随境灭，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两段，元是一空。一空同两，齐含万象。不见精粗，宁有偏党。大道体宽，无易无难。小见狐疑，转急转迟。执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住。任性合道，逍遥绝恼。系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劳神，何用疏亲。欲取一乘，勿恶六尘。六尘不恶，还同正觉。智者无为，愚人自缚。法无异法，妄自爱着。将心用心，岂非大错？迷生寂乱，悟无好恶。一切二边，良由斟酌。梦幻空花，何劳把捉。得失是非，一时放却。眼若不睡，诸梦自除。心若不异，万法一如。一如体玄，兀尔忘缘。万法齐观，归复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动无动，动止无止。两既不成，一何有尔。究竟穷极，不存轨则。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尽净，正信调直。一切不留，无可记忆。虚明自照，不劳心力。非思量处，识情难测。真如法界，无他无自。要急相应，唯言不二。不二皆同，无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万年。无在不在，十方目前。极小同大，忘绝境界。极大同小，不见边表。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须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虑不毕。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

四祖道信大师

四祖道信大师者，姓司马氏。世居河内，后徙于蕲州广济县。生而超异，幼慕空宗诸解脱门，宛如宿习。既嗣祖风，摄心无寐，胁不至席者仅六十年。隋大业十三载，领徒众抵吉州，值群盗围城，七旬不解，万众惶怖。祖悯之，教令念摩诃般若。时贼众望雉堞间若有神兵，乃相谓曰：“城内必有异人，不可攻矣。”悄悄引去。

唐武德甲申岁师却返蕲春，住破头山，学侣云臻。一日往黄梅县，路逢一小儿，骨相奇秀，异乎常童。祖问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无姓邪？”答曰：“性空，故无。”祖默识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缘故，殊无难色，遂舍为弟子，以至付法传衣，为五祖弘忍。

偈曰：“华种有生性，因地华生生。大缘与性合，当生生不生。”遂以学徒委之。

一日告众曰：“吾武德中游庐山，登绝顶，望破头山，见紫云如盖，下有白气，横分六道，汝等会否？”众皆默然。忍曰：“莫是和尚他后横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后贞观癸卯岁太宗向师道味，欲瞻风彩，诏赴京。祖上表逊谢，前后三返，竟以疾辞。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即取首来。”使至山谕旨，祖乃引颈就刃，神色俨然。使异之，回以状闻。帝弥加钦慕，就赐珍缯，以遂其志。

迄高宗永徽辛亥岁闰九月四日，忽垂诫门人曰：“一切诸法，悉皆解脱。汝等各自护念，流化未来。”言讫，安坐而逝，寿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户无故自开，仪相如生。尔后，门人不敢复闭。代宗谥大医禅师、慈云之塔。

《祖堂集》：第三十一祖道信和尚者，即唐土四祖。姓司马氏，本居河内，迈止蕲州，广济之所育也。得璨大师心印之后，忽于黄梅路上见一小儿，年七岁，所出言异。师乃问子何姓，子答曰：“姓非常姓。”师曰：“是何姓？”子答：“是佛性。”师曰：“汝无姓也。”子答曰：“其姓空故。”师顾左右曰：“此子非凡，吾灭度二十年中，大作佛事。”子问曰：“诸圣从何而证？”师云：“廓然，廓然。”子曰：“与么则无圣去也。”师曰：“犹有这个纹彩在。”师乃付法偈曰：

花种有生性，因地花性生。大缘与性合，当生不生生。

**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

一

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

《文殊说般若经》云：“文殊师利言：‘世尊，云何名一行三昧？’佛言：‘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当先闻般若波罗蜜，如说修学，然后能入一行三昧，如法界缘，不退不坏不思议，无碍无相。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向，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何以故？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不思议佛法，等无分别。皆乘一如，成最正觉，悉具无量功德，无量辩才，如是入一行三昧者，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

夫身心方寸，举足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

二

《普贤观经》云：“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是名第一忏悔。

摒除三毒心、觉观心念佛，心心相续，忽然澄寂，更无所缘念。《大品经》云：“无所念者，是名念佛。”何等名无所念？即念佛心，名无所念。离心无别有佛，离佛无别有心。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所以者何？识无形，佛无相貌。若也知此道理，即是安心。常忆念佛，攀缘不起，则泯然无相，平等不二。入此位中，忆佛心谢，更不须征。即看此等心，即是如来真实法性之身，亦名正法，亦名佛性，亦名诸法实性实际，亦名净土，亦名菩提、金刚三昧、本觉等，亦名涅槃界、般若等。名虽无量，皆同一体。亦无能观所观之意。如是等心，要令清净，常现在前，一切诸缘，不能干乱。何以故？一切诸事，皆是如来一法身故。住是心中，诸结烦恼，自然除灭。于一尘中具无量世界，无量世界集一毛端，于其本事如故，不相妨碍。《华严经》云：“有一经卷在微尘中，现三千大千世界事。”

三

略举安心，不可具尽。其中善巧，出自方寸。略为后生疑者，假为一问：“如来法身若此者，何故复有相好之身？”

信曰：“正以如来法性之身清净圆满，一切像类悉于中现，现法性身无心起作，如颇梨镜，悬在高堂，一切像悉于中现，镜亦无心能现种种。经云：‘如来现世说法者，众生妄想故。’今行者若修心尽净，则知如来常不说法，是乃名为具足多闻。闻者，一切无相也。是以经云：‘众生根有无量故，所以说法无量；说法无量故，义亦名无量义。’无量义者，从一法生。其一法者，则无相也。无相不相，名为实相，则泯然清净是也。斯之诚言，则为证也。

“坐对当觉，识心初动，运运流注，随其来去，皆令知之，以金刚慧征责，犹如草木，无所别知。知无所知，乃名一切知。此是菩萨一相法门。”

问：“何者是禅师？”

信曰：“不为静乱所恼者，即是好禅师。用心人常住于止，心则沉没；久住于观，心则散乱。《法华经》云：‘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

四

问：“云何能悟解法相，心得明净？”

信曰：“亦不念佛，亦不捉心，亦不看心，亦不计心，亦不思惟，亦不观行，亦不散乱，直任运；亦不令去，亦不令住，独一清净究竟处，心自明净。或可谛看，心即得明净，心如明镜；或可一年，心更明净；或可三五年，心更明净；或可因人为说，即得悟解；或可永不须说得解。经道：‘众生心性，譬如宝珠没水，水浊珠隐，水清珠显。’为谤三宝、破和合僧、诸见烦恼所污，贪嗔痴倒所染，众生不悟心性本来常清净。故为学者，取悟不同，有如此差别。今略出根缘不同，为人师者，善须识别。《华严经》云：‘普贤身相，犹如虚空，依于如如，不依佛国。’解时佛国皆亦如，即如国皆不依。《涅槃经》云：‘有无边身菩萨，身量如虚空。’又云：‘有善光故，犹如夏日。’又云：‘身无边故，名大涅槃。’又云：‘大般涅槃，其性广博。’故知学者有四种人：有行有解有证，上上人；无行有解有证，中上人；有行有解无证，中下人；有行无解无证，下下人。

问：“临时作若为观行？”

信曰：“直须任运。”

又问：“用向西方不？”

信曰：“若知心本来不生不灭，究竟清净，即是净佛国土，更不须向西方。《华严经》云：‘无量劫一念，一念无量劫。’须知一方无量方，无量方一方。佛为钝根众生，令向西方，不为利根人说也。深行菩萨入生死，化度众生，而无爱见。若见众生有生死，我是能度，众生是所度，不名菩萨。度众生如度空，何曾有来去？《金刚经》云：‘灭度无量众生，实无有众生得灭度者。’所以初地菩萨初证一切空，后证得一切不空，即是无分别智。亦是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是空。所以菩萨修学空为证，新学之人直见空者，此是见空，非真空也。修道得真空者，不见空与不空，无有诸见也，善须解色空义。学有心者，要须心路明净，悟解法相，了了分明，然后乃当为人师耳。复须内外相称，理行不相违，决须断绝文字语言，有为圣道，独一净处，自证道果也。

“或复有人未了究竟法，为于名闻利养，教导众生，不识根缘利钝，似如有异，即皆印可，极为苦哉苦哉！大祸！或见心路似如明净，即便印可。此人大坏佛法，自诳诳他。用心人有如此同异，并皆是相貌也，未为得心。真得心者，自识分明，久后法眼自开，善别虚之与伪。或复有人计身空无，心性亦灭。此是断见人，与外道同，非佛弟子。或有人计心是不灭，此是常见人，亦与外道同。今明佛弟子，亦不计心性是灭，常度众生，不起爱见；常学智慧，愚智平等；常在禅定，静乱不二；常见众生，未曾是有，究竟不生不灭；处处现形，无有所闻；了知一切，未曾取舍；未曾分身，而身遍于法界。

“又古时智敏禅师训曰：‘学道之法，必须解行相扶，先知心之根源及诸体用，见理明净，了了分明无惑，然后功业可成。一解千从，一迷万惑。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此非虚言。”

五

《观无量寿经》云：“诸佛法身，入一切众生心想，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当知佛即是心，心外更无别佛也。略而言之，凡有五种：一者知心体体性清净，体与佛同；二者知心用用生法宝，起作恒寂，万惑皆如；三者常觉不停，觉心在前，觉法无相；四者常观身空寂，内外通同，入身于法界之中，未曾有碍；五者守一不移，动静常住，能令学者明见佛性，早入定门。

诸经观法，备有多种。傅大士所说，独举守一不移。先当修身审观，以身为本。又此身是四大、五阴之所合，终归无常，不得自在。虽未坏灭，毕竟是空。《维摩经》云：“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又常观自身空净如影，可见不可得。智从影中生，毕竟无处所，不动而应物，变化无有穷。空中生六根，六根亦空寂，所对六尘境，了知是梦幻。如眼见物时，眼中无有物。如镜照面像，了了极分明。空中现形影，镜中亦无物。当知人面不来入镜中，镜亦不往入人面。如此委曲，知镜之与面，从本以来，不出不入，不去不来，即是如来之义。如此细分判，眼中与镜中，本来常空寂，镜照眼照同。是故将为比，鼻舌诸根等，其义亦复然。知眼本来空，凡所见色者，须知是他色；耳闻声时，知是他声；鼻闻香时，知是他香；舌别味时，知是他味；意对法时，知是他法；身受触时，知是他触。如此观察知，是为观空寂。见色知是不受。不受色，色即是空，空即无相，无相即无作。此是解脱门。学者得解脱，诸根例如此。

复重言说：常念六根空，寂而无闻见。《遗教经》云：“是时中夜，寂然无声。”当知如来说法，以空寂为本。常念六根空寂，恒如中夜时，昼日所见闻，皆是身外事，身中常空净。

守一不移者，以此空净眼，注意看一物，无问昼夜时，专精常不动。其心欲驰散，急手还摄来，如绳系鸟足，欲飞还掣取。终日看不已，泯然心自定。《维摩经》云：“摄心是道场。”此是摄心法。《法华经》云：“从无数劫来，除睡常摄心，以此诸功德，能生诸禅定。”《遗教经》云：“五根者，心为其主，制之一处，无事不办。”此是也。

前所说五事，并是大乘正理，皆依经文所陈，非是理外妄说。此是无漏业，亦是究竟义。超过声闻地，直趣菩萨道。闻者宜修行，不须致疑惑。如人学射，初射大准，次中小准，次中大的，次中小的，次中一毛，次破一毛作百分，次中百毛之一分，次后箭射前箭前筈，筈筈相拄，不令箭落。喻人习道，念念住心，心心相续，无暂间念，正念不断，正念现前。又经云：‘以智慧箭，射三解脱门，筈筈相拄，勿令落地。’又如钻火，未热而息，虽欲得火，火难可得。又如家有如意珠，所求无不得，忽然而遗失，忆念无忘时。又如毒箭入肉，竿出镞犹在，如此受苦痛，亦无暂忘时。念念常在心，其状当如是。

此法秘要，不得传非其人。非是惜法不传，但恐前人不信，陷其谤法之罪。必须择人，不得造次辄说。慎之慎之！法海虽无量，行之在一言。得意即忘言，一言亦不用。如此了了知，是为得佛意。

若初学坐禅时，于一静处，直观身心、四大五阴、眼耳鼻舌身意及贪嗔痴，若善若恶，若怨若亲，若凡若圣，及至一切诸法，应当观察，从本以来空寂，不生不灭，平等无二；从本以来无所有，究竟寂灭；从本以来清净解脱。不问昼夜，行住坐卧，常作此观，即知自身犹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如热时炎，如空谷响。若言是有，处处求之不可见；若言是无，了了恒在眼前。诸佛法身，皆亦如是。即知自身从无量劫来毕竟未曾生；从今已去，亦毕竟无人死。若能常作如是观者，即是真实忏悔。千劫万劫，极重恶业，即自消灭。唯除疑惑不能生信，此人不能悟入。若生信，依此行者，无不得入无生正理。

复次，若心缘异境，觉起时，即观起处毕竟不起。此心缘生时，不从十方来，去亦无所至。常观攀缘、觉观、妄识、思想、杂念，乱心不起，即得粗住。若得住心，更无缘虑，随分寂定，亦得随分息诸烦恼毕，故不造新，名为解脱。看心，若心绪烦热，闷乱昏沉，亦即且自散适，徐徐安置，令其得便，心自安净。唯须猛利，如救头然。不得懈怠，努力努力！

初学坐禅看心，独坐一处，先端身正坐，宽衣解带，放身纵体，自按摩七八翻，令腹中嗌气出尽，即滔然得性，清虚恬静。身心调适，能安心神，则窈窈冥冥，气息清冷，徐徐敛心，神道清利，心地明净。观察分明，内外空净，即心性寂灭。如其寂灭，则圣心显矣。性虽无形，志节恒在。然幽灵不竭，常存朗然，是名佛性。见佛性者，永离生死，名出世人。是故《维摩经》云：‘豁然还得本心。’信其然也。悟佛性者，是名菩萨人，亦名悟道人，亦名识理人，亦名达士，亦名得性人。是故经云：‘一句深神，历劫不朽。’

初学者前方便也。故知修道有方便，此即圣心之所会。

凡舍身之法，先定空空心，使心境寂静，铸想玄寂，令心不移。心性寂定，即断攀缘，窈窈冥冥，凝净心虚，则夷泊恬平，泯然气尽，住清净法身，不受后有。若起心失念，不免受生也。此是前定心境，法应如是。此是作法。法本无法，无法之法，始名为法。法则无作，夫无作之法，真实法也。是以经云：‘空、无作、无愿、无相，则真解脱。’以是义故，实法无作。舍身法者，即假想身根，看心境明地，即用神明推策。

大师云：“庄子说：‘天地一指，万物一马。’《法句经》云：‘一亦不为一，为欲破诸数。’浅智之所闻，谓一以为一。故庄子犹滞一也。老子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外虽亡想，内尚存心。《华严经》云：‘不著不二法，以无一二故。’《维摩经》云：‘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即是证。故知老子滞于精识也。《涅槃经》云：‘一切众生有佛性。’容可说墙壁瓦石而非佛性，云何能说法？又《天亲论》云：‘应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

**四祖开示牛头法融禅师法语**

**又名方寸论**

牛头法融禅师者，润州延陵人也。姓韦氏，年十九，学通经史，寻阅大部般若，晓达真空。忽一日叹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观，出世舟航。”遂隐茅山，投师落发。后入牛头山幽栖寺北岩之石室，有百鸟衔华之异。

唐贞观中，四祖遥观气象，知彼山有奇异之人。乃躬自寻访，问寺僧：“此间有道人否？”曰：“出家儿，哪个不是道人？”祖曰：“阿哪个是道人？”僧无对。别僧云：“此去山中十来里，有一懒融，见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祖遂入山，见师端坐自若，曾无所顾。祖问曰：“在此作什么？”师曰：“观心。”祖曰：“观是何人？心是何物？”师无对，便起作礼。师曰：“大德高栖何所？”祖曰：“贫道不决所止，或东或西。”师曰：“还识道信禅师否？”曰：“何以问他？”师曰：“向德滋久，冀一礼谒。”曰：“道信禅师，贫道是也。”师曰：“因何降此？”祖曰：“特来相访，莫更有宴息之处否？”师指后面云：“别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绕庵唯见虎狼之类，祖乃举两手作怖势。师曰：“犹有这个在？”祖曰：“这个是什么？”师无对。少顷，祖却于师宴坐石上书一“佛”字。师睹之竦然。祖曰：“犹有这个在？”师无对。乃稽首请说真要。

祖曰：“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阙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澄心，莫起贪嗔，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作诸善，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

师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

祖曰：“非心不问佛，问佛非不心。”

师曰：“既不许作观行，于境起时如何对治？”

祖曰：“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从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汝但随心自在，无复对治，即名常住法身，无有变异。吾受璨大师顿教法门，今付于汝。汝今谛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后当有五人达才，绍汝玄化。

五祖弘忍大师

唐朝蕲州双峰山幽居寺大师，讳弘忍，承信禅师后。忍传法，妙法人尊，时号为东山净门。又缘京洛道俗称叹，蕲州东山多有得果人，故名东山法门也。

又问：“学道何故不向城邑聚落，要在山居？”

答曰：“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一一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

《楞伽师资记》：按安州寿山和上讳赜撰楞伽人法志云：“大师俗姓周，其先寻阳人，贯黄梅县也。父早弃背，养母孝障，七岁奉事道信禅师。自出家处幽居寺，住度弘愍，怀抱贞纯，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调心唯务浑仪，师独明其观照，四仪皆是道场，三业咸为佛事。盖静乱之无二，乃语默之恒一。”时四方请益，九众师横，虚往实归，月俞千计，生不瞩文，而义符玄旨。

《五灯会元》：五祖弘忍大师者，蕲州黄梅人也。先为破头山中栽松道者。尝请于四祖曰：“法道可得闻乎？”祖曰：“汝已老，脱有闻，其能广化邪？傥若再来，吾尚可迟汝。”乃去，行水边，见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诺我，即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归辄孕，父母大恶，逐之。女无所归，日佣纺里中，夕止于众馆之下。已而生一子，以为不祥，因抛浊港中。明日见之，溯流而上，气体鲜明，大惊，遂举之。成童，随母乞食，里人呼为无姓儿。逢一智者，叹曰：“此子缺七种相，不逮如来。”后遇信大师，得法嗣，化于破头山。

祖告六祖慧能曰：“诸佛出世为一大事故，随机大小而引导之，遂有十地、三乘、顿渐等旨以为教门。然以无上微妙、秘密圆明、真实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叶尊者，展转传授二十八世。至达摩届于此土，得可大师承袭，以至于今，以法宝及所传袈裟用付于汝。善自保护，无令断绝。听吾偈曰：‘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既无种，无性亦无生。’”

六祖慧能跪受衣法，启曰：“法则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达摩初至，人未之信，故传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争端，止于汝身，不复传也。且当远隐，俟时行化，所谓受衣之人，命如悬丝也。”

**最上乘论**

凡趣圣道，悟解真宗，修心要论，若其不护净者，一切行无由取见。愿善知识如有写者，用心无令脱错，恐误后人。

夫修道之本体，须识当下身心本来清净，不生不灭，无有分别。自性圆满清净之心，此是本师，乃胜念十方诸佛。

问曰：“何知自心本来清净？”

答曰：“《十地经》云：‘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五阴黑云之所覆，如瓶内灯光，不能照辉。’譬如世间云雾，八方俱起，天下阴暗。日岂烂也？何故无光？光元不坏，只为云雾所覆。一切众生清净之心亦复如是，只为攀缘、妄念、烦恼、诸见黑云所覆。但能凝然守心，妄念不生，涅槃法自然显现。故知自心本来清净。”

问曰：“何知自心本来不生不灭？”

答曰：“《维摩经》云：‘如无有生，如无有灭。’如者，真如佛性，自性清净。清净者，心之原也。真如本有，不从缘生。又云：‘一切众生皆如也，众贤圣亦如也。’一切众生者，即我等是也；众贤圣者，即诸佛是也。名相虽别，身中真如法性，并同不生不灭，故言皆如也。故知自心本来不生不灭。”

问曰：“何名自心为本师？”

答曰：“此真心者，自然而有，不从外来，不綮束修。于三世中，所有至亲，莫过自守于心。若识心者，守之则到彼岸；迷心者，弃之则堕三涂。故知三世诸佛，以自心为本师。故论云：‘了然守心，则妄念不起，则是无生。’故知心是本师。”

问曰：“何名自心胜念彼佛？”

答曰：“常念彼佛，不免生死；守我本心，则到彼岸。《金刚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故云：‘守本真心，胜念他佛。’又云：‘胜者只是约行、劝人之语，其实究竟果体，平等无二。’”

问曰：“众生与佛真体既同，何故诸佛不生不灭，受无量快乐，自在无碍；我等众生堕生死中，受种种苦耶？”

答曰：“十方诸佛，悟达法性，皆自然照燎于心源，妄想不生，正念不失，我所心灭，故得不受生死。不生死故，即毕竟寂灭。故知万乐自归。一切众生迷于真性，不识心本，种种妄缘，不修正念，故即憎爱心起。以憎爱故，则心器破漏。心器破漏故，即有生死。有生死故，则诸苦自现。《心王经》云：‘真如佛性，没在知见六识海中，沉沦生死，不得解脱。’努力会是守本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灭，自然与佛平等无二。”

问曰：“真如法性，同一无二，迷应俱迷，悟应俱悟。何故佛觉性，众生昏迷，因何故然？”

答曰：“自此以上，入不思议分，非凡所及。识心故悟，失性故迷。缘合即合，说不可定。但信真谛，守自本心。故《维摩经》云：‘无自性，无他性，法本无生，今即无灭。’此悟即离二边，入无分别智。若解此义，但于行知法要，守心第一。此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门，十二部经之宗，三世诸佛之祖。”

问曰：“何知守本真心是涅槃之根本？”

答曰：“涅槃者，体是寂灭，无为安乐。我心既是真心，妄想则断。妄想断故，则具正念。正念具故，寂照智生。寂照智生故，穷达法性。穷达法性故，则得涅槃。故知守本真心是涅槃之根本。”

问曰：“何知守本真心是入道之要门？”

答曰：“乃至举一手爪画佛形像，或造恒沙功德者，只是佛为教导无智慧众生，作当来胜报之业及见佛之因。若愿自早成佛者，会是守本真心。三世诸佛，无量无边，若有一人不守真心得成佛者，无有是处。故经云：‘制心一处，无事不办。’故知守本真心是入道之要门也。”

问曰：“何知守本真心是十二部经之宗？”

答曰：“如来于一切经中，说一切罪福、一切因缘果报，或引一切山河大地草木等种种杂物，起无量无边譬喻，或现无量神通、种种变化者，只是佛为教导无智慧众生有种种欲心，心行万差，是故如来随其心门，引入一乘。我既体知众生佛性本来清净，如云底日，但了然守本真心，妄念云尽，慧日即现，何须更多学知见，取生死苦、一切义理及三世之事？譬如磨镜，尘尽明自然现。则今于无明心中学得者，终是不堪。若能了然不失正念，无为心中学得者，此是真学。虽言真学，竟无所学。何以故？我及涅槃二皆空故。更无二无一，故无所学。法性虽空，要须了然守本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灭。故《涅槃经》云：‘知佛不说法者，是名具足多闻。’故知守本真心，是十二部经之宗也。”

问曰：“何知守本真心是三世诸佛之祖？”

答曰：“三世诸佛皆从心性中生。先守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灭，后得成佛。故知守本真心是三世诸佛之祖也。

“上来四种问答，若欲广说何穷！吾今望得汝自识本心是佛，是故殷勤劝汝。千经万论，莫过守本真心是要也。吾今努力按《法华经》示汝大车宝藏、明珠妙药等物，汝自不取不服，穷苦奈何！会是妄念不生，我所心灭，一切功德自然圆满，不假外求，归生死苦。于一切处，正念察心，莫爱现在乐，种未来苦，自诳诳他，不脱生死。努力努力！今虽无常，共作当来成佛之因。莫使三世虚度，狂丧功夫。经云：‘常处地狱，如游园观。在余恶道，如己舍宅。’我等众生，今现如此，不觉不知，惊怖杀人，了无出心。奇哉苦哉！

“若有初心学坐禅者，依《观无量寿经》，端坐正念，闭目合口，心前平视，随意近远，作一‘日’想，守本真心，念念莫住，即善调气息。莫使乍粗乍细，则令人成病苦。夜坐禅时，或见一切善恶境界，或入青黄赤白等诸三昧，或见身出大光明，或见如来身相，或见种种变化，但知摄心莫著，并皆是空，妄想而见也。经云：‘十方国土，皆如虚空。三界虚幻，唯是一心作。’若不得定，不见一切境界者，亦不须怪。但于行住坐卧中，常了然守本真心，会是妄念不生，我所心灭，一切万法不出自心。所以诸佛广说，如许多言教譬喻者，只为众生行行不同，遂使教门差别。其实八万四千法门，三乘八道位体，七十二贤行宗，莫过自心是本也。若能自识本心，念念磨炼莫住者，即自见佛性也。于念念中常供养十方恒沙诸佛，十二部经念念常转。若了此心源者，一切心义自现，一切愿具足，一切行满，一切皆办，不受后有。会是妄念不生，我所心灭，舍此身已，定得无生，不可思议。努力，莫造次！如此真实不妄语，难可得闻。闻而能行者，恒沙众中，莫过有一。行而能到者，亿万劫中，希有一人。

“好好自安自静，善调诸根，就视心源，恒令照燎清净，勿令无记心生。”

问曰：“何名无记心？”

答曰：“诸摄心人，为缘外境，粗心小息，内炼真心。心未清净时，于行住坐卧中，恒征意看心，犹未能了了清净、独照心源，是名无记心也，亦是漏心，犹不免生死大病。况复总不守真心者，是人沉没生死苦海，何日得出？可怜，努力努力！

“经云：‘众生若情诚不内发者，于三世纵值恒沙诸佛，无所能为。’经云：‘众生识心自度，佛不能度众生。若佛能度众生者，过去诸佛恒沙无量，何故我等不成佛也？’只是情诚不自内发，是故沉没苦海。努力努力！勤求本心，勿令妄漏。过去不知，已过亦不及，今身现在，有遇得闻妙法，分明相劝，决解此语，了知守心是第一道。不肯发至诚心，求愿成佛，受无量自在快乐，乃始轰轰随俗，贪求名利，当来堕大地狱中，受种种苦恼，将何所及！奈何奈何！努力努力！

“但能著破衣、餐粗食，了然守本真心，佯痴不解语，最省气力而能有功，是大精进人也。世间迷人，不解此理，于无明心中，多涉艰辛，广修相善，望得解脱，乃归生死。若了然不失正念而度众生者，是有力菩萨。分明语汝等，守心第一。若不勤守者，甚痴人也。不肯现在一生忍苦，欲得当来，万劫受殃，听汝更不知何嘱？

“八风吹不动者，真是珍宝山也。若知果体者，但对于万境起恒沙作用，巧辩若流，应病与药，而能妄念不生，我所心灭者，真是出世丈夫。如来在日，叹何可尽。吾说此言者，至心劝汝，不生妄念，我所心灭，则是出世之士。”

问曰：“云何是我所心灭？”

答曰：“为有小许胜他之心，自念我能如此者，是我所心，涅槃中病。故《涅槃经》曰：‘譬如虚空，能容万物，而此虚空不自念言我能含容如是。’此喻我所心灭，趣金刚三昧。”

问曰：“诸行人求真常寂者，只乐世间无常善，不乐第一义谛真常妙善。其理未见，只欲发心缘义，遂思觉心起，则是漏心。只欲亡心，则是无明昏住。又不当理，只欲不止，心不缘义，即恶取空，虽受人身，行畜生行。尔时无有定慧方便，而不能解了明见佛性。只是行人沉没之处，若为超得到无余涅槃？愿示真心。”

答曰：“会是信心具足，志愿成就，缓缓静心，更重教汝：好自闲静身心，一切无所攀缘，端坐正念，善调气息。征其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好好如如，稳看看熟，则了见此心识流动，犹如水流阳焰，晔晔不住。既见此识时，唯是不内不外，缓缓如如，稳看看熟，则返覆销融，虚凝湛住。其此流动之识，飒然自灭。灭此识者，乃是灭十地菩萨众中障惑。此识灭已，其心即虚，凝寂淡泊，皎洁泰然。吾更不能说其形状。汝若欲得者，取《涅槃经》第三卷中金刚身品及《维摩经》第三卷见阿閦佛品，缓缓寻思，细心搜捡熟看。若此经熟，实得能于行住坐卧及对五欲八风不失此心者，是人梵行已立，所作已办，究竟不受生死之身。五欲者，色声香味触；八风者，利衰毁誉称讥苦乐。此是行人磨炼佛性处，甚莫怪今身不得自在。经曰：‘世间无佛住处，菩萨不得现用，要脱此报身。’

“众生过去根有利钝，不可判。上者一念间，下者无量劫。若有力时，随众生性，起菩萨善根，自利利他，庄严佛土。要须了四依，乃穷实相。若依文执，则失真宗。诸比丘等，汝学他出家修道，此是出家，出生死枷，是名出家。正念具足，修道得成，乃至解身支节，临命终时，不失正念，即得成佛。”

弟子上来集此论者，直以信心，依文取义，作如是说，实非了了证知。若乖圣理者，愿忏悔除灭；若当圣道者，回施众生。愿皆识本心，一时成佛。闻者努力，当来成佛，愿在前度我门徒。

问曰：“此论从首至末，皆显自心是道。未知果行二门是何门摄？”

答曰：“此论显一乘为宗，然其至意，导迷趣解，自免生死，乃能度人。直言自利，不说利他，约行门摄。若有人依文行者，即在前成佛。若我诳汝，当来堕十八地狱，指天地为誓，若不信我，世世被虎狼所食。”

牛头法融禅师

牛头和尚嗣四祖，师讳法融，润州延陵人也，姓文。四祖在双峰山告众曰：“吾来至此山时，于武德七年秋，于庐山顶上东北而望见此蕲州双峰山顶上有紫云如盖，下有白气横分六道。”四祖问五祖曰：“汝识此瑞不？”五祖曰：“莫是师脚下横出一枝佛法不？”四祖曰：“汝会我义。汝善住矣，吾过江东。”便去至牛头山幽栖寺。见数百僧并无道气，乃顾问僧曰：“寺中有多少住持？其中有道人不？”僧曰：“禅和大相轻。夫出家者阿哪个不是道人？”四祖曰：“何者是道人？”僧无对。乃云：“山上有懒融，身著一布裘，见僧不解合掌。此是异人也，禅师自往看。”四祖乃往庵前，过来过去，谓曰：“善男子，莫入甚深三昧。”融乃开眼。四祖曰：“汝学为有求为无求耶？”融曰：“我依《法华经》开示悟入，某甲为修道。”四祖曰：“开者开何人？悟者悟何物？”融无对。四祖曰：“西天二十八祖传佛心印。达摩大师至此土，相承有四祖。汝还知不？”融瞥闻此语，乃曰：“融每常望双峰山顶礼，恨未得亲往面谒。”四祖曰：“欲识四祖，即吾身是。”融便起接足礼曰：“师因何降此？”祖曰：“特来相访。”又曰：“别更有住处不？”融以手指于庵后曰：“更有庵在。”遂引四祖到庵所。四祖遂见虎狼绕庵，麋鹿纵横四畔。四祖乃两手作怕势。融曰：“师犹有这个在？”师曰：“适来见什么？”融于言下，虽承玄旨，而无有对。

师于是为说法要曰：“夫百千妙门，同归方寸。恒沙妙德，尽在心源。一切定门，一切慧门，悉自具足。神通妙用，并在汝心。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果报，本来虚有。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阙少，与佛无殊，更无别法可得成佛。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停心，莫起贪嗔痴，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作诸善，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

融问：“心既具足，何者是心？何者是佛？”师曰：“非心不问心，问心非不心。”又问：“既不许观行，于境起时如何对治？”师曰：“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从何起？妄心既不起，真心任遍知。随心身在，复无始终，则名常住法身，无有变易。吾从先师璨和尚处传得顿悟法门，今付于汝。汝今谛受，以酬吾道，但住此山。从汝向后更有五人，相继不绝也。善自保持，吾当去矣。”

师于言下顿荡微瑕，永亡朕兆。自是灵怪鬼神供须无地。以此详鉴，足见如来密旨，岂修证以能齐？祖胤玄门，安寂静之可趣？言亡理契，顾玄要以云泥；静虑还源，望禅枢而楚越矣。

有僧问南泉：“牛头未见四祖时，为什么鸟兽衔华来供养？”南泉云：“只为步步蹋佛阶梯。”洞山云：“如掌观珠，意不暂舍。”僧云：“见后为什么不来？”南泉云：“直饶不来，犹较王老师一线道。”洞山云：“通身去也。”又一尊宿答前两问皆云：“贼不打贫儿家。”

僧问一老宿：“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云：“如条贯叶。”僧云：“见后如何？”云：“秋夜纷纷。”又僧问吴越永明潜禅师：“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潜云：“牛头。”僧云：“见后如何？”潜云：“牛头。”诸方举唱甚多，不可备录。

祖付法讫，遂返双峰山终老，师自尔法席大盛。唐永徽中，徒众乏粮，师往丹阳缘化，去山八十里，躬负米一石八斗，朝往暮还，供僧三百，二时不阙三年。

邑宰萧元善，请于建初寺讲《大般若经》，听者云集。至《灭静品》，地为之震动，谓罢归山。

博陵王问师曰：“境缘色发时，不言缘色起，云何得知缘，乃欲息其起？”

师答曰：“境色初发时，色境二性空。本无知缘者，心量与知同，照本发非发，尔时起自息。抱暗生觉缘，心时缘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养育。从空本无念，想受言念生。起法未曾起，岂用佛教令？”

问曰：“闭目不见色，境虑乃便多，色既不关心，境从何处发？”

师曰：“闭目不见色，内心动虑多，幻识假成用，起名终不过。知色不关心，心亦不关人。随行有相转，鸟去空中真。”

问曰：“境发无处所，缘觉了知生。境谢觉还转，觉乃变为境。若以心曳心，还为觉所觉。从之随随去，不离生灭际。”

师曰：“色心前后中，实无缘起境。一念自凝忘，谁能计动静。此知自无知，知知缘不会。当自检本形，何须求域外。前境不变谢，后念不来今。求月执玄影，讨迹逐飞禽。欲知心本性，还如视梦里。譬之六月冰，处处皆相似。避空终不脱，求空复不成。借问镜中像，心从何处生？”

问曰：“恰恰用心时，若为安稳好？”

师曰：“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曲谭名相劳，直说无繁重。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今说无心处，不与有心殊。”

显庆元年邑宰萧元善，请出山，住建初，师辞不获免，遂命入室上首智岩，付嘱法印，令以次传授。将下山谓众曰：“吾不复践此山矣。”时鸟兽哀号，逾月不止。庵前有四大桐树，仲夏之月，忽自凋落。明年丁已闰正月二十三日终于建初，寿六十四，腊四十一，二十七日窆于鸡笼山。会送者万余人，其牛头山旧居金源虎咆泉、锡杖泉、金龟等池，宴坐石室，今悉存焉。

**心铭**

心性不生，何须知见。本无一法，谁论熏炼。往返无端，追寻不见。一切莫作，明寂自现。前际如空，知处迷宗。分明照境，随照冥蒙。一心有滞，诸法不通。去来自尔，胡假推穷。生无生相，生照一同。欲得心净，无心用功。纵横无照，最为微妙。知法无知，无知知要。将心守静，犹未离病。生死忘怀，即是本性。至理无诠，非解非缠。灵通应物，常在目前。目前无物，无物宛然。不劳智鉴，体自虚玄。念起念灭，前后无别。后念不生，前念自绝。三世无物，无心无佛。众生无心，依无心出。分别凡圣，烦恼转盛。计较乖常，求真背正。双泯对治，湛然明净。不须功巧，守婴儿行。惺惺了知，见网转弥。寂寂无见，暗室不移。惺惺无妄，寂寂明亮。万象真常，森罗一相。去来坐立，一切莫执。决定无方，谁为出入。无合无散，不迟不疾。明寂自然，不可言及。心无异心，不断贪淫。性空自离，任运浮沉。非清非浊，非浅非深。本来非古，见在非今。见在无住，见在本心。本来不存，本来即今。菩提本有，无须用守。烦恼本无，无须用除。灵知自照，万法归如。无归无受，绝观忘守。四德不生，三身本有。六根对境，分别非识。一心无妄，万缘调直。心性本齐，同居不携。无生顺物，随处幽栖。觉由不觉，即觉无觉。得失两边，谁论好恶。一切有为，本无造作。知心不心，无病无药。迷时舍事，悟罢非异。本无可取，今何用弃。谓有魔兴，言空象备。莫灭凡情，唯教息意。意无心灭，心无行绝。不用证空，自然明彻。灭尽生死，冥心入理。开目见相，心随境起。心外无境，境外无心。将心灭境，彼此由侵。心寂境如，不遣不拘。境随心灭，心随境无。两处不生，寂静虚明。菩提影现，心水常清。德性如愚，不立亲疏。宠辱不变，不择所居。诸缘顿息，一切不忆。永日如夜，永夜如日。外似顽嚚，内心虚真。对境不动，有力大人。无人无见，无见常现。通达一切，未尝不遍。思维转昏，汩乱精魂。将心止动，转止转奔。万法无所，只有一门。不入不出，非静非喧。声闻缘觉，智不能论。实无一物，妙智独存。本际虚冲，非心所穷。正觉无觉，真空不空。三世诸佛，皆乘此宗。此宗毫末，沙界含容。一切莫顾，安心无处。无处安心，虚明自露。寂静不生，放旷纵横。所作无滞，去住皆平。慧日寂寂，定光明明。照无相苑，朗涅槃城。诸缘忘毕，诠神定质。不起法座，安眠虚室。乐道恬然，优游真实。无为无得，依无自出。四等六度，同一乘路。心若不生，法无差互。知生无生，现前常住。智者方知，非言诠悟。

六祖慧能大师

六祖慧能大师者，俗姓卢氏，其先范阳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岁丧父，其母守志。鞠养及长，家尤贫篓，师樵采以给。一日负薪至市中，闻客读《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问客曰：“此何法也？得于何人？”客曰：“此名《金刚经》，得于黄梅忍大师。”祖遽告其母以为法寻师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刘志略，结为交友。尼无尽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读《涅槃经》，师暂听之，即为解说其义，尼遂执卷问字。祖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曷能会义？”祖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尼惊异之，告乡里耆艾曰：“能是有道之人，宜请供养。”于是居人竞来瞻礼。

近有宝林古寺旧地，众议营缉，俾祖居之。四众云集，俄成宝坊。祖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岂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乐昌县西山石室间遇智远禅师。祖遂请益。远曰：“观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闻西域菩提达磨传心印于黄梅，汝当往彼参决。”祖辞去，直造黄梅之东山。忍大师一见，默而识之。后传衣法，令隐于怀集四会之间。

至仪凤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届南海，遇印宗法师于法性寺讲涅槃经。祖寓止廊庑间，暮夜，风扬刹幡。闻二僧对论，一曰幡动，一曰风动。往复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辄预高论否？直以风幡非动，动自心耳。”印宗窃聆此语，竦然异之。明日，邀祖入室，徵风幡之义。祖具以理告，印宗不觉起立曰：“行者定非常人。师为是谁？”祖更无所隐，直叙得法因由。于是印宗执弟子之礼，请授禅要。乃告四众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萨。”乃指座下卢居士曰：“即此是也。”因请出所传信衣，悉令瞻礼。

至正月十五日，会诸名德，为之剃发。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师授满分戒。其戒坛，即宋朝求那跋陀三岁之所置也。三藏记云：“后当有肉身菩萨在此坛受戒。”又梁末真谛三藏于坛之侧手植二菩提树，谓众曰：“却后一百二十年，有大开士于此树下演无上乘，度无量众。”祖具戒已，于此树下开东山法门，宛如宿契。

明年二月八日，忽谓众曰：“吾不愿此居，欲归旧隐。”即印宗与缁白千余人，送祖归宝林寺。韶州刺史韦据，请于大梵寺转妙法轮，并受无相心地戒。门人纪录，目为《坛经》，盛行于世。

后返曹溪，雨大法雨，学者不下千数。

有人问曰：“黄梅意旨何人得？”师云：“会佛法者得。”僧曰：“和尚还得也无？”师云：“我不得。”僧曰：“和尚为什么不得？”师云：“我不会佛法。”

**六祖法宝坛经**

行由品第一

时，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法。师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

大师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善知识，且听慧能行由得法事意。慧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

　　“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慧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慧能闻说，宿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慧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

“慧能安置母毕，即便辞违。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慧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务。慧能曰：‘慧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祖云：‘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厂去。’慧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慧能破柴踏碓。

“经八月余，祖一日忽见慧能曰：‘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慧能曰：‘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

　　“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

“众得处分，退而递相谓曰：‘我等众人，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我辈谩作偈颂，枉用心力。’诸人闻语，总皆息心，咸言：‘我等以后依止秀师，何烦作偈？’

“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偈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偈，将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若不呈偈，终不得法。大难！大难！’

　　“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间，拟请供奉卢珍画《楞伽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神秀作偈成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书著，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执灯，书偈于南廊壁间，呈心所见。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秀书偈了，便却归房，人总不知。秀复思惟：‘五祖明日见偈欢喜，即我与法有缘；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

　　“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性。天明，祖唤卢供奉来，向南廊壁间绘画图相，忽见其偈，报言：‘供奉却不用画，劳尔远来。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偈，与人诵持。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门人炷香礼敬，尽诵此偈，即得见性。门人诵偈，皆叹善哉。

　　“祖三更唤秀入堂，问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实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一偈，将来吾看。汝偈若入得门，付汝衣法。’神秀作礼而出。又经数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

“复两日，有一童子于碓坊过，唱诵其偈。慧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识大意，遂问童子曰：‘诵者何偈？’童子曰：‘尔这獦獠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付衣法，令门人作偈来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为第六祖。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偈，大师令人皆诵，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

“慧能曰：‘我亦要诵此，结来生缘。上人，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

　　“童子引至偈前礼拜，慧能曰：‘慧能不识字，请上人为读。’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慧能闻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别驾为书。’别驾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慧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别驾言：‘汝但诵偈，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慧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书此偈已，徒众总惊，无不嗟讶，各相谓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众以为然。

“次日，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乃问曰：‘米熟也未？’慧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慧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祖知悟本性，谓慧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听吾偈曰：

　　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既无种，无性亦无生。

　　“祖复曰：‘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慧能启曰：‘向甚处去？’祖云：‘逢怀则止，遇会则藏。’慧能三更领得衣钵，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须忧，吾自送汝。’

　　“祖相送直至九江驿。祖令上船，五祖把橹自摇。慧能言：‘请和尚坐，弟子合摇橹。’祖云：‘合是吾渡汝。’慧能云：‘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慧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传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后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

“慧能辞违祖已，发足南行。两月中间，至大庾岭。五祖归，数日不上堂。众疑，诣问曰：“和尚少病少恼否？”曰：“病即无，衣法已南矣。”问：“谁人传授？”曰：“能者得之。”众乃知焉。

“遂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一僧俗姓陈，名慧明，先是四品将军，性行粗糙，极意参寻，为众人先，趁及慧能。慧能掷下衣钵于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争耶？’能隐草莽中。慧明至，提掇不动，乃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慧能遂出，坐盘石上。慧明作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慧能云：‘汝既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明良久。慧能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慧明言下大悟，复问云：‘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慧能云：‘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边。’明曰：‘慧明虽在黄梅，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慧明师也。’慧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梅，善自护持。’明又问：‘慧明今后向甚处去？’慧能曰：‘逢袁则止，遇蒙则居。’明礼辞。

　　“慧能后至曹溪，又被恶人寻逐，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令守网，每见生命，尽放之。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

　　“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遁。’遂出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印宗延至上席，征诘奥义。见慧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是行者否？’慧能曰：‘不敢。’宗于是作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

　　“宗复问曰：‘黄梅付嘱，如何指授？’慧能曰：‘指授即无，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能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慧能曰：‘法师讲《涅槃经》，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阐提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闻说，欢喜合掌，言：‘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真金。’于是为慧能剃发，愿事为师。慧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

　　“慧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似悬丝。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莫非累劫之缘，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方始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慧能自智。愿闻先圣教者，各令净心。闻了各自除疑，如先代圣人无别。”

　　一众闻法，欢喜作礼而退。

般若品第二

　　次日，韦使君请益。师升座，告大众曰：“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

　　复云：“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谛听，吾为汝说。

　　“善知识，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

　　“何名‘摩诃’？‘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瞋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诸佛刹土，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

　　“善知识，莫闻吾说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静坐，即著无记空。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

　　“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著，心如虚空，名之为大，故曰‘摩诃’。

　　“善知识，迷人口说，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与语，为邪见故。

　　“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

　　“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终日说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终不可得，非吾弟子。

　　“善知识，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见般若。口说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说空，不识真空。般若无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

　　“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语，唐言‘到彼岸’。解义离生灭，著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名为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常通流，即名为彼岸，故号‘波罗蜜’。

　　“善知识，迷人口念，当念之时，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

　　“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为戒定慧。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著，不起诳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

　　“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明赞叹，莫能具说。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龙下雨于阎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枣叶；若雨大海，不增不减。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从天有，元是龙能兴致，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百川众流，却入大海，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

　　“善知识，小根之人，闻此顿教，犹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长。小根之人，亦复如是，元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人更无差别，因何闻法不自开悟？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犹如大云覆盖于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见，修行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开悟顿教，不能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善知识，内外不住，去来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能修此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

　　“善知识，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故知万法本自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其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愚者问于智人，智者与愚人说法，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

　　“善知识，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净名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若自不悟，须觅大善知识，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识有大因缘，所谓化导，令得见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求善知识指示方见；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执谓须他善知识方得解脱者，无有是处。何以故？自心内有知识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虽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善知识，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本解脱。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若见一切法，心不染著，是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亦不著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

　　“善知识，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法者，至佛地位。

　　“善知识，后代得吾法者，将此顿教法门，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事佛故，终身而不退者，定入圣位。然须传授，从上以来，默传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见同行，在别法中，不得传付，损彼前人，究竟无益。恐愚人不解，谤此法门，百劫千生，断佛种性。

　　“善知识，吾有一无相颂，各须诵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记吾言，亦无有益。听吾颂曰：

　　 说通及心通 如日处虚空 唯传见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即无顿渐 迷悟有迟疾 只此见性门 愚人不可悉

　　 说即虽万般 合理还归一 烦恼暗宅中 常须生慧日

　　 邪来烦恼至 正来烦恼除 邪正俱不用 清净至无余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净心在妄中 但正无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尽不妨 常自见己过 与道即相当

　　 色类自有道 各不相妨恼 离道别觅道 终身不见道

　　 波波度一生 到头还自懊 欲得见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无道心 暗行不见道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若见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过

但自却非心 打除烦恼破 憎爱不关心 长伸两脚卧

　　　欲拟化他人 自须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自性现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觅菩提 恰如求兔角

　　　正见名出世 邪见名世间 邪正尽打却 菩提性宛然

　　　此颂是顿教 亦名大法船 迷闻经累劫 悟则刹那间

　　师复曰：“今于大梵寺说此顿教，普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

　　时，韦使君与官僚道俗，闻师所说，无不省悟。一时作礼，皆叹善哉！何期岭南有佛出世！

决疑品第三

　　一日，韦刺史为师设大会斋。斋讫，刺史请师升座，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今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

　　师曰：“有疑即问，吾当为说。”

　　韦公曰：“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

　　师曰：“是。”

　　公曰：“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帝问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言：‘实无功德。’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为说。”

　　师曰：“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师又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滞，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若觅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轻，常行普敬。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故。

　　“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

　　“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别。武帝不识真理，非我祖师有过。”

　　刺史又问曰：“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愿为破疑。”

　　师言：“使君善听，慧能与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今劝善知识，先除十恶，即行十万；后除八邪，乃过八千。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到如弹指，便睹弥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得达？慧能与诸人移西方于刹那间，目前便见，各愿见否？”

　　众皆顶礼云：“若此处见，何须更愿往生？愿和尚慈悲，便现西方，普令得见。”

　　师言：“大众，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门。外有五门，内有意门。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坏。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即释迦，平直即弥陀。人我是须弥，贪欲是海水，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尘劳是鱼鳖，贪瞋是地狱，愚痴是畜生。

　　“善知识，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须弥倒；去贪欲，海水竭；烦恼无，波浪灭；毒害除，鱼龙绝。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销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大众闻说，了然见性，悉皆礼拜，俱叹善哉！唱言：“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悟解。”

　　师言：“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

　　韦公又问：“在家如何修行？愿为教授。”

师言：“吾与大众说无相颂，但依此修，常与吾同处无别。若不依此修，剃发出家，于道何益？”

颂曰：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

　　　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

　　　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

　　　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师复曰：“善知识，总须依偈修行，见取自性，直成佛道。时不相待，众人且散，吾归曹溪，众若有疑，却来相问。”

　　时，刺史官僚，在会善男信女，各得开悟，信受奉行。

定慧品第四

　　师示众云：“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大众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学。诸学道人，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定慧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语，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内外一如，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于诤。若诤先后，即同迷人，不断胜负，却增我法，不离四相。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复如是。”

　　师示众云：“善知识，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莫心行谄曲，口但说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于一切法勿有执著。迷人著法相，执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

　　“善知识，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缚。若言常坐不动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善知识，又有人教坐，看心观静，不动不起，从此置功。迷人不会，便执成颠，如此者众。如是相教，故知大错。”

　　师示众云：“善知识，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钝。迷人渐修，悟人顿契。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立顿渐之假名。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

　　“善知识，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即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

　　“善知识，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绝即死，别处受生，是为大错。学道者思之。若不识法意，自错犹可，更误他人；自迷不见，又谤佛经。所以立无念为宗。

　　“善知识，云何立无念为宗？只缘口说见性，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

　　“善知识，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无，眼耳色声，当时即坏。

　　“善知识，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经云：‘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

坐禅品第五

　　师示众云：“此门坐禅，元不著心，亦不著净，亦不是不动。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著也。若言著净，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起心著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著者是妄。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工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

　　“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与道违背。若著心著净，即障道也。”

　　师示众云：“善知识，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

　　“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

　　“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忏悔品第六

　　时，大师见广韶洎四方士庶，骈集山中听法，于是升座告众曰：“来！诸善知识，此事须从自性中起。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自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从远来，一会于此，皆共有缘。今可各各胡跪，先为传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无相忏悔。”众胡跪。

师曰：“一、戒香。即自心中无非、无恶、无嫉妒、无贪瞋、无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即睹诸善恶境相，自心不乱，名定香。三、慧香。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不造诸恶。虽修众善，心不执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贫，名慧香。四、解脱香。即自心无所攀缘，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名解脱香。五、解脱知见香。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不可沉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和光接物，无我无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脱知见香。善知识，此香各自内熏，莫向外觅。

“今与汝等授无相忏悔，灭三世罪，令得三业清净。善知识，各随我语，一时道：‘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从前所有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骄诳染。从前所有恶业骄诳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从前所有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

　　“善知识，以上是为无相忏悔。云何名忏？云何名悔？忏者，忏其前愆，从前所有恶业，愚迷、骄诳、嫉妒等罪，悉皆尽忏，永不复起，是名为忏。悔者，悔其后过，从今以后，所有恶业，愚迷、骄诳、嫉妒等罪，今已觉悟，悉皆永断，更不复作，是名为悔。故称忏悔。凡夫愚迷，只知忏其前愆，不知悔其后过。以不悔故，前愆不灭，后过又生。前愆既不灭，后过复又生，何名忏悔？

　　“善知识，既忏悔已，与善知识发四弘誓愿，各须用心正听：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烦恼无尽誓愿断，自性法门无量誓愿学，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

“善知识，大家岂不道‘众生无边誓愿度’？恁么道，且不是慧能度。善知识，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各须自性自度，是名真度。

“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将正见度。既有正见，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如是度者，名为真度。

“又，烦恼无尽誓愿断，将自性般若智，除却虚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门无量誓愿学，须自见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学。又，佛道无上誓愿成，既常能下心，行于真正，离迷离觉，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见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愿力法。

　　“善知识，今发四弘愿了，更与善知识授无相三归依戒。

善知识，归依觉，两足尊；归依正，离欲尊；归依净，众中尊。从今日去，称觉为师，更不归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宝，常自证明。劝善知识归依自性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著，名离欲尊。自心归依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众中尊。若修此行，是自归依。凡夫不会，从日至夜，受三归戒。若言归依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凭何所归？言却成妄。

　　“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心。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今既自悟，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归依也。

　　“善知识，既归依自三宝竟，各各志心，吾与说一体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见三身，了然自悟自性。总随我道：‘于自色身，归依清净法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圆满报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

　　“善知识，色身是舍宅，不可言归。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总有。为自心迷，不见内性，外觅三身如来，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听说，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从自性生，不从外得。

　　“何名清净法身佛？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云。善知识，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著境，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见性之人，亦复如是。此名清净法身佛。

　　“善知识，自心归依自性，是归依真佛。自归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吾我心、诳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过，不说他人好恶，是自归依。常须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见性通达，更无滞碍，是自归依。

　　“何名圆满报身？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莫思向前，已过不可得；常思于后，念念圆明，自见本性。善恶虽殊，本性无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于实性中，不染善恶，此名圆满报身佛。自性起一念恶，灭万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恶尽，直至无上菩提。念念自见，不失本念，名为报身。

　　“何名千百亿化身？若不思万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为变化。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觉，念念起恶，常行恶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

　　“善知识，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见，即是报身佛；从报身思量，即是化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归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归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识自性佛。吾有一无相颂，若能诵持，言下令汝积劫迷罪，一时消灭。颂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元来造。

　　　拟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

　　　但向心中除罪缘，名自性中真忏悔。

　　　忽悟大乘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

　　　学道常于自性观，即与诸佛同一类。

　　　吾祖惟传此顿法，普愿见性同一体。

　　　若欲当来觅法身，离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见莫悠悠，后念忽绝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见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师言：“善知识，总须诵取，依此修行，言下见性，虽去吾千里，如常在吾边。于此言下不悟，即对面千里，何勤远来？珍重好去！”一众闻法，靡不开悟，欢喜奉行。

机缘品第七

　　师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无知者。有儒士刘志略，礼遇甚厚。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常诵《大涅槃经》。师暂听，即知妙义，遂为解说。尼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

　　尼曰：“字尚不识，焉能会义？”

　　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

　　尼惊异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请供养。”有魏武侯玄孙曹叔良及居民，竞来瞻礼。

　　时，宝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废。遂于故基重建梵宇，延师居之，俄成宝坊。师住九月余日，又为恶党寻逐。师乃遁于前山，被其纵火焚草木，师隐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师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纹，因名“避难石”。师忆五祖怀会止藏之嘱，遂行隐于二邑焉。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参祖师，问曰：“即心即佛，愿垂指谕。”

　　师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说，穷劫不尽。听吾偈曰：

　　 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净。

　　　悟此法门，由汝习性，用本无生，双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赞曰：

　　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双修离诸物。

　　僧法达，洪州人，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礼祖师，头不至地。师诃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汝心中必有一物，蕴习何事耶？”

　　曰：“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

　　师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经意，不以为胜，则与吾偕行。汝今负此事业，都不知过。听吾偈曰：

　　礼本折慢幢，头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福无比。”

　　师又曰：“汝名什么？”

　　曰：“法达。”

　　师曰：“汝名法达，何曾达法？”复说偈曰：

　　“汝今名法达，勤诵未休歇，空诵但循声，明心号菩萨。

　 汝今有缘故，吾今为汝说，但信佛无言，莲华从口发。”

　　达闻偈，悔谢曰：“而今而后，当谦恭一切。弟子诵《法华经》，未解经义，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广大，愿略说经中义理。”

　　师曰：“法达，法即甚达，汝心不达。经本无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经，以何为宗？”

　　达曰：“学人根性暗钝，从来但依文诵念，岂知宗趣？”

　　师曰：“吾不识文字，汝试取经诵一遍，吾当为汝解说。”

　　法达即高声念经，至《譬喻品》，师曰：“止！此经元来以因缘出世为宗，纵说多种譬喻，亦无越于此。何者因缘？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见也。世人外迷著相，内迷著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

　　“佛犹觉也，分为四门：开觉知见，示觉知见，悟觉知见，入觉知见。若闻开示，便能悟入，即觉知见，本来真性而得出现。汝慎勿错解经意，见他道‘开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见，我辈无分。若作此解，乃是谤经毁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见，何用更开？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贪爱尘境，外缘内扰，甘受驱驰，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劝令寝息，莫向外求，与佛无二，故云开佛知见。吾亦劝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恶，贪瞋嫉妒，谄佞我慢，侵人害物，自开众生知见。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是自开佛之知见。汝须念念开佛知见，勿开众生知见。开佛知见，即是出世；开众生知见，即是世间。汝若但劳劳执念以为功课者，何异牦牛爱尾？”

　　达曰：“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耶？”

　　师曰：“经有何过，岂障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由己。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即是被经转。听吾偈曰：

　　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诵经久不明，与义作仇家。

　　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无俱不计，长御白牛车。”

　　达闻偈，不觉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师曰：“法达从昔已来，实未曾转法华，乃被法华转。”再启曰：“经云：‘诸大声闻乃至菩萨，皆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见，自非上根，未免疑谤。又经说三车，羊鹿牛车，与白牛之车，如何区别？愿和尚再垂开示。”

　　师曰：“经意分明，汝自迷背。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饶伊尽思共推，转加悬远。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车，更于门外觅三车。况经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无有余乘，若二若三，乃至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词，是法皆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车是假，为昔时故；一乘是实，为今时故。只教汝去假归实，归实之后，实亦无名。应知所有珍财，尽属于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无用想，是名持《法华经》。从劫至劫，手不释卷，从昼至夜，无不念时也。”

　　达蒙启发，踊跃欢喜，以偈赞曰：

　　“经诵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宁歇累生狂。

　　 羊鹿牛权设，初中后善扬，谁知火宅内，元是法中王。”

　　师曰：“汝今后方可名念经僧也。”达从此领玄旨，亦不辍诵经。

　　僧智通，寿州安丰人。初看《楞伽经》约千余遍，而不会三身四智，礼师求解其义。

　　师曰：“三身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若离本性，别说三身，即名有身无智；若悟三身无有自性，即明四智菩提。听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发明成四智，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

　　吾今为汝说，谛信永无迷，莫学驰求者，终日说菩提。”

　　通再启曰：“四智之义，可得闻乎？”

　　师曰：“既会三身，便明四智，何更问耶？若离三身，别谈四智，此名有智无身。即此有智，还成无智。”复说偈曰：

　　“大圆镜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

　　　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镜。

　　　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

　　　若于转处不留情，繁兴永处那伽定。”

　　通顿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体，四智本心明，身智融无碍，应物任随形。

　　 起修皆妄动，守住匪真精，妙旨因师晓，终亡染污名。”

　　僧智常，信州贵溪人，髫年出家，志求见性。一日参礼，师问曰：“汝从何来？欲求何事？”

　　曰：“学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礼大通和尚，蒙示见性成佛之义，未决狐疑，远来投礼，伏望和尚慈悲指示。”

　　师曰：“彼有何言句？汝试举看。”

　　曰：“智常到彼，凡经三月，未蒙示诲。为法切故，一夕独入丈室，请问：‘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见虚空否？’对曰：‘见。’彼曰：‘汝见虚空有相貌否？’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如来知见。’学人虽闻此说，犹未决了，乞和尚开示。”

　　师曰：“彼师所说，犹存见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见一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还如太虚生闪电。

　　　此之知见瞥然兴，错认何曾解方便？

　　　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现。”

　　常闻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无端起知见，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宁越昔时迷？

　　 自性觉源体，随照枉迁流，不入祖师室，茫然趣两头。”

　　智常一日问师曰：“佛说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愿为教授。”

　　师曰：“汝观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无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义，不在口争。汝须自修，莫问吾也。一切时中，自性自如。”

　　常礼谢执侍，终师之世。

　　僧志道，广州南海人也。请益曰：“学人自出家，览《涅槃经》十载有余，未明大意，愿和尚垂诲。”

　　师曰：“汝何处未明？”

　　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于此疑惑。”

　　师曰：“汝作么生疑？”

　　曰：“一切众生皆有二身，谓色身、法身也。色身无常，有生有灭；法身有常，无知无觉。经云：‘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者，不审何身寂灭？何身受乐？若色身者，色身灭时，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乐。若法身寂灭，即同草木瓦石，谁当受乐？又法性是生灭之体，五蕴是生灭之用，一体五用，生灭是常。生则从体起用，灭则摄用归体。若听更生，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若不听更生，则永归寂灭，同于无情之物。如是，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乐之有？”

　　师曰：“汝是释子，何习外道断常邪见而议最上乘法？据汝所说，即色身外别有法身，离生灭求于寂灭。又推涅槃常乐，言有身受用。斯乃执吝生死，耽著世乐。汝今当知，佛为一切迷人认五蕴和合为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好生恶死，念念迁流，不知梦幻虚假，枉受轮回，以常乐涅槃翻为苦相，终日驰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乐，刹那无有生相，刹那无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是则寂灭现前。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量，乃谓常乐。此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岂有一体五用之名？何况更言涅槃禁伏诸法，令永不生，斯乃谤佛毁法！听吾偈曰：

　　无上大涅槃，圆明常寂照，凡愚谓之死，外道执为断。

　　诸求二乘人，目以为无作，尽属情所计，六十二见本。

　　妄立虚假名，何为真实义？惟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

　　以知五蕴法，及以蕴中我，外现众色象，一一音声相，

　　平等如梦幻，不起凡圣见，不作涅槃解，二边三际断，

　　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

　　劫火烧海底，风鼓山相击，真常寂灭乐，涅槃相如是。

　　吾今强言说，令汝舍邪见，汝勿随言解，许汝知少分。”

　　志道闻偈大悟，踊跃作礼而退。

　　行思禅师，生吉州安城刘氏，闻曹溪法席盛化，径来参礼，遂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

　　师曰：“汝曾作什么来？”

　　曰：“圣谛亦不为。”

　　师曰：“落何阶级？”

　　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

　　师深器之，令思首众。

　　一日，师谓曰：“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

　　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绍化。

　　怀让禅师，金州杜氏子也。初谒嵩山安国师，安发之曹溪参叩。让至，礼拜，师曰：“甚处来？”

　　曰：“嵩山。”

　　师曰：“什么物？恁么来？”

　　曰：“说似一物即不中。”

　　师曰：“还可修证否？”

　　曰：“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

　　师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罗谶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应在汝心，不须速说。”

　　让豁然契会，遂执侍左右一十五载，日臻玄奥。后往南岳，大阐禅宗。

　　永嘉玄觉禅师，温州戴氏子，少习经论，精天台止观法门，因看《维摩经》发明心地。偶师弟子玄策相访，与其剧谈，出言暗合诸祖。策云：“仁者得法师谁？”

　　曰：“我听方等经论，各有师承。后于《维摩经》，悟佛心宗，未有证明者。”

　　策云：“威音王以前即得，威音王以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

　　曰：“愿仁者为我证据。”

　　策云：“我言轻。曹溪有六祖大师，四方云集，并是受法者。若去，则与偕行。”

　　觉遂同策来参，绕师三匝，振锡而立。

　　师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

　　觉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

　　师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

　　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

　　师曰：“如是，如是！”

　　玄觉方具威仪礼拜，须臾告辞。师曰：“返太速乎？”

　　曰：“本自非动，岂有速耶？”

　　师曰：“谁知非动？”

　　曰：“仁者自生分别。”

　　师曰：“汝甚得无生之意。”

　　曰：“无生岂有意耶？”

　　师曰：“无意，谁当分别？”

　　曰：“分别亦非意。”

　　师曰：“善哉！少留一宿。”

　　时谓一宿觉，后著《证道歌》，盛行于世。

　　禅者智隍，初参五祖，自谓已得正受，庵居长坐，积二十年。师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闻隍之名，造庵问云：“汝在此作什么？”

　　隍曰：“入定。”

　　策云：“汝云入定，为有心入耶？无心入耶？若无心入者，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应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识之流亦应得定。”

　　隍曰：“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有无之心。”

　　策云：“不见有有无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

　　隍无对，良久，问曰：“师嗣谁耶？”

　　策云：“我师曹溪六祖。”

　　隍云：“六祖以何为禅定？”

　　策云：“我师所说，妙湛圆寂，体用如如。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生，离生禅想。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

　　隍闻是说，径来谒师。师问云：“仁者何来？”

　　隍具述前缘。师云：“诚如所言。汝但心如虚空，不著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无不定时也。”

　　隍于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其夜河北士庶，闻空中有声云：“隍禅师今日得道。”隍后礼辞，复归河北，开化四众。

　　一僧问师云：“黄梅意旨，什么人得？”

　　师云：“会佛法人得。”

　　僧云：“和尚还得否？”

　　师云：“我不会佛法。”

　　师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无美泉，因至寺后五里许，见山林郁茂，瑞气盘旋。师振锡卓地，泉应手而出，积以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忽有一僧来礼拜，云：“方辩是西蜀人，昨于南天竺国，见达摩大师，嘱方辩速往唐土：‘吾传大迦叶正法眼藏及僧伽梨，现传六代，于韶州曹溪，汝去瞻礼。’方辩远来，愿见我师传来衣钵。”

　　师乃出示，次问：“上人攻何事业？”

　　曰：“善塑。”

　　师正色曰：“汝试塑看。”

　　辩罔措。过数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尽其妙。师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

　　师舒手摩方辩顶，曰：“永为人天福田。”

　　师仍以衣酬之。辩取衣分为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棕裹瘗地中。誓曰：“后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于此，重建殿宇。”

有僧举卧轮禅师偈曰：

　　“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

　　师闻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系缚。”因示一偈曰：

　 “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

顿渐品第八

　　时，祖师居曹溪宝林，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于时两宗盛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而学者莫知宗趣。

　　师谓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

　　然秀之徒众，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一字，有何所长？秀曰：“他得无师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师五祖亲传衣法，岂徒然哉？吾恨不能远去亲近，虚受国恩。汝等诸人，毋滞于此，可往曹溪参决。”

　　一日，命门人志诚曰：“汝聪明多智，可为吾到曹溪听法。若有所闻，尽心记取，还为吾说。”

　　志诚禀命至曹溪，随众参请，不言来处。

　　时祖师告众曰：“今有盗法之人，潜在此会。”志诚即出礼拜，具陈其事。

　　师曰：“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

　　对曰：“不是。”

　　师曰：“何得不是？”

　　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

　　师曰：“汝师若为示众？”

　　对曰：“常指诲大众，住心观静，长坐不卧。”

　　师曰：“住心观静，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听吾偈曰：

　　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

　　志诚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不得契悟。今闻和尚一说，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为教示。”

　　师云：“吾闻汝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未审汝师说戒定慧行相如何？与吾说看。”

　　诚曰：“秀大师说：‘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彼说如此，未审和尚以何法诲人？”

　　师曰：“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诳汝。但且随方解缚，假名三昧。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实不可思议。吾所见戒定慧又别。”

　　志诚曰：“戒定慧只合一种，如何更别？”

　　师曰：“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见有迟疾。汝听吾说，与彼同否？吾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常迷。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听吾偈曰：

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

心地无乱自性定，不增不减自金刚，

身去身来本三昧。”

　　诚闻偈悔谢，乃呈一偈曰：

　　“五蕴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真如，法还不净。”

　　师然之，复语诚曰：“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知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知见。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

　　志诚再启师曰：“如何是不立义？”

　　师曰：“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诸法寂灭，有何次第？”

　　志诚礼拜，愿为执侍，朝夕不懈。

　　僧志彻，江西人，本姓张，名行昌，少任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虽亡彼我，而徒侣竞起爱憎。时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乃嘱行昌来刺师。师心通，预知其事，即置金十两于座间。时夜暮，行昌入祖室，将欲加害。师舒颈就之，行昌挥刃者三，悉无所损。

　　师曰：“正剑不邪，邪剑不正。只负汝金，不负汝命。”

　　行昌惊仆，久而方苏，求哀悔过，即愿出家。师遂与金言：“汝且去，恐徒众翻害于汝。汝可他日易形而来，吾当摄受。”

　　行昌禀旨宵遁。后投僧出家，具戒精进。

　　一日，忆师之言，远来礼觐。师曰：“吾久念汝，汝来何晚？”

　　曰：“昨蒙和尚舍罪，今虽出家苦行，终难报德，其惟传法度生乎！弟子常览《涅槃经》，未晓常无常义。乞和尚慈悲，略为解说。”

　　师曰：“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

　　曰：“和尚所说，大违经文。”

　　师曰：“吾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

　　曰：“经说佛性是常，和尚却言无常；善恶之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违，令学人转加疑惑。”

　　师曰：“《涅槃经》，吾昔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便为讲说，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乃至为汝，终无二说。”

　　曰：“学人识量浅昧，愿和尚委曲开示。”

　　师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吾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故吾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义。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共成八倒，故于涅槃了义教中，破彼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汝今依言背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纵览千遍，有何所益？”

　　行昌忽然大悟，说偈曰：

　　“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犹春池拾砾。

　　 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非师相授与，我亦无所得。”

　　师曰：“汝今彻也，宜名志彻。”彻礼谢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来参礼。师曰：“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合识主，试说看。”

　　会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

　　师曰：“这沙弥争合取次语。”

　　会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

　　师以柱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

　　对曰：“亦痛亦不痛。”

　　师曰：“吾亦见亦不见。”

　　神会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

　　师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愆，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则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尔弄人！”神会礼拜悔谢。

　　师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觅路；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知，岂代汝迷？汝若自见，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

　　神会再礼百余拜，求谢过愆。服勤给侍，不离左右。

　　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

　　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

　　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

　　祖师灭后，会入京洛，大弘曹溪顿教，著《显宗记》，盛行于世。

　　师见诸宗难问，咸起恶心，多集座下，愍而谓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

　　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事为师。

护法品第九

　　神龙元年上元日，则天中宗诏云：“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究一乘。二师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授忍大师衣法，传佛心印，可请彼问。’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

　　师上表辞疾，愿终林麓。薛简曰：“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

　　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耶？”

　　简曰：“弟子回京，主上必问。愿师慈悲，指示心要，传奏两宫及京城学道者。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明无尽。”

　　师云：“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名故。《净名经》云：‘法无有比，无相待故。’”

　　简曰：“明喻智慧，暗喻烦恼。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凭何出离？”

　　师曰：“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是二乘见解、羊鹿等机，上智大根，悉不如是。”

　　简曰：“如何是大乘见解？”

　　师曰：“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

　　简曰：“师说不生不灭，何异外道？”

　　师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止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不灭，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

　　简蒙指教，豁然大悟，礼辞归阙，表奏师语。

　　其年九月三日，有诏奖谕师曰：“师辞老疾，为朕修道，国之福田。师若净名，托疾毗耶，阐扬大乘，传诸佛心，谈不二法。薛简传师指授如来知见，朕积善余庆，宿种善根，值师出世，顿悟上乘。感荷师恩，顶戴无已。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钵，敕韶州剌史修饰寺宇，赐师旧居为国恩寺。”

付嘱品第十

　　师一日唤门人法海、志诚、法达、神会、智常、智通、志彻、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各为一方师。吾今教汝说法，不失本宗。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

　　“三科法门者，阴、界、入也。阴是五阴——色受想行识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尘、六门、六识是也。自性能含万法，名含藏识。若起思量，即是转识。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如是一十八界，皆从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恶用即众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

　　“对法外境，无情五对：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明与暗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此是五对也。法相语言十二对：语与法对，有与无对，有色与无色对，有相与无相对，有漏与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僧与俗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此是十二对也。自性起用十九对：长与短对，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慈与毒对，戒与非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常与无常对，悲与害对，喜与瞋对，舍与悭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对；此是十九对也。”

师言：“此三十六对法，若解用，即道贯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自性动用，共人言语，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若全著相，即长邪见；若全执空，即长无明。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

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著文字。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

　　“若著相于外，而作法求真；或广立道场，说有无之过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得见性。但听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于道性窒碍。若听说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无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

　　“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如一问一对，余问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设有人问：‘何名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缘，明没即暗，以明显暗，以暗显明，来去相因，成中道义。’余问悉皆如此。汝等于后传法，依此转相教授，勿失宗旨。”

　　师于太极元年壬子延和七月，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众曰：“吾至八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须相问，为汝破疑，令汝迷尽。吾若去后，无人教汝。”

　　法海等闻，悉皆涕泣。惟有神会，神情不动，亦无涕泣。师云：“神会小师，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哀乐不生。余者不得，数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为忧阿谁？若忧吾不知去处，吾自知去处。吾若不知去处，终不预报于汝。汝等悲泣，盖为不知吾去处。若知吾去处，即不合悲泣。法性本无生灭去来，汝等尽坐，吾与汝说一偈，名曰真假动静偈。汝等诵取此偈，与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

　　众僧作礼，请师说偈。偈曰：

　　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

　　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

　　有情即解动，无情即不动，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

　　若觅真不动，动上有不动，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

　　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但作如此见，即是真如用。

　　报诸学道人，努力须用意，莫于大乘门，却执生死智。

　　若言下相应，即共论佛义；若实不相应，合掌令欢喜。

　　此宗本无诤，诤即失道意，执逆诤法门，自性入生死。

　　时，徒众闻说偈已，普皆作礼，并体师意，各各摄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诤。乃知大师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问曰：“和尚入灭之后，衣法当付何人？”

　　师曰：“吾于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抄录流行，目曰《法宝坛经》。汝等守护，递相传授，度诸群生，但依此说，是名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付其衣。盖为汝等信根淳熟，决定无疑，堪任大事。然据先祖达摩大师付授偈意，衣不合传。偈曰：

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师复曰：“诸善知识，汝等各各净心，听吾说法。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含藏长养，成熟其实。一相一行，亦复如是。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普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兹沾洽，悉得发生。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妙果。听吾偈曰：

心地含诸种，普雨悉皆萌，顿悟华情已，菩提果自成。”

　　师说偈已，曰：“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净，亦无诸相。汝等慎勿观静及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

　　尔时，徒众作礼而退。

　　大师七月八日，忽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等速理舟楫。”

　　大众哀留甚坚。师曰：“诸佛出现，犹示涅槃。有来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归必有所。”

　　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可回。”

　　师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

　　又问曰：“正法眼藏，传付何人？”

　　师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

　　又问：“后莫有难否？”

　　师曰：“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首。听吾记曰：头上养亲，口里须餐，遇满之难，杨柳为官。”

　　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

　　问曰：“未知从上佛祖应现已来，传授几代？愿垂开示。”

　　师云：“古佛应世已无数量，不可计也。今以七佛为始，过去庄严劫：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今贤劫：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文佛，是为七佛。

　　“以上七佛，今以释迦文佛首传摩诃迦叶尊者，第二阿难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第四优波鞠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弥遮迦尊者，第七婆须蜜多尊者，第八佛驮难提尊者，第九伏驮蜜多尊者，第十胁尊者，十一富那夜奢尊者，十二马鸣大士，十三迦毗摩罗尊者，十四龙树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尊者，十六罗睺罗多尊者，十七僧伽难提尊者，十八伽耶舍多尊者，十九鸠摩罗多尊者，二十阇耶多尊者，二十一婆修盘头尊者，二十二摩拏罗尊者，二十三鹤勒那尊者，二十四师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二十七般若多罗尊者，二十八菩提达摩尊者，二十九慧可大师，三十僧璨大师，三十一道信大师，三十二弘忍大师，慧能是为三十三祖。从上诸祖，各有禀承。汝等向后，递代流传，毋令乖误。”

　　大师先天二年癸丑岁，八月初三日，于国恩寺斋罢，谓诸徒众曰：“汝等各依位坐，吾与汝别。”

　　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后代迷人得见佛性？”

　　师言：“汝等谛听，后代迷人，若识众生，即是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劫觅佛难逢。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欲求见佛，但识众生，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自性平等，众生是佛；自性邪险，佛是众生。汝等心若险曲，即佛在众生中；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吾今留一偈与汝等别，名自性真佛偈。后代之人，识此偈意，自见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见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时魔在舍，正见之时佛在堂。

　　性中邪见三毒生，即是魔王来住舍；

　　正见自除三毒心，魔变成佛真无假。

　　法身报身及化身，三身本来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当来圆满真无穷。

　　淫性本是净性因，除淫即是净性身，

　　性中各自离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顿教门，忽悟自性见世尊。

　　若欲修行觅作佛，不知何处拟求真。

　　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见自性外觅佛，起心总是大痴人。

　　顿教法门今已留，救度世人须自修。

　　报汝当来学道者，不作此见大悠悠。”

　　师说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灭度后，莫作世情悲泣雨泪，受人吊问，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恐汝等心迷，不会吾意，今再嘱汝，令汝见性。吾灭度后，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违吾教，纵吾在世，亦无有益。”复说偈曰：

　　兀兀不修善，腾腾不造恶，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著。

师说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谓门人曰：“吾行矣！”奄然迁化。于时，异香满室，白虹属地，林木变白，禽兽哀鸣。

十一月，广、韶、新三郡官僚，洎门人僧俗，争迎真身，莫决所之，乃焚香祷曰：“香烟指处，师所归焉。”时，香烟直贯曹溪。

十一月十三日，迁神龛并所传衣钵而回。次年七月出龛，弟子方辩以香泥上之。门人忆念取首之记，遂先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入塔。忽于塔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始散。韶州奏闻，奉敕立碑，纪师道行。

　　师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传衣，三十九祝发，说法利生三十七载。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达摩所传信衣，中宗赐磨衲宝钵，及方辩塑师真相，并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永镇宝林道场。留传《坛经》，以显宗旨，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

**祖师集**

**二**

**五家法脉祖师语录**

1南岳怀让禅师法语

南岳怀让禅师者，姓杜氏，金州人也。于唐仪凤二年四月八日降诞，感白气应于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瞻见，奏闻高宗皇帝。帝乃问：“是何祥瑞？”太史对曰：“国之法器，不染世荣。”帝传金州太守韩偕亲往，存慰其家。家有三子，唯师最小。炳然殊异，性唯恩让，父乃安名怀让。年十岁时，唯乐佛书。时有三藏玄静过舍，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获上乘，广度众生。”

至垂拱三年方十五岁，辞亲，往荆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师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后习毗尼藏。一日自叹曰：“夫出家者，为无为法。天上人间，无有胜者。”时同学坦然，知师志气高迈，劝师谒嵩山安和尚。安启发之，乃直指诣曹溪参六祖。祖问：“甚么处来？”曰：“嵩山来。”祖曰：“甚么物？恁么来？”师无语。遂经八载，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个会处。”祖曰：“作么生？”师曰：“说似一物即不中。”祖曰：“还假修证否？”师曰：“修证则不无，污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罗谶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应在汝心，不须速说。”师执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岳居般若寺。

马祖居南岳传法院，独处一庵，唯习坐禅，凡有来访者都不顾。师往，彼亦不顾。师观其神宇有异，遂忆六祖谶，乃多方而诱导之。一日将砖于庵前磨，马祖亦不顾。时既久，乃问曰：“作什么？”师云：“磨作镜。”马祖云：“磨砖岂得成镜？”师云：“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能成佛！”祖乃离座云：“如何即是？”师云：“譬如驾车，车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车即是？”又云：“汝学坐禅？为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汝若坐佛，即是杀佛；若执坐相，非达其理。”马祖闻斯示诲，豁然开悟，礼拜问云：“如何用心，即合无相三昧？”师云：“汝学心地法门，如下种子。我说法要，譬彼天泽，汝缘合故，当见其道。”马祖云：“道非色相，云何能见？”师云：“心地法眼能见乎道！无相三昧亦复然矣！”祖云：“有成坏否？”师云：“若以成坏聚散而见道者，非也。听吾偈曰：‘心地含诸种，遇泽悉皆萌。三昧花无相，何坏复何成？’”马祖一蒙开悟，心地超然。侍奉十秋，日益深奥。

师示众曰：“一切法皆从心生。心无所生，法无所住。若达心地，所作无碍。非遇上根，宜慎辞哉！”

有一大德问：“如镜铸像，像成后未审光向甚么处去？”师曰：“如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在？”曰：“只如像成后，为甚么不鉴照？”师曰：“虽然不鉴照，谩他一点不得。”

后马大师阐化于江西。师问众曰：“道一为众说法否？”众曰：“已为众说法。”师曰：“总未见人持个消息来。”众无对。因遣一僧去，嘱曰：“待伊上堂时，但问作么生？伊道底言语，记将来。”僧去一如师旨。回谓师曰：“马师云：‘自从胡乱后，三十年不曾少盐酱。’”师然之。

2青原行思禅师法语

师幼岁出家，每群居论道，师唯默然。闻曹溪法席，乃往参礼。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祖曰：“汝曾作甚么来？”师曰：“圣谛亦不为。”祖曰：“落何阶级？”师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祖深器之。

会下学徒虽众，师居首焉。亦犹二祖不言，少林谓之得髓矣。一日，祖谓师曰：“从上衣法双行，师资递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来，遭此多难。况乎后代，争竞必多。衣即留镇山门，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

师既得法，归住青原。六祖将示灭，有沙弥希迁，即石头和尚，问曰：“和尚百年后，希迁未审当依附何人？”祖曰：“寻思去！”及祖顺世，迁每于静处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问曰：“师已逝没，空坐奚为？”迁曰：“我禀遗诫，故寻思尔。”座曰：“汝有师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缘在彼。师言甚直，汝自迷耳。”迁闻语，便礼辞祖龛，直诣静居参礼。师问曰：“子何方而来？”迁曰：“曹溪来。”师曰：“将得什么来？”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师曰：“恁么用去曹溪作什么？”曰：“若不到曹溪，怎知不失？”迁又问曰：“曹溪大师还识和尚否？”师曰：“汝今识吾否？”曰：“识又怎能识得？”师曰：“众角虽多，一麟足矣。”迁又问：“和尚自离曹溪什么时至此间？”师曰：“我却不知汝早晚离曹溪？”曰：“希迁不从曹溪来。”师曰：“我亦知汝来处也。”曰：“和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他日复问迁：“汝什么处来也？”曰：“曹溪来。”师乃举拂子曰：“曹溪还有这个么？”曰：“非但曹溪，西天亦无。”师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师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须道取一半，莫全靠学人。”师曰：“不辞向汝道，恐以后无人承当。”

师令希迁持书与南岳让和尚曰：“汝达书了，速回，吾有个拙斧子与汝住山。”迁至彼，未呈书，便问：“不慕诸圣，不重己灵时如何？”让曰：“子问太高生，何不向下问。”迁曰：“宁可永劫受沉沦，不从诸圣求解脱。”让便休，迁回至静居。师问曰：“子去未久，送书达否？”迁曰：“信亦不通，书亦不达。”师曰：“作么生？”迁举前话了，却云：“发时蒙和尚许个拙斧子，便请取。”师垂一足，迁礼拜，寻辞往南岳。

荷泽神会来参，师问曰：“什么处来？”会曰：“曹溪。”师曰：“曹溪意旨如何？”会振身而已。师曰：“犹滞瓦砾在。”曰：“和尚此间莫有真金与人否？”师曰：“设有与汝，向什么处著？”

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庐陵米作么价？”

师既付法石头，唐开元二十八年升堂告众，跏趺而逝。

3马祖道一大师法语

一

江西道一禅师，汉州什方县人也，姓马氏。本邑罗汉寺出家，容貌奇异，牛行虎视，引舌过鼻，足下有二轮文。幼岁依资州唐和尚落发，受具于渝州圆律师。唐开元中，习定于衡岳传法院。遇让和尚，知是法器，发明心要。

初，六祖谓让和尚云：“西天般若多罗谶汝足下出一马驹，蹋杀天下人。”盖谓师也。让弟子六人，惟师密受心印。

始自建阳佛迹岭，迁至临川，次至南康龚公山。大历中，隶名于钟陵开元寺。时，连帅路嗣恭聆风景慕，亲受宗旨，由是四方学者云集座下。

僧问：“和尚为甚么说即心即佛？”曰：“为止小儿啼。”曰：“啼止时如何？”师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种人来，如何指示？”师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来时如何？”曰：“且教伊体会大道。”

僧问祖云：“请和尚离四句、绝百非，直指某甲西来意。”祖云：“我今日无心情，汝去问取智藏。”其僧乃问藏，藏云：“汝何不问取和尚？”僧云：“和尚令某甲来问上座。”藏以手摩头云：“今日头痛，汝去问海师兄。”其僧又去问海，海云：“我这里却不会。”僧乃举似祖，祖云：“藏头白，海头黑。”

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只今是甚么意？”

一夕西堂、百丈、南泉侍祖玩月次。祖曰：“正恁么时如何？”西堂云：“正好供养。”百丈云：“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去。祖云：“经入藏，禅归海，唯有普愿独超物外。”

僧参次，师乃画圆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才入，师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师靠拄杖休去。

问：“如何是西来意？”师便打曰：“我若不打汝，诸方笑我也。”问：“如何得合道？”师曰：“我早不合道。”

百丈问：“如何是佛法旨趣？”师曰：“正是汝放身命处。”

有小师躭源行脚回，于师前画个圆相，就上拜了立。师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捏目。”师曰：“吾不如汝。”小师不对。

邓隐峰辞师，师曰：“甚么处去？”曰：“石头去。”师曰：“石头路滑。”曰：“竿木随身，逢场作戏。”便去，才到石头，即绕禅床一匝，振锡一声问：“是何宗旨？”石头曰：“苍天，苍天。”峰无语，却回举似师。师曰：“汝更去问，待他有答，汝便嘘两声。”峰又去依前问，石头乃嘘两声，峰又无语，回举似师。师曰：“向汝道石头路滑。”

有僧于师前作四画，上一画长，下三画短，曰：“不得道一画长三画短，离此四字外，请和尚答。”师乃画地一画曰：“不得道长短，答汝了也。”

祖示众云：“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佛。达摩大师从南天竺国来至中华，传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开悟。又引《楞伽经》，以印众生心地。恐汝颠倒，不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经》以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夫求法者，应无所求。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不取善，不舍恶，净秽两边俱不依怙。达罪性空，念念不可得，无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罗及万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随时言说，即事即理，都无所碍。菩提道果，亦复如是。于心所生，即名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随时著衣吃饭，长养圣胎，任运过时，更有何事。汝受吾教，听吾偈曰：‘心地随时说，菩提亦只宁。事理俱无碍，当生即不生。’”

僧问：“如何是修道？”曰：“道不属修，若言修得，修成还坏，即同声闻；若言不修，即同凡夫。”又问：“作何见解，即得达道？”祖曰：“自性本来具足，但于善恶事中不滞，唤作修道人。取善舍恶，观空入定，即属造作。更若向外驰求，转疏转远。但尽三界心量，一念妄心，即是三界生死根本；但无一念，即除生死根本，即得法王无上珍宝。无量劫来，凡夫妄想，谄曲邪伪，我慢贡高，合为一体。故经云：‘但以众法，合成此身。起时唯法起，灭时唯法灭。’此法起时，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前念后念中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灭，唤作海印三昧。摄一切法，如百千异流，同归大海，都名海水。住于一味，即摄众味。住于大海，即混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即用一切水。所以声闻悟迷，凡夫迷悟。声闻不知圣心本无地位、因果、阶级、心量，妄想修因证果，住于空定八万劫、二万劫，虽即已悟，悟已却迷。诸菩萨观如地狱苦，沉空滞寂，不见佛性。若是上根众生，忽尔遇善知识指示，言下领会，更不历于阶级、地位，顿悟本性。故经云：‘凡夫有反覆心，而声闻无也。’对迷说悟，本既无迷，悟亦不立。一切众生从无量劫来，不出法性三昧，长在法性三昧中着衣吃饭，言谈只对，六根运用，一切施为，尽是法性。不解返源，随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种种业。若能一念返照，全体圣心。汝等诸人，各达自心，莫记吾语。纵饶说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纵说不得，其心亦不减。说得亦是汝心，说不得亦是汝心。乃至分身放光，现十八变，不如还我死灰来。淋过死灰无力，喻声闻妄修因证果；未淋过死灰有力，喻菩萨道业纯熟，诸恶不染。若说如来权教三藏，河沙劫说不尽，犹如钩锁，亦不断绝。若悟圣心，总无余事，久立珍重。”

示众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门？云何言无尽灯？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万法皆从心生，心为万法之根本。经云：‘识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名等、义等，一切诸法皆等，纯一无杂。若于教门中得，随时自在，建立法界，尽是法界。若立真如，尽是真如。若立理，一切法尽是理。若立事，一切法尽是事。举一千从，理事无别，尽是妙用，更无别理，皆由心之回转。譬如月影有若干，真月无若干；诸源水有若干，水性无若干；森罗万象有若干，虚空无若干；说道理有若干，无碍慧无若干。种种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扫荡亦得，尽是妙用，尽是自家。非离真而有立处，立处即真，尽是自家体。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诸法即是解脱，解脱者即是真如，诸法不出于真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议用，不待时节。经云：‘在在处处，则为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机性，能破一切众生疑网，出离有无等缚。凡圣情尽，人法俱空，转无等轮，超于数量，所作无碍，事理双通。如天起云，忽有还无，不留碍迹。犹如画水成文，不生不灭，是大寂灭。在缠名如来藏，出缠名大法身。法身无穷，体无增减，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应物现形，如水中月。滔滔运用，不立根栽。不尽有为，不住无为。有为是无为家用，无为是有为家依。不住于依，故云如空无所依。心生灭义，心真如义。心真如者，譬如明镜照像，镜喻于心，像喻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缘，即是生灭义。不取诸法，即是真如义。声闻闻见佛性，菩萨眼见佛性。了达无二，名平等性。性无有异，用则不同。在迷为识，在悟为智。顺理为悟，顺事为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复更迷。如日出时，不合于冥，智慧日出，不与烦恼暗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无生法忍。本有今有，不假修道坐禅。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如今若见此理，真正不造诸业。随分过生，一衣一衲，坐起相随，戒行增薰，积于净业。但能如是，何虑不通？久立诸人，珍重！”

南泉为众僧行粥次。祖问：“桶里是甚么？”泉曰：“这老汉，合取口，作恁么语话？”祖便休。

百丈问：“如何是佛旨趣？”祖云：“正是汝放身命处。”

大珠初参祖，祖问曰：“从何处来？”曰：“越州大云寺来。”祖曰：“来此拟须何事？”曰：“来求佛法。”祖曰：“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作什么？我这里一物也无，求甚么佛法？”珠遂礼拜，问曰：“阿哪个是慧海自家宝藏？”祖曰：“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觅？”珠于言下自识本心，不由知觉，踊跃礼谢，师事六载。后归，自撰《顿悟入道要门论》一卷，祖见之，告众云：“越州有大珠，圆明光透自在，无遮障处也。”

泐潭法会禅师问祖云：“如何是西来祖师意？”祖曰：“低声，近前来。”会便近前，祖打一掴，云：“六耳不同谋，来日来。”会至来日，犹入法堂，云：“请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汉上堂时出来，与汝证明。”会乃悟，云：“谢大众证明。”乃绕法堂一匝，便去。

泐潭惟建禅师一日在法堂后坐禅。祖见之，乃吹建耳两吹。建起定，见是祖，却复入定。祖归方丈，令侍者持一碗茶与建，建不顾，便自归堂。

石巩慧藏禅师本以弋猎为务，恶见沙门。因逐群鹿，从祖庵前过，祖乃迎之。藏问：“和尚见鹿过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猎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几个？”曰：“一箭射一个。”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和尚一箭射几个？”曰：“一箭射一群。”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群？”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即无下手处。”祖曰：“这汉旷劫无明烦恼，今日顿息。”藏当时毁弃弓箭，自以刀截发，投祖出家。一日在厨作务次，祖问曰：“作什么？”曰：“牧牛。”祖曰：“作么生牧？”曰：“一回入草去，便把鼻孔拽来。”祖曰：“子真牧牛。”

麻谷宝彻禅师，一日随祖行次，问：“如何是大涅槃？”祖云：“急。”彻云：“急个什么？”祖云：“看水。”

大梅山法常禅师，初参祖，问：“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常即大悟，后居大梅山。祖闻师住山，乃令一僧到问云：“和尚见马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常云：“马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这里住。”僧云：“马师近日佛法又别。”常云：“作么生别？”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常云：“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举似祖，祖云：“梅子熟也。”

汾州无业禅师参祖，祖睹其状貌瑰伟，语音如钟，乃曰：“巍巍佛堂，其中无佛。”业礼跪而问曰：“三乘文学，粗穷其旨。常闻禅门即心是佛，实未能了。”祖曰：“只未了底心即是，更无别物。”业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密传心印？”祖曰：“大德正闹在，且去别时来。”业才出，祖召曰：“大德。”业回首，祖云：“是什么？”业便领悟礼拜，祖云：“这钝汉，礼拜作么？”

石臼和尚初参祖，祖问：“什么处来？”臼云：“乌臼来。”祖云：“乌臼近日有何言句？”臼云：“几人于此茫然在。”祖云：“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么生？”臼乃近前三步，祖云：“我有七棒寄打乌臼，你还甘否？”臼云：“和尚先吃，某甲后甘。”却回乌臼。

亮座主参祖，祖问曰：“见说座主大讲得经论，是否？”亮云：“不敢。”祖曰：“将甚么讲？”亮云：“将心讲。”祖曰：“心如工伎儿，意如和伎者，争解得经？”亮抗声云：“心既讲不得，虚空莫讲得么？”祖曰：“却是虚空讲得。”亮不肯，便出。将下阶，祖召云：“座主。”亮回首，豁然大悟，便礼拜。祖曰：“这钝根阿师，礼拜作么？”亮归寺，告听众曰：“某甲所讲经论，谓无人及得。今日被马大师一问，平生工夫，冰消瓦解。”径入西山，更无踪迹。

洪州水老和尚初参祖，问：“如何是西来的的意？”祖云：“礼拜著。”老才礼拜，祖便与一蹋。老大悟，起来，抚掌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无量妙义，只向一毛头上，便识得根源去。”便礼拜而退。后告众云：“自从一吃马师蹋，直至如今笑不休。”

庞居士问祖云：“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祖曰：“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又问祖云：“不昧本来人，请师高著眼。”祖直下觑，士云：“一种没弦琴，唯师弹得妙。”师直上觑，士乃作礼。祖归方丈，士随后入曰：“适来弄巧成拙。”又问：“如水无筋骨，能胜万斛舟。此理如何？”祖曰：“这里无水亦无舟，说甚么筋骨？”

祖令僧驰书与径山钦和尚，书中画一圆相。径山才开见，索笔，于中著一点。后有僧举似忠国师，国师云：“钦师犹被马师惑。”

有讲僧来问曰：“未审禅宗传持何法？”祖却问曰：“座主传持何法？”主曰：“忝讲得经论二十余本。”祖曰：“莫是狮子儿否？”主曰：“不敢。”祖作嘘嘘声，主曰：“此是法。”祖曰“是甚么法？”主曰：“狮子出窟法。”祖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祖曰：“是甚么法？”主曰：“狮子在窟法。”祖曰：“不出不入，是甚么法？”主无对，遂辞出门。祖召曰：“座主。”主回首，祖曰：“是甚么？”主亦无对。祖曰：“这钝根阿师。”

洪州廉使问曰：“吃酒肉即是，不吃即是？”祖曰：“若吃是中丞禄，不吃是中丞福。”

药山惟俨禅师初参石头，便问：“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常闻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实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头曰：“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总不得。子作么生？”山罔措。头曰：“子因缘不在此，且往马大师处去。”山禀命，恭礼祖，仍伸前问。祖曰：“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有时扬眉瞬目者是，有时扬眉瞬目者不是。子作么生？”山于言下契悟，便礼拜。祖曰：“你见甚么道理便礼拜？”山曰：“某甲在石头处，如蚊子上铁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护持。”侍奉三年。一日，祖问之曰：“子近日见处作么生？”山曰：“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祖曰：“子之所得，可谓协于心体，布于四肢。既然如是，将三条篾来，束取肚皮，随处住山去。”山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无所益，欲为无所为。宜作舟航，无久住此。”山乃辞祖。

丹霞天然禅师再参祖，未参礼，便入僧堂内，骑圣僧颈而坐。时大众惊愕，遽报祖。祖躬入堂视之曰：“我子天然。”霞即下地，礼拜曰：“谢师赐法号。”因名天然。

潭州慧朗禅师初参祖，祖问：“汝来何求？”曰：“求佛知见。”祖曰：“佛无知见，知见乃魔耳。汝自何来？”曰：“南岳来。”曰：“汝从南岳来，未识曹溪心要。汝速归彼，不宜他往。”

祖问僧：“什么处来？”云：“湖南来。”祖云：“东湖水满也未？”云：“未。”祖云：“许多时雨水尚未满。”

二

江西马祖嗣让禅师，在江西。师讳道一，汉州十方县人也。姓马，于罗汉寺出家。自让开心眼，来化南昌。

有洪州城大安寺主，讲经讲论。座主只观诽谤马祖。有一日，夜三更时，鬼使来敲门。寺主云：“是什么人？”对云：“鬼使来取寺主。”寺主云：“启鬼使，某甲今年得六十七岁，四十年讲经讲论，为众成持。只观贪诤论，未得修行。且乞一日一夜，还得也无？”鬼使云：“四十年来贪讲经论，不得修行，如今更修行作什么？临渴掘井，有什么交涉？寺主适来道：‘只观贪讲经论，为众成持。’无有是处。何以故？教有明文：‘自得度令他得度，自解脱令他解脱，自调伏令他调伏，自寂静令他寂静，自安隐令他安隐，自离垢令他离垢，自清净令他清净，自涅槃令他涅槃，自快乐令他快乐。’是汝自身尚乃未得恬静，何能令他道业成持？汝不见金刚藏菩萨告解脱月菩萨言：‘我当自修正行，亦劝于他令修正行。何以故？若自不能修行正行，令他修者，无有是处。’汝将生死不净之心，口头取办，错传佛教，诳唬凡情。因此彼王嗔汝，教我取去彼中，便入刀树地狱，断汝舌根，终不得免。汝不见佛语：‘言词所说法，小智妄分别。是故生障碍，不了于自心。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彼由颠倒慧，增长一切恶。’汝四十年来作口业，不入地狱作什么？古教自有明文：‘言语说诸法，不能现实相。’汝将妄心，以口乱说，所以必受罪报。但责自嫌，莫怨别人。如今速行，若也迟晚，彼王嗔吾。”其第二鬼使云：“彼王早知如是次第，何妨与他修行。”其第一鬼使云：“若与么，则放一日修行，某等去彼中谘白彼王。王若许，明日便来；王若不许，一饷时来。”其鬼使去后，寺主商量这个事：“鬼使则许了也，某甲一日作么生修行？”无可计，不待天明，便去开元寺敲门。门士云：“是什么人？”对云：“太安寺主来起居大师。”门士便开门，寺主便去和尚处，具陈前事后，五体投地礼拜。起云：“生死到来，作么生即是？乞和尚慈悲，救某甲残命。”师教他身边立地。天明了，其鬼使来太安寺里，讨主不见。又来开元寺，觅不得，转去也。师与寺主即见鬼使，鬼使即不见师与寺主也。

僧拈问龙华：“只如寺主当时向什么处去，鬼使见不得？”花云：“牛头和尚。”僧云：“与么则国师当时也太奇。”龙花曰：“南泉和尚。”

有一日斋后，忽然有一个僧来，具威仪，便上法堂参师。师问：“昨夜在什么处？”对曰：“在山下。”师曰：“吃饭也未？”对曰：“未吃饭。”师曰：“去库头觅吃饭。”其僧应诺，便去库头。当时百丈造典座，却自个分饭与他供养。其僧吃饭了，便去。百丈上法堂。师问：“适来有一个僧未得吃饭，汝供养得摩？”对曰：“供养了。”师曰：“汝向后无量大福德人。”对曰：“和尚作么生与么说？”师曰：“此是辟支弗僧，所以与么说。”进问：“和尚是凡人，作么生受他辟支弗礼？”师云：“神通变化则得，若是说一句佛法，他不如老僧。”

师有一日上禅床，才与么坐，便夷唾。侍者便问：“和尚适来因什么夷唾？”师云：“老僧在这里坐，山河大地，森萝万像，总在这里，所以嫌他，与么唾。”侍者云：“此是好事，和尚为什么却嫌？”师云：“于汝则好，于我则嫌。”侍者云：“此是什么人境界？”师云：“此是菩萨人境界。”

后鼓山举此因缘云：“古人则与么。是你诸人，菩萨境界尚未得，又故则嫌他菩萨。虽则是嫌，但以先证得菩萨之位，后嫌也嫌。老僧未解得菩萨之位，作么生嫌他这个事？”

有西川黄三郎，教两个儿子投马祖出家。有一年，却归屋里，大人才见两僧生佛一般，礼拜云：“古人道：‘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是你两个僧便是某甲朋友，成持老人。”曰：“大人虽则年老，若有此心，有什么难？”大人欢喜，从此便居士相，共男僧便到马祖处。其僧具陈来旨，大师便上法堂。黄三郎到法堂前，师曰：“咄！西川黄三郎岂不是？”对曰：“不敢。”师曰：“从西川到这里，黄三郎如今在西川？在洪州？”云：“家无二主，国无二王。”师曰：“年几？”云：“八十五。”师云：“虽则与么，算什么年岁？”云：“若不遇和尚，虚过一生；见师后，如刀划空。”师曰：“若实如此，随处任真。”

黄三郎有一日到大安寺廊下，便啼哭。亮座主问：“有什么事啼哭？”三郎曰：“啼哭座主。”座主云：“哭某等作么？”三郎曰：“还闻道黄三郎投马祖出家，才蒙指示便契合，汝等座主说葛藤作什么？”座主从此发心，便到开元寺。门士报大师曰：“大安寺亮座主来，欲得参大师，兼问佛法。”大师便升座。座主来参大师，大师问：“见说座主讲得六十本经论，是不？”对云：“不敢。”师云：“作么生讲？”对云：“以心讲。”师云：“未解讲得经论在。”座主云：“作么生？”云：“心如工技儿，意如和技者。争解讲得经论在？”座主云：“心既讲不得，将虚空还讲得摩？”师云：“虚空却讲得。”座主不在意，便出。才下阶大悟，回来礼谢。师云：“钝根阿师，礼拜作什么？”亮座主起来，霡霂汗流，昼夜六日，在大师身边侍立。后谘白云：“某甲离和尚左右，自看省路修行。唯愿和尚久住世间，广度群生，伏惟珍重。”座主归寺，告众云：“某甲一生功夫，将谓无人过得。今日之下，被马大师呵责，直得情尽。”便散却学徒，一入西山，更无消息。座主偈曰：

“三十年来作饿鬼，如今始得复人身。

青山自有孤云伴，童子从他事别人。”

漳南拈问僧：“虚空讲经，什么人为听众？”对云：“适来暂随喜去来。”漳南云：“是什么义？”云：“若是别人，便教收取。”漳南曰：“汝也是把火之意。”

师上堂良久，百丈收却面前席，师便下堂。

师明晨迁化，今日晚际，院主问：“和尚四体违和，近日如何？”师曰：“日面佛，月面佛。”

师问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丈竖起拂子对。师云：“只这个？为当别更有？”百丈抛下拂子。僧拈问石门：“一语之中便占马大师两意，请和尚道。”石门拈起拂子，云：“寻常抑不得已。”

大师下亲承弟子总八十八人出现于世，及隐道者莫知其数。大师志性慈愍，容相瑰奇，足下二轮，颈有三约。说法住世四十余年，玄徒千有余众。师贞元四年戊辰岁二月一日迁化，塔在泐潭宝峰山，敕谥大寂禅师大庄严之塔。裴相书额，左承相护得兴撰碑文，净修禅师颂曰：

马师道一，行全金石。梧本超然，寻枝劳役。

久定身心，一时抛掷。大化南昌，寒松千尺。

4石头希迁和尚法语

石头和尚嗣行思和尚，在南岳。师讳希迁。在孕之时，母绝膻秽，及诞之夕，满室光明。师风骨端秀，方颐大耳，专静不杂，异乎凡童。及年甫笤龀，将诣佛寺，见尊像，母氏令礼。礼已曰：“斯佛也。”师礼讫，瞻望久之，曰：“此盖人也。形仪手足与人奚异？苟此是佛，余当作焉。”时道俗咸异斯言。

亲党之内多尚淫祀，率皆宰犊以祈福祐，童子辄往林社，毁其祀具，夺牛而还，岁盈数十，悉巡之于寺。自是亲族，益修净业。

时六祖正扬真教，师世业邻接新州，遂往礼觐。六祖一见忻然，再三抚顶而谓之曰：“子当绍吾真法矣！”与之置馔，劝令出家，于是落发离俗。开元十六年具戒于罗浮山，略探律部，见得失纷然，乃曰：“自性清静，谓之戒体。诸佛无作，何有生也？”自尔不拘小节，不尚文字，因读肇公《涅槃无名论》云：“览万像以成己者，其唯圣人乎？”乃叹曰：“圣人无己，靡所不己；法身无量，谁云自他？圆镜虚鉴于其间，万家体玄而自现。境智真一，孰为去来？至哉斯语也！”

师云：“尝于山舍假寐如梦，见吾身与六祖同乘一龟，游泳深池之内，觉而详曰：‘龟是灵智也；池，性海也。吾与师同乘灵智，游于性海久矣。’”

六祖迁化时，师问：“百年后某甲依什么人？”六祖曰：“寻思去。”六祖迁化后，便去清凉山靖居行思处，礼拜侍立。和尚便问：“从什么处来？”对曰：“从曹溪来。”和尚拈起和痒子曰：“彼中还有这个也无？”对曰：“非但彼中，西天亦无。”和尚曰：“你应到西天也无？”对曰：“若到即有也。”和尚曰：“未在，更道。”对曰：“和尚也须道取一半，为什么独考某甲？”和尚曰：“不辞向你道，恐以后无人承当。”和尚又问：“你到曹溪得个什么物来？”对曰：“未到曹溪，亦不曾失。”师却问和尚：“在曹溪时还识和尚不？”思曰：“你只今识吾不？”对曰：“识又争能识得？”又问：“和尚自从岭南出后，在此间多少时？”思曰：“我亦不知汝早晚离曹溪。”对曰：“某甲不从曹溪来。”思曰：“我也知你来处。”对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思和尚见师异于常人，便安排于西夹，日夕只在和尚身边。

一日思问师曰：“有人道岭南有消息。”师曰：“有人不道岭南有消息。”曰：“若恁么，大藏小藏从何而来？”师曰：“尽从这里去。”思然之。

其师形貌端正，足人是非，直得到和尚耳里。和尚得消息，向师曰：“汝正时是。”师便应喏。第二日，粥鼓鸣了，在西夹里坐，伸手取粥。厨下僧见其钵盂，寻来。元来其师取和尚粥，众人知是其人安排，凡夫不识圣人，谤和尚，又毁师。阖院一齐上来，于和尚前收过。思和尚向师曰：“从今以后，第一不得行此事。你若行此事，是你正眼埋却也不难。”

师受戒后，思和尚问：“你已是受戒了也，还听律也无？”对曰：“不用听律。”思曰：“还念戒也无？”对曰：“亦不用念戒。”思曰：“你去让和尚处达书得否？”对曰：“得。”思曰：“速去速来。你若迟晚些子，不见吾。你若不见吾，不得床下大斧。”师便去到南岳让和尚处。书犹未达，先礼拜问：“不慕诸圣，不重己灵时如何？”让和尚曰：“子问太高生，向后人成阐提去。”师对曰：“宁可永劫受沉沦，不从诸圣求解脱。”师机既不投，书亦不达，便归师处。思和尚问：“彼中有信不？”师对曰：“彼中无信。”思曰：“有回报也无？”对曰：“信既不通，书亦不达。”师却问：“某甲去时，和尚有言，教速来床下收取大斧。峰已来也，便请大斧。”思和尚良久，师作礼而退。

斯之要旨，岂劣器之能持？乃佛佛径烛心灯，祖祖玄传法印。大师既投针而久亲于丈室，临歧而回。承方外之机，则能事将备，道可行矣。思和尚曰：“吾之法门，先圣展转递相嘱授，莫令断绝。祖师预记于汝，汝当保持，善自好去。”非久之间，思和尚迁化。师著麻一切了，于天宝初方届衡岳。遍探岑壑，遂歇息于南台。

寺东有石如台，乃庵其上，时人号石头和尚焉。此台则梁海禅师得道之台也。师初至南台，师僧去看，转来向让和尚说：“昨来到和尚处问佛法，轻忽底后生来东石头上坐。”让曰：“实也无？”对曰：“实也。”让便唤侍者曰：“你去东边子细看石头上坐底僧，若是昨来底后生，便唤他。若有应，你便道：‘石上憉享子，堪移此处栽。’”侍者持此偈举似师。师答曰：“任你哭声哀，终不过山来。”侍者却来举似让和尚。和尚云：“这阿师！他后子孙噤却天下人口去。”

此时有坚固禅师、兰、让三人为世宗匠，佥曰：“彼石头有真师子吼。”师唤主事具陈前事。主事曰：“乞师有事处分。”和尚领众去东边见石头。石头又强为不得，起来迎接，相看一切了，让和尚与石头起院成持也。

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问取露柱去。”僧曰：“不会。”师曰：“我更不会。”

大颠问：“古人道：‘道有道无二俱谤。’请师除。”师曰：“正无一物，除个什么？”师索大颠曰：“并却咽喉唇吻，速道将来。”对曰：“无这个。”师曰：“若与么，则你得入门也。”

僧问：“如何是本来事？”师曰：“汝因何从我见？”进曰：“不从师觅，如何即得？”师曰：“何曾失却那？作么？”

药山在一处坐。师问：“你在这里作什么？”对曰：“一物也不为。”师曰：“与么则闲坐也。”对曰：“若闲坐则为也。”师曰：“你道不为，不为个什么？”对曰：“千圣亦不识。”师以偈赞曰：

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将作么行。自古上贤犹不识，造次常流岂可明？

僧拈问：“漳南既是千圣，为什么不识？”答曰：“千圣是什么碗鸣声！”

师问僧：“从什么处来？”对曰：“从江西来。”师曰：“江西还见马祖不？”对曰：“见。”师乃指一柴橛曰：“马师何似这个？”僧无对，却回举似师，请师为决。马师曰：“汝见柴橛大小？”对曰：“勿量大。”马师曰：“汝甚有壮大之力。”僧曰：“何故此说？”马师曰：“汝从南岳负一柴橛来，岂不是有壮大之力？”

师与邓隐峰铲草次，见蛇。师过锹子与隐峰。隐峰接锹子了，怕，不敢下手。师却拈锹子截作两段，谓隐峰曰：“生死尚未过得，学什么佛法。”

师将锹子铲草次，隐峰问：“只铲得这个，还铲得那个摩？”师便过锹子与隐峰。隐峰接得锹子，向师铲一下。师曰：“你只铲得这个。”

门人道悟问：“曹溪意旨谁人得？”师曰：“会佛法人得。”曰：“师还得否？”师曰：“不得。”曰：“为甚么不得？”曰：“我不会佛法。”

道悟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不得不知。”曰：“向上更有转处也无？”师曰：“长空不碍白云飞。”

问：“如何是禅？”师曰：“碌砖。”问：“如何是道？”师曰：“木头。”

师上堂：“吾之法门，先佛传受，不论禅定精进，唯达佛之知见，即心即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异体一，汝等当知，自己心灵，体离断常，性非垢净，湛然圆满，凡圣齐同，应用无方，离心意识，三界六道，唯自心现，水月镜像，岂有生灭，汝能知之，无所不备。”

师著《参同契》曰：

[竺土大仙心](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5&P=&169000.htm" \l "0_0)，东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

灵源明皎洁，枝派暗流注，执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

门门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尔依位住。

色本殊质象，声元异乐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

四大性自复，如子得其母，火热风动摇，水湿地坚固，

眼色耳音声，鼻香舌咸醋，然依一一法，依根叶分布。

本末须归宗，尊卑用其语，当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

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睹，明暗各相对，比如前后步。

万物自有功，当言用及处，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拄。

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

进步非近远，迷隔山河固，谨白参玄人，光阴莫虚度。

5百丈怀海禅师法语

一

洪州百丈山怀海禅师者，福州长乐人也。姓王氏，丱岁离尘，三学该练。属大寂阐化江西，乃倾心依附，与西堂智藏、南泉普愿同号入室，时三大士为角立焉。

师侍马祖行次，见一群野鸭飞过。祖曰：“是甚么？”师曰：“野鸭子。”祖曰：“甚处去也？”师曰：“飞过去也。”祖遂把师鼻扭，负痛失声。祖曰：“又道飞过去也。”师于言下有省。却归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问曰：“汝忆父母邪？”师曰：“无。”曰：“被人骂邪？”师曰：“无。”曰：“哭作甚么？”师曰：“我鼻孔被大师扭得痛不彻。”同事曰：“有甚因缘不契？”师曰：“汝问取和尚去。”同事问大师曰：“海侍者有何因缘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为某甲说。”大师曰：“是伊会也。汝自问取他。”同事归寮曰：“和尚道汝会也，教我自问汝。”师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适来哭，如今为甚却笑？”师曰：“适来哭，如今笑。”同事罔然。

次日，马祖升堂，众才集，师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师随至方丈。祖曰：“我适来未曾说话，汝为甚便卷却席？”师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头痛。”祖曰：“汝昨日向甚处留心？”师曰：“鼻头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师作礼而退。

师再参，侍立次。祖目视绳床角拂子。师曰：“即此用，离此用？”祖曰：“汝向后开两片皮，将何为人？”师取拂子竖起。祖曰：“即此用，离此用？”师挂拂子于旧处。祖振威一喝，师直得三日耳聋。

自此雷音将震，檀信请于洪州新吴界，住大雄山以居处。岩峦峻极，故号百丈。既处之，未期月，参玄之宾，四方麇至。沩山黄檗当其首。

一日，师谓众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黄檗闻举，不觉吐舌。师曰：“子以后莫承嗣马祖去么？”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举，得见马祖大机之用，然且不识马祖。若嗣马祖，以后丧我儿孙。”师曰：“如是，如是！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子甚有超师之见。”檗便礼拜。

有僧哭入法堂来。师曰：“作么？”曰：“父母俱丧，请师选日。”师曰：“明日来，一时埋却。”

沩山、五峰、云岩侍立次，师问沩山：“并却咽喉唇吻，作么生道？”山曰：“却请和尚道。”师曰：“不辞向汝道，恐以后丧我儿孙。”又问五峰。峰曰：“和尚也须并却。”师曰：“无人处斫额望汝。”又问云岩。岩曰：“和尚有也未？”师曰：“丧我儿孙。”

师谓众曰：“我要一人传语西堂，阿谁去得？”五峰曰：“某甲去。”师曰：“汝作么生传语？”峰曰：“待见西堂，即道。”师曰：“见后道甚么？”峰曰：“却来说似和尚。”

师每上堂，有一老人随众听法。一日众退，唯老人不去。师问：“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于过去迦叶佛时，曾住此山，因学人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某对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堕野狐身，今请和尚代一转语，贵脱野狐身。”师曰：“汝问。”老人曰：“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师曰：“不昧因果。”老人于言下大悟，作礼曰：“某已脱野狐身，住在山后。敢乞依亡僧津送。”师令维那白椎告众，食后送亡僧。大众聚议，一众皆安，涅槃堂又无病人，何故如是？食后师领众至山后岩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师至晚上堂，举前因缘。黄檗便问：“古人错只对一转语，堕五百生野狐身。转转不错，合作个甚么？”师曰：“近前来！向汝道。”檗近前，打师一掌。师拍手笑曰：“将谓胡须赤，更有赤须胡。”

时沩山在会下作典座，司马头陀举野狐话问典座：“作么生？”座撼门扇三下。司马曰：“太粗生。”座曰：“佛法不是这个道理。”问：“如何是奇特事？”师曰：“独坐大雄峰。”僧礼拜，师便打。

上堂：“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

问：“如何是佛？”师曰：“汝是阿谁？”曰：“某甲。”师曰：“汝识某甲否？”曰：“分明个。”师乃举起拂子曰：“汝还见么？”曰：“见。”师乃不语。

普请镢地次，忽有一僧闻鼓鸣，举起镢头，大笑便归。师曰：“俊哉！此是观音入理之门。”师归院，乃唤其僧问：“适来见甚么道理，便恁么？”曰：“适来肚饥，闻鼓声，归吃饭。”师乃笑。问：“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如同魔说时如何？”师曰：“固守动静，三世佛冤。此外别求，即同魔说。”

因僧问西堂：“有问有答即且置，无问无答时如何？”堂曰：“怕烂却那？”师闻举，乃曰：“从来疑这个老兄。”曰：“请和尚道。”师曰：“一合相不可得。”

师谓众曰：“有一人长不吃饭不道饥，有一人终日吃饭不道饱。”众无对。云岩问：“和尚每日区区为阿谁？”师曰：“有一人要。”岩曰：“因甚么不教伊自作。”师曰：“他无家活。”

问：“如何是大乘入道顿悟法要？”师答曰：“汝先歇诸缘，休息万事。善与不善，世出世间一切诸法，并皆放却。莫记莫忆，莫缘莫念，放舍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口无所辩，心无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现，如云开日出。但歇一切攀缘、贪嗔、爱取，垢净情尽，对五欲八风不动，不被见闻觉知所缚，不被诸法所惑，自然具足一切功德，具足一切神通妙用，是解脱人。对一切境法，心无静乱，不摄不散，透一切声色，无有滞碍，名为道人。善恶是非，俱不运用，亦不爱一法，亦不舍一法，名为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恶、空有垢净、有为无为、世出世间、福德智慧之所拘系，名为佛慧。是非好丑，是理非理，诸知解情尽，不能系缚，处处自在，名为初发心菩萨便登佛地。”

问：“对一切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

师曰：“一切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净，亦无心系缚人。但人自虚妄计著，作若干种解会，起若干种知见，生若干种爱畏。但了诸法不自生，皆从自己一念妄想颠倒取相而有，知心与境，本不相到，当处解脱。一一诸法，当处寂灭，当处道场。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来不是凡，不是圣，不是垢净，亦非空有，亦非善恶。与诸染法相应，名人天二乘界。若垢净心尽，不住系缚，不住解脱，无一切有为无为缚脱心量处，于生死其心自在，毕竟不与虚幻尘劳蕴界生死诸入和合，迥然无寄，一切不拘，去留无碍，往来生死，如门开合相似。夫学道人，若遇种种苦乐、称意不称意事，心无退屈，不念一切名闻利养、衣食，不贪一切功德利益，不为世间诸法之所滞碍，无亲无爱，苦乐平怀，粗衣遮寒，粝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聋如哑相似，稍有相应分。若于心中广学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于理无益，却被知解境风之所漂溺，还归生死海里。佛是无求人，求之即乖；理是无求理，求之即失。若著无求，复同于有求；若著无为，复同于有为。故经云：‘不取于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又云：‘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阴界诸入、五欲八风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断，去住自由。不为一切有为因果所缚，不被有漏所拘，他时还以无自缚为因，同事利益，以无着心应一切物，以无碍慧解一切缚，亦云应病与药。”

问：“如今出家受戒，身口清净，已具诸善，得解脱否？”师曰：“少分解脱，未得心解脱，亦未得一切处解脱。”问：“如何是心解脱，及一切处解脱？”师曰：“不求佛，不求法，不求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等，垢净情尽，亦不守此无求为是，亦不住尽处，亦不欣天堂、畏地狱，缚脱无碍，即身心及一切处皆名解脱。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净，便以为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门、无漏解脱，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须猛究取。莫待耳聋眼暗、面皱发白，老苦及身，悲爱缠绵，眼中流泪，心里慞惶，一无所据，不知去处，到恁么时节，整理脚手不得也。纵有福智、名闻、利养，都不相救。为心眼未开，唯念诸境，不知返照，复不见佛道。一生所有善恶业缘，悉现于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蕴，俱时现前。尽敷严好舍宅，舟船车舆，光明显赫，皆从自心贪爱所现。一切恶境，皆变成殊胜之境。但随贪爱重处，业识所引，随着受生，都无自由分。龙畜良贱，亦总未定。”

问：“如何得自由分？”师曰：“如今得即得，或对五欲八风，情无取舍，悭嫉贪爱，我所情尽，垢净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缘而照。心心如土木石，念念如救头然。亦如大香象渡河，截流而过，更无疑滞。此人天堂地狱所不能摄也。”

二

师示众云：“夫读经看教，语言皆须宛转归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鉴觉自性。但不被一切有无诸境转，是汝导师；能照破一切有无诸境，是金刚慧。即有自由独立分。若不能恁么会得，纵然诵得十二韦陀典，只成增上慢，却是谤佛，不是修行。但离一切声色，亦不住于离，亦不住于知解，是修行读经看教。若准世间是好事，若向明理人边数，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脱不去，流入生死河。但是三乘教，皆治贪瞋等病，只如今念念若有贪瞋等病，先须治之，不用求觅义句知解。知解属贪，贪变成病。只如今但离一切有无诸法，亦离于离，透过三句外，自然与佛无差。既自是佛，何虑佛不解语。只恐不是佛，被有无诸法缚，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载去，如贱使贵。不如先立理，后有福智。若要福智，临时作得。撮土成金，撮金为土，变海水为酥酪，破须弥为微尘，摄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于一义作无量义，于无量义作一义。伏惟珍重。”

师有时说法竟，大众下堂，乃召之。大众回首，师曰：“是甚么？”

师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之。师曰：“吾无德，争合劳于人？”既遍求作具不获，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语流播寰宇矣。

师有一日夜深睡次，忽然便觉，欲得吃汤。然侍者亦是睡，唤不得。非久之间，有人敲门唤侍者，云：“和尚要吃汤。”侍者便起煎汤，来和尚处。和尚便惊问：“阿谁教你与么煎汤来？”侍者具阵前事。师便弹指云：“老僧终不解修行。若是解修行人，人不觉，鬼不知。今日之下，被土地觑我心识，造与么次第。”

师有一日法堂里坐，直到四更。当时侍者便是云岩和尚也，三度来和尚身边侍立。第三度来，和尚蓦底失声便唾。侍者便问：“和尚适来有什么事唾？”师云：“不是你境界。”侍者云：“启师，某甲是和尚侍者，若不与某甲说，为什么人说？”师云：“不用问。不是你问底事，兼不是老僧说的事。”侍者云：“启师，百年后要知，乞和尚慈悲。”师云：“苦杀人！老汉未造人在。适来忽然忆著菩提涅槃，所以与么唾。”侍者云：“启师，若也如此，如许多时，因什么说菩提涅槃、了义不了义？”师云：“分付不著人，所以向你道：‘不是你问底事，兼不是你境界。’”

师垂语云：“古人举一手，竖一指，是禅是道？此语击缚人，无有住时。假饶不说，亦有口过。”宦上座拈问翠岩：“既不说，为什么却有口过？”翠岩云：“只为不说。”宦上座便掴。隔两日，翠岩却问宦上座：“前日与么只对，不称上座意旨，便请上座不舍慈悲，曲垂方便。既不说，为什么却有口过？”上座举起手，翠岩五体投地礼拜，出声啼哭。

师教侍者问第一座：“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佛事门中，不舍一法。是了义教里收，是不了义教里收？”第一座云：“是了义教里收。”侍者却来举似和尚。和尚便打侍者，趁出院。

西堂问师：“你向后作么生开示于人？”师以手卷舒两边。堂云：“更作么生？”师以手点头三下。

师因普请开田，回问：“运庠梨开田不易。”檗云：“众僧作务。”师云：“有烦道用。”檗云：“争敢辞劳。”师云：“开得多少田？”檗作锄田势。师便喝，檗掩耳而出。

师问黄檗：“甚处来？”檗云：“山下采菌子来。”师云：“山下有一虎子，汝还见么？”檗便作虎声。师于腰下取斧作斫势，檗约住便掌。师至晚上堂云：“大众，山下有一虎子，汝等诸人出入好看，老僧今朝亲遭一口。”后沩山问仰山云：“黄檗虎话作么生？”仰山云：“和尚如何？”沩山云：“百丈当时便合一斧斫杀，因什么到如此。”仰山云：“不然。”沩山云：“子又作么生？”仰山云：“不唯骑虎头，亦解把虎尾。”沩山云：“寂子甚有险崖之句。”

黄檗问：“从上古人以何法施人？”师良久。黄檗云：“后代儿孙将何传授？”师云：“将谓你者汉是个人。”便归方丈。

师与沩山作务次。师问：“有火也无？”沩山云有。师云：“在什么处？”沩山把一茎柴，吹过与师。师接云：“如虫蚀木。”

师令僧去章敬处：“见伊上堂说法，你便展开坐具礼拜。起将一只鞋，以袖拂却上尘，倒头覆下。”其僧到章敬，一依师旨。章敬云：“老僧罪过。”

师参马大师，为侍者，檀越每送斋饭来，师才揭开盘盖，马大师拈起一片胡饼示众云：“是甚么？”每日如此，经三年。住后，马师寄三瓮酱至，师集众上堂，开书了，拈拄杖指瓮曰：“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破。”众无语，师打破归方丈。

马祖一日问师：“什么处来？”师云：“山后来。”祖云：“还逢着一人么？”师云：“不逢着。”祖云：“为什么不逢着？”师云：“若逢着，即举似和尚。”祖云：“什么处得者个消息来？”师云：“某甲罪过。”祖云：“却是老僧罪过。”

僧问：“抱璞投师，请师一决。”师云：“昨夜南山虎咬大虫。”云：“不缪真诠，为甚么不垂方便？”师云：“掩耳偷铃汉。”云：“不遇中郎鉴，还同野舍薪。”师便打。僧云：“苍天，苍天。”师云：“得与么多口。”云：“罕遇知音。”拂袖便出。师云：“百丈今日输却一半。”至晚侍者问：“和尚被这僧不肯了便休。”师便打。者云：“苍天，苍天。”师云：“罕遇知音。”者作礼。师云：“一状领过。”

赵州参，师问：“近离甚处？”曰：“南泉。”师曰：“南泉近日有何言句？”曰：“未得之人直须悄然。”师曰：“悄然一句且置，茫然一句作么生道？”州进前三步，师便喝。州作缩身势，师曰：“大好悄然。”州便出去。

三

师示众曰：“彼自无疮，勿伤之也。佛疮菩萨等疮，但说有无等法，尽是伤也。有无管一切法，十地是浊流河，众作清流说；立清相，说浊过患。向前十大弟子，舍利弗、富楼那、正信阿难、邪信善星等，个个有榜样，个个有则候，一一被导师说破不是，四禅八定阿罗汉等，住定八万劫，他是依执所行，被净法酒醉。故声闻人闻佛法，不能发无上道心。所以断善根人无佛性，教云唤作解脱深坑，可畏之处。一念心退堕地狱，犹如箭射。亦不得一向说退，亦不得一向说不退。只如文殊观音势至等，却来须陀洹地，同类诱引，不得言他退。当与么时，只唤作须陀洹人。只如今鉴觉，但不被一切有无诸法管，透三句及一切逆顺境得过，闻百千万亿佛出世间，如不闻相似，亦不依住不闻，亦不作不依住知解。说他者个人退，不得量数，管他不着，是佛常住世间，而不染世法。说佛转法轮退，亦是谤佛法僧。说佛不转法轮不退，亦是谤佛法。僧肇云：‘菩提之道，不可图度，高而无上，广不可极，渊而无下，深不可测。’语也垛，生招箭。

“言鉴觉犹不是，从浊辩清，许说如今鉴觉是。除鉴览外别有，尽是魔说。若守住如今鉴觉，亦同魔说，亦名自然外道说。如今鉴觉是自已佛，是尺寸语，是图度语，似野干鸣，犹属耆胶门。本来不认自知自觉是自已佛，向外驰求觅佛，假善知识说出自知自觉作药，治个向外驰求病。既不向外驰求，病瘥须除药。若执住自知自觉，是禅那病，是彻底声闻。如水成冰，全冰是水。救渴难望，亦云必死之病，世医拱手。

“参善知识，求觅一知一解，是善知识魔，生语见故。若发四弘誓愿，愿度一切众生尽，然后我始成佛，是菩萨法智魔，誓愿不相舍故。若持斋戒修禅学慧，是有漏善根，纵然坐道场，示现成等正觉，度恒沙数人，尽证辟支佛果，是善根魔，起贪着故。若于诸法都无贪染，神理独存，住甚深禅定，更不升进，是三昧魔，久耽玩故。至上涅槃离欲寂静，是魔业。若智慧脱若干魔网不去。

“善知识不执有，不执无，脱得十句魔语，出语不系缚人，所有言说，不自称师；说如谷响，言满天下无口过，堪依止。若道我能说能解，说我是和尚，汝是弟子，者个同于魔说。无端说道，目击道存，是佛不是佛，是菩提、涅槃、解脱等，无端说一知一解，见举一手，竖一指云是禅是道，者个语系缚人，未有住时，只是重增比丘绳索。纵然不说，亦有口过。宁作心师，不师于心。不了义教，有人天师，有导师；了义教中，不为人天师，不师于法，未能依得玄鉴。且依得了义教，犹有相亲分。若是不了义教，只合聋俗人前说。只如今但不依住一切有无诸法，亦不住无依住，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名大善知识，亦云唯佛一人是大善知识，为无两人，余者尽名外道，亦名魔说。如今只是说破两头句，一切有无境法，但莫贪染及解缚之事，无别语句教人。若道别有语句教人，别有法与人者，此名外道，亦名魔说。

“须识了义教不了义教语，须识遮语不遮语，须识生死语，须识药病语，须识逆顺喻语，须识总别语。说道修行得佛，有修有证，是心是佛，即心即佛，是佛说，是不了义教语，是不遮语，是总语，是升合担语，是拣秽法边语，是顺喻语，是死语，是凡夫前语。不许修行得佛，无修无证，非心非佛，佛亦是佛说，是了义教语，是遮语，是别语，是百石担语，是三乘教外语，是逆喻语，是拣净法边语，是生语，是地位人前语。从须陀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语句，尽属法尘垢。但有语句，尽属烦恼边收。但有语句，尽属不了义教。了义教是持，不了义教是犯。佛地无持犯，了义不了义教，尽不许也。

“若有无问之问，亦有无说之说。佛不为佛说法，平等真如法界无佛，不度众生，佛不住佛，名真福田。

“说众生有佛性，亦谤佛法僧；说众生无佛性，亦谤佛法僧。若言有佛性，名执着谤；若言无佛性，名虚妄谤。如云说佛性有，则增益谤；说佛性无，则损减谤；说佛性亦有亦无，则相违谤；说佛性非有非无，则戏论谤。始欲不说，众生无解脱之期。始欲说之，众生又随语生解，益少损多。故云：“我宁不说法，疾入于涅槃。”向后返寻，过去诸佛皆说三乘之法，向后假说，假立名字，本不是佛，向渠说是佛。本不是菩提，向渠说是菩提、涅槃、解脱等。知渠担百石担不起，且与渠一升一合担。知渠难信了义教，且与渠说不了义教。且得善法流行，亦胜于恶法。善果限满，恶果便到。得佛则有众生到，得涅槃则有生死到，得明则有暗到。但是有漏，因果翻覆，无有不想酬献者。若欲免见翻覆之事，但割断两头句，量数管不着，不佛不众生，不亲不疏，不高不下，不平不等，不去不来。但不着文字，隔渠两头，捉汝不得，免苦乐相形，免明暗相酬，实理真实，亦不真实，虚妄亦不虚妄。不是量数物，喻如虚空，不可修治。若心有少许作解，即被量数管着，亦如卦兆，被金木水火土管，亦如耆胶，五处俱粘，魔王捉得，自在还家。

“夫教语皆三句相连，初中后善。初直须教渠发善心，中破善心后，始名好善。菩萨即非菩萨，是名菩萨。法非法，非非法，总与么也。若只说一句，令众生入地狱。若三句一时说，渠自入地狱，不干教主事。

“此土初祖云：‘无能无圣为佛圣。’若言佛圣者亦非，九品精灵，龙畜等类及释梵已来，皆能通变上品精灵。亦知今古百劫时事，岂得是佛？如阿修罗王，身极长大，敌两倍须弥山，与帝释战时，知力不如，领百万兵众入藕丝孔里藏，通变辩才不少，他且不是佛教语。节级奢缓，升降不同。未悟未解时，名贪瞋，悟了唤作佛慧。故云不异旧时人，只异旧时行履处。”

问：“斩草伐木，掘地垦土，为有罪报相否？”师云：“不得定言有罪，亦不得定言无罪。有罪无罪，事在当人。若贪染一切有无等法，有取舍心在，透三句不过，此人定言有罪。若透三句外，心如虚空，亦莫作虚空想，此人定言无罪。”又云：“罪若作了，道不见有罪，无有是处。若不作罪，道有罪，亦无有是处。如律中本迷杀人，及转相杀，尚不得杀罪，何况禅宗下相承，心如虚空，不停留一物，亦无虚空相，将罪何处安着？”亦云：“禅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亦云：“但融冶表里心尽即得。”亦云：“但约照境，只如今照一切有无等法，都无贪取，亦莫取着。”亦云：“合与么学，学似浣垢衣，衣是本有，垢是外来。闻说一切有无声色如垢腻，都莫将心凑泊。菩提树下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属色，十二分教属声。只如今截断一切有无声色流过，心如虚空相似，合与么学，如救头然始得。临命终时，寻旧熟路行，尚不彻到，与么时新调始学，无有得期。临终之时，尽是胜境现前，随心所爱重处先受，只如今不作恶事，当此之时，亦无恶境。纵有恶境，亦变成好境。若怕临终之时狂不得自由，即须如今便自由始得。只如今于一一境法，都无爱染，亦莫依住知解，便是自由人。如今是因，临终是果。果业已现，如何怕得。怕是古今，古若有今，今亦有古。古若有佛，今亦有佛。如今若得，直至未来际得。只如今一念一念不被一切有无等法管，自古自今，佛只是人，人只是佛，亦是三昧定，不用将定入定，不用将禅想禅，不用将佛觅佛。如云法不求法，法不得法，法不行法，法不见法，自然得法，不以得更得。所以菩萨应如是正念于法，罄然独存，亦无知独存之法智，性自如如，非因所置，亦名体结，亦名体集，不是智知，不是识识。绝思量处，凝寂体尽，忖度永亡。如海大流，尽波浪不复生，亦云如大海水，无风匝匝之波。忽知匝匝之波，此是细中之粗，亡知于知，还如细中之细，是佛境界。从此初知，名三昧之顶，亦名三昧王，亦名尔焰智，出生一切诸三昧，灌一切诸法王子顶，于一切色声香味触法刹土，成等正觉。内外通达，悉无有阂，一色一尘，一佛一色，一切佛一切色，一切尘一切佛，一切色声香味触法，亦复如是。一一遍满一切刹土，此是细中之粗，是善境界，是一切上流知觉闻见，亦是一切上流出生入死，度一切有无等，是上流所说，亦是上流涅槃，是无上道，是无等等咒，是第一之说，于诸说中，最为甚深，无人能到，诸佛护念。犹如清波，能说一切水清浊深流广大之用，诸佛护念。行住坐卧，若能如是，我时为现清净光明身。”

又云：“如汝自等语等，我亦如然。一佛刹声，一佛刹香，一佛刹味，一佛刹触，一佛刹事，悉皆如是。从此上至莲华藏世界，纵广总皆如是。若守初知为解，名顶结，亦名堕顶结，是一切尘劳之根本。自生知见，无绳自缚，所知故系，世有二十五，又散一切诸烦恼门缚着于他。此初知二乘见之名为尔焰识，亦名微细烦恼，便即断除。既得除已，名为回神住空窟，亦名三昧酒所醉，亦名解脱魔所缚。世界作坏，定力所持，漏向别国土，都不觉知，亦名解脱深坑，可畏之处。菩萨悉皆远离，亦云失脚作转轮王，令四天下人一日行十善，此福智犹不能算自已鉴觉名王，缘念着有无诸法，名转轮王。只如今于藏腑中都不纳一切有无等法，离四句外，名空空，名不死药，为唤前王，名不死药。虽云不死药，与王共服，亦非二物，亦非一物。若作一二解，亦名转轮王。只如今有人以福智四事，供养四百万亿阿僧祇世界六趣四生，随其所欲，满八十年已，后作是念，然此众生皆已衰老，我当以佛法而训导之，令得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道，如是施主，但施众生一切乐具，功德尚自无量，何况令得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道，功德无量无边，犹不如第五十人闻经随喜功德。《报恩经》云：‘摩耶夫人生五百太子，尽得辟支佛果，而皆灭度，各各起塔供养，一一礼拜叹言，不如生于一子得无上菩提，省我心力。’只如今于百千万众中，有一人得者，价直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常劝众人，须玄解自理。自理若玄，使得福智，如贵使贱，亦如无住车。若守此作解，名髻中珠，亦名有价宝珠，亦名运粪入。若不守此为解，如王髻中明珠与之，亦名无价大宝，亦名运粪出。佛直是缠外人，却来缠内，与么作佛，直是生死那边人，直是玄绝那边人，却来向者岸，与么作佛。人及劢猴，俱不能行。人喻十地菩萨，劢猴喻凡夫。读经看教，求一切知解，不是一向不许，解得三乘教，善得璎珞庄严具，得三十二相窟宅，觅佛即不得。教云：‘贪着小乘三藏学者，犹不许亲近，何况自为。是破戒比丘、名字罗汉。’《涅槃经》中被配入十六恶律仪中，同于畋猎渔捕，为利养故杀害，大乘方等，犹如甘露，亦如毒药，消得去如甘露，消不去如毒药。读经看教，若不解他生死语，决定透他义句不过，莫读最第一。亦云须看教，亦须参善知识。第一须自有眼，须辩他生死语始得。若辩白不得，决定透不过，只是重增比丘绳索。所以教学玄旨人，不遣读文字，如云说体不说相，说义不说文，如是说者名真说。若说文字，皆是诽谤，是名邪说。菩萨若说，当如法说，亦名真说。当令众生持心不持事，持行不持法，说人不说字，说义不说文。说道欲界无禅，亦是带一只眼人语。既云欲界无禅，凭何得至色界？先因地上习二种定，然后得至初禅，有想定无想定，有想定生色界四禅等天，无想定生无色界四空等天。欲界灼然无禅，禅是色界。”

问：“如今说此土有禅如何？”师云：“不动不禅是如来禅，离生禅想。”

问：“如何是有情无佛性、无情有佛性？”师云：“从人至佛，是圣情执；从人至地狱，是凡情执。只如今但于凡圣二境，有染爱心，是名有情无佛性。只如今但于凡圣二境，及一切有无诸法，都无取舍心，亦无无取舍知解，是名无情有佛性。只是无其情系，故名无情，不同木石、太虚、黄华、翠竹之无情将为有佛性。若言有者，何故经中不见受记而得成佛者？只如今鉴觉，但不被有情改变，喻如翠竹，无不应机，无不知时，喻如黄华。”又云：“若踏佛阶梯，无情有佛性；若未踏佛阶梯，有情无佛性。一切言教，只是治病。为病不同，药亦不同。所以有时说有佛，有时说无佛。实语治病，病若得瘥，个个是实语。治病若不瘥，个个是虚妄语。实语是虚妄语，生见故。虚妄是实语，断众生颠倒故。为病是虚妄，只有虚妄药相治。”

四

僧问：“大通智胜佛，十劫坐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如何？”师云：“劫者滞也，亦云住也，住一善，滞于十善。西国云佛，此土云觉，自已鉴觉，滞着于善，善根人无佛性，故云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触恶住恶，名众生觉；触善住善，名声闻觉；不住善恶二边，不依住将为是者，名二乘觉，亦名辟支佛觉；既不依住善恶二边，亦不作不依住知解，名菩萨觉；既不依住，亦不作无依住知解，始得名为佛觉。如云佛不住佛，名真福田。若于千万人中，忽有一人得者，名无价宝，能于一切处为导师。无佛处云是佛，无法处云是法，无僧处云是僧，名转大法轮。”

问：“从上祖宗皆有密语递相传授如何？”师云：“无有密语。如来无有秘密藏，只如今鉴觉，语言分明，觅形相了不可得，是密语。从须陀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语句，尽属法之尘垢；但有语句，尽属烦恼边收；但有语句，尽属不了义教；但有语句，尽不许也，了义教俱非也，更讨什么密语。”

问：“‘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如何？”师云：“空喻于沤，海喻于性。自已灵觉之性，过于虚空。故云：‘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

问：“伐林莫伐树如何？”师云：“林者喻于心，树者喻于身。因说林故生怖，故云伐林莫伐树。”

问：“如今沙门尽言，我依佛教学一经、一论、一禅、一律、一知、一解，合受檀越四事供养，为消得否？”师云：“但约如今照用，一声一色、一香一味，于一切有无诸法一一境上，都无纤尘取染，亦不依住无取染，亦无不依住知解，者个人日食万两黄金，亦能消得。只如今照一切有无等法，于六根门头刮削并当，贪爱有纤毫治不去，乃至乞施主一粒米一缕线，个个披毛戴角牵犁负重，一一须偿他始得，为不依佛。佛是无着人，无求人，无依人。如今波波贪觅佛，尽皆背也。故云：‘久亲近于佛，不识于佛性。唯观救世者，轮回六趣中。久乃见佛者，为说佛难值。’文殊是七佛祖师，亦云是娑婆世界第一主首菩萨，无端作见佛想、闻法想，被佛威神力故，犹降二铁围山。不是不解，特与诸学人作标则，令诸后学人莫作与么见闻。但无一切有无等法、有无等见，一一个个透过三句外，是名如意宝，是名宝华承足。若作佛见法见，但是一切有无等见，名眼翳，见所见故，亦名见缠，亦名见盖，亦名见孽。

“只如今念念及一切见闻觉知，及一切尘垢去得尽，但是一尘一色，总是一佛；但起一念，总是一佛。三世五阴，念念谁知其数，是名佛逼塞虚空，是名分身佛，是名宝塔。是以常叹言嗟，见今日所依之命，依一颗米、一茎菜，饷时不得食饥死，不得水渴死，不得火寒死，欠一日不生，欠一日不死。被四大把定，不如先达者，入火不烧，入水不溺。倘要烧便烧，要溺便溺，要生即生，要死即死，去住自由，者个人有自由分。

“心若不乱，不用求佛求菩提涅槃。若着佛求，属贪，贪变成病，故云佛病最难治。谤佛毁法，乃可取食。食者是自已灵觉性，无漏饭解脱食，此语治十地菩萨病，是从初至十地也。只如今但有一切求心，尽名破戒比丘、名字罗汉，尽名野干！灼然销他供养不得。只如今闻声如响等，嗅香如风等，离一切有无等法，亦不住于离，亦无不住知解，此人一切罪垢不能相累。为求无上菩提涅槃，故名出家，犹是邪愿，况乎世间诤论，觅胜负说，我能我解，贪一门徒，爱一弟子，恋一住处，结一檀越，一衣一食，一名一利？又言：‘我得一切无阂。’只是自诳。

“只如今能于自己五阴不为其主，被人割截节节支解，都无怨吝之心，亦不烦恼。乃至自已弟子被人鞭打，从头至足，如上一一等事，都无一念生彼我心，犹依住无一念将为是，此名法尘垢，十地之人脱不去，流入生死河。

“所以常劝众人，须惧法尘烦恼，如惧三涂，乃有独立分。假使有一法过于涅槃者，亦无少许生珍重想，此人步步是佛，不假脚踏莲华，分身百亿。只如今于一切有无等法，有纤毫爱染心，纵然脚踏莲华，亦同魔作。若执本清净、本解脱，自是佛、自是禅道解者，即属自然外道。若执因缘修成证得者，即属因缘外道。执有即属常见外道，执无即属断见外道。执亦有亦无即属边见外道。执非有非无即属空见外道，亦云愚痴外道。只如今但莫作佛见、涅槃等见，都无一切有无等见，亦无无见，名正见。无一切闻，亦无无闻，名正闻，是名摧伏外道。无凡夫魔来，是大神咒；无二乘魔来，是大明咒；无菩萨魔来，是无上咒；乃至亦无佛魔来，是无等等咒。一变众生谄曲修罗，二变二乘谄曲修罗，三变菩萨谄曲修罗，是三变净土。

“只如今但不贪染一切有无诸法，是名无生，是名正信。信着一切法，名信不具，亦名信不圆，亦名偏信不具，故名一阐提。如今欲得蓦直悟解，但人法俱泯，人法俱绝，人法俱空，透三句外，是名不堕诸数。

“三身一体，一体三身。一者法身实相佛。法身佛不明不暗，明暗属幻化。实相由对虚得名，本无一切名目。如云佛身无为，不堕诸数，成佛献盖等，是升合担语。要从浊辩清得名，故云实相法身佛，是名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亦名虚空法身佛，亦名大圆镜智，亦名第八识，亦名性宗，亦名空宗，亦名佛居不净不秽土，亦名在窟师子，亦名金刚后得智，亦名无垢檀，亦名第一义空，亦名玄旨。三祖云：‘不识玄旨，徒劳念静。’

“二报身佛，菩提树下佛，亦名幻化佛，亦名相好佛，亦名应身佛，是名圆满报身卢舍那佛，亦名平等性智，亦名第七识，亦名酬因答果佛，同五十二禅那数，同阿罗汉辟支佛，同一切菩萨等，同受生灭等苦，不同众生系业等苦。

“三化身佛，只如今于一切有无诸法，都无贪染，亦无无染，离四句外，所有言说辩才，名化身佛。是名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亦名大神变，亦名游戏神通，亦名妙观察智，亦名第六识。

“供养者净三业，前际无烦恼可断，中际无自性可守，后际无佛可成，是三际断，是三业清净，是三轮空，是三檀空。云何比丘给侍于佛？所谓不漏六根者，亦名庄严，空无诸漏林树庄严，空无诸染华果庄严，空无佛眼约修行人。法眼辩清浊，亦不作辩清浊知解，是名乃至无眼。

“《宝积经》云：‘法身不可以见闻觉知求，非肉眼所见，以无色故。非天眼所见，以无妄故。非慧眼所见，以离相故。非法眼所见，以离诸行故。非佛眼所见，以离诸识故。若不作如是见，是名佛见。同色非形色，名真色。同空非太虚，名真空。色空亦是药病相治语。’

“人我不生，诸恶不起，是纳须弥于芥子中。不起一切贪瞋八风等，是悉能吸四大海水入口中。不受一切虚妄语言，是不入耳中。不令身起一切恶于人，是纳一切火于腹中。只如今于一一境，不惑不乱，不瞋不喜，于自已六根门头，刮削并当得净洁，是无事人。胜一切知解头陀精进，是名天眼，亦名了照为眼，是名法界性，是作车载因果。

“佛出世度众生，是九部教语，是不了义教语。瞋及喜病及药，总是自已，更无两人。何处有佛出世？何处有众生可度？如经云：‘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亦云：‘不爱佛菩提。’不贪染有无诸法，名为度他。亦不守住自已，名为自度。为病不同，药亦不同，处方不同。不得一向固执，依佛依菩提等法，尽是依方。故云：‘至于智者，不得一向。’

“圣地习凡因，佛入众生中，同类诱引化导，同渠饿鬼肢节火然，与渠说般若波罗蜜，令渠发心。若一向在圣地，凭何得至彼共渠语？佛入诸类与众生作船筏，同渠受苦，无限劳极，佛入苦处，亦同众生受苦。佛只是去住自由，不同众生。佛不是虚空受苦，何得不苦？若说不苦，此语违负，等闲莫说。错说佛神通自在不自在。且惭愧人不敢说佛是有为是无为，不敢说佛自由不自由，除赞药方外，不欲得露现两头丑陋。

“教云：‘若人安佛菩提，置有所是边，其人得大罪。’亦云：‘如不识佛人前，向渠与么说无过。’如无漏牛乳，能治有漏病。其牛者不在高原，不居下葜。此牛乳堪作药，高原喻于佛，下葜喻于众生。如云如来实智，法身又无此病，辩才无阂，升腾自在，不生不灭，是名生老病死疼痛病，是暗吃菌羹，患痢疾而终，是暗为藏明头迹，明暗都遣，莫取无取，亦无无取，他不明不暗。王宫生纳耶输陀罗，八相成道，声闻外道妄想所计。如云非杂食身，纯陀云：‘我知如来决定不受不食。’第一须具两只眼，照破两头事。莫只带一只眼向一边行，即有那个边到。功德天黑暗女相随，有智主人二俱不受。只如今心如虚空相似，学始有所成。

6黄檗希运禅师法语

洪州黄檗希运禅师，闽人也。幼于本州黄檗山出家。额间隆起如珠，音辞朗润，志意冲澹。后游天台逢一僧，与之言笑，如旧相识，熟视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属涧水暴涨，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师同渡，师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蹑波，若屐平地，回顾曰：“渡来！渡来！”师曰：“咄！这自了汉。吾早知，当斫汝胫。”其僧叹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讫不见。

师后游京师，因人启发，乃往参百丈。丈问：“巍巍堂堂，从何方来？”师曰：“巍巍堂堂，从岭南来。”丈曰：“巍巍堂堂，当为何事？”师曰：“巍巍堂堂，不为别事。”便礼拜。问曰：“从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师曰：“不可教后人断绝去也。”丈曰：“将谓汝是个人。”乃起，入方丈。

师随后入，曰：“某甲特来。”丈曰：“若尔，则他后不得孤负吾。”丈一日问师：“甚么处去来？”曰：“大雄山下采菌子来。”丈曰：“还见大虫么？”师便作虎声，丈拈斧作斫势，师即打丈一掴，丈吟吟而笑，便归。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虫，汝等诸人也须好看，百丈老汉今日亲遭一口。”

裴相国镇宛陵，建大禅苑，请师说法。以师酷爱旧山，还以黄檗名之。公一日拓一尊佛于师前，跪曰：“请师安名。”师召曰：“裴休。”公应诺。师曰：“与汝安名竟。”公礼拜。

师一日捏拳曰：“天下老和尚，总在这里。我若放一线道，从汝七纵八横；若不放过，不消一捏。”僧问：“放一线道时如何？”师曰：“七纵八横。”曰：“不放过，不消一捏时如何？”师曰：“普。”

一日上堂，大众云集，乃曰：“汝等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众不散。师却复坐曰：“汝等诸人尽是吃酒糟汉。恁么行脚，取笑于人。但见八百一千人处便去，不可图他热闹也。老汉行脚时，或遇草根下有一个汉，便从顶门上一锥。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养他。可中总似汝如此容易，何处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称行脚，亦须著些精神好。还知道大唐国内无禅师么？”时有僧问：“诸方尊宿尽聚众开化，为甚么却道无禅师？”师曰：“不道无禅，只是无师。阇黎不见马大师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场，得马师正法眼者止三两人。庐山归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须知有从上来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头，横说竖说，犹未知向上关捩子。有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党。且当人事宜不能体会得，但知学言语念，向皮袋里安著，到处称我会禅，还替得汝生死么？轻忽老宿，入地狱如箭。我才见汝入门来，便识得了也。还知么？急须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过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后总被俗汉算将去在。宜自看远近，是阿谁面上事？若会即便会，若不会即散去。珍重！”

问：“如何是西来意？”师便打。自余施设，皆被上机。中下之流，莫窥涯涘。唐大中年终于本山，谥断际禅师。

师游上都，因行分卫，而造一门，云：“家常。”屏后有老女云：“和尚太无厌生。”师闻其言，异探而拔之云：“饭犹未得，何责无厌？”女云：“只这个，岂不是无厌？”师闻，驻而微笑。阿婆睹师容仪堂堂，特异常僧，遂命入内，供以斋。食毕，询问参学行止。师不能隐，竭露见知。阿婆提以再举微关，师则玄门顿而荡豁。师重致言谢，拟欲师承。阿婆曰：“吾是五障之身，故非法器。吾闻江西有百丈大师，禅林郢匠，特秀群峰，师可诣彼参承。所贵他日为人天师，法不轻来耳。”后人传说，此婆少年曾参见忠国师也。

师遂依言而造百丈，礼而问：“从上相承之事，和尚如何指示于人？”百丈良久，师曰：“不可教后人断绝去也。”百丈云：“我本将谓汝是一个人。”遂起入丈室，欲掩其户。师云：“某甲来，只要这个印信足矣。”丈回言：“若然者，他后不得辜负于吾。”师遂驻泊，延于时岁。

后居黄檗山，玄徒竞凑，法鼓震于寰中；缁素奔风，智炬扬于海内。

师行脚时到盐官，盐官有一日云：“色即是空，空义不成；空即是色，色义不成。”师出来问：“承和尚有言：‘色即是空，空义不成；空即是色，色义不成。’岂不是和尚与么道？”盐官云：“是也。”师敲禅床云：“这个是色义，阿哪个是空义？”盐官不对。

师令八百来人到洪州见州主，州主手执越杖，便问师：“这个是什么字？”师云：“欠一点。”便掴，州主便礼拜为师。

裴相公有一日微微底不安，非久之间便死。师恰在宅里，不抛相公头边底坐看相公。相公无限时却惺，惺后说冥中事：“某一入冥界，有脚不曾行，有眼不曾见。行得十四五十里困了，忽然见一池水。某甲拟欲入池，有一个老和尚，不与某甲入池里，便喝。因此再见和尚。”师云：“若不遇老僧，相公洎合造龙。”

师又时握拳云：“诸方老宿，性命总在这里，放也得，不放也得。”

**黄檗断际禅师传心法要**

河东裴休集并序

有大禅师，法讳希运，住洪州高安县黄檗山鹫峰下，乃曹溪六祖之嫡孙，西堂百丈之法姪，独佩最上乘离文字之印，唯传一心，更无别法，心体亦空，万缘俱寂。如大日轮升虚空中，光明照曜，净无纤埃。证之者，无新旧，无浅深；说之者，不立义解，不立宗主，不开户牖，直下便是，动念即乖，然后为本佛。故其言简，其理直，其道峻，其行孤。四方学徒，望山而趋，睹相而悟，往来海众，常千余人。予会昌二年廉于锺陵，自山迎至州，憩龙兴寺，旦夕问道。大中二年，廉于宛陵，复去礼迎至所部，安居开元寺，旦夕受法。退而纪之，十得一二，佩为心印，不敢发扬。今恐入神精义不闻于未来，遂出之，授门下僧大舟法建，归旧山之广唐寺，问长老法众，与往日常所亲闻同异如何也。

唐大中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序

**传心法要**

师谓休曰：“诸佛与一切众生，唯是一心，更无别法。此心无始以来，不曾生，不曾灭，不青不黄，无形无相，不属有无，不计新旧，非长非短，非大非小，超过一切限量、名言、踪迹、对待，当体便是，动念即乖。犹如虚空，无有边际，不可测度。唯此一心即是佛。佛与众生更无别异，但是众生着相外求，求之转失。使佛觅佛，将心捉心，穷劫尽形，终不能得。不知息念忘虑，佛自现前。此心即是佛，佛即是众生。为众生时，此心不减；为诸佛时，此心不添。乃至六度万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缘即施，缘息即寂。若不决定信此是佛，而欲着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与道相乖。

“此心即是佛，更无别佛，亦无别心。此心明净，犹如虚空，无一点相貌。举心动念，即乖法体，即为着相。无始以来，无着相佛。修六度万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无始以来，无次第佛。但悟一心，更无少法可得，此即真佛。佛与众生，一心无异，犹如虚空，无杂无坏，如大日轮照四天下，日升之时，明遍天下，虚空不曾明；日没之时，暗遍天下，虚空不曾暗。明暗之境，自相陵夺，虚空之性，廓然不变。佛及众生，心亦如此。若观佛作清净光明解脱之相，观众生作垢浊暗昧生死之相，作此解者，历河沙劫，终不得菩提，为着相故。唯此一心，更无微尘许法可得，即心是佛。

“如今学道人，不悟此心体，便于心上生心，向外求佛，着相修行，皆是恶法，非菩提道。供养十方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何以故？无心者，无一切心也。如如之体，内如木石，不动不摇；外如虚空，不塞不碍。无能所，无方所，无相貌，无得失。趋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无栖泊处故，望崖而退，例皆广求知见。所以求知见者如毛，悟道者如角。

“‘文殊’当理，‘普贤’当行。理者，真空无碍之理；行者，离相无尽之行。‘观音’当大慈，‘势至’当大智，‘维摩’者净名也。净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异，故号净名。诸大菩萨所表者，人皆有之，不离一心，悟之即是。今学道人不向自心中悟，乃于心外着相取境，皆与道背。‘恒河沙’者，佛说是沙，诸佛菩萨、释梵、诸天步履而过，沙亦不喜；牛羊虫蚁践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宝馨香，沙亦不贪；粪尿臭秽，沙亦不恶。此心即无心之心，离一切相，众生诸佛，更无差别，但能无心，便是究竟。学道人若不直下无心，累劫修行，终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系，不得解脱。

“然证此心有迟疾。有闻法一念便得无心者，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乃得无心者，有至十地乃得无心者。长短得无心乃住，更无可修可证，实无所得，真实不虚。一念而得与十地而得者，功用恰齐，更无深浅，只是历劫枉受辛勤耳。造恶造善，皆是着相。着相造恶，枉受轮回；着相造善，枉受劳苦，总不如言下便自认取本法。

“此法即心，心外无法；此心即法，法外无心。心自无心，亦无无心者，将心无心，心却成有，默契而已，绝诸思议。故曰：‘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此心是本源清净佛，人皆有之。蠢动含灵与诸佛菩萨，一体不异，只为妄想分别，造种种业果。本佛上实无一物，虚通寂静，明妙安乐而已，深自悟入，直下便是，圆满具足，更无所欠。纵使三祇精进修行，历诸地位，及一念证时，只证元来自佛，向上更不添得一物，却观历劫功用，总是梦中妄为。故如来云：‘我于阿耨菩提，实无所得。若有所得，然灯佛则不与我授记。’又云：‘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菩提。’

“即此本源清净心，与众生诸佛、世界山河、有相无相、遍十方界，一切平等，无彼我相。此本源清净心，常自圆明遍照，世人不悟，只认见闻觉知为心，为见闻觉知所覆，所以不睹精明本体。但直下无心，本体自现。如大日轮升于虚空，遍照十方，更无障碍。故学道人唯认见闻觉知、施为动作，空却见闻觉知，即心路绝无入处，但于见闻觉知处认本心。然本心不属见闻觉知，亦不离见闻觉知。但莫于见闻觉知上起见解，亦莫于见闻觉知上动念，亦莫离见闻觉知觅心，亦莫舍见闻觉知取法。不即不离，不住不著，纵横自在，无非道场。

“世人闻道诸佛皆传心法，将谓心上别有一法可证可取，遂将心觅法。不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不可将心更求于心，历千万劫，终无得日。不如当下无心，便是本法。如力士迷额内珠，向外求觅，周行十方，终不能得。智者指之，当时自见本珠如故。故学道人迷自本心，不认为佛，遂向外求觅，起功用行，依次第证，历劫勤求，永不成道。不如当下无心，决定知一切法本无所有，亦无所得，无依无住，无能无所。不动妄念，便证菩提。及证道时，只证本心佛，历劫功用，并是虚修。如力士得珠时，只得本额珠，不关向外求觅之力。故佛言：‘我于阿耨菩提实无所得。’恐人不信，故引五眼所见，五语所言，真实不虚，是第一义谛。

“学道人莫疑四大为身。四大无我，我亦无主。故知此身无我亦无主。五阴为心，五阴无我亦无主。故知此心无我亦无主。六根六尘六识，和合生灭，亦复如是。十八界既空，一切皆空，唯有本心荡然清净。有识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饥疮为患，随顺给养，不生贪着，谓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别，惟求适口，不生厌离，谓之识食。声闻者，因声得悟，故谓之声闻。但不了自心，于声教上起解，或因神通，或因瑞相，言语运动，闻有菩提涅槃，三僧祇劫修成佛道，皆属声闻道，谓之声闻佛。唯直下顿了自心本来是佛，无一法可得，无一行可修，此是无上道，此是真如佛。

“学道人只怕一念有，即与道隔矣。念念无相，念念无为，即是佛。学道人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总不用学，唯学无求无着。无求即心不生，无着即心不灭，不生不灭即是佛。八万四千法门对八万四千烦恼，只是教化接引门。本无一切法，离即是法，知离者是佛。但离一切烦恼，是无法可得。

“学道人若欲得知要诀，但莫于心上着一物。言佛真法身犹若虚空，此是喻法身即虚空，虚空即法身。常人谓法身遍虚空处，虚空中含容法身，不知法身即虚空，虚空即法身也。若定言有虚空，虚空不是法身；若定言有法身，法身不是虚空。但莫作虚空解，虚空即法身；莫作法身解，法身即虚空。虚空与法身无异相，佛与众生无异相，生死与涅槃无异相，烦恼与菩提无异相，离一切相即是佛。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双忘，乃是真法。忘境犹易，忘心至难。人不敢忘心，恐落空无捞摸处，不知空本无空，唯一真法界耳。

“此灵觉性，无始以来与虚空同寿，未曾生，未曾灭，未曾有，未曾无，未曾秽，未曾净，未曾喧，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无方所，无内外，无数量，无形相，无色像，无音声；不可觅，不可求；不可以智慧识，不可以言语取，不可以境物会，不可以功用到。诸佛菩萨与一切蠢动含灵，同此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一念离真，皆为妄想。不可以心更求于心，不可以佛更求于佛，不可以法更求于法。故学道人，直下无心，默契而已，拟心即差。以心传心，此为正见，慎勿向外逐境，认境为心，是认贼为子。为有贪嗔痴，即立戒定慧。本无烦恼，焉有菩提？故祖师云：‘佛说一切法，为除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本源清净佛上，更不着一物。譬如虚空，虽以无量珍宝庄严，终不能住。佛性同虚空，虽以无量功德智慧庄严，终不能住。但迷本性，转不见耳。

“所谓心地法门，万法皆依此心建立，遇境即有，无境即无。不可于净性上转作境解。所言定慧、鉴用历历、寂寂惺惺、见闻觉知，皆是境上作解，暂为中下根人说即得。若欲亲证，皆不可作如此见解，尽是境法有没处，没于有地。但于一切法，不作有无见，即见法也。”

九月一日，师谓休曰：“自达摩大师到中国，唯说一心，唯传一法。以佛传佛，不说余佛；以法传法，不说余法。法即不可说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清净心也。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般若为慧，此慧即无相本心也。

“凡夫不趣道，唯恣六情，乃行六道。学道人一念计生死，即落魔道；一念起诸见，即落外道；见有生，趣其灭，即落声闻道；不见有生，唯见有灭，即落缘觉道；法本不生，今亦无灭，不起二见，不厌不欣，一切诸法，唯是一心，然后乃为佛乘也。

“凡夫皆逐境生心，心遂欣厌。若欲无境，当忘其心。心忘即境空，境空即心灭。若不忘心，而但除境，境不可除，只益纷扰。故万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复何求哉？学般若人，不见有一法可得，绝意三乘，唯一真实，不可证得。谓我能证能得，皆增上慢人。法华会上拂衣而去者，皆斯徒也。故佛言：‘我于菩提实无所得。’默契而已。

“凡人临欲终时，但观五蕴皆空，四大无我，真心无相，不去不来。生时性亦不来，死时性亦不去，湛然圆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顿了，不为三世所拘系，便是出世人也。切不得有分毫趣向，若见善相诸佛来迎及种种现前，亦无心随去；若见恶相种种现前，亦无心怖畏。但自忘心，同于法界，便得自在，此即是要节也。”

十月八日，师谓休曰：“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等觉妙觉，皆是权立接引之教，并为化城。言宝所者，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宝。此宝不属情量，不可建立，无佛无众生，无能无所，何处有城？若问：此既是化城，何处为宝所？宝所不可指，指即有方所，非真宝所也。故云‘在近而已’。在近者，不可定量言之。但当体会，契之即是。

“言阐提者，信不具也。一切六道众生乃至二乘，不信有佛果，皆谓之断善根阐提。菩萨者，深信有佛法，不见有大乘小乘，佛与众生同一法性，乃谓之善根阐提。大抵因声教而悟者，谓之声闻；观因缘而悟者，谓之缘觉。若不向自心中悟，虽至成佛，亦谓之声闻佛。学道人多于教法上悟，不于心法上悟，虽历劫修行，终不是本佛。若不于心悟，乃至于教法上悟，即轻心重教，遂成逐块，忘于本心。故但契本心，不用求法，心即法也。

“凡人多为境碍心，事碍理，常欲逃境以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碍境，理碍事。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于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菩萨心如虚空，一切俱舍，所作福德皆不贪着。然舍有三等：内外身心，一切俱舍，犹如虚空，无所取着，然后随方应物，能所皆忘，是为大舍；若一边行道布德，一边旋舍，无希望心，是为中舍；若广修众善，有所希望，闻法知空，遂乃不着，是为小舍。大舍如火烛在前，更无迷悟；中舍如火烛在旁，或明或暗；小舍如火烛在后，不见坑井。故菩萨心如虚空，一切俱舍。过去心不可得，是过去舍；现在心不可得，是现在舍；未来心不可得，是未来舍。所谓三世俱舍。

“自如来付法迦叶以来，以心印心，心心不异。印着空，即印不成文；印着物，即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异。能印所印，俱难契会，故得者少。然心即无心，得即无得。

“佛有三身：法身说自性虚通法，报身说一切清净法，化身说六度万行法。法身说法，不可以言语、音声、形相、文字而求，无所说，无所证，自性虚通而已。故曰：‘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报身化身皆随机感现，所说法亦随事应根，以为摄化，皆非真法。故曰：‘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

“所言‘同是一精明，分为六和合。’一精明者，一心也；六和合者，六根也。此六根各与尘合，眼与色合，耳与声合，鼻与香合，舌与味合，身与触合，意与法合，中间生六识，为十八界。若了十八界无所有，束六和合为一精明，一精明者即心也。学道人皆知此，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和合解，遂被法缚，不契本心。

“如来现世，欲说一乘真法，则众生不信，兴谤没于苦海。若都不说，则堕悭贪，不为众生溥舍妙道。遂设方便，说有三乘。乘有大小，得有浅深，皆非本法。故云：‘唯有一乘道，余二则非真。’然终未能显一心法，故召迦叶同法座，别付一心，离言说法。此一枝法令别行，若能契悟者，便至佛地矣。”

问：“如何是道？如何修行？”师云：“道是何物？汝欲修行？”问：“诸方宗师，相承参禅学道如何？”师云：“引接钝根人语，未可依凭。”云：“此即是引接钝根人语，未审接上根人复说何法？”师云：“若是上根人，何处更就人？觅他自己尚不可得，何况更别有法当情？不见教中云：‘法法何状？’”云：“若如此，则都不要求觅也。”师云：“若与么，则省心力。”云：“如是，则浑成断绝，不可是无也。”师云：“阿谁教他无？他是阿谁？尔拟觅他？”云：“既不许觅，何故又言莫断他？”师云：“若不觅便休，即谁教尔断？尔见目前虚空作么生断他？”云：“此法可得便同虚空否？”师云：“虚空早晚向尔道有同有异？我暂如此说，尔便向这里生解。”云：“应是不与人生解耶？”师云：“我不曾障尔，要且解属于情，情生则智隔。”云：“向这里莫生情是否？”师云：“若不生情，阿谁道是？”

问：“才向和尚处发言，为甚么便言话堕？”师云：“汝自是不解语人，有甚么堕负？”

问：“向来如许多言说，皆是抵敌语，都未曾有实法指示于人？”师云：“实法无颠倒，汝今问处自生颠倒，觅甚么实法？”云：“既是问处自生颠倒，和尚答处如何？”师云：“尔且将物照面看，莫管他人。”又云：“只如个痴狗相似，见物动处便吠，风吹草木也不别。”又云：“我此禅宗从上相承以来，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学道，早是接引之词。然道亦不可学，情存学解，却成迷道。道无方所，名大乘心。此心不在内外中间，实无方所。第一不得作知解，只是说汝如今情量处。情量若尽，心无方所。此道天真，本无名字。只为世人不识，迷在情中，所以诸佛出来说破此事。恐汝诸人不了，权立道名，不可守名而生解。故云‘得鱼忘筌，身心自然。达道识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沙门果者，息虑而成，不从学得。汝如今将心求心，傍他家舍，只拟学取，有甚么得时？古人心利，才闻一言，便乃绝学，所以唤作‘绝学无为闲道人。’今时人，只欲得多知多解，广求文义，唤作修行。不知多知多解，翻成壅塞。唯知多与儿酥乳吃，消与不消，都总不知。三乘学道人，皆是此样，尽名食不消者。所谓知解不消，皆为毒药，尽向生灭中取。真如之中，都无此事。故云：‘我王库内，无如是刀。’从前所有一切解处，尽须并却令空，更无分别，即是空如来藏。如来藏者，更无纤尘可有，即是‘破有法王，出现世间。’亦云‘我于然灯佛所，无少法可得。’此语只为空尔情量知解。但销镕表里情尽，都无依执，是无事人。三乘教纲，只是应机之药，随宜所说，临时施设，各各不同。但能了知，即不被惑。

第一不得于一机一教边守文作解。何以如此？实无有定法如来可说。我此宗门，不论此事，但知息心即休，更不用思前虑后。”

问：“从上来皆云‘即心是佛’，未审即哪个心是佛？”师云：“尔有几个心？”云：“为复即凡心是佛？即圣心是佛？”师云：“尔何处有凡圣心耶？”云：“即今三乘中，说有凡圣，和尚何得言无？”师云：“三乘中分明向尔道凡圣心是妄，尔今不解，返执为有，将空作实，岂不是妄？妄故迷心。汝但除却凡情圣境，心外更无别佛。祖师西来，直指一切人全体是佛，汝今不识，执凡执圣，向外驰骋，还自迷心，所以向汝道，即心是佛。一念情生，即堕异趣，无始以来不异今日。无有异法，故名成等正觉。”云：“和尚所言即者，是何道理？”师云：“觅什么道理！才有道理，便即心异。”云：“前言无始以来不异今日，此理如何？”师云：“只为觅故，汝自异他。汝若不觅，何处有异？”云：“既是不异，何更用说即？”师云：“汝若不信凡圣，阿谁向汝道即？即若不即，心亦不心，可中心即俱忘，阿你更拟向何处觅去？”

问：“妄能障自心，未审而今以何遣妄？”师云：“起妄遣妄亦成妄，妄本无根，只因分别而有。尔但于凡圣两处情尽，自然无妄，更拟若为遣他？都不得有纤毫依执，名为‘我舍两臂，必当得佛。’”云：“既无依执，当何相承？”师云：“以心传心。”云：“若心相传，云何言心亦无？”师云：“不得一法，名为传心。若了此心，即是无心无法。”云：“若无心无法，云何名传？”师云：“汝闻道传心，将谓有可得也？所以祖师云：‘认得心性时，可说不思议。了了无所得，得时不说知。’此事若教汝会，何堪也？”

问：“只如目前虚空，可不是境？岂无指境见心乎？”师云：“甚么心教汝向境上见？设汝见得，只是个照境的心。如人以镜照面，纵然得见眉目分明，元来只是影像，何关汝事！”云：“若不因照，何时得见？”师云：“若也涉因，常须假物，有什么了时？汝不见他向汝道：‘拨手似君无一物，徒劳谩说数千般？’”云：“他若识了，照亦无物耶？”师云：“若是无物，更何用照？尔莫开眼寐语去。”

上堂云：“百种多知，不如无求最第一也。道人是无事人，实无许多般心，亦无道理可说，无事散去。”

问：“如何是世谛？”师云：“说葛藤作什么？本来清净，何假言说问答。但无一切心，即名无漏智。汝每日行住坐卧，一切言语，但莫着有为法，出言瞬目，尽同无漏。如今末法向去，多是学禅道者，皆着一切声色。何不与我心心同虚空去，如枯木石头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相应。若不如是，他日尽被阎老子拷尔在。尔但离却有无诸法，心如日轮，常在虚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不是省力的事？到此之时，无栖泊处，即是行诸佛行，便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此是尔清净法身，名为阿耨菩提。若不会此意，纵尔学得多知，勤苦修行，草衣木食，不识自心，尽名邪行，定作天魔眷属。如此修行，当复何益？志公云：‘佛本是自心作，哪得向文字中求？’饶尔学得三贤四果，十地满心，也只是在凡圣内坐。不见道：‘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势力尽，箭还坠，招得来生不如意，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为尔不是与么人，须要向古人建化门，广学知解。志公云：‘不逢出世明师，枉服大乘法药。’尔如今一切时中，行住坐卧，但学无心，久久须实得。为尔力量小，不能顿超，但得三年五年或十年，须得个入头处，自然会去。为尔不能如是，须要将心学禅学道，佛法有甚么交涉？故云：‘如来所说，皆为化人。’如将黄叶为金，止小儿啼，决定不实。若有实得，非我宗门下客，且与尔本体有甚交涉！故经云：‘实无少法可得，名为阿耨菩提。’若也会得此意，方知佛道魔道俱错。本来清净皎皎地，无方圆，无大小，无长短等相；无漏无为，无迷无悟；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大千沙界海中沤，一切圣贤如电拂，一切不如心真实。法身从古至今，与佛祖一般，何处欠少一毫毛？既会如是意，大须努力，尽今生去，出息不保入息。”

问：“六祖不会经书，何得传衣为祖？秀上座是五百人首座，为教授师，讲得三十二本经论，云何不传衣？”师云：“为他有心，是有为法，所修所证，将为是也。所以五祖付六祖。六祖当时只是默契，得密授如来甚深意，所以付法与他。汝不见道：‘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若会此意，方名出家儿，方好修行。若不信，云何明上座走来大庾岭头寻六祖，六祖便问：‘汝来求何事？为求衣？为求法？’明上座云：‘不为衣来，但为法来。’六祖云：‘汝且暂时敛念，善恶都莫思量。’明乃禀语。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恶，正当与么时，还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时面目来。’明于言下忽然默契，便礼拜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某甲在五祖会中枉用三十年工夫，今日方省前非。’六祖云：‘如是。’到此之时，方知祖师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在言说。岂不见阿难问迦叶云：‘世尊传金襴外，别传何物？’迦叶召阿难，阿难应：‘诺’。迦叶云：‘倒却门前刹竿着。’此便是祖师之标榜也，甚深！阿难三十年为侍者，只为多闻智慧，被佛诃云：‘汝千日学慧，不如一日学道。’若不学道，滴水难消！”

问：“如何得不落阶级？”师云：“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行，未曾踏着一片地。与么时，无人我等相，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诸境惑，方名自在人。更时时念念不见一切相，莫认前后三际，前际无去，今际无住，后际无来，安然端坐，任运不拘，方名解脱。努力努力，此门中千人万人，只得三个五个。若不将为事，受殃有日在。故云：‘着力今生须了却，谁能累劫受余殃？’”

**宛陵录**

裴相公问师曰：“山中四五百人，几人得和尚法？”师云：“得者莫测其数。何故？道在心悟，岂在言说？言说只是化童蒙耳。”

问：“如何是佛？”师云：“即心是佛，无心是道。但无生心动念、有无长短、彼我能所等心，心本是佛，佛本是心，心如虚空。所以云：‘佛真法身，犹若虚空。’不用别求，有求皆苦。设使恒沙劫行六度万行得佛菩提，亦非究竟。何以故？为属因缘造作故。因缘若尽，还归无常。所以云：‘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但识自心，无我无人，本来是佛。”

问：“圣人无心即是佛，凡夫无心，莫沉空寂否？”师云：“法无凡圣，亦无沉寂。法本不有，莫作无见；法本不无，莫作有见。有之与无，尽是情见，犹如幻翳。所以云：‘见闻如幻翳，知觉乃众生。’祖师门中，只论息机忘见，所以忘机则佛道隆，分别则魔军炽。”

问：“心既本来是佛，还修六度万行否？”师云：“悟在于心，非关六度万行。六度万行尽是化门接物度生边事，设使菩提真如实际解脱法身，直至十地四果圣位，尽是度门，非关佛心。心即是佛，所以一切诸度门中，佛心第一。但无生死烦恼等心，即不用菩提等法。所以道：‘佛说一切法，度我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从佛至祖，并不论别事，唯论一心，亦云一乘。所以‘十方谛求，更无余乘。’‘此众无枝叶，唯有诸贞实。’所以此意难信。达摩来此土，至梁魏二国，只有可大师一人密信自心，言下便会，即心是佛。身心俱无，是名大道。大道本来平等，所以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心性不异，即性即心；心不异性，名之为祖。所以云：‘认得心性时，可说不思议。’”

问：“佛度众生否？”师云：“实无众生如来度者。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佛与众生皆不可得。”云：“现有三十二相及度众生，何得言无？”师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佛与众生，尽是汝作妄见，只为不识本心，谩作见解。才作佛见，便被佛障；作众生见，被众生障。作凡作圣，作净作秽等见，尽成其障，障汝心故，总成轮转。犹如猕猴，放一捉一，无有歇期。一等是学，直须无学，无凡无圣，无净无垢，无大无小，无漏无为。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听汝学得三乘十二分教，一切见解，总须舍却。所以‘除去所有，唯置一床，寝疾而卧。’只是不起诸见，无一法可得，不被法障，透脱三界凡圣境域，始得名为出世佛。所以云：‘稽首如空无所依’，出过外道。心既不异，法亦不异；心既无为，法亦无为。万法尽由心变，所以我心空故诸法空，千品万类悉皆同。尽十方空界，同一心体，心本不异，法亦不异。只为汝见解不同，所以差别。譬如诸天，共宝器食，随其福德，饭色有异。十方诸佛实无少法可得，名为阿耨菩提。只是一心，实无异相，亦无光彩，亦无胜负。无胜故无佛相，无负故无众生相。”云：“心既无相，岂得全无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化度众生耶？”师云：“三十二相属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八十种好属色，若以色见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问：“佛性与众生性为同为别？”师云：“性无同异。若约三乘教，即说有佛性，有众生性，遂有三乘因果，即有同异；若约佛乘及祖师相传，即不说如是事。唯有一心，非同非异，非因非果。所以云：‘唯此一乘道，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

问：“无边身菩萨为什么不见如来顶相？”师云：“实无可见。何以故？无边身菩萨便是如来，不应更见。只教尔不作佛见，不落佛边；不作众生见，不落众生边；不作有见，不落有边；不作无见，不落无边；不作凡见，不落凡边；不作圣见，不落圣边。但无诸见，即是无边身。若有见处，即名外道。外道者乐于诸见，菩萨于诸见而不动，如来者即诸法如义。所以云：‘弥勒亦如也，众圣贤亦如也。’如即无生，如即无灭，如即无见，如即无闻。如来顶即是圆见，亦无圆见，故不落圆边。所以佛身无为，不堕诸数，权以虚空为喻，圆同太虚，无欠无余。等闲无事，莫强辨他境，辨着便成识。所以云：‘圆成沉识海，流转若飘蓬。’只道我知也，学得也，契悟也，解脱也，有道理也，强处即如意，弱处即不如意，似这个见解，有什么用处？我向汝道：‘等闲无事，莫谩用心。不用求真，唯须息见。’所以内见外见俱错，佛道魔道俱恶。所以文殊暂起二见，贬向二铁围山。文殊即实智，普贤即权智，权实相对治，究竟亦无权实，唯是一心。心且不佛不众生，无有异见。才有佛见，便作众生见。有见无见，常见断见，便成二铁围山，被见障故。祖师直指一切众生本心本体，本来是佛，不假修成，不属渐次，不是明暗。不是明，故无明；不是暗，故无暗。所以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入我此宗门，切须在意，如此见得，名之为法。见法故，名之为佛。佛法俱无，名之为僧，唤作无为僧，亦名一体三宝。夫求法者，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应无所求。不着佛求，故无佛；不着法求，故无法；不着众求，故无僧。”

问：“和尚见今说法，何得言无僧亦无法。”师云：“汝若见有法可说，即是以音声求我。若见有我，即是处所。法亦无法，法即是心。所以祖师云：‘付此心法时，法法何曾法。无法无本心，始解心心法。’实无一法可得，名坐道场。道场者，只是不起诸见。悟法本空，唤作空如来藏。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若得此中意，逍遥何所论。”

问：“本来无一物，无物便是否？”师云：“无亦不是。菩提无是处，亦无无知解。”

问：“何者是佛？”师云：“汝心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不异。故云‘即心是佛。’若离于心，别更无佛。”云：“若自心是佛，祖师西来，如何传授？”师云：“祖师西来，唯传心佛，直指汝等心本来是佛。心心不异，故名为祖。若直下见此意，即顿超三乘一切诸位，本来是佛，不假修成。”云：“若如此，十方诸佛出世，说于何法？”师云：“十方诸佛出世，只共说一心法，所以佛密付与么诃大迦叶。此一心法体，尽虚空遍法界，名为诸佛理。论这个法，岂是汝于言句上解得他？亦不是于一机一境上见得他，此意唯是默契得。这一门名为无为法门。若欲会得，但知无心，忽悟即得。若用心拟学取，即转远去。若无岐路心、一切取舍心，心如木石，始有学道分。”

云：“如今现有种种妄念，何以言无？”师云：“妄本无体，即是汝心所起。汝若识心是佛，心本无妄，哪得起心更认于妄？汝若不生心动念，自然无妄。所以云：‘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云：“今正妄念起时，佛在何处？”师云：“汝今觉妄起时，觉正是佛。可中若无妄念，佛亦无。何故如此？为汝起心作佛见，便谓有佛可成；作众生见，便谓有众生可度。起心动念，总是汝见处。若无一切见，佛有何处所？如文殊才起佛见，便贬向二铁围山。”云：“今正悟时，佛在何处？”师云：“问从何来？觉从何起？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何处觅佛？不可更头上安头，嘴上加嘴。但莫生异见，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总不出汝心，三千世界都来是汝个自己，何处有许多般？心外无法，满目青山。虚空世界皎皎地无丝发许与汝作见解，所以一切声色是佛之慧目。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为物之故，有其多智。终日说，何曾说？终日闻，何曾闻？所以释迦四十九年说，未尝说着一字。”云：“若如此，何处是菩提？”师云：“菩提无是处，佛亦不得菩提，众生亦不失菩提。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求，一切众生即菩提相。”云：“如何发菩提心？”师云：“菩提无所得，尔今但发无所得心，决定不得一法，即菩提心。菩提无住处，是故无有得者。故云：‘我于然灯佛所，无有少法可得，佛即与我授记。’明知一切众生本是菩提，不应更得菩提。尔今闻发菩提心，将谓一个心学取佛去。唯拟作佛，任尔三祇劫修，亦只得个报化佛，与尔本源真性佛有何交涉？故云：‘外求有相佛，与汝不相似。’”

问：“本既是佛，哪得更有四生六道种种形貌不同？”师云：“诸佛体圆，更无增减，流入六道，处处皆圆。万类之中，个个是佛。譬如一团水银，分散诸处，颗颗皆圆。若不分时，只是一块。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种种形貌，喻如屋舍。舍驴屋入人屋，舍人身至天身，乃至声闻缘觉菩萨佛屋，皆是汝取舍处，所以有别。本源之性，何得有别？”

问：“诸佛如何行大慈悲，为众生说法？”师云：“佛慈悲者无缘，故名大慈悲。慈者，不见有佛可成；悲者，不见有众生可度。其所说法，无说无示；其听法者，无闻无得。譬如幻士为幻人说法，这个法，若为道我从善知识言下领得？会也、悟也？这个慈悲，若为汝起心动念学得他见解？不是自悟本心，究竟无益。”

问：“何者是精进？”师云：“身心不起，是名第一牢强精进；才起心向外求者，名为歌利王爱游猎去；心不外游，即是忍辱仙人；身心俱无，即是佛道。”

问：“若无心，行此道得否？”师云：“无心便是行此道，更说什么得与不得？且如瞥起一念，便是境。若无一念，便是境忘心自灭，无复可追寻。”

问：“如何是出三界？”师云：“善恶都莫思量，当处便出三界。如来出世，为破三有。若无一切心，三界亦非有。如一微尘破为百分，九十九分是无，一分是有，摩诃衍不能胜出。百分俱无，摩诃衍始能胜出。”

上堂云：“即心是佛。上至诸佛，下至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同一心体。所以达摩从西天来，唯传一心法，直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识取自心，见自本性，更莫别求。云何识自心？即如今言语者，正是汝心。若不言语，又不作用，心体如虚空相似，无有相貌，亦无方所，亦不一向是无，有而不可见。故祖师云：‘真性心地藏，无头亦无尾，应缘而化物，方便呼为智。’若不应缘之时，不可言其有无；正应之时，亦无踪迹。既知如此，如今但向无中栖泊，即是行诸佛路。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切众生轮回生死者，意缘走作，心于六道不停，致使受种种苦。净名云：‘难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然后调伏。’所以‘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故知一切诸法，皆由心造，乃至人天地狱六道修罗，尽由心造。如今但学无心，顿息诸缘，莫生妄想分别，无人无我，无贪嗔，无憎爱，无胜负，但除却如许多种妄想，性自本来清净，即是修行菩提法佛等。若不会此意，纵尔广学勤苦修行，木食草衣，不识自心，皆名邪行，尽作天魔外道水陆诸神。如此修行，当复何益？志公云：‘本体是自心作，哪得文字中求？’如今但识自心，息却思惟，妄想尘劳自然不生。净名云：‘唯置一床，寝疾而卧。’心不起也。如今卧疾，攀缘都息，妄想歇灭，即是菩提。如今若心里纷纷不定，任尔学到三乘四果十地诸位，合杀只向凡圣中坐，诸行尽归无常，势力皆有尽期，犹如箭射于空，力尽还堕，却归生死轮回。如斯修行，不解佛意，虚受辛苦，岂非大错！志公云：‘未逢出世明师，枉服大乘法药。’如今但一切时中，行住坐卧，但学无心，亦无分别，亦无依倚，亦无住着，终日任运腾腾，如痴人相似。世人尽不识尔，尔亦不用教人识不识，心如顽石头，都无缝罅，一切法透汝心不入，兀然无着，如此始有少分相应。

“透得三界境过，名为佛出世；不漏心相，名为无漏智；不作人天业，不作地狱业，不起一切心，诸缘尽不生，即此身心是自由人。不是一向不生，只是随意而生。经云：‘菩萨有意生身’是也。忽若未曾无心，着相而作者，皆属魔业。乃至作净土佛事，并皆成业，乃名佛障，障汝心故，被因果管束，去住无自由分。所以菩提等法，本不是有，如来所说，皆是化人，犹如黄叶为金，权止小儿啼，故实无有法名阿耨菩提。如今既会此意，何用区区？但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心里明明，所以旧时见解总须舍却。净名云：‘除去所有。’法华云：‘二十年中，常令除粪。’只是除去心中作见解处。又云：‘蠲除戏论之粪。’所以如来藏本自空寂，并不停留一法。故经云：‘诸佛国土，亦复皆空。’若言佛道是修学而得，如此见解，全无交涉。或作一机一境，扬眉动目，只对相当，便道契会也，得证悟禅理也。忽逢一人，不解便道，都无所知。对他若得道理，心中便欢喜；若被他折伏，不如他，便即心怀惆怅，如此心意学禅，有何交涉？任汝会得少许道理，即得个心所法，禅道总没交涉。所以达摩面壁，都不令人有见处。故云：‘忘机是佛道，分别是魔境。’此性纵汝迷时亦不失，悟时亦不得。天真自性，本无迷悟，尽十方虚空界，元来是我一心体。纵汝动用造作，岂离虚空？虚空本来无大无小，无漏无为，无迷无悟。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绝纤毫的量，是无依倚，无糊缀，一道清流是自性无生法忍，何有拟议？真佛无口，不解说法；真听无耳，其谁闻乎？珍重！”

师一日上堂，开示大众云：“预前若打不彻，猎月三十夜到来，管取尔热乱。有般外道才见人说做工夫，他便冷笑：‘犹有这个在？’我且问尔：‘忽然临命终时，尔将何抵敌生死？尔且思量看，却有个道理。’哪得天生弥勒，自然释迦？有一般闲神野鬼，才见人有些少病，便与他人说：‘尔只放下着。’及至他有病，又却理会不下，手忙脚乱，争奈尔肉如利刀碎割，做主宰不得，万般事须是闲时办得下，忙时得用，多少省力。休待临渴掘井，做手脚不办，这场狼藉，如何回避？前路黑暗，信采胡钻乱撞，苦哉苦哉！平日只学口头三昧，说禅说道，喝佛骂祖，到这里都用不着。平日只管瞒人，争知道今日自瞒了也，阿鼻地狱中决定放尔不得。而今末法将沉，全仗有力量，兄弟家，负荷续佛慧命，莫令断绝。今时才有一个半个行脚，只去观山观景，不知光阴能有几何。一息不回，便是来生，未知甚么头面。呜呼！劝尔兄弟家，趁色力康健时，讨取个分晓处，不被人瞒底一段大事。这些关棙子，甚是容易，自是尔不肯去下死志做工夫。只管道难了又难，好教尔知哪得树上自生的木杓？尔也须自去做个转变始得。若是个丈夫汉，看个公案，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但二六时中看个‘无’字，昼参夜参，行住坐卧，着衣吃饭处，阿屎放尿处，心心相顾，猛着精彩，守个‘无’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顿发，悟佛祖之机，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瞒，便会开大口：‘达摩西来，无风起浪；世尊拈花，一场败缺。’到这里说甚么阎罗老子？千圣尚不奈尔何！不信道：‘直有这般奇特！’为甚如此？事怕有心人。”

颂曰：“尘劳回脱事非常，紧把绳头做一场，不是一翻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

师本是闽中人，幼于本州黄檗山出家。额间隆起如珠，音辞朗润，志意冲澹。后游天台，逢一僧如旧识。乃同行。属涧水暴涨，师倚杖而止。其僧率师同过，师云：“请兄先过。”其僧即浮笠于水上便过。师云：“我却共个稍子作队，悔不一棒打杀。”

有僧辞归宗，宗云：“往甚处去？”云：“诸方学五味禅去。”宗云：“诸方有五味禅，我这里只是一味禅。”云：“如何是一味禅？”宗便打。僧云：“会也，会也。”宗云：“道！道！”僧拟开口，宗又打。其僧后到师处，师问：“甚么处来？”云：“归宗来。”师云：“归宗有何言句？”僧遂举前话。师乃上堂举此因缘云：“马大师出八十四善知识，问著，个个屙漉漉地，只有归宗较些子。”

师在盐官会里，大中帝为沙弥。师于佛殿上礼佛，沙弥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众求。长老礼拜，当何所求？”师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众求，常礼如是事。”沙弥云：“用礼何为？”师便掌，沙弥云：“太粗生。”师云：“这里是什么所在，说粗说细。”随后又掌，沙弥便走。

师行脚时到南泉，一日斋时，捧钵向南泉位上坐。南泉下来见，便问：“长老什么年中行道？”师云：“威音王已前。”南泉云：“犹是王老师孙在。”师便下去。师一日出次，南泉云：“如许大身材，戴个些子大笠。”师云：“三千大千世界总在里许。”南泉云：“王老师泥？”师戴笠便行。

师一日在茶堂内坐，南泉下来，问：“定慧等学，明见佛性，此理如何？”师云：“十二时中不依倚一物。”泉云：“莫便是长老见处？”师云：“不敢。”泉云：“浆水钱且置，草鞋钱教什么人还？”师便休。后沩山举此因缘问仰山：“莫是黄檗构他南泉不得么？”仰山云：“不然。须知黄檗有陷虎之机。”沩山云：“子见处得与么长。”

一日普请，泉问：“什么处去？”师云：“择菜去。”泉云：“将什么择？”师竖起刀子。泉云：“只解作宾，不解作主。”师扣三下。

一日，五人新到，同时相看。一人不礼拜，以手画一圆相而立。师云：“还知道好只猎犬么？”云：“寻羚羊气来。”师云：“羚羊无气，汝向什么处寻？”云：“寻羚羊踪来。”师云：“羚羊无踪，汝向什么处寻？”云：“寻羚羊迹来。”师云：“羚羊无迹，汝向什么处寻？”云：“与么则死羚羊也。”师便休。来日升座退，问：“昨日寻羚羊僧出来。”其僧便出。师云：“老僧昨日后头未有语在，作么生？”其僧无语。师云：“将谓是本色衲僧，元来只是义学沙门。”

师曾散众在洪州开元寺。裴相公一日入寺，行次，见壁画，乃问寺主：“这画是什么？”寺主云：“画高僧。”相公云：“形影在这里，高僧在什么处？”寺主无对。相公云：“此间莫有禅僧么？”寺主云：“有一人。”相公遂请师相见，乃举前话问师。师召云：“裴休。”休应诺。师云：“在什么处？”相公于言下有省，乃再请师开堂。

上堂云：“汝等诸人，尺是吃酒糟汉。与么行脚，笑杀他人。总似与么容易，何处更有今日？汝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么？”时有僧问：“只如诸方现今出世，匡徒领众，为什么却道无禅师？”师云：“不道无禅，只道无师。”后沩山举此因缘问仰山云：“意作么生？”仰山云：“鹅王择乳，素非鸭类。”沩山云：“此实难辨。”

裴相一日托一尊佛于师前胡跪云：“请师安名。”师召云：“裴休。”休应诺。师云：“与汝安名竟。”相公便礼拜。相公一日上诗一章，师接得便坐却。乃问：“会么？”相公云：“不会。”师云：“与么不会，犹较些子，若形纸墨，何有吾宗？”诗曰：“自从大士传心印，额有圆珠七尺身。挂锡十年栖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滨。千徒龙象随高步，万里香花结胜因。愿欲事师为弟子，不知将法付何人？”师答曰：“心如大海无边际，口吐红莲养病身。虽有一双无事手，不曾只揖等闲人。”

上堂云：“夫学道者，先须并却杂学诸缘，决定不求，决定不著。闻甚深法，恰似清风届耳，瞥然而过，更不追寻，是为甚深，入如来禅，离生禅想。从上祖师唯传一心，更无二法。指心是佛，顿超等妙二觉之表，决定不流至第二念，始似入我宗门。如斯之法，汝取次人到这里拟作么生学？所以道：拟心时被拟心魔缚，非拟心时又被非拟心魔缚，非非拟心时又被非非拟心魔缚。魔非外来，出自你心。唯有无神通菩萨，足迹不可寻。若以一切时中心有常见，即是常见外道；若观一切法空，作空见者，即是断见外道。所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此犹是对外道邪见人说。若说法身以为极果，此对三贤十圣人言。故佛断二愚：一者微细所知愚，二者极微细所知愚。佛既如是，更说什么等妙二觉？所以一切人，但欲向明，不欲向暗。但欲求悟，不受烦恼无明，便道佛是觉，众生是妄。若作如是见解，百劫千生轮回六道，更无断绝。何以故？为谤诸佛本源自性故。他分明向你道：佛且不明，众生且不暗，法无明暗故。佛且不强，众生且不弱，法无强弱故。佛且不智，众生且不愚，法无愚智故。是你出头总道解禅，开著口便病发。不说本，只说末；不说迷，只说悟；不说体，只说用，总无你话论处。他一切法且本不有，今亦不无。缘起不有，缘灭不无。本亦不有，本非本故。心亦不心，心非心故。相亦非相，相非相故。所以道无法无本心，始解心心法。法即非法，非法即法。无法无非法，故是心心法。忽然瞥起一念，了知如幻如化，即流入过去佛。过去佛且不有，未来佛且不无，又且不唤作未来佛。现在念念不住，不唤作现在佛。佛若起时，即不拟他是觉是迷，是善是恶，辄不得执滞他、断绝他。如一念瞥起，千重关锁锁不得，万丈绳索索他不住。既若如是，争合便拟灭他止他？分明向你道尔焰识，你作么生拟断他？喻如阳焰，你道近，十方世界求不可得；始道远，看时只在目前。你拟趁他，他又转远去。你始避他，他又来逐你。取又不得，舍又不得。既若如此，故知一切法性自尔，即不用愁他虑他。

“如言‘前念是凡，后念是圣’，如翻覆一般。此是三乘教之极也。据我禅宗中，前念且不是凡，后念且不是圣；前念不是佛，后念不是众生。所以一切色是佛色，一切声是佛声。举著一理，一切理皆然；见一事，见一切事；见一心，见一切心；见一道，见一切道。一切处无不是道。见一尘，十方世界、山河大地皆然。见一滴水，即见十方世界一切性水。又见一切法，即见一切心。一切法本空，心即不无，不无即妙有。有亦不有，不有即有，即真空妙有。既若如是，十方世界，不出我之一心。一切微尘国土，不出我之一念。若然，说什么内之与外？如蜜性甜，一切蜜皆然，不可道这个蜜甜，余底苦也。何处有与么事？所以道：‘虚空无内外，法性自尔。虚空无中间，法性自尔。’故众生即佛，佛即众生。众生与佛，元同一体。生死涅槃，有为无为，元同一体。世间出世间，乃至六道四生，山河大地，有性无性，亦同一体。言同者，名相亦空，有亦空，无亦空，尽恒沙世界，元是一空。既若如此，何处有佛度众生？何处有众生受佛度？何故如此？万法之性自尔故。若作自然见，即落自然外道；若作无我、无我所见，堕在三贤十圣位中。你如今云何将一尺一寸，便拟量度虚空？他分明向汝道：‘法法不相到，法自寂故。’当处自住，当处自真。以身空故名法空，以心空故名性空。身心总空，故名法性空。乃至千途异说，皆不离你之本心。如今说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二乘、菩萨者，皆指叶为黄金，拳掌之说。若也展手之时，一切大众，若天若人，皆见掌中都无一物。所以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既无物，三际本无所有。故学道人单刀直入，须见这个意始得。故达摩大师从西天来至此土，经多少国土，只觅得可大师一人，密传心印，印你本心。以心印法，以法印心。心既如此，法亦如此，同真际、等法性，法性空中，谁是授记人？谁是成佛人？谁是得法人？他分明向你道：‘菩提者，不可以身得，身无相故；不可以心得，心无相故；不可以性得，性即便是本源自性天真佛故。’不可以佛更得佛，不可以无相更得无相，不可以空更得空，不可以道更得道。本无所得，无得亦不可得，所以道无一法可得。只教你了取本心，当下了时，不得了相。无了无不了相，亦不可得。如此之法，得者即得。得者不自觉知，不得者亦不自觉知。如此之法，从上已来，有几人得知？所以道，天下忘己者有几人？如今于一机、一境、一经、一教、一世、一时、一名、一字、六根门前领得，与机关木人何别？忽有一人出来，不于一名一相上作解者，我说此人尽十方世界觅这个人不可得，以无第二人故，继于祖位，亦云释种，无杂纯一。故言王若成佛时，王子亦随出家，此意大难知。只教你莫觅，觅便失却。如痴人山上叫一声，响从谷出，便走下山趁。及寻觅不得，又叫一声，山上响又应，亦走上山上趁。如是千生万劫，只是寻声逐响人，虚生浪死汉。汝若无声即无响。涅槃者，无闻、无知、无声，绝迹绝踪。若得如是，稍与祖师邻房也。”

问：“如‘王库藏内，都无如是刀。’伏愿诲示。”师云：“‘王库藏’者，即虚空性也。能摄十方虚空世界，皆总不出你心，亦谓之虚空藏菩萨。你若道是有是无，非有非无，总成羊角。羊角者，即你求觅者也。”

问：“王库藏中有真刀否？”师云：“此亦是羊角。”云：“若王库中本无真刀，何故云：‘王子持王库中真刀，出至异国？何独言无？’”师云：“持刀出者，此喻如来使者。你若言王子持王库中真刀出去者，库中应空去也。本源虚空性，不可被异人将去。是什么语？设你有者，皆名羊角。”

问：“迦叶受佛心印，得为传语人否？”师云：“是。”云：“若是传语人，应不离得羊角。”师云：“迦叶自领得本心，所以不是羊角。若以领得如来心，见如来意，见如来色相者，即属如来使，为传语人。所以阿难为侍者二十年，但见如来色相，所以被佛呵云：‘唯观救世者。’不能得离羊角。”

问：“文殊执剑于瞿昙前者，如何？”师云：“五百菩萨得宿命智，见过去生业障。五百者即你五阴身是，以见此夙命障故，求佛求菩萨涅槃，所以文殊将智解剑，害此有见佛心故，故言你善害。”云：“何者是剑？”师云：“解心是剑。”云：“解心即是剑，断此有见佛心，只如能断见心，何能除得？”师云：“还将你无分别智，断此有见分别心。”云：“如作有见，有求佛心，将无分别智剑断。争奈有智剑在何？”师云：“若无分别智害有见、无见，无分别智亦不可得。”云：“不可以智更断智，不可以剑更断剑？”师云：“剑自害剑，剑剑相害，即剑亦不可得。智自害智，智智相害，即智亦不可得。母子俱丧，亦复如是。”

问：“如何是见性？”师云：“性即是见，见即是性，不可以性更见性；闻即是性，不可以性更闻性。只你作性见，能闻能见性，便有一异法生。他分明道：‘所可见者，不可更见。’你云何头上更著头？他分明道：‘如盘中散珠，大者大圆，小者小圆，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碍。起时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所以四生六道未有不如时。且众生不见佛，佛不见众生；四果不见四向，四向不见四果；三贤十圣不见等妙二觉，等妙二觉不见三贤十圣；乃至水不见火，火不见水；地不见风，风不见地；众生不入法界，佛不出法界。所以法性无去来，无能所见。既如此，因什么道我见我闻，于善知识处得契悟，善知识与我说法，诸佛出世与众生说法？迦旃延只为以生灭心传实相法，被净名呵责。分明道：‘一切法本来无缚，何用解他？本来不染，何用净他？’故云：‘宝相如是，岂可说乎？’汝今只成是非心、染净心，学得一知一解，绕天下行，见人便拟定，当取谁有心眼，谁强谁弱？若也如此，天地悬殊，更说什么见性？”

问：“既言性即见，见即性，只如性自无障碍、无剂限，云何隔物即不见？又于虚空中，近即见，远即不见者，如何？”师云：“此是你妄生异见。若言隔物不见，无物言见，便谓性有隔碍者，全无交涉。性且非见非不见，法亦非见非不见。若见性人，何处不是我之本性？所以六道四生、山河大地，总是我之性净明体。故云：‘见色便见心，色心不异故。’只为取相作见闻觉知。去却前物，始拟得见者，即堕二乘人中依通见解也。虚空中，近见见，远则不见，此是外道中收。分明道：‘非内亦非外，非近亦非远。’近而不可见者，万物之性也；近尚不可见，更道远而不可见，有什么意旨？”

问：“学人不会，和尚如何指示？”师云：“我无一物，从来不曾将一物与人。你无始以来，只为被人指示，觅契觅会，此可不是弟子与师俱陷王难？你但知一念不受，即是无受身；一念不想，即是无想身；决定不迁流造作，即是无行身；莫思量卜度分别，即是无识身。你如今才别起一念，即入十二因缘。无明缘行，亦因亦果，乃至老死亦因亦果。故善财童子一百一十处求善知识，只向十二因缘中求。最后见弥勒，弥勒却指见文殊，文殊者即汝本地无明。若心心别异，向外求善知识者，一念才生即灭，才灭又生。所以汝等比丘，亦生亦老亦病亦死，酬因答果以来，即五聚之生灭。五聚者五阴也，一念不起，即十八界空，即身便是菩提华果，即心便是灵智，亦云灵台。若有所住著，即身为死尸，亦云守死尸鬼。”

问：“净名默然，文殊赞叹曰：‘是真入不二法门’，如何？”师云：“不二法门，即你本心也。说与不说，即有起灭；无言说时，无所显示，故文殊赞叹。”云：“净名不说，声有断灭否？”师云：“语即默，默即语，语默不二，故云声之实性亦无断灭。文殊本闻，亦无断灭。所以如来常说，未曾有不说时；如来说即是法，法即是说，法说不二故。乃至报化二身，菩萨声闻，山河大地，水鸟树林，一时说法。所以语亦说，默亦说，终日说而未尝说。既若如是，但以默为本。”问：“声闻人藏形于三界，不能藏于菩提者，如何？”师云：“形者质也，声闻人但能断三界见修，已离烦恼，不能藏于菩提，故还被魔王于菩提中捉得，于林中宴坐，还成微细见菩提心也。菩萨人已于三界菩提决定不舍不取。不取故，七大中觅他不得；不舍故，外魔亦觅他不得。汝但拟著一法，印子早成也。印著有，即六道四生文出；印著空，即无相文现。如今但知决定不印一切物，此印为虚空，不一不二。空本不空，印本不有。十方虚空世界诸佛出世，如见电光一般；观一切蠢动含灵，如响一般；见十方微尘国土，恰似海中一滴水相似；闻一切甚深法，如幻如化，心心不异，法法不异，乃至千经万论，只为你之一心，若能不取一切相。故言‘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

问：“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如何？”师云：“仙人者即是你心，歌利王好求也，不守王位，谓之贪利。如今学人，不积功累德，见者便拟学，与歌利王何别？如见色时，坏却仙人眼；闻声时，坏却仙人耳；乃至觉知时，亦复如是，唤作节节支解。”云：“只如仙人忍时，不合更有节节支解，不可一心忍，一心不忍也。”师云：“你作无生见，忍辱解，无求解，总是伤损。”云：“仙人被割时，还知痛否？”又云：“此中无受者，是谁受痛？”师云：“你既不痛，出头来觅个什么？”

问：“然灯佛授记，为在五百岁中？五百岁外？”师云：“五百岁中不得授记。所言授记者，你本决定不忘，不失有为，不取菩提，但以了世非世，亦不出五百岁外别得授记，亦不于五百岁中得授记。”云：“了世三际相不可得已否？”师云：“无一法可得。”云：“何故言频经五百世，前后极时长？”师云：“五百世长远，当知犹是仙人，故燃灯授记时，实无少法可得。”

问：“教中云：‘销我亿劫颠倒想，不历僧祇获法身’者如何？”师云：“若以三无数劫修行，有所证得者，尽恒沙劫不得；若于一刹那中获得法身，直了见性者，犹是三乘教之极谈也。何以故？以见法身可获故，皆属不了义教中收。”

问：“见法顿了者，见祖师意否？”师云：“祖师心出虚空外。”云：“有限齐否？”师云：“有无限齐，此皆数量对待之法。祖师云：‘且非有限量，非无限量，非非有无限量，以绝待故。’你如今学者，未能出得三乘教外，怎唤作禅师？分明向汝道，一等学禅，莫取次，妄生异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行一住、一刹那间，念念不异，若不如是，不免轮回。”

问：“佛身无为，不堕诸数。何故佛身舍利八斛四斗？”师云：“你作如是见，只见假舍利，不见真舍利。”云：“舍利为是本有，为复功熏？”师云：“非是本有，非是功熏。”云：“若非本有，又非功熏，何故如来舍利，唯炼唯精，金骨常存？”师乃呵云：“你作如此见解，怎唤作学禅人？你见虚空曾有骨否？诸佛心同太虚，觅什么骨？”云：“如今见有舍利，此是何法？”师云：“此从你妄想心生，即见舍利。”云：“和尚还有舍利否？请将出来看。”师云：“真舍利难见，你但以十指撮尽妙高峰为微尘，即见真舍利。夫参禅学道，须得一切处不生心，只论忘机即佛道隆，分别即魔军盛，毕竟无毛头许少法可得。”

问：“祖传法付与何人？”师云：“无法与人。”云：“云何二祖请师安心？”师云：“你若道有，二祖即合觅得心。觅心不可得故，所以道，与你安心竟。若有所得，全归生灭。”

问：“佛穷得无明否？”师云：“无明即是一切诸佛得道之处，所以缘起是道场。所见一尘一色，便合无边理性，举足下足，不离道场。道场者，无所得也，我向你道只无所得，名为坐道场。”云：“无明者为明为暗？”师云：“非明非暗，明暗是代谢之法。无明且不明，亦不暗，不明只是本明。不明不暗，只这一句，乱却天下人眼。所以道：‘假使满世间，皆如舍利弗，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其无碍慧，出过虚空，无你语论处。释迦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忽有一菩萨出来一跨，跨却三千大千世界，不出普贤一毛孔。你如今把什么本领拟学他？”云：“既是学不得，为什么道：‘归源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如之何？”师云：“‘归源性无二’者，无明实性即诸佛性。‘方便有多门’者，声闻人见无明生，见无明灭；缘觉人但见无明灭，不见无明生，念念证寂灭；诸佛见众生终日生而无生，终日灭而无灭，无生无灭，即大乘果。所以道：‘果满菩提圆，华开世界起。’‘举足即佛，下足即众生。’‘诸佛两足尊’者，即理足、事足，众生足、生死足，一切等足，足故不求。是你如今念念学佛，即嫌著众生，若嫌著众生，即是谤他十方诸佛。所以佛出世来，执除粪器，蠲除戏论之粪，只教你除却从来学心见心，除得尽，即不堕戏论，亦云搬粪出。只教你不生心，心若不生，自然成大智者，决定不分别佛与众生。一切尽不分别，始得入我曹溪门下。故自古先圣云：‘少行我法门。’所以无行为我法门，只是一心门，一切人到这里尽不敢入，不道全无，只是少人得，得者即是佛。珍重！”

7临济义玄祖师法语

临济语录

府主王常侍，与诸官请师升座。师上堂云：“山僧今日事不获已，曲顺人情，方登此座。若约祖宗门下，称扬大事，直是开口不得，无你措足处。山僧此日以常侍坚请，哪隐纲宗？还有作家战将直下展阵开旗么？对众证据看！”

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便喝，僧礼拜。师云：“这个师僧，却堪持论。”

问：“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师云：“我在黄檗处，三度发问，三度被打。”僧拟议，师便喝，随后打，云：“不可向虚空里钉橛去也。”

有座主问：“三乘十二分教，岂不是明佛性？”师云：“荒草不曾锄。”主云：“佛岂赚人也？”师云：“佛在什么处？”主无语。师云：“对常侍前拟瞒老僧，速退！速退！妨他别人请问。”复云：“此日法筵为一大事故，更有问话者么？速致问来。你才开口，早无交涉也！何以如此？不见释尊云：‘法离文字，不属因，不在缘故。’为你信不及，所以今日葛藤。恐滞常侍与诸官员，昧他佛性，不如且退！”喝一喝云：“少信根人，终无了日！久立珍重！”

师因一日到河北府，府主王常侍请师升座。时麻谷出问：“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师云：“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速道！速道！”麻谷拽师下座，麻谷却坐。师近前云：“不审。”麻谷拟议，师亦拽麻谷下座，师却坐。麻谷便出去，师便下座。

上堂云：“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常从汝等诸人面门出入。未证据者，看，看。”时有僧出问：“如何是无位真人？”师下禅床把住云：“道！道！”其僧拟议，师托开云：“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便归方丈。

上堂，有僧出礼拜，师便喝。僧云：“老和尚莫探头好。”师云：“你道落在什么处？”僧便喝。又有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便喝，僧礼拜。师云：“你道好喝也无？”僧云：“草贼大败。”师云：“过在什么处？”僧云：“再犯不容。”师便喝。是日两堂首座相见，同时下喝。僧问师：“还有宾主也无？”师云：“宾主历然。”师云：“大众要会临济宾主句，问取堂中二首座。”便下座。

上堂。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竖起拂子，僧便喝，师便打。又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亦竖起拂子，僧便喝，师亦喝。僧拟议，师便打。师乃云：“大众！夫为法者不避丧身失命。我二十年在黄檗先师处，三度问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蒙他赐杖，如蒿枝拂着相似。如今更思得一顿棒吃，谁人为我行得？”时有僧出众云：“某甲行得！”师拈棒与他，其僧拟接，师便打。

上堂。僧问：“如何是剑刃上事？”师云：“祸事！祸事！”僧拟议，师便打。问：“只如石室行者踏碓，忘却移脚，向什么处去？”师云：“没溺深泉。”师乃云：“但有来者，不亏欠他，总识他来处。若如此来，恰似失却；不如此来，无绳自缚。一切时中莫乱斟酌，会与不会都来是错。分明如此道，一任天下人贬剥！久立珍重。”

上堂云：“一人在孤峰顶上，无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头，亦无向背。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不作维摩诘，不作傅大士。珍重！”

上堂云：“有一人论劫在途中，不离家舍；有一人离家舍，不在途中。哪个合受人天供养？”便下座。

上堂。僧问：“如何是第一句？”师云：“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拟议主宾分。”问：“如何是第二句？”师云：“妙解岂容无著问，沤和争负截流机。”问：“如何是第三句？”师云：“看取棚头弄傀儡，抽牵都藉里头人。”师又云：“一句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用。汝等诸人，作么生会？”下座。

师晚参示众云：“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时有僧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云：“煦日发生铺地锦，婴孩垂发白如丝。”僧云：“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云：“王令已行天下遍，将军塞外绝烟尘。”僧云：“如何是人境两俱夺？”师云：“并汾绝信，独处一方。”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师云：“王登宝殿，野老讴歌。”师乃云：“今时学佛法者，且要求真正见解。若得真正见解，生死不染，去住自由，不要求殊胜，殊胜自至。道流！只如自古先德，皆有出入的路。如山僧指示人处，只要你不受人惑，要用便用，更莫迟疑。如今学者不得，病在什么处？病在不自信处。你若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转，被他万境回换，不得自由。你若能歇得念念驰求心，便与祖佛不别。你欲得识祖佛么？只你面前听法的是。学人信不及，便向外驰求。设求得者，皆是文字胜相，终不得他活祖意。莫错！诸禅德！此时不遇，万劫千生，轮回三界，徇好境，掇去驴牛肚里生！道流！约山僧见处，与释迦不别。今日多般用处，欠少什么！六道神光未曾间歇。若能如是见得，只是一生无事人。大德！三界无安，犹如火宅，此不是你久停住处。无常杀鬼，一刹那间，不拣贵贱老少。你要与祖佛不别，但莫外求。你一念心上清净光，是你屋里法身佛；你一念心上无分别光，是你屋里报身佛；你一念心上无差别光，是你屋里化身佛。此三种身，是你即今目前听法的人。只为不向外驰求，有此功用。据经论家，取三种身为极则，约山僧见处不然。此三种身是名言，亦是三种依。古人云：“身依义立，土据体论。”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大德！你且识取弄光影的人，是诸佛之本源。一切处是道流归舍处。是你四大色身不解说法听法，脾胃肝胆不解说法听法，虚空不解说法听法，是什么解说法听法？是你目前历历地无一个形段孤明。是这个解说法听法。若如是见得，便与祖佛不别。但一切时中更莫间断，触目皆是。只为情生智隔，想变体殊，所以轮回三界，受种种苦。若约山僧见处，无不甚深，无不解脱。道流！心法无形，通贯十方。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和合。一心既无，随处解脱。山僧如此说，意在什么处？只为道流一切驰求心不能歇，上他古人闲机境。道流！取山僧见处，坐断报化佛头；十地满心，犹如客作儿；等妙二觉，担枷锁汉；罗汉辟支，犹如厕秽；菩提涅槃，如系驴橛。何以如此？只为道流不达三祇劫空，所以有此障碍。若是真正道人，终不如是。但能随缘消旧业，任运著衣裳，要行即行，要坐即坐，无一念心希求佛果。缘何如此？古人云：‘若欲作业求佛，佛是生死大兆。’大德！时光可惜！只拟傍家波波地学禅学道，认名认句，求佛求祖，求善知识意度。莫错！道流！你只有一个父母，更求何物！你自返照看。古人云：‘演若达多失却头，求心歇处即无事。’大德！且要平常，莫作模样。有一般不识好恶秃奴，便即见神见鬼，指东划西，好晴好雨，如是之流，尽须抵债！向阎老子前吞热铁丸有日在！好人家男女，被这一般野狐精魅所著，便即捏怪。瞎屡生！索饭钱有日在！”

师示众云：“道流！切要求取真正见解，向天下横行，免被这一般精魅惑乱。无事是贵人。但莫造作，只是平常。你拟向外傍家求过觅脚手，错了也！只拟求佛，佛是名句，你还识驰求的么？三世十方佛祖出来，也只为求法。如今参学道流，也只为求法，得法始了，未得依前轮回五道。云何是法？法者是心法。心法无形，通贯十方，目前现用，人信不及，便乃认名认句，向文字中求，意度佛法。天地悬殊。道流！山僧说法说什么法？说心地法，便能入凡入圣，入净入秽，入真入俗。要且不是你真俗凡圣，能与一切真俗凡圣安着名字，真俗凡圣与此人安着名字不得。道流！把得便用，更不著名字，号之为玄旨。山僧说法与天下人别。只如有个文殊普贤出来目前，各现一身问法。才道‘咨和尚’，我早辨了也。老僧稳坐。更有道流来相见时，我尽辨了也。何以如此？只为我见处别，外不取凡圣，内不住根本。见彻更不疑谬。”

师示众云：“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总是痴顽汉。’你且随处作主，立处皆真，境来回换不得。纵有从来习气五无间业，自为解脱大海。今时学者总不识法，犹如触鼻羊，逢着物安在口里，奴郎不辨，宾主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闹处即入，不得名为真出家人，正是真俗家人。夫出家者，须辨得平常真正见解，辨佛辨魔、辨真辨伪、辨凡辨圣，若如是辨得，名真出家。若魔佛不辨，正是出一家入一家，唤作‘造业众生’，未得名为真出家。只如今有一个佛魔，同体不分，如水乳合，鹅王吃乳，如明眼道流，魔佛俱打。你若爱圣憎凡，生死海里浮沉。”

问：“如何是佛魔？”师云：“你一念心疑处是魔。你若达得万法无生，心如幻化，更无一尘一法，处处清净，是佛。然佛与魔是染净二境，约山僧见处，无佛无众生，无古无今。得者便得，不历时节，无修无证，无得无失，一切时中更无别法。设有一法过此者，我说如梦如化。山僧所说皆是。道流！即今目前孤明历历的听者，此人处处不滞，通贯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境差别不能回换。一刹那间透入法界，逢佛说佛，逢祖说祖，逢罗汉说罗汉，逢饿鬼说饿鬼。向一切处游履国土，教化众生，未曾离一念。随处清净，光透十方，万法一如。道流！大丈夫儿今日方知本来无事。只为你信不及，念念驰求，舍头觅头，自不能歇。如圆顿菩萨，入法界现身，向净土中厌凡忻圣。如此之流，取舍未忘，染净心在。如禅宗见解，又且不然，直是现今，更无时节。山僧说处，皆是一期药病相治，总无实法。若如是见得，是真出家，日消万两黄金。道流！莫取次，被诸方老师印破面门。道我解禅解道，辩似悬河，皆是造地狱业。若是真正学道人，不求世间过，切急要求真正见解。若达真正见解圆明，方始了毕。”

问：“如何是真正见解？”师云：“你但一切入凡入圣，入染入净，入诸佛国土，入弥勒楼阁，入毗卢遮那法界，处处皆现国土成住坏空。佛出于世，转大法轮，却入涅槃，不见有去来相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便入无生法界，处处游履国土，入华藏世界，尽见诸法空相，皆无实法。唯有听法无依道人，是诸佛之母，所以佛从无依生。若悟无依，佛亦无得。若如是见得者，是真正见解。学人不了，为执名句，被他凡圣名碍。所以障其道眼，不得分明。只如十二分教，皆是表显之说，学者不会，便向表显名句上生解，皆是依倚，落在因果，未免三界生死。你若欲得生死去住脱著自由，即今识取听法的人，无形无相，无根无本无住处，活泼泼地。应是万种施设，用处只是无处。所以觅著转远，求之转乖，号之为秘密。道流！你莫认著个梦幻伴子，迟晚中间便归无常。你向此世界中觅个什么物作解脱？觅取一口饭吃，补衣过时？且要访寻知识，莫因循逐乐！光阴可惜，念念无常。粗则被地水火风，细则被生住异灭四相所逼。道流！今时且要识取四种无相境，免被境摆扑。”

问：“如何是四种无相境？”师云：“你一念心疑，被地来碍；你一念心爱，被水来溺；你一念心嗔，被火来烧；你一念心喜，被风来飘。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转，处处用境，东涌西没，南涌北没，中涌边没，边涌中没，履水如地，履地如水。缘何如此？为达四大如梦如幻故。道流！你只今听法者，不是你四大，能用你四大。若能如是见得，便乃去住自由。约山僧见处，无嫌的法。你若爱圣，圣者圣之名。有一般学人，向五台山里求文殊，早错了也！五台山无文殊。你欲识文殊么？只你目前用处，始终不异，处处不疑，此个是活文殊。你一念心无差别光，处处总是真普贤。你一念心自能解缚，随处解脱，此是观音三昧法，互为主伴。出则一时出，一即三，三即一，如是解得，始好看教。”

师示众云：“如今学道人且要自信，莫向外觅，总上他闲尘境，都不辨邪正。只如有祖有佛，皆是教迹中事。有人拈起一句子语，或隐显中出，便即疑生，照天照地，傍家寻问，也大忙然。大丈夫儿，莫这么论主论贼，论是论非，论色论财，论说闲话过日。山僧此间不论僧俗，但有来者，尽识得他。任他向什么处出来，但有声名文句，皆是梦幻。却见乘境的人，是诸佛之玄旨。佛境不能自称我是佛境，还是这个无依道人，乘境出来。若有人出来问我求佛，我即应清净境出；有人问我菩萨，我即应慈悲境出；有人问我菩提，我即应净妙境出；有人问我涅槃，我即应寂静境出。境即万般差别，人即不别，所以应物现形，如水中月。道流！你若欲得如法，直须是大丈夫儿始得，若萎萎随随地，则不得也。夫如瓦嗄之器，不堪贮醍醐。如大器者，直要不受人惑，随处作主，立处皆真，但有来者，皆不得受。你一念疑，即魔入心。如菩萨疑时，生死魔得便。但能息念，更莫外求，物来则照。你但信现今用底，一个事也无。你一念心生三界，随缘被境分为六尘。你如今应用处，欠少什么？一刹那间便入净入秽，入弥勒楼阁，入三眼国土，处处游履，唯见空名。”

问：“如何是三眼国土？”师云：“我共你入净妙国土中，著清净衣，说法身佛；又入无差别国土中，著无差别衣，说报身佛；又入解脱国土中，著光明衣，说化身佛。此三眼国土皆是依变。约经论家，取法身为根本，报化二身为用。山僧见处，法身即不解说法。所以古人云：‘身依义立，土据体论。’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建立之法，依通国土。空拳黄叶，用诳小儿，蒺藜夌刺枯骨上觅什么汁？心外无法，内亦不可得，求什么物？你诸方言：道有修有证。莫错！设有修得者，皆是生死业。你言六度万行齐修，我见皆是造业。求佛求法，即是造地狱业；求菩萨亦是造业；看经看教亦是造业，佛与祖师是无事人，所以有漏有为，无漏无为为清净业。有一般瞎秃子，饱吃饭了，便坐禅观行，把捉念漏，不令放起，厌喧求静，是外道法。祖师云：‘你若住心看静，举心外照，摄心内澄，凝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是你如今如此听法的人，作么生拟修他？证他？庄严他？渠且不是修的物，不是庄严得的物。若教他庄严，一切物即庄严得。你且莫错！道流！拟取这一般老师口里语，为是真道，‘是善知识不思议，我是凡夫心，不敢测度他老宿。’瞎屡生！你一生只作这个见解，辜负这一双眼。冷噤噤地，如冻凌上驴驹相似。‘我不敢毁善知识，怕生口业。’

“道流！夫大善知识，始敢毁佛毁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骂辱诸小儿，向逆顺中觅人。所以我于十二年中，求一个业性如芥子许不可得。若似新妇子禅师，便即怕趁出院不与饭吃，不安不乐。自古先辈，到处人不信，被递出始知是贵。若到处人尽肯，堪作什么！所以师子一吼，野干脑裂。道流！诸方说有道可修，有法可证，你说证何法？修何道？你今用处欠少什么物？修补何处？后生小阿师不会，便即信这般野狐精魅，许他说事系缚人，言道：‘理行相应，护惜三业，始得成佛’，如此说者，如春细雨。古人云：‘路逢达道人，第一莫向道。’所以言：‘若人修道道不行，万般邪境竞头生。智剑出来无一物，明头未显暗头明。’所以古人云：‘平常心是道。’大德！觅什么物？！现今目前听法无依道人，历历地分明，未曾欠少。你若欲得与祖佛不别，但如是见，不用疑误。你心心不异，名之活祖。心若有异，则性相别。心不异故，即性相不别。”

问：“如何是心心不异处？”师云：“你拟问，早异了也，性相各分。道流莫错！世出世诸法，皆无自性，亦无生性，但有空名，名字亦空。你这么认他闲名为实，大错了也！设有皆是依变之境。有个菩提依，涅槃依，解脱依，三身依，境智依，菩萨依，佛依。你向依变国土中觅什么物？乃至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拭不净故纸。佛是幻化身，祖是老比丘，你还是娘生已否？你若求佛，即被佛魔摄；你若求祖，即被祖魔缚。你若有求皆苦，不如无事。有一般秃比丘，向学人道：‘佛是究竟，于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果满，方始成道。’道流！你若道佛是究竟，缘什么八十年后向拘尸罗城双林树间侧卧而死去。佛今何在？明知与我生死不别。你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佛，转轮圣王应是如来，明知是幻化。古人云：‘如来举身相，为顺世间情，恐人生断见，权且立虚名。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声。有身非觉体，无相乃真形。’你道佛有六通，是不可思议。一切诸天神仙、阿修罗、大力鬼亦有神通，应是佛否？道流莫错！只如阿修罗与天帝释战，战败领八万四千眷属入藕丝孔中藏，莫是圣否？如山僧所举，皆是业通依通。夫如佛六通者不然，入色界不被色惑，入声界不被声惑，入香界不被香惑，入味界不被味惑，入触界不被触惑，入法界不被法惑。所以达六种色声香味触法皆是空相，不能系缚此无依道人。虽是五蕴漏质，便是地行神通。道流！真佛无形，真法无相。你这么幻化上头作模作样，设求得者，皆是野狐精魅，并不是真佛，是外道见解。夫如真学道人，并不取佛，不取菩萨罗汉，不取三界殊胜，迥然独脱，不与物拘。乾坤倒覆，我更不疑。十方诸佛现前，无一念心喜；三涂地狱顿现，无一念心怖。缘何如此？我见诸法空相，变即有，不变即无，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所以梦幻空花，何劳把捉。唯有道流目前现今听法的人，入火不烧，入水不溺，入三涂地狱如游园观，入饿鬼畜生而不受报。缘何如此？无嫌底法。你若爱圣憎凡，生死海里沉浮。烦恼由心故有，无心烦恼何拘。不劳分别取相，自然得道须臾。你拟傍家波波地学得，于三祇劫中终归生死，不如无事向丛林中床角头交脚坐。

“道流！如诸方有学人来，主客相见了，便有一句子语，辨前头善知识，被学人拈出个机权语路，向善知识口角头撺过，看你识不识。你若识得是境，把得便抛向坑子里。学人便即寻常，然后便索善知识语。依前夺之，学人云：‘上智哉！是大善知识！’即云：‘你大不识好恶！’如善知识，把出个境块子向学人面前弄。前人辨得了，不作主，不受境惑。善知识便即现半身，学人便喝。善知识又入一切差别语路中摆扑，学人云：‘不识好恶老秃奴！’善知识叹曰：‘真正道流！’如诸方善知识，不辨邪正，学人来问菩提涅槃三身境智，瞎老师便与他解说，被他学人骂着，便把棒打他，言无礼度。自是你善知识无眼，不得嗔他。有一般不识好恶秃奴，即指东划西，好晴好雨，好灯笼露柱。‘你看眉毛有几茎？’‘这个具机缘。’学人不会，便即心狂。如是之流，总是野狐精魅魍魉。被他好学人嗌嗌微笑，言：‘瞎老秃奴！惑乱他天下人。’道流！出家儿且要学道。只如山僧，往日曾向毗尼中留心，亦曾于经论寻讨，后方知是济世药，表显之说。遂乃一时抛却，即访道参禅。后遇大善知识，方乃道眼分明，始识得天下老和尚，知其邪正。不是娘生下便会，还是体究练磨，一朝自省。

“道流！你欲得如法见解，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在。如诸方学道流，未有不依物出来地，山僧向此间从头打。手上出来手上打，口里出来口里打，眼里出来眼里打，未有一个独脱出来地，皆是上他古人闲机境。山僧无一法与人，只是治病解缚。你诸方道流，试不依物出来，我要共你商量。十年五岁，并无一人，皆是依草附叶竹木精灵、野狐精魅，向一切粪块上乱咬。瞎汉！枉消他十方信施，道我是出家儿，作如是见解！向你道，无佛无法，无修无证，只如此傍家拟求什么物？瞎汉！头上安头，是你欠少什么？道流！是你目前用地与祖佛不别，如此不信，便向外求。莫错！向外无法，内亦不可得。你取山僧口里语，不如休歇无事去。已起者莫续，未起者不要放起，便胜你十年行脚。约山僧见处，无如许多般，只是平常著衣吃饭，无事过时。你诸方来者，皆是有心求佛求法、求解脱、求出离三界。痴人！你要出三界什么处去？佛祖是赏系底名句。你欲识三界么？不离你今听法底心地。你一念心贪是欲界，你一念心嗔是色界，你一念心痴是无色界，是你屋里家具子。三界不自道我是三界，还是道流目前灵灵地照烛万般、酌度世界的人，与三界安名。

“大德！四大色身是无常，乃至脾胃肝胆发毛爪齿，唯见诸法空相。你一念心歇得处，唤作菩提树。你一念心不能歇得处，唤作无明树。无明无住处，无明无始终，你若念念心歇不得，便上他无明树，便入六道四生，披毛戴角。你若歇得，便是清净身界。你一念不生，便是上菩提树。三界神通变化，意生化身，法喜禅悦，身光自照。思衣，罗绮千重，思食，百味具足。更无横病。菩提无住处，是故无得者。道流！大丈夫汉更疑个什么？目前用处更是阿谁？把得便用，莫著名字，号为玄旨。如此见得，无嫌底法。古人云：‘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

“道流！如禅宗见解，死活循然，参学之人大须仔细。如主客相见，便有言论往来。或应物现形，或全体作用，或把机权喜怒，或现半身，或乘师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学人便喝，先拈出一个胶盆子，善知识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样，学人便喝。前人不肯放，此是膏肓之病，不堪医。唤作‘客看主’。或是善知识不拈出物，随学人问处即夺，学人被夺抵死不放，此是‘主看客’。或有学人应一个清净境，出善知识前，善知识辨得是境，把得抛向坑里，学人言：‘大好善知识。’即云：‘咄哉！不识好恶。’学人便礼拜。此唤作‘主看主’。或有学人，披枷带锁出善知识前，善知识更与安一重枷锁，学人欢喜，彼此不辨，呼为‘客看客’。大德！山僧如是所举，皆是辨魔拣异，知其邪正。道流！实情大难，佛法幽玄，解得可可地，山僧竟日与他说破，学者总不在意，千遍万遍，脚底踏过。黑没焌地，无一个形段，历历孤明。学人信不及，便向名句上生解。年登半百，只管傍家负死尸行，担却担子天下走，索草鞋钱有日在！

“大德！山僧说向外无法，学人不会，便即向里作解，便即倚壁坐，舌拄上腭，湛然不动，取此为是祖门佛法也。大错！是你若取不动清净境为是，你即认他无明为郎主。古人云：‘湛湛黑暗深坑，实可怖畏。’此之是也！你若认他动者是，一切草木皆解动，应可是道也。所以动者是风大，不动者是地大，动与不动俱无自性。你若向动处捉他，他向不动处立；你若向不动处捉他，他向动处立。譬如潜泉鱼，鼓波而自跃。大德！动与不动是二种境，还是无依道人用动用不动。如诸方学人来，山僧此间作三种根器断。如中下根器来，我便夺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器来，我便境法俱夺；如上上根器来，我便境法人俱不夺；如有出格见解人来，山僧此间便全体作用，不历根器。大德！到这里，学人著力处不通风，石火电光即过了也。学人若眼定动，即没交涉。拟心即差，动念即乖，有人解者，不离目前。

“大德！你担钵囊屎担子傍家走，求佛求法，即今如此驰求底，你还识渠么？活泼泼地，只是无根株，拥不聚，拨不散，求著即转远，不求还在目前。灵音属耳。若人不信，徒劳百年。道流！一刹那间便入华藏世界，入毗卢遮那国土，入解脱国土，入神通国土，入清净国土，入法界，入秽入净，入凡入圣，入饿鬼畜生，处处讨觅寻，皆不见有生有死，唯有空名。幻化空花，不劳把捉，得失是非，一时放却。道流！山僧佛法的的相承，从麻谷和尚、丹霞和尚、道一和尚、庐山和尚、石头和尚，一路行遍天下，无人信得，尽皆起谤。如道一和尚用处，纯一无杂，学人三百五百，尽皆不见他意。如庐山和尚，自在真正，顺逆用处，学人不测涯际，悉皆茫然。如丹霞和尚，玩珠隐显，学人来者，皆悉被骂。如麻谷用处，苦如黄檗，近皆不得。如石巩用处，向箭头上觅人，来者皆惧。如山僧今日用处，真正成坏，玩弄神变，入一切境，随处无事，境不能换。但有来求者，我即便出看渠，渠不识我，我便著数般衣，学人生解，一向入我言句，苦哉！瞎秃子无眼人！把我著的衣认青黄赤白。我脱却入清净境中，学人一见便生忻欲。我又脱却，学人失心，忙然狂走，言我无衣。我即向渠道：‘你识我著衣的人否？’忽尔回头，认我了也。大德！你莫认衣，衣不能动，人能著衣。有个清净衣，有个无生衣、菩提衣、涅槃衣，有祖衣，有佛衣。大德！但有声名文句，皆悉是衣变，从脐轮气海中鼓激，牙齿敲磕成其句义，明知是幻化。大德！外发声语业，内表心所法。以思有念，皆悉是衣。你只这么认他著的衣为实解，纵经尘劫，只是衣通，三界循还，轮回生死。不如无事，相逢不相识，共语不知名。今时学人不得，盖为认名字为解，大册子上抄死老汉语，三重五重祔子裹不教人见，道是玄旨，以为保重。大错！瞎屡生！你向枯骨上觅什么汁？有一般不识好恶，向教中取，意度商量，成于句义，如把屎块子向口里含了，吐过与别人，犹如俗人打传口令相似，一生虚过也。道我出家，被他问着佛法，便即杜口无词，眼似漆突，口如楄檐。如此之类，逢弥勒出世，移置他方世界，寄地狱受苦。大德！你波波地往诸方觅什么物？踏你脚板阔，无佛可求，无道可成，无法可得。外求有相佛，与汝不相似。欲识汝本心，非合亦非离。道流！真佛无形，真道无体，真法无相，三法混融，和合一处，辨既不得，唤作忙忙业识众生。”

问：“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垂开示？”师云：“佛者心清净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处处无碍净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无实有。如真正学道人，念念心不间断。自达磨大师从西土来，只是觅个不受人惑的人。后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从前虚用功夫。山僧今日见处与祖佛不别，若第一句中得，与祖佛为师；若第二句中得，与人天为师；若第三句中得，自救不了。”

问：“如何是西来意？”师云：“若有意，自救不了。”云：“既无意，云何二祖得法？”师云：“得者是不得。”云：“既若不得，云何是不得的意？”师云：“为你向一切处驰求心不能歇，所以祖师言：‘咄哉！丈夫！将头觅头！’你言下便自回光返照，更不别求，知身心与祖佛不别，当下无事，方名得法。大德！山僧今时事不获已，话度说出许多不才净。你且莫错！据我见处，实无许多般道理，要用便用，不用便休。只如诸方说六度万行以为佛法，我道是庄严门、佛事门，非是佛法，乃至持斋持戒，擎油不閃，道眼不明，尽须抵债，索饭钱有日在。何故如此？入道不通理，复身还信施。长者八十一，其树不生耳。乃至孤峰独宿，一食卯斋，长坐不卧，六时行道，皆是造业的人。乃至头目髓脑、国城妻子、象马七珍，尽皆舍施，如是等见，皆是苦身心，故还招苦果。不如无事，纯一无杂。乃至十地满心菩萨，皆求此道流踪迹，了不可得。所以诸天欢喜，地神捧足，十方诸佛无不称叹。缘何如此？为今听法道人用处无踪迹。”

问：“大通智胜佛，十劫坐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未审此意如何，乞师指示？”师云：“‘大通’者，是自己于处处达其万法无性无相，名为大通；‘智胜’者，于一切处不疑不得一法，名为智胜；‘佛’者，心清净光明透彻法界，得名为佛；‘十劫坐道场’者，十波罗密是；‘佛法不现前’者，佛本不生，法本不灭，云何更有现前？‘不得成佛道’者，佛不应更作佛。古人云：‘佛常在世间，而不染世间法。’道流！你欲得作佛，莫随万物。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一心不生，万法无咎。世与出世，无佛无法，亦不现前，亦不曾失。设有者，皆是名言章句，接引小儿，施设药病，表显名句。且名句不自名句，还是你目前昭昭灵灵鉴觉闻知照烛的，安一切名句。大德！造五无间业，方得解脱。”

问：“如何是五无间业？”师云：“杀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焚烧经像等，此是五无间业。”云：“如何是父？”师云：“无明是父，你一念心求起灭处不得，如响应空，随处无事，名为杀父。”云：“如何是母？”师云：“贪爱为母，你一念心入欲界中，求其贪爱，唯见诸法空相，处处无著，名为害母。”云：“如何是出佛身血？”师云：“你向清净法界中，你无一念心生解，便处处黑暗，是出佛身血。”云：“如何是破和合僧：”师云：“你一念心，正达烦恼结使如空无所依，是破和合僧。”云：“如何是焚烧经像？”师云：“见因缘空、心空、法空，一念决定断，迥然无事，便是焚烧经像。大德！若如是达得，免被他凡圣名碍。你一念心只向空拳指上生实解，根境法中虚捏怪，自轻而退屈言：‘我是凡夫，他是圣人。’秃屡生！有甚死急？披他狮子皮，却作野干鸣！大丈夫汉，不作丈夫气息！自家屋里物不肯信，只么向外觅，上他古人闲名句。倚阴博阳，不能特达，逢境便缘，逢尘便执，触处惑起，自无准定。道流！莫取山僧说处。何故？说无凭据，一期间图画虚空，如彩画像等喻。道流！莫将佛为究竟，我见犹如厕孔，菩萨罗汉，尽是枷锁缚人的物。所以文殊仗剑杀于瞿昙，鸯掘持刀害于释氏。道流！无佛可得。乃至三乘五性圆顿教迹，皆是一期药病相治，并无实法。设有，皆是相似表显，路布文字，差排且如是说。道流！有一般秃子，便向里许著功，拟求出世之法。错了也！若人求佛，是人失佛；若人求道，是人失道；若人求祖，是人失祖。大德！莫错！我且不取你解经论，我亦不取你国王大臣，我亦不取你辩似悬河，我亦不取你聪明智慧，唯要你真正见解。道流！设解得百本经论，不如一个无事的阿师。你解得，即轻蔑他人，胜负修罗，人我无明，长地狱业。如善星比丘，解十二分教，生身陷地狱，大地不容。不如无事休歇去，饥来吃饭，睡来合眼，愚人笑我，智乃知焉。道流！莫向文字中求，心动疲劳，吸冷气无益。不如一念缘起无生，超出三乘权学菩萨。

“大德！莫因循过日。山僧往日未有见处时，黑漫漫地，光阴不可空过，腹热心忙，奔波访道，后还得力，始到今日共道流如是话度。劝诸道流，莫为衣食。看世界易过，善知识难遇，如优昙花，时一现耳。你诸方闻道有个临济老汉出来，便拟问难，教语不得，被山僧全体作用，学人空开得眼口，总动不得，懵然不知以何答我。我向伊道：龙象蹴踏，非驴所堪。你诸处只指胸点肋，道我解禅解道，三个两个到这里不奈何。咄哉！你将这个身心，到处簸两片皮，诳呼闾阎，吃铁棒有日在。非出家儿，尽向阿修罗界摄。夫如至理之道，非诤论而求。激扬铿锵，以摧外道。至于佛祖相承，更无别意。设有言教，落在化仪，三乘五性，人天因果。如圆顿之教，又且不然。童子善财，皆不求过。大德！莫错用心。如大海不停死尸，只么担却，拟天下走。自起见障，以碍于心。日上无云，丽天普照，眼中无翳，空里无花。道流！你欲得如法，但莫生疑，展则弥纶法界，收则丝发不立。历历孤明，未曾欠少。眼不见，耳不闻，唤作什么物？古人云：‘说似一物则不中。’你但自家看，更有什么？说亦无尽。各自著力，珍重！”

勘辨

黄檗因入厨次，问饭头：“作什么？”饭头云：“拣众僧米。”黄檗云：“一日吃多少。”饭头云：“二石五。”黄檗云：“莫太多么？”饭头云：“犹恐少在。”黄檗便打。饭头却举似师，师云：“我为汝勘这老汉。”才到，侍立次，黄檗举前话。师云：“饭头不会，请和尚代一转语。”师便问：“莫太多么？”黄檗云：“何不道来日更吃一顿！”师云：“说什么来日，即今便吃！”道了便掌。黄檗云：“这疯颠汉，又来这里捋虎须。”师便喝，出去。后沩山问仰山：“此二尊宿意作么生？”仰山云：“和尚作么生？”沩山云：“养子方知父慈。”仰山云：“不然。”沩山云：“子又作么生？”仰山云：“大似勾贼破家。”

师问僧：“什么处来？”僧便喝，师便揖坐。僧拟议，师便打。

师见僧来，便竖起拂子。僧礼拜，师便打。又见僧来，亦竖起拂子，僧不顾，师亦打。

师一日同普化赴施主家斋次。师问：“毛吞巨海，芥纳须弥，为是神通妙用？本体如然？”普化踏倒饭床。师云：“太粗生！”普化云：“这里是什么所在？说粗说细！”师来日又同普化赴斋。问：“今日供养，何似昨日？”普化依前踏倒饭床。师云：“得即得，太粗生！”普化云：“瞎汉！佛法说什么粗细！”师乃吐舌。

师一日与河阳木塔长老同在僧堂地炉内坐。因说普化每日在街市掣疯掣颠，知他是凡是圣？言犹未了，普化入来。师便问：“汝是凡是圣？”普化云：“汝且道我是凡是圣？”师便喝。普化以手指云：“河阳新妇子！木塔老婆禅！临济小厮儿，却具一只眼。”师云：“这贼！”普化云：“贼！贼！”便出去。

一日普化在僧堂前吃生菜。师见云：“大似一头驴。”普化便作驴鸣。师云：“这贼！”普化云：“贼！贼！”便出去。

因普化常于街市摇铃云：“明头来明头打，暗头来暗头打，四方八面来旋风打，虚空来连架打。”师令侍者去，才见如是道，便把住云：“总不如此来时如何？”普化托开云：“来日大悲院里有斋。”侍者回举似师，师云：“我从来疑着这汉。”

有一老宿参师，未曾人事（供养），便问：“礼拜即是？不礼拜即是？”师便喝，老宿便礼拜。师云：“好个草贼！”老宿云：“贼！贼！”便出去。师云：“莫道无事好。”

首座侍立次。师云：“还有过也无？”首座云：“有。”师云：“宾家有过？主家有过？”首座云：“二俱有过。”师云：“过在什么处？”首座便出去。师云：“莫道无事好。”后有僧举似南泉，南泉云：“官马相踏，”

师因入军营赴斋，门首见员僚，师指露柱问：“是凡是圣？”员僚无语。师打露柱云：“直饶道得，也只是个木橛。”便入去。

师问院主：“什么处来？”主云：“州中粜（卖）黄米去来。”师云：“粜得尽么？”主云：“粜得尽。”师以杖面前画一画云：“还粜得这个么？”主便喝，师便打。典座至，师举前语。典座云：“院主不会和尚意。”师云：“你作么生？”典座便礼拜，师亦打。

有座主来相看次。师问座主：“讲何经论？”主云：“某甲荒虚，粗习《百法论》。”师云：“有一人于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于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是同是别？”主云：“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别。”洛浦为侍者，在师后立，云：“座主！这里是什么所在，说同说别！”师回首问侍者：“汝又作么生？”侍者便喝。师送座主，回来遂问侍者：“适来是汝喝老僧？”侍者云：“是。”师便打。

师闻第二代德山垂示云：“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师令洛浦去问，道得为什么也三十棒，待他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他作么生。浦到彼如教而问，德山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德山便归方丈。浦回举似师，师云：“我从来疑着这汉，虽然如是，汝还见德山么？”浦拟议，师便打。

王常侍一日访师，同师于僧堂前看。乃问：“这一堂僧还看经么？”师云：“不看经。”侍云：“还学禅么？”师云：“不学禅。”侍云：“经又不看禅又不学，毕竟作个什么？”师云：“总教他成佛作祖去！”侍云：“金屑虽贵，落眼成翳，又作么生？”师云：“将谓你是个俗汉！”

师问杏山：“如何是露地白牛？”山云：“吽吽。”师云：“哑那。”山云：“长老作么生？”师云：“这畜生。”

师问洛浦云：“从上来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哪个亲？”普云：“总不亲。”师云：“亲处作么生？”普便喝，师乃打。

师见僧来，展开两手，僧无语。师云：“会么？”云：“不会？”师云：“浑仑擘不开，与你两文钱。”

大觉到参，师举起拂子。大觉敷坐具，师掷下拂子。大觉收坐具入僧堂。众僧云：“这僧莫是和尚亲故，不礼拜又不吃棒？”师闻，令唤觉，觉出。师云：“大众道汝未参长老。”觉云：“不审。”便自归众。

赵州行脚时参师，遇师洗脚次。州便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恰值老僧洗脚。”州近前作听势。师云：“更要第二杓恶水泼在。”州便下去。

有定上座到参，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下绳床擒住，与一掌，便托开。定伫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礼拜？”定方礼拜，忽然大悟。

麻谷到参，敷坐具问：“十二面观音，阿哪面正？”师下绳床，一手收坐具，一手搊麻谷云：“十二面观音，向什么处去也？”麻谷转身拟坐绳床，师拈拄杖打，麻谷接却，相捉入方丈。

师问僧：“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金毛师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么生会？”僧拟议，师便喝。

师问一尼：“善来？恶来？”尼便喝。师拈棒云：“更道！更道！”尼又喝，师便打。

龙牙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与我过禅板来。”牙便过禅板与师，师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意！”牙后到翠微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微云：“与我过蒲团来。”牙便过蒲团与翠微，翠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意！”牙住院后有僧入室请益云：“和尚行脚时参二尊宿因缘，还肯他也无？”牙云：“肯即深肯！要且无祖师意。”

径山有五百众，少人参请，黄檗令师到径山，乃谓师曰：“汝到彼作么生？”师云：“某甲到彼自有方便。”师到径山，装腰上法堂，见径山，径山方举头，师便喝。径山拟开口，师拂袖便行。寻有僧问径山：“这僧适来有什么言句，便喝和尚？”径山云：“这僧从黄檗会里来，你要知么，且问取他。”径山五百众太半分散。

普化一日于街市中，就人乞直裰（衣服）。人皆与之，普化俱不要。师令院主买棺一具，普化归来。师云：“我与汝做得个直裰了也。”普化便自担去，绕街市叫云：“临济与我做直裰了也，我往东门迁化去！”市人竞随看之，普化云：“我今日未，来日往南门迁化去！”如是三日，人皆不信。至第四日无人随看，独出城外自入棺内，请路行人钉之。即时传布，市人竞往开棺，乃见全身脱去。只闻空中铃响隐隐而去。

行录

师初在黄檗会下，行业纯一。首座乃叹曰：“虽是后生，与众有异！”遂问：“上座在此多少时？”师云：“三年。”首座云：“曾参问也无？”师云：“不曾参问，不知问个什么？”首座云：“汝何不去问堂头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师便去问，声未绝，黄檗便打。师下来，首座云：“问话作么生？”师云：“某甲问声未绝，和尚便打，某甲不会。”首座云：“但更去问。”师又去问，黄檗又打。如是三度发问，三度被打。师来白首座云：“幸蒙慈悲，令某甲问讯和尚，三度发问，三度被打，自恨障缘，不领深旨。今且辞去。”首座云：“汝若去时，须辞和尚去。”师礼拜退。首座先到和尚处云：“问话的后生，甚是如法。若来辞时，方便接他，向后穿凿，成一株大树，与天下人作荫凉去在。”师去辞黄檗。檗云：“不得往别处去，汝向高安滩头大愚处去，必为汝说。”师到大愚，大愚问：“什么处来？”师云：“黄檗处来。”大愚云：“黄檗有何言句？”师云：“某甲三度问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过无过？”大愚云：“黄檗如此老婆心切，为汝得彻困！更来这里问有过无过！”师于言下大悟云：“原来黄檗佛法无多子！”大愚抓住云：“这尿床鬼子！适来道有过无过，如今却道黄檗佛法无多子。你见个什么道理？速道速道！”师于大愚胁下筑三拳，大愚托开云：“汝师黄檗，非干我事。”

师辞大愚，却回黄檗。黄檗见来便问：“这汉来来去去，有什么了期？”师云：“只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黄檗问：“什么处去来？”师云：“昨奉慈旨，令参大愚去来。”黄檗云：“大愚有何言句？”师遂举前话。黄檗云：“作么生得？这汉来，待痛与一顿！”师云：“说什么待来，即今便吃！”随后便掌。黄檗云：“这风颠汉，却来这里捋虎须。”师便喝。黄檗云：“侍者引这疯颠汉参堂去。”后沩山举此话问仰山：“临济当时得大愚力，得黄檗力？”仰山云：“非但骑虎头，亦解把虎尾。”

师栽松次，黄檗问：“深山里栽许多作什么？”师云：“一与山门作境致，二与后人作标榜。”道了将钁头打地三下，黄檗云：“虽然如是，子已吃吾三十棒了也。”师又以钁头打地三下，作嘘嘘声。黄檗云：“吾宗到汝大兴于世！”后沩山举此语问仰山：“黄檗当时只嘱临济一人，更有人在？”仰山云：“有，只是年代深远，不欲举似和尚。”沩山云：“虽然如是，吾亦要知，汝但举看。”仰山云：“一人指南吴越令行，遇大风即止。”

师侍立德山次，山云：“今日困。”师云：“这老汉寐语作什么？”山便打，师掀倒绳床，山便休。

师普请，锄地次，见黄檗来，拄钁而立。黄檗云：“这汉累哪？”师云：“钁也未举，累个什么？”黄檗便打，师接住棒，一送送倒。黄檗唤：“维那，维那，扶起我。”维那近前扶云：“和尚怎容得这疯颠汉无礼？”黄檗才起，便打维那。师钁地云：“诸方火葬，我这里一时活埋。”后沩山问仰山：“黄檗打维那，意作么生？”仰山云：“正贼走却，逻踪人吃棒。”

师一日在僧堂前坐，见黄檗来，便闭却目，黄檗乃作怖势，便归方丈。师随至方丈礼谢。首座在黄檗处侍立，黄檗云：“此僧虽是后生，却知有此事。”首座云：“老和尚脚跟不点地，却证据个后生！”黄檗自于口上打一掴，首座云：“知即得。”

师见普化乃云：“我在南方驰书到沩山时，知你先在此住待我来。及我来，得汝佐赞。我今欲建立黄檗宗旨，汝切须为我成褫。”普化珍重下去。克符后至，师亦如是道。符亦珍重下去。三日后，普化却上问讯云：“和尚前日道甚么？”师拈棒便打下。又三日，克符亦上问讯，乃问：“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么？”师亦拈棒打下。

师应机多用喝，会下参徒亦学师喝。师曰：“汝等总学我喝，我今问汝：‘有一人从东堂出，一人从西堂出。两人齐喝一声，这里分得宾主么？汝且作么生分？若分不得，以后不得学老僧喝。”

示众云：“我有时先照后用，有时先用后照，有时照用同时，有时照用不同时。先照后用，有人在；先用后照，有法在；照用同时，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针锥。照用不同时，有问有答，立宾立主，合水和泥，应机接物。若是过量人，向未举以前撩起便行，犹较些子。”

师在堂中睡，黄檗下来见，以拄杖打板头一下。师举头见是黄檗，却睡，黄檗又打板头一下。却往上间，见首座坐禅，乃云：“下间后生却坐禅，汝这里妄想作什么？”首座云：“这老汉作什么？”黄檗打板头一下，便出去。后沩山问仰山：“黄檗入僧堂意作么生？”仰山云：“两彩一赛。”

一日普请次，师在后行。黄檗回头见师空手，乃问：“钁头在什么处？”师云：“有一人将去了也。”黄檗云：“近前来，共汝商量个事。”师便近前，黄檗竖起钁头云：“只这个，天下人拈掇不起。”师就手掣得竖起云：“为什么却在某甲手里？”黄檗云：“今日大有人普请。”便归院。后沩山问仰山：“钁头在黄檗手里，为什么却被临济夺却？”仰山云：“贼是小人，智过君子。”

师为黄檗持书去沩山，时仰山作知客，接得书便问：“这个是黄檗的，哪个是专使的？”师便掌，仰山约住云：“老兄知这般事便休。”同去见沩山，沩山便问：“黄檗师兄多少众？”师云：“七百众。”沩山云：“什么人为导首？”师云：“适来已达书了也。”师却问沩山：“和尚此间多少众？”沩山云：“一千五百众。”师云：“太多生。”沩山云：“黄蘖师兄亦不少。”

师辞沩山，仰山送出云：“汝向后北去有个住处。”师云：“岂有如此事？”仰山云：“去以后有一人佐辅老兄在。此人只是有头无尾，有始无终。”师后到镇州，普化已在彼中。师出世，普化佐赞于师。师住未久，普化全身脱去。

师因半夏上黄檗，见和尚看经。师云：“我将谓是个人，元来是数黑豆老和尚！”住数日乃辞去。黄檗云：“汝破夏来，不终夏去？”师云：“某甲暂来礼拜和尚。”黄檗遂打，趁令去。师行数里，疑此事，却回终夏。师一日辞黄檗，檗问：“什么处去？”师云：“不是河南，便归河北。”黄檗便打。师约住与一掌，黄檗大笑，乃唤侍者：“将百丈先师禅板机案来。”师云：“侍者将火来。”黄檗云：“虽然如是，汝但将去，以后坐却天下人舌头去在。”后沩山问仰山：“临济莫辜负他黄檗也无？”仰山云：“不然。”沩山云：“子又作么生？”仰山云：“知恩方解报恩。”沩山云：“从上古人还有相似的也无？”仰山云：“有，只是年代深远，不欲举似和尚。”沩山云：“虽然如是，吾亦要知，子但举看。”仰山云：“只如楞严会上阿难赞佛云：‘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岂不是报恩之事？”沩山云：“如是如是！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

师到达磨塔头，塔主云：“长老先礼佛？先礼祖？”师云：“佛祖俱不礼。”塔主云：“佛祖与长老，是什么冤家？”师便拂袖而出。

师行脚时到龙光，光上堂，师出问云：“不展锋芒，如何得胜？”光据坐，师云：“大善知识岂无方便？”光瞪目云：“嗄！”师以手指云：“这老汉，今日败阙也！”

到三峰，平和尚问曰：“什么处来？”师云：“黄檗来。”平云：“黄檗有何言句？”师云：“金牛昨夜遭涂炭，直至如今不见踪。”平云：“金风吹玉管，哪个是知音？”师云：“直透万重关，不住清霄内。”平云：“子这一问太高生。”师云：“龙生金凤子，冲破碧琉璃。”平云：“且坐吃茶。”又问：“近离甚处？”师云：“龙光。”平云：“龙光近日如何？”师便出去。

到大慈，慈在方丈内坐，师问：“端居丈室时如何？”慈云：“寒松一色千年别，野老拈花万国春。”师云：“今古永超圆智体，三山锁断万重关。”慈便喝，师亦喝。慈云：“作什么？”师拂袖便出。

到襄州华严，严倚拄杖作睡势。师云：“老和尚瞌睡作么？”严云：“作家禅客，宛尔不同。”师云：“侍者点茶来与和尚吃。”严乃唤：“维那，第三位安排这上座。”

到翠峰，峰问：“什么处来？”师云：“黄檗来。”峰云：“黄檗有何言句指示于人？”师云：“黄檗无言句。”峰云：“为什么无？”师云：“设有，亦无举处。”峰云：“但举看。”师云：“一箭过西天。”

到象田，师问：“不凡不圣，请师速道！”田云：“老僧只如此。”师便喝云：“许多秃子在这里觅什么碗。”

到明化，化问：“来来去去作什么？”师云：“只徒踏破草鞋。”化云：“毕竟作么生？”师云：“老汉话头也不识。”

往凤林，路逢一婆，婆问：“什么处去？”师云：“凤林去。”婆云：“恰值凤林不在。”师云：“什么处去？”婆便行。师乃唤婆，婆回头，师便打。

到凤林，林问：“有事相借问，得么？”师云：“何得剜肉作疮！”林云：“海月澄无影，游鱼独自迷。”师云：“海月既无影，游鱼何得迷？”凤林云：“观风知浪起，玩水野帆飘。”师云：“孤轮独照江山静，自笑一声天地惊。”林云：“任将三寸辉天地，一句临机试道看。”师云：“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莫献诗。”凤林便休。师乃有颂：“大道绝同，任向西东，石火莫及，电光罔通。”沩山问仰山：“石火莫及，电光罔通。从上诸圣将什么为人？”仰山云：“和尚意作么生？”沩山云：“但有言说，都无实义。”仰山云：“不然。”沩山云：“子又作么生？”仰山云：“官不容针，私通车马。”

到金牛，牛见师来，横按拄杖，当门踞坐。师以手敲拄杖三下，却归堂中第一位坐。牛下来见乃问：“夫宾主相见，各具威仪。上座从何而来？太无礼生！”师云：“老和尚道什么？”牛拟开口，师便打，牛作倒势，师又打。牛云：“今日不著便。”沩山问仰山：“此二尊宿还有胜负也无？”仰山云：“胜即总胜，负即总负。”

师临迁化时，据坐云：“吾灭后不得灭却吾正法眼藏。”三圣出云：“怎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师云：“以后有人问你，向他道什么？”三圣便喝。师云：“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言讫端然示寂。

师临圆寂留一偈示众云：

沿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似他。离相离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需磨。

别记

《祖堂集》：自契黄檗锋机，乃阐化于河北，提纲峻速，示教幽深。其于枢秘，难陈示诲，略申少分。

黄檗和尚告众曰：“余昔时同参大寂道友，名曰大愚。此人诸方行脚，法眼明彻，今在高安，愿不好群居，独栖山舍。众余相别时叮嘱云：‘他后或逢灵利者，指一人来相访。”于时，师在众，闻已便往造谒。既到其所，具陈上说。至夜间，于大愚前说《瑜珈论》，谈唯识，复申问难。大愚毕夕悄然不对，及至旦来，谓师曰：“老僧独居山舍，念子远来，且延一宿，何故夜间于吾前无羞惭，放不净？”言讫，杖之数下推出，关却门。师回黄檗，复陈上说，黄檗闻已，稽首曰：“作者如猛火燃，喜子遇人，何乃虚往？”师又去，复见大愚，大愚曰：“前时无惭愧，今日何故又来？”言讫便棒，推出门。师复返黄檗，启闻和尚：“此回再返，不是空归。”黄檗曰：“何故如此？”师曰：“于一棒下入佛境界。假使百劫，粉骨碎身，顶擎绕须弥山，经无量匝，报此深恩，莫可酬得。”黄檗闻已，喜之异常，曰：“子且解歇。”更自出身。师过旬日，又辞黄檗，至大愚所。大愚才见，便拟棒师。师接得棒子，则便抱倒大愚，乃就其背，殴之数拳。大愚遂连点头曰：“吾独居山舍，将谓空过一生，不期今日却得一子。”先招庆和尚举终，乃问师演侍者曰：“既因他得悟，何以却将拳打他？”侍者曰：“当时教化全因佛，今日威拳总属君。”师因此侍奉大愚，经十余年。大愚临迁化时嘱师云：“子自不负平生，又乃侍吾一世，以后出世传心，第一莫忘黄檗。”

8沩山灵祐禅师法语

师福州长谿人也，姓赵氏。年十五辞亲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师剃发，于杭州龙兴寺受戒，究大小乘经律。二十三游江西参百丈大智禅师。百丈一见，许之入室，遂居参学之首。一日侍立，百丈问：“谁？”师曰：“灵祐。”百丈云：“汝拨炉中有火否？”师拨云：“无火。”百丈躬起深拨得少火，举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师发悟礼谢，陈其所解。百丈曰：“此乃暂时岐路耳。经云：‘欲见佛性，当观时节因缘。’时节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忆，方省己物，不从他得。故祖师云：‘悟了同未悟，无心得无法。’只是无虚妄凡圣等心，本来心法，元自备足。汝今既尔，善自护持。”

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务，丈曰：“将得火来么？”师曰：“将得来。”丈曰：“在甚处？”师乃拈一枝柴吹两吹，度与百丈。丈曰：“如虫御木。”

时司马头陀自湖南来，谓百丈曰：“顷在湖南寻得一山，名大沩，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识所居之处。”百丈谓之曰：“老僧欲往沩山可乎？”对云：“沩山奇绝，可聚千五百众，然非和尚所住。”百丈云：“何也？”对云：“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设居之，徒不盈千。”百丈云：“吾众中莫有人住得否？”对云：“待历观之。”时华林觉为第一座，百丈乃令侍者唤第一坐来问云：“此人如何？”头陀令謦欬一声，行数步。对云：“此人不可。”又令唤师。师时为典坐，头陀一见乃曰：“此正是沩山主也。”百丈是夜召师入室，嘱云：“吾化缘在此，沩山胜境，汝当居之，嗣续吾宗，广度后学。”时华林闻之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得住持？”百丈云：“若能对众下得一语出格，当与住持。”即指净瓶问云：“不得唤作净瓶，汝唤作什么？”华林云：“不可唤作木突也？”百丈不肯，乃问师，师蹋倒净瓶，百丈笑云：“第一坐输却山子也。”遂遣师往沩山。

是山峭绝，敻无人烟。师猿猱为伍，橡栗充食。经于五七载，绝无来者，师自念言：“我本住持，为利益于人，既绝往还，自善何济？”即舍菴而欲他往，行至山口，见蛇虎狼豹交横在路。师云：“汝等诸兽，不用拦吾行路。吾若于此山有缘，汝等各自散去；吾若无缘，汝等不用动，吾从路过，一任汝吃。”言讫，虫虎四散而去，师乃回菴。未及一载，长庆大安上座同数僧从百丈来，辅佐于师。安云：“某甲与和尚作典座，待僧至五百众，乃解务。”自后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众共营梵宇。连帅李景让奏号同庆寺，相国裴公休，尝咨玄奥。由是，天下禅学辐辏焉，有得法上首仰山寂禅师，故世称沩仰宗。

上堂：“夫道人之心，质直无伪，无背无面，无诈妄心。一切时中，视听寻常，更无委曲，亦不闭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从上诸圣，只说浊边过患，若无如许多恶觉、情见、想习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净无为，澹泊无碍，唤他作道人，亦名无事人。”时有僧问：“顿悟之人更有修否？”师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时，修与不修是两头语。如今初心虽从缘得，一念顿悟自理，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须教渠净除现业流识，即是修也。不可别有法教渠修行趣向。从闻入理，闻理深妙，心自圆明，不居惑地。纵有百千妙义，抑扬当时，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计始得。以要言之，则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若也单刀直入，则凡圣情尽，体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

仰山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指灯笼曰：“大好灯笼。”仰曰：“莫只这便是么？”师曰：“这个是甚么？”仰曰：“大好灯笼。”师曰：“果然不见。”

一日，师谓众曰：“如许多人，只得大机，不得大用。”仰山举此语问山下庵主曰：“和尚恁么道，意旨如何？”主曰：“更举看。”仰拟再举，被庵主踏倒。仰归举似师，师呵呵大笑。

仰山问：“百千万境一时来作么生？”师云：“青不是黄，长不是短，诸法各住自位，非干我事。”仰乃作礼。

师在法堂坐，库头击木鱼，火头掷却火抄，拊掌大笑。师曰：“众中也有恁么人？”遂唤来问：“你作么生？”火头曰：“某甲不吃粥，肚饥，所以欢喜。”师乃点头。

师摘茶次，谓仰山曰：“终日摘茶只闻子声，不见子形。”仰撼茶树，师曰：“子只得其用，不得其体。”仰曰：“未审和尚如何？”师良久。仰曰：“和尚只得其体，不得其用。”师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吃，某甲棒教谁吃？”师曰：“放子三十棒。”

上堂，僧出曰：“请和尚为众说法。”师曰：“我为汝得彻困也！”僧礼拜。师坐次，仰山入来。师曰：“寂子速道，莫入阴界。”仰曰：“慧寂信亦不立。”师曰：“子信不立，不信不立？”仰曰：“只是慧寂，更信阿谁？”师曰：“若恁么即是定性声闻。”仰曰：“慧寂佛亦不立。”

师问仰山：“涅槃经四十卷，多少是佛说，多少是魔说？”仰曰：“总是魔说。”师曰：“以后无人奈子何！”

仰曰：“慧寂即一期之事，行履在甚么处？”师曰：“只贵子眼正，不说子行履。”仰山蹋衣次，提起问师曰：“正恁么时，和尚作么生？”师曰：“正恁么时，我这里无作么生？”仰曰：“和尚有身而无用。”师良久，却拈起问曰：“汝正恁么时，作么生？”仰曰：“正恁么时，和尚还见伊否？”师曰：“汝有用而无身。”师后忽问仰山：“汝春间有话未圆，今试道看。”仰曰：“正恁么时，切忌勃诉。”师曰：“停囚长智。”

师一日唤院主，主便来。师曰：“我唤院主，汝来作甚么？”主无对。又令侍者唤第一座，座便至。师曰：“我唤第一座，汝来作甚么？”座亦无对。师问云岩：“闻汝久在药山，是否？”岩曰：“是。”师曰：“如何是药山大人相？”岩曰：“涅槃后有。”师曰：“如何是涅槃后有？”岩曰：“水洒不著。”岩却问师：“百丈大人相如何？”师曰：“巍巍堂堂，炜炜煌煌。声前非声，色后非色。蚊子上铁牛，无汝下觜处。”师过净瓶与仰山，山拟接，师却缩手曰：“是甚么？”仰曰：“和尚还见个甚么？”师曰：“若恁么，何用更就吾觅？”仰曰：“虽然如此，仁义道中与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师乃过净瓶与仰山。

师与仰山行次，指柏树子问曰：“前面是甚么？”仰曰：“柏树子。”师却问耘田翁，翁亦曰：“柏树子。”师曰：“这耘田翁向后亦有五百众。”师问仰山：“何处来？”仰曰：“田中来。”师曰：“禾好刈也未？”仰作刈禾势。师曰：“汝适来作青见，作黄见，作不青不黄见？”仰曰：“和尚背后是甚么？”师曰：“子还见么？”仰拈禾穗曰：“和尚何曾问这个？”师曰：“此是鹅王择乳。”

师问仰山：“天寒人寒？”仰曰：“大家在这里。”师曰：“何不直说？”仰曰：“适来也不曲，和尚如何？”师曰：“直须随流。”

上堂：“仲冬严寒年年事，晷运推移事若何？”仰山进前，叉手而立。师曰：“我情知汝答这话不得！”香严曰：“某甲偏答得这话。”师蹑前问，严亦进前，叉手而立。师曰：“赖遇寂子不会。”

师一日见刘铁磨来，师曰：“老牸牛，汝来也。”磨曰：“来日台山大会斋，和尚还去么？”师乃放身作卧势，磨便出去。有僧来礼拜，师作起势。僧曰：“请和尚不用起。”师曰：“老僧未曾坐。”僧曰：“某甲未曾礼。”师曰：“何故无礼？”僧无对。

僧问：“如何是道？”师曰：“无心是道。”曰：“某甲不会。”师曰：“会取不会底好！”曰：“如何是不会底？”师曰：“只汝是，不是别人。”复曰：“今时人但直下体取不会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将为禅道，且没交涉。名运粪入，不名运粪出，污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问：“如何是百丈真？”师下禅床，叉手立。曰：“如何是和尚真？”师却坐。

师坐次，仰山从方丈前过，师曰：“若是百丈先师见，子须吃痛棒始得。”仰曰：“即今事作么生？”师曰：“合取两片皮。”仰曰：“此恩难报。”师曰：“非子不才，乃老僧年迈。”仰曰：“今日亲见百丈师翁来。”师曰：“子向甚么处见？”仰曰：“不道见只是无别。”师曰：“始终作家。”

师问仰山：“即今事且置，古来事作么生？”仰叉手近前。师曰：“犹是即今事，古来事作么生？”仰退后立。师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礼拜。

仰山、香严侍立次，师举手曰：“如今恁么者少，不恁么者多。”严从东过西立，仰从西过东立。师曰：“这个因缘，三十年后如金掷地相似。”仰曰：“亦须是和尚提唱始得。”严曰：“即今亦不少。”师曰：“合取口。”

师坐次，仰山入来，师以两手相交示之。仰作女人拜。师曰：“如是！如是！”

师谓仰山曰：“汝须独自回光返照，别人不知汝解处。汝试将实解献老僧看。”仰曰：“若教某甲自看，到这里无圆位，亦无一物一解得献和尚。”师云：“无圆位处原是汝作解处，未离心境在。”仰曰：“既无圆位，何处有法？把何物作境？”师曰：“适来是汝作与么解是否？”仰曰：“是。”师云：“若恁么，是具足心境法，未脱我所心在，元来有解献我。许汝信位显，人位隐在。”

师一日见香严仰山作饼次，师曰：“当时百丈先师，亲得这个道理。”仰与香严相顾视云：“什么人答得此话。”师云：“有一人答得。”仰云：“是阿谁？”师指水牯牛云：“道道。”仰取一束草来，香严取一桶水来，放牛前。牛才吃，师云：“与么与么，不与么不与么？”二人俱作礼。师云：“或时明，或时暗。”

师因资国来参，乃指月示之。国以手拨三下，师云：“不道汝不见，只是见处太粗。”师一日索门人呈语，乃曰：“声色外与吾相见。”时有幽州鉴弘上座呈语云：“不辞出来，那个人无眼。”师不肯。仰山凡三度呈语，第一云：“见取不见取底。”师云：“细如毫末，冷似雪霜。”第二度云：“声色外谁求相见？”师云：“只滞声闻方外榻。”第三度云：“如两镜相照，于中无像。”师云：“此语正也。我是你不是，早立像了也。”仰山却问师：“某甲精神昬昧，拙于只对，未审和尚于百丈师翁处，作么生呈语？”师云：“我于百丈先师处呈语云：‘如百千明镜鉴像，光影相照，尘尘剎剎各不相借。’”仰山于是礼拜。

师方丈内坐次，仰山入来，师曰：“寂子，近日宗门令嗣作么生？”仰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师曰：“寂子作么生？”仰曰：“慧寂只管困来合眼，健即坐禅，所以未曾说著在。”师曰：“到这田地也难得。”仰曰：“据慧寂所见，只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师曰：“汝为一人也不得。”仰曰：“自古圣人，尽皆如此。”师曰：“大有人笑汝恁么祗对。”仰曰：“解笑者是慧寂同参。”师曰：“出头事作么生？”仰绕禅床一匝，师曰：“裂破古今。”

仰山香严侍立次，师曰：“过去现在未来，佛佛道同，人人得个解脱路。”仰曰：“如何是人人解脱路？”师回顾香严曰：“寂子借问，何不答伊？”严曰：“若道过去未来现在，某甲却有个祗对处。”师曰：“子作么生祗对？”严珍重便出。师却问仰山曰：“智闲恁么祗对，还契寂子也无？”仰曰：“不契。”师曰：“子又作么生？”仰亦珍重出去。师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

师向仰山云：“有俗弟子，将三束绢来，与我赎钟子，欲与世人受福。”仰云：“俗弟子则有绢与和尚赎钟子，和尚将何物酬他？”师以拄杖敲床三下云：“我将这个酬他。”仰云：“若是这个，用作甚么？”师又敲三下云：“汝嫌这个作甚么？”仰云：“某甲不嫌这个，这个只是大家底。”师云：“你既知是大家底，何得更就我觅物酬他。”仰云：“只怪和尚把大家底行人事。”师云：“汝不见达磨大师从西天来此土，亦将此物来人事。汝诸人尽是受他信物者。”

师问道吾：“甚处去来？”吾云：“看病来。”师云：“有几人病？”吾云：“有病底有不病底。”师云：“不病底莫是智头陀否？”吾云：“病与不病总不干他事，急道急道。”师云：“道得也与他没交涉。”

师因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竖起拂子，后僧遇王常侍，侍问：“沩山近日有何言句？”僧举前话，侍云：“彼中兄弟如何商量？”僧云：“借色明心，附物显理。”侍云：“不是这个道理，上座快回去好，某甲敢寄一书到和尚。”僧得书遂回持上。师拆开见画一圆相，内写个日字。师云：“谁知千里外有个知音。”仰山侍次乃云：“虽然如是，也只是个俗汉。”师云：“子又作么生？”仰却画一圆相，于中书日字以脚抹。师乃大笑。

师坐次，仰山问：“和尚百年后，有人问先师法道，如何只对？”师曰：“一粥一饭。”曰：“面前有人不肯，又作么生？”师曰：“作家师僧。”仰便礼拜。师曰：“逢人不得错举。”

师问仰山：“终日与子商量，成得个甚么边事？”仰空中画一画。师曰：“若不是，吾终被子惑。”师问僧：“甚处来？”曰：“西京来。”师曰：“还得西京主人公书来么？”曰：“不敢妄通消息。”师曰：“作家师僧，天然犹在。”曰：“残羹馊饭谁人吃之？”师曰：“独有闍黎不吃。”僧作呕吐势。师曰：“扶出这病僧着。”僧便出去。

一日，师翘起一足谓仰山曰：“我每日得他负载，感伊不彻。”仰曰：“当时给孤园中，与此无别。”师曰：“更须道始得。”仰曰：“寒时与他袜著，也不为分外。”师曰：“不负当初，子今已彻。”仰曰：“恁么更要答话在。”师曰：“道看。”仰曰：“诚如是言。”师曰：“如是！如是！”

师问仰山：“生住异灭，汝作么生会？”仰曰：“一念起时，不见有生住异灭。”师曰：“子何得遣法？”仰曰：“和尚适来问甚么？”师曰：“生住异灭。”仰曰：“却唤作遣法。”师问仰山：“妙净明心，汝作么生会？”仰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师曰：“汝只得其事。”仰曰：“和尚适来问甚么？”师曰：“妙净明心。”仰曰：“唤作事得么？”师曰：“如是！如是！”

石霜会下有二禅客到，云：“此间无一人会禅。”后普请般柴，仰山见二禅客歇，将一橛柴问曰：“还道得么？”俱无对。仰曰：“莫道无人会禅好！”仰归举似师曰：“今日二禅客，被慧寂勘破。”师曰：“甚么处被子勘破？”仰举前话。师曰：“寂子又被吾勘破。”

师睡次，仰山问讯，师便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师起曰：“我适来得一梦，你试为我原看。”仰取一盆水，与师洗面。少顷，香严亦来问讯。师曰：“我适来得一梦，寂子为我原了，汝更与我原看。”严乃点一碗茶来。师曰：“二子见解，过于鹙子。”

师因泥壁次，李军容来，具公裳，直至师背后，端笏而立。师回首见，便侧泥盘作接泥势。李便转笏作进泥势。师便抛下泥盘，同归方丈。僧问：“不作沩山一顶笠，无由得到莫傜村。如何是沩山一顶笠？”师唤曰：“近前来。”僧近前，师与一踏。

师问道吾：“见火不？”吾云：“见。”师云：“见从何起？”道吾云：“除却行住坐卧，更请一问。”

德山行脚时，到沩山。具三衣，上法堂前。东观西观了，便发去。侍者报和尚云：“适来新到不参和尚，便发去。”师云：“我早个相见了也。”

师问云岩：“寻常道什么？”对云：“某甲父母所生口，道不得。”僧问：“某甲欲奉师去时如何？”师云：“向他道，直须绝渗漏去，始得似他。”僧云：“还得不违于尊旨也无？”师云：“向他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这里。”

云岩到沩山，沩山泥壁次。问：“有句无句，如藤倚树。树倒藤枯时作么生？”云岩无对。举似道吾，道吾便去，到沩山，师便置前问。问未了，道吾便夺云：“树倒藤枯时作么生？”师不对，便入方丈。

邓隐峰到沩山，便入堂，于上板头解放衣钵。师闻师叔到，先具威仪，下堂内相看。隐峰见来，便作卧势。师便归方丈，隐峰乃去。少间，师问侍者：“师叔在否？”云已去。师云：“去时有甚么语？”云无语。师云：“莫道无语，其声如雷。”

师示众云：“[行脚高士](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2061&B=T&V=47&S=1989&J=1&P=&75440.htm" \l "0_0)，直须向声色里睡眠，声色里坐卧始得。”

上堂：“老僧百年后，向山下作一头水牯牛。左胁下书五字，曰：‘沩山僧某甲。’当恁么时，唤作沩山僧又是水牯牛，唤作水牯牛又是沩山僧。毕竟唤作甚么即得？”仰山出礼拜而退。

师敷扬宗教，凡四十余年，达者不可胜数。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寿八十三，腊六十四。塔于本山，谥大圆禅师，塔曰清净。

9仰山慧寂禅师法语

一

师讳慧寂，韶州怀化叶氏子，年九岁，于广州和安寺投通禅师出家。十四岁，父母取归，欲与婚媾，师不从，遂断手二指，跪至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劳，父母乃许。再诣通处，而得披剃。未登具，即游方，初谒耽源，已悟玄旨。后参沩山，遂升堂奥。

耽源谓师云：“国师当时传得六代祖师圆相，共九十七个，授与老僧。乃云：‘吾灭后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弥到来，大兴此教，次第传受，无令断绝。’我今付汝，汝当奉持。”遂将其本过与师，师接得一览，便将火烧却。耽源一日问：“前来诸相，甚宜秘惜。”师云：“当时看了，便烧却也。”耽源云：“吾此法门，无人能会，唯先师及诸祖师、诸大圣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师云：“慧寂一览，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执本也。”耽源云：“然虽如此，于子即得，后人信之不及。”师云：“和尚若要，重录不难。”即重集一本呈上，更无遗失。耽源云：“然。”

耽源上堂，师出众作此圆相，以手拓呈了，却叉手立。耽源以两手相交，作拳示之。师进前三步，作女人拜。耽源点头，师便礼拜。

师浣衲次，耽源云：“正恁么时作么生？”师云：“正恁么时，向甚么处见？”后参沩山，沩山问：“汝是有主沙弥，无主沙弥？”师云：“有主。”沩山云：“主在甚么处？”师从西过东立，沩山异之。师问：“如何是真佛住处？”沩山云：“以思无思之妙，返思灵焰之无穷。思尽还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师于言下顿悟，自此执侍，前后盘桓十五载。

后参岩头，头举起拂子，师展坐具。岩拈拂子置背后，师将坐具搭肩上而出。岩曰：“我不肯汝放，只肯汝收。”

扫地次，沩问：“尘非扫得，空不自生，如何是尘非扫得？”师扫地一下，沩曰：“如何是空不自生？”师指自身又指沩，沩曰：“尘非扫得，空不自生。离此二途，又作么生？”师又扫地一下，又指自身并指沩。

沩一日指田问师：“这丘田那头高，这头低。”师曰：“却是这头高，那头低。”沩曰：“你若不信，向中间立，看两头。”师曰：“不必立中间，亦莫住两头。”沩曰：“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师曰：“水亦无定，但高处高平，低处低平。”沩便休。

师在沩山牧牛，时踢天泰上座问曰：“一毛头师子现即不问，百亿毛头百亿师子现，又作么生？”师便骑牛归，侍立沩山次，举前话方了，却见泰来。师曰：“便是这个上座。”沩遂问：“百亿毛头百亿师子现，岂不是上座道？”泰曰：“是。”师曰：“正当现时，毛前现，毛后现？”泰曰：“现时不说前后。”沩山大笑。师曰：“师子腰折也。”便下去。

一日，第一座举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即与之。”师曰：“某甲作得道理，还得否？”座曰：“但作得道理便得。”师乃掣将拂子去。

一日雨下，天性上座谓师曰：“好雨！”师曰：“好在甚么处？”性无语。师曰：“某甲却道得。”性曰：“好在甚么处？”师指雨，性又无语。师曰：“何得大智而默？”

师随沩山游山，到磐陀石上坐。师侍立次，忽鸦衔一红柿落在面前。沩拾与师，师接得洗了度与沩。沩曰：“子甚处得来？”师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沩曰：“汝也不得无分。”即分半与师。

沩山问师：“忽有人问汝，汝作么生祗对？”师曰：“东寺师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寞。”沩曰：“放汝一个不祗对罪。”师曰：“生之与杀，只在一言。”沩曰：“不负汝见，别有人不肯。”师曰：“阿谁？”沩指露柱曰：“这个。”师曰：“道甚么？”沩曰：“道甚么？”师曰：“白鼠推迁，银台不变。”师问沩山：“大用现前，请师辨白？”沩山下座归方丈，师随后入。沩问：“子适来问甚么话？”师再举，沩曰：“还记得吾答语否？”师曰：“记得。”沩曰：“你试举看。”师便珍重出去。沩曰：“错。”师回首，曰：“闲师弟若来，莫道某甲无语好！”

师问东寺曰：“借一路过那边还得否？”寺曰：“大凡沙门不可只一路，也别更有么？”师良久，寺却问：“借一路过那边得否？”师曰：“大凡沙门不可只一路，也别更有么？”寺曰：“只有此。”师曰：“大唐天子决定姓金。”

师在沩山前坡牧牛次，见一僧上山，不久便下来。师乃问：“上座何不且留山中？”僧曰：“只为因缘不契。”师曰：“有何因缘？试举看。”曰：“和尚问某名甚么，某答归真和尚。曰：‘归真何在？’某甲无对。”师曰：“上座却回向和尚，道某甲道得也。和尚问作么生道，但曰眼里耳里鼻里。”僧回一如所教。沩曰：“脱空谩语汉，此是五百人善知识语。”

师卧次，梦入弥勒内院，众堂中诸位皆足，惟第二住空，师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槌曰：“今当第二座说法。”师起白槌曰：“摩诃衍法，离四句，绝百非，谛听！谛听！”众皆散去。及觉举似沩，沩曰：“子已入圣位。”师便礼拜。

师侍沩行次，忽见前面尘起，沩曰：“面前是甚么？”师近前看了，却作此相。沩点头。沩山示众曰：“一切众生皆无佛性。”盐官示众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盐官有二僧往探问，既到沩山，闻沩山举扬，莫测其涯，若生轻慢。因一日与师言话次，乃劝曰：“师兄须是勤学佛法，不得容易！”师乃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抛向背后，遂展两手就二僧索，二僧罔措。师曰：“吾兄直须勤学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时二僧却回盐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乃曰：“当知沩山道，一切众生皆无佛性，信之不错。”便回沩山。一僧更前行数里，因过水忽然有省，自叹曰：“沩山道，一切众生皆无佛性，灼然有他恁么道。”亦回沩山，久依法席。

沩山同师牧牛次，沩曰：“此中还有菩萨也无？”师曰：“有。”沩曰：“汝见哪个是？试指出看。”师曰：“和尚疑哪个不是，试指出看？”沩便休。师送果子上沩山，沩接得，问：“子甚么处得来？”师曰：“家园底。”沩曰：“堪吃也未？”师曰：“未敢尝，先献和尚。”沩曰：“是阿谁底？”师曰：“慧寂底。”沩曰：“既是子底，因甚么教我先尝？”师曰：“和尚尝千尝万。”沩便吃，曰：“犹带酸涩在。”师曰：“酸涩莫非自知？”沩不答。

赤干行者闻钟声，乃问：“有耳打钟，无耳打钟？”师曰：“汝但问，莫愁我答不得。”干曰：“早个问了也！”师喝曰：“去！”

师夏末问讯沩山次，沩曰：“子一夏不见上来，在下面作何所务？”师曰：“某甲在下面，锄得一片畬，下得一箩种。”沩曰：“子今夏不虚过。”师却问：“未审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务？”沩曰：“日中一食，夜后一寝。”师曰：“和尚今夏亦不虚过。”道了乃吐舌。沩曰：“寂子何得自伤己命？”

沩山一日见师来，即以两手相交过，各拨三下，却竖一指。师亦以两手相交过，各拨三下，却向胸前仰一手覆一手，以目瞻视，沩山休去。

沩山喂鸦生饭，回头见师，曰：“今日为伊上堂一上。”师曰：“某甲随例得闻。”沩曰：“闻底事作么生？”师曰：“鸦作鸦鸣，鹊作鹊噪。”沩曰：“争奈声色何！”师曰：“和尚适来道甚么？”沩曰：“我只道为伊上堂一上。”师曰：“为甚么唤作声色？”沩曰：“虽然如此，验过也无妨。”师曰：“大事因缘又作么生验？”沩竖起拳，师曰：“终是指东画西。”沩曰：“子适来问甚么？”师曰：“问和尚大事因缘。”沩曰：“为甚么唤作指东画西。”师曰：“为著声色故，某甲所以问过。”沩曰：“并未晓了此事。”师曰：“如何得晓了此事？”沩曰：“寂子声色，老僧东西。”师曰：“一月千江，体不分水。”沩曰：“应须与么始得。”师曰：“如金与金，终无异色，岂有异名？”沩曰：“作么生是无异名底道理？”师曰：“瓶、盘、钗、钏、券、盂、盆。”沩曰：“寂子说禅如师子吼，惊散狐狼野干之属。”

师后开法王莽山，问僧：“近离甚处？”曰：“庐山。”师曰：“曾到五老峰么？”曰：“不曾到。”师曰：“阇黎不曾游山。”

上堂：“汝等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记吾言。汝无始劫来，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难顿拔。所以假设方便，夺汝情识。如将黄叶止啼，有甚么是处？亦如人将百种货物，与金宝作一铺货卖，只拟轻重来机，所以道石头是真金铺，我这里是杂货铺。有人来觅鼠粪，我亦拈与他。来觅真金，我亦拈与他。”时有僧问：“鼠粪即不要，请和尚真金？”师曰：“啮镞拟开口，驴年亦不会。”僧无对。师曰：“索唤则有交易，不索唤则无。我若说禅宗，身边要一人相伴亦无，岂况有五百七百众邪？我若东说西说，则争头向前采拾。如将空拳诳小儿，都无实处。我今分明向汝说圣边事，且莫将心凑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实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圣末边事，如今且要识心达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时后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纵饶将情学他亦不得。汝岂不见沩山和尚云：“凡圣情尽，体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

问：“如何是祖师意？”师以手于空，作此相示之。僧无语。师谓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作么生？”座曰：“正恁么时是某甲放身命处。”师曰：“何不问老僧？”座曰：“正恁么时不见有和尚？”师曰：“扶吾教不起。”

师因归沩山省觐，沩问：“子既称善知识，争辨得诸方来者？知有不知有，有师承无师承，是义学是玄学？子试说看。”师曰：“慧寂有验处，但见僧来便竖起拂子，问伊诸方还说这个不说？又曰这个且置，诸方老宿意作么生？”沩叹曰：“此是从上宗门中牙爪。”沩问：“大地众生，业识茫茫，无本可据，子作么生知他有之与无？”师曰：“慧寂有验处。”时有一僧从面前过，师召曰：“阇黎！”僧回首，师曰：“和尚，这个便是业识茫茫，无本可据。”沩曰：“此是师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驴乳。”师问僧：“甚处来？”曰：“幽州。”师曰：“我恰要个幽州信，米作么价？”曰：“某甲来时，无端从市中过，踏折他桥梁。”师便休。

师见僧来，竖起拂子，僧便喝。师曰：“喝即不无，且道老僧过在甚么处？”曰：“和尚不合将境示人。”师便打。

有梵僧从空而至，师曰：“近离甚处？”曰：“西天。”师曰：“几时离彼？”曰：“今早。”师曰：“何太迟生！”曰：“游山玩水。”师曰：“神通游戏则不无，阇黎佛法须还老僧始得。”曰：“特来东土礼文殊，却遇小释迦。”遂出梵书贝多叶，与师作礼，乘空而去。自此号小释迦。

师住东平时，沩山令僧送书并镜与师。师上堂，提起示众曰：“且道是沩山镜，东平镜？若道是东平镜，又是沩山送来。若道是沩山镜，又在东平手里。道得则留取，道不得则扑破去也。”众无语，师遂扑破，便下座。

僧参次，便问：“和尚还识字否？”师曰：“随分。”僧以手画此相拓呈，师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相拓呈，师以两手作背抛势。僧以目视之，师低头。僧绕师一匝，师便打，僧遂出去。

师坐次，有僧来作礼，师不顾。其僧乃问：“师识字否？”师曰：“随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甚么字？”师于地上书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字？”师改十字作万字。僧画此相，以两手拓，如修罗掌日月势。曰：“是甚么字？”师乃画此相对之，僧乃作娄至德势。师曰：“如是！如是！此是诸佛之所护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护持！”其僧礼谢，腾空而去。时有一道者见，经五日后，遂问师。师曰：“汝还见否？”道者曰：“某甲见出门腾空而去。”师曰：“此是西天罗汉，故来探吾道。”道者曰：“某虽睹种种三昧，不辨其理。”师曰：“吾以义为汝解释，此是八种三昧，是觉海变为义海，体则同然。此义合有因有果，即时异时，总别不离隐身三昧也。”

师问僧：“近离甚处？”曰：“南方。”师举拄杖曰：“彼中老宿还说这个么？”曰：“不说。”师曰：“既不说这个，还说那个否？”曰：“不说。”师召大德，僧应诺。师曰：“参堂去。”僧便出。师复召曰：“大德！”僧回首，师曰：“近前来。”僧近前，师以拄杖头上点一下，曰：“去！”

刘侍御问：“了心之旨，可得闻乎？”师曰：“若要了心，无心可了。无了之心，是名真了。”师一日在法堂上坐，见一僧从外来，便问讯了，向东边叉手立，以目视师，师乃垂下左足。僧却过西边叉手立，师垂下右足。僧向中间叉手立，师收双足。僧礼拜，师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便腾空而去。

陆希声相公欲谒师，先作此相封呈。师开封于相下面书云：“不思而知，落第二头。思而知之，落第三首。”遂封回。公见即入山，师乃门迎。公才入门，便问：“三门俱开，从何门入？”师曰：“从信门入。”公至法堂，又问：“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时如何？”师以拂子倒点三下，公便设礼。又问：“和尚还持戒否？”师曰：“不持戒。”曰：“还坐禅否？”师曰：“不坐禅。”公良久，师曰：“会么？”曰：“不会。”师曰：“听老僧一颂：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酽茶三两碗，意在钁头边。”师却问：“承闻相公看经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经有云：‘不断烦恼而入涅槃’，得个安乐处。”师竖起拂子，曰：“只如这个作么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师曰：“入之一字，不为相公。”公便起去。

庞居士问：“久向仰山，到来为甚么却覆？”师竖起拂子，士曰：“恰是。”师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虽然无人，也要露柱证明。”师掷拂子，曰：“若到诸方，一任举似。”师指雪师子，问众：“有过得此色者么？”众无对。

师问双峰：“师弟近日见处如何？”曰：“据某见处，实无一法可当情。”师曰：“汝解犹在境。”曰：“某只如此，师兄又如何？”师曰：“汝岂不知无一法可当情者？”沩山闻曰：“寂子一句，疑杀天下人。”

师卧次，僧问：“法身还解说法也无？”师曰：“我说不得，别有一人说得。”曰：“说得底人在甚么处？”师推出枕子。沩山闻曰：“寂子用剑刃上事。”

师闭目坐次，有僧潜来身边立，师开目，于地上作此相，顾视其僧，僧无语。师携拄杖行次，僧问：“和尚手中是甚么？”师便拈向背后，曰：“见么？”僧无对。师问一僧：“汝会甚么？”曰：“会卜。”师提起拂子，曰：“这个六十四卦中阿哪卦收？”僧无对。师自代云：“适来是雷天大壮，如今变为地火明夷。”

问僧：“名甚么？”曰：“灵通。”师曰：“便请入灯笼。”曰：“早个入了也。”

问：“古人道，见色便见心。禅床是色，请和尚离却色，指学人心。”师曰：“哪个是禅床，指出来看？”僧无语。

问：“如何是毗卢师？”师乃叱之。僧曰：“如何是和尚师？”师曰：“莫无礼！”

师共一僧语，旁有僧曰：“语底是文殊？默底是维摩？”师曰：“不语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然。师曰：“何不现神通？”曰：“不辞现神通，只恐和尚收作教。”师曰：“鉴汝来处，未有教外底眼。”问：“天堂地狱相去几何？”师将拄杖画地一画。

师住观音时，出牓云：“看经次不得问事。”有僧来问讯，见师看经，旁立而待。师卷却经，问：“会么？”曰：“某甲不看经，争得会？”师曰：“汝以后会去在。”其僧到岩头，头问：“甚处来？”曰：“江西观音来。”头曰：“和尚有何言句？”僧举前话，头曰：“这个老师，我将谓被故纸埋却，元来犹在。”

僧思益问：“禅宗顿悟，毕竟入门的意如何？”师曰：“此意极难，若是祖宗门下，上根上智，一闻千悟，得大总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禅静虑，到这里总须茫然。”曰：“除此一路，别更有入处否？”师曰：“有。”曰：“如何即是？”师曰：“汝是甚处人？”曰：“幽州人。”师曰：“汝还思彼处否？”曰：“常思。”师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处楼台林苑，人马骈阗，汝反思底还有许多般也无？”曰：“某甲到这里，总不见有。”师曰：“汝解犹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却这个，别更有意也无？”师曰：“别有别无即不堪也。”曰：“到这里作么生即是？”师曰：“据汝所解，只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后自看。”礼谢之。

师接机利物，为宗门标准。再迁东平，将顺寂，数僧侍立，师以偈示之曰：“一二二三子，平目复仰视。两口一无舌，即是吾宗旨。”至日午，升座辞众，复说偈曰：“年满七十七，无常在今日。日轮正当午，两手攀屈膝。”言讫，以两手抱膝而终。阅明年，南塔涌禅师迁灵骨归仰山，塔于集云峰下。

二

有行者随法师入佛殿，行者向佛唾，法师云：“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云：“还我无佛处来唾。”沩山闻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是仁者。”师云：“但唾行者，行者若有语，即云：还我无行者处来唾。”

师示众云：“与么时且置，不与么时作么生？”有人举似沩山。沩山云：“寂子为人太早。”

师在沩山时，雪下之日，仰山置问：“除却这个色，还更有色也无？”沩山云：“有。”师云：“如何是色？”沩山指雪。仰山云：“某甲则不与么。”沩山云：“是也理长则就，除却这个色，还更有色也无？”仰山云：“有。”沩山云：“如何是色？”仰山却指雪。

洞山遣人问师：“作么生即是？作么生则不是？”师云：“是则一切皆是，不是则一切不是。”洞山自云：“是则一切不是，不是则一切是。”

师为沙弥时，在耽源唱礼次。耽源问：“作什么？”师云：“唱礼。”源云：“礼文道什么？”对云：“一切恭敬。”源云：“忽遇不净底作么生？”师曰：“不审。”

第一，韦中丞问和尚曰：“五祖云何分付衣钵与慧能，不分付神秀。既分付后，云何慧明又从五祖下趁到大庾岭头，夺其衣钵？复有何意不得衣回？某甲在城，曾问师僧，悉各说不同。某甲常疑此事。和尚禀承有师，愿垂一决。”

师答曰：此是宗门中事。曾于先师处闻说。登时五祖下有七百僧，五祖欲迁化时，觅人传法及分付衣钵。众中有一上座，名曰神秀，遂作一偈上五祖：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遣有尘埃。后磨坊中卢行者，闻有此偈，遂作一偈上五祖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

五祖亦见此偈，并无言语，遂于夜间教童子去碓坊中唤行者来。行者随童子到五祖处，五祖发遣却童子后，遂改卢行者名为慧能，授与衣钵，传为六祖。向行者云：“秀在门外，能得入门。得座被衣，向后自看，二十年勿弘我教，当有难起。过此以后，善诱迷人。”慧能便问：“当往何处，而堪避难？”五祖云：“逢怀即隐，遇会即逃。异姓异名，即当安矣。”行者既得付嘱衣钵，五祖发遣，于时即发去岭南。

五日后，五祖集众人告曰：“此间无佛法也。”此语意显六祖。众僧问：“五祖衣钵分付何人？”五祖云：“能者即得。”众僧商议，碓坊中行者，又被童子泄语，众僧即知。

卢行者将衣钵归岭南，众僧遂趁。众中有一僧，舍官入道。先是三品将军，姓陈，字慧明，星夜倍程，至大庾岭头。行者知来趁，遂放衣钵，入林，向磐石上坐。其慧明岭上见其衣钵，向前以手抬之，衣钵不动，便自知力薄，即入山觅行者。于山高处林中，见行者在石上坐，行者遥见惠明，便知要夺衣钵，即云：“我祖分付衣钵，我苦辞不受。虽将来，见在岭头。上座欲要，便请将去。”慧明答：“不为衣钵来，只为法来，不知行者离五祖时，有何密意密语？愿为我说。”行者见苦求，即与说，先教向石上端坐，静思静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思不生时，还我本来明上座面目来。”惠明问云：“上来密意，即这个是，为当别更有意旨？”行者云：“我今分明与汝说著，却成不密。汝若自得自己面目，密却在汝边。”

慧明问行者云：“汝在黄梅和尚身边，意旨复如何？”行者云：“和尚看我对秀上座偈，即知我入门意，即印慧能云：‘秀在门外，能得入门，得座被衣，向后自看。此衣钵从上来分付，切须得人。我今付汝，努力将去。二十年勿弘吾教，当有难起。过此已后，善诱迷情。’慧能问云：‘当于何处而堪避难？’五祖云：‘逢怀即隐，遇会即逃。’‘怀’即怀州，‘会’即四会县。异姓异名，当即安矣。”时慧明虽在黄梅剃发，实不知禅宗面目：“今蒙指授入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从今日向后，行者即是慧明师。今便改名，号为道明。”行者曰：“汝若如是，吾亦如是。与汝同师黄梅不异，善自护持。”道明曰：“和尚好速向南去，在后大有人来趁和尚，待道明尽却指回。今便礼辞和尚，向北去。”

道明在岭头分首，便发向北去。于虎州，果见五十余僧来寻卢行者。道明向僧曰：“我在大庾岭头怀化镇左右，五六日等候，借访诸关津，并不见此色目人过，诸人却向北寻觅。”云：“其人石碓椎米损腰，行李恐难。”

众人分头散后，道明独往卢山布水台。经三年后，归蒙山修行。后出徒弟，尽教岭南礼拜六祖处。至今蒙山灵塔见在。

第二，菀陵僧道存问曰：“和尚沙汰后，再到湖南，礼觐沩山和尚，复有何微妙言说？”和尚云：“我难后到沩山，得一日问我：‘汝在仰山住持及说法，莫诳惑他人否？’”仰山云：“随自己眼目。”沩山云：“汝争辩得诸方师僧？知有师承，知无师承？知是义学，知是禅学？宗门事宜，说似我看。”仰山谘和尚云：“辩得也。”沩山云：“有诸方学人来，问汝曹溪意旨。汝如何答渠？”仰山云：“大德近从何处来？学人答：近从诸方老宿处来。仰山即举一境问云：诸方老宿还说这个不说这个？或时举一境云：这个则且置，还诸方老宿意旨如何？已上两则境智也。”沩山闻说叹曰：“大好。此亦是从上来宗门牙爪。”

道存问云：“如何得行解相应？”和尚云：“汝须会得禅宗第三玄。初心即贵入门第一玄，向后两玄是得座被衣，汝须自看，亦须自知有种觉种智。种觉者即三身如一，亦云理无诤，亦云遮那湛寂；种智者即得身性圆明，后却向身前照用，不染不著，亦云舍那无依智，亦云一体三身，即行无诤。如是身性圆明，漏尽意解。身前无业，不住动静，出生入死，接物利生，亦云正行，亦云无住车。他时自具宿命他心，三明八解。此是圣末边事，汝莫将心凑泊。我分明向汝道：‘却向性海里修行，不要三明六通。’何故如此？然则有清有浊，但二俱是情，汝不见沩山道：‘凡圣情尽，体露真性常住。事用不二，即是如如佛。’”

第三，菀陵僧道存问和尚：“诸方大家说，达摩将四卷《楞伽经》来，未审虚实耶？”仰山云：“虚。”道存问：“云何知虚？”和尚云：“汝不闻六祖在曹溪说法时，‘我有一物，本来无字，无头无尾，无彼无此，无内无外，无方圆无大小，不是佛不是物。’返问众僧：‘此是何物？’众僧无对。时有小师神会出来，对云：‘神会识此物。’六祖云：‘这饶舌沙弥！既云识，唤作什么物？’神会云：‘此是诸佛之本源，亦是神会佛性。’六祖索杖，打沙弥数下：‘我向汝道无名无字，何乃安置本源佛性？’登时神会唤作‘本源佛性’，尚被与杖，今时说道，达摩祖师将经来，此是谩糊达摩，带累祖宗，合吃其铁棒。只如佛法到此土三百余年，前王后帝，翻译经论，可少那？作么达摩特来，为汝诸人贪著三乘五性教义，汨没在诸义海中？所以达摩和尚，救汝诸人迷情，初到此土时，唯有梁朝宝志禅师一人识。梁帝问宝志曰：‘此是何人？’宝志答：‘此是传佛心印大师，观音圣人乎！’不云传《楞伽经》圣人也。”

道存问和尚云：“达摩《五行论》云：‘借教悟宗。’复借何教？”仰山云：“所言‘借教悟宗’者，但借口门，言语牙齿，咽喉唇吻，云口放光，即知义也。‘悟宗’者，即答梁帝云：‘见性曰功，妙用曰德。功成德立，在于一念。如是功德，净智妙用，非是世求。’只如曹溪六祖对天使云：‘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天使顿悟叹曰：‘妙尽故知佛性，不念善恶，妙用自在。待某甲若见圣人，与传妙旨。’皇帝闻之，当时顿悟。亦叹曰：‘朕在京城，不曾闻说此语，实为明据。’谨敬顶礼修行。”

道存问曰：“达摩和尚既不将《楞伽经》来，马大师语本及诸方老宿数引《楞伽经》，复有何意？”仰山云：“从上相承，说达摩和尚说法时，恐此土众生不信玄旨，数数引《楞伽经》来，缘经上有相似处。宗通说通诱童蒙，宗通修行者，及听惠婆罗门来，问佛三十六对，世尊并拨入世论，又有相似处。从缘所得觉，及本住法，如金银等性，如来出世及不出世，本性常住。故云：‘有佛无佛，性相常住’。此是闲暇语话引来，非是达摩将此为祖宗的意。汝不闻达摩在西天时问般若多罗云：‘我今得法，当往何土而可行化？’般若多罗云：‘汝今得法，且莫远去。待吾灭度后六十一年，当往震旦。’只得一九，如今便去。衰于日下，亦不闻分付将《楞伽经》来此土。我今告汝，若学禅道，直须稳审。若也不知原由，切不得妄说宗教中事。虽是善因，而招恶果。”

第四，幽州僧思益问和尚：“毕竟禅宗顿悟入理门的的意如何？”仰山云：“此意甚难。若见他祖宗苗裔，上上根性，如西天诸祖。此土从上祖相承，或一玄机，或一境智，他便肯去。玄得自理，不居惑地，更不随于文教，故相传云：‘诸佛理论，不干文墨。’此一根人难得，向汝道少有。学禅师僧，何处有不得佛法？只为无志。汝不闻先德道：‘若不安禅静虑，到这里总复忙然。’”

思益问云：“除此一格，别更有入处不？”仰山云：“有。”“如何即是？”仰山云：“汝是何处人？”思益云：“幽燕人。”仰山云：“汝还思彼处不？”答云：“思。”仰山云：“彼处是境，思是汝心。如今返思个思底，还有彼处不？”答云：“到这里，非但彼处，一切悉无。”仰山云：“汝见解，犹有心境在。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思益问：“除却这里，别更有意旨不？”仰山云：“别有别无，即不安也。”思益问：“到这里作么生即是？”仰山云：“据汝解处，还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后自看。汝不闻六祖云：‘道由心悟’，亦云‘悟心’。又云：‘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若实如此，善自保任。故云：‘诸佛护念。’若有漏不忘，意根忆想，在身前义海，被五阴身所摄，他时自不奈何。故云‘如象溺深泥，并不见禅，亦非师子儿也。’”

自余法要，及化缘之事，多备《仰山行录》。敕赐智通大师妙光之塔。东平迁化，后归仰山矣。

10药山惟俨禅师法语

澧州药山惟俨禅师，绛州韩氏子。年十七，依潮阳西山慧照禅师出家，纳戒于衡岳希操律师。博通经论，严持戒律。一日自叹曰：“大丈夫当离法自净，谁能屑屑事细行于布巾邪？”首造石头之室，便问：“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尝闻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实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头曰：“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总不得。子作么生？”师罔措。头曰：“子因缘不在此，且往马大师处去。”师禀命恭礼马祖，仍伸前问。祖曰：“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有时扬眉瞬目者是，有时扬眉瞬目者不是。子作么生？”师于言下契悟，便礼拜。祖曰：“你见甚么道理便礼拜？”师曰：“某甲在石头处，如蚊子上铁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护持。”侍奉三年。

一日，祖问：“子近日见处作么生？”师曰：“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祖曰：“子之所得，可谓协于心体，布于四肢。既然如是，将三条篾束取肚皮，随处住山去。”师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无所益，欲为无所为。宜作舟航，无久住此。”师乃辞祖返石头。

一日在石上坐次，石头问曰：“汝在这里作么？”曰：“一物不为。”头曰：“恁么即闲坐也。”曰：“若闲坐即为也。”头曰：“汝道不为，不为个甚么？”曰：“千圣亦不识。”头以偈赞曰：“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将只么行。自古上贤犹不识，造次凡流岂可明？”后石头垂语曰：“言语动用没交涉。”师曰：“非言语动用亦没交涉。”头曰：“我这里针劄不入。”师曰：“我这里如石上栽华。”头然之。

后居澧州药山，海众云会。师与道吾说苕溪上世为节察来。吾曰：“和尚上世曾为甚么？”师曰：“我痿痿羸羸，且恁么过时。”吾曰：“凭何如此？”师曰：“我不曾展他书卷。”

院主报：“打钟也，请和尚上堂。”师曰：“汝与我擎钵盂去。”曰：“和尚无手来多少时？”师曰：“汝只是枉披袈裟。”曰：“某甲只恁么，和尚如何？”师曰：“我无这个眷属。”

谓云岩曰：“与我唤沙弥来。”岩曰：“唤他来作甚么？”师曰：“我有个折脚铛子，要他提上挈下。”岩曰：“恁么则与和尚出一只手去也。”师便休。

园头栽菜次，师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众吃甚么？”师曰：“汝还有口么？”头无对。

道吾、云岩侍立次，师指按山上枯荣二树，问道吾曰：“枯者是，荣者是？”吾曰：“荣者是。”师曰：“灼然一切处，光明灿烂去。”又问云岩：“枯者是，荣者是？”岩曰：“枯者是。”师曰：“灼然一切处，放教枯淡去。”高沙弥忽至，师曰：“枯者是，荣者是？”弥曰：“枯者从他枯，荣者从他荣。”师顾道吾、云岩曰：“不是，不是。”

问：“如何得不被诸境惑？”师曰：“听他何碍汝？”曰：“不会。”师曰：“何境惑汝？”

问：“如何是道中至宝？”师曰：“莫曲。”曰：“不曲时如何？”师曰：“倾国不换。”有僧再来依附，师问：“阿谁？”曰：“常坦。”师呵曰：“前也是常坦，后也是常坦。”

师久不升堂，院主白曰：“大众久思和尚示诲。”师曰：“打钟著！”众才集，师便下座，归方丈。院主随后问曰：“和尚既许为大众说话，为甚么一言不措？”师曰：“经有经师，论有论师，争怪得老僧？”

师问云岩：“作甚么？”岩曰：“担屎。”师曰：“那个泥！”岩曰：“在。”师曰：“汝来去为谁？”曰：“替他东西。”师曰：“何不教并行？”曰：“和尚莫谤他。”师曰：“不合恁么道。”曰：“如何道？”师曰：“还曾担么？”

师坐次，僧问：“兀兀地思量甚么？”师曰：“思量个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师曰：“非思量。”

问：“学人拟归乡时如何？”师曰：“汝父母遍身红烂，卧在荆棘林中，汝归何所？”曰：“恁么则不归去也。”师曰：“汝却须归去。汝若归乡，我示汝个休粮方子。”曰：“便请。”师曰：“二时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

问：“如何是涅槃？”师曰：“汝未开口时唤作甚么？”

问僧：“甚处来？”曰：“湖南来。”师曰：“洞庭湖水满也未？”曰：“未。”师曰：“许多时雨水，为甚么未满？”僧无语。

师问僧：“甚处来？”曰：“江西来。”师以拄杖敲禅床三下。僧曰：“某甲粗知去处。”师抛下拄杖，僧无语。师召侍者：“点茶与这僧，踏州县困。”

师问庞居士：“一乘中还著得这个事么？”士曰：“某甲只管日求升合，不知还著得么？”师曰：“道居士不见石头，得么？”士曰：“拈一放一，未为好手。”师曰：“老僧住持事繁。”士珍重便出。师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曰：“好个一乘问宗，今日失却也。”师曰：“是！是！”

上堂：“祖师只教保护，若贪嗔痴起来，切须防禁，莫教掁触。是你欲知枯木石头，却须担荷，实无枝叶可得。虽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绝言语。我今为你说这个语，显无语底，他那个本来无耳目等貌。”

师与云岩游山，腰间刀响。岩问：“甚么物作声？”师抽刀蓦口作斫势。

遵布衲浴佛，师曰：“这个从汝浴，还浴得那个么？”遵曰：“把将那个来。”师乃休。

问：“学人有疑，请师决。”师曰：“待上堂时来，与阇黎决疑。”至晚，上堂众集。师曰：“今日请决疑上座在甚么处？”其僧出众而立。师下禅床，把住曰：“大众！这僧有疑。”便与一推，却归方丈。

师问饭头：“汝在此多少时也？”曰：“三年。”师曰：“我总不识汝。”饭头罔测，发愤而去。

问：“身命急处如何？”师曰：“莫种杂粮。”曰：“将何供养？”师曰：“无物者。”

师令供养主抄化。甘行者问：“甚处来？”曰：“药山来。”甘曰：“来作么？”曰：“教化。”甘曰：“将得药来么？”曰：“行者有甚么病？”甘便舍银两铤。意山中有人，此物却回，无人即休。主便归纳疏。师问曰：“子归何速？”主曰：“问佛法相当，得银两铤。”师令举其语。主举已，师曰：“速送还他。子著贼了也。”主便送还。甘曰：“由来有人。”遂添银施之。

问僧：“见说汝解算，是否？”曰：“不敢。”师曰：“汝试算老僧看。”僧无对。师书“佛”字，问道吾：“是甚么字？”吾曰：“佛字。”师曰：“多口阿师！”

问：“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师良久曰：“吾今为汝道一句亦不难，只宜汝于言下便见去，犹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过。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

大众夜参，不点灯。师垂语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儿，即向你道。”有僧曰：“特牛生儿，也只是和尚不道。”师曰：“侍者把灯来！”其僧抽身入众。

问僧：“甚处来？”曰：“南泉来。”师曰：“在彼多少时？”曰：“粗经冬夏。”师曰：“恁么，则成一头水牯牛去也！”曰：“虽在彼中，且不曾上他食堂。”师曰：“口饮东南风那？”曰：“和尚莫错，自有拈匙把箸人在。”

问：“达磨未来时，此土还有祖师意否？”师曰：“有。”曰：“既有，祖师又来作甚么？”师曰：“只为有，所以来。”

看经次，僧问：“和尚寻常不许人看经，为甚么却自看？”师曰：“我只图遮眼。”曰：“某甲学和尚还得也无？”师曰：“汝若看，牛皮也须穿。”

问：“平田浅草，麈鹿成群，如何射得麈中主？”师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师曰：“侍者，拖出这死汉。”僧便走。师曰：“弄泥团汉有甚么限？”

朗州刺史李翱问：“师何姓？”师曰：“正是时。”李不委，却问院主：“某甲适来问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时。’未审姓甚么？”主曰：“恁么则姓韩也。”师闻乃曰：“得恁么不识好恶！若是夏时对他，便是姓热。”

师一夜登山经行，忽云开见月，大啸一声，应澧阳东九十里许，居民尽谓东家，明晨迭相推问，直至药山。徒众曰：“昨夜和尚山顶大啸。”李赠诗曰：“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

太和八年十一月六日临顺世，叫曰：“法堂倒！法堂倒！”众皆持拄撑之。师举手曰：“子不会我意。”乃告寂。塔于院东隅。

时有僧问云：“何有六趣？”师曰：“我此要轮，虽在其中，元来不染。”问：“不了身中烦恼时如何？”师曰：“烦恼作何相状，我且要尔考看。更有一般底，只向纸背上记持言语，多被经论惑。我不曾看经论策子，汝只为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学得一言半句一经一论，便说恁么菩提涅槃，世摄不摄。若如是解，即是生死。若不被此得失系缚，便无生死。汝见律师说什么‘尼萨耆’、‘突吉罗’，最是生死本。虽然恁么，穷生死且不可得。上至诸佛，下至蝼蚁，尽有此长短好恶大小不同。若也不从外来，何处有闲汉掘地狱待尔？尔欲识地狱道，只今镬汤煎煮者是。欲识饿鬼道，即今多虚少实不令人信者是。欲识畜生道，见今不识仁义不辨亲疏者是。岂须披毛戴角斩割倒悬？欲识人天，即今洗净威仪持瓶挈钵者是。保任免堕诸趣，第一不得弃遮个。遮个不是易得，须向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此处行不易，方有少相应。如今出头来，尽是多事人，觅个痴钝人不可得。莫只记策子中言语以为自己见知，见他不解者便生轻慢，此辈尽是阐提外道。此心直不中，切须审悉，恁么道犹是三界边事。莫在衲衣下空过，到遮里更微细在。莫将等闲，须知珍重。”

师初住时，就村公乞牛栏为僧堂。住未得多时，近有二十来人。忽然有一僧来请他为院主，渐渐近有四五十人。所在迫狭，就后山上起小屋，请和尚去上头安下。和尚上头又转转师僧王。其院主僧再三请和尚为人说法。和尚一二度不许，第三度方始得许，院主便欢喜，先报大众。大众喜不自胜，打钟上来。僧众才集，和尚关却门便归丈室。院主在外责曰：“和尚适来许某甲为人，如今因什么却不为人？赚某甲。”师曰：“经师自有经师在，论师自有论师在，律师自有律师在。院主怪贫道什么处？”从此后从容得数日，后升座，便有人问：“未审和尚承嗣什么人？”师曰：“古佛殿里拾得一行字。”进曰：“一行字道什么？”师曰：“渠不似我，我不似渠，所以肯这个字。”

李翱相公来见和尚，和尚看经次，殊不采顾。相公不肯礼拜，乃发轻言：“见面不如千里闻名。”师召相公，相公应诺。师曰：“何得贵耳而贱目乎？”相公便礼拜。起来，申问：“如何是道？”师指天又指地曰：“云在青天水在瓶。”相公礼拜。

相公别问：“如何是戒定慧？”师曰：“贫道这里无这个闲家具。”问：“己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师沉吟良久曰：“吾今为汝道一句亦不难，只宜汝于言下便见去。”

师因唤沙弥，道吾曰：“用沙弥童行作什么？”师曰：“为有这个。”吾曰：“何不弃却？”师曰：“有来多少时？”师因石头垂语曰：“言语动用，亦勿交涉。”师曰：“无言语动用，亦勿交涉。”石头曰：“这里针扎不入。”师曰：“这里如石上栽花。”有人拈问漳南：“古人石上栽花意作么生？”漳南曰：“伏汝大胆。”却曰：“还会么？”对曰：“不会。”云：“癞人吃猪肉。”

师问僧：“近离什么处？”对曰：“近离百丈。”师曰：“海师兄一日十二时中，为师僧说什么法？”对曰：“或曰三句外省去，或曰六旬外会取，或曰未得玄鉴者。且依了义教，犹有相亲分。”师曰：“三千里外且喜得勿交涉。”

云岩因乞百丈斋，师问：“阴界不吃，乞与阿谁？”对曰：“有一人要。”因于迪相公问紫玉：“佛法至理如何？”玉召相公名，相公应喏。玉曰：“更莫别求。”师闻举曰：“搏杀这个汉。”僧便问师：“如何？”师代曰：“是什么？”

道吾和尚四十六方始出家，俗姓王，钟陵建昌县人也。云岩和尚是道吾亲弟也。云岩先出家，在百丈造侍者。道吾在屋里报探官，一日行得五百里，恰到百丈庄头，讨吃饭。当时侍者亦下庄头。庄主唤侍者对客，侍者来相看一切后，便问：“将军是什么处人？”曰：“钟陵建昌人也。”“贵姓什么？”对曰：“姓王。”侍者便认得家兄，便把手啼哭云：“娘在无？”对曰：“忆师兄，哭太煞，失却一只眼，下世去。”侍者得消息，当日便上百丈。侍者须兄参一切后，侍者便谘白和尚：“这个是某甲兄，欲投师出家，还得也无？”百丈曰：“投某出家则不得。”侍者曰：“作么生即是？”百丈曰：“投师伯处出家。”侍者领去师伯处，具陈前事，师伯便许，兄便投出家。

后侍者领师弟入京受戒了，却转来近百丈。两人坐地歇息次，道吾起来礼拜曰：“某甲有一段事，欲问多时，未得其便。今日有幸，启问师兄，还得也无？”岩曰：“有什么事？”吾便问：“离却这个壳漏子后，与师兄什么处得相见？”岩曰：“不生不灭处相见。”吾曰：“莫道草里无人，自有鉴人。”岩曰：“作么是你幞头痕子尚犹在，有这个身心？”吾曰：“启师兄，莫下这个言词。佛法不在僧俗。”岩便问：“与么理长则就，师弟作么生？”吾曰：“非不生不灭处，亦不求相见。”云岩后曰：“灼然是你眼目得与么细，若也到山中，递相度脱。”便归百丈。过得一年后，道吾辞百丈，便到药山。药山问：“一句子如何言说？”吾曰：“有一人总不曾言说。”师曰：“大藏小藏从何来？”吾曰：“傍出。”师甚奇之。因此学禅得滋味，后只观望师兄来。有一日造书，书上说：“石头是真金铺，江西是杂货铺。师兄在彼中堕根作什么？千万千万，速来速来。”

云岩得这个信后，只管忧愁。有一日在和尚身边侍立，直到三更。和尚曰：“且歇。”岩不去。和尚曰：“你有什么事？颜容瘦恶，恰似肚里有事。有事但说。”云岩云：“无事。”和尚曰：“莫是得智阇梨信不？”岩云：“不敢。”百丈索道吾信，岩便取，呈似和尚。和尚见了云：“灼然是‘生我老父母，成我者朋友’。你不用在我这里，便速去。”岩曰：“不敢去。”百丈曰：“我有书兼有信物，欲得送药山尊者，你持书速去。”

云岩奉师处分，持书到药山。道吾相接，引去和尚处。达书一切了后，药山问：“海师兄寻常说什么法？”对曰：“三句外省去，亦曰六句外会取。”师曰：“三千里外且喜得勿交涉。”又问：“更有什么言句？”对曰：“有时说法了，大众下堂次，师召大众，大众回首，师曰：‘是什么？’药山曰：“何不早道？海兄犹在，因汝识得百丈矣。”

师问云岩：“目前生死如何？”对曰：“目前无生死。”师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气也未除。”岩却问：“某甲则如此，和尚如何？”师曰：“挛挛拳拳，羸羸垂垂，百丑千拙，且与么过时。”从此共师弟递相成持。

云岩后有一日辞药山。药山问：“去什么处？”对曰：“欲去沩山师兄处。”师曰：“为什么事？”对曰：“某甲与沩山在百丈时有一愿。”师曰：“愿道什么？”对曰：“某等两人曾在百丈时，沩山和尚造典座，某甲造侍者，不离左右，佐副和尚。在后达于本愿，欲得说破这个事。”师便许，岳便下山。道吾担衣钵送到桥亭后，却转来不审和尚。和尚云：“送师兄去来？”对曰：“送了也。”道吾却问：“师兄离师左右，还得也无？”师曰：“智阇梨何必有此问？多少年压膝道伴，何事不造作？何事不商量？不用更问。”道吾云：“无和尚一言，堪为后来是标榜？乞和尚一言。”师曰：“若也如此，我则与汝道：‘眼则有也，只欠涛汰。’”道吾闻此语，当夜便发，明朝到山下村院，得见师兄，说药山语了，相共转来药山，直到终，不离左右。

又时，侍者请和尚吃药食。师曰：“不吃。”进曰：“为什么不吃？”师曰：“消他不得。”进曰：“什么人消得？”师曰：“不犯优婆事者。”进曰：“和尚为什么消他不得？”师拈起绵卷子日：“争奈这个何？”

云岩请师浴，师曰：“我不浴。”进曰：“为什么不浴？”师曰：“无垢。”进曰：“无垢却须浴。”师曰：“这苍生，无垢浴什么？”进曰：“争那如许多孔窍何？”

师勘东国僧，问：“汝年多少？”对曰：“七十八。”师曰：“可年七十八么？”对曰：“是也。”师便打之。后有人拈问曹山：“作么生只对，免得药山打之？”曹山曰：“正衔天子敕，诸侯避路傍。”进曰：“只如上座过在什么处即被打之？”曹山曰：“前锵托犹浅，后箭射人深。”

石室高沙弥往京城受戒，恰到朗州，经过次，近药山下，路上忽见一个老人。沙弥问老人万福，老人曰：“法公万福。”沙弥问：“前程如何？”老人曰：“法公何用忙，这里有肉身菩萨出世，兼是罗汉僧造院主，何妨上山礼拜？”沙弥才得个消息，便到药山，换衣服直上法堂，礼拜和尚。师曰：“从什么处来？”对曰：“从南岳来。”师曰：“什么处去？”对曰：“江陵受戒去。”师曰：“受戒图什么？”对曰：“图免生死。”大师曰：“有一人不受戒而远生死，阿你还知也无？”对曰：“既若如此，佛在世制二百五十条戒又奚为？”师曰：“咄！这饶舌沙弥，犹挂著唇齿在。”师便教伊参众去。其沙弥去库头相看主事次，道吾来，不审和尚。和尚向道吾曰：“你见适来跛脚沙弥么？”对曰：“见。”师曰：“此沙弥有些子气息。”吾曰：“村里男女有什么气息？未得草草，更须勘过始得。”师教侍者唤其沙弥，沙弥便上来。师曰：“闻说长安甚大闹，汝还知也无？”对曰：“不知。我国甚安清。”师曰：“汝从看经得，从人请益得？”对曰：“不从看经得，亦不从人请益得。”师曰：“大有人不看经亦不从人请益。为什么不得？”对曰：“不道他无，自是不肯承当。”师向道吾曰：“不信道老僧不虚发言。”便下床抚背云：“真师子儿。”沙弥又辞。师问：“汝向什么处去？”对曰：“住庵去。”师曰：“生死事大，汝何不受戒？”对曰：“彼此知是一般事，唤什么作受戒？”师曰：“若与么在我身边，时复要见。”因此在药山去半里地卓庵过一生，呼为石室高沙弥也。

11洞山良价禅师法语

洞山良价禅师，云岩晟禅师法嗣，会稽俞氏子。幼岁从师念般若心经，至“无眼耳鼻舌身意”处，忽以手扪面，问师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经言无？”其师骇然异之，曰：“吾非汝师。”即指往五洩山礼默禅师披剃。年二十一，诣嵩山具戒。游方，首诣南泉，值马祖讳辰修斋。泉问众曰：“来日设马祖斋，未审马祖还来否？”众皆无对。师出对曰：“待有伴即来。”泉曰：“此子虽后生，甚堪雕琢。”师曰：“和尚莫压良为贱。”

次参沩山，问曰：“顷闻南阳忠国师有无情说法话，某甲未究其微。”沩曰：“阇黎莫记得么？”师曰：“记得。”沩曰：“汝试举一遍看。”师遂举：“僧问：‘如何是古佛心？’国师曰：‘墙壁瓦砾是。’僧曰：‘墙壁瓦砾，岂不是无情？’国师曰：‘是。’僧曰：‘还解说法否？’国师曰：‘常说炽然，说无间歇。’僧曰：‘某甲为甚么不闻？’国师曰：‘汝自不闻，不可妨他闻者也。’僧曰：‘未审甚么人得闻？’国师曰：‘诸圣得闻。’僧曰：‘和尚还闻否？’国师曰：‘我不闻。’僧曰：‘和尚既不闻，怎知无情解说法？’国师曰：‘赖我不闻，我若闻，即齐于诸圣，汝即不闻我说法也。’僧曰：‘恁么则众生无分去也。’国师曰：‘我为众生说，不为诸圣说。’僧曰：‘众生闻后如何？’国师曰：‘即非众生。’僧曰：‘无情说法，据何典教？’国师曰：‘灼然。言不该典，非君子之所谈。汝岂不见《华严经》云：刹说众生说，三世一切说。’”师举了，沩曰：“我这里亦有，只是罕遇其人。”师曰：“某甲未明，乞师指示。”沩竖起拂子曰：“会么？”师曰：“不会，请和尚说。”沩曰：“父母所生口，终不为子说。”师曰：“还有与师同时慕道者否？”沩曰：“此去澧陵攸县，石室相连，有云岩道人。若能拨草瞻风，必为子之所重。”师曰：“未审此人如何？”沩曰：“他曾问老僧：‘学人欲奉师去时如何？’老僧对他道：‘直须绝渗漏始得。’他道：‘还得不违师旨也无？’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这里。’”师遂辞沩山，径造云岩，举前因缘了，便问：“无情说法，甚么人得闻？”岩曰：“无情得闻。”师曰：“和尚闻否？”岩曰：“我若闻，汝即不闻吾说法也。”师曰：“某甲为甚么不闻？”岩竖起拂子曰：“还闻么？”师曰：“不闻。”岩曰：“我说法汝尚不闻，岂况无情说法乎？”师曰：“无情说法，该何典教？”岩曰：“岂不见《弥陀经》云：水鸟树林，悉皆念佛念法？”师于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无情说法不思议。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时方得知。”

师问云岩：“某甲有余习未尽。”岩曰：“汝曾作甚么来？”师曰：“圣谛亦不为。”岩曰：“还欢喜也未？”师曰：“欢喜则不无，如粪扫堆头，拾得一颗明珠。”师问云岩：“拟欲相见时如何？”曰：“问取通事舍人。”师曰：“见问次。”曰：“向汝道甚么？”师辞云岩，岩曰：“甚么处去？”师曰：“虽离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师曰：“无。”曰：“莫归乡去？”师曰：“无。”曰：“早晚却回？”师曰：“待和尚有住处即来。”曰：“自此一别，难得相见。”师曰：“难得不相见。”临行又问：“百年后忽有人问，还邈得师真否，如何抵对？”岩良久，曰：“只这是。”师沈吟，岩曰：“价阇黎承当个事，大须审细。”师犹涉疑，后因过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恁么会，方得契如如。”

他日，因供养云岩真次，僧问：“先师道，只这是，莫便是否？”师曰：“是。”曰：“意旨如何？”师曰：“当时几错会先师意。”曰：“未审先师还知有也无？”师曰：“若不知有，争解恁么道？若知有，争肯恁么道？”

师在泐潭，见初首座，有语曰：“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议。”师遂问曰：“佛界道界即不问，只如说佛界道界底是甚么人？”初良久无对。师曰：“何不速道？”初曰：“争即不得。”师曰：“道也未曾道，说甚么争即不得？”初无对。师曰：“佛之与道，俱是名言，何不引教？”初曰：“教道甚么？”师曰：“得意忘言。”初曰：“犹将教意向心头作病在。”师曰：“说佛界道界底病大小？”初又无对。次日忽迁化，时称师为问杀首座价。

师自唐大中末于新丰山接诱学徒，厥后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权开五位，善接三根，大阐一音，广弘万品。横抽宝剑，剪诸见之稠林；妙叶弘通，截万端之穿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风，播于天下。故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

云岩示众云：“有个人家儿子，问著，无有道不得底。”师出问云：“他屋里有多少典籍？”云岩云：“一字也无。”师云：“争得恁么多知？”云岩云：“日夜不曾眠。”师云：“问一段事，还得否？”云岩云：“道得却不道。”

院主游石室回，云岩问：“汝去入到石室里许，为只恁么便回？”院主无对。师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云岩云：“汝更去作甚么？”师云：“不可人情断绝去也。”

云岩问一尼云：“汝爷在否？”尼云：“在。”云岩云：“年多少？”尼云：“年八十。”云岩云：“汝有个爷，不年八十，汝还知否？”尼云：“莫是恁么来者么？”云岩云：“犹是儿孙。”师云：“直是不与么来者，亦是儿孙。”

师参方到鲁祖，礼拜起侍立，少顷而出，却再入来。鲁祖云：“只恁么，只恁么，所以如此。”师云：“大有人不肯。”鲁祖云：“作么？取汝口辩。”师便礼拜，乃侍奉数月。

僧问鲁祖：“如何是不言言？”鲁祖云：“汝口在甚么处？”僧云：“无口。”鲁祖云：“将甚么吃饭？”僧无对。师代云：“他不饥，吃甚么饭。”

师参南源，上法堂。南源云：“已相见了也。”师便下去。明日却上，问云：“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甚么处是与某甲已相见处？”南源云：“心心无间断，流入于性海。”师云：“几合放过。”师辞，南源云：“多学佛法，广作利益。”师云：“多学佛法即不问，如何是广作利益？”南源云：“一物莫违。”

师到京兆，礼拜兴平和尚。兴平云：“莫礼老朽。”师云：“礼非老朽。”兴平云：“非老朽者不受礼。”师云：“他亦不止。”师却问：“如何是古佛心？”兴平云：“即汝心是。”师云：“虽然如此，犹是某甲疑处。”兴平云：“若恁么，即问取木人去。”师云：“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诸圣口。”兴平云：“汝试道看。”师云：“不是某甲。”师辞，兴平云：“甚么处去？”师云：“沿流无定止。”兴平云：“法身沿流？报身沿流？”师云：“总不作此解。”兴平乃拊掌。

师与密师伯参百岩。百岩问：“甚处来？”师云：“湖南。”百岩云：“观察使姓甚么？”师云：“不得姓。”百岩云：“名甚么？”师云：“不得名。”百岩云：“还治事也无？”师云：“自有郎幕在。”百岩云：“还出入也无？”师云：“不出入。”百岩云：“岂不出入？”师拂袖便出。百岩次早入堂，召二上座云：“昨日老僧对阇黎，一转语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请阇黎别下一转语。若惬老僧意，便开粥相伴过夏。”师云：“请和尚问。”百岩云：“岂不出入？”师云：“太尊贵生。”百岩乃开粥同共过夏。

师与密师伯到龙山问讯。老僧云：“此山无路，阇黎从何处来？”师云：“无路且置，和尚从何而入？”老僧云：“我不从云水来。”师云：“和尚住此山多少时邪？”老僧云：“春秋不涉。”师云：“和尚先住？此山先住？”老僧云：“不知。”师云：“为甚么不知？”老僧云：“我不从人天来。”师云：“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老僧云：“我见两个泥牛斗入海，直至于今绝消息。”师始具威仪礼拜。

师初行脚时，路逢一婆担水，师索水饮。婆云：“水不妨饮，婆有一问，须先问过。且道，水具几尘？”师云：“不具诸尘。”婆云：“去！休污我水担。”

师一日与神山锄茶园，师掷下钁头云：“我今日一点气力也无。”神山云：“若无气力，争解恁么道？”师云：“汝将谓有气力底是？”

师与神山行次，忽见白兔走过。神山云：“俊哉。”师云：“作么生？”神山云：“大似白衣拜相。”师云：“老老大大，作这个语话。”神山云：“尔作么生？”师云：“积代簪缨，暂时落魄。”

神山把针次，师问云：“作甚么？”神山云：“把针。”师云：“把针事作么生？”神山云：“针针相似。”师云：“二十年同行，作这个语话，岂有与么工夫。”神山云：“长老又作么生？”师云：“如大地火发底道理。”

神山问师云：“智识所通，莫不游践。径截处乞师一言。”师云：“师伯意何得取功？”神山因斯顿觉，下语非常。后与师过独木桥，师先过了，拈起木桥云：“过来。”神山唤价阇黎，师乃放下桥木。

师与神山行次，指路傍院云：“里面有人，说心说性。”神山云：“是谁？”师云：“被师伯一问，直得去死十分。”神山云：“说心说性底谁？”师云：“死中得活。”

师问雪峰：“从甚处来？”雪峰云：“天台来。”师云：“见智者否？”雪峰云：“义存吃铁棒有分。”

师于扇上书佛字。云岩见，却书不字。师又改作非字，雪峰见，乃一时除却。

雪峰作饭头，淘米次。师问：“淘沙去米？淘米去沙？”雪峰云：“沙米一时去。”师云：“大众吃个甚么？”雪峰遂覆却米盆。师云：“据子因缘，合在德山。”

师一日问雪峰：“作甚么来？”雪峰云：“斫槽来。”师云：“几斧斫成？”雪峰云：“一斧斫成。”师云：“犹是这边事，那边事作么生？”雪峰云：“直得无下手处。”师云：“犹是这边事，那边事作么生。”雪峰休去。

雪峰辞师，师云：“子甚处去？”雪峰云：“归岭中去。”师云：“当时从甚么路出？”雪峰云：“从飞猿岭出。”师云：“今回向甚么路去？”雪峰云：“从飞猿岭去。”师云：“有一人不从飞猿岭去，子还识么？”雪峰云：“不识。”师云：“为甚么不识？”雪峰云：“他无面目。”师云：“子既不识，争知无面目？”雪峰无对。

云居道膺来参。师问：“甚处来？”云居云：“翠微来。”师云：“翠微有何言句示徒？”云居云：“翠微供养罗汉，某甲问：‘供养罗汉，罗汉还来否？’翠微云：‘尔每日吃个甚么？’”师云：“实有此语否？”云居云：“有。”师云：“不虚参见作家来。”

师问云居：“汝名甚么？”云居云：“道膺。”师云：“向上更道。”云居云：“向上即不名道膺。”师云：“与老僧只对道吾的语一般。 ”

云居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阇黎他后有把茅盖头，忽有人问，如何只对？”云居云：“道膺罪过。”

师问云居：“甚处去来？”云居云：“蹋山来。”师云：“哪个山堪住？”云居云：“哪个山不堪住？”师云：“恁么则国内总被阇黎占却。”云居云：“不然。”师云：“恁么则子得个入路。”云居云：“无路。”师云：“若无路，争得与老僧相见？”云居云：“若有路，即与和尚隔山去也。”师乃云：“此子以后千人万人把不住去在。”

师谓云居云：“昔南泉问讲弥勒下生经僧云：‘弥勒甚么时下生？’僧云：‘现在天宫，当来下生。’南泉云：‘天上无弥勒，地下无弥勒。’云居随举而问云：‘只如天上无弥勒，地下无弥勒。’未审谁与安名？”师被问，直得禅床震动。乃云：“膺阇黎，吾在云岩，曾问老人，直得火炉震动。今日被子一问，直得通身汗流。”

后云居结庵于三峰，经旬不赴堂。师问：“子近日何不赴斋？”云居云：“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师云：“我将谓汝是个人，犹作这个见解在，汝晚间来。”云居晚至，师召膺庵主，云居应诺。师云：“不思善，不思恶，是甚么？”云居回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寻不见，如是三日乃绝。

一日师上堂云：“欲知此事，直须如枯木生花，方与他合。”疏山问：“一切处不乖时如何？”师云：“阇黎，此是功勋边事，幸有无功之功，子何不问？”疏山云：“无功之功，岂不是那边人？”师云：“大有人笑子恁么问。”疏山云：“恁么则迢然去也。”师云：“迢然非迢然非不迢然。”疏山云：“如何是迢然？”师云：“唤作那边人即不得。”疏山云：“如何是非迢然？”师云：“无辨处。”

师问疏山：“空劫无人家，是甚么人住处？”疏山云：“不识。”师云：“人还有意旨也无？”疏山云：“和尚何不问他？”师云：“现问次。”疏山云：“是何意旨？”师不对。

青林一日辞师，师云：“子向甚么处去？”青林云：“金轮不隐的，遍界绝红尘。”师云：“善自保任。”青林珍重而出。师门送，谓青林云：“恁么去一句，作么生道？”青林云：“步步踏红尘，通身无影像。”师良久。青林云：“老和尚何不速道？”师云：“子得恁么性急？”青林云：“某甲罪过。”便礼辞而去。

龙牙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龙牙始悟厥旨。

华严休静问师：“学人无个理路，未免情识运为。”师云：“汝还见有理路也无？”华严云：“见无理路。”师云：“甚处得情识来？”华严云：“学人实问。”师云：“恁么则直须向万里无寸草处去。”华严云：“万里无寸草处，还许某甲去也无？”师云：“直须恁么去。”

华严搬柴次，师把住云：“狭路相逢时如何？”华严云：“反侧，反侧。”师云：“汝记吾言，向南住，有一千人；向北住，止三百而已。”

钦山参师，师问：“甚处来？”钦山云：“大慈来。”师云：“还见大慈么？”钦山云：“见。”师云：“色前见，色后见？”钦山云：“非前后见。”师默置。钦山乃云：“某甲离师太早，不尽师意。”

道全问师：“如何是出离之要？”师云：“阇黎足下烟生。”全当下契悟，更不他游。云居进语云：“终不敢孤负和尚，足下烟生。”师云：“步步玄者，即是功到。”

僧问茱萸：“如何是沙门行？”茱萸云：“行则不无，有觉即乖。”别有僧举似师，师云：“他何不道：‘未审是甚么行’？”僧遂进此语，茱萸云：“佛行，佛行。”僧回举似师。师云：“幽州犹似可，最苦是新罗。”

京兆米和尚令僧问仰山云：“今时还假悟也无？”仰山云：“悟即不无，争奈落在第二头。”又令僧问师云：“那个究竟作么生？”师云：“却须问他始得。”

陈尚书问：“五十二位菩萨中，为甚么不见妙觉？”师云：“尚书亲见妙觉。”

官人问：“有人修行否？”师云：“待公作男子，即修行。”

师示众云：“兄弟，秋初夏末，东去西去，直须向万里无寸草处去始得。”良久云：“只如万里无寸草处，作么生去？”后有举似石霜，石霜云：“何不道出门便是草？”师闻乃云：“大唐国里，能有几人？”

上堂：“还有不报四恩三有者么？”众无对。又云：“若不体此意，何超始终之患？直须心心不触物，步步无处所，常无间断，始得相应。直须努力，莫闲过日。”

师问僧：“甚处来？”云：“游山来。”师云：“还到顶么？”云：“到。”师云：“顶上有人么？”云：“无人。”师云：“恁么则不到顶也。”云：“若不到顶，争知无人？”师云：“何不且住？”云：“某甲不辞住，西天有人不肯。”师云：“我从来疑著这汉。”

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云：“大似骇鸡犀。”

僧问：“蛇吞虾蟆，救则是，不救则是？”师云：“救则双目不睹，不救则形影不彰。”

有僧不安，要见师。师遂往，僧云：“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师云：“尔是甚么人家男女？”云：“某甲是大阐提人家男女。”师良久。僧云：“四山相逼时如何？”师云：“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檐下过来。”云：“回互不回互？”师云：“不回互。”云：“教某甲向甚处去？”师云：“粟畬里去。”僧嘘一声云：“珍重。”便坐脱。师以柱杖敲头三下云：“汝只解与么去，不解与么来。”

僧问：“‘相逢不拈出，举意便知有’时如何？”师乃合掌顶戴。

师问德山侍者：“从何方来？”云：“德山来。”师云：“来作甚么？”云：“孝顺和尚。”师云：“世间甚么物最孝顺？”侍者无对。

僧辞大慈。大慈问：“甚么处去？”僧云：“江西去。”大慈云：“我劳汝一段事，得否？”僧云：“和尚有甚么事？”大慈云：“将取老僧去得么？”僧云：“更有过于和尚者，亦不能将去。”大慈便休。后僧举似师，师云：“阇黎争合恁么道？”僧云：“和尚作么生？”师云：“得。”师又问其僧：“大慈别有甚么言句？”僧云：“有时示众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说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师云：“我不恁么道。”僧云：“和尚作么生？”师云：“说取行不得底，行取说不得底。”

药山与云岩游山，腰间刀响，云岩问：“甚么物作声？”药山抽刀蓦口作斫势。师举示众云：“看他药山，横身为这个事。今时人，欲明向上事，须体此意始得。”

师因云岩讳日营斋，僧问：“和尚于云岩处得何指示？”师曰：“虽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设斋作甚么？”师曰：“争敢违背他！”曰：“和尚初见南泉，为甚么却与云岩设斋？”师曰：“我不重先师道德佛法，只重他不为我说破。”曰：“和尚为先师设斋，还肯先师也无？”师曰：“半肯半不肯。”曰：“为甚么不全肯？”师曰：“若全肯，即孤负先师也。”

问：“欲见和尚本来师，如何得见？”师曰：“年牙相似，即无阻矣。”僧拟进语，师曰：“不蹑前踪，别请一问。”僧无对。僧问长庆：“如何是年牙相似者？”庆云：“古人恁么道，阇黎久向这里觅个甚么？”问：“寒暑到来，如何回避？”师曰：“何不向无寒暑处去？”曰：“如何是无寒暑处。”师曰：“寒时寒杀阇黎，热时热杀阇黎。”

师与泰首座冬节吃果子次，乃问：“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动用中。动用中收不得，且道过在甚么处？”泰曰：“过在动用中。”师唤侍者，掇退果桌。

因夜参，不点灯，有僧出问话。退后，师令侍者点灯，乃召适来问话僧出来。其僧近前，师曰：“将取三两粉来，与这个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发，遂罄舍衣资设斋。得三年后，辞师。师曰：“善为！”时雪峰侍立，问曰：“只如这僧辞去，几时却来？”师曰：“他只知一去，不解再来。”其僧归堂，就衣钵下坐化。峰上报师，师曰：“虽然如此，犹较老僧三生在。”

雪峰上问讯，师曰：“入门来须有语，不得道早个入了也。”峰曰：“某甲无口。”师曰：“无口且从，还我眼来。”峰无语。

雪峰搬柴次，乃于师面前抛下一束。师曰：“重多少？”峰曰：“尽大地人提不起。”师曰：“争得到这里？”峰无语。

问僧：“甚处来？”曰：“三祖塔头来。”师曰：“既从祖师处来，又要见老僧作甚么？”曰：“祖师即别，学人与和尚不别。”师曰：“老僧欲见阇黎本来师，还得否？”曰：“亦须待和尚自出头来始得。”师曰：“老僧适来暂时不在。”

上堂：“有一人在千人万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云居出曰：“某甲参堂去。”

师有时曰：“体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语话分。”僧问：“如何是语话？”师曰：“语话时阇黎不闻。”曰：“和尚还闻否？”师曰：“不语话时即闻。”问：“如何是正问正答？”师曰：“不从口里道。”曰：“若有人问，师还答否？”师曰：“也未曾问。”问：“如何是从门入者非宝？”师曰：“便好休。”问：“和尚出世几人肯？”师曰：“并无一人肯。”曰：“为甚么并无一人肯？”师曰：“为他个个气宇如王。”

师问讲维摩经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唤作甚么语？”曰：“赞法身语。”师曰：“唤作法身，早是赞也。”

问：“时时勤拂拭，为甚么不得他衣钵？未审甚么人合得？”师曰：“不入门者。”曰：“只如不入门者，还得也无？”师曰：“虽然如此，不得不与他。”却又曰：“直道本来无一物，犹未合得他衣钵，汝道甚么人合得？这里合下得一转语，且道下得甚么语？”时有一僧，下九十六转语，并不契，末后一转，始惬师意。师曰：“阇黎何不早恁么道？”别有一僧密听，只不闻末后一转，遂请益其僧。僧不肯说，如是三年相从，终不为举。一日因疾，其僧曰：“某三年请举前话，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恶取去。”遂持刀白曰：“若不为某举，即杀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阇黎且待，我为你举。”乃曰：“直饶将来亦无处著。”其僧礼谢。

有庵主不安，凡见僧便曰：“相救！相救！”多下语不契。师乃去访之。主亦曰：“相救。”师曰：“甚么相救？”主曰：“莫是药山之孙，云岩嫡子么？”师曰：“不敢。”主合掌曰：“大家相送。”便迁化。僧问：“亡僧迁化向甚么处去？”师曰：“火后一茎茆。”

问：“师寻常教学人行鸟道，未审如何是鸟道？”师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师曰：“直须足下无私去。”曰：“只如行鸟道，莫便是本来面目否？”师曰：“阇黎因甚颠倒？”曰：“甚么处是学人颠倒？”师曰：“若不颠倒，因甚么却认奴作郎？”曰：“如何是本来面目？”师曰：“不行鸟道。”

师谓众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语话分。”僧问：“如何是佛向上人？”师曰：“非佛。”

师与密师伯过水，乃问：“过水事作么生？”伯曰：“不湿脚。”师曰：“老老大大，作这个语话。”伯曰：“你又作么生？”师曰：“脚不湿。”

问僧：“甚处去来？”曰：“制鞋来。”师曰：“自解依他？”曰：“依他。”师曰：“他还指教汝也无？”曰：“允即不违。”

僧却问：“如何是沙门行？”师曰：“头长三尺，颈长二寸。”师令侍者持此语问三圣然和尚，圣于侍者手上掐一掐。侍者回，举似师，师肯之。

师见幽上座来，遽起向禅床后立。幽曰：“和尚为甚么回避学人？”师曰：“将谓阇黎不见老僧？”

问：“如何是玄中又玄？”师曰：“如死人舌。”

师洗钵次，见两乌争虾蟆。有僧便问：“这个因甚么到恁么地？”师曰：“只为阇黎。”

问：“如何是毗卢师法身主？”师曰：“禾茎粟干。”

问：“三身之中，阿哪身不堕众数？”师曰：“吾常于此切。”

会下有老宿去云岩回，师问：“汝去云岩作甚么？”宿曰：“不会。”师代曰：“堆堆地。”

师行脚时，会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铭，弟子拟注。”师曰：“‘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作么生注？”

师看稻次，见朗上座牵牛。师曰：“这个牛须好看，恐伤人苗稼。”朗曰：“若是好牛，应不伤人苗稼。”

僧问：“如何是青山白云父？”师曰：“不森森者是。”曰：“如何是白云青山儿？”师曰：“不辨东西者是。”曰：“如何是白云终日倚？”师曰：“去离不得。”曰：“如何是青山总不知？”师曰：“不顾视者是。”问：“清河彼岸是甚么草？”师曰：“是不萌之草。”

师作五位住君臣颂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犹怀旧日嫌。偏中正，失晓老婆逢古镜，分明觌面别无真，休更迷头犹认影。正中来，无中有路隔尘埃，但能不触当今讳，也胜前朝断舌才。兼中至，两刃交锋不须避，好手犹如火里莲，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无谁敢和，人人尽欲出常流，折合还归炭里坐。”

上堂：“向时作么生？奉时作么生？功时作么生？共功时作么生？功功时作么生？”僧问：“如何是向？”师曰：“吃饭时作么生？”曰：“如何是奉？”师曰：“背时作么生？”曰：“如何是功？”师曰：“放下钁头时作么生？”曰：“如何是共功？”师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师曰：“不共。”乃示颂曰：“圣主由来法帝尧，御人以礼曲龙腰。有时闹市头边过，到处文明贺圣朝。净洗浓妆为阿谁？子规声里劝人归。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向乱峰深处啼。枯木花开劫外春，倒骑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隐千峰外，月皎风清好日辰。众生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万别千差明底事。鹧鸪啼处百花新。头角才生已不堪，拟心求佛好羞惭。迢迢空劫无人识，肯向南询五十三。”

师因曹山辞，遂嘱曰：“吾在云岩先师处亲印宝镜三昧，事穷的要，今付于汝。

词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护。银碗盛雪，明月藏鹭。类之弗齐，混则知处。意不在言，来机亦赴，动成窠臼，差落顾伫。背触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即属染污。夜半正明，天晓不露。为物作则，用拔诸苦。虽非有为，不是无语。如临宝镜，形影相睹。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婴儿，五相完具。不去不来，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无句。终不得物，语未正故。重离六爻，偏正回互。叠而为三，变尽成五。如荎草味，如金刚杵。正中妙挟，敲唱双举。通宗通涂，挟带挟路。错然则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属迷悟。因缘时节，寂然昭著。细入无间，大绝方所。毫忽之差，不应律吕。今有顿渐，缘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规矩。宗通趣极，真常流注。外寂中摇，系驹伏鼠。先圣悲之，为法檀度。随其颠倒，以缁为素。颠倒想灭，肯心自许。要合古辙，请观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观树。如虎之缺，如马之馵。以有下劣，宝几珍御。以有惊异，狸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锋相直，巧力何预。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识到，宁容思虑。臣奉于君，子顺于父。不顺非孝，不奉非辅。潜行密用，如愚若鲁。但能相续，名主中主。”

师又曰：“末法时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验真伪，有三种渗漏。一曰见渗漏，机不离位，堕在毒海。二曰情渗漏，滞在向背，见处偏枯。三曰语渗漏，究妙失宗，机昧终始，浊智流转。于此三种，子宜知之。”

又纲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偈曰：

金针双锁备，叶路隐全该。宝印当风妙，重重锦缝开。

1. 金锁玄路偈曰：

交互明中暗，功齐转觉难。力穷忘进退，金锁纲鞔鞔。

1. 不堕凡圣﹝亦名理事不涉﹞偈曰：

事理俱不涉，回照绝幽微。背风无巧拙，电火烁难追。

上堂：“道无心合人，人无心合道。欲识个中意，一老一不老。”

问僧：“世间何物最苦？”曰：“地狱最苦。”师曰：“不然，在此衣线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

问僧：“名甚么？”曰：“某甲。”师曰：“阿哪个是阇黎主人公？”曰：“现只对和尚即是。”师曰：“苦哉！苦哉！今时人例皆如此，只认得驴前马后底将为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宾中主尚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问：“如何是主中主？”师曰：“阇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即是宾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师曰：“恁么道即易，相续也大难。”遂示颂曰：“嗟见今时学道流，千千万万认门头。恰似入京朝圣主，只到潼关便即休。”

师不安，令沙弥传语云居，乃嘱曰：“他或问和尚安乐否，但道云岩路相次绝也。汝下此语须远立，恐他打汝。”沙弥领旨去，传语声未绝，早被云居打一棒，沙弥无语。

师举：盐官法会有一僧，知有佛法，身为知事，未得修行，大限将至，见鬼使来取僧。僧云：“某甲身为主事，未得修行，且乞七日，得不？”鬼使云：“待某甲去白王。王若许，得七日后方始来。若不许，须臾便到。”鬼使七日后方来，觅僧不得。”有人问：“他若来时，如何只对他？”师曰：“被他觅得也。”

师又劝学徒曰：

天地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

识物灵照，内外空然，寂寞难见，其位玄玄。

但向己求，莫从他借，借亦不得，舍亦不堪。

总是他心，不如自性，性如清净，即是法身。

草木之生，见解如此。

住止必须择伴，时时闻于未闻。

远行要假良朋，数数清于耳目。

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

亲于善者，如雾里行，虽不湿衣，时时有润。

蓬生麻竹，不扶自直；白砂在泥，与之俱黑。

一日为师，终世为天；一日为主，终身为父。

师示众云：“诸方有惊人之句，我这里有刮骨之言。”时有人问：“承和尚有言‘诸方有惊人之句，我这里有刮骨之言’岂不是？”师曰：“是也。将来，与你刮。”僧曰：“四方八面请师刮。”师曰：“不刮。”僧曰：“幸是好手，为什么不刮？”师曰：“汝不见道，世医拱手。”

师曰：“口里道得有什么利益？莫信口头办，直得与么去始得。设使与么去，也是佛边事。”

问：“正与么时如何？”师曰：“是阇梨窠窟。”僧曰：“不与么时如何？”师曰：“不顾占。”僧云：“不顾占莫是和尚重处不？”师曰：“不顾占重什么？”僧曰：“如何是和尚重处？”师曰：“不擎拳向阇梨。”僧曰：“如何是学人重处？”师曰：“莫合掌向某甲。”僧曰：“任么则不相干也。”师曰：“谁共你相识？”僧曰：“毕竟如何？”师曰：“谁肯作大？谁肯作小？”

师将圆寂，谓众曰：“吾有闲名在世，谁人为吾除得？”众皆无对。时沙弥出曰：“请和尚法号。”师曰：“吾闲名已谢。”

僧问：“和尚违和，还有不病者也无？”师曰：“有。”曰：“不病者还看和尚否？”师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审和尚如何看他？”师曰：“老僧看时，不见有病。”师乃问僧：“离此壳漏子，向甚么处与吾相见。”僧无对。

师示颂曰：“学者恒沙无一悟，过在寻他舌头路。欲得忘形泯踪迹，努力殷勤空里步。”乃命剃发、澡身、披衣，声钟辞众，俨然坐化。时大众号恸，移晷不止。师忽开目谓众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劳生惜死，哀悲何益？”复令主事办愚痴斋，众犹慕恋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备，师亦随众斋毕。乃曰：“僧家无事，大率临行之际，勿须喧动。”遂归丈室，端坐长往。

当咸通十年三月，寿六十三，腊四十二，谥悟本禅师，塔曰慧觉。

12曹山本寂禅师法语

曹山本寂禅师，泉州莆田黄氏子。少业儒，年十九，往福州灵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寻谒洞山，山问：“阇黎名甚么？”师曰：“本寂。”山曰：“那个呢！”师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

自此入室，盘桓数载，乃辞去。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复问曰：“子向甚么处去？”师曰：“不变异处去。”山曰：“不变异处，岂有去邪？”师曰：“去亦不变异。”自尔之后，兀兀延时，依依放旷，非其道友，无得交言。

师志慕六祖，遂名山为曹。寻值贼乱，乃之宜黄。有信士王若一，舍何王观请师住持。师更何王为荷玉，由是法席大兴，学者云萃。洞山之宗，至师为盛。

钟陵大王向仰德高，再三降使迎请，师乃托疾而不从命。第三遣使去时，王曰：“此度若不得曹山大师来，更不要相见。”使奉旨到山，泣而告曰：“和尚大慈大悲，救度一切，和尚此度若也不赴王旨，弟子一门便见灰粉。”师云：“专使保无忧虑，去时贫道附一首古人偈上大王，必保无事。偈曰：‘摧残枯木倚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见之犹不顾，郢人哪更苦追寻？’”使回通偈，王遥望山顶礼曰：“弟子今生决定不得见曹山大师也。”如是二处法席咸二十年，参徒冬夏盈于二百三百。

师每上堂示众云：“诸人莫怪曹山不说。诸方多有说成底禅师在，你诸人耳里总满也。一切法不接不借，但与么体会，他家差别知解，无奈阇梨何。天地洞然，一切事如麻如苇，如粉如葛。佛出世亦不奈何，祖出世亦不奈何，唯有体尽即无过患。你见他千经万论说成底事不得自在，不超始终，盖为不明自己事。若明自己事，即转他一切事，为阇梨自己受用具。若不明自己事，乃至阇梨亦与他诸圣为缘，诸圣与阇梨为境，境缘相涉，无有了时，如何得自由？若体会不尽，则转他一切事不去；若体会得妙，则转他一切事，向背后为僮仆者。是故先师云：‘体在妙处。’莫将作等闲。到这里不分贵贱，不别亲疏，如大家人守钱奴相似，及至用时，是渠总不得知东西。这里便是不辩缁素，不识清浊。若是下人出来著衣，更胜阿郎，奈何缘被人识得伊。某甲向诸人道：‘向去语则净洁，事上语却不净洁。’且唤什么事上语？这里没量大人辨不得。”

僧问：“学人自到和尚此间，觅个出身处不得。乞和尚指示个出身路。”师云：“阇梨曾行什么路来？”云：“到这里辨不得。”师云：“第一不得出身处。”

问：“古人道：‘从苗辨地，从语识人。’只今语也请师辨！”师云：“不辨！”僧曰：“为什么不辨？”师云：“不见道：‘曹山好手’？”

问：“古人面壁，当为何事？”师云：“两株嫩桂久昌昌。”问：“承教中有言：‘未出轮回而辨圆觉，彼圆觉性则同轮回。’如何是‘未出轮回而辨圆觉？’”师云：“如人在途中说家事。”“如何是彼圆觉性则同轮回？”师云：“宛然在途，不涉途程。”“还有辨处也无？”师曰：“若有辨处则不圆。”“只如无辨处还流转也无？”师曰：“亦有流转。”“如何流转？”曰：“要且不团团。”

师举教中事问大众：“‘无问而自说，称赞所行道。’作么生是‘无问而自说’？”云：“尽大地未有一人得闻。”师云：“虽然与么，摘一个字，添一个宇，佛法大行。”众无对。师云：“尽大地未有一人不闻。”师垂语云：“此座高广，吾不能升，未审唤作什么座？”强上座对云：“唤作此座，早是触污也。”师云：“还有升得者也无？”对云：“有。”师云：“是什么人？”对云：“不举足者。”师曰：“升得者莫便是座上人也无？”对云：“也是左右。”师云：“如何是座上人？”对云：“不升此座。”师云：“既不升，用座何为？”对云：“无则不得。”师云：“只如座，为当别有人，为复转座为上身？”对云：“即转座为上身。”师云：“如是，如是。”

师问僧：“从什么处来？”对云：“从大光来。”师云：“来时光还现也无？”对云：“不现常现。”师云：“还照不？”对云：“不照。”师云：“大光何在？”僧无对。师云：“将谓是玉玺，元来只是天南角。”师代云：“直得不照，始得大光。”

问：“古人道‘得座被衣’，如何是得座？”师云：“不顾东西。”“如何是被衣？”师云：“去离不得。”僧曰：“是个什么衣去离不得？”师云：“人人尽有底衣即是。”僧云：“既是人人尽有底，用被作什么？”师云：“岂不见道‘起倒相随，处处得活’？”僧云：“向后自看事如何？”师云：“不认被衣。”又云：“脱却衣来相见。”问：“如何是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路？”师云：“得乐忘忧。”僧云：“忘却什么路？”师云：“十处即是。”僧曰：“还忘却本来路也无？”师云：“亦忘却。”僧云：“为什么不言九年，要须十年？”师云：“若有一方不归，我不现身。”

问：“教中有言：‘童子舍全身，夜叉说半偈。’如何是‘童子舍全身’？”师云：“失却端正。”问：“如何是‘夜叉说半偈’？”“白云缦荆棘。”问：“如何是‘失却端正’？”师云：“只是失却少父便是。”

问：“如何是法身主？”师良久。问：“承先师有言：‘学处不玄，流俗阿师。’如何是玄？”师云：“未问前。”僧云：“与么莫便是玄也无？”师云：“玄则不是流俗阿师。”僧云：“如何是玄？”师云：“换日问来。”

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云：“问与么醉汉作什么？”又云：“不因阇梨问，曹山也不知。”问：“如何是异类？”师云：“异中不答类。”又云：“我若向你道，驴年得异摩？”又云：“曹山只有一双眉。”

问：“文殊为什么仗剑于瞿昙？”师云：“为阇梨今时。”进曰：“如来为什么却称善害？”师云：“大悲覆护群生。”云：“未审杀尽后如何？”师云：“方识不死者。”僧云：“只如不死者，为瞿昙是什么眷属？”师云：“与阇梨安名即得，只恐不成眷属。”僧云：“时中如何给侍？”师云：“子当善害。”

师问僧：“手里是什么物？”对云：“佛头上宝镜。”师云：“既是佛头上宝镜，争得到阇梨手里？”僧无对。师代云：“诸佛却是某甲儿孙。”问：“古人道：‘佛不会道，我自修行。’如何是‘佛不会道？’”师云：“佛界里无会。”石门云：“更会作什么？”问：“如何是‘我自修行？’”师云：“向上无事。”僧云：“只这个，别更有也无？”师云：“只这个阿谁奈何？”

问：“大保任底人失一念如何？”师云：“始得保任。”僧曰：“作大魔王时如何？”师云：“不见有佛。”云：“末后事如何？”师云：“佛亦不作。”

问：“作大利益底人还得相似不？”师云：“不得相似。”僧云：“为什么不得相似？”师云：“不见这作大利益？”僧云：“此人还知有尊贵也无？”师云：“不知有尊贵。”僧云：“为什么不知有尊贵？”师云：“是伊未识曹山。”僧云：“如何是曹山？”师云：“不作大利益。”

问：“承甘泉有言：‘牵耕人之牛，夺饥人之食。’如何是‘牵耕人之牛’？”师云：“不与露地。”问：“如何是‘夺饥人之食’？”师云：“去却醍醐。”问：“承古人有言：‘看时浅浅用时深。’浅则不问，如何是深？”师便叉手闭目。学人拟问，师云：“剑去远兮，何必刻舟？”

问：“如何是玄？”师云：“何不早问？”云：“如何是玄中又玄？”师云：“故有一人在。”

问：“承师举新丰有言：‘一色处有分不分之理’，如何是分？”师云：“不同于一色。”僧曰：“与么则不从今日去也。”师曰：“是也。”问：“如何是不分？”师云：“无辨处。”僧曰：“只如无辨处，这里岂不是父子通为一身？”师云：“是汝还会摩？”僧云：“正当一色时无向上。”师曰：“向上本来无一色。”云：“只如一色，还是宗门中意旨不？”师云：“不是。”僧云：“既不是，为什么人说？”云：“我只为宗门中无人承当，所以为这个人说。”僧云：“与么则有顿有弱去也。”师云：“我若说顿说弱，则落那边去也。”僧云：“宗门中事如何承当？”师云：“须是其中人。”“如何是其中人？”师云：“我自住此山来，未曾遇见其中人。”僧云：“今时无其中人，和尚遇古人时如何承当？”师云：“不展手。”僧云：“古人意旨如何？”师云：“阇梨但莫展手也。”僧云：“与么时和尚还分付也无？”师云：“古人骂汝。”问：“如何是无刃之剑？”师云：“非烹炼之所成也。”僧云：“用者如何？”师云：“来者皆尽。”僧云：“不来者如何？”师云：“亦须尽也。”僧云：“不来者为什么却须尽也？”师云：“不见道‘能尽一切’？”僧云：“尽后如何？”师云：“方知有此剑。”

僧问：“如何是沙门相？”云：“尽眼看不见。”“还被搭也无？”云：“若被搭则不是沙门相。”“如何是沙门行李处？”云：“头上戴角，身著毛衣。”“此人得什么人力，则得如此？”云：“终日得他力，只是行不住。”“此人以何为贵？”云：“头上不戴角，身上不被毛。”

师自天复元年辛酉岁夏中，忽有一言：“云岩师翁年六十二，洞山先师亦六十二，曹山今年亦是六十二也。好趁惯作一解子。”至闰六月十五日夜，问主事曰：“今日是何日月？”对云：“闰六月十五日。”师云：“曹山一生行脚，到处只管九十日为一夏。至来日辰时，师当化矣。”春秋六十二，僧夏三十七，敕谥元证大师矣。

师因僧问：“五位君臣旨诀？”师曰：“正位即空界，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带者冥应众缘，不堕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虚玄大道，无著真宗。’从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当详审辨。君为正位，臣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视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带语。”僧问：“如何是君？”师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虚。”曰：“如何是臣？”师曰：“灵机弘圣道，真智利群生。”曰：“如何是臣向君？”师曰：“不堕诸异趣，凝情望圣容。”曰：“如何是君视臣？”师曰：“妙容虽不动，光烛本无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师曰：“混然无内外，和融上下平。”师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称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学者先须识自宗，莫将真际杂顽空。妙明体尽知伤触，力在逢缘不借中。出语直教烧不著，潜行须与古人同。无身有事超岐路，无事无身落始终。”

复作五相：

一、圆相，上黑下白，偈曰：“白衣须拜相，此事不为奇。积代簪缨者，休言落魄时。”

1. 圆相，上白下黑，偈曰：“子时当正位，明正在君臣。未离兜率界，乌鸡雪上行。”
2. 圆相，中一点，偈曰：“焰里寒冰结，杨花九月飞。泥牛吼水面，木马逐风嘶。”
3. 圆相，全白，偈曰：“王宫初降日，玉兔不能离。未得无功旨，人天何太迟。”
4. 圆相，全黑，偈曰：“浑然藏理事，眹兆卒难明。威音王未晓，弥勒岂惺惺。”

稠布衲问：“披毛带角是甚么堕？”师曰：“是类堕。”曰：“不断声色是甚么堕？”师曰：“是随堕。”曰：“不受食是甚么堕？”师曰：“是尊贵堕。”乃曰：“食者即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贵堕。若执初心，知有自己及圣位，故曰类堕。若初心知有己事，回光之时，摈却色声香味触法，得宁谧即成功勋。后却不执六尘等事，随分而昧，任之则碍。所以外道六师，是汝之师。彼师所堕，汝亦随堕，乃可取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门头，见闻觉知，只是不被他染污将为堕。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岂况其余事邪？”师凡言堕，谓混不得、类不齐；凡言初心者，所谓悟了同未悟耳。

师行脚时，问乌石观禅师：“如何是毗卢师，法身主？”乌石曰：“我若向尔道，即别有也。”师举似洞山，洞山曰：“好个话头，只欠进语。何不问为甚么不道？”师却去，进前语。乌石曰：“若言我不道，即哑却我口；若言我道，即謇却我舌。”师归举似洞山，洞山深肯之。

师示众曰：“诸方尽把格则，何不与他道一转语，令他不疑去？”云门在众，出问：“密密处，为甚么不知有？”师曰：“只为密密，所以不知有。”云门云：“此人如何亲近？”师曰：“莫向密密处亲近。”云门云：“不向密密处时如何？”师曰：“始解亲近。”云门云：“诺诺。”

师因米和尚至，未相见。米遂坐却禅床，师更不出，米便去。主事遂问：“和尚禅床，为什么被别人坐却？”师曰：“去后却还来。”米果回，与师相见。

智炬到参，问师云：“古人提持那边人，学人如何体悉？”师曰：“退步就已，万不失一。”炬于言下，顿忘玄解。

师读杜顺、傅大士所作法身偈乃曰：“我意不欲与么道。”门弟子请别作之，既作偈又注释之，其词曰：

渠本不是我（非我），

我本不是渠（非渠）。

渠无我即死（仰汝取活），

我无渠即余（不别有）。

渠如我是佛（要且不是佛），

我如渠即驴（二俱不立）。

不食空王俸（若遇御饭直须吐却），

何假雁传书（不通信）。

我说横身唱（为信唱），

君看背上毛（不与尔相似）。

乍如谣白雪（将谓是白雪），

犹恐是巴歌（传此句无注）。

师作四奈偈曰：“莫行心处路，不挂本来衣。何须正恁么，切忌未生时。”

示学人偈曰：“从缘荐得相应疾，就体消停得力迟。瞥起本来无处所，吾师暂说不思议。”

僧问：“学人通身是病，请师医。”师曰：“不医。”曰：“为甚么不医？”师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问：“沙门岂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师曰：“是。”曰：“忽遇六贼来时如何？”师曰：“亦须具大慈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师曰：“一剑挥尽。”曰：“尽后如何？”师曰：“始得和同。”

问：“五位对宾时如何？”师曰：“汝即今问哪个位？”曰：“某甲从偏位中来，请师向正位中接。”师曰：“不接。”曰：“为甚么不接？”师曰：“恐落偏位中去。”师却问僧：“只如不接是对宾，是不对宾？”曰：“早是对宾了也。”师曰：“如是！如是！”

问：“万法从何而生？”师曰：“从颠倒生。”曰：“不颠倒时万法何在？”师曰：“在。”曰：“在甚么处？”师曰：“颠倒作么？”

问：“不萌之草为甚么能藏香象？”师曰：“阇黎幸是作家，又问曹山作么？”问：“三界扰扰，六趣昏昏，如何辨色？”师曰：“不辨色。”曰：“为甚么不辨色？”师曰：“若辨色即昏也。”

师闻钟声，乃曰：“阿！阿！”僧问：“和尚作甚么？”师曰：“打著我心。”僧无对。

问：“维那甚处来？”曰：“牵醋槽去来。”师曰：“或到险处，又作么生牵？”那无对。

问金峰志曰：“作甚么来？”曰：“盖屋来。”师曰：“了也未？”曰：“这边则了。”师曰：“那边事作么生？”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师曰：“如是！如是！”

师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曰：“今日好寒！”师曰：“须知有不寒者。”曰：“谁是不寒者？”师筴火示之。僧曰：“莫道无人好！”师抛下火。僧曰：“某甲到这里却不会。”师曰：“日照寒潭明更明。”

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师曰：“汝道洪州城里如许多人，甚么处去？”

问：“眉与目还相识也无？”师曰：“不相识。”曰：“为甚么不相识？”师曰：“为同在一处。”曰：“恁么则不分去也。”师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师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师曰：“曹山却疑。”曰：“和尚为甚么却疑？”师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

问：“于相何真？”师曰：“即相即真。”曰：“当何显示？”师竖起拂子。问：“幻本何真？”师曰：“幻本元真。”曰：“当幻何显？”师曰：“即幻即显。”曰：“恁么则始终不离于幻也。”师曰：“觅幻相不可得。”

问：“即心即佛即不问，如何是非心非佛？”师曰：“兔角不用无，牛角不用有。”问：“如何是常在底人？”师曰：“恰遇曹山暂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师曰：“难得。”

僧问：“清税孤贫，乞师赈济。”师召税阇黎，税应诺。师曰：“清原白家酒三盏，吃了犹道未沾唇。”

问：“拟岂不是类？”师曰：“直是不拟亦是类。”曰：“如何是异？”师曰：“莫不识痛痒好！”

镜清问：“清虚之理，毕竟无身时如何？”师曰：“理即如此，事作么生？”曰：“如理如事。”师曰：“谩曹山一人即得，争奈诸圣眼何！”曰：“若无诸圣眼，争鉴得个不恁么？”师曰：“官不容针，私通车马。”

云门问：“不改易底人来，师还接否？”师曰：“曹山无恁么闲工夫。”

问：“人人尽有弟子在尘中，师还有否？”师曰：“过手来。”其僧过手，师点曰：“一二三四五六足。”

问：“鲁祖面壁，用表何事？”师以手掩耳。

问：“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师曰：“肯即是。”曰：“如何是起？”师曰：“起也。”

问：“子归就父，为甚么父全不顾？”师曰：“理合如何？”曰：“父子之恩何在？”师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师曰：“刀斧斫不开。”

问：“灵衣不挂时如何？”师曰：“曹山孝满。”曰：“孝满后如何？”师曰：“曹山好颠酒！”问：“教中道，大海不宿死尸，如何是大海？”师曰：“包含万有者。”曰：“既是包含万有，为甚么不宿死尸？”师曰：“绝气息者不著。”曰：“既是包含万有，为甚么绝气息者不著？”师曰：“万有非其功，绝气息者有其德。”

曰：“向上还有事也无？”师曰：“道有道无即得，争奈龙王按剑何！”问：“具何知解，善能问难？”师曰：“不呈句。”曰：“问难个甚么？”师曰：“刀斧斫不入。”曰：“恁么问难，还有不肯者么？”师曰：“有。”曰：“是谁？”师曰：“曹山。”

问：“世间甚么物最贵？”师曰：“死猫儿头最贵。”曰：“为甚么死猫儿头最贵？”师曰：“无人著价。”

问：“无言如何显？”师曰：“莫向这里显。”曰：“甚么处显？”师曰：“昨夜床头失却三文钱。”

问：“日未出时如何。”师曰：“曹山也曾恁么来。”曰：“出后如何？”师曰：“犹较曹山半月程。”

问僧：“作甚么？”曰：“扫地。”师曰：“佛前扫，佛后扫？”曰：“前后一时扫。”师曰：“与曹山过靸鞋来。”

僧问：“抱璞投师，请师雕琢。”师曰：“不雕琢。”曰：“为甚么不雕琢？”师曰：“须知曹山好手。”

问：“如何是曹山眷属？”师曰：“白发连头戴，顶上一枝花。”问：“古德道，尽大地唯有此人，未审是甚么人？”师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如何是第二月？”师曰：“也要老兄定当。”曰：“作么生是第一月？”师曰：“险。”

师问德上座：“菩萨在定，闻香象渡河，出甚么经？”曰：“出《涅槃经》。”师曰：“定前闻，定后闻？”曰：“和尚流也。”师曰：“道也太煞道，只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师曰：“滩下接取。”

问：“学人十二时中，如何保任？”师曰：“如经蛊毒之乡，水也不得沾著一滴。”

问：“如何是法身主？”师曰：“谓秦无人。”曰：“这个莫便是否？”师曰：“斩。”

问：“亲何道伴，即得常闻于未闻？”师曰：“同共一被盖。”曰：“此犹是和尚得闻，如何是常闻于未闻？”师曰：“不同于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后？”师曰：“不见道常闻于未闻。”

问：“国内按剑者是谁？”师曰：“曹山。”曰：“拟杀何人？”师曰：“一切总杀。”曰：“忽逢本生父母又作么生？”师曰：“拣甚么！”曰：“争奈自己何！”师曰：“谁奈我何！”曰：“何不自杀？”师曰：“无下手处。”

问：“一牛饮水，五马不嘶时如何？”师曰：“曹山解忌口。”

问：“常在生死海中沉没者，是甚么人？”师曰：“第二月。”曰：“还求出也无？”师曰：“也求出，只是无路。”曰：“未审甚么人接得伊？”师曰：“担铁枷者。”

问：“雪覆千山，为甚么孤峰不白？”师曰：“须知有异中异。”曰：“如何是异中异？”师曰：“不堕诸山色。”

纸衣道者来参，师问：“莫是纸衣道者否？”者曰：“不敢。”师曰：“如何是纸衣下事？”者曰：“一裘才挂体，万法悉皆如。”师曰：“如何是纸衣下用？”者近前应诺，便立脱。师曰：“汝只解恁么去，何不解恁么来？”者忽开眼，问曰：“一灵真性，不假胞胎时如何？”师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师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

师示颂曰：“觉性圆明无相身，莫将知见妄疏亲。念异便于玄体昧，心差不与道为邻。情分万法沉前境，识鉴多端丧本空。如何句中全晓会？了然无事昔时人。”

问强上座曰：“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作么生说个应底道理？”曰：“如驴觑井。”师曰：“道则太煞道，只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师曰：“如井觑驴。”

僧举：“药山问僧：‘年多少？’曰：‘七十二。’山曰：‘是七十二哪？’曰：‘是。’山便打。此意如何？”师曰：“前箭犹似可，后箭射人深。”曰：“如何免得此棒？”师曰：“王敕既行，诸侯避道。”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填沟塞壑。”问：“如何是师子？”师曰：“众兽近不得。”曰：“如何是师子儿？”师曰：“能吞父母者。”曰：“既是众兽近不得，为甚么却被儿吞？”师曰：“岂不见道，子若哮吼，祖父俱尽。”曰：“尽后如何？”师曰：“全身归父。”曰：“未审祖尽时父归何所？”师曰：“所亦尽。”曰：“前来为甚么道全身归父？”师曰：“譬如王子，能成一国之事。”又曰：“阇黎，此事不得孤滞，直须枯木上更撒些子华。”

云门问：“如何是沙门行？”师曰：“吃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恁么去时如何？”师曰：“你还畜得么？”曰：“畜得。”师曰：“你作么生畜？”曰：“著衣吃饭有甚么难？”师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门便礼拜。

陆亘大夫问南泉：“姓甚么？”泉曰：“姓王。”曰：“王还有眷属也无？”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后僧举问师：“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师曰：“不居正位。”曰：“八方来朝时如何？”师曰：“他不受礼。”曰：“何用来朝？”师曰：“违则斩。”曰：“违是臣分上，未审君意如何？”师曰：“枢密不得旨。”曰：“恁么则燮理之功，全归臣相也。”师曰：“你还知君意么？”曰：“外方不敢论量。”师曰：“如是！如是！”

问：“才有是非，纷然失心时如何？”师曰：“斩。”

僧问香严：“如何是道？”严曰：“枯木里龙吟。”曰：“如何是道中人？”严曰：“髑髅里眼睛。”僧不领，乃问石霜：“如何是枯木里龙吟？”霜曰：“犹带喜在。”曰：“如何是髑髅里眼睛？”霜曰：“犹带识在。”又不领，乃问师：“如何是枯木里龙吟？”师曰：“血脉不断。”曰：“如何是髑髅里眼睛？”师曰：“乾不尽。”曰：“未审还有得闻者么？”师曰：“尽大地未有一人不闻。”曰：“未审枯木里龙吟是何章句？”师曰：“不知是何章句，闻者皆丧。”遂示偈曰：“枯木龙吟真见道，髑髅无识眼初明。喜识尽时消息尽，当人哪辨浊中清。”

问：“朗月当空时如何？”师曰：“犹是阶下汉。”曰：“请师接上阶。”师曰：“月落后来相见。”

示众曰：“僧家在此等衣线下，理须会通向上事，莫作等闲。若也承当处分明，即转他诸圣向自己背后，方得自由。若也转不得，直饶学得十成，却须向他背后叉手，说甚么大话？若转得自己，则一切粗重境来，皆作得主宰。假如泥里倒地，亦作得主宰。如有僧问药山曰：‘三乘教中，还有祖意也无？’答曰：‘有。’僧云：‘既有，达磨又来作么？’药山曰：‘只为有，所以来。’岂非作得主宰，转得归自己乎？如经云：‘大通智胜佛，十劫坐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言劫者，滞也，谓之十成，亦云断渗漏也，只是十道头绝矣，不忘大果，故云守住耽著，名为取次。承当不分贵贱。我常见丛林好论一般两般，还能成立得事么？此等但是说向去事路布。汝不见南泉曰：‘饶汝十成，犹较王老师一线道。’也大难，事到此直须仔细，始得明白自在。不论天堂地狱饿鬼畜生，但是一切处不移易，元是旧时人，只是不行旧时路。若有忻心，还成滞著。若脱得，拣甚么？古德云：‘只恐不得轮回。’汝道作么生？只如今人，说个净洁处，爱说向去事，此病最难治。若是世间粗重事却是轻，净洁病为重。只如佛味祖味，尽为滞著。先师曰：‘拟心是犯戒，若也得味是破斋。’且唤什么作味？只是佛味祖味。才有忻心，便是犯戒。若也如今，说破斋破戒，即今三羯磨时，早破了也。若是粗重贪嗔痴，虽难断却是轻。若也无为无事净洁，此乃重无以加也。祖师出世，亦只为这个，亦不独为汝。今时莫作等闲，黧奴白牯修行却快，不是有禅有道。如汝种种驰求，觅佛觅祖乃至菩提涅槃，几时休歇成办乎？皆是生灭心，所以不如黧奴白牯，兀兀无知，不知佛、不知祖，乃至菩提涅槃及以善恶因果，但饥来吃草，渴来饮水，若能恁么，不愁不成办。不见道，计较不成，是以知有。乃能披毛戴角，牵犁拽来，得此便宜，始较些子。不见弥勒阿閦及诸妙喜等世界，被他向上人，唤作无惭愧懈怠菩萨，亦曰变易生死。尚恐是小懈怠，在本分事，合作么生？大须仔细始得。人人有一坐具地，佛出世侵他不得，恁么体会修行，莫趁快利。欲知此事，饶令成佛成祖去，也只这是。便堕三涂地狱六道去，也只这是。虽然没用处，要且离他不得。须与他作主宰始得。若作得主宰，即是不变易。若作主宰不得，便是变易也。不见永嘉云：‘莽莽荡荡招殃祸。’”问：“如何是莽莽荡荡招殃祸？”曰：“只这个总是。”问云：“如何免得？”曰：“知有即得，用免作么？但是菩提涅槃烦恼无明等，总是不要免。乃至世间粗重之事，但知有便得，不要免。免即同变易去也。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殃祸为不小。因甚么如此？只为变易。若不变易，直须触处自由始得。”

忠国师蓦唤侍者，侍者来立，国师低头。侍者立多时出去，国师唤侍者，如是三度，了曰：“将谓我辜负汝，汝却辜负我。”百丈举问赵州，国师三唤侍者意作么生？州曰：“如人暗里书字，字虽不成，文彩已彩。”又后有人举问师：“国师三唤侍者意作么生？”师曰：“侍者第二遍回来，云：‘某甲不信和尚唤’。”

南泉曰：“未具胞胎时，还有语也无？”有人举问雪峰，峰曰：“道有道无，则吃三十棒。”又问招庆，庆曰：“从他自道。”又举问师，师曰：“有。”云：“请和尚傍瞥。”师曰：“将什么物闻？”云：“聋者还闻也无？”师曰：“聋者若得闻，则具耳目。”云：“什么人得闻？”师曰：“未具胞胎者。”

洞山将圆寂，谓众曰：“吾有闲名在世，谁人为吾除得？”众皆无对，时沙弥出曰：“请和尚法号。”山曰：“吾闲名已谢。”师曰：“从古至今，无人辨得。”

无著吃茶次，文殊拈起玻璃盏问：“南方还有这个么？”著曰：“无。”文殊曰：“寻常将什么吃茶？”著无对。师代曰：“久承大士按剑，为什么处在一尘？”

13德山宣鉴禅师法语

师依年受具，精究律藏，于性相诸经，贯通旨趣，常讲金刚般若，时谓之周金刚。尝谓同学曰：“一毛吞海，海性无亏；纤芥投锋，锋利不动。学与无学，唯我知焉。”后闻南方禅席颇盛，师气不平，乃曰：“出家儿[千劫学佛](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7&P=&152080.htm" \l "0_0)威仪，万劫学佛细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当搂其窟穴，灭其种类，以报佛恩。”遂担青龙疏钞出蜀，至澧阳路上，见一婆子卖饼，因息肩买饼点心，婆指担曰：“这个是甚么文字？”师曰：“青龙疏钞。”婆曰：“讲何经？”师曰：“金刚经。”婆曰：“我有一问，你若答得，施与点心，若答不得，且别处去。金刚经道：‘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未审上座点哪个心？”师无语。遂往龙潭，至法堂曰：“久向龙潭，及乎到来，潭又不见，龙又不现。”潭引身曰：“子亲到龙潭。”师无语，遂栖止焉。

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师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点纸烛度与师，师拟接，潭复吹灭。师于此大悟，便礼拜。潭曰：“子见个甚么？”师曰：“从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也。”

至来日，龙潭升座，谓众曰：“可中有个汉，牙如剑树，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头。他时向孤峰顶上，立吾道去在！”

师将疏钞堆法堂前，举火炬曰：“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遂焚之，于是礼辞，直抵沩山，挟复子上法堂，从西过东，从东过西，顾视方丈曰：“有么？有么？”山坐次，殊不顾眄。师曰：“无，无。”便出至门首，乃曰：“虽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仪，再入相见，才跨门，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拟取拂子，师便喝，拂袖而出。沩山至晚问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当时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以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呵佛骂祖去在。”

师住澧阳三十年，属唐武宗废教，避难于独浮山之石室。

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号古德禅院。将访求哲匠住持，聆师道行，屡请不下山。廷望乃设诡计，遣吏以茶盐诬之，言犯禁法，取师入州瞻礼，坚请居之，大阐宗风。

上堂：“若也于己无事，则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则虚而灵，空而妙。若毛端许言之本末者，皆为自欺。何故？毫厘系念，三涂业因。瞥尔情生，万劫羁锁。圣名凡号，尽是虚声。殊相劣形，皆为幻色。汝欲求之，得无累乎？及其厌之，又成大患，终而无益。”

小参示众曰：“今夜不答话，问话者三十棒。”时有僧出礼拜，师便打。僧曰：“某甲话也未问，和尚因甚么打某甲？”师曰：“汝是什么处人？”曰：“新罗人。”师曰：“未跨船舷，好与三十棒！”

僧参，师问维那：“今日几人新到？”曰：“八人。”师曰：“唤来，一时生按著。”

上堂：“及尽知也，直得三世诸佛口挂壁上，犹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识此人，参学事毕。”

龙牙问：“学人仗镆铘剑拟取师头时如何？”师曰：“汝怎么生下手？”牙曰：“与么师头则落地。”师呵呵大笑。牙后到洞山，举前话，山曰：“德山道什么？”牙曰：“德山无语。”洞曰：“莫道无语，且将德山落的头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忏谢。有僧举似师，师曰：“洞山老人不识好恶，这汉死来多少时，救得有甚么用处？”

僧问：“如何是菩提？”师打曰：“出去！莫向这里屙。”问：“如何是佛？”师曰：“佛是西天老比丘。”

雪峰问：“从上宗乘，学人还有分也无？”师打一棒曰：“道甚么？”曰：“不会。”至明日请益，师曰：“我宗无语句，实无一法与人。”峰因此有省。岩头闻之曰：“德山老人一条脊梁骨硬似铁，拗不折。虽然如此，于唱教门中，犹较些子。”

师示众云：“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临济闻得，谓洛浦曰：“汝去问他，道得为什么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么生？”浦如教而问，师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师便归方丈。浦回举似临济，济曰：“我从来疑着这汉。虽然如是，你还识德山么？”浦拟议，济便打。

上堂：“问即有过，不问犹乖。”有僧出礼拜，师便打。僧曰：“某甲始礼拜，为什么便打？”师曰：“待汝开口，堪作甚么？”师令侍者唤义存，存上来，师曰：“我自唤义存，汝又来作什么？”存无对。

有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扑势。师曰：“与么无礼！合吃山僧手里棒！”僧拂袖便行。师曰：“饶汝如是，也只得一半。”僧转身便喝，师打曰：“须是我打你始得。”曰：“诸方有明眼人在。”师曰：“天然有眼。”僧擘开眼曰：“猫！”便出。师曰：“黄河三千年一度清。”

师见僧来，乃闭门。其僧敲门，师曰：“阿谁？”曰：“师子儿。”师乃开门。僧礼拜，师骑僧项曰：“这畜牲甚处去来？”

雪峰问：“南泉斩猫儿，意旨如何？”师乃打趁，雪峰便走，师却唤回云：“会么？”对云：“不会。”师云：“我与么老婆心，也不会？”师问岩头：“还会么？”对曰：“不会。”云：“成持取不会好。”进曰：“不会，成持个什么？”师云：“你似橛铁。”岩头问：“凡圣相去多少？”师喝一声。

师因疾，僧问：“还有不病者也无？”师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师曰：“阿耶，阿耶。”

师复告众曰：“扪空追响，劳汝心神。梦觉觉非，竟有何事？”言讫，安坐而化。

师有时谓众曰：“汝等诸方，更谁敢铭邈？有么？出来！吾要识汝。”闻此语者，皆惕栗钳结，无敢当对。

雪峰在德山时，上法堂，见和尚便转。师曰：“此子难偕。”

示众：“有言时，骑虎头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无言时，觌露机锋，如同电拂！”

瓦官为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师将一碗水与瓦官，瓦官接得便吃却。师曰：“会么？”官曰：“不会。”师又将一碗水与官，官又接吃却。师曰：“会么？”官曰：“不会。”师曰：“何不成褫不会的？”官曰：“不会又成褫个什么？”师曰：“子大似个铁橛。”后雪峰访瓦官，茶话次，问：“当时在德山斫木因缘作么生？”瓦官曰：“先师当时肯我。”峰曰：“和尚离师太早。”时面前偶有一碗水，峰曰：“将水来。”官便度与，峰接得便泼却。

示众云：“诸子从朝至暮，有甚么事？莫要逞驴唇马嘴。问德山老汉么？我且不怕你。未审诸子有何疑虑？近来末法时代，多有鬼神，群队傍家走，言我是禅师。未审学得多少禅道？说似老汉来。你诸方老秃奴，教汝修行作佛，傍家走，成得几个佛也？你若无可学，又走作甚么？若有学者，你将取学得底来，呈似老汉看。一句不相当，须吃痛棒始得。

“你被他诸方老秃奴魔魅著，便道我是修行人，打硬作模作样，恰似得道底人面孔。莫取次用心，万劫千生，轮回三界，皆为有心。何以故？心生则种种法生。若能一念不生，则永脱生死，不被生死缠缚。要行即行，要坐即坐，更有甚么事？

“仁者，我见你诸人到处发心，向老秃奴会下学佛法荷负，不惜身命，皆被钉却诸子眼睛，断诸子命根，三二百个淫女相似，道我主化，建立法幢，为后人开眼目，自救得么？仁者，如此说修行，你岂不闻道，老胡经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即今何在？八十年后死去，与你何别？诸子莫狂，劝你不如休歇去，无事去。你瞥起一念心，便是魔家眷属，破戒俗人。你见德山出世，十个五个，总拟聚头来难问，待教结舌无言，你是偻儸儿，今何不出来？破布袋里盛锥子，不出头，是好手。

“我要问你实底，莫错仁者，波波地傍家走，道我解禅解道，点胸点肋，称杨称郑，到这里须尽吐却，始得无事。你但外不著声色，内无能所知解，体无凡圣，更学甚么？设学得百千妙义，只是个吃疮疣鬼，总是精魅。我这个虚空，道有且不是有，道无且不是无。言凡不凡，言圣不圣。一切处安著他不得，与你万法为师，这个老汉，不敢谤他。所以老胡吐出许多方便涕唾，教你无事去，莫向外求，你更不肯。欲得采集殊胜言句，蕴在胸襟，巧说言辞，以舌头取办，高著布裙，贵图人知，道我是禅师，要出头处。若作如此见解，打那鬼骨臀，入拔舌地狱有日在。

“到处觅人，道我是祖师门下客，却被他问著本分事，口似木橛。便却与他说菩提涅槃真如解脱，广引三藏言教，是禅是道，诳他闾阎，有甚么交涉？谤我先祖！德山老汉见处即不然，这里佛也无，法也无，达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粪汉，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脓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墓鬼，自救得也无。佛是老胡矢橛，仁者莫错，身被疮疣衣，学甚么事？饱吃饭了，说真如涅槃，皮下还有血么？须是个丈夫始得。汝莫爱圣，圣是空名，向三界十方世间，若有一尘一法可得，与你执取生解、保任贵重者，尽落天魔外道，是有学得底，亦是依草附木精魅野狐。

“诸子，老汉此间，无一法与你诸人作解会，自己亦不会禅。老汉亦不是善知识，百无所解，只是屙矢放尿，乞食乞衣，更有甚么事？德山老汉劝你，不如本分去，早休歇去，莫学颠狂，每人担个死尸，浩浩地去，到处向老秃奴口里，爱他涕唾吃，便道我是入三界，修蕴积行，长养圣胎，愿成佛果。如斯等辈，德山老汉见之，似毒箭入心，花针乱眼，辜负先祖，带累我宗。图他道我是出家儿，如此消他十方施主水，也消不得。莫算道，敢向他国王地上行，父母不供甘旨，岂为无事？莫错用心，阎罗王征你草鞋钱有日在。穿你鼻孔缆著橛上，偿他宿债。

“莫言老汉不道，是你诸人大似有福，遇著德山出世，与你解去绳索，脱却笼头，卸却背驮，作个好人去。三界六道收摄你不得，更无别法，是个烜赫虚空，无碍自在，不是你庄严得底物。从佛从祖，皆传此法，而得出离。一大藏教，只是整理你今时人。诸子，莫向别处求觅，乃至达磨小碧眼胡僧到此来，也只是教你无事去。教你莫造作，著衣吃饭，屙矢送尿，更无生死可怖，亦无涅槃可得，无菩提可证，只是寻常一个无事人。

“第一莫拱手作禅师，觅个出头处，巧言语魔魅后生，欲得人唤作长老，自己分上都没交涉。徒知心识浩浩地，日夜捏怪不休，称杨称郑，我是江西马大师宗徒。德山老汉且不是你群队人，我见石头和尚，不识好恶，老汉所以骂伊。诸子，你但莫著声色、名言、句义、境致、机关道理、善恶凡圣、取舍攀缘、染净明暗、有无诸念，可中与么得，方是个无事人。佛亦不如你，祖亦不如你，仁者，莫走蹋汝脚板阔去。别无禅道可学，若有学得者，即是二头三首外道见解，亦无神通变现可得。汝道神通是圣，诸天龙神五通神仙外道修罗，亦有神通，应可是佛也？孤峰独宿，一食卯斋，长坐不卧，六时礼念，疑他生死。老胡有言：“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若言入定、凝神静虑得者，尼乾子等诸外道师，亦入得八万劫大定，莫是佛否？明知邪见精魅。

“仁者，老胡不是圣，佛是老胡矢橛，且要仁者辨取好恶，莫著人我，免被诸圣橛、菩提橛、解脱殊胜、名言妙义没溺，系缚汝。何以故？一念妄心不尽，即是生死相续。仁者，时不待人，莫因循过日。时光可惜，老汉不图你田舍奴荷负。若肯即信取，若不肯，每人有个矢钵担取去。老汉亦不求你，诸方大有老秃奴，取一方处所，说禅说道。你急去学取抄取，我此间终无一法与你诸人。

“仁者，问取学取，以为知解，老汉不能，入拔舌地狱。若有一尘一法示诸人说，言有佛有法，有三界可出者，皆是野狐精魅。诸仁者，欲识得么？只是个虚空，尚无纤尘可得，处处清净，光明洞达，表里莹彻，无事无依，无栖泊处，有甚么事？老汉从生至死，只是个老比丘。虽在三界生，而无垢染。欲得出离，何处去？设有去处，亦是笼槛，魔得其便。仁者，莫用身心，无可得，只要一切时中，莫用他声色，应是从前行履处，一时放却，顿脱羁锁，永离盖缠。一念不生，即前后际断，无思无念，无一法可当情。

“仁者，作么生拟下口嘴？你多知解，还曾识渠面孔么？出家儿，乃至十地满心菩萨，觅他踪迹不著。所以诸天欢喜，地神捧足，十方诸佛赞叹，魔王啼哭。何以故？缘此虚空活泼泼地，无根株，无住处。若到这里，眼光定动，即没交涉。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杀人贼，赚多少人入淫魔坑。莫求文殊普贤，是田舍奴，可惜许堂堂一个丈夫儿，吃他毒药便了，拟作禅师面孔。见神见鬼，向后狂乱傍家走，觅师婆打瓦卜去，被无知老秃奴，便即与卜道，教你礼祖师鬼佛鬼，菩提涅槃鬼，是小淫女子。不会，便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这老秃奴，便打禅床作境致，竖拂子云：“好晴好雨好灯笼。”巧述言词，强生节目，言有玄路，鸟道展手。若取如是说，如将宝器，贮于不净。如将人粪，作栴檀香。

“仁者，彼既丈夫，我亦尔，怯弱于谁？竟日就他诸方老秃奴口嘴，接他涕唾吃了，无惭无愧，苦哉苦哉，狂却子去。因果分明，水牯牛牵犁拽耙，眼睛突出，气力不登，大棒打你脊，却佛衣食，道我修行了也。若不明大理，饶你去佛肚里过来，只是个能行底矢橛，不曾遇著好人。便即认得六根门头光影，向口里说取露布，是隐言妙句，光彩尖新，争奈你自家无分。仁者，是别人涕唾！更有一辈，三三两两，聚头商量，甚么处无事好？经冬过夏，快说禅道，有知解，会义理。仁者，总作如此见解，觅便宜，岂有如此道理？入地狱有日在。莫道不向诸子说，到处菜不择一茎，柴不搬一束，一朝福尽，只是吃草去，虚消信施，滥称参学，更作禅师模样，无益于人。自己分上，十二时中行履处，心常附物。见人只欲妖媚掉尾子，指东话西，眼里口边，果然不见。只欲将相似语，勘当解处。老汉与你诸人何别？郎君子莫取一期眼，下口快吃他毒药了。似贪淫女人，不持斋戒。瞎秃奴，群羊僧，颠却他人入地狱。

“仁者，莫取次看册子，寻句义，觅胜负，一递一口，何时休歇。老汉相劝，不是恶事，切须自带眼目，辨取清浊，是佛语，是魔语？莫受人惑。所以殊胜名言，皆是老胡一期方便施教，切须休歇去。莫倚一物，领他言语作解会，拣择亲疏，浮虚诈伪，记他闲言长语，皆是比量。

“仁者，老汉只恐诸子堕坑落堑，作薄福业，事褫唇嘴，得少为足，向静处立，不肯进前，自惑诸境，乱走他人，由巡万法。盖为不信虚空本来无事，增减他不得。你诸人好似老鸦身在虚空，心在粪堆上，只觅死物吃。

“诸子！莫道德山老汉不曾入丛林商量，高声骂取，无人情，不怕业，只为诸子不守分，驰骋四方，傍他门户，恰似女姑鬼，传言送语，依事作解，心迹不忘，自犹不立，常负死尸，担枷带锁。五百一千里，来到德山面前，八字立地，如欠伊禅道相似。和尚须为或说，指示我老汉全体作用，大棒铠遮田舍奴，骂贼矢孔面，不识好恶，到我这里，恰似遇澧州人，煮鱼羹烂臛一顿，且图你放下重担，去却枷锁，作个好人去！还肯么？若肯即住，不肯一任脱去，珍重！”

14云门文偃禅师法语

一

韶州云门山光奉院文偃禅师，嘉兴人也。姓张氏，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师出家。敏质生知，慧辩天纵。及长，落发，禀具于毗陵坛，侍澄数年，探穷律部。以己事未明，往参睦州。州才见来，便闭却门。师乃扣门，州曰：“谁？”师曰：“某甲。”州曰：“作甚么？”师曰：“己事未明，乞师指示。”州开门一见便闭却。师如是连三日扣门，至第三日，州开门，师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师拟议，州便推出曰：“秦时轹钻。”遂掩门，损师一足。师从此悟入。

州指见雪峰，师到雪峰庄，见一僧乃问：“上座今日上山去哪？”僧曰：“是。”师曰：“寄一则因缘问堂头和尚，只是不得道是别人语。”僧曰：“得。”师曰：“上座到山中见和尚上堂，众才集便出，握腕立地曰：‘这老汉项上铁枷，何不脱却？’”其僧一依师教。雪峰见这僧与么道，便下座拦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无对。峰拓开曰：“不是汝语。”僧曰：“是某甲语。”峰曰：“侍者将绳棒来。”僧曰：“不是某语，是庄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来道。”峰曰：“大众去庄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识来。”师次日上雪峰，峰才见便曰：“因甚么得到与么地？”师乃低头，从兹契合。温研积稔，密以宗印授焉。

师出岭，遍谒诸方，核穷殊轨，锋辩险绝，世所盛闻。后抵灵树，冥符知圣禅师接首座之说。初，知圣住灵树二十年，不请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也。”一日，令击钟三门外接首座。众出迓，师果至。直请入首座寮，解包，后广主命师出世灵树。开堂日，主亲临曰：“弟子请益。”师曰：“目前无异路。”师乃曰：“莫道今日谩诸人好！抑不得已，向诸人前作一场狼籍。忽遇明眼人见，成一场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问你诸人从上来有甚事？欠少甚么？向你道无事，已是相埋没也。虽然如是，也须到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快乱问，自己心里黑漫漫地。明朝后日，大有事在。你若根思迟回，且向古人建化门庭东觑西觑，看是个甚么道理？你欲得会么？都缘是你自家无量劫来妄想浓厚，一期闻人说著，便生疑心，问佛问法，问向上向下，求觅解会，转没交涉。拟心即差，况复有言有句。莫是不拟心是么？莫错会好。更有甚么事？珍重！”

上堂：“我事不获已，向你诸人道直下无事，早是相埋没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寻言逐句，求觅解会。千差万别，广设问难。赢得一场口滑，去道转远，有甚么休歇时？此事若在言语上，三乘十二分教岂是无言语？因甚么更道教外别传？若从学解机智得，只如十地圣人，说法如云如雨，犹被呵责，见性如隔罗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悬殊。虽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能烧口，终日说事，未尝挂著唇齿，未尝道著一字；终日著衣吃饭，未尝触著一粒米，挂一缕丝。虽然如此，犹是门庭之说也，须是实得恁么始得。若约衲僧门下，句里呈机，徒劳伫思。直饶一句下承当得，犹是瞌睡汉。”

时有僧问：“如何是一句？”师曰：“举。”

上堂：“三乘十二分教，横说竖说，天下老和尚纵横十字说，与我拈针锋许说底道理来，看恁么道，早是作死马医。虽然如此，且有几个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响，句里藏锋，瞬目千差，风恬浪静。伏惟尚飨！”

僧来参，师乃拈起袈裟曰：“汝若道得，落我袈裟圈里。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里坐，作么生？”自代曰：“某甲无气力。”

师一日打椎曰：“妙喜世界百杂碎，拓钵向湖南城里吃粥饭去来。”

上堂：“诸兄弟！尽是诸方参寻知识，决择生死，到处岂无尊宿垂慈方便之词？还有透不得底句么？出来举看，待老汉与你大家商量。有么？有么？”时有僧出，拟伸问次，师曰：“去，去，西天路迢迢十万余。”便下座。

举：“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师曰：“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贵图天下太平。”

师在文德殿赴斋，有鞠常侍问：“灵树果子熟也未？”师曰：“甚么年中得信道生。”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山河大地。”曰：“向上更有事也无？”师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师曰：“释迦老子在西天，文殊菩萨居东土。”

问：“如何是云门山？”师曰：“庚峰定穴。”问：“如何是大修行人？”师曰：“一榼在手。”

上堂，因闻钟声，乃曰：“世界与么广阔，为甚么钟声披七条？”问：“一生积恶不知善，一生积善不知恶。此意如何？”师曰：“烛。”

问：“如何是和尚非时为人一句？”师曰：“早朝牵犁，晚间拽杷。”举雪峰云：“三世诸佛向火焰上转大法轮。”师曰：“火焰为三世诸佛说法，三世诸佛立地听。”

上堂：“举一则语，教汝直下承当，早是撒屎著汝头上也。直饶拈一毫头，尽大地一时明得，也是剜肉作疮。虽然如此，汝亦须是实到这个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虚，却须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寻，看是个甚么道理？实无丝毫许与汝作解会，与汝作疑惑。况汝等各各当人有一段事，大用现前，更不烦汝一毫头气力，便与祖佛无别。自是汝诸人信根浅薄，恶业浓厚，突然起得许多头角，担钵囊，千乡万里受屈作么？且汝诸人有甚么不足处？大丈夫汉，阿谁无分？独自承当得，犹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谩，取人处分。才见老和尚开口，便好把特石蓦口塞，便是屎上青蝇相似，斗唼将去，三个五个，聚头商量，苦屈兄弟。古德一期为汝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知是般事，拈放一边，自著些子筋骨。岂不是有少许相亲处？快与快与，时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更有甚么身心别处闲用？切须在意。珍重！”

上堂：“尽乾坤一时将来著汝眼睫上，你诸人闻恁么道，不敢望你出来，性燥把老汉打一掴，且缓缓子细看，是有是无？是个甚么道理？直饶你向这里明得。若遇衲僧门下，好槌折脚。若是个人，闻说道甚么处，有老宿出世，便好蓦面唾污我耳目。汝若不是个手脚，才闻人举，便承当得，早落第二机也。汝不看他德山和尚才见僧入门，拽杖便趁；睦州和尚才见僧入门来，便云现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自余之辈，合作么生？若是一般掠虚汉，食人涎唾，记得一堆一担骨董，到处驰骋。驴唇马嘴，夸我解问十转五转话。饶你从朝问到夜，论劫恁么，还曾梦见么？甚么处是与人著力处？似这般底，有人屈衲僧斋，也道得饭吃，有甚堪共语处？他日阎罗王面前，不取汝口解说。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众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过时，大须子细。古人大有葛藤相为处，只如雪峰道，尽大地是汝自己；夹山道，百草头上荐取老僧，闹市里识取天子；洛浦云，一尘才起，大地全收，一毛头师子全身，是汝把取翻覆思量，看日久岁深，自然有个入路。此事无汝替代处，莫非各在当人分上。老和尚出世，只为汝证明。汝若有少许来由，亦昧汝不得。若实未得方便，拨汝即不可。

“兄弟，一等是踏破草鞋，抛却师长父母行脚，直须著些子精彩始得。若未有个入头处，遇著本色咬猪狗手脚，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为。有可咬嚼，眨上眉毛，高挂钵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办取彻头，莫愁不成办。直是今生不得彻头，来生亦不失人身。向此门中亦乃省力，不虚孤负平生，亦不孤负师长父母、十方施主。

“直须在意，莫空游州猎县，横担拄杖，一千里二千里，走这边经冬，那边过夏，好山好水堪取性，多斋供，易得衣钵，苦屈苦屈！图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粮。如此行脚，有甚么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么生消得？

“直须自看，无人替代。时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到前头将甚么抵拟？莫一似落汤螃蟹，手脚忙乱，无汝掠虚说大话处。莫将等闲空过时光，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莫据目前。俗人尚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况我沙门，合履践个甚么事？大须努力，珍重！”

僧问灵树：“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树默然。迁化后，门人立行状碑，欲入此语。问师曰：“先师默然处如何上碑？”师对曰：“师上堂，佛法也太煞有，只是舌头短。”良久曰：“长也。”

普请般柴次，师遂拈一片抛下曰：“一大藏教，只说这个。”

见僧量米次，问：“米箩里有多少达磨眼睛？”僧无对。师代曰：“斗量不尽。”

上堂：“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时不见暗昏昏，作么生是诸人自己光明？”自代曰：“厨库三门。”又曰：“好事不如无。”

示众：“古德道，药病相治，尽大地是药，哪个是你自己？”乃曰：“遇贱即贵。”

僧曰：“乞师指示。”师拍手一下，拈拄杖曰：“接取拄杖子。”僧接得，拗作两橛。师曰：“直饶恁么，也好与三十棒。”

上堂：“一言才举，千车同辙。该括微尘，犹是化门之说。若是衲僧，合作么生？若将佛意祖意这里商量，曹溪一路平沉。还有人道得么？道得底出来。”

僧问：“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师曰：“糊饼。”

曰：“这里有甚么交涉？”师曰：“灼然！有甚么交涉。”乃曰：“汝等诸人没可作了，见人道著祖意，便问超佛越祖之谈。汝且唤甚么作佛？唤甚么作祖？且说超佛越祖底道理看。问个出三界，汝把将三界来，看有甚么见闻觉知隔碍著汝？有甚么声尘色法与汝可了？了个甚么碗？以哪个为差殊之见？他古圣不奈何，横身为物，道个举体全真，物物觌体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甚么事，早是相埋没了也。汝若实未有入头处，且独自参详，除却著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有甚么事？无端起得如许多般妄想作甚么？更有一般底如等闲相似，聚头学得个古人话路，识性记持，妄想卜度，道我会佛法了也。只管说葛藤，取性过时，更嫌不称意，千乡万里，抛却父母师长，作这去就。这般打野汉，有甚么死急？行脚去！”以拄杖趁下。

上堂：“故知时运浇漓，代干像季，近日师僧北去言礼文殊，南去谓游衡岳，恁么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问著黑漆相似，只管取性过时。设有三个两个狂学多闻，记持话路，到处觅相似语句，印可老宿，轻忽上流，作薄福业，他日阎罗王钉钉之时，莫道无人向你说。若是初心后学，直须摆动精神，莫空记人说处，多虚不如少实，向后只是自赚。有甚么事？近前。”

上堂，众集，师以拄杖指面前曰：“乾坤大地，微尘诸佛在里许争佛法，觅胜负，还有人谏得么？若无人谏得，待老汉与你谏看。”僧曰：“请和尚谏。”师曰：“这野狐精。”

上堂拈拄杖曰：“天亲菩萨无端变作一条榔栗杖。”乃画一画曰：“尘沙诸佛尽在这里葛藤。”便下座。

上堂：“我看汝诸人二三机中尚不能构得，空披衲衣何益？汝还会么？我与汝注破，久后到诸方，若见老宿举一指，竖一拂子，云是禅是道？拽拄杖打破头便行。若不如此，尽落天魔眷属，坏灭吾宗。汝若实不会，且向葛藤社里看。我寻常向汝道，微尘刹土中，三世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尽在拄杖头上说法。神通变现，声应十方，一任纵横。汝还会么？若不会，且莫掠虚。然虽如此，且谛当实见也未？直饶到此田地，也未梦见衲僧沙弥在。三家村里，不逢一人。”蓦拈拄杖画一画，曰：“在这里。”又画一画曰：“从这里出去也。珍重！”

师一日以手入木师子口，叫曰：“咬杀我也，相救！”

上堂：“闻声悟道，见色明心。”遂举起手曰：“观世音菩萨，将钱买餬饼。”放下手曰：“元来只是馒头。”

上堂：“乾坤之内，宇笛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拈灯笼向佛殿里，将三门来灯笼上，作么生？”自代曰：“逐物意移。”又曰：“云起雷兴。”

示众曰：“十五日以前不问汝，十五日以后道将一句来。”众无对。自代曰：“日日是好日。”

上堂，拈拄杖曰：“凡夫实谓之有，二乘析谓之无，圆觉谓之幻有，菩萨当体即空。衲僧家见拄杖便唤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动著。”

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春来草自青。”

问：“新到甚处人？”曰：“新罗。”师曰：“将甚么过海？”曰：“草贼大败。”师引手曰：“为甚么在我这里？”曰：“恰是。”师曰：“一任跳。”僧无对。

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家家观世音。”曰：“见后如何？”师曰：“火里蝍蟟吞大虫。”

问：“如何是云门一曲？”师曰：“腊月二十五。”曰：“唱者如何？”师曰：“且缓缓。”

问：“如何是雪岭泥牛吼？”师曰：“山河走。”曰：“如何是云门木马嘶？”师曰：“天地黑。”问：“从上来事，请师提纲。”师曰：“朝看东南，暮看西北。”曰：“便恁么会时如何？”师曰：“东家点灯，西家暗坐。”

问：“十二时中，如何即得不空过？”师曰：“向甚么处著此一问？”曰：“学人不会，请师举。”师曰：“将笔砚来。”僧乃取笔砚来，师作一颂曰：“举不顾，即差互。拟思量，何劫悟？”

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游山玩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师曰：“赖遇维那不在。”问：“一口吞尽时如何？”师曰：“我在你肚里？”曰：“和尚为甚么在学人肚里？”师曰：“还我话头来。”

问：“如何是道？”师曰：“去。”曰：“学人不会，请师道。”师曰：“阇黎公验分明，何在重判？”

问：“生死到来，如何排遣？”师展手曰：“还我生死来。”

问：“父母不听，不得出家，如何得出家？”师曰：“浅。”曰：“学人不会。”师曰：“深。”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怕我不知。”

问：“万机丧尽时如何？”师曰：“与我拈佛殿来，与汝商量。”曰：“岂关他事？”师喝曰：“这掠虚汉！”

问：“树凋叶落时如何？”师曰：“体露金风。”问：“如何是佛？”师曰：“乾屎橛。”

问：“如何是诸佛出身处？”师曰：“东山水上行。”

问：“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师曰：“念七。”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日里看山。”师问僧：“近离甚么处？”曰：“南岳。”师曰：“我不曾与人葛藤。近前来！”僧近前，师曰：“去。”

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有读书人来报。”

问：“如何是透法身句？”师曰：“北斗里藏身。”

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久雨不晴。”又曰：“粥饭气。”

问：“承古有言，牛头横说竖说，犹未知有向上关捩子。如何是向上关捩子？”师曰：“东山西岭青。”问：“如何是端坐念实相？”师曰：“河里失钱河里摝。”

上堂：“函盖乾坤，目机铢两，不涉世缘。作么生承当？”众无对。自代曰：“一镞破三关。”

僧问：“如何是云门剑？”师曰：“祖。”问：“如何是玄中的？”师曰：“祝。”问：“如何是吹毛剑？”师曰：“骼。”又曰：“胔。”

问：“如何是正法眼？”师曰：“普。”

问：“如何是啐啄机？”师曰：“响。”

问：“如何是云门一路？”师曰：“亲。”

问：“杀父杀母，向佛前忏悔。杀佛杀祖，向甚么处忏悔？”师曰：“露。”

问：“凿壁偷光时如何？”师曰：“恰。”

问：“三身中哪身说法？”师曰：“要。”

问：“承古有言，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偿宿债。未审二祖是了未了？”师曰：“确。”

师垂语曰：“会佛法如河沙，百草头上道将一句来？”自代云：“俱。”

僧问：“如何是一代时教？”师曰：“对一说。”

问：“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时如何？”师曰：“倒一说。”

问：“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师曰：“向上与汝道即不难，作么生会法身？”曰：“请和尚鉴。”师曰：“鉴即且置，作么生会法身？”曰：“与么，与么。”师曰：“这个是长连床上学得底，我且问你，法身还解吃饭么？”僧无对。

师问岭中顺维那：“古人竖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顺曰：“拂前见，拂后见。”师曰：“如是，如是。”师后却举问僧：“汝道当初诺伊，不诺伊？”僧无对。师曰：“可知礼也。”

问僧：“甚处来？”曰：“礼塔来。”师曰：“谑我。”曰：“实礼塔来。”师曰：“五戒也不持。”

师尝举马大师道：“一切语言是提婆宗，以是个为主。”乃曰：“好语，只是无人问我。”时有僧问：“如何是提婆宗？”师曰：“西天九十六种，你是最下种。”

问僧：“近离甚处？”曰：“西禅。”师曰：“西禅近日有何言句？”僧展两手，师打一掌。僧曰：“某甲话在。”师却展两手，僧无语，师又打。

师举临济三句语问塔主：“只如塔中，和尚得第几句？”主无对。师曰：“你问我。”主便问，师曰：“不快即道。”主曰：“作么生是不快即道？”师曰：“一不成，二不是。”

问直岁：“甚处去来？”曰：“刈茆来。”师曰：“刈得几个祖师？”曰：“三百个。”师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东家杓柄长，西家杓柄短。又作么生？”岁无语，师便打。

僧问：“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问，作么生只对？”师曰：“大众退后。”曰：“未审过在甚么处？”师曰：“还我九十日饭钱来。”

有讲僧参，经时乃曰：“未到云门时，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后，曲弯弯地。”师得知乃召问：“是你道否？”曰：“是。”师曰：“甚好。吾问汝：‘作么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额作望月势。师曰：“你如此，以后失却目在。”

僧经旬日复来，师又问：“你还会也未？”曰：“未会。”师曰：“你问我。”僧便问：“如何是初生月？”师曰：“曲弯弯地。”僧罔措，后果然失目。

上堂：“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与我拈案山来。”僧便问：“学人见山是山、水是水时如何？”师曰：“三门为甚么骑佛殿从这里过？”曰：“恁么则不妄想去也。”师曰：“还我话头来。”

上堂：“你若不相当，且觅个入头处。微尘诸佛在你舌头上，三藏圣教在你脚跟底。不如悟去好！还有悟得底么？出来对众道看。”

示众：“尽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画云：“百杂碎。三乘十二分教，达磨西来，放过即不可；若不放过，不消一喝。”

示众：“真空不坏有，真空不异色。”僧便问：“作么生是真空？”师曰：“还闻钟声么？”曰：“此是钟声。”师曰：“驴年梦见么？”

上堂：“平地上死人无数，过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时有僧出，曰：“与么，则堂中第一座有长处也。”师曰：“苏噜苏噜。”

长老举菩萨手中赤幡，问师：“作么生？”师曰：“你是无礼汉。”曰：“作么生无礼？”师曰：“是你外道奴也作不得。”

僧问：“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师曰：“清波无透路。”曰：“和尚从何得？”师曰：“再问复何来？”曰：“正与么时如何？”师曰：“重叠关山路。”

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化为龙，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处得来？”

师有偈曰：“不露风骨句，未语先分付。进步口喃喃，知君大罔措。”

示众：“大用现前，不存轨则。”时有僧问：“如何是大用现前？”师拈起拄杖，高声唱曰：“释迦老子来也！”

上堂：“要识祖师么？”以拄杖指曰：“祖师在你头上跳。要识祖师眼睛么？在你脚跟下。”又曰：“这个是祭鬼神茶饭。虽然如此，鬼神也无厌足。”

示众：“一人因说得悟，一人因唤得悟，一人闻举便回去。你道便回去意作么生？”复曰：“也好与三十棒。”

上堂：“光不透脱，有两般病。一切处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隐隐地似有个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脱。又法身亦有两般病，得到法身，为法执不忘，己见犹存，坐在法身边是一。直饶透得法身去，放过即不可。子细点检将来，有甚么气息？亦是病。”

问僧：“光明寂照遍河沙，岂不是张拙秀才语？”曰：“是。”师曰：“话堕也。”僧问：“如何是法身？”师曰：“六不收。”

问：“不起一念，还有过也无？”师曰：“须弥山。”

问：“如何是清净法身？”师曰：“花药拦。”

曰：“便恁么去时如何？”师曰：“金毛师子。”

问：“如何是尘尘三昧？”师曰：“钵里饭，桶里水。”

问：“一言道尽时如何？”师曰：“裂破。”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面南看北斗。”

问：“一切智通无障碍时如何？”师曰：“扫地泼水相公来。”

师到天童，童曰：“你还定当得么？”师曰：“和尚道甚么？”童曰：“不会则目前包裹。”师曰：“会则目前包裹。”

师到曹山，见示众云：“诸方尽把格则，何不与他道却，令他不疑去？”师问：“密密处为甚么不知有？”山曰：“只为密密，所以不知有。”师曰：“此人如何亲近？”山曰：“莫向密密处亲近。”师曰：“不向密密处亲近时如何？”山曰：“始解亲近。”师应“喏喏。”

师到鹅湖，闻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长时浮逼逼地，设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去处，尚乃浮逼逼地。”师下问首座：“适来和尚意作么生？”曰：“浮逼逼地。”师曰：“首座久在此住，头白齿黄，作这个语话？”曰：“上座又作么生？”师曰：“要道即得，见即便见。若不见，莫乱道。”曰：“只如道浮逼逼地，又作么生？”师曰：“头上著枷，脚下著杻。”曰：“与么则无佛法也。”师曰：“此是文殊普贤大人境界。”

僧举灌溪上堂，曰：“十方无壁落，四面亦无门。净裸裸，赤洒洒，没可把。”师曰：“举即易，出也大难。”曰：“上座不肯和尚与么道那？”师曰：“你适来与么举那！”曰：“是。”师曰：“你驴年梦见灌溪！”曰：“某甲话在。”师曰：“我问你，十方无壁落，四面亦无门。你道大梵天王与帝释天商量甚么事？”曰：“岂干他事！”师喝曰：“逐队吃饭汉。”

师到江州，有陈尚书者请斋。才见便问：“儒书中即不问，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么生是衲僧行脚事？”师曰：“曾问几人来？”书曰：“即今问上座。”师曰：“即今且置，作么生是教意？”书曰：“黄卷赤轴。”师曰：“这个是文字语言，作么生是教意？”书曰：“口欲谈而辞丧，心欲缘而虑忘。”师曰：“口欲谈而辞丧，为对有言。心欲缘而虑忘，为对忘想。作么生是教意？”书无语。师曰：“见说尚书看《法华经》，是否？”书曰：“是。”师曰：“经中道，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几人退位？”书无语。师曰：“尚书且莫草草。三经五论，师僧抛却，特入丛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书又争得会？”书礼拜曰：“某甲罪过。”

师唱道灵树云门凡三十载。机缘语句，备载广录。以乾和七年己酉四月十日，顺寂。塔全身于方丈。后十七载，示梦阮绍庄曰：“与吾寄语秀华宫使特进李托，奏请开塔。”

遂致奉迎请内庭供养，逾月方还。因改寺为大觉，谥大慈云匡真弘明禅师。

二

云门和尚嗣雪峰，在韶州，师讳偃禅，苏州中吴府嘉兴人也。姓张，年十七，依空王寺僜律禅师下受业。年登己卯，得具尸罗，习四分于南山，听三车于中道。辞入闽岭，才登象骨，直奋鹏程，三礼欲施，雪峰便云：“何得到与么？”师不移丝发，重印全机，虽等截流，还同戴角。每于参请，暗契知见。复出瓯闽，止于韶州灵树知圣大师。密怀通鉴，益固留连。去世后，付嘱住持。南朝钦崇玄化，赐紫号匡真大师。

问：“如何是透法身之句？”师云：“看山。”

师上堂云：“汝若不会，三十年后，莫道不见老汉。”

师有十二时偈：

半夜子，命似悬丝犹未许。因缘契会刹那间，了了分明一无气。鸡鸣丑，一岁孙儿大哮吼。实相圆明不思议，三世法身藏北斗。平旦寅，三昧圆光证法身。大千世界掌中收，色透髑髅谁得亲？日出卯，默说心传道实教。心心相印息无心，玄妙之中无拙巧。食时辰，恒沙世界眼中人。万法皆从一法生，一法灵光谁是邻？禺中巳，分明历历不相似。灵源独曜少人逢，达者方知无所虑。日中午，一部笙歌谁解舞？逍遥顿入达无生，昼夜法螺击法鼓。日昳未，灌顶醍醐最上味。一切诸佛及菩提，唯佛知之贵中贵。晡时申，三坛等施互为宾。无漏果圆一念修，六度同归净土因。日入酉，玄人莫向途中走。黄叶浮沤赚杀人，命尽慞惶是了手。黄昏戍，把火寻牛是底物。素体相呈知道非，奴郎不辨谁受屈？人定亥，莫把三乘相匹配。要知此意现真宗，密密心心超三昧。

又宗脉颂曰：

如来一大事，出现于世间。五千方便教，流传几百年。

四十九年说，未曾忤出言。如来灭度后，付嘱迦叶边。

西天二十八，祖佛印相传。达摩观东土，五叶气相连。

九年来面璧，唯有吃茶言。二祖为上首，达摩回西天。

六祖曹溪住，衣钵后不传。派分三五六，各各达真源。

七八心忙乱，空花坠目前。苦哉明眼士，认得止啼钱。

外道多毁谤，弟子得生天。昔在灵山上，今日获安然。

六门俱休歇，无心处处闲。如有玄中客，但除人我山。

一味醍醐药，百病悉皆安。因缘契会者，无心便安禅。

师因把杖打柱问：“什么处来？”对云：“西天来。”师云：“作什么来？”对云：“教化唐土众生来。”师云：“欺我唐土众生。”却问：“大众还会摩？”对云：“不会。”师打柱云：“打你个两重败阙！”师良久，僧问：“何异释迦当时？”师云：“大众立久，快礼三拜。”

问：“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师云：“蒲州麻黄，益州符子。”问：“如何是禅？”师云：“露柱吞虾蟆。”僧云：“如何举唱，则不负于来机？”师云：“道什么？”僧云：“还可来意也无？”师云：“且款款问。”

师问僧：“诸方行来道我知有，且与我拈三千大千世界，向眼睫上著。”学人应喏。师云：“钱唐去国，为什么三千里？”

师问僧：“一切声是佛声，一切色是佛色。拈却了与你道。”对云：“拈却了也。”师云：“与么驴年去。”

师在雪峰，僧问峰：“如何是：‘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峰云：“苍天，苍天。”僧不会，遂问师：“苍天意旨如何？”师云：“三斤麻，一匹布。”僧云：“不会。”师云：“更奉三尺竹。”峰闻喜云：“我常疑个布衲。”

师出岭，遍谒诸方。师行脚时，见一座主，举在天台国清寺斋时，雪峰拈钵盂问某：“道得即与你钵盂。”某云：“此是化佛边事。”峰云：“你作座主，奴也未得。”某云：“不会。”峰云：“你问，我与你道。”某始礼拜，峰便踏倒，某得七年方见。师云：“是你得七年方见？”曰：“是。”师曰：“更与七年始得。”

师在浙中蕴和尚会里，一日因吃茶次，举蕴和尚垂语云：“见闻觉知是法，法离见闻觉知，作么生？”有旁僧云：“见定如今目前一切见闻觉知是法，法亦不可得。”师拍手一下，蕴乃举头。师云：“犹欠一着在。”蕴云：“我到这里却不会。”

师到洞岩。岩问：“作甚么来？”师曰：“亲近来。”岩曰：“乱走作么？”师曰：“暂时不在。”岩曰：“知过即得。”师曰：“乱走作么？”

到疎山仁。仁问：“得力处道将一句来。”师曰：“请高声问。”山即高声问，师笑曰：“今日吃粥么？”山曰：“吃粥。”师曰：“乱叫唤作么？”

到卧龙。问：“明己底人，还见有己么？”龙曰：“不见有己，始明得己。”又问：“长连床上学得底，是第几机？”龙曰：“是第二机。”曰：“如何是第一机？”龙曰：“紧峭草鞋。”

到归宗，僧问：“大众云集，合谈何事？”宗云：“两两三三。”僧云不会，宗云：“三三两两。”师却问僧：“归宗意旨如何？”僧云：“全体与么来。”师云：“上座曾到潭州龙牙么？”云：“曾到。”师云：“打野榸汉。”

俄广主刘欲举兵，躬入院，请树决臧否。树已先知，怡然坐化。主问知事曰：“和尚何时得疾？”对曰：“不曾有疾，适封一函子，令呈大王。”主开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树旨，遂寝兵，请师继树开法。未几，迁云门光泰寺。

僧问：“生法师曰：‘敲空作响，击木无声。’如何？”师以拄杖空中敲云：“阿耶，阿耶。”又敲板头云：“作声么？”僧云：“作声。”师云：“这俗汉。”又敲板头云：“唤甚么作声？”

师以足跛，常把拄杖行，见众方普请，举拄杖曰：“看，看，北郁单越人，见汝搬柴不易，在中庭里相扑供养汝，更为汝念般若经曰：‘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众环拥之，久不散，乃曰：“汝诸人无端走来这里，觅什么？老僧只管吃饭屙矢，别解作什么？汝诸方行脚参禅问道，我且问汝：‘诸方参得底事作么生？试举看。’”于是不得已，自诵三平偈曰：“即此见闻非见闻。”回视僧曰：“唤什么作见闻？”又曰：“无余声色可呈君。”谓僧曰：“有甚么口头声色？”又曰：“个中若了全无事。”谓僧曰：“有甚么事？”又曰：“体用何妨分不分。”乃曰：“语是体，体是语。”举拄杖曰：“拄杖是体，灯笼是用。是分不分？不见道，一切智智清净。”

闻击斋鼓曰：“鼓声咬破我七条。”乃指僧曰：“抱取猫儿来。”良久曰：“且道鼓因甚置得？”众无对者。乃曰：“因皮置得。我寻常道，一切声是佛声，一切色是佛色，尽大地是个法身，枉作个佛法知见。如今拄杖，但唤作拄杖，见屋但唤作屋。”

至僧堂中，僧争起迎，师立而语曰：“石头道：‘回互不回互。’”僧便问：“作么生是不回互？”师以手指曰：“这个是板头。”又问：“作么生是回互？”曰：“汝唤什么作板头？”

问首座：“乾坤大地与你自己是同是别？”曰：“同。”师曰：“一切物命蛾蛘蚁子是同是别？”曰：“同。”师曰：“你为什么干戈相待？”

　　示众云：“灯笼是你自己，把钵盂吃饭，饭不是你自己。”有僧便问：“饭是自己时如何？”师云：“这野狐精，三家村里汉。”复云：“来，来，不是你道饭是自己？”云：“是。”师云：“驴年梦见，三家村里汉。”

师见饭头云：“汝是饭头么？”云是。师云：“颗里有几米？米里有几颗？”头无对。代云：“某甲瞻星望月。”

问：“圣僧为甚么被大虫咬？”师云：“与天下人作榜样。”

师坐次，有僧非时上来。师云：“作甚么？”僧云：“请益。”师云：“你有什么疑？”僧云：“某甲曾问和尚：‘一宿觉搬柴？柴搬一宿觉？’”师乃敲椅子三下云：“你作么生会？”僧云：“一切临时。”师乃揎拳云：“我与你相扑一交，得么？”僧无对。次日僧再上，值师潄盥次，师乃将水碗过与僧云：“送去厨下着。”其僧送去了却来，师见来，乃从后门出去。其僧云：“比来请益，只得一口碗。”

问僧：“甚处来？”曰：“搬柴来。”师曰：“搬得多少转一宿觉？”曰：“二十转。”师曰：“你为甚么打落当门齿？”僧无对。师便打曰：“学语之流。”自代曰：“也知和尚佛法身心。”又代前语曰：“搬柴早是辛苦。”

因供养罗汉，问僧：“今夜供养罗汉，你道罗汉还来也无？”僧无对。师曰：“你问我。”僧便问，师曰：“换水添香。”僧曰：“与么即来也。”师云：“有什么馒头追子，速下来。”

一日行次，一僧随后行，师竖起拳云：“如许大栗子，吃得几个？”僧云：“和尚莫错。”师云：“是你错。”僧云：“莫压良为贱。”师云：“静处萨婆诃。”

　　问：“如何是尘尘三昧？”师曰：“钵里饭，桶里水。”

师云：“不敢望你有逆水之波，且有顺水之意也难得。”乃举良遂初参麻谷：“谷见来便去锄草。良遂到锄草处，谷都不顾，便归方丈闭却门。良遂连三日去敲门，至第三日才敲门，谷问阿谁？遂云：‘和尚莫瞒良遂，若不来礼拜和尚，洎被经论赚过一生。’”师云：“便有逆水之波，如今得入，是顺水之意，亦唤作双放时节。”

又曰：“诸法不异者，不可续凫截鹤，夷岳盈壑，然后为无异者哉。但长者长法身，短者短法身，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举拄杖曰：“拄杖子不是常住。”忽起立以拄杖击绳床曰：“适来许多葛藤，贬向什么处去也？灵利底见？不灵利底？着我热瞒。”又曰：“不可说时即有，不说时便无也。不可商量时便有，不商量时便无也。”又云：“且道不商量时，是个甚么？”又云：“更是甚么？”

师每顾见僧，即曰：“鉴”，僧欲酬之，则曰：“咦”，率以为常。故门弟子录曰：“顾鉴咦”。德山密禅师，删去顾字，但以“鉴咦”二字为颂，谓之抽顾颂。

佛印元曰：“云门说法如云雨，绝不喜人记录其语，见必骂逐曰：‘汝口不用，反记吾语。异时裨贩我去。’今室中对机录，皆香林明教，以纸为衣，随即书之。后世学者，渔猎文字语言，正如吹网欲满，非愚即狂耳。”

上堂良久云：“还有人道得么？道得底出来。”众无语，师拈拄杖云：“适来是个小屎坑，如今是个大屎坑。”下座，问：“万法归一，一即不问，如何是万法？”师云：“尔来这里说葛藤瞒我。”问：“十二时中如何用心即得不负于上来？”师云：“省力。”进云：“省力事如何？”师云：“省取前话。”

上堂云：“汝等诸人，傍家行脚，皆是河南海北来，各各尽有生缘所在，还自知得么？试出来举看，老汉与汝证明。有么？有么？汝若不知，老汉瞒汝去也。汝欲得识么，生缘若在向北，北有赵州和尚、五台文殊，总在这里。生缘若在向南，南有雪峰卧龙、西院鼓山，总在这里。汝欲得识么？向这里识取，若不见，莫掠虚。见么？见么？若不见，且看老汉骑佛殿出去也，珍重！”

上堂云：“天帝释与释迦老子在中庭里相争佛法，甚闹！”便下座。问：“如何是曹溪的的意？”师云：“老僧爱瞋不爱喜。”进云：“为什么如此？”师云：“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不献诗。”问：“二尊相见，共谈何事？”师云：“不决即道。”问：“人天交接，其意如何？”师云：“对众呈机。”

问：“如何是大施主？”师云：“对机不辨。”问：“说教当为何人？”师云：“近前来高声问。”僧近前问，师便打。

问：“和尚年多少？”师云：“七九六十八。”进云：“为什么七九六十八？”师云：“我为尔减却五年。”

上堂云：“不可雪上加霜去也，珍重。”便下座。

15雪峰义存和尚法语

一

福州雪峰义存禅师，泉州南安曾氏子。家世奉佛，师生恶荤茹，于襁褓中闻钟梵之声，或见幡花像设，必为之动容。年十二，从其父游莆田玉涧寺，见庆玄律师，遽拜曰：“我师也。”遂留侍焉。十七落发，谒芙蓉常照大师，照抚而器之。后往幽州宝刹寺受戒。久历禅会，缘契德山。

唐咸通中，回闽中雪峰创院，徒侣翕然。懿宗锡号真觉禅师，仍赐紫袈娑。初与岩头至澧州鳌山镇阻雪，头每日只是打睡。师一向坐禅，一日唤曰：“师兄！师兄！且起来。”头曰：“作甚么？”师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个汉行脚，到处被他带累。今日到此，又只管打睡？”头喝曰：“眠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里土地，他时后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师自点胸曰：“我这里未稳在，不敢自谩。”头曰：“我将谓你他日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播扬大教，犹作这个语话。”师曰：“我实未稳在。”头曰：“你若实如此，据你见处一一通来。是处与你证明，不是处与你铲却。”师曰：“我初到盐官，见上堂举色空义，得个入处。”头曰：“此去三十年，初忌举著。”又见洞山过水偈曰：“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头曰：“若与么，自救也未彻在。”师又曰：“后问德山，从上宗乘中事，学人还有分也无？”德山打一棒曰：“道甚么！”我当时如桶底脱相似。”头喝曰：“你不闻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师曰：“他后如何即是？”头曰：“他后若欲播扬大教，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师于言下大悟，便作礼起。连声叫曰：“师兄，今日始是鳌山成道。”

师在洞山作饭头，淘米次，山问：“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师曰：“沙米一时去。”山曰：“大众吃个甚么？”师遂覆却米盆。山曰：“据子因缘，合在德山。”

洞山一日问师：“作甚么来？”师曰：“斫槽来。”山曰：“几斧斫成？”师曰：“一斧斫成。”山曰：“犹是这边事，那边事作么生？”师曰：“直得无下手处。”山曰：“犹是这边事，那边事作么生？”师休去。

师辞洞山，山曰：“子甚处去？”师曰：“归岭中去。”山曰：“当时从甚么路出？”师曰：“从飞猿岭出。”山曰：“今回向甚么路去？”师曰：“从飞猿岭去。”山曰：“有一人不从飞猿岭去，子还识么？”师曰：“不识。”山曰：“为甚么不识？”师曰：“他无面目。”山曰：“子既不识，争知无面目？”师无对。住后，僧问：“和尚见德山，得个甚么便休去。”师曰：“我空手去，空手归。”

问：“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师曰：“雷声震地，室内不闻。”又曰：“阇黎行脚，为甚么事？”问：“我眼本正，因师故邪时如何？”师曰：“迷逢达磨。”曰：“我眼何在？”师曰：“得不从师。”问：“剃发染衣，受佛依荫，为甚么不许认佛？”师曰：“好事不如无。”

师问座主：“如是两字尽是科文，作么生是本文？”主无对。问：“如何是佛？”师曰：“寐语作甚么！”问：“如何是觌面事？”师曰：“千里未是远。”问：“如何是大人相？”师曰：“瞻仰即有分。”问：“文殊与维摩对谈何事？”师曰：“义堕也。”问：“寂然无依时如何？”师曰：“犹是病。”曰：“转后如何？”师曰：“船子下扬州。”问：“承古有言。”师便作卧势，良久起曰：“问甚么？”僧再举，师曰：“虚生浪死汉！”

问：“箭头露锋时如何？”师曰：“好手不中的。”曰：“尽眼没标的时如何？”师曰：“不妨随分好手。”问：“古人道，路逢达道人，不将语默对。未审将甚么对？”师曰：“吃茶去。”

问僧：“甚处来？”曰：“神光来。”师曰：“昼唤作日光，夜唤作火光，作么生是神光？”僧无对。师自代曰：“日光火光。”栖典座问：“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语话分。如何是语话？”师把住曰：“道！道！”栖无对，师遂蹋倒，栖当下汗流。

问僧：“甚处来？”曰：“近离浙中。”师曰：“船来陆来？”曰：“二途俱不涉。”师曰：“争得到这里？”曰：“有甚么隔碍？”师便打。

问：“古人道，觌面相呈时如何？”师曰：“是。”曰：“如何是觌面相呈？”师曰：“苍天！苍天！”

师谓众曰：“此个水牯牛年多少？”众皆无对。师自代曰：“七十九也。”僧曰：“和尚为甚么作水牯牛去？”师曰：“有甚么罪过？”问僧：“甚处去？”曰：“礼拜径山和尚去。”师曰：“径山若问汝：‘此间佛法如何？’汝作么生只对？”曰：“待问即道。”师便打。后举问镜清：“这僧过在甚么处？”清曰：“问得径山彻困。”师曰：“径山在浙中因甚么问得彻困？”清曰：“不见道远问近对。”师曰：“如是！如是！”

问僧：“甚处来？”曰：“江西。”师曰：“与此间相去多少？”曰：“不遥。”师竖起拂子曰：“还隔这个么？”曰：“若隔这个，即遥去也。”师便打出。

问：“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个入路。”师曰：“宁自碎身如微尘，终不敢瞎却一僧眼。”

问：“四十九年后事即不问，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师以拂子蓦口打。僧辞去，参灵云。问：“佛未出世时如何？”云举拂子。曰：“出世后如何？”云亦举拂子。其僧却回。师曰：“返太速乎！”曰：“某甲到彼，问佛法不契乃回。”师曰：“汝问甚么事？”僧举前话。师曰：“汝问，我为汝道。”僧便问：“佛未出世时如何？”师举起拂子。曰：“出世后如何？”师放下拂子。僧礼拜，师便打。

师举：“六祖道：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乃曰：“大小祖师，龙头蛇尾，好与二十拄杖。”时太原孚上座侍立，不觉咬齿。师曰：“我适来恁么道，也好吃二十拄杖。”师行脚时参乌石观和尚，才敲门，石问：“谁？”师曰：“凤凰儿。”石曰：“来作么？”师曰：“来啖老观。”石便开门扭住曰：“道！道！”师拟议，石拓开，闭却门。师住后示众曰：“我当时若入得老观门，你这一队酒糟汉向甚么处摸索？”

师问慧全：“汝得入处作么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师曰：“甚么处商量？”曰：“甚么处去来？”师曰：“汝得入处又作么生？”全无对，师便打。全坦问：“平田浅草，麈鹿成群，如何射得麈中主？”师唤全坦，坦应诺。师曰：“吃茶去。”问僧：“甚处来？”曰：“沩山来。”师曰：“沩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沩山据坐。”师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师曰：“沩山古佛，汝速去忏悔。”

闽王问曰：“拟欲盖一所佛殿去时如何？”师曰：“大王何不盖取一所空王殿？”曰：“请师样子。”师展两手。僧问：“学人道不得处，请师道。”师曰：“我为法惜人。”师举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出去。师问长庆：“古人道前三三，后三三，意作么生？”庆便出去。问僧：“甚处来？”曰：“蓝田来。”师曰：“何不入草？”

上堂：“南山有一条鳖鼻蛇，汝等诸人切须好看。”长庆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丧身失命。”云门以拄杖撺向师前，作怕势。有僧举似玄沙，沙曰：“须是棱兄始得。然虽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么生？”沙曰：“用南山作么？”

一日，有两僧来，师以手拓庵门，放身出曰：“是甚么？”僧亦曰：“是甚么？”师低头归庵。

僧辞去，师问：“甚么处去？”曰：“湖南。”师曰：“我有个同行住岩头，附汝一书去。”书曰：“某书上师兄：某一自鳖山成道后，迄至于今，饱不饥。同参某书上。”僧到岩头问：“甚么处来？”曰：“雪峰来，有书达和尚。”头接了，乃问僧：“别有何言句？”僧遂举前话。头曰：“他道甚么？”曰：“他无语低头归庵。”头曰：“噫！我当初悔不向伊道末后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请益前话。头曰：“何不早问？”曰：“未敢容易。”头曰：“雪峰虽与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要识末后句，只这是。”

上堂：“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漆桶不会打鼓，普请看！”问僧：“甚么处去？”曰：“识得即知去处。”师曰：“你是了事人，乱走作么？”曰：“和尚莫涂污人好！”师曰：“我即不涂污你，古人吹布毛作么生？与我说来看。”曰：“残羹馊饭已有人吃了。”师休去。

有一僧在山下卓庵多年，不剃头。畜一长柄杓，溪边舀水。时有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主曰：“溪深杓柄长。”师闻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将剃刀同侍者去访，才相见便举前话，问：“是庵主语否？”主曰：“是。”师曰：“若道得，即不剃你头。”主便洗头，胡跪师前。师即与剃却。

上堂：“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诸人耕种，无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曰：“且作么生是这田地？”师曰：“看。”沙曰：“是即是，某甲不与么？”师曰：“你作么生？”沙曰：“只是人人底。”三圣问：“透网金鳞，以何为食？”师曰：“待汝出网来向汝道。”圣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话头也不识。”师曰：“老僧住持事繁。”

上堂：“尽大地是个解脱门，把手拽伊不肯入。”时一僧出曰：“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么？”师便打。玄沙谓师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么生？”师将三个木毬一时抛出。沙作斫牌势。师曰：“你亲在灵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

一日升座，众集定，师滚出木毬，玄沙遂捉来安旧处。

师一日在僧堂内烧火，闭却前后门。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将一片柴从窗棂中抛入，师便开门。

问：“古涧寒泉时如何？”师曰：“瞪目不见底。”曰：“饮者如何？”师曰：“不从口入。”僧举似赵州，州曰：“不从口入，不可从鼻孔里入。”僧却问：“古涧寒泉时如何？”州曰：“苦。”曰：“饮者如何？”州曰：“死。”师闻得，乃曰：“赵州古佛。”遥望作礼，自此不答话。

师因闽王封柑橘各一颗，遣使送至，柬问：“既是一般颜色，为甚名字不同？”师遂依旧封回，王复驰问玄沙，沙将一张纸盖却。

问僧：“近离甚处？”曰：“覆船。”师曰：“生死海未渡，为甚么覆却船？”僧无语，乃回举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无生死？”僧再至，进此语，师曰：“此不是汝语。”曰：“是覆船恁么道。”师曰：“我有二十棒寄与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吃，不干阇黎事。”

问：“大事作么生？”师执僧手曰：“上座将此问谁？”有僧礼拜，师打五棒。僧曰：“过在甚么处？”师又打五棒，喝出。问僧：“甚处来？”曰：“岭外来。”师曰：“还逢达磨也无？”曰：“青天白日。”师曰：“自己作么生？”曰：“更作么生？”师便打。师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回首，师曰：“途中善为。”

问：“拈槌竖拂，不当宗乘，未审和尚如何？”师竖起拂子。僧乃抱头出去，师不顾。问：“三乘十二分教，为凡夫开演，不为凡夫开演？”师曰：“不消一曲杨柳枝。”师谓镜清曰：“古来有老宿，引官人巡堂曰：‘此一众尽是学佛法僧’。官人曰：‘金屑虽贵，又作么生？’老宿无对。”清代曰：“比来抛砖引玉。”

上堂，举拂子曰：“这个为中下。”僧问：“上上人来时如何？”师举拂子。僧曰：“这个为中下。”师便打。

问：“国师三唤侍者意如何？”师乃起入方丈。问僧：“今夏在甚么处？”曰：“涌泉。”师曰：“长时涌，暂时涌？”曰：“和尚问不著。”师曰：“我问不著？”僧曰：“是。”师乃打。

普请次，路逢一猕猴，师曰：“人人有一面古镜，这个猕猴亦有一面古镜。”三圣曰：“旷劫无名，何以彰为古镜？”师曰：“瑕生也。”圣曰：“这老汉著甚么死急，话头也不识。”师曰：“老僧住持事繁。”

闽帅施银交床，僧问：“和尚受大王如此供养，将何报答？”师以手拓地曰：“轻打我！轻打我！”问：“吞尽毗卢时如何？”师曰：“福唐归来还平善否？”

上堂：“我若东道西道，汝则寻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么处扪摸？”

师之法席，常不减千五百众。梁开平戊辰三月示疾。闽帅命医，师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药，遗偈付法。

二

雪峰和尚嗣德山，在福州。师讳义存，泉州南安县人也，俗姓曾。师生隔薰食，戏不群游，于识环之年居然异俗。及为童之岁辞亲，于莆田县玉涧寺依庆玄律师以受业焉。值武宗澄汰，变服而造芙蓉山，有若冥契，蒙圆照大师询而摄受。至大中即位，佛宇重兴，即四年庚午年，诣幽州宝刹寺具戒。自是不寻讲肆，唯访宗师，遍历法筵，方造武陵。才见德山，如逢宿契。便问：“从上宗乘事，学人还有分也无？”德山起来打之云：“道什么？”师于言下顿承旨要，对云：“学人罪过。”德山云：“担负己身，询他轻重。”师礼谢而退，斯谓：“面临秦镜，目鉴亲躬。无猜非己之疑，复何言而属矣。”既而摩尼现掌，罢探沧溟，身役心闲，盘泊数载。后返锡瓯闽，卜于雪峰，众上一千余人。师神情恒荡而厉，容止怡怿而威。行则远近奔随，坐则森然拥绕。

有时上堂云：“汝诸人来这里觅什么？莫要相钝致摩？”便起去。

有时上堂。众立久，师云：“便与么承当却，最好省要。莫教更到这老师口里来。三世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载不起。如今嚼涕唾汉争得会？我寻常向师僧道是什么？便近前来见答话处。驴年识得摩？事不得已，向汝与么道，已是平欺汝了也。向汝道，未跨门以前早共汝商量了。还会摩？亦是老婆心也。省力处不肯当荷，但知踏步向前觅言语。向汝道，尽乾坤是个解脱门，总不肯入，但知在里许乱走，逢著人便问：‘阿哪个是？我还著摩？”只是自受屈。所以道：‘临河渴水，死人无数，饭箩里受饿人如恒河沙。’莫将等闲。和尚子若实未得悟入，直须悟入始得，不虚度时光。莫只是傍家相徼，掠虚嫌说。悟入且是阿谁分上事？亦须著精神好！菩提达摩来，道我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且作么生是汝诸人心？不可只是乱统了便休去。自己事若不明，且从何处出得如许多妄想？向这里见凡见圣，见有男女、僧俗、高低、胜劣，大地面上炒炒底铺砂相似。未尝一念暂返神光，流浪生死，劫尽不息。惭愧！大须努力好！”

问：“寂然无依时如何？”师云：“犹是病。”进曰：“转后如何？”师云：“船子下扬州。”僧问：“承古人有言……”师便倒卧，良久起来。师云：“问什么？问什么？”学人再申问，师云：“虚生浪死汉。”

师为书状头造偈：

苦屈世间错用心，低头曲躬寻文章。

妄情牵引何年了，辜负灵台一点光。

有俗士投师出家，师以偈住之：

万里无寸草，迥迥绝烟霞。

历劫常如是，何烦更出家？

师问僧：“什么处来？”对云：“江西来。”师云：“这偈与江西相去多少？”对云：“不遥。”师拈起杖子云：“还隔这个摩？”对云：“不遥。”师肯之。又问僧：“什么处来？”对云：“江西来。”师云：“这里与江西相去多少？”对云：“不遥。”师拈起拄杖云：“还隔这个摩？”对云：“若隔这个则遥。”师便打之。其僧却归，举似云居。云居云：“世谛则得，佛法则无过。”其僧却归雪峰，举似前话。峰云：“者老汉！老僧臂长，则便打二十棒。虽然如此，老僧这里留取十个。”

师上堂良久，便起来云：“为你得彻困也。”孚上座云：“和尚败阙也。”僧问清座主：“雪峰过在什么处，招得孚上座不肯？”座主云：“若不与么道，争招得不肯？”又举似孚上座，上座云：“莫道是骨，皮也不识。”问：“但有施为，尽是傍通鬼眼。如何是正眼？”师良久。问：“古人据个什么事去却四十二本经论？”师云：“汝须礼拜始得。”师示僧云：“是什么？”对云：“不似一物。”师便打。

师颂曰：

君觅路边花表柱，天下忙忙总一般。

琵琶拗捩随手转，广陵妙曲无人弹。

若有人能解弹得，一弹弹尽天下曲。

常敬长老初参时云：“休经罢论僧常敬等参。”师当时不造声。明日早朝来不审。师云：“休经罢论僧常敬在摩？”敬便出来，师云：“老僧唤休经罢论僧常敬，关公什么事？”敬云：“明君有诏，臣无不现。”师云：“适来诏不诏？”对云：“诏。”师便喝出。师有颂曰：

世中有一事，奉劝学者取。虽无半钱活，流传历劫逼。

登天不借梯，遍地无行路。包尽乾坤处，禅子火急悟。

寅朝不肯起，贪座昏黄晡。鱼被网裹却，张破獦帅肚。

朗上座问：“满目是生死。”师云：“满目是什么？”上座便大悟。常敬长老问：“元正一旦，万物唯新。未审真王还度春也无？”师云：“四相年老转，真王不度春。”敬云：“十二时中将何侍奉？”师云：“触食不受。”云：“忽然百味珍馔来时作么生？”师云：“太与么新鲜生！’

师入佛殿，见经案子问玄沙：“是什么经？”对云：“《花严经》。”师云：“老僧在仰山时，仰山拈经中语问大众：刹说众生说，三世一切说。为什么人说？无人对。”云：“养子代老，借此问阇梨，阇梨作么生道？”玄沙迟疑，师问云：“你问我，我与你道。”玄沙便问，师便向面拶云：“掴！掴！”

师见僧云：“会摩？”对云：“不会。”师云：“老僧不出头，为什么不会？”

师问僧：“你还有父母摩？”对云：“有。”师云：“吐却著。”别僧云：“无。”师云：“吐却著！”又别僧云：“和尚问作什么？”师云：“吐却著！”

师示众云：“我寻常道钝汉，还有人会摩？若也有人会，出来呈似我，我与你证明。”时有长生出来云：“觌面峻，临机俊。”师云：“老子方亲得山僧意。”顺德云：“打水鱼头痛。”师云：“是也。”

师示众云：“某甲共岩头、钦山行脚时，在店里宿次，三人各自有愿。岩头云：‘某甲从此分襟之后，讨得一个小船子，共钓鱼汉子一处座，过却一生。’钦山云：‘某甲则不然。在大州内，节度使与某礼为师。处分著锦袄子，坐金银床。斋时金花碟子、银花碟子大盘里，如法排批吃饭，过却一生也。’某云：‘某甲十字路头起院，如法供养师僧。若是师僧发去，老僧提钵囊、把拄杖送他。他若行数步，某甲唤上座。他若回头，某甲云：途中善为。’自后岩头、钦山果然是不违于本愿，只是老僧违于本志，住在这里，造得地狱查滓。”又云：“江西、湖南、东蜀、西蜀总在这里。”当时无人出问，师教僧问，其僧出来礼拜问：“未审这里事如何？”师云：“入地狱去。”

问：“古人有言：‘欲得不招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如何得不谤去？”师云：“入地狱去。”问：“如何是涅槃？”师云：“入地狱去。”

师游西院了，归山次，问泯典座；“三世诸佛在什么处？”典座无对。又问藏主，藏主对云：“不离当处常湛然。”师便唾之。师云：“你问我，我与你道。”藏主便问：“三世诸佛在什么处？”忽然见有个猪母子从山上走下来，恰到师面前，师便指云：“在猪母背上。”

师又时问：“僧堂中有一千余人，争委得他是龙是蛇，又不通个消息。”长庆云：“有个沁水杖子。”师云：“汝道我这里作么生？”庆放身作倒势，师云：“这个师僧患风去也。”

沩山与仰山一夜语话次，沩山问仰山：“子一夜商量，成得什么边事？”仰山便一划，沩山云：“若不是吾，洎被汝惑。”有人问长庆：“仰山一划意作么生？”庆便竖起指。又问顺德，顺德又竖起指。其僧云：“佛法不可思议，十圣同辙。”其僧又举似师，师云：“两个总错会古人事。”其僧却问师，师云：“只是个横事。”

师与钦山、岩头，自湘中入江南，至新吴山之下，钦山濯足涧侧，见菜叶而喜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寻之。”师恚曰：“汝智眼太浊，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为哉？”

　　师问僧：“见说大德曾为天使来，是否？”僧曰：“不敢。”师曰：“又争解恁么来？”僧曰：“仰慕道德，岂惮关山。”师曰：“汝犹醉在，出去。”僧便出，师乃召大德，僧回首，师曰：“是甚么？”僧亦曰：“是甚么？”师曰：“这漆桶。”僧无语。师顾谓镜清曰：“好个师僧，向漆桶里折倒。”清云：“和尚岂不是据款结案。”师曰：“也是我寻常用底。忽若唤回，向伊道：是甚么？被他道这漆桶，又作么生？”清曰：“成何道理？”师曰：“我与么及伊，汝又道据款结案。伊与么及我，汝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恁么时节，其间有得有不得？”清云：“不见道，醍醐上味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药。”

　　上堂：“诸上座，望州亭与汝相见了也，乌石岭与汝相见了也，僧堂前与汝相见了也。”

师将示寂，自制塔铭并叙曰：“夫从缘有者，始终而成坏。非从缘得者，历劫而常坚。坚之则在，坏之则捐。虽然离散未至，何妨预置者哉。所以叠石结室，剪木成函，搬土积块为龛，诸事已备。头南脚北，横山而卧，惟愿至时，同道者莫违我意，知心者不易我志，深嘱再嘱，幸勉励焉。纵然他日邪造显扬，岂如当今正眼密弘？善思之，审思之。”

铭曰：“兄弟横十字，同心着一仪。土主曰松山，卵塔号难提。更有胡家曲，汝等切须知。我唱泥牛吼，汝和木马嘶。但看五六月，冰片满长街。薪尽火灭后，密室烂如泥。”

师平生厚心接物，行坐垂机。自天佑丙寅之间，众上一千七百，闽王四事供须，不替终始。开平二年戊辰岁五月二日夜三更初迁化，春秋八十七，僧夏五十九，出世三十九年。敕谥真觉大师难提之塔。

16法眼文益禅师法语

一

清凉院文益禅师，余杭鲁氏子。七岁，依新定智通院全伟禅师落发。弱龄禀具于越州开元寺。属律匠希觉师盛化于明州鄮山育王寺，师往预听习，究其微旨。复傍探儒典，游文雅之场。觉师目为我门之游夏也。师以玄机一发，杂务俱捐。振锡南迈，抵福州，参长庆，不大发明。

后同绍修、法进三人欲出岭，过地藏院，阻雪少憩。附炉次，藏问：“此行何之？”师曰：“行脚去。”藏曰：“作么生是行脚事？”师曰：“不知。”藏曰：“不知最亲切。”又同三人举肇论至“天地与我同根”处，藏曰：“山河大地，与上座自己是同是别？”师曰：“别。”藏竖起两指，师曰：“同。”藏又竖起两指，便起去。

雪霁辞去，藏门送之，问曰：“上座寻常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内？在心外？”师曰：“在心内。”藏曰：“行脚人著甚么来由，安片石在心头？”师窘无以对，即放包依席下求决择。

近一月余，日呈见解，说道理。藏语之曰：“佛法不恁么。”师曰：“某甲词穷理绝也。”藏曰：“若论佛法，一切现成。”师于言下大悟，因议留止。进师等以江表丛林欲期历览，命师同往。至临川，州牧请住崇寿院。开堂日，中坐茶筵未起时，僧正白师曰：“四众已围绕和尚法座了也。”师曰：“众人却参真善知识。”少顷升座，僧问：“大众云集，请师举唱。”师曰：“大众久立。”乃曰：“众人既尽在此，山僧不可无言，与大众举一古人方便。珍重！”便下座。

子方上座自长庆来，师举长庆偈问曰：“作么生是万象之中独露身？”子方举拂子，师曰：“恁么会又争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师曰：“唤甚么作万象？”曰：“古人不拨万象。”师曰：“万象之中独露身，说甚么拨不拨？”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诚。自是诸方会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则行行如也，师微以激发，皆渐而服膺。海参之众，常不减千计。

上堂，大众立久，乃谓之曰：“只恁么便散去，还有佛法道理也无？试说看！若无，又来这里作么？若有，大市里人丛处亦有，何须到这里？诸人各曾看《还源观》、《百门义海》、《华严论》、《涅槃经》诸多策子，阿哪个教中有这个时节？若有，试举看！莫是恁么经里有恁么语，是此时节么？有甚么交涉？所以道：‘微言滞于心首，尝为缘虑之场；实际居于目前，翻为名相之境。’又作么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么生得正夫，还会么？莫只恁么念策子，有甚么用处？”僧问：“如何披露即得与道相应？”师曰：“汝几时披露即与道不相应？”问：“六处不知音时如何？”师曰：“汝家眷属一群子。”师又曰：“作么生会？莫道恁么来问便是不得。汝道六处不知音，眼处不知音？耳处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争解无得？古人道：‘离声色，著声色，离名字，著名字。’所以无想天修得，经八万大劫，一朝退堕，诸事俨然，盖为不知根本真实，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满。他古人犹道，不如一念缘起无生，超彼三乘权学等见。又道弹指圆成八万门，刹那灭却三祇劫，也须体究。若如此用，多少省力！”

僧问：“指即不问，如何是月？”师曰：“阿哪个是汝不问底指？”又僧问：“月即不问，如何是指？”师曰：“月。”曰：“学人问指，和尚为甚么对月？”师曰：“为汝问指。”

江南国主重师之道，迎住报恩禅院，署净慧禅师。僧问：“洪钟才击，大众云臻，请师如是。”师曰：“大众会，何似汝会？”问：“如何是古佛家风？”师曰：“甚么处看不足？”问：“十二时中，如何行履，即得与道相应？”师曰：“取舍之心成巧伪。”问：“古人传衣，当记何人？”师曰：“汝甚么处见古人传衣？”问：“十方贤圣皆入此宗，如何是此宗？”师曰：“十方贤圣皆入。”问：“如何是佛向上人？”师曰：“方便呼为佛。”问：“如何是学人一卷经？”师曰：“题目甚分明。”问：“声色两字，甚么人透得！”师却谓众曰：“诸上座且道，这个僧还透得也未？若会此僧问处，透声色也不难。”问：“求佛知见，何路最径？”师曰：“无过此。”问：“瑞草不凋时如何？”师曰：“谩语。”问：“大众云集，请师顿决疑网。”师曰：“寮舍内商量，茶堂内商量？”问：“云开见日时如何？”师曰：“谩语真个。”问：“如何是沙门所重处？”师曰：“若有纤毫所重，即不名沙门。”问：“千百亿化身，于中如何是清净法身？”师曰：“是。”问：“簇簇上来，师意如何？”师曰：“是眼不是眼？”问：“全身是义，请师一决。”师曰：“汝义自破。”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流出慈悲喜舍。”问：“百年暗室，一灯能破。如何是一灯？”师曰：“论甚么百年？”问：“如何是正真之道？”师曰：“一愿也教汝行，二愿也教汝行。”问：“如何是一真之地？”师曰：“地则无一真。”曰：“如何卓立？”师曰：“转无交涉。”问：“如何是古佛？”师曰：“即今也无嫌疑。”问：“十二时中如何行履？”师曰：“步步蹋著。”问：“古镜未开，如何显照？”师曰：“何必再三。”问：“如何是诸佛玄旨？”师曰：“是汝也有。”问：“承教有言，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无住本？”师曰：“形兴未质，名起未名。”问：“亡僧衣众人唱，祖师衣甚么人唱？”师曰：“汝唱得亡僧甚么衣？”问：“荡子还乡时如何？”师曰：“将甚么奉献？”曰：“无有一物。”师曰：“日给作么生？”

师后住清凉，上堂曰：“出家人但随时及节便得，寒即寒，热即热。欲知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古今方便不少。不见石头和尚因看肇论云：‘会万物为己者，其唯圣人乎！’他家便道，‘圣人无己，靡所不己。’有一片言语唤作参同契，末上云：‘竺土大仙心。’无过此语也，中间也只随时说话。上坐今欲会万物为自己去，盖为大地无一法可见。他又嘱云：‘光阴莫虚度。’适来向上座道，但随时及节便得。若也移时失候，即是虚度光阴，于非色中作色解。上座于非色中作色解，即是移时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还当不当？上座若恁么会，便是没交涉。正是痴狂两头走，有甚么用处？上座但守分随时过好。珍重！”

僧问：“如何是清凉家风？”师曰：“汝到别处，但道到清凉来。”问：“如何得诸法无当去？”师曰：“甚么法当著上座？”曰：“争奈日夕何！”师曰：“闲言语。”问：“观身如幻化，观内亦复然时如何？”师曰：“还得恁么也无？”问：“要急相应，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师曰：“更添些子得么？”问：“如何是法身？”师曰：“这个是应身。”问：“如何是第一义？”师曰：“我向你道是第二义。”

师问修山主：“毫厘有差，天地悬隔。兄作么生会？”修曰：“毫厘有差，天地悬隔。”师曰：“恁么会又争得？”修曰：“和尚如何？”师曰：“毫厘有差，天地悬隔。”修便礼拜。

师与悟空禅师向火，拈起香匙，问曰：“不得唤作香匙，兄唤作甚么？”空曰：“香匙。”师不肯。空后二十余日，方明此语。僧参次，师指帘，时有二僧同去卷。师曰：“一得一失。”

云门问僧：“甚处来？”曰：“江西来。”门曰：“江西一队老宿寱语住也未？”僧无对。后僧问师：“不知云门意作么生？”师曰：“大小云门被这僧勘破。”

问僧：“甚处来？”曰：“道场来。”师曰：“明合暗合。”僧无语。师令僧取土添莲盆。僧取土到，师曰：“桥东取，桥西取？”曰：“桥东取。”师曰：“是真实，是虚妄？”

问僧：“甚处来？”曰：“报恩来。”师曰：“众僧还安否？”曰：“安。”师曰：“吃茶去。”

问僧：“甚处来？”曰：“泗州礼拜大圣来。”师曰：“今年大圣出塔否？”曰：“出。”师却问傍僧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

师问宝资长老：“古人道，山河无隔碍，光明处处透。且作么生是处处透底光明？”资曰：“东畔打罗声。”师指竹问僧：“还见么？”曰：“见。”师曰：“竹来眼里？眼到竹边？”曰：

“不恁么。”

有俗士献画障子，师看了，问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师曰：“哪个是汝心？”士无对。僧问：“如何是第二月？”师曰：“森罗万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师曰：“万象森罗。”

上堂：“尽十方世界，皎皎地无一丝头，若有一丝头，即是一丝头。”师指凳子曰：“识得凳子，周匝有余。”僧问：“如何是尘劫来事？”师曰：“尽在于今。”师因患脚，僧问讯次，师曰：“非人来时不能动，及至人来动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甚么语？”曰：“和尚且喜得便。”师不肯，自别云：“和尚今日似减。”

因开井被沙塞却泉眼。师曰：“泉眼不通被沙碍，道眼不通被甚么碍？”僧无对。师代曰：“被眼碍。”师见僧搬土次，乃以一块土放僧担上，曰：“吾助汝。”僧曰：“谢和尚慈悲。”师不肯。一僧别云：“和尚是甚么心行？”师便休去。

师谓小儿子曰：“因子识得你爷，你爷名甚么？”儿无对。师却问僧：“若是孝顺之子，合下得一转语。且道合下得甚么语？”僧无对。师代曰：“他是孝顺之子。”

师问讲百法论僧曰：“百法是体用双陈，明门是能所兼举。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么生说兼举？”

师一日与李王论道罢，同观牡丹花。王命作偈，师即赋曰：“拥毳对芳丛，由来趣不同。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王顿悟其意。

师颂三界唯心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唯识唯心，眼声耳色。色不到耳，声何触眼。眼色耳声，万法成办。万法匪缘，岂观如幻。山河大地，谁坚谁变？”

颂华严六相义曰：“华严六相义，同中还有异。异若异于同，全非诸佛意。诸佛意总别，何曾有同异？男子身中入定时，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绝名字，万象明明无理事。”

师缘被于金陵，三坐大道场，朝夕演旨，时诸方丛林，咸遵风化。异域有慕其法者，涉远而至。玄沙正宗，中兴于江表。师调机顺物，斥滞磨昏。凡举诸方三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请益，皆应病与药。随根悟入者，不可胜纪。周显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国主亲加礼问。闰月五日剃发澡身，告众讫，跏趺而逝，颜貌如生。寿七十有四，腊五十四。城下诸寺院，具威仪迎引。

二

生法师曰：“敲空作响，击木无声。”师忽闻斋鱼声，谓侍者曰：“还闻么？适来若闻，如今不闻。如今若闻，适来不闻。会么？”

谓门弟子曰：“赵州曰：‘莫费力也！’大好言语。何不仍旧去？世间法尚有门，佛法岂无门？自是不仍旧故。诸佛诸祖，只于仍旧中得。如初夜钟，不见有丝毫异，得与么恰好。闻时无一声子闹，何以故？为及时节无心。曰死且不是死，止于一切，只为不仍旧。忽然非次闻时，诸人尽惊愕道，钟子怪鸣也。且如今日道孟夏渐热即不可，方隔一日，能校多少。向五月一日道，便成赚。须知校丝发不得，于方便中向上座道，不是时，盖为赚，所以不仍旧。宝公曰：‘暂时自肯不追寻，历劫何曾异今日。’还会么？今日只是尘劫，但着衣吃饭，行住坐卧，晨参暮请，一切仍旧，便为无事人也。”

又曰：“见道为本，明道为功，便能得大智慧力。若未得如此，三界可爱底事，直教去尽。才有纤毫，还应未可。只如汝辈睡时，不瞋便喜。此是三界昏乱习熟境界，不惺惺，便昏乱，盖缘汝辈杂乱所致。古人谓之夹幻金即是真，其如矿何？若觑得彻骨彻髓，是汝辈力。脱未能如是观察，他什么楼台殿阁，诸圣未必长把却汝手，汝未必依而行之。古今如此也。”

上堂曰：“诸上座，时寒，何用上来？且道上来好？不上来好？或有上座道：‘不上来却好。’甚么处不是？更用上来作什么？更有上座道：‘是伊也不得一向，又须到和尚处始得。’诸上座且道：‘这两个人，于佛法中还有进趣也未？’上座实是不得，并无少许进趣。古人唤作无孔铁椎，生盲生聋无异。若更有上座出来道：‘彼二人总不得。为什么如此？为伊执着，所以不得。’诸上座，总似恁么行脚，总似恁么商量，且图什么？为复只要弄唇嘴？为复别有所图？恐伊执着。且执着什么？为复执着理？执着事？执着色？执着空？若是理，理且作么生执？若是事，事且作么生执？着色着空亦然。山僧所以寻常向诸上座道：‘十方诸佛，十方善知识，时常垂手，诸上座时常接手。’十方诸佛垂手时有也？什么处是诸上座时常接手处？还有会处会取好。若未会得，莫道总是都来圆取。诸上座，傍家行脚，也须审谛着些精彩。莫只藉少智慧过却时光。”

光孝慧觉禅师至师处，师问：“近离甚处？”觉云：“赵州。”师云：“承闻赵州有柏树子话，是不？”觉云：“无。”师云：“往来皆谓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赵州云：庭前柏树子。上座何得道无？”觉云：“先师实无此语，和尚莫谤先师好。”

师一日上堂，僧问：“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师云：“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时韶国师于坐侧，豁然开悟。韶遂以所悟闻于师。师云：“汝向后当为国王所师，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国师后有偈云：“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师闻云：“即此一偈，可起吾宗。”

灵隐清耸禅师，福州人，初参师。师指雨谓云：“滴滴落在上座眼里。”清耸初不喻旨，后因阅华严感悟，承师印可。

永明道潜禅师，河中府人，初参师，师问云：“子于参请外，看甚么经？”道潜云：“《华严经》。”师云：“总别同异成坏六相，是何门摄属？”潜云：“文在十地品中。据理，则世出世间一切法，皆具六相也。”师云：“空还具六相也无？”潜懵然无对。师云：“汝问我，我向汝道。”潜乃问：“空还具六相也无？”师云：“空。”潜于是开悟，踊跃礼谢。师云：“子作么生会？”潜云：“空。”即然之。异日，四众士女入院。师问潜云：“律中道：‘隔壁闻钗钏声，即名破戒。’见睹金银合杂，朱紫骈阗，是破戒不是破戒？”潜云：“好个入路。”师云：“子向后有五百毳徒，为王侯所重在。”

文遂导师，杭州人，尝究首楞严，谒师述己所业，深符经旨。师云：“楞严岂不是有八还义？”遂云：“是。”师云：“明还甚么？”云：“明还日轮。”师云：“日还甚么？”遂懵然无对。师诫令焚其所注之文，自此服膺请益，始忘知解。

玄则禅师，滑州卫南人。初问青峰：“如何是学人自己？”青峰云：“丙丁童子来求火。”后谒师，师问：“甚处来？”云：“青峰来。”师云：“青峰有何言句？”则举前话。师云：“上座作么生会？”则云：“丙丁属火，而更求火。如将自己求自己。”师云：“与么会又争得？”则云：“某甲只与么，未审和尚如何？”师云：“你问我，我与你道。”则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云：“丙丁童子来求火。”则于言下大悟。

归宗玄策禅师，曹州人，初名慧超，谒师问云：“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师云：“汝是慧超。”超从此悟入。

举昔有一老宿，因僧问：“师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审全个甚么力？”老宿云：“不欺之力。”师别云：“不会古人语。”

举亮座主参马祖，祖问：“讲甚么经？”云：“心经。”祖云：“将甚么讲？”云：“将心讲。”祖云：“心如工伎儿，意如和伎者，争解讲得经？”亮云：“心既讲不得，莫是虚空讲得么？”祖云：“却是虚空讲得。”亮拂袖而去，祖乃召云：“座主。”亮回首。祖云：“从生至老，只是这个。”亮因而有省。师云：“看他古人恁么慈悲教人，如今作么生会？莫聚头向这里妄想。”

上堂：“诸上座，傍家行脚，也须审谛着些精彩，莫只藉少智慧，过却时光。山僧在众，见此多矣。更有一般上座，自己东西犹未知，向遮边那边东听西听，说得少许，以为胸襟，仍为他人注脚，将为自己眼目。上座！总似遮个行脚，自赚亦乃赚他。奉劝诸上座，且明取道眼好，些子粥饭，智慧不足可恃。若是世间造作种种非违之事，入地狱犹有劫数，且有出期。若是错与他人开眼目，陷在地狱，冥冥长夜，无有出期，莫将为等闲。奉劝且依古圣慈悲门好，他古圣所见诸境，唯见自心。祖师道：‘不是风动幡动，仁者心动。’但且恁么会好，别无亲于亲处也。”

师良久又云：“诸上座，贬也得，剥也得。”时僧问：“学人不为别事，请师直道。”师曰：“汝是不为别事。”问：“如何是不生不灭底心？”师曰：“哪个是生灭底心？”僧曰：“争奈学人不见？”师曰：“汝若不见，不生不灭底也不是。”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便会取。”

问：“古人才见人恁么来，便叫失也！古人意如何？”师曰：“汝不信，但问别人。”问：“维摩与文殊对谈何事？”师曰：“汝不妨聪明。”问：“法同法性，入诸法故。古意如何？”师曰：“汝是行脚僧。”问：“如何是解修行底人？”师曰：“汝是什么人？”曰：“恁么即不落因果也。”师曰：“莫作野干鸣。”

问：“识本还源时如何？”师曰：“谩语。”问：“明暗不分时如何？”师曰：“道什么？”问：“如何是对境数起底心？”师曰：“恰道着。”问：“如何是学人本分事？”师曰：“谢指示。”

问：“决择之次，如履轻冰，如何决择？”师曰：“待汝疑即道。”曰：“学人即今疑。”师曰：“吓阿谁？”

问：“从上宗乘，如何履践？”师曰：“雷声甚大，雨点全无。”问：“如何是末后句？”师曰：“苦。”问：“如何是玄言妙旨？”师曰：“用玄言妙旨作什么？”

问：“如何是直道？”师曰：“恐难副此问。”问：“承教有言：‘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如何得恁么？”师曰：“如何得恁么？”问：“教云：‘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学人如何解？”师曰：“汝甚解。”师又曰：“此问已是不会古人语也！因什么却向伊道‘汝甚解’？何处是伊解处？莫是于伊分中，便点与伊么？莫是为伊不会问，却反射伊么？且素非此理，慎莫错会。除此两会，别又如何商量？诸上座，若会得此语，也即会得诸圣总持门。且作么生会？若也会得一音演说，不会随类各解。恁么道，莫是有过无过说么？莫错会好。既不恁么会，作么生说一音演说，随类得解？有个去处始得。每日空上来下去，又不当得人事，且究道眼始得。他古人道：一切声是佛声，一切色是佛色。何不且恁么会取？”

僧问：“远远寻声，请师一接。”师曰：“汝寻底是什么声？是僧声，是俗声，是凡声，是圣声？还有会处么？若也实不会，上座，吵吵是声，吵吵是色，声色不奈何，莫将为等闲。上座，若会得，即是真实。若不会，即是幻化。若也会得，即是幻化。若也不会，即是真实。他古人亦向上座道，唯我能知，除此外，别无作计校处。上座，成不成从何而出？是不是从何而出？理无事而不显，事无理而不消。事理不二，不事不理，不理不事。恁么注解与上座，若更不会，不如且依古语好。他古人见上座百般不得，所以垂慈，向汝道：‘将闻持佛佛，何不自闻闻。’无事，珍重！”

十九家祖师语录

17南阳慧忠国师法语

一

南阳慧忠国师者，越州诸暨冉氏子，得法曹溪，居南阳白崖山党子谷，四十余年不下山。道行升闻，肃宗以师礼，迎居千福寺。

时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帝命师试验，三藏才见师便礼拜，立于右边。师问曰：“汝得他心通那？”对曰：“不敢。”师曰：“汝道老僧即今在甚么处？”曰：“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去西川看竞渡？”良久再问：“汝道老僧即今在甚么处？”曰：“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在天津桥上看弄胡孙？”师良久复问：“汝道老僧只今在甚么处？”藏罔测。师叱曰：“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么处？”藏无对。僧问仰山曰：“大耳三藏第三度为甚么不见国师？”山曰：“前两度是涉境心，后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见。”又有僧问玄沙。沙曰：“汝道前两度还见么？”玄觉云：“前两度见，后来为甚么不见？且道利害在甚么处？”僧问赵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见国师，未审国师在甚么处？”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后问玄沙：“既在鼻孔上，为甚么不见？”沙云：“只为太近。”

　　一日师唤侍者，者应诺。如是三召三应，师曰：“将谓吾孤负汝，却是汝孤负吾。”僧问玄沙：“国师唤侍者，意作么生？”沙云：“却是侍者会。”云居锡云：“且道侍者会不会？若道会，国师又道汝孤负吾；若道不会，玄沙又道却是侍者会。且作么生商量？”玄觉征问僧：“甚么处是侍者会处？”僧云：“若不会，争解恁么应？”玄觉云：“汝少会在。”又云：“若于这里商量得去，便识玄沙。”僧问法眼：“国师唤侍者，意作么生？”眼云：“且去，别时来。”云居锡云：“法眼恁么道，为复明国师意，不明国师意？”僧问赵州：“国师唤侍者，意作么生？”赵州云：“如人暗里书字，字虽不成，文彩已彰。”

南泉到参，师问：“甚么处来？”曰：“江西来。”师曰：“还将得马师真来否？”曰：“只这是。”师曰：“背后底呢？”南泉便休。

麻谷到参，绕禅床三匝，振锡而立。师曰：“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谷又振锡。师叱曰：“这野狐精，出去！”

上堂：“禅宗学者，应遵佛语。一乘了义，契自心源。不了义者，互不相许。如师子身中虫，夫为人师，若涉名利，别开异端，则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伤其手。香象所负，非驴能堪。”

僧问：“若为得成佛去？”师曰：“佛与众生，一时放却，当处解脱。”曰：“作么生得相应去？”师曰：“善恶不思，自见佛性。”曰：“若为得证法身？”师曰：“越毗卢之境界。”曰：“清净法身作么生得？”师曰：“不著佛求耳。”曰：“阿那个是佛？”师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烦恼否？”师曰：“烦恼性自离。”曰：“岂不断邪？”师曰：“断烦恼者，即名二乘。烦恼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禅看静，此复若为？”师曰：“不垢不净，宁用起心而看净相？”问：“禅师见十方虚空，是法身否？”师曰：“以想心取之，是颠倒见。”问：“即心是佛，可更修万行否？”师曰：“诸圣皆具二严，岂拨无因果邪？”又曰：“我今答汝，穷劫不尽，言多去道远矣。所以道：‘说法有所得，斯则野干鸣。说法无所得，是名师子吼。’”

上堂：“青萝夤缘，直上寒松之顶；白云淡伫，出没太虚之中。万法本闲，而人自闹。”

师问僧：“近离甚处？”曰：“南方。”师曰：“南方知识以何法示人？”曰：“南方知识只道一朝风火散后，如蛇退皮，如龙换骨。本尔真性，宛然无坏。”师曰：“苦哉！苦哉！南方知识说法，半生半灭。”曰：“南方知识即如是，未审和尚此间说何法？”师曰：“我此间身心一如，身外无余。”曰：“和尚何得将泡幻之身同于法体？”师曰：“你为甚么入于邪道？”曰：“甚么处是某甲入于邪道处？”师曰：“不见教中道，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南阳张濆行者问：“承和尚说无情说法，某甲未体其事，乞和尚垂示。”师曰：“汝若问无情说法，解他无情，方得闻我说法，汝但闻取无情说法去。”濆曰：“只约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无情因缘？”师曰：“如今一切动用之中，但凡圣两流都无少分起灭便是出，识不属有无。炽然见觉，只闻无其情识系执。所以六祖云：‘六根对境，分别非识。’”

有僧到参礼，师问：“蕴何事业？”曰：“讲《金刚经》。”师曰：“最初两字是甚么？”曰：“如是。”师曰：“是甚么？”僧无对。有人问：“如何是解脱？”师曰：“诸法不相到，当处解脱。”曰：“恁么即断去也。”师曰：“向汝道诸法不相到，断甚么！”

师见僧来，以手作圆相，相中书日字。僧无对。师问本净禅师：“汝以后见奇特言语如何净？”曰：“无一念心爱。”师曰：“是汝屋里事。”

肃宗问：“师在曹溪得何法？”师曰：“陛下还见空中一片云么？”帝曰：“见。”师曰：“钉钉著，悬挂著。”帝又问：“如何是十身调御？”师乃起立曰：“会么？”帝曰：“不会。”师曰：“与老僧过净瓶来。”

耽源问：“师百年后，忽有人问极则事，如何向他道？”师曰：“幸自可怜生，要须得个护身符子作什么？”

肃宗因从侍肩舁师上殿，师乃仰面视曰：“还会么？”帝曰：“不会。”师曰：“老僧今日困。”帝问：“如何是无诤三昧？”师曰：“檀越蹋毗卢顶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师曰：“莫认自己清净法身。”帝又问，师都不视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师何以殊不顾视？”师曰：“还见虚空么？”帝曰：“见。”师曰：“他还眨目视陛下否？”

鱼军容问：“师住白崖山，十二时中如何修道？”师唤童子来，摩顶曰：“惺惺直言惺惺，历历直言历历。以后莫受人谩。”

师与紫璘供奉论议。师升座，奉曰：“请师立义，某甲破。”师曰：“立义竟。”奉曰：“是甚么义？”师曰：“果然不见，非公境界。”便下座。一日，师问紫璘供奉：“佛是甚么义？”曰：“是觉义。”师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师曰：“用觉作么？”奉无对。奉问“如何是实相？”师曰：“把将虚底来。”曰：“虚底不可得。”师曰：“虚底尚不可得，问实相作么？”

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文殊堂里万菩萨。”曰：“学人不会。”师曰：“大悲千手眼。”

师以化缘将毕，涅槃时至，乃辞代宗。代宗曰：“师灭度后，弟子将何所记？”师曰：“告檀越造取一所无缝塔。”帝曰：“就师请取塔样。”师良久，曰：“会么？”帝曰：“不会。”师曰：“贫道去后，有侍者应真却知此事，乞诏问之。”大历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右胁长往，塔于党子谷。谥大证禅师。代宗后诏应真问前语。真良久，曰：“圣上会么？”帝曰：“不会。”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黄金充一国。无影树下合同船，琉璃殿上无知识。”

　　肃宗到，师指石师子云：“陛下，这石师子奇特，下取一转语。”帝曰：“朕下语不得，请师下语。”师曰：“山僧罪过。”后耽源问：“皇帝还会么？”师曰：“皇帝会且致，你作么生会？”

　　肃宗请看戏，师曰：“檀越有甚心情看戏？”

　　师因丹霞来访，值睡次，乃问侍者耽源云：“国师在否？”者曰：“在即在，只是不见客。”霞云：“太深远生。”者云：“莫道上座，佛眼也觑不见。”霞云：“龙生龙子，凤生凤儿。”师睡起，侍者举似师，师打二十棒趁出。丹霞闻云：“不谬为南阳国师。”

师问紫璘供奉：“甚处来？”云：“城南来。”师云：“城南草作何色？”云：“作黄色。”师乃问童子：“城南草作何色？”云：“作黄色。”师云：“只这童子，亦可帘前赐紫对御谈玄。”

供奉注《思益经》。师曰：“凡注经，须会佛义始得。”曰：“若不会佛意，争解注经？”师令侍者盛一椀水，中着七粒米，椀面安一只箸，问奉是甚么义，奉无语。师曰：“老僧意尚不会，何况佛意？”

师问禅客：“从何方来？”禅客曰：“南方来。”师曰：“南方有何知识？”曰：“知识颇多。”师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识，直下示学人，即心是佛，佛是觉义，汝今悉具见闻觉知之性。此性善能扬眉瞬目，去来运用，遍于身中，挃头头知，挃脚脚知，故名正遍知。离此之外，更无别佛。此身即有生灭，心性无始以来未曾生灭。身生灭者，如龙换骨，蛇蜕皮，人出故宅，即身是无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说大约如此。”师曰：“若然者，与彼先尼外道，无有差别。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痒。身坏之时，神则出去，如舍被烧，舍主出去。舍即无常，舍主常矣。’审如此者，邪正莫辨，孰为是乎？吾比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谈，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若以见闻觉知是佛性者，净名不应云‘法离见闻觉知。若行见闻觉知，是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

僧又问：“法华了义开佛知见，此复若为？”师曰：“他云开佛知见，尚不言菩萨二乘，岂以众生痴倒，便同佛之知见耶？”僧又问：“阿哪个是佛心？”师曰：“墙壁瓦砾是。”僧曰：“与经大相违也。《涅槃经》云：‘离墙壁无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审心之与性，为别不别？”师曰：“迷即别，悟即不别。”曰：“经云佛性是常，心是无常。今云不别，何也？”师曰：“汝但依语而不依义。譬如寒月，水结为冰，及至暖时，冰释为水。众生迷时，结性成心；众生悟时，释心成性。若执无情无佛性者，经不应言三界唯心。宛是汝自违经，吾不违也。”问：“无情既有佛性，还解说法否？”师曰：“他炽然常说，无有间歇。”曰：“某甲为甚么不闻？”师曰：“汝自不闻。”曰：“谁人得闻？”师曰：“诸圣得闻。”曰：“众生应无分耶？”师曰：“我为众生说，不为诸圣说。”曰：“某甲聋瞽，不闻无情说法，师应合闻。”师曰：“我亦不闻。”曰：“师既不闻，争知无情解说法？”师曰：“赖我不闻，我若得闻，则齐于诸圣，汝则不闻我说法。”曰：“众生毕竟得闻否？”师曰：“众生若闻，即非众生。”曰：“无情说法，有何典据？”师曰：“不见《华严》云：‘刹说众生说，三世一切说。’众生是有情乎？”曰：“师但说无情有佛性，有情复若为？”师曰：“无情尚尔，况有情耶？”曰：“若然者，南方知识云，见闻觉知是佛性，应不合判同外道。”师曰：“不道他无佛性，外道岂无佛性耶？但缘见错，于一法中而生二见，故非也。”曰：“若俱有佛性，且杀有情，即结业互酬。损害无情，不闻有报？”师曰：“有情是正报，计我我所，而怀结恨，即有罪报。无情是其依报，无结恨心，是以不言有报。”曰：“教中但见有情作佛，不见无情受记。且贤劫千佛，孰是无情佛耶？”师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时，唯一身耳。受位之后，国土尽属于王，宁有国土别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记作佛之时，十方国土悉是遮那佛身，那得更有无情受记耶？”曰：“一切众生尽居佛身之上，便利秽污佛身，穿凿践蹋佛身，岂无罪耶？”师曰：“众生全体是佛，欲谁为罪？”曰：“经云：‘佛身无罣碍。’今以有为窒碍之物而作佛身，岂不乖于圣旨？”师曰：“《大品经》云：‘不可离有为而说无为。汝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诚言，那敢不信？”师曰：“色既是空，宁有罣碍？”曰：“众生佛性既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众生应时解脱。今既不尔，同义安在？”师曰：“汝不见华严六相义云，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成坏总别，类例皆然。众生佛虽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未见他食我饱。”曰：“有知识示学人，但自识性，了无常时，抛却殻漏子一边着，灵台智性，迥然而去，名为解脱，此复若为？”师曰：“前已说了，犹是二乘外道之量。二乘厌离生死，欣乐涅槃。外道亦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乃趣乎冥谛。须陀洹人八万劫，余三果人六四二万劫，辟支佛一万劫，住空定中。外道八万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满，犹能回心向大。外道还即轮回。”曰：“佛性一种？为别？”师曰：“不得一种。”曰：“何也？”师曰：“或有全不生灭，或半生半灭，半不生灭。”曰：“孰为此解？”师曰：“我此间佛性，全无生灭。汝南方佛性，半生半灭，半不生灭。”曰：“如何区别？”师曰：“此则身心一如，身外无余，所以全不生灭。汝南方身是无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灭，半不生灭。”曰：“和尚色身，岂得便同法身不生灭耶？”师曰：“汝哪得入于邪道？”曰：“学人早晚入邪道？”师曰：“汝不见《金刚经》，色见声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见，不其然乎？”

曰：“某甲曾读大小乘教，亦见有说不生不灭，中道见性之处，亦见有说此阴灭彼阴生，身有代谢，而神性不灭之文。哪得尽拨同外道断常二见？”师曰：“汝学出世无上正真之道，为学世间生死断常二见耶？汝不见肇公云：‘谈真则逆俗，顺俗则违真。违真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无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拊掌而笑之。’汝今欲学下士笑于大道乎？”曰：“师亦言即心是佛，南方知识亦尔，哪有异同？师不应自是而非他。”师曰：“或名异体同，或名同体异。因兹滥矣，只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名异体同。真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体异。缘南方错将妄心言是真心，认贼为子，有取世智称为佛智，犹如鱼目而乱明珠，不可雷同，事须甄别。”曰：“若为离得此过？”师曰：“汝但子细返观阴入界处，一一推穷，有纤毫可得否？”曰：“子细观之，不见一物可得。”师曰：“汝坏身心相耶？”曰：“身心性离，有何可坏？”师曰：“身心外更有物否？”曰：“身心无外，宁有物耶？”师曰：“汝坏世间相耶？”曰：“世间相即无相，哪用更坏？”师曰：“若然者，即离过矣。”

常州僧灵觉问曰：“发心出家，本拟求佛，未审如何用心即得？”师曰：“无心可用，即得成佛。”曰：“无心可用，阿谁成佛？”师曰：“无心自成佛，成佛亦无心。”曰：“佛有大不可思议，为能度众生。若也无心，阿谁度众生？”师曰：“无心是真度生。若见有生可度者，即是有心，宛然生灭。”曰：“今既无心，能仁出世，说许多教迹，岂可虚言？”师曰：“佛说教亦无心。”曰：“说法无心，应是无说。”师曰：“说即无，无即说。”曰：“说法无心，造业有心否？”师曰：“无心即无业。今既有业，心即生灭，何得无心？”曰：“无心即成佛，和尚即今成佛未？”师曰：“心尚自无，谁言成佛？若有佛可成，还是有心。有心即有漏，何处得无心？”曰：“既无佛可成，和尚还得佛用否？”师曰：“心尚自无，用从何有？”曰：“茫然都无，莫落断见否？”师曰：“本来无见，阿谁道断？”曰：“本来无见，莫落空否？”师曰：“无空可落。”曰：“有可堕否？”师曰：“空既是无，堕从何立？”曰：“能所俱无，忽有人持刀来取命，为是有是无？”师曰：“是无。”曰：“痛否？”师曰：“痛亦无。”曰：“痛既无，死后生何道？”师曰：“无死无生亦无道。”曰：“既得无物自在，饥寒所逼，若为用心？”师曰：“饥即吃饭，寒即着衣。”曰：“知饥知寒，应是有心。”师曰：“我问汝有心，心作何体段？”曰：“心无体段。”师曰：“汝既知无体段，即是本来无心，何得言有？”曰：“山中逢见虎狼，如何用心？”师曰：“见如不见，来如不来。彼即无心，恶兽不能加害。”曰：“寂然无事，独脱无心，名为何物？”师曰：“名金刚大士。”曰：“金刚大士有何体段？”师曰：“本无形段。”曰：“既无形段，唤何物作金刚大士？”师曰：“唤作无形段金刚大士。”曰：“金刚大士有何功德？”师曰：“一念与金刚相应，能灭殑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见殑伽沙诸佛。其金刚大士功德无量，非口所说，非意所陈。假使殑伽沙劫住世说，亦不可得尽。”

曰：“如何是一念相应？”师曰：“忆智俱忘，即是相应。”曰：“忆智俱忘，谁见诸佛？”师曰：“忘即无，无即佛。”曰：“无即言无，何得唤作佛？”师曰：“无亦空，佛亦空。故曰无即佛，佛即无。”曰：“既无纤毫可得，名为何物？”师曰：“本无名字。”曰：“还有相似者否？”师曰：“无相似者，世号无比独尊。汝努力依此修行，无人能破坏者，更不须问。任意游行，独脱无畏，常有河沙贤圣之所覆护。所在之处，常得河沙天龙八部之所恭敬，河沙善神来护，永无障碍，何处不得逍遥？”

师云：“一切诸法，本自不生，今则无灭。汝但任心自在，不须制止，直见直闻，直来直去，须行即行，须住即住，此即是真道。”

二

慧忠国师嗣六祖，姓冉，越州诸暨县人也。其儿子在家时，并不曾语，又不曾过门前桥。直到十六，有一个禅师来，才望见走出过门前桥，迎接礼拜，通寒喧。父、阿娘、眷属、远近邻舍总来惊讶曰：“不可思议。这个儿子，养来到十六，并不曾见他语话，又不曾见他过门前桥。今日才见和尚，有如是次第。恐是此儿子异於常人也。”儿子便问禅师：“乞师慈悲摄受，度得一个众生。某甲切要投禅出家。”禅师曰：“是我宗门中银轮王嫡子、金轮王孙子，方始得继续不坠此门风。是你三家村里男女、牛背上将养底儿子，作么生投这个宗门？不是你分上事。”儿子曰：“启禅师：‘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哪得有这个言词障於某甲善心？再乞禅师垂慈容纳。”禅师见儿子有如是次第，便向儿子说：“你若如此，投某出家则不得。”子曰：“投什么人出家？禅师与某甲指示宗师。”禅师曰：“汝还闻曹溪摩？”子曰：“不知漕溪是什么州界。”禅师曰：“广南漕溪山有一善知识，唤作六祖，广六百众，你去那里出家。某甲未曾游天台，你自但去。”

其儿子便入草隐遁，回避爷娘便行。三日程二日行，两日程一日行。到曹溪，恰遇祖师正当说法时，便礼拜祖师。祖师问：“从什么处来？”对曰：“只近。”祖曰：“生缘在阿哪里？”子曰：“自得五阴后忘却也。”祖师招手云：“近前来！”子便近前。祖师曰：“实说你是什么处人。”子曰：“浙中人。”祖曰：“远来到这里为什么事？”子曰：“一则明师难遇，正法难闻，特来礼觐祖师。二则投师出家，乞师垂慈摄受。”祖曰：“我向你道莫出家。”子曰：“因什么有此言？”祖曰：“你是圣明不动干戈六十年天子，是你但造天子佛法为主。”子曰：“启师：非但六十年，百年天子也不要。乞师慈悲，容许某甲出家。”师便摩顶授记曰：“你若出家，天下独立，佛便摄受。”

师曾在南阳白崖山修行四十余年，上元二年正月十六日奉敕，肃宗皇帝徵诏赴上都千福寺西禅院安置，后归光宅寺。肃宗、代宗前后两朝，并亲受菩萨戒，礼号国师焉。

师于一日见耽源入法堂，师便垂一足。耽源便出去，良久回来。师曰：“适来意作么生？”对曰：“向阿谁说即得？”师曰：“我问你。”对曰：“什么处见某甲？”

时十月中旬，有诸座主来礼拜和尚。师问：“城外草作何色？”曰：“作黄色。”师遂唤少童子问：“城外草作何色？”对曰：“作黄色。”师曰：“座主解经解论，与此厮儿见解何殊？”座主却问和尚：“城外草作何色？”师曰：“见天上鸟不？”座主曰：“和尚转更勿交涉也。愿和尚教某等作么生即是。”师却唤座主向前来，座主一时向前来。师见诸座主不会，遂笑曰：“诸座主且归寺，别日却来。”诸大德默然而往。明日又来：“愿和尚为某等说看。”师曰：“见即见，若不见，纵说得出亦不得见。”诸供奉曰：“从上国师，未有得似和尚如是机辩。”师曰：“他家即师国，贫道即国师。”诸供奉曰：“我等诸人，谩作供奉，自道解经解论。据他禅宗，都勿交涉。”

肃宗皇帝问：“一切众生，忙忙业性，无本可据，日用而不知，此意如何？”师拈起金花叠子向帝曰：“唤作什么？”帝曰：“金花叠子。”师曰：“灼然是一切众生日用而不知。”

伏牛和尚与马大师送书到师处。师问：“马师说何法示人？”对曰：“即心即佛。”师曰：“是什么语话！”又问：“更有什么言说？”对曰：“非心非佛，亦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师笑曰：“犹较些子。”伏牛却问：“未审此间如何？”师曰：“三点如流水，曲似刈禾镰。”后有人举似仰山，仰山云：“水中半月现。”又曰：“三点长流水，身似鱼龙衣。”

肃宗皇帝问：“一切众生，忙忙业性，无本可据，日用而不知，无由得出离于三界。乞师方便，弟子与众生离于生死。”师便索三个沙罗，盛水著讨蚁子，便抛放水里。蚁子在水中，绕转两三匝，困了浮在中心，死活不定。帝礼拜曰：“乞师慈悲。”师又索一草，抛放水里，其蚁子惊讶，依草便上沙罗外。皇帝豁然便悟。

18荷泽神会大师法语

荷泽和尚嗣六祖，在西京荷泽寺。师讳神会，姓高，襄阳人也。

弟子光宝问：“眼耳缘声色时，为复抗行？为有回互？”师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为声色之体乎？”宝曰：“如师所说，即无有声色可得。”师曰：“汝若了声色体空，亦信眼耳诸根，及与凡与圣，平等如幻，抗行回互，其理昭然。”宝顿领悟，即日发去，隐于蒙山。

一日乡信至，报二亲俱亡，师入堂白槌曰：“父母俱丧，请大众念摩诃般若。”然才集，师便打槌曰：“劳烦大众，下座。”

祖灭后二十年间，曹溪顿旨沉废于荆吴嵩岳，渐门盛行于秦洛。师入京。天宝四年方定两宗。

师云：“夫学道者，[须达自](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2154&B=T&V=51&S=2076&J=28&P=&127761.htm" \l "0_0)[源](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2154&B=T&V=51&S=2076&J=28&P=&127761.htm" \l "0_0)。四果三贤，皆名调伏；辟支罗汉，未断其疑；等妙二觉，了达分明。觉有浅深，教有顿渐。其渐，也历僧祇劫，犹处轮回；其顿，也屈伸臂顷，便登妙觉。若宿无道种，徒学多知。一切在心，邪正由己。不思一物，即是自心。非智所知，更无别行。悟入此者，真三摩提。法无去来，前后际断。故知无念为最上乘，旷彻清虚，顿开宝藏。心非生灭，性绝推迁。自净则境虑不生，无作乃攀缘自息。吾于昔日转不退轮，今得定慧双修，如拳如手。见无念体，不逐物生；了如来常，更何所起？今此幻质，元是真常；自性如空，本来无相。既达此理，谁怖谁忧？天地不能变其体。心归法界，万象一如，远离思量，智同法性，千经万论，只是明心。既不立心，即体真理，都无所得。告诸学众，无外驰求，若最上乘，应当无作。珍重！”

人问：“无念法有无否？”师曰：“不言有无。”曰：“恁么时作么生？”师曰：“亦无恁么时。犹如明镜，若不对像，终不见像。若见无物，乃是真见。”

问：“有出世不思议事，其义云何？”

答曰：“出世不思议者，众生心中，具足贪爱无明宛然者，但遇真正善知识，一念相应，便成正觉，岂不是出世不可思议事？又经云：‘众生见性成佛道。’龙女须臾顿发菩提心，便成正觉。又令众生入佛知见，若不许顿悟者，如来即合遍说五乘。今既不说五乘，唯言众生入佛知见，约斯经义，只显顿门，唯在一念相应，实更不由阶渐。相应善者，谓见无念。见无念者，谓了自性。了自性者，谓无所得。以其无所得，即如来禅。维摩诘言：‘如自观身实相者，观佛亦然。我观如来，前际不来，后际不去，今则无住。’以无住故，即如来禅。又经云：‘一切众生，本来涅槃，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欲拟善分别自心现，与理相应者，离五法、三自性，离八识、二无我，离内见外见。虽离有无二法，毕竟平等，湛然常寂，广大无边，常恒不变。何以故？本自清净，体不可得故。如是见者，即是本性。若人见本性，即坐如来地。如是见者，离一切诸相，是名诸佛。如是见者，恒沙妄念，一时俱寂。如是见者，恒沙清净功德，一时等备。如是见者，名为无漏智。如是见者，名一字法门。如是见者，六度圆满。如是见者，名法眼净。如是见者，谓无所得，无所得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同如来知见，广大深远，一无差别故。如是知者，即是如来应供、正遍知。如是见者，放大智慧光，照无余世界。所以者何？世界即心也。言心应供、正遍知，此者正言心空寂，更无余念，故言照无余世界。

“诸学道者，心无青黄赤白黑，亦无出入去来、远近前后，亦无作意，亦无不作意。若得如是者，名为相应也。若有出定入定及一切境界，非论善恶等，皆不离妄心，并有所得，以有所得，并是有为，全不相应。若其决心证者，临于三军际，白刃相向下，逢刀解身日，见无念，坚如金刚，毫微不动。纵使恒沙佛来，亦无一念喜心；纵见恒沙众生一时俱灭，亦不起一念悲心者，此是大丈夫，得空平等心。若有坐者，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澄者，此是障菩提，未与菩提相应，何由可得解脱？解脱菩提若如是，舍利弗宴坐林间，不应被维摩诘诃。诃者云：‘不于三界现身意，是为宴坐’也。但一切时中见无念，不见身相，名为正定。不见心相，名为正慧。”

蒋山义法师问曰：“一切众生，皆有真如佛性，及至中间，或有见者，或有不见者，云何有如是差别？”

答曰：“众生虽有真如之性，亦如大摩尼之宝，虽含光性，若无人磨治，终不明净。差别之相，亦复如是。一切众生，不遇菩萨善知识教令发心，终不能见差别之相，亦复如是。”

牛头宠法师问：“忏悔，罪得灭否？”答：“见无念者，业自不生。何计妄心而别有更欲忏悔灭之？灭即是生。”问曰：“云何是生？”答曰：“生者即是生于灭也。”

庐山简法师问：“见觉虽然行，还同生灭。今修何法得不生灭？”答：“今言见者，本无生灭。今言生灭者，自是生灭人见也。若无生灭，即是不生灭。”

崔齐公问：“禅师坐禅入定以后，得几时出定？”答曰：“神无方所，有何定乎？”又问：“既言无定，何名用心？”答曰：“我今定尚不立，谁道用心？”问：“心定俱无，若为是道？”答曰：“道只没道，亦无若为道。”问：“既言无若为，何处得‘只没道’？”答：“今言‘只没道’，为有‘若为道’。若无‘若为道’，‘只没’亦不存。”

师示众云：“无上菩提法，诸佛深叹不思议。知识！既一一能来，各各发无上菩提心。诸佛菩萨、真正善知识，极甚难值遇。昔未曾闻，今日得闻；昔未得遇，今日得遇。《涅槃经》云：‘佛告迦叶：从兜率天放一颗芥子，投阎浮提一针锋，是为难否？迦叶菩萨言：甚难，世尊。佛告迦叶：此未为难。正因正缘，得相值遇，此是为难。’云何正因正缘？知识，发无上菩提心是正因，诸佛菩萨、真正善知识将无上菩提法投知识心，得究竟解脱是正缘。得相值遇为难。

“知识，是凡夫口有无量恶言，心有无量恶念，久轮转生死，不得解脱。须一一自发菩提心，为知识忏悔，各各礼佛：过去、未来及现在身口意一切罪，我今至心尽忏悔，愿罪除灭永不起。现在知识等，今者已经来此道场，各各发无上菩提心，求无上菩提法。若求无上菩提，须信佛语，依佛教。佛说道没语？经云：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过去一切诸佛皆作如是说。诸恶莫作是戒，诸善奉行是慧，自净其意是定。知识，要须三学，始名佛教。

“何者是三学等？戒、定、慧是。妄心不起名为戒，无妄心名为定，知心无妄名为慧，是名三学等。各须护持斋戒，若不持斋戒，一切善法终不能生。若求无上菩提，要先护持斋戒，乃可得入。若不持斋戒，介赖野干之身尚不可得，岂获如来功德法身？知识，学无上菩提，不净三业，不持斋戒，言其得者，无有是处。

“知识，久流浪生死，过恒河沙大劫不得解脱者，为不曾发无上菩提心，即不值遇诸佛菩萨、真正善知识。纵值遇诸佛菩萨、真正善知识，又复不能发无上菩提心。流转生死，经无量恒河沙大劫不得解脱者，总缘此。

“又纵发心者，只发二乘人天心。人天福尽，不免还堕。诸佛出世，如恒河中沙。诸大菩萨出世，如恒河沙。一一诸佛菩萨、善知识出度人，皆如恒河沙。诸佛菩萨、善知识何不值遇？今流浪生死不得解脱，良为与过去佛菩萨、真正善知识无一念菩提缘来。或有善知识，不了无上菩提法，倘将二乘声闻及人天法教知识，喻如秽食置于宝器。何者宝器？知识，发菩提心是宝器；何者秽食？二乘人天法是秽食。虽获小善生天，天福若尽，还同今日凡夫。

“知识，今发心学般若波罗蜜相应之法，超过声闻、缘觉等，同释迦牟尼佛授弥勒记，更无差别。如二乘人执定，经历数劫，如须陀洹在定八万劫，斯陀含在定六万劫，阿那含在定四万劫，阿罗汉在定二万劫，辟支佛在定十千劫。何以故？住此定中劫数满足，菩萨摩诃萨方乃投机说法，能始发菩提心，同今日知识发菩提心不别。当二乘在定时，纵为说无上菩提法，终不肯领受。经云：天女语舍利弗云：‘凡夫于佛法有返复，而声闻无也。’已来登此坛场修学般若波罗蜜时，愿知识各各心口发无上菩提心，不离坐下，悟中道第一义谛。

“夫求解脱者，离身意识、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离内外见，亦不于三界现身意，是为宴坐。而如此坐者，佛即印可。

“知识，一一身具有佛性。善知识不将佛菩提法与人，亦不为人安心。何以故？《涅槃经》云，早已受仁者记。一切众生本来涅槃，无漏智性本自具足。何为不见？今流浪生死，不得解脱，为被烦恼覆故，不能得见。要因善知识指授，方乃得见，故即离流浪生死，使得解脱。

“知识，承前所有学处，且除却莫用看。

“知识，学禅已来经五、十余年，二十年者，今闻深生惊怪。所言除者，但除妄心，不除其法。若是正法，十方诸佛来除不得，况今善知识能除得？犹如人于虚空中行住坐卧，不离虚空。无上菩提法亦复如是，不可除得。一切施为运用，皆不离法界。经云：但除其病，不除其法。

“知识，谛听！为说妄心。何者妄心？仁者等今既来此间，贪爱财色、男女等，及念园林、屋宅，此是粗妄，应无此心。为有细妄，仁者不知。何者是细妄？心闻说菩提，起心取菩提；闻说涅槃，起心取涅槃；闻说空，起心取空；闻说净，起心取净；闻说定，起心取定。此皆是妄心，亦是法缚，亦是法见。若作此用心，不得解脱，非本自寂净心作。住涅槃，被涅槃缚；住净，被净缚；住空，被空缚；住定，被定缚。作此用心，皆是障菩提道。《般若经》云：‘若心取相，即著我、人、众生、寿者。离一切相，即名诸佛。离其法相。’《维摩诘经》云：‘何为病本？为有攀缘；云何断攀缘？以无所得。’以无所得故，则无病本。学道不识细妄，如何得离生死大海？

“知识，各用心谛听，聊简自本清净心。闻说菩提，不作意取菩提；闻说涅槃，不作意取涅槃；闻说净，不作意取净；闻说空，不作意取空；闻说定，不作意取定。如是用心，即寂静涅槃。经云：‘断烦恼者，不名涅槃；烦恼不生，乃名涅槃。’譬如鸟飞于空，若住空，必有堕落之患。如学道人修无住心，心住于法，即是住著，不得解脱。经云：‘更无余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所空亦复空。’经云：‘常行无念实相智慧。若以法界证法界者，即是增上慢人。’

“知识，一切善恶，总莫思量，不得凝心住，亦不得将心直视心。堕直视住，不中用。不得垂眼向下，便堕眼住，不中用。不得作意摄心，亦不复远看近看，皆不中用。经云：‘不观是菩提，无忆念故。’即是自性空寂心。

“本体空寂，从空寂体上起知，善分别世间青黄赤白，是慧。不随分别起，是定。只如凝心入定，堕无记空。出定以后，起心分别一切世间有为，唤此为慧，经中名为妄心。此则慧时则无定，定时则无慧。如是解者，皆不离烦恼。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非解脱心，亦是法缚心，不中用。《涅槃经》云：‘佛告琉璃光菩萨，善男子，汝莫入甚深空定，何以故？令大众钝故。’若入定，一切诸般若波罗蜜不知故。

“但自知本体寂静，空无所有，亦无住著，等同虚空，无处不遍，即是诸佛真如身。真如是无念之体。以是义故，故立无念为宗。若见无念者，虽具见闻觉知，而常空寂。即戒定慧学，一时齐等，万行俱备，即同如来知见，广大深远。云何深远？以不见性，故言深远。若了见性，即无深远。各各至心，令知识得顿悟解脱。

“若眼见色，善分别一切色，不随分别起，色中得自在，色中得解脱，色尘三昧足。

“耳闻声，善分别一切声，不随分别起，声中得自在，声中得解脱，声尘三昧足。

“鼻闻香，善分别一切香，不随分别起，香中得自在，香中得解脱，香尘三昧足。

“舌尝味，善分别一切味，不随分别起，味中得自在，味中得解脱，味尘三昧足。

“身觉种种触，善能分别触，不随分别起，触中得自在，触中得解脱，触尘三昧足。

“意分别一切法，不随分别起，法中得自在，法中得解脱，法尘三昧足。

“如是诸根善分别，是本慧；不随分别起，是本定。

“经云：‘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种种运为世间，不于事上生念，是定慧双修，不相去离。定不异慧，慧不异定，如世间灯光，不相去离。即慧之时即是定，即定之时即是慧。即慧之时无有慧，即定之时无有定。此即定慧双修，不相去离。后二句者，是维摩诘默然入真不二法门。

“为知识聊简“烦恼即菩提”义。举虚空为喻，如虚空本无动静，明来是明家空，暗来是暗家空。暗空不异明，明空不异暗，虚空明暗自来去，虚空本来无动静。烦恼与菩提，其义亦然。迷悟别有殊，菩提性元不异。

“经云：‘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知无住心是观。过去诸佛心，亦同知识今日无住心无别。经云：‘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众求。’何以故？为众生心中各有佛性故。知识，起心外求者，即名邪求。《胜天王般若经》言：‘大王，即是如实。世尊，云何如实？大王，即不变异。世尊，云何不变异？大王，所谓如如。世尊，云何如如？大王，此可智知，非能言说。离相无相，远离思量，过觉观境，是为菩萨了达甚深法界，即同佛知见。’

“知识，自身中有佛性，未能了了见。何以故？喻如此处，各各思量家中住宅、衣服、卧具及一切等物，具知有，更不生疑。此名为知，不名为见。若行到宅中，见如上所说之物，即名为见，不名为知。今所觉者，具依他说，知身中有佛性，未能了了见。但不作意，心无有起，是真无念。毕竟见不离知，知不离见。一切众生本来无相，今言相者，并是妄心。心若无相，即是佛心。若作心不起，是识定，亦名法，见心自性定。马鸣云：‘若有众生观无记者，则为佛智。’故今所说般若波罗蜜，从生灭门顿入真如门，更无前照后照、远看近看，都无此心。乃至七地以前菩萨，都总蓦过。唯指佛心，即心是佛。经云：‘当如法说。’口说菩提，心无住处；口说菩提，心唯寂灭；口说解脱，心无系缚。

“《菩萨经》云：‘此是第一义空。’若三处俱空，即是本体空寂。唯有中道，亦不在其中。中道义因边而立。犹如三指并同，要因两边，始立中指。若无两边，中指亦无。经云：‘虚空无中边，诸佛身亦然。’诸佛解脱法身，亦如虚空无中边。知识常须作如是解。

“今将无上道法分付知识，若领此语，六波罗蜜、恒沙诸佛八万四千诸三昧门，一时灌入知识身心。《维摩诘经》云：‘菩提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寂灭是菩提，灭诸相故。’不可以身得，心不在外；不可以心得，身不在内；寂灭是菩提，中间无处所；灭诸相故，一切妄念不生。此照体独立，神无方所。知识，当如是用得。

“上根上智人见说般若波罗蜜，便能领受，如说修行。如中根人，虽未得，若勤谘问，亦得入。下根人但至信不退，当来亦能入大乘十信位中。

“只如学道，拨妄取净，是垢净，非本自净。《华严经》云：‘譬如拭巾有垢，先著灰汁，然后用清水洗之。’此虽得净，未名为净。何以故？此净为因垢得净，犹故不净。《维摩诘经》云：‘非垢行，非净行，是菩萨行。’

“知识，非用心时，若有妄起，思忆远近，不须摄来。何以故？去心即是病，摄来还是病，去来皆是病。经云：‘诸法无来去。’法性遍一切处，故法无去来。若有妄起，即觉；觉灭，即是本性无住心。有无双遣，境智双亡。莫作意，即自性菩提。若微细心，即用不著。本体空寂，无有一物可得，是名阿耨菩提。《维摩诘经》云：‘从无住本，立一切法。’菩萨光戒光，亦复如是。自性空寂，无有形相。

“发心毕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先心难。

自未得度先度他，是故敬礼初发心。

初发已为天人师，胜出声闻及缘觉。

如是发心过三界，是故得名最无上。

“诸家借问，隐而不说。我于此门，都不如是。多人少人，并皆普说。若于师处受得禅法，所学各自平章，唯通其心。若心得通，一切经义无不通者。佛在日，亦有上中下众生投佛出家。过去诸佛说法，皆对八部众说，不私说，不偷说。譬如日午时，无处不照。如龙王降雨，平等无二，一切草木，随类受润。诸佛说法，亦复如是，皆平等心说，无分别心说，上中下众，各自领解。经云：‘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自解。’

“知识，若学般若波罗蜜，须广读大乘经典。见诸教禅者，不许顿悟，要须方便始悟，此是大下品之见。明镜可以鉴容，大乘经可以正心，第一莫疑。依佛语，当净三业，方能入得大乘。此顿门一依如来说，修行必不相违。勤作功夫，有疑者来相问，好去。”

《显宗记》

无念为宗，无作为本。真空为体，妙有为用。夫真如无念，非想念而能知；实相无生，岂色心而能见。无念念者，即念真如。无生生者，即生实相。无住而住，常住涅槃。无行而行，即超彼岸。如如不动，动用无穷。念念无求，求本无念。菩提无得，净五眼而了三身；般若无知，运六通而弘四智。是知即定无定，即慧无慧，即行无行。性等虚空，体同法界。六度自兹圆满，道品于是无亏。是知我法体空，有无双泯。心本无作，道常无念。无念无思，无求无得。不彼不此，不去不来。体悟三明，心通八解。功成十力，富有七珍。入不二门，获一乘理。妙中之妙，即妙法身。天中之天，乃金刚慧。湛然常寂，应用无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无，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诃般若，真空即清净涅槃。般若是涅槃之因，涅槃是般若之果。般若无见，能见涅槃。涅槃无生，能生般若。涅槃般若，名异体同，随义立名，故云法无定相。涅槃能生般若，即名真佛法身；般若能建涅槃，故号如来知见。知即知心空寂，见即见性无生。知见分明，不一不异。故能动寂常妙，理事皆如如。即处处能通达，即理事无碍。六根不染，即定慧之功。六识不生，即如如之力。心如境谢，境灭心空。心境双亡，体用不异。真如性净，慧鉴无穷。如水分千月，能见闻觉知。见闻觉知，而常空寂。空即无相，寂即无生。不被善恶所拘，不被静乱所摄。不厌生死，不乐涅槃。无不能无，有不能有。行住坐卧，心不动摇。一切时中，获无所得。三世诸佛，教旨如斯。即菩萨慈悲，递相传受。自世尊灭后，西天二十八祖，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见。至于达摩，届此为初，递代相承，于今不绝。所传秘教，要藉得人。如王髻珠，终不妄与。福德智慧，二种庄严。行解相应，方能建立。衣为法信，法是衣宗。唯指衣法相传，更无别法。内传心印，印契本心。外传袈裟，将表宗旨。非衣不传于法，非法不受于衣。衣是法信之衣，法是无生之法。无生即无虚妄，乃是空寂之心。知空寂而了法身，了法身而真解脱。

19永嘉玄觉禅师

一宿觉和尚嗣六祖，在温州。师讳玄觉，字道明，俗姓戴氏，温州永嘉县人也。内外博通，食不耕锄，衣不蚕口，平生功业，非人所测。曾在温州开元寺，孝顺亲母，兼有姊，侍奉二人。合寺合廓人尽谤其僧。有一日，亲母下世，著麻，未抛姊，又更被人谤，其僧不能观得。有一日，廊下见一禅师，号曰神策，年近六十有余，弟姊两人隔帘见其老宿，姊却向弟曰：“屈老宿归房里吃茶，还得也无？”弟便出来屈其老宿。老宿不欲令得入，见其僧苦切，老宿许之。老宿去房里，女出来相看曰：“小弟容易，乞老宿莫怪。”便对老宿坐，又教弟坐。三人说话次，老宿见其僧气色异于常人，又女人亦有丈夫之气。老宿劝其僧曰：“孝顺之事，自是一路，虽明佛理，未得师印。过去诸佛，圣圣相传，佛佛印可。释迦如来，燃灯授记，若不然者，即堕自然矣。南方有大圣，号曰慧能禅师，可往礼足为师。”僧对曰：“昨者母亲下世，只有姊，独自无人看侍，争抛得？”姊却向弟说：“弟莫疑我，某甲独自身，取次寄住得，但自去。”弟僧从此装裹，却去寺主处具说前事。寺主曰：“师兄若这个善心，某甲身已不能去得，某相共造善因。师兄但去，莫愁其姊。某甲孝顺，但唤来他房里。”其僧一一依他寺主处分，唤姊去寺主房里，安排了，便发去。

其弟僧年当三十一，迤逦往到始兴县曹溪山，恰遇大师上堂，持锡而上，绕禅床三匝而立。六祖问：“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行行无亏，名曰沙门。大德从何方而来，生大我慢？”对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六祖曰：“何不体取无生，达本无速乎？”对曰：“体本无生，达即无速。”祖曰：“子甚得无生之意。”对曰：“无生岂有意耶？”祖曰：“无意谁能分别？”对曰：“分别亦非意。”祖曰：“如是，如是。”于时大众千有余人，皆大愕然。师却去东廊下挂锡，具威仪，便上礼谢，默然击目而出，便去僧堂参众，却上来辞。祖曰：“大德从何方来？返太速乎？”对曰：“本自非动，岂有速也？”祖曰：“谁知非动？”对曰：“仁者自生分别。”祖师一跳下来，抚背曰：“善哉，善哉！有手执干戈，少留一宿。”来朝辞祖师。禅师领众送其僧。其僧行十步来，振锡三下曰：“自从一见曹溪后，了知生死不相干。”

其僧归来，名号先播于众人耳，直道不可思议人也。收过者无数，供养者不一。从此所有歌行偈颂皆是其姊集也。师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迁化，春秋三十九，敕谥无相大师、净光之塔。

师著有《永嘉禅师证道歌》流通于世。

永嘉大师证道歌

君不见，

绝学无为闲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

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

法身觉了无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

五蕴浮云空去来，三毒水泡虚出没。

证实相，无人法，刹那灭却阿鼻业。

若将妄语诳众生，自招拔舌尘沙劫。

顿觉了，如来禅，六度万行体中圆。

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

无罪福，无损益，寂灭性中莫问觅。

比来尘镜未曾磨，今日分明须剖析。

谁无念？谁无生？若实无生无不生。

唤取机关木人问，求佛施功早晚成。

放四大，莫把捉，寂灭性中随饮啄。

诸行无常一切空，即是如来大圆觉。

决定说，表真乘，有人不肯任情征。

直截根源佛所印，摘叶寻枝我不能。

摩尼珠，人不识，如来藏里亲收得。

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颗圆光色非色。

净五根，得五力，唯证乃知难可测。

镜里看形见不难，水中捉月争拈得。

常独行，常独步，达者同游涅槃路。

调古神清风自高，貌悴骨刚人不顾。

穷释子，口称贫，实是身贫道不贫。

贫则身常披缕褐，道则心藏无价珍。

无价珍，用无尽，利物应机终不吝。

三身四智体中圆，八解六通心地印。

上士一决一切了，中下多闻多不信。

但自怀中解垢衣，谁能向外夸精进。

从他谤，任他非，把火烧天徒自疲。

我闻恰似饮甘露，销融顿入不思议。

观恶言，是功德，此则成吾善知识。

不因讪谤起怨亲，何表无生慈忍力。

宗亦通，说亦通，定慧圆明不滞空。

非但我今独达了，恒沙诸佛体皆同。

师子吼，无畏说，百兽闻之皆脑裂。

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龙寂听生欣悦。

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

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关。

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

纵遇锋刀常坦坦，假饶毒药也闲闲。

我师得见然灯佛，多劫曾为忍辱仙。

几回生，几回死，生死悠悠无定止。

自从顿悟了无生，于诸荣辱何忧喜。

入深山，住兰若，岑崟幽邃长松下。

优游静坐野僧家，阒寂安居实潇洒。

觉即了，不施功，一切有为法不同。

住相布施生天福，犹如仰箭射虚空。

势力尽，箭还坠，招得来生不如意。

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

但得本，莫愁末，如净琉璃含宝月。

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终不竭。

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宵何所为。

佛性戒珠心地印，雾露云霞体上衣。

降龙钵，解虎锡，两钴金环鸣历历。

不是标形虚事持，如来宝杖亲踪迹。

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

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相。

心镜明，鉴无碍，廓然莹彻周沙界。

万象森罗影现中，一颗圆光非内外。

豁达空，拨因果，莽莽荡荡招殃祸。

弃有著空病亦然，还如避溺而投火。

舍妄心，取真理，取舍之心成巧伪。

学人不了用修行，真成认贼将为子。

损法财，灭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识。

是以禅门了却心，顿入无生知见力。

大丈夫，秉慧剑，般若锋兮金刚焰。

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胆。

震法雷，击法鼓，布慈云兮洒甘露。

龙象蹴踏润无边，三乘五性皆醒悟。

雪山肥腻更无杂，纯出醍醐我常纳。

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

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

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来合。

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业。

弹指圆成八万门，刹那灭却三祇劫。

一切数句非数句，与吾灵觉何交涉。

不可毁，不可赞，体若虚空勿涯岸。

不离当处常湛然，觅即知君不可见。

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只么得。

默时说，说时默，大施门开无壅塞。

有人问我解何宗，报道摩诃般若力。

或是或非人不识，逆行顺行天莫测。

吾早曾经多劫修，不是等闲相诳惑。

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

第一迦叶首传灯，二十八代西天记。

法东流，入此土，菩提达摩为初祖。

六代传衣天下闻，后人得道何穷数。

真不立，妄本空，有无俱遣不空空。

二十空门元不著，一性如来体自同。

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

痕垢尽除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

嗟末法，恶时世，众生福薄难调制。

去圣远兮邪见深，魔强法弱多怨害。

闻说如来顿教门，恨不灭除令瓦碎。

作在心，殃在身，不须怨诉更尤人。

欲得不招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

栴檀林，无杂树，郁密深沉师子住。

境静林间独自游，走兽飞禽皆远去。

师子儿，众随后，三岁便能大哮吼。

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虚开口。

圆顿教，没人情，有疑不决直须争。

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断常坑。

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厘失千里。

是则龙女顿成佛，非则善星生陷坠。

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

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

却被如来苦诃责，数他珍宝有何益。

从来蹭蹬觉虚行，多年枉作风尘客。

种性邪，错知解，不达如来圆顿制。

二乘精进没道心，外道聪明无智慧。

亦愚痴，亦小騃，空拳指上生实解。

执指为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虚捏怪。

不见一法即如来，方得名为观自在。

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还夙债。

饥逢王膳不能餐，病遇医王争得瘥。

在欲行禅知见力，火中生莲终不坏。

勇施犯重悟无生，早时成佛于今在。

师子吼，无畏说，深嗟懵懂顽皮靼。

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见如来开秘诀。

有二比丘犯淫杀，波离萤光增罪结。

维摩大士顿除疑，犹如赫日销霜雪。

不思议，解脱力，妙用恒沙也无极。

四事供养敢辞劳，万两黄金亦消得。

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亿。

法中王，最高胜，恒沙如来同共证。

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应。

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

大千沙界海中沤，一切圣贤如电拂。

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

日可冷，月可热，众魔不能坏真说。

象驾峥嵘慢进途，谁见螳螂能拒辙。

大象不游于兔径，大悟不拘于小节。

莫将管见谤苍苍，未了吾今为君诀。

20司空山本净禅师法语

司空山本净禅师者，绛州人也，姓张氏。幼岁披缁于曹溪之室，受记隶司空山无相寺。唐天宝三年，玄宗遣中使杨光庭入山采常春藤，因造丈室，礼问曰：“弟子慕道斯久，愿和尚慈悲，略垂开示。”师曰：“天下禅宗硕学，咸会京师，天使归朝，足可咨决。贫道隈山傍水，无所用心。”光庭泣拜。师曰：“休礼贫道，天使为求佛邪？问道邪？”曰：“弟子智识昏昧，未审佛之与道，其义云何？”师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会道，无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师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无心，佛亦不有。”曰：“云何无心是道？”师曰：“道本无心，无心名道。若了无心，无心即道。”

光庭作礼信受。既回阙庭，具以山中所遇奏闻。即光庭诏师到京，住白莲亭。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两街名僧硕学赴内道场，与师阐扬佛理。时有远禅师者，抗声谓师曰：“今对圣上，校量宗旨，应须直问直答，不假繁辞。只如禅师所见，以何为道？”师曰：“无心是道。”远曰：“道因心有，何得言无心是道？”师曰：“道本无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虚然。穷心既无，道凭何立？二俱虚妄，总是假名。”远曰：“禅师见有身心，是道已否？”师曰：“山僧身心本来是道。”远曰：“适言无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来是道，岂不相违？”师曰：“无心是道，心泯道无，心道一如，故言无心是道。身心本来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穷源无有。”远曰：“观禅师形质甚小，却会此理。”师曰：“大德只见山僧相，不见山僧无相。见相者，是大德所见。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其道。若以相为实，穷劫不能见道。”远曰：“今请禅师于相上说于无相。”师曰：“《净名经》云：‘四大无主，身亦无我。’无我所见，与道相应。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见，穷劫不可会道也。”远闻语失色，逡巡避席。

师有偈曰：“四大无主复如水，遇曲逢直无彼此。净秽两处不生心，壅决何曾有二意。触境但似水无心，在世纵横有何事？”复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无主，即悟无心。若了无心，自然契道。”

志明禅师问：“若言无心是道，瓦砾无心亦应是道？”又曰：“身心本来是道，四生十类皆有身心，亦应是道。”师曰：“大德若作见闻觉知解会，与道悬殊，即是求见闻觉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经云：‘无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无，见闻觉知凭何而立？穷本不有，何处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砾？”明杜口而退。师有偈曰：“见闻觉知无障碍，声香味触常三昧。如鸟空中只么飞，无取无舍无憎爱。若会应处本无心，始得名为观自在。”

真禅师问：“道既无心，佛有心否？佛之与道，是一是二？”师曰：“不一不二。”曰：“佛度众生，为有心故。道不度人，为无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无二？”师曰：“若言佛度众生、道无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见。如山僧即不然。佛是虚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实，总是假名。一假之中，如何分二？”曰：“佛之与道，总是假名。当立名时，是谁为立？若有立者，何得言无？”师曰：“佛之与道，因心而立。推穷立心，心亦是无。心既是无，即悟二俱不实。知如梦幻，即悟本空。强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见解。”师乃说无修无作偈曰：“见道方修道，不见复何修？道性如虚空，虚空何所修？遍观修道者，拨火觅浮沤。但看弄傀儡，线断一时休。”

法空禅师问：“佛之与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应不实。何以从前尊宿皆言修道？”师曰：“大德错会经意。道本无修，大德强修。道本无作，大德强作。道本无事，强生多事。道本无知，于中强知。如此见解，与道相违。从前尊宿不应如是，自是大德不会，请思之。”师有偈曰：“道体本无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会道。弃却一真性，却入闹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

安禅师问：“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为真？”师曰：“为有妄故，将真对妄。推穷妄性本空，真亦何曾有故？故知真妄是假名。二事对治，都无实体。穷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无殊，复是何物？”师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经云：‘无相似，无比况，言语道断，如鸟飞空。’”安惭伏，不知所措。师有偈曰：“推真真无相，穷妄妄无形。返观推穷心，知心亦假名。会道亦如此，到头亦只宁。”

达性禅师问：“禅师至妙至微，真妄双泯，佛道两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实，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时，不可断绝众生善恶二根。”师曰：“善恶二根，皆因心有。穷心若有，根亦非虚。推心既无，根因何立？经云：‘善不善法，从心化生。’善恶业缘，本无有实。”师有偈曰：“善既从心生，恶岂离心有？善恶是外缘，于心实不有。舍恶送何处？取善令谁守？伤嗟二见人，攀缘两头走。若悟本无心，始悔从前咎。”

又有近臣问曰：“此身从何而来？百年之后复归何处？”师曰：“如人梦时，从何而来？睡觉时，从何而去？”曰：“梦时不可言无，既觉不可言有。虽有有无，来往无所。”师曰：“贫道此身，亦如其梦。”师有偈曰：“视生如在梦，梦里实是闹。忽觉万事休，还同睡时悟。智者会悟梦，迷人信梦闹。会梦如两般，一悟无别悟。富贵与贫贱，更无分别路。”

师上元二年归寂，谥大晓禅师。

21南泉普愿和尚法语

一

南泉普愿禅师者，郑州新郑人也。姓王氏。幼慕空宗。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禅师受业。诣嵩岳受具足戒。初习相部旧章，究毗尼篇聚。次游诸讲肆，历听楞伽、华严，入中百门观，精练玄义。后扣大寂之室，顿然忘筌，得游戏三昧。一日，为众僧行粥次，马祖问：“桶里是甚么？”师曰：“这老汉合取口，作恁么语话。”祖便休。自余，同参之流无敢诘问。

贞元十一年憩锡于池阳，自建禅斋，不下南泉三十余载。大和初，宣城廉使陆公亘向师道风，遂与监军同请下山，伸弟子之礼，大振玄纲。自此学徒不下数百，言满诸方，目为郢匠。

上堂：“然灯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诸法，虚假不实，何以故？心尚无有，云何出生诸法？犹如形影，分别虚空。如人取声，安置箧中。亦如吹网，欲令气满。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据说十地菩萨住首楞严三昧，得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禅定解脱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现色身，或示现成等正觉，转大法轮，入涅槃，使无量入毛孔，演一句经无量劫，其义不尽，教化无量亿千众生得无生法忍，尚唤作所知愚、极微细所知愚，与道全乖。大难大难。珍重！”

上堂曰：“王老师自小养一头水牯牛，拟向溪东牧，不免食他国王水草，拟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国王水草。不如随分纳些些，总不见得。”师问僧曰：“夜来好风？”曰：“夜来好风。”师曰：“吹折门前一枝松？”曰：“吹折门前一枝松。”次问一僧曰：“夜来好风？”曰：“是甚么风？”师曰：“吹折门前一枝松。”曰：“是甚么松？”师曰：“一得一失。”

师有书与茱萸曰：“理随事变，宽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内。”僧达书了，便问萸：“如何是宽廓非外？”萸曰：“问一答百也无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内？”萸曰：“睹对声色，不是好手。”僧又问长沙，沙瞪目视之。僧又进后语，沙乃闭目示之。僧又问赵州，州作吃饭势。僧又进后语，州以手作拭口势。后僧举似师。师曰：“此三人，不谬为吾弟子。”

南泉山下有一庵主，人谓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礼见？”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饶千佛出世，我亦不去。”师闻，乃令赵州去勘。州去便设拜，主不顾。州从西过东，又从东过西，主亦不顾。州曰：“草贼大败。”遂拽下帘子，便归举似师。师曰：“我从来疑著这汉。”次日，师与沙弥携茶一瓶、盏三只，到庵掷向地上。乃曰：“昨日底！昨日底！”主曰：“昨日底是甚么？”师于沙弥背上拍一下曰：“赚我来，赚我来！”拂袖便回。

上堂：“道个如如早是变了也。今时师僧须向异类中行。”归宗曰：“虽行畜生行，不得畜生报。”

师曰：“孟八郎汉又恁么去也？”上堂：“文殊、普贤昨夜三更相打，每人与二十棒，趁出院去也！”赵州曰：“和尚棒教谁吃？”师曰：“且道王老师过在甚处？”州礼拜而出。

师因至庄所，庄主预备迎奉。师曰：“老僧居常出入，不与人知，何得排办如此？”庄主曰：“昨夜土地报道，和尚今日来。”师曰：“王老师修行无力，被鬼神觑见。”侍者便问：“和尚既是善知识，为甚么被鬼神觑见？”师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饭。”

师有时曰：“江西马祖说即心即佛，王老师不恁么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么道还有过么？”赵州礼拜而出。时有一僧随问赵州曰：“上座礼拜便出，意作么生？”州曰：“汝却问取和尚。”僧乃问：“适来谂上座意作么生？”师曰：“他却领得老僧意旨。”

黄檗与师为首座。一日，捧钵向师位上坐。师入堂见，乃问曰：“长老甚么年中行道？”檗曰：“威音王以前。”师曰：“犹是王老师儿孙在，下去！”檗便过第二位坐，师便休。师一日问黄檗：“黄金为世界，白银为壁落，此是甚么人居处？”檗曰：“是圣人居处。”师曰：“更有一人居何国土？”檗乃叉手立。师曰：“道不得，何不问王老师？”檗却问：“更有一人居何国土？”师曰：“可惜许！”

师问黄檗：“定慧等学，明见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时中不依倚一物。”师曰：“莫是长老见处么？”檗曰：“不敢。”师曰：“浆水钱且置，草鞋钱教阿谁还？”

师见僧斫木次，师乃击木三下，僧放下斧子，归僧堂。师归法堂，良久却入僧堂，见僧在衣钵下坐。师曰：“赚杀人！”问：“师归丈室，将何指南？”师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来失却火。”

师因东西两堂争猫儿，师遇之，白众曰：“道得即救取猫儿，道不得即斩却也。”众无对，师便斩之。赵州自外归，师举前语示之。州乃脱履安头上而出。师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儿也。”

师在方丈，与杉山向火次。师曰：“不用指东指西，直下本分事道来。”山插火著叉手。师曰：“虽然如是，犹较王老师一线道。”有僧问讯，叉手而立。师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师曰：“太僧生！”僧无对。

一僧洗钵次，师乃夺却钵。其僧空手而立。师曰：“钵在我手里，汝口喃喃作么？”僧无对。

师因入菜园，见一僧，师乃将瓦子打之。其僧回顾，师乃翘足，僧无语。师便归方丈，僧随后入，问讯曰：“和尚适来掷瓦子打某甲，岂不是警觉某甲？”师曰：“翘足又作么生？”僧无对。

上堂：“王老师卖身去也，还有人买么？”一僧出曰：“某甲买。”师曰：“不作贵，不作贱，汝作么生买？”僧无对。

师与归宗、麻谷同去参礼南阳国师。师于路上画一圆相曰：“道得即去。”宗便于圆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师曰：“恁么则不去也。”宗曰：“是甚么心行？”师乃相唤便回，更不去礼国师。

师在山上作务，僧问：“南泉路向甚么处去？”师拈起镰子曰：“我这茆镰子，三十钱买得。”曰：“不问茆镰子，南泉路向甚么处去？”师曰：“我使得正快！”有一座主辞师，师问：“甚么处去？”对曰：“山下去。”师曰：“第一不得谤王老师。”对曰：“争敢谤和尚。”师乃喷嚏曰：“多少！”主便出去。

师一日掩方丈门，将灰围却门外。曰：“若有人道得，即开。”或有祗对，多未惬师意。赵州曰：“苍天！”师便开门。

师玩月次，僧问：“几时得似这个去？”师曰：“王老师二十年前，亦恁么来。”曰：“即今作么生？”师便归方丈。

陆亘大夫问：“弟子从六合来，彼中还更有身否？”师曰：“分明记取，举似作家。”曰：“和尚不可思议，到处世界成就。”师曰：“适来总是大夫分上事。”陆异日谓师曰：“弟子亦薄会佛法。”师便问：“大夫十二时中作么生？”曰：“寸丝不挂。”师曰：“犹是阶下汉。”师又曰：“不见道，有道君王不纳有智之臣。”

上堂次，陆大夫曰：“请和尚为众说法。”师曰：“教老僧作么生说？”曰：“和尚岂无方便？”师曰：“道他欠少甚么？”曰：“为甚么有六道四生？”师曰：“老僧不教他。”陆大夫与师见人双陆，指骰子曰：“恁么、不恁么、正恁么信彩去时如何？”师拈起骰子曰：“臭骨头十八。”又问：“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时坐，或时卧，如今拟作佛，还得否？”师曰：“得。”陆曰：“莫不得否？”师曰：“不得。”

赵州问：“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师便打。州捉住棒曰：“以后莫错打人去。”师曰：“龙蛇易辨，衲子难谩。”师唤院主，主应诺。师曰：“佛九十日在忉利天为母说法，时优填王思佛，请目连运神通三转，摄匠人往彼雕佛像，只雕得三十一相，为甚么梵音相雕不得？”主问：“如何是梵音相？”师曰：“赚杀人！”师问维那：“今日普请作甚么？”对曰：“拽磨。”师曰：“磨从你拽，不得动著磨中心树子。”那无语。

一日，有大德问师曰：“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师意如何？”师曰：“大德且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说甚么得与不得。只如大德吃饭了，从东廊上西廊下，不可总问人得与不得也。”

师住庵时，有一僧到庵。师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务。待斋时作饭自吃了，送一分上来。”少时，其僧自作饭吃了，却一时打破家事就床卧。师待不见来，便归庵，见僧卧。师亦就伊边卧，僧便起去。师住后曰：“我往前住庵时，有个灵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见。”

师拈起毬子问僧：“那个何似这个？”对曰：“不似。”师曰：“甚么处见那个，便道不似。”曰：“若问某甲见处，和尚放下手中物。”师曰：“许你具一只眼。”陆大夫向师道：“肇法师也甚奇怪，解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师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陆罔测。又问：“天王居何地位？”师曰：“若是天王，即非地位。”曰：“弟子闻说天王是居初地。”师曰：“应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现天王身，而为说法。”陆辞归宣城治所。师问：“大夫去彼，将何治民？”曰：“以智慧治民。”师曰：“恁么则彼处生灵尽遭涂炭去也。”师入宣州，陆大夫出迎接。指城门曰：“人人尽唤作雍门，未审和尚唤作甚么门？”师曰：“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风化。”曰：“忽然贼来时作么生？”师曰：“王老师罪过。”陆又问：“大悲菩萨用许多手眼作甚么？”师曰：“只如国家，又用大夫作甚么？”

师洗衣次，僧问：“和尚犹有这个在。”师拈起衣曰：“争奈这个何！”

师问僧良钦：“空劫中还有佛否？”对曰：“有。”师曰：“是阿谁？”对曰：“良钦。”师曰：“居何国土？”钦无语。问：“祖祖相传，合传何事？”师曰：“一二三四五。”问：“如何是古人底？”师曰：“待有即道。”曰：“和尚为甚么妄语？”师曰：“我不妄语，卢行者却妄语。”

问：“十二时中以何为境？”师曰：“何不问王老师？”曰：“问了也。”师曰：“还曾与汝为境么？”问：“青莲不随风火散时是甚么？”师曰：“无风火不随是甚么？”僧无对。

师问：“不思善，不思恶，思总不生时，还我本来面目来。”曰：“无容止可露。”师问座主：“你与我讲经得么？”曰：“某甲与和尚讲经，和尚须与某甲说禅始得。”师曰：“不可将金弹子博银弹子去。”曰：“某甲不会。”师曰：“汝道空中一片云，为复钉钉住？为复藤缆著？”问：“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师曰：“斫竹布梯空中取。”曰：“空中如何布梯？”师曰：“汝拟作么生取？”

僧辞，问曰：“学人到诸方，有人问，和尚近日作么生？未审如何只对？”师曰：“但向道近日解相扑。”曰：“作么生？”师曰：“一拍双泯。”问：“父母未生时，鼻孔在甚么处？”师曰：“父母已生了，鼻孔在甚么处？”

师欲顺世时，向第一座云：“百年后，第一不得向王老师头上污。”第一座对云：“终不敢造次。”师云：“或有人问王老师什么处去也？作么生向他道？”对云：“归本处去。”师云：“早是向我头上污了也。”却问：“和尚百年后向什么处去？”师云：“向山下檀越家作一头水牯牛去。”第一座云：“某甲随和尚去，还许也无？”师云：“你若随我，衔一茎草

来。”师乃示疾，告门人曰：“星翳灯幻亦久矣，勿谓吾有去来也。”言讫而逝。

二

师同鲁祖、归宗、杉山吃茶次，祖提起茶盏云：“世界未成时便有这个。”师云：“今时只识这个，且不识世界。”宗云：“是。”师云：“师兄莫同此见么？”宗提起盏子云：“向世界未成时道得么？”师作掌势，宗以面作受掌势。

师与鲁祖、杉山、归宗辞马祖，各谋住庵。中路分袂次，师插下拄杖云：“道得也被这个碍，道不得也被这个碍。”宗拽拄杖便打云：“也只是这个，王老师说什么碍不碍？”鲁祖云：“只此一句，大播天下。”宗云：“还有不播的么？”祖云：“有。”宗云：“作么生是不播的？”祖作掌势。

赵州问：“和尚百年后向甚么处去？”师云：“山下作一头水牯牛去。”州云：“谢师指示。”师云：“昨夜三更月到窗。”

师刈草次，有僧问：“南泉路向甚么处去？”师竖起镰云：“我这镰子是三十文买。”僧云：“我不问这个，南泉路向甚么处去？”师云：“我用得最快。”

问：“牛头未见四祖百鸟衔花供养时如何？”师云：“只为步步踏佛阶。”问：“见后为什么不来？”师云：“直饶不来，犹较王老师一线道在。”

有人问：“和尚住此间来，还见作家也无？”师云：“作家则不见。两个石牛斗入海，直至如今不得回。”

师问黄檗：“笠子太小生。”黄檗云：“虽小，三千大千世界总在这里。”师云：“王老师呢？”黄檗无对。

有人到归宗，归宗问：“从什么处来？”对云：“从南泉来。”归宗云：“有什么佛法因缘？”对云：“和尚上堂告众曰：‘夫沙门者，须行畜牲行；若不行畜牲行，无有是处。’”归宗沉吟底。僧便问：“只如南泉意如何？”归宗曰：“虽然畜牲生，不受畜牲报。”其僧却归，举似师。师云：“实与么道么？”僧云：“实也。”师云：“孟八郎又与么去！”

僧见雀儿啄生，问师：“为什么得与么忙？”师便脱鞋打地一下。僧云：“和尚打地作什么？”师云：“趁雀儿。”

师问黄檗：“长老什么年中受戒？”檗云：“威音王佛同时受戒。”师云：“威音王佛是我儿孙。”黄檗却问：“和尚什么年中受戒？”师云：“这后生，莫无礼！”黄檗无对。

师共归宗行次，归宗先行，师落后。忽见大虫草里出，师怕，不敢行，便唤归宗。归宗转来一喝，大虫便入草。师问：“师兄见大虫似个什么？”归宗云：“相似个猫儿。”师云：“与王老师犹较一线道。”归宗却问：“师弟见大虫似个什么？”师云：“相似个虫。”

师有一日法堂上坐，忽然喝一声，侍者惊讶，上和尚处看，并无人。大师曰：“你去涅槃堂里看有僧死也无？”侍者到于半路，逢见涅槃堂主著衲衣走上来。侍者云：“和尚叫某甲看涅槃堂里有一人死也无？”堂主对曰：“适来有一僧迁化，特来报和尚。”两人共去向和尚说。停腾之间，更有一人来报和尚云：“适来迁化僧却来也。”和尚问其僧：“病僧道什么？”其僧云：“要见和尚。”师便下涅槃堂里问病僧：“适来什么处去来？”病僧云：“冥中去来。”师曰：“作么生？”僧云：“行得百里地，脚手疼痛，行不得，又渴水。忽然有一玉女唤入大楼台阁上。某甲行乏辛苦，欲得上楼阁。始上次，旁有一个老和尚喝某甲：‘不许上！’才闻喝声，则便惊讶，抽身仰倒，今日再得见和尚也。”师喝责云：“可谓好楼阁！若不遇老僧，洎入火客屋里造猪。”从此后，其僧修福作利益，日夜不停，直到手指三分只有一分的。年到七十后，坐化而去也。

有讲经论大德来参师。师问：“教中以何为体？”对云：“如如为体。”师云：“以何为极则？”对云：“法身为极则。”师云：“实也无？”对云：“实也。”师云：“唤作如如，早是变也，作么生是体？”大德无对。

师参百丈涅槃和尚。丈问：“从上诸圣还有不为人说底法么？”师曰：“有。”丈曰：“作么生是不为人说底法？”师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曰：“说了也。”师曰：“某甲只恁么，和尚作么生？”丈曰：“我又不是大善知识，争知有说不说。”师曰：“某甲不会。”丈曰：“我忒煞为你说了也。”

麻谷持锡到章敬，绕禅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谷又到师处，亦绕禅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师云：“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为甚么道不是？”师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此是风力所转，终成败坏。”

盐官谓众曰：“虚空为鼓，须弥为椎，甚么人打得？”众无对。有僧举似师，师云：“王老师不打这破鼓笛。”

师问座主：“讲甚么经？”座主云：“弥勒下生经。”师云：“弥勒几时下生？”主云：“现在天宫未来。”师云：“天上无弥勒，地下无弥勒。”

师曰：“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计。”赵州云：“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

上堂曰：“诸子！老僧十八上解作活计。有解作活计者出来，共尔商量，是住山人始得。”良久，顾视大众合掌曰：“珍重！无事各自修行。”大众不去。师曰：“如圣果大可畏，勿量大人，尚不奈何。我且不是渠，渠且不是我，渠争奈我何？他经论家说法身为极则，唤作理尽三昧、义尽三昧，似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还源去。几恁么会，祸事！兄弟，近日禅师太多，觅个痴钝人不可得，不道全无，于中还少。若有出来，共尔商量。如空劫时有修行人否？有无作么不道？阿尔寻常巧唇薄舌，及乎问着，总皆不道，何不出来？莫论佛出世时事！兄弟，今时人担佛着肩上行，闻老僧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便聚头拟推，老僧无尔推处。尔若束得虚空作棒，打得老僧着，一任推。”

时有僧问：“从上祖师至江西大师皆云：‘即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今和尚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学人悉生疑惑，请和尚慈悲指示。”师乃抗声答曰：“尔若是佛，休更涉疑，却问老僧何处有恁么傍家疑佛来？老僧且不是佛，亦不曾见祖师。尔恁么道，自觅祖师去。”曰：“和尚恁么道，教学人如何扶持得？”师曰：“尔急手托虚空着。”曰：“虚空无动相，云何托？”师曰：“尔言无动相，早是动也。虚空何解道我无动相？此皆是尔情见。”曰：“虚空无动相，尚是情见，前遣某甲托何物？”师曰：“尔既知，不应言托，拟何处扶持他？”曰：“‘即心是佛’既不得，‘是心作佛’否？”师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情计所有，斯皆想成。佛是智人，心是采集主，皆对物时，他便妙用。大德，莫认心认佛！设认得，是境，被他唤作所知愚。故江西大师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尔后人恁么行履。今时学人，披个衣服，傍家疑恁么，闲事还得否？”曰：“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和尚今却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未审若何？”师曰：“尔不认‘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老僧忽得心来，复何处着？”曰：“总既不得，何异太虚？”师曰：“既不是物，比什么太虚？又教谁异不异？”曰：“不可无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师曰：“尔若认这个，还成心佛去也。”曰：“请和尚说。”师曰：“老僧自不知。”曰：“何故不知？”师曰：“教我作么生说？”曰“可不许学人会道？”师曰：“会什么道？又作么生会？”曰：“某甲不知。”师曰：“不知却好。若取老僧语，唤作依通人。设见弥勒出世，还被他燖却头尾。”曰：“使后人如何？”师曰：“尔且自看，莫忧他后人。”曰：“前不许某甲会道，今复令某甲自看，未审如何？”师曰：“冥会妙会许尔，尔作么生会？”曰：“如何是妙会？”师曰：“还欲学老僧语？纵说是老僧说，大德如何？”曰：“某甲若自会，即不须和尚乞慈悲指示。”师曰：“不可指东指西赚人。尔当哆哆和和时，作么不来问老僧？今时巧黠，始道我不会，图什么？尔若此生出头来，道我出家作禅师，如未出家时，曾作什么来？且说看，共尔商量。”曰：“恁么时某甲不知。”师曰：“既不知，即今认得可可是耶？”曰：“认得既不是，不认是否？”师曰：“认不认是什么语话？”曰：“到这里某甲转不会也。”师曰：“尔若不会，我更不会。”曰：“某甲是学人即不会，和尚是善知识，合会。”师曰：“这汉，向尔道不会，谁论善知识？莫巧黠，看他江西老宿在日，有一学士问：‘如水无筋骨，能乘万斛舟，此理如何？’老宿云：‘这里无水亦无舟，论什么筋骨？’兄弟他学士便休去，可不省力。所以数数向道，佛不会道。我自修行，用知作么？”曰：“如何修行？”师曰：“不可思量得，向人道恁么修，恁么行，大难！”曰：“还许学人修行否？”师曰：“老僧不可障得尔。”曰：“某甲如何修行？”师曰：“要行即行，不可专寻他背。”曰：“若不因善知识指示，无以得会。如和尚每言：‘修行须解始得。若不解，即落他因果，无自由分。’未审如何修行，即免落他因果？”师曰：“更不要商量。若论修行，何处不去得？”曰：“如何去得？”师曰：“尔不可逐背寻得。”曰：“和尚未说，教某甲作么生寻？”师曰：“纵说，何处觅去？且如尔从旦至夜，忽东行西行，尔尚不商量，道去得不得？别人不可知得尔。”曰：“当东行西行，总不思量是否？”师曰：“恁么时，谁道是不是？”曰：“和尚每言：‘我于一切处而无所行，他拘我不得，唤作遍行三昧，普现色身，莫是此理否？”师曰：“若论修行，何处不去？不说拘与不拘，亦不说三昧。”曰：“何异有法得菩提道？”师曰：“不论异不异。”曰：“和尚所说修行，迢然与大乘别，未审如何？”师曰：“不管他别不别，兼不曾学来。若论看教，自有经论座主，他教家实大可畏，尔且不如听去好。”曰：“究竟令学人作么生会？”师曰：“如汝所问，元只在因缘边，看尔且不奈何，缘是认得六门头事。尔但会佛那边，却来我与尔商量。兄弟，莫恁么寻逐不住，恁么不取古人语，行菩萨行，唯一人行，天魔波旬领诸眷属，常随菩萨，后觅心行起处，便拟扑倒。如是经无量劫，觅一念异处不得，方与眷属礼辞，赞叹供养，犹是进修位。中下之人，便不奈何，况绝功用处，如文殊普贤，更不话他。兄弟，作么生道行是无？觅一日行底人不可得。今时傍家，从年至岁，只是觅究竟作么生？空弄唇舌生解。”曰：“当恁么时，无佛名、无众生名，使某甲作么图度？”师曰：“尔言无佛名、无众生名，早是图度了也，亦是记他言语。”曰：“若如是，悉属佛出世时事，了不可不言。”师曰：“尔作么生言？”曰：“设使言，言亦不及。”师曰：“若道言不及是及语。尔虚恁么寻逐，谁与尔为境？”曰：“既无为境者，谁是那边人？”师曰：“尔若不引教来，即何处论佛？既不论佛，老僧与谁论这边那边？”曰：“果虽不住道，而道能为因如何？”师曰：“是他古人，如今不可不奉戒。我不是渠，渠不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行履却快活。尔若一念异，即难为修行。”曰：“云何一念异，难为修行？”师曰：“才一念异，便有胜劣二根。不是情见，随他因果，更有什么自由分？”

曰：“每闻和尚说‘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未审如何？”师曰：“缘生故非。”曰：“报化既非真佛，法身是真佛否？”师曰：“早是应身也。”曰：“若恁么，即法身亦非真佛。”师曰：“法身是真非真，老僧无舌，不解道。尔教我道即得。”曰：“离三身外，何法是真佛？”师曰：“这汉，共八九十老人相骂，向尔道了也，更问什么离不离？拟把楔钉他虚空。”曰：“伏承《华严经》是法身佛说如何？”师曰：“尔适来道什么语？”其僧重问。师顾视叹曰：“若是法身说，尔向什么处听？”曰：“某甲不会。”师曰：“大难，大难！好去珍重！”

示众云：“空劫之时，无一切名字。佛才出世来，便有名字，所以取相。”师又云：“只为今时执著文字限量，不等大道，一切实无凡圣。若有名字，皆属限量。所以江西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后人与么行履。今时尽拟将心体会大道，道若与么学，直至弥勒佛出世，还须发心始得，有什么自由分？只如五祖会下，四百九十九人尽会佛法，惟有卢行者一人不会佛法，只会道，不会别事。若认心是佛，心是三界采集主；若认智是道，智是多矫诈；若论佛出世时，唤作三界智人，说一切教义句理，唤作暂时受用具。若唤心是佛，认智是道，皆是处所。所以道无心意而现行，暂时披垢腻之衣，来为人说破，不是凡圣物。他家早晚与人为因？亦不曾与人为果。若与人为因，即不自在，被因果所拘，不得自由。佛未出世时，无人会得。若出世边论，还许少分会。但以冥理自通，无师自尔，本自无物。由是见闻觉知，即是报化，所以三十二相异体。故若离彼，即同如来。报化佛总打却，何处存立？不是不许，只如弥勒又作凡夫，他炽然行六波罗蜜，他家触处去得，因什么便不许他？他不曾滞著凡圣，所以那边会了，却来这里行履，始得自由分。今时学人多分出家，不肯入家；好处即认，恶处即不认，争得？所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他家去住得自由且如何？若知即被知处所拘。若不恁么，争得不许他？他这个定不曾变异，若不定，即属造化也。他哪个早晚曾变动？所以十二分教决定不是我，我即向十二分教中行履得。若十二分教是我，即受变也。若论有渗果，是二乘位；若论无渗，是大乘名。所以得名为大乘。若是这个，不是拘系的物。所以潜通密理，无人觉知，不是见闻觉知。”

问：“以意会得否？”师云：“若以意会，即思量得也。他教中亦云：‘种种意成身，我说为心量。’那个不可思议，不是意会的物。如水里有水，即有影；若无水时，唤什么作影？法身由对报化得名。若无报化，法身向哪边认法身？亦云是影。经论极则，头只到法身，实入理地，哪个早晚同于经论？经论不管伊如何排遣，他且不到这里，大难，大难！”

师示众云：“佛出世来，只为众生不会道。若不因善知识闻，名无师自尔。若因善知识闻，忽引经论作证。若自作得主，不引经论，最省心力。若引经论，将他眼作自己眼，不得自由。大道一如，无师自尔。若能如如不变，故不曾迷。报化非真佛，莫认法身。凡圣果报皆是影，若认著，即属无常生灭也。粗细而论，纤毫不立；穷理尽性，一切全无。如世界未成时，洞然空廓，无佛名，无众生名，始有少分相应。直向那边会了，却来这里行履，不证凡圣果位。据本而论，实无少法可得。岂况三乘五性差别名数！但是有因有果，尽属无常生灭也，并是出世安立假名相说，非关本来事。道不是明暗物，一切莫认著。大道冥通，智莫能测。故云：‘相逢不相识，共语不相知。’好去，无事珍重！”

师示众云：“自夏已来不安，皆是罪过。死者已死，在者好自安排。如今学人直须会取佛未出世时，都无名字，密意潜通，无人觉知，唤作道人。佛出世权说三乘五性，他不是三乘五性人。从那边行履，他是自由人。会取今有本有，不从佛闻与他为缘。如今直须截断两头句，透那边，不被凡圣拘系。心如枯木，始有少许相应。引经说义，皆是与他分疏，向他屋里作活计，终无自由分。恰如水母得蛤为眼，如何得自由？佛是受果报人。如今学人极则，只认得个法身，犹如水月空花，影像不中。兄弟，直须会取，不从佛闻，无师自尔。报化非真佛，根本一如，无变异故。法过眼耳鼻舌身意心，以无心意而现行。如今知解不是喽啰汉，此物不是凡圣，不是愚智，强唤作愚智。本不是名字，不得道著，道著则头角生。唤作如如，早是变也。兄弟，直须向异类中行始得。大难，大难！”

师示众云：“佛出世来，只教会道，不为别事。祖祖相传，直至江西老宿，亦只教人会这个道。佛法先到此土五百年，达摩西来此土，恐尔滞著三乘五性名相，所以说法，度汝诸人迷情。且五祖下五百人，只卢行者一人不会佛法，不识文字，他家只会道。如今学人直须明其道，不论别智。决定不是物。大道无形，真理无对。等空不动，非生死流。三界不摄，非去来今。所以明暗自去来，虚空不动摇。万象自去来，明暗实不鉴。如今有人将鉴觉知解者是道，皆前境所引，随他生死流，何曾得自由？若作此见解，实未有自由分。所以智不是道，可不难矣！云是什么智？是什么道？若论世间福智，只得唤作庄严具。亦云福智二严，亦云受用具，皆是对治。唤作什么佛出世？只得唤作三界智人。未出世时唤作什么物？若论无渗，本自具足，妙用自通，无人觉知，潜行密用，踪迹难寻。所以天魔波旬将诸眷属久远劫来觅菩萨一念起处不可得。天魔赞叹云：‘佛法至妙，我实难测。’如今但会如如之理，直下修行。何不问如何修行？但会取无量劫来性不变异，即是修行。妙用而不住，便是菩萨行。达诸法空，妙用自在，色身三昧炽然，行六波罗蜜空，处处无碍。游于地狱，犹如园观，不可道伊不得作用。众生无量劫来迷于本性，不自了体，云尘暂翳，著诸恶欲。云驶月运，舟行岸移，暂时岐路，不得自在。种种受苦，不自觉知。乃至今日会取从来性，与今日不别。若言即心即佛，如兔马有角；若言非心非佛，如牛羊无角。所以如来藏实不覆藏，五蕴本空，师子何曾在窟？亦云性水，亦云法水。法水如波，性水如湿。水不洗水，佛不度佛。演若达多，迷头认影，便道失却头，傍家觅，纵觅得，又不是己头。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直道性无住处，是筑著物，亦云不闻闻是大涅槃道，这个物不是闻不闻。江西老宿只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直须体会，诣实修行。莫道我是禅师，知解傍家，舌上取辩，两脚稍空，莫将为是，共道不相应。兄弟，粗细想念分剂，但是贪求，皆属境。三乘五性，粗细而论，不出情量。纤毫瞥起，精魅所附。他且不许见闻觉知，自似个痴钝人、少神人，百事不知最好。普贤其时道：‘我将心闻。’文殊云：‘初心不能入，云何获圆通？’被一棒粉碎，无事珍重！”

上堂：“汝看亮座主，是蜀中人，解讲三十二本经论，于江西讲次，来见开元寺老宿。宿问：‘见说座主解讲经，是否？’主云：‘不敢。’宿云：‘将什么讲？’主云：‘将心讲。’宿云：‘心如工伎儿，意如和伎者，争解讲得？’主云：‘莫是虚空讲得？’宿云：‘却是虚空讲得。’主拂袖便行。宿召座主，主回首，宿云：‘是什么？’主便开悟。兄弟，看他快利么？”僧云：“据和尚说，即法身说法。”师云：“若如是会，早是应身了也。”僧云：“既是应身，岂无说法者？”师云：“我不知。”云：“某不会。”师云：“不会却好，免与他分疏。”

问：“教中道，法身大士会处，即见法身佛；地位菩萨，即见报身佛；二乘唯见化身佛。莫是此理否？”师曰：“我眼不曾看教，兼无耳孔不曾听，你自看取。若如是忆持，即以后始不奈何。如似弄珠，说珠光遍，有金盘在即得，忽被拈却金盘去，何处弄珠？向什么处寻他光遍与不遍？”学人礼拜。和尚笑云：“大难，大难。古人骂你唤作田猎渔捕，唤作搬粪人，好去珍重！”

僧问：“大道不属见闻觉知，未审如何契会？”师云：“须会冥契自通，亦云了因，非从见闻觉知有。见知属缘，对物始有。这个灵妙不可思议，不是有对，故云妙用自通，不依傍物，所以道通，不是依通。事须假物，方始得见。所以道，非明暗法，离有离无，潜理幽通，无人觉知。亦云冥会真理，非见闻觉知。故云息心达本源，故号如如佛。毕竟无依自在人，亦云本果，不从生因之所生。文殊云：‘惟从了因之所了，不从生因之所生。’从上已来，只教人会道，更不别求。若思量作得道理，尽属句义、三乘五性义理，无不唤作行履，处处受用，具足即得。若论道即不是，一向耽着，被他识拘，亦云世间智，教云一向耽着三藏学者，为田猎渔捕，为利养故煞害大乘，亦云贪欲成性。所以云：‘佛不会道，我自修行，我自有妙用。’亦云正因，了六波罗蜜空，即物拘我不得。所以祖师西来，恐你诸人迷着因果地位，故来传法救迷情，顿悟花情已，性是花种性，亦云菩提花。故江西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先祖虽说即心即佛，是一时间语，空拳黄叶，止啼之说。如今多有人唤心作佛，唤智为道，见闻觉知皆是道。若如是会者，何如演若达多，迷头认影！设使认得，亦不是汝本来头。故大士诃迦旃延，以生灭心，说实相法，皆是情见。若言即心即佛者，如兔马有角；非心非佛，牛羊无角。汝心若是佛，亦何用非他有无形相，以何是道？所以教中不许，宁作心师，不师于心。心如工伎儿，意如和伎者。故云佛有道心，不离见闻觉知，皆属因缘而有，皆是照物而有，不可常照。所以心智俱不是道。且大道非明暗法，离有无数，数不能及。如空劫时无佛名，无众生名，与么时正是道。只是无人觉知见他，数不及他。唤作无名大道，早属名句了也。所以真理一如，更无思想；才有思想，即被阴拘，便有众生名，有佛名。佛出世来，唤作三界智人，只如未出世时，唤作什么？如云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慈悲。佛出世，只令人会道，体非凡圣，唤作还源归本，体解大道。今日既如是会道，即无量劫来六道四生，皆有去来，是暂时行履处，先圣本行集云：‘我无所不行。’一切众生，虽在如是行处，为无了因，故生贪欲，名为在缠，不得自在，暂时岐路，云驶月运，舟行岸移。众生妄想，物无不住，岂况理能迁变？今既如是会，却向里许行履，不同前时，为了因，会本果故。了阴界空，六波罗蜜空，所以得其自在。若不向里许行履，如何摧剉得五种贪，二种欲，不守住声闻，随于劫数。所以诸佛菩萨具福智二严，为了因，了六波罗蜜空，体这个受用，所以不存知见，始得自在。若有知见，即属地位，便有分剂心量，被因果隔，唤作酬因答果佛，不得自在。所以大圣诃他，为内见外见，情量不尽，二障二愚，所以见河能漂香象。真理无形，如何知见？大道无形，理绝思量。今日行六波罗蜜，先用了因，会本果故，了此物是方便受用，始得自由，去住自在无障碍。亦云方便勤庄严，亦云微妙净法身，具相三十二，只是不许分剂心量。若无如是心，一切行处乃至弹指合掌，皆是正因，万善皆同无终，始得自在。所以天魔外道求我不得，唤作无住心，亦云无渗智，不思议妙用自在。菩提涅槃，皆是修行人境界，皆属明句。若会本来非凡物，即水不能洗水。何以故？本来无物故。经云：‘我王库中，实无如是刀。’又云：‘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所以道非明暗。故云‘性海不是觉海。觉海涉缘，即须对物。他便妙用，无人觉知。’唤作极微细透金色水尘，菩萨所因，唤作受用具。若水不洗水，即体不是明暗，亦云无渗智，又云无碍智。若如是，即一切处拘我不得。如今更别求建立义句，觅胜负知解语言，言众生劣，有佛圣救众生，求佛菩提，皆属贪欲，亦云破戒比丘，与道悬隔。大道无明，未曾有暗，非三界摄，非去来今。如来藏实不覆藏，师子何曾在窟？五阴本空，何曾有处所？且法身无为，不堕诸数；法无动摇，不依六尘。故经云：‘佛性是常，心是无常。’所以智不是道，心不是佛。如今且莫唤心作佛，莫作见闻觉知会。这个物，且本来无许多名字，妙用自通，数量管他不得，是大解脱。所以道人心无住处，踪迹不可寻，故云无渗智、不思议智。看他池州崔使君问五祖大师云：‘徒众五百，何以能大师独受衣传信，余人为甚么不得？’五祖云：‘四百九十九人，尽会佛法，惟有能大师是过量人，所以传衣信。’崔云：‘故知道非愚智。’便告大众：‘总须记取。’”师云：“记得属第六识，不堪，无事珍重。”

大和八年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告门人曰：“星翳灯幻亦久矣，勿谓吾有去来也。”言讫而逝，世寿八十七，腊五十八。

三

南泉和尚嗣马大师，在池州。师讳普愿，姓王，新郑人也。母孕之时，不喜荤血。至德二年，投密县大隗山大慧禅师受业。后参大寂，密掌灵符。池阳、宣城廉使陵亘请下礼事，大弘真教。

师有时云：“我行脚时，有一中老宿教某甲道：返本还源，噫！祸事也。我十八上解作活计，三乘十二分教因我所有。如今我向三乘十二分教且不是，所以解修行底人不落因果，不解修行底人落他因果。”

师行脚次，问村路：“此路到什么处？”村公对云：“脚下底是什么？”师云：“到岳不？”村公：“如许多时，又觅在。”师云：“有茶不？”对云：“有。”师云：“觅一碗茶得不？”对云：“觅则不得，但来。”

问：“祖祖相传，合传何法？”师云：“一二三四五。”

师与归宗同行二十年，行脚煎茶次，师问：“从前记持商量语句已知，离此后有人问毕竟事，作么生？”归宗云：“这一片田地，好个卓庵。”师云：“卓庵则且置，毕竟事作么生？”归宗把茶铫而去，师云：“某甲未吃茶在。”归宗云：“作这个语话，滴水也消不得。”

有人问：“和尚住此间来，还见作家也无？”师云：“作家则不见，两个石牛匽入海，直至如今不得回。”有人拈问龙花：“只如南泉与么道，意作么生？”龙花云：“谁敢向这里出头？”

师持锡到韶州，刺史问：“十二种头陀，和尚是第几种？”师乃振锡一下。刺史再问，师云：“太钝生！”师敲绳床，谓众云：“大众共他语话。”对云：“却请和尚共他语话。”师云：“我不共他语话。”僧云：“为什么不共他语话？”师云：“不辞共他语话，恐他不解语。”

有僧问：“古人道：‘摩尼珠，人不识，如来藏里亲收得。’如何是如来藏？”师云：“王老师共你与么来去是藏。”进曰：“不来不去时如何？”师云：“亦是藏。”云：“如何是珠？”师唤僧，僧应喏，师云：“去，你不会。”

问：“如何是菩萨意旨？”师云：“黑如漆。”僧云：“眼在何处？”师云：“明如日。”僧辞时，问：“学人到山下，有人问著和尚近日如何，作么生只对？”师云：“但向他道：‘解相扑。’”僧云：“作么生相扑？”师答云：“一拍双泯。”

道吾到南泉，师问曰：“阇梨名什么？”道吾对云：“宗智。”师云：“智不到处作么生？”道吾对云：“切忌说著。”师问曰：“灼然，说著则头角生也。”却后三五日间，道吾与云岩相共在僧堂前把针。师行游次，见道吾，依前问：“智阇梨前日道：智不到处，切忌说著。说著，则头角生也。如今合作么生行履？”道吾便抽身起，却入僧堂内，待师过后却出来。云岩问道吾：“和尚适来问，何不只对？”道吾云：“师兄得与么灵利！”云岩却上和尚处问：“适来和尚问智师弟这个因缘，合作么生只对？”师云：“他却是异类中行。”云岩云：“作么生是异类中事？”师云：“岂不见道：‘智不到处，切忌说著。’说著，则头角生。唤作如如，早是变了，宜须向异类中行。”云岩亦不先陀，道吾念言：“他与药山有因缘矣。”便却共他去药山。药山问：“阇梨到何处来？”岩云：“此回去到南泉来。”药山云：“南泉近日有什么方便示诲学徒？”云岩举似前话。药山云：“汝还会他这个时节也无？”云岩云：“某甲虽在他彼中，只为是不会他这个时节，便特归来。”药山大笑，云岩便问：“作么生是异类中行？”药山云：“我今日困，汝且去，别时来。”岩云：“某甲特为此事归来，乞和尚慈悲。”药山云：“阇梨且去，老僧今日身体痛，别时却来。”云岩礼拜了便出去。道吾在方丈外立，听闻他不领览，不觉知，咬舌得血。却后去问：“师兄去和尚处问因缘，和尚道个什么？”岩云：“和尚并不为某甲说。”道吾当时低头不作声。

在后各在别处住，至临迁化时，见洞山密师伯来，道吾向师伯说：“云岩不知有这一则事，我当初在药山时悔不向他说。虽然如此，不违于药山之子。道吾却为师伯子细说此事。”

师问僧：“什么处去？”对云：“山下去。”师云：“第一不得谩王老僧。”对云：“终不敢谩和尚。”师遂将瓶喷水，云：“是多少？”僧无对。师代云：“非师本有。”

师问黄檗：“去什么处？”对云：“择菜去。”师云：“将什么择？”黄檗竖起刀子。师云：“只解作客，不解作主。”自代云：“更觅则不得。”

上堂云：“今时学士类尚辩不得，岂辩得类中异？类中异尚辩不得，作么生辩得异中异？唤作如如，早是变也，直须向异类中行。”赵州和尚上堂，举这个因缘云：“这个是先师勘茱萸师兄因缘也。”有人便问：“如何是异中异？”赵州云：“直得不被毛，不戴角，又勿交涉。”

师大和八年甲寅岁十二月二十五日迁化，春秋八十七，僧夏五十九矣。刘轲撰碑铭矣，净修禅师赞曰：

出世南泉，为大因缘。猫牛委有，佛祖宁传。

高提线道，异却言诠。赵州入室，其谁踵焉？

22归宗智常禅师法语

　　上堂：“从上古德，不是无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时不能自成自立，虚度时光。诸子，莫错用心，无人替汝，亦无汝用心处，莫就他觅。从前只是依他解，发言皆滞，光不透脱，只为目前有物。”僧问：“如何是玄旨？”师曰：“无人能会。”曰：“向者如何？”师曰：“有向即乖。”曰：“不向者如何。”师曰：“谁求玄旨？”又曰：“去，无汝用心处。”曰：“岂无方便门，令学人得入？”师曰：“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曰：“如何是观音妙智力？”师敲鼎盖三下，曰：“子还闻否？”曰：“闻。”师曰：“我何不闻？”僧无语，师以棒趁下。

师尝与南泉同行，后忽一日相别，煎茶次。南泉问曰：“从来与师兄商量语句，彼此已知，此后或有人问：‘毕竟事作么生？’”师曰：“这一片地，大好卓庵。”泉曰：“卓庵且置，毕竟事作么生？”师乃打翻茶铫，便起。泉曰：“师兄吃茶了，普愿未吃茶。”师曰：“作这个语话，滴水也难消。”

僧问：“此事久远，又如何用心？”师曰：“牛皮鞔露柱，露柱啾啾叫，凡耳听不闻，诸圣呵呵笑。”师因官人来，乃拈起帽子两带曰：“还会么？”曰：“不会。”师曰：“莫怪老僧头风，不卸帽子。”师入园取菜次，乃画圆相，围却一株，语众曰：“轧不得动着这个。”众不敢动，少顷，师复来，见菜犹在，便以棒趁众僧曰：“这一队汉，无一个有智慧底。”师问：“新到甚么处来？”曰：“凤翔来。”师曰：“还将得那个来否 ？”曰：“将得来。”师曰：“在甚么处？”僧以手从顶擎捧呈之，师即举手作接势，抛向背后。僧无语。师曰：“这野狐儿。”

师除草次，有讲僧来参，忽有一蛇过，师以锄断之。僧曰：“久向归宗，元来是个粗行沙门。”师曰：“你粗，我粗？”曰：“如何是粗？”师竖起锄头。曰：“如何是细？”师作斩蛇势。曰：“与么，则依而行之。”师曰：“依而行之且置，你甚处见我斩蛇？”僧无对。

　　云岩来参，师作挽弓势，岩良久，作拔剑势。师曰：“来太迟生。”

　　上堂：“吾今欲说禅，诸子总近前。”大众近前。师曰：“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问：“如何是观音行？”师乃弹指曰：“诸人还闻否？”曰：“闻。”师曰：“一队汉，向这里觅甚么？”以棒趁出，大笑归方丈。

僧辞，师问：“甚么处去？”曰：“诸方学五味禅去。”师曰：“诸方有五味禅，我这里只有一味禅。”曰：“如何是一味禅？”师便打。僧曰：“会也，会也。”师曰：“道！道！”僧拟开口，师又打。僧后到黄檗，举前话。檗上堂曰：“马大师出八十四人，善知识问着，个个屙漉漉地，只有归宗较些子。”

江州剌史李浡问：“教中所言‘须弥纳芥子’即不疑。芥子纳须弥，莫是妄谈否？”师曰：“人传使君读万卷书籍，还是否？”曰：“然。”师曰：“摩顶至踵如椰子大，万卷书向何处著？”李俛首而已。李异日又问：“一大藏教，明得个甚么边事？”师举拳示之，曰：“还会么？”曰：“不会。”师曰：“这个措大，拳头也不识。”曰：“请师指示。”师曰：“遇人即途中授与，不遇即世谛流布。”

师以目有重瞳，遂将药手按摩，以致两目俱赤，世号赤眼归宗焉。后示灭，谥至真禅师。

师有偈曰：

归宗事理绝，日轮正当午。

自在如师子，不与物依怙。

独步四山顶，优游三大路。

吹嘘飞禽堕，频申众兽怖。

机竖箭易及，影没手难覆。

施张如工伎，剪截成尺度。

巧镂万般名，归宗还似土。

语密音声绝，理妙言难措。

弃个耳还聋，取个眼还瞽。

一鏃破三关，分明箭后路。

可怜个丈夫，先天为心祖。

23汾州无业国师法语

汾州和尚嗣马大师，师讳无业。姓杜，商州上洛人也。

初，母李氏忽闻空中有言曰：“寄住得不？”已而方娠。诞生之夕，异光满室。及至成童，不为儿戏。行必直视，坐则跏趺。商之缁徒，见皆叹曰：“此无上法器也。速令出家，绍隆三宝。”

九岁，启父母，依商州开元寺志本禅师。禅师授以《金刚》、《法华》、《维摩》、《涅槃》等经，一览无遗。年十二，剃落，具戒于襄州幽律师。禀四分律疏，一夏肆习，便能敷演。长讲《花严》、《涅槃》等经。时谓“生肇不泯，琳远再兴。”

师闻马大师禅门鼎盛，特往瞻礼。祖睹其状貌奇伟，语音如钟，乃曰：“巍巍佛堂，其中无佛。”师礼跪而问曰：“三乘文学，粗穷其旨，常闻禅门即心是佛，实未能了。”祖曰：“只未了的心即是，更无别物。”师曰：“如何是祖师西来密传心印？”祖曰：“大德正闹在，且去，别时来。”师才出，祖召曰：“大德！”师回首，祖曰：“是什么？”师便领悟，乃礼拜。祖曰：“这钝汉，礼拜作么？”

自得旨后，诣曹溪，礼祖塔，及卢岳天台，寻遍圣迹。后住开元精舍，学者致问，多答之曰：“莫妄想。”

马祖谓师曰：“只未了底心即是，更无别物。不了时即是迷，若了即是悟。迷即众生，悟即是佛。道不离众生，岂更有别佛？亦犹手作拳，拳全手也。”师言下豁然开悟，涕泪悲泣向大寂曰：“本谓佛道长远，勤苦旷劫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实相，本自具足。一切万法从心所生，但有名字，无有实者。”大寂曰：“如是，如是。一切法性不生不灭，一切诸法本自空寂。经云‘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又云：‘毕竟空寂舍。’又云：‘诸法空为座。’此即诸佛如来住此无所住处。若如是知，即住空寂舍，坐法空座，举足下足，不离道场，言下便了，更无渐次。所谓不动足而登涅槃山者也。”

大师直造宝所，不棲化城。唐宪宗屡召，师皆辞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礼，乃命两街僧录灵阜等齐诏迎请，至彼作礼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时，愿和尚且顺天心，不可言疾也。”师微笑曰：“贫道何德，累烦世主？且请前行，吾从别道去矣。”乃澡身剃发，至中夜告弟子惠愔等曰：“汝等见闻觉知之性，与太虚同寿，不生不灭，一切境界，本自空寂，无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为境惑。一为境惑，流转不穷。汝等当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犹如金刚，不可破坏。一切诸法，如影如响，无有实者。经云：‘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常了一切空，无一物当情，是诸佛用心处，汝等勤而行之。”言讫，跏趺而逝。

上堂：有僧问曰：“十二分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师东化，别唱玄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岂得世尊说法有所未尽？只如上代诸德高僧，并学贯九流，洞明三藏，生肇融睿尽是神异间生，岂得不知佛法远近？某甲庸昧，愿师指示。”师曰：“诸佛不曾出世，亦无一法与人。但随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将蜜果换苦葫芦，淘汝诸人业根，都无实事。神通变化及百千三昧门，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严，为破执有滞空之见。若不会道及祖师来意，论什么生肇融睿？如今天下解禅解道如河沙数，说佛说心有百千万亿，纤尘不去，未免轮回。思念不亡，尽须沉坠。如斯之类，尚不能自识业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谓上流并他先德，但言‘触目无非佛事，举足皆是道场。’原其所习，不如一个五戒十善凡夫，观其发言，嫌他二乘十地菩萨。且醍醐上味为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药。南山尚自不许，呼为大乘学语之流，争锋唇舌之间，鼓论不形之事，并他先德，诚实苦哉。只如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漱流，弃其利禄，亦有安国理民之谋，征而不赴，况我禅宗途路且别？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后，茆茨石室向折脚铛子里，煮饭吃过三十二十年，名利不干怀，财宝不为念，大忘人世，隐迹岩丛。君王命而不来，诸侯请而不赴，岂同我辈贪名爱利汨没世途？如短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诸贤，岂不通佛理？可不如一个博地凡夫？实无此理。他说法如云如雨，犹被佛呵云见性如隔罗縠。只为情存圣量，见在果因，未能逾越圣情，过诸影迹。先贤古德、硕学高人，博达古今，洞明教网，盖为识学诠文，水乳难辨，不明自理，念静求真。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伤哉！设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则，入理之门，便谓永出世利，巡山傍涧，轻忽上流。致使心漏不尽，理地不明，空到老死无成，虚延岁月。且聪明不能敌业，干慧未免苦轮。假使才并马鸣，解齐龙树，只是一生两生不失人身。根思宿净，闻之即解，如彼生公，何足为羡？与道全远。共兄弟论，实不论虚，只遮口食身衣，尽是欺贤罔圣，求得将来他心慧眼。观之如吃脓血一般，总须偿他始得。阿那个有道果？自然招得他信施来不受者，学般若菩萨，不得自谩，如冰凌上行，似剑刃上走。临终之时，一豪凡圣情量不尽，纤尘思念未忘，随念受生，轻重五阴，向驴胎马腹里托质，泥犁镬汤里煮炸一遍了。从前记持忆想、见解智慧，都卢一时失却，依前再为蝼蚁。从头又作蚊虻，虽是善因而遭恶果，且图什么？兄弟！只为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系着，无成办之期。祖师观此土众生有大乘根性，唯传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拣凡之与圣、愚之与智，且多虚不如少实。大丈夫儿，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顿息万缘，越生死流，迥出常格，灵光独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独步。何必身长丈六、紫磨金辉？项佩圆光、广长舌相？若以色见我，是行邪道。设有眷属庄严，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碍眼光，得大总持，一闻千悟，都不希求一餐之直。汝等诸人，傥不如是，祖师来至此土，非常有损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捞捷一个半个，堪为法器；有损者，如前已明，从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贤，有进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须偿宿债。’”

24大珠慧海禅师法语

越州大珠慧海禅师，建州朱氏子。依越州大云寺智和尚受业。初参马祖，祖问：“从何处来？”曰：“越州大云寺来。”祖曰：“来此拟须何事？”曰：“来求佛法。”祖曰：“我这里一物也无，求甚么佛法？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作么！”曰：“阿哪个是慧海宝藏？”祖曰：“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师于言下自识本心，不由知觉，踊跃礼谢。

师事六载后，以受业师老，遽归奉养，乃晦迹藏用，外示痴讷。自撰《顿悟入道要门论》一卷，法侄玄晏窃出江外，呈马祖。祖览讫，告众曰：“越州有大珠，圆明光透自在，无遮障处也。”众中有知师姓朱者，相推来越，寻访依附。师谓曰：“禅客！我不会禅，并无一法可示于人。不劳久立，且自歇去。”

时学侣渐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随问随答，其辩无碍。时有法师数人来谒，曰：“拟伸一问，师还对否？”师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

问：欲修何法？即得解脱。答：唯有顿悟一门，即得解脱。问：云何为顿悟？答：顿者，顿除妄念；悟者，悟无所得。

问：从何而修？答：从根本修。云何从根本修？答：心为根本。云何知心为根本？答：《楞伽经》云：心生即种种法生，心灭即种种法灭。《维摩经》云：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遗教经》云：但制心一处，无事不办。经云：圣人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智人调心不调身，愚人调身不调心。《佛名经》云：罪从心生，还从心灭。故知善恶一切，皆由自心，所以心为根本也。若求解脱者，先须识根本；若不达此理，虚费功劳，于外相求，无有是处。《禅门经》云：于外相求，虽经劫数，终不能成；于内觉观，如一念顷，即证菩提。

问：夫修根本，以何法修？答：惟坐禅，禅定即得。《禅门经》云：求佛圣智，要即禅定；若无禅定，念想喧动，坏其善根。问：云何为禅？云何为定？答：妄念不生为禅，坐见本性为定。本性者，是汝无生心。定者，对境无心，八风不能动。八风者：利、衰、毁、誉、称、讥、苦、乐，是名八风。若得如是定者，虽是凡夫，即入佛位。何以故？《菩萨戒经》云：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得如是者，即名解脱，亦名达彼岸、超六度、越三界、大力菩萨、无量力尊，是大丈夫。

问：心住何处即住？答：住无住处即住。问：云何是无住处？答：不住一切处，即是住无住处。问：云何是不住一切处？答：不住一切处者，不住善恶有无内外中间，不住空、亦不住不空，不住定、亦不住不定，即是不住一切处。只个不住一切处，即是住处也。得如是者，即名无住心也，无住心者是佛心。

问：其心似何物？答：其心不青不黄、不赤不白、不长不短、不去不来、非垢非净、不生不灭，湛然常寂，此是本心形相也，亦是本身。本身者，即佛身也。

问：身心以何为见？是眼见、耳见、鼻见及身心等见？答：见无如许种见。问：既无如许种见，复何见？答：是自性见。何以故？为自性本来清净，湛然空寂，即于空寂体中，能生此见。问：只如清净体尚不可得，此见从何而有？答：喻如明鉴，中虽无像，能见一切像。何以故？为明鉴无心故。学人若心无所染，妄心不生，我所心灭，自然清净。以清净故，能生此见。《法句经》云：于毕竟空中炽然建立，是善知识也。

问：此门从何而入？答：从檀波罗蜜入。问：佛说六波罗蜜是菩萨行，何故独说檀波罗蜜？云何具足而得入也？答：迷人不解五度皆因檀度生，但修檀度，即六度悉皆具足。问：何因缘故名为檀度？答：檀者，名为布施。问：布施何物？答：布施却二性。问：云何是二性？答：布施知善恶性，布施却有无性、爱憎性、空不空性、定不定性、净不净性，一切悉皆施却，即得二性空。若得二性空时，亦不得作二性空想，亦不得作念有施想，即是真行檀波罗蜜，名万缘俱绝。万缘俱绝者，即一切法性空是也。法性空者，即一切处无心是。若得一切处无心时，即无有一相可得。何以故？为自性空故，无一相可得。无一相可得者，即是实相。实相者，即是如来妙色身相也。《金刚经》云：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

问：佛说六波罗蜜，今云何说一即能具足？愿说一具六法之因。答：《思益经》云：网明尊谓梵天言：“若菩萨舍一切烦恼，名檀波罗蜜，即是布施。于诸法无所起，名尸波罗蜜，即是持戒。于诸法无所念，名羼提波罗蜜，即是忍辱。于诸法离相，名毗离耶波罗蜜，即是精进。于诸法无所住，名禅波罗蜜，即是禅定。于诸法无戏论，名般若波罗蜜，即是智慧。是名六法。”今更名六法不异，一舍，二无起，三无念，四离相，五无住，六无戏论。如是六法，随事方便，假立名字。至于妙理，无二无别。但知一舍，即一切舍。无起，即一切无起。迷途不契，悉谓有差。愚者滞其法数之中，即长轮生死。告汝学人，但修檀之法，即万法周圆，况于五法，岂不具耶？

问：上说无念，尚未尽决。答：无念者，一切处无心是。无一切境界，无余思求是。对诸境色，永无起动，是即无念。无念者，是名真念也。若以念为念者，即是邪念，非为正念。何以故？经云：若教人大念，名为非念。有六念，名为邪念；无六念者，即真念。经云：善男子，我等住于无念法中，得如是金色三十二相，放大光明，照无余世界，不可思议功德，佛说之犹不尽，何况余乘能知也。得无念者，六根无染故，自然得入诸佛知见。得如是者，即名佛藏，亦名法藏，即能一切佛、一切法。何以故？为无念故。经云：一切诸佛等，皆从此经出。

问：既称无念，入佛知见，复从何立？答：从无念立。何以故？经云：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又云：喻如明鉴，鉴中虽无像，而能现万像。何以故？为鉴明故，能现万像。学人为心无染故，妄念不生，我人心灭，毕竟清净。以清净故，能生无量知见。顿悟者，不离此生，即得解脱。何以知之？譬如师子儿，初生之时，即真师子。修顿悟者，亦复如是，即修之时，即入佛位。如竹春生笋，不离于春，即与母齐，等无有异。何以故？为心空故。修顿悟者，亦复如是，为顿除妄念，永绝我人，毕竟空寂，即与佛齐，等无有异。故云即凡即圣也。修顿悟者，不离此身，即超三界。经云：不坏世间，而超世间；不舍烦恼，而入涅槃。不修顿悟者，犹如野干，随逐师子，经百千劫，终不得成师子。

又问：真如之性，为实空，为实不空？若言不空，即是有相。若言空者，即是断灭。一切众生，当依何修而得解脱？答：真如之性，亦空亦不空。何以故？真如妙体，无形无相，不可得也，是名亦空。然于空无相体中，具足恒沙之用，即无事不应，是名亦不空。经云：解一即千从，迷一即万惑。若人守一，万事毕，是悟道之妙也。经云：森罗及万像，一法之所印。云何一法中，而生种种见？如此功业，由行为本。若不降心，依文取证，无有是处，自诳诳他，彼此俱坠。努力！努力！细细审之。只是事来不受，一切处无心，得如是者，即入涅槃，证无生法忍，亦名不二法门，亦名无诤，亦名一行三昧。何以故？毕竟清净，无我人故。不起爱憎，是二性空，是无所见，即是真如无得之辩。此论不传无信，唯传同见同行，当观前人有诚信心，堪任不退者，如是之人，乃可为说，示之令悟。吾作此论，为有缘人，非求名利。只如诸佛所说，千经万论，只为众生迷故，心行不同，随邪应说，即有差别。如论究竟解脱理者，只是事来不受，一切处无心，永寂如空，毕竟清净，自然解脱。汝莫求虚名，口说真如，心似猿猴，即言行相违，名为自诳，当堕恶道。莫求一世虚名快乐，不觉长劫受殃。努力！努力！众生自度，佛不能度。若佛能度众生时，过去诸佛如微尘数，一切众生总应度尽，何故我等至今流浪生死，不得成佛？当知众生自度，佛不能度。努力！努力！自修莫倚他佛力。经云：夫求法者，不着佛求。

问：于来世中，多有杂学之徒，云何共住？答：但和其光，不同其业，同处不同住。经云：随流而性常也。只如学道者，自为大事因缘解脱之事，俱勿轻未学，敬学如佛；不高己德，不疾彼能；自察于行，不举他过；于一切处，悉无妨碍，自然快乐也。重说偈云：

忍辱第一道，先须除我人，事来无所受，即真菩提身。

《金刚经》云：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名真是菩萨。又云：不取亦不舍，永断于生死；一切处无心，即名诸佛子。《涅槃经》云：如来证涅槃，永断于生死。

偈曰：我今意况大好，他人骂时无恼，无言不说是非，涅槃生死同道。识达自家本宗，犹来无有青草。一切妄想分别，将知世人不了。寄言凡夫末代，除却心中蒿草。

我今意况大宽，不语无事心安。从容自在解脱，东西去易不难，终日无言寂寞，念念向理思看。自然逍遥见道，生死定不相干。

我今意况大奇，不向世上侵欺。荣华总是虚诳，弊衣粗食充饥。道逢世人懒语，世人咸说我疾。外道瞪瞪暗钝，心中明若琉璃。默契罗侯密行，非汝凡夫所知。

问：若有修一切诸行俱足成就，得受记否？答：不得。

问：若以一切法无修，得成就、得受记否？答：不得。

问：若恁么时当以何法而得受记？答：不以有行，亦不以无行，即得受记。何以故？《维摩经》云：诸行性相，悉皆无常。《涅槃经》云：佛告迦叶：“诸行是常，无有是处。”汝但一切处无心，即无诸行，亦无无行，即名受记。所言一切处无心者，无憎爱心是。言无憎爱者，见好事不起爱心，即名无爱心也；见恶事亦不起憎心，即名无憎心也。无爱者，即名无染心，即是色性空也。色性空者，即是万缘俱绝。万缘俱绝者，自然解脱。汝细看之，若未惺惺了时，即须早问，勿使空度。汝等若依此教修，不解脱者，吾即终身为汝受大地狱。吾若诳汝者，吾当所生处为师子虎狼所食。汝若不依教，自勤修，即不知也。一失人身，万劫不复。努力努力！须合知尔。

问：“如何是佛？”师曰：“清潭对面，非佛而谁？”众皆茫然。僧良久，又问：“师说何法度人？”师曰：“贫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禅师家浑如此。”师却问：“大德说何法度人？”曰：“讲《金刚经》。”师曰：“讲几座来？”曰：“二十余座。”师曰：“此经是阿谁说！”僧抗声曰：“禅师相弄，岂不知是佛说邪？”师曰：“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则为谤佛。是人不解我所说义。若言此经不是佛说，则是谤经。请大德说看！”僧无对。师少顷，又问：“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大德且道：阿哪个是如来？”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师曰：“从来未悟，说甚却迷？”曰：“请禅师为说。”师曰：“大德讲经二十余座，却不识如来！”僧礼拜曰：“愿垂开示。”师曰：“如来者，是诸法如义，何得忘却？”曰：“是诸法如义。”师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经文分明，哪得未是？”师曰：“大德如否？”曰：“如。”师曰：“木石如否？”曰：“如。”师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无二。”师曰：“大德与木石何别？”僧无对。良久，却问：“如何得大槃？”师曰：“不造生死业。”曰：“如何是生死业？”师曰：“求大槃是生死业，舍垢取净是生死业，有得有证是生死业，不脱对治门是生死业。”曰：“云何即得解脱？”师曰：“本自无缚，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无等等。”曰：“禅师如和尚者，实谓希有。”礼谢而去。

有行者问：“即心即佛，哪个是佛？”师曰：“汝疑哪个不是佛？指出看！”者无对。师曰：“达即遍境是，不悟永乖疏。”

律师法明谓师曰：“禅师家多落空。”师曰：“却是座主家落空。”明大惊曰：“何得落空？”师曰：“经论是纸墨文字，纸墨文字者，俱是空设，于声上建立名句等法，无非是空。座主执滞教体，岂不落空？”明曰：“禅师落空否？”师曰：“不落空。”明曰：“何得却不落空？”师曰：“文字等皆从智慧而生，大用现前，哪得落空！”

源律师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律师杜口。

韫光大德问：“禅师自知生处否？”师曰：“未曾死，何用论生？知生即是无生。法无离生，法无有生。祖师曰：当生即不生。”曰：“不见性人，亦得如此否？”师曰：“自不见性，不是无性。何以故？见即是性，无性不能见。识即是性，故名识性。了即是性，唤作了性。能生万法，唤作法性，亦名法身。马鸣祖师云：‘所言法者，谓众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无生，法无从生，亦无名字。’迷人不知法身无象，应物现形，遂唤青青翠竹是法身，郁郁黄华无非般若。黄华若是般若，般若即同无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吃笋，应吃法身也。如此之言，宁堪齿录。对面迷佛，长劫希求，全体法中，迷而外觅。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悟法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

25天然丹霞禅师法语

邓州丹霞天然禅师，本习儒业，将入长安应举，方宿于逆旅，忽梦白光满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禅者问曰：“仁者何往？”曰：“选官去。”禅者曰：“选官何如选佛？”曰：“选佛当往何所？”禅者曰：“今江西马大师出世，是选佛之场。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见祖，师以手拓襆头额。祖顾视良久，曰：“南岳石头是汝师也。”遽抵石头，还以前意投之。头曰：“著槽厂去！”师礼谢，入行者房，随次执役，凡三年。

忽一日，石头告众曰：“来日铲佛殿前草。”至来日，大众诸童行各备锹钁铲草，独师以盆盛水，沐头于石头前，胡跪。头见而笑之，便与剃发，又为说戒。师乃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谒马祖。未参礼，便入僧堂内，骑圣僧颈而坐。时大众惊愕，遽报马祖。祖躬入堂，视之曰：“我子天然。”师即下地礼拜曰：“谢师赐法号。”因名天然。

祖问：“从甚处来？”师曰：“石头。”祖曰：“石头路滑，还跶倒汝么？”师曰：“若跶倒即不来也。”乃杖锡观方，居天台华顶峰三年，往余杭径山礼国一禅师。

唐元和中至洛京龙门香山，与伏牛和尚为友。后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烧火向，院主诃曰：“何得烧我木佛？”师以杖子拨灰曰：“吾烧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师曰：“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主自后眉须堕落。

后谒忠国师，问侍者：“国师在否？”曰：“在即在，不见客。”师曰：“太深远生！”曰：“佛眼亦观不见。”师曰：“龙生龙子，凤生凤儿。”国师睡起，侍者以告。国师乃打侍者三十棒，遣出。师闻曰：“不谬为南阳国师。”明日再往礼拜，见国师便展坐具。国师曰：“不用！不用！”师退后，国师曰：“如是！如是！”师却进前。国师曰：“不是！不是！”师绕国师一匝便出。国师曰：“去圣时遥，人多懈怠。三十年后，觅此汉也难得。”

访庞居士，见女子灵照洗菜次，师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篮，敛手而立。师又问：“居士在否？”女子提篮便行。师遂回。须臾居士归，女子乃举前话。士曰：“丹霞在么？”女曰：“去也。”士曰：“赤土涂牛你。”

又一日访庞居士，至门首相见。师乃问：“居士在否？”士曰：“饥不择食。”师曰：“庞老在否？”士曰：“苍天！苍天！”便入宅去。师曰：“苍天！苍天！”便回。

师因去马祖处，路逢一老人与一童子。师问：“公住何处？”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师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么生？”老人曰：“苍天！苍天！”童子嘘一声。师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与童子入山去。

师问庞居士：“昨日相见，何似今日？”士曰：“如法举昨日事来作个宗眼。”师曰：“祇如宗眼，还著得庞公么？”士曰：“我在你眼里。”师曰：“某甲眼窄，何处安身？”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师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话圆。”师亦不对。士曰：“就中这一句无人道得。”

师与庞居士行次，见一泓水。士以手指曰：“便与么也还辨不出？”师曰：“灼然是辨不出。”士乃戽水，泼师二掬。师曰：“莫与么，莫与么。”士曰：“须与么，须与么。”师却戽水泼士三掬。师曰：“正与么时，堪作甚么？”士曰：“无外物。”师曰：“得便宜者少。”士曰：“谁是落便宜者？”

元和三年，于天津桥横卧，会留守掷公出，呵之不起。吏问其故，师徐曰：“无事僧。”留守异之，奉束素及衣两袭，日给米，洛下翕然归信。至十五年春，告门人曰：“吾思林泉终老之所。”时门人齐静卜南阳丹霞山结庵，三年间玄学者至盈三百众，建成大院。

上堂：“阿你浑家，切须保护。一灵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说甚荐与不荐？吾往日见石头，亦祇教切须自保护，此事不是你谈话得。阿你浑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么？禅可是你解底物？岂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闻。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舍，不从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贤。你更拟趁逐甚么物？不用经求落空去！今时学者，纷纷扰扰，皆是参禅问道。吾此间无道可修，无法可证。一饮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虑。在在处处有恁么底。若识得释迦即老凡夫是，阿你须自看取，莫一盲引众盲，相将入火坑。夜里暗双陆，赛彩若为生？无事珍重！”

有僧到参，于山下见师，便问：“丹霞山向甚么处去？”师指山曰：“青黯黯处。”曰：“莫祇这个便是么？”师曰：“真师子儿，一拨便转。”

问僧：“甚么处宿？”曰：“山下宿。”师曰：“甚么处吃饭？”曰：“山下吃饭。”师曰：“将饭与阇黎吃底人，还具眼也无？”僧无对。

长庆四年六月，告门人曰：“备汤沐浴，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屦，垂一足未及地而化。

丹霞和尚嗣石头。师讳天然，少亲儒墨，业洞九经。初与庞居士同侣，入京求选，因在汉南道寄宿次，忽夜梦日光满室。有鉴者云：“此是解空之祥也。”又逢行脚僧，与吃茶次，僧云：“秀才去何处？”对曰：“求选官去。”僧云：“可惜许功夫，何不选佛去？”秀才曰：“佛当何处选？”其僧提起茶碗曰：“会么？”秀才曰：“未测高旨。”僧曰：“若然者，江西马祖今现住世说法，悟道者不可胜记，彼是真选佛之处。”二人宿根猛利，遂返秦游，而造大寂。礼拜已，马大师曰：“这汉来作什么？”秀才以手拓幞头额，马祖便察机，笑而曰：“汝师石头么？”秀才曰：“若与么则与某甲指示石头。”马祖曰：“从这里去南岳七百里，迁长老在石头，你去那里出家。”秀才当日便发去，到石头，参和尚。和尚问：“从什么处来？”对曰：“某处来。”石头曰：“来作什么？”秀才如前对，石头便点头曰：“著槽厂去。”乃执爨役。

经一二载余，石头大师明晨欲与落发，今夜童行参时，大师曰：“佛殿前一搭草，明晨粥后铲却。”来晨诸童行竞持锹酴，唯有师独持刀水，于大师前跪拜揩洗。大师笑而剃发。师有顶峰突然而起，大师按之曰：“天然矣。”落发既毕，师礼谢度兼谢名，大师曰：“吾赐汝何名？”师曰：“和尚岂不曰‘天然’耶？”石头甚奇之，乃为略说法要，师便掩耳云：“太多也。”和尚云：“汝试作用看。”师遂骑圣僧头，大师云：“这阿师！他后打破泥龛塑像去。”

师受戒已，而大寂耀摩尼于江西，师乃下岳，再诣彼，礼谒大寂。大寂问：“从什么处来？”对曰：“从石头来。”大寂曰：“石头路滑，还滑倒也无？”对曰：“若滑倒即不来此也。”大寂甚奇之。

师放旷情杯，涛违顺境，乐乎云水，去住逍遥。

师作《孤寂吟》曰：

时人见余守孤寂，为言一生无所益。

余则闲吟孤寂章，始知光阴不虚掷。

不弃光阴须努力，此言虽说人不识。

识者同为一路行，岂可颠坠缘榛棘。

榛棘茫茫何是边，只为终朝尽众喧。

众喧不觉无涯际，哀哉真实不虚传。

传之响之只不闻，犹如灯烛合盂盆。

共知总有光明在，看时未免暗昏昏。

昏昏不觉一生了，斯类尘沙比不少。

直似潭中吞钩鱼，何异空中荡罗鸟。

此患由来实是长，四维上下远茫茫。

倏忽之间迷病死，尘劳难脱哭怆怆。

怆怆哀怨终无益，只为将身居痛室。

到此之时侮何及，云泥未可访孤寂。

孤寂宇宙穷为良，长吟高卧一闲堂。

不虑寒风吹落叶，岂愁桑草遍遭霜。

但看松竹岁寒心，四时不变流清音。

春夏暂为群木映，秋冬方见郁高林。

故知世相有刚柔，何必将心清浊流。

二时组糖随缘过，一身遮莫布毛裘。

随风逐浪往东西，岂愁地迮与天低。

时人未解将为错，余则了然自不迷。

不迷须有不迷心，看时浅浅用时深。

此中真珠若采得，岂同樵夫负黄金。

黄金亨练转为真，明珠含光未示人。

了即毛端滴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尘。

尘滴存乎未免僭，莫弃这边留那边。

直似长空搜鸟迹，始得玄中又更玄。

举一例诸足可知，何用喃喃说引词。

只见饿夫来取饱，未闻浆逐渴人死。

多人说道道不行，他家未悟诈头明。

三寸刺刀开旷路，万株榛棘拥身生。

尘滓茫茫都不知，空将辩口泻玄微。

此物哪堪为大用，千生万劫作贫儿。

聊书孤寂事还深，钟期能听伯牙琴。

道者知音指其掌，方贵名为孤寂吟。

师又有《玩珠吟》：

识得衣中宝，无明醉自惺。百骸俱溃散，一物镇长灵。

知境浑非体，寻珠不见形。悟即三身佛，迷疑万卷经。

在心心岂测，居耳耳难听。罔像先天地，渊玄出杳冥。

本刚非锻炼，元净莫澄停。盘泊逾朝日，玲珑映晓星。

瑞光流不灭，真澄浊还清。鉴照崆峒寂，劳笼法界明。

悍凡功不灭，超圣果非盈。龙女心亲献，蛇王口自倾。

护鹅人却活，黄雀义犹轻。解语非关舌，能言不是声。

绝边弥瀚漫，三际等空平。演教非为教，闻名不认名。

二边俱不立，中道不须行。见月休看指，归家罢问程。

诚心岂测佛，何佛更堪成？

又颂曰：

丹霞有一宝，藏之岁月久。从来人不识，余自独防守。

山河无隔碍，光明处处透。体寂常湛然，莹彻无尘垢。

世间采取人，颠狂逐路走。余则为渠说，抚掌笑破口。

忽遇解空人，放旷在林薮。相逢不擎出，举意便知有。

师又有《骊龙珠吟》：

骊龙珠，骊龙珠，光明灿烂与人殊，

十方世界无求处，纵然求得亦非珠。

珠本有，不升沉，时人不识外追寻，

行尽天涯自疲极，不如体取自家心。

莫求觅，损功夫，转求转见转元无。

恰如渴鹿趁阳焰，又似狂人在道途。

须自体，了分明，了得不用更磨莹，

深知不是人间得，非论六类及生灵。

虚用意，损精神，不如闲处绝纤尘，

停心息意珠常在，莫向途中别问人。

自迷失，珠元在，此个骊龙终不改。

虽然埋在五阴山，自是时人生懈怠。

不识珠，每抛掷，却向骊龙前作客，

不知身是主人公，弃却骊龙别处觅。

认取宝，自家珍，此珠元是本来人，

拈得玩弄无穷尽，始觉骊龙本不贫，

若能晓了骊珠后，只这骊珠在我身。

师有《弄珠吟》：

般若神珠妙难测，法性海中亲认得。

隐现时游五蕴山，内外光明大神力。

比珠无状非大小，昼夜圆明悉能照。

用时无处复无踪，行住相随常了了。

先圣相传相指授，信此珠人世希有。

智者号明不离珠，迷人将珠不识走。

吾师权指喻摩尼，采人无数入春池。

争拈瓦砾将为宝，智者安然而得之。

言下非近亦非远，体用如如转无转。

万机珠对寸心中，一切时中巧方便。

皇帝曾游于赤水，视听争求都不遂。

罔像无心却得珠，能见能闻是虚伪。

非自心，非因缘，妙中之妙玄中玄。

森罗万像光中现，寻之不见有根源。

烧六贼，烁四魔，能摧我山竭爱河。

龙女灵山亲献佛，贫儿衣里枉蹉跎。

亦非性，亦非心，非性非心超古今。

体绝名言名不得，权时题作弄珠吟。

师与麻谷游山，到涧边语话次，麻谷问：“如何是大涅槃？”师回头云：“急。”谷曰：“急个什么？”师云：“涧水。”

师初开堂时，有人问：“作么生语话即得不坠门风？”师曰：“一任语话即不堕门风。”僧云：“便请和尚语话。”师曰：“青山绿水不相似。”

师又有《如意颂》曰：

真如如意宝，如意宝真如。森罗及万象，一法更无余。

海澄孤月照，天地洞然虚。寂寂空形影，明明一道如。

26睦州陈尊宿法语

师讳道明，江南陈氏之后也。生时红光满室，祥云盖空，旬日方散。目有重瞳，面列七星，形相奇特，与众夺伦。因往开元寺礼佛，见僧如故知。归白父母，愿求出家。父母听许为僧。后持戒精严，学通三藏。

游方契旨于黄檗，后为四众请住观音院，常百余众，经数十载，学者叩激，随问遽答。词语峻险，既非循辙，故浅机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学性敏者钦伏。由是诸方归慕，咸以尊宿称。

后归开元，居房织蒲鞋以养母，故有陈蒲鞋之号。巢寇入境，师标大草屦于城门，巢欲弃之，竭力不能举。叹曰：“睦州有大圣人。”舍城而去，遂免扰攘。

一日晚参，谓众曰：“汝等诸人还得个入头处也未？若未得个入头处，须觅个入头处。若得个入头处，以后不得孤负老僧。”时有僧出礼拜，曰：“某甲终不敢孤负和尚。”师曰：“早是孤负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会，何况盖覆将来。”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见个无事人到来，汝等何不近前？”时有一僧方近前，师曰：“维那不在，汝自领去三门外，与二十棒。”曰：“某甲过在甚么处？”师曰：“枷上更著杻。”

师寻常见衲僧来，即闭门。或见讲僧，乃召曰：“座主。”主应诺。师曰：“担板汉。”或曰：“这里有桶，与我取水。”

一日在廊阶上立。僧问：“陈尊宿房在何处？”师脱草屦蓦头打。僧便走。师召：“大德。”僧回首，师指曰：“却从那边去！”

天使问：“三门俱开，从哪门入？”师唤尚书，使应诺。师曰：“从信门入。”使又见画壁，问曰：“二尊者对谭何事？”师掴露柱曰：“三身中哪个不说法？”

座主参，师问：“莫是讲唯识论否？”曰：“不敢。”师曰：“朝去西天，暮归唐土。会么？”曰：“不会。”师曰：“吽！吽！五戒不持。”

师问一长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尘。长老作么生？”曰：“问阿谁？”师曰：“问长老。”曰：“何不领话？”师曰：“汝不领话，我不领话？”

问：“座主讲甚么经？”曰：“讲《涅槃经》。”师曰：“问一段义得么？”曰：“得。”师以脚踢空，吹一吹，曰：“是甚么义？”曰：“经中无此义。”师曰：“脱空谩语汉！五百力士揭石义，却道无。”

师见僧乃曰：“见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师曰：“三门头金刚为甚么举拳？”曰：“金刚尚乃如是。”师便打。问：“如何是向上一路？”师曰：“要道有甚么难？”曰：“请师道。”师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

问：“以一重去一重即不问，不以一重去一重时如何？”师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种冬瓜。”问：“如何是曹溪的的意？”师曰：“老僧爱嗔不爱喜。”曰：“为甚么如是？”师曰：“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莫说诗。”

问僧：“甚处来？”曰：“浏阳。”师曰：“彼中老宿祇对佛法大意道甚么？”曰：“遍地无行路。”师曰：“老宿实有此语否？”曰：“实有。”师拈拄杖打曰：“这念言语汉！”

师问一长老：“若有兄弟来，将何祇对？”曰：“待他来。”师曰：“何不道？”曰：“和尚欠少甚么？”师曰“请不烦葛藤。”

僧参，师曰：“汝岂不是行脚僧？”曰：“是。”师曰：“礼佛也未？”曰：“礼那土堆作么？”师曰：“自领出去。”

问：“某甲讲经兼行脚，不会教意时如何？”师曰：“灼然实语，当忏悔。”曰：“乞师指示。”师日“汝若不问，老僧即缄口无言。汝既问，老僧不可缄口去也。”曰：“请师便道。”师曰：“心不负人，面无惭色。”

问：“一句道尽时如何？”师曰：“义堕也。”曰：“甚么处是学人义堕处？”师曰：“三十棒教谁吃？”问：“高揖释迦，不拜弥勒时如何？”师曰：“昨日有人问，趁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实那？”师曰：“拄杖不在，苕帚柄聊与三十。”

上堂：“我见百丈不识好恶。大众才集，以拄杖一时打下，复召大众，众回首，乃云：‘是甚么？’有甚共语处？又黄檗和尚亦然，复召大众，众回首，乃云：‘月似弯弓，少雨多风。’犹较些子。”

问僧：“近离甚处？”僧便喝。师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师曰：“三喝四喝后作么生？”僧无语。师便打曰：“这掠虚汉！”

秀才访师，称会二十四家书。师以拄杖空中点一点，曰：“会么？”秀才罔措。师曰：“又道会二十四家书？永字八法也不识。”

上堂：“裂开也在我，拟聚也在我。”时有僧问：“如何是裂开？”师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脱，即心即佛。我且与么道，你又作么生？”曰：“某甲不与么道。”师曰：“盏子扑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拟聚？”师乃敛手而坐。

问：“教意祖意是同是别？”师曰：“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曰：“如何是青山？”师曰：“还我一滴雨来。”曰：“道不得，请师道。”师曰：“法华锋前阵，涅槃句后收。”

问僧：“今夏在甚么处？”曰：“待和尚有住处即说。”师曰：“狐非师子类，灯非日月明。”问僧：“甚处来？”僧瞪目视之。师曰：“驴前马后汉！”曰：“请师鉴。”师曰：“驴前马后汉！道将一句来。”僧无对。

师看经次，陈操尚书问：“和尚看甚么经？”师曰：“《金刚经》。”书曰：“六朝翻译，此当第几？”师举起经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看经次，僧问：“和尚看甚么经？”师曰：“《涅槃经》。荼毗品最在后。”问僧：“今夏在甚处？”曰：“径山。”曰：“这吃夜饭汉！”曰：“尊宿丛林，何言吃夜饭？”师以棒趁出。

师闻一老宿难亲近，躬往相访。才入方丈，宿便喝。师侧掌曰：“两重公案。”宿曰：“过在甚么处？”师曰：“这野孤精！”便退。

问僧：“近离甚处？”曰：“江西。”师曰：“踏破多少草鞋？”僧无对。

与讲僧吃茶次，师曰：“我救汝不得也。”曰：“某甲不晓，乞师垂示。”师拈油饼曰：“这个是甚么？”曰：“色法。”师曰：“这入镬汤汉！”

紫衣大德到礼拜。师拈帽子带问曰：“这个唤作甚么？”曰：“朝天帽。”师曰：“恁么则老僧不卸也。”复问：“所习何业？”曰：“唯识。”师曰：“作么生说？”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师指门扇曰：“这个是甚么？”曰：“是色法。”师曰：“帘前赐紫，对御谭经，何得不持五戒？”德无对。

问：“某甲乍入丛林，乞师指示。”师曰：“你不解问。”曰：“和尚作么生？”师曰：“放汝三十棒，自领出去。”

问：“教意请师提纲。”师曰：“但问将来，与你道。”曰：“请和尚道。”师曰：“佛殿里烧香，三门头合掌。”

问：“如何是展演之言？”师曰：“量才补职。”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师曰：“伏惟尚飨。”

焦山借斧头次，师呼童子取斧来。童取斧至，曰：“未有绳墨，且斫。”师便喝。又问童曰：“作么生是你斧头？”童遂作斫势。师曰：“斫你老爷头不得。”

师问秀才：“先辈治甚经？”才曰：“治《易》。”师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个甚么？”才曰：“不知其道。”师曰：“作么生是道？”才无对。

问：“如何是一代时教？”师曰：“上大人，丘乙己。”

问：“如何是禅？”师曰：“猛火著油煎。”

僧参，师曰：“汝是新到否？”曰：“是。”师曰：“且放下葛藤。会么？”曰：“不会。”师曰：“担枷陈状，自领出去。”僧便出。师曰：“来，来，我实问你甚么来？”曰：“江西。”师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后，怕你乱道，见么？”僧无对。

问：“寺门前金刚，拓即乾坤大地，不拓即丝发不逢时如何？”师曰：“吽！吽！我不曾见此。”师却问：“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么生？”曰：“诺。”师曰：“先责一纸罪状好。”便打。其僧拟出，师曰：“来！我共你葛藤。拓即乾大地，你且道洞庭湖水深多少？”曰：“不曾量度。”师曰：“洞庭湖又作么生？”曰：“只为今时。”师曰：“只这葛藤尚不会。”便打。

问：“如何是触途无滞底句？”师曰：“我不恁么道。”曰：“师作么生道？”师曰：“箭过西天十万里，却向大唐国里等候。”看《华严经》次，僧问：“看甚么经？”师曰：“大光明云，青色光明云，紫色光明云。”却指面前曰：“那边是甚么云？”曰：“南边是黑云。”师曰：“今日须有雨。”

问：“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师弹指一声，曰：“会么？”曰：“不会。”师曰：“上来讲赞无限胜因。虾蟆跳上天，蚯蚓蓦过东海”。

问僧：“近离甚处？”曰：“河北。”师曰：“彼中有赵州和尚，你曾到否？”曰：“某甲近离彼中。”师曰：“赵州有何言句示徒？”僧举吃茶话。师乃呵呵大笑曰：“惭愧！”却问：“赵州意作么生？”曰：“只是一期方便。”师曰：“苦哉！赵州被你将一杓屎泼了也。”便打。师却问沙弥：“你作么生会？”弥便设拜，师亦打。其僧往沙弥处问：“适来和尚打你作甚么？”弥曰：“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

新到参，方礼拜，师叱曰：“阇黎因何偷常住果子吃？”曰：“学人才到，和尚为甚么道偷果子？”师曰：“赃物见在。”

问僧：“近离甚处？”曰：“仰山。”师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甚么处是妄语？”师曰：“这里不著沙弥。”

师问僧正，正应诺。师云：“讲唯识论么？”正云：“不敢。小年曾读文字来。”师拈起糖饼擘破作两片，云：“你作么生？”正无语。师问僧正：“唤作糖饼是，不唤作糖饼是？”正云：“不可不唤作糖饼。”师却唤沙弥：“来，来，你唤作什么？”沙弥云：“糖饼。”师云：“你也讲得唯识论。”

师问大德：“曾蕴何业？”德云：“小年曾习唯识论。”师云：“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是么？”德云：“是。”师指门扇云：“这个是什么？”德云：“色法。”师云：“簾前赐紫，对御谈玄，五戒也不持。”

一日有座主来，师问：“见说座主讲得经是否？”主云：“不敢。”师云：“吽！吽！这吃夜饭保老！”师云：“来，来，讲得什么经论？”主云：“《唯识》、《法华经》。”师云：“拈起鼻孔，将两耳来！”主云：“鼻孔作么生拈得？”师云：“这念言语汉！”又云：“《法华经》云：‘十方国土中，唯有一乘法。’是否？”主云：“是。”师云：“佛殿里即不问，三门头鸱乌上道将一句来！”主云：“此是玄机。”师云：“玄你屋里老爷！脱空妄语汉！”

问座主：“讲什么经？”主云：“讲《华严经》。”师云：“更有个汉子即不问你，文殊普贤又作么生？”主云：“不会。”师云：“近前来。”主便近前，师便打一棒，云：“会么？”主云：“不会。”师云：“饥逢王膳不能食，病遇医王怎得瘥？与你注解了。”

问僧：“讲什么经？”主云：“《金刚经》。”师拈拄杖云：“是什么？”主云：“此是色法。”师云：“讲得碗里。”又云：“经中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是否？”主云：“是。”师云：“这脱空妄语汉，吃夜饭保老！”

师问座主：“蕴何业？”主云：“《唯识论》。”师云：“教中言作么生？”主云：“某甲只是寻行数墨，却是禅门中不知。”师云：“实语当忏悔。”

问讲《金刚经》座主：“荷担如来即不问，你寺门前金刚为什么入你鼻孔里去？”主云：“和尚什么语话？”师云：“你讲得梦里。”

问讲《楞严经》座主：“经中有八还四义，是否？”主云：“是。”师以拄杖点一童子顶上一下，云：“是什么义？”主无语。师云：“此义文长，赴在来日。”

西峰长老来，置茶果次，师问：“今夏在甚么处安居？”峰云：“兰溪。”师云：“多少众？”云：“七十余人。”师云：“时中将何示众？”峰拈起柑子。师云：“著甚死急？”

云门来敲门，师云：“阿谁？”门云：“文偃。”师开门，拦胸扭住云：“道！道！”门拟议，师便推出云：“秦时度轹钻。”

师临终召门人曰：“此处缘息，吾当逝矣。”乃跏趺而寂。

27赵州从谂禅师法语

赵州禅师，曹州郝乡人也，姓郝氏。童稚于本州岛扈通院从师披剃。未纳戒便抵池阳，参南泉，值泉偃息而问曰：“近离甚处。”师曰：“瑞像。”泉曰：“还见瑞像么。”师曰：“不见瑞像，只见卧如来。”泉便起坐问：“汝是[有主沙弥](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4&P=&38720.htm" \l "0_2)，无主沙弥？”师曰：“[有主沙弥](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4&P=&38720.htm" \l "0_0)。”泉曰：“哪个是你主？”师近前躬身曰：“仲冬严寒，伏惟和尚尊候万福。”泉器之，许其入室。

他日问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师曰：“还可趣向也无？”泉曰：“拟向即乖。”师曰：“不拟争知是道？”泉曰：“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荡豁，岂可强是非邪？”师于是顿领玄机，心如朗月。自尔随缘任性，笑傲浮生，拥毳携筇，周游烟水矣。

师受戒后，闻受业师在曹州西，住护国院，乃归院省亲。到后，本师令郝氏云：“君家之子，游方已回。”其家亲属忻怿不已，只候来日，咸信观焉。师闻之，乃云：“俗尘爱网，无有了期。已辞出家，不愿再见。”乃于是夜结束前迈。其后自携瓶锡，遍历诸方。常自谓曰：“七岁童儿胜我者，我即问伊；百岁老翁不及我者，我即教他。”

年至八十，方住赵州城东观音院，去石桥十里已，来住持，枯槁志效古人，僧堂无前后架旋营斋食，绳床一脚折，以烧断薪用绳系之，每有别制新者，师不许也。住持四十年来，未尝赍一封书告其檀越。

因有南方僧来，举问雪峰：“古涧寒泉时如何？”雪峰云：“瞪目不见底。”学云：“饮者如何？”峰曰：“不从口入。”师闻之曰：“不从口入，从鼻孔里入？”其僧却问师：“十涧寒泉时如何？”师云：“苦。”学云：“饮者如何？”师云：“死。”雪峰闻师此语，赞云：“古佛，古佛。”雪峰后因此不答话矣。

南泉从浴室里过，见浴头烧火，问云：“作什么？”云：“烧浴。”泉云：“记取来唤水牲牛浴。”浴头应喏。至晚间，浴头入方丈，泉问：“作什么？”云：“请水牯牛去浴。”泉云：“将得绳索来否？”浴头无对。师来问讯，泉举似师。师云：“某甲有语。”泉便云：“还将得绳索来么？”师便近前蓦鼻便拽。泉云：“是即是，太粗生。”

师问南泉：“离四句，绝百非外，请师道。”泉便归方丈。师云：“这老和尚每常口吧吧地，及其问著，一言不措。”侍者云：“莫道和尚无语好。”师便打一掌。

师上堂，谓众曰：“此事的的，没量大人出这里不得。老僧到沩山，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沩山云：‘与我将床子来。’若是宗师，须以本分事接人始得。”

师上堂云：“若是久参底人，莫非真实，莫非亘古亘今。若是新入众底人，也须究理始得。莫趁这边三百五百一千旁边，二众丛林称道好个住持，洎乎问著佛法，恰似炒沙作饭相似，无可施为，无可下口，却言他非我是，面赫赤地。良由世间，出非法语，真实欲者意，莫辜负老僧。”

问：“如何是赵州一句？”师云：“半句也无。”学云：“岂无和尚在？”师云：“老僧不是一句。”问：“如何得不被诸境惑？”师垂一足，僧便出鞋，师收起足，僧无语。

问：“凡有问答，落在意根。不落意根，师如何对？”师云：“问。”学云：“便请师道。”师云：“莫向这里是非。”

师问座主：“所业什么？”对云：“讲《维摩诘经》。”师云：“维摩还有祖父也无？”对云：“有。”师云：“阿哪个是维摩祖父？”对云：“则某甲便是。”师云：“既是祖父，为什么却与儿孙传语？”座主无对。

师示众云：“我这里亦有在窟师子，亦有出窟师子，只是无师子儿。”有僧出来，弹指两三下。师云：“作什么？”僧云：“师子儿。”师云：“我唤作师子，早是罪过。你又更蹴踏作什么？”

问：“如何是平常心？”师云：“虎狼野干是。”僧云：“还教化也无？”师云：“不历你门户。”僧云：“与么莫平沉那个人也无？”师云：“太好平常心！”

大王礼拜师，师不下床。侍者问：“大王来，师为什么不下地？”师云：“汝等不会。上等人来，上绳床接；中等人来，下绳床接；下等人来，三门外接。”

问：“如何是本分事？”师指学人云：“是你本分事。”僧云：“如何是和尚本分事？”师云：“是我本分事。”

师有时云：“佛之一字，吾不喜闻。”僧问：“师还为人不？”师云：“佛也！佛也！”

问：“朗月虚空，时人尽委，未审室内事如何？”师云：“自少出家，不作活计。”学曰：“与么则不为今时去了。”师云：“老僧自疾不能救，争能救得诸人疾？”学曰：“与么则来者无依。”师云：“依则踏着地，不依则一任东西。”

师有一日向七岁儿子云：“老僧尽日来心造，与你相共论义。你若输，则买糊饼与老僧；老僧若输，则老僧买糊饼与你。”儿子云：“请师立义。”师云：“以劣为宗，不得争胜：老僧是一头驴。”儿子云：“某甲是驴粪。”师云：“是你与我买糊饼。”儿子云：“不得，和尚。须是你与某甲买糊饼始得。”师与弟子相争，断不得。师云：“这个事是军国事一般，官家若判不得，须唤村公断。这里有三百来众，于中不可无人。大众与老僧断：宾主二家，阿哪个是有路？”大众断不得。师云：“须是具眼禅师始得。”三日以后，沙弥觉察，买糊饼供养和尚矣。

南泉指铜瓶问僧：“汝道内净外净？”僧云：“内外俱净。”却问师，师便踢却。

南泉因东西两堂争猫儿，白众曰：“道得即救取猫儿，道不得即斩却也。”众无对，南泉便斩之。师自外归，南泉举前语示之，师乃脱履安头上而出。南泉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儿](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3&P=&166161.htm" \l "0_0)也。”

师一日问泉曰：“知有底人向甚么处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头水牯牛去。”师曰：“谢师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窗。”泉曰：“今时人，须向异类中行始得。”师曰：“异即不问，如何是类？”泉以两手拓地，师近前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里叫曰：“悔，悔。”泉令侍者问：“悔个甚么？”师曰：“悔不更与两踏。”

南泉上堂，师出问：“明头合，暗头合？”泉便下座，归方丈。师曰：“这老和尚被我一问，直得无言可对。”首座曰：“莫道和尚无语好，自是上座不会。”师便打一掌曰：“此掌合是堂头老汉吃。”

师到黄檗，檗见来便闭方丈门。师乃把火于法堂内，叫曰：“救火，救火。”檗开门捉住曰：“道，道。”师曰：“贼过后张弓。”

师到道吾，才入堂，吾曰：“南泉一只箭来也。”师曰：“看箭。”吾曰：“过也。”师曰：“中。”

师上堂：“如明珠在掌，胡来胡现，汉来汉现。老僧把一枝草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为一枝草用。佛是烦恼，烦恼是佛。”僧问：“未审佛是谁家烦恼？”师曰：“与一切人烦恼。”曰：“如何免得？”师曰：“用免作么？”

扫地次，僧问：“和尚是大善知识，为甚么扫地？”师曰：“尘从外来。”曰：“既是清净伽蓝，为甚么有尘？”师曰：“又一点也。”

师与官人游园次，兔见乃惊走，遂问：“和尚是大善知识，兔见为甚么走？”师曰：“老僧好杀。”

石幢子被风吹折，僧问：“陀罗尼幢子作凡去，作圣去？”师曰：“也不作凡，亦不作圣。”曰：“毕竟作甚么？”师曰：“落地去也。”

僧辞，师曰：“甚处去？”曰：“诸方学佛法去。”师竖起拂子曰：“有佛处不得住，无佛处急走过。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错举。”曰：“与么则不去也。”师曰：“摘杨花，摘杨花。”

上堂云：“金佛不度炉，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内里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尽是贴体衣服，亦名烦恼。实际理地，甚么处着？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会，截取老僧头去。梦幻空华，徒劳把捉，心若不异，万法一如。既不从外得，更拘执作么？如羊相似，乱拾物安向口里。老僧见药山和尚道：‘有人问着，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净，一似猎狗专欲得物吃。佛法在甚么处？千人万人尽是觅佛汉子，于中觅一个道人无。若与空王为弟子，莫教心病最难医。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坏时，此性不坏。一从见老僧后，更不是别人，只是个主人公。这个更向外觅作么？正恁么时，莫转头换脑。若转头换脑，即失却也。”

僧问：“承师有言，世界坏时，此性不坏。如何是此性？”师曰：“四大五阴。”曰：“此犹是坏底，如何是此性？”师曰：“四大五阴。”

师因老宿问：“近离甚处？”曰：“滑州。”宿曰：“几程到这里。”师曰：“一跶到。”宿曰：“好个捷疾鬼。”师曰：“万福大王。”宿曰：“参堂去。”师应：“喏喏。”

严阳尊者初参，问师云：“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师云：“放下著。”尊者云：“既是一物不将来，放下什么？”师云：“放不下，担取去。”尊者言下大悟。

有僧游五台，问一婆子曰：“台山路向甚么处去？”婆曰：“蓦直去。”僧便去。婆曰：“好个师僧！又恁么去。”后有僧举似师，师曰：“待我去勘过。”明日，师便去问：“台山路向甚么处去？”婆曰：“蓦直去。”师便去。婆曰：“好个师僧！又恁么去。”师归院谓僧曰：“台山婆子为汝勘破了也。”

问：“恁么来底人，师还接否？”师曰：“接。”曰：“不恁么来底，师还接否？”师曰：“接。”曰：“恁么来者从师接，不恁么来者如何接？”师曰：“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

师因出，路逢一婆，婆问：“和尚住甚么处？”师曰：“赵州东院西。”婆无语。师归问众僧：“合使哪个西字？”或言东西字，或言栖泊字。师曰：“汝等总作得盐铁判官。”曰：“和尚为甚恁么道？”师曰：“为汝总识字。”

有一婆子令人送钱，请转藏经，师受施利了，却下禅床转一匝，乃曰：“传语婆，转藏经已竟。”其人回举似婆，婆曰：“比来请转全藏，如何只为转半藏？”

有新到谓师曰：“某甲从长安来，横担一条拄杖，不曾拨着一人。”师曰：“自是大德拄杖短。”僧无对。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庭前栢树子。”曰：“和尚莫将境示人。”师曰：“我不将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庭前栢树子。”

问：“如何是道？”师曰：“墙外底。”曰：“不问这个。”师曰：“你问哪个？”曰：“大道。”师曰：“大道透长安。”

问：“如何是佛？”师曰：“殿里底。”曰：“殿里者岂不是泥龛塑像？”师曰：“是。”曰：“如何是佛？”师曰：“殿里底。”

问：“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示。”师曰：“吃粥了也未？”曰：“吃粥了也。”师曰：“洗钵盂去。”其僧忽然省悟。

僧问：“如何是石桥？”师曰：“过来，过来。”

问菜头：“今日吃生菜，吃熟菜？”头拈起菜呈之。师曰：“知恩者少，负恩者多。”

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师曰：“无。”曰：“上至诸佛，下至蝼蚁，皆有佛性，狗子为甚么却无？”师曰：“为伊有业识在。”

问：“如何是法身？”师云：“应身。”云：“学人不问应身。”师云：“你但管应身。”

师问新到：“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喏。师曰：“吃茶去。”

问：“二龙争珠，谁是得者？”师曰：“老僧只管看。”

上堂云：“此事如明珠在掌，胡来胡现，汉来汉现。”

问：“空劫中还有人修行也无？”师曰：“汝唤甚么作空劫？”曰：“无一物是。”师曰：“这个始称得修行，唤甚么作空劫？”僧无语。

问：“如何是玄中玄？”师曰：“汝玄来多少时邪？”曰：“玄之久矣。”师曰：“阇黎若不遇老僧，几被玄杀。”

问：“万法归一，一归何所？”师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领布衫，重七斤。”

僧辞，师问：“甚么处去？”曰：“雪峰去。”师曰：“雪峰忽若问和尚有何言句，汝作么生只对？”曰：“某甲道不得，请和尚道。”师曰：“冬即言寒，夏即道热。”又曰：“雪峰更问，汝毕竟事作么生？”僧又曰：“道不得。”师曰：“但道亲从赵州来，不是传语人。”其僧到雪峰，一依前语只对。峰曰：“也须是赵州始得。”

官人问：“和尚还入地狱否？”师曰：“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识为甚么入地狱？”师曰：“我若不入，阿谁教化汝？”

师到一庵主处，问：“有么？有么？”主竖起拳头，师曰：“水浅不是泊船处。”便行。又到一庵主处，问：“有么？有么？”主亦竖起拳头。师曰：“能纵能夺，能杀能活。”便作礼。

文远侍者在佛殿礼拜次，师见以拄杖打一下曰：“作甚么？”者曰：“礼佛。”师曰：“用礼作甚么？”者曰：“礼佛也是好事。”师曰：“好事不如无。”

问：“十二时中如何用心？”师曰：“汝被十二时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时。”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无事向衣钵下坐，穷理好。老僧行脚时，除二时粥饭是杂用心处，除外更无别用心处。若不如是，大远在。”

问：“柏树子还有佛性也无？”师曰：“有。”曰：“几时成佛？”师曰：“待虚空落地时。”曰：“虚空几时落地？”师曰：“待柏树子成佛时。”

问：“如何是毗卢师？”师便起立。僧曰：“如何是法身主？”师便坐，僧礼拜。师曰：“且道坐者是，立者是？”

师谓众曰：“你若一生不离丛林，不语五年十载，无人唤你作哑汉。以后佛也不奈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头去。”

师鱼鼓颂曰：“四大由来造化功，有声全贵里头空，莫嫌不与凡夫说，只为宫商调不同。”

师因赵王问：“师尊年有几个齿在？”师曰：“只有一个。”王曰：“争吃得物？”师曰：“虽然一个，下下咬着。”

师寄拂子与王曰：“若问何处得来，但说老僧平生用不尽者。”师之玄言，布于天下，时谓赵州门风，皆悚然信伏矣。

唐干宁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胁而寂，寿一百二十岁，谥真际大师。

十二时歌

鸡鸣丑，愁见起来还漏逗。裙子褊衫个也无，袈裟形相些些有。裩无腰，袴无口，头上青灰三五斗。只望修行利济人，谁知变作不唧溜（傻子）。

平旦寅，荒村破院实难论。解斋粥米全无粒，空对闲窗与隙尘。唯雀噪，勿人亲，独坐时闻落叶频。谁道出家憎爱断，思量不觉泪沾巾。

日出卯，清净却翻为烦恼。有为功德被尘埋，无限田地未曾扫。攒眉多，称心少，叵耐东村黑黄老。供利不曾将得来，放驴吃我堂前草。

食时辰，烟火徒劳望四邻。馒头追子前年别，今日思量空咽津。持念少，嗟叹频，一百家中无善人。来者只道觅茶吃，不得茶吃去又嗔。

禺中巳，削发谁知到如此。无端被请作村僧，屈辱饥凄受欲死。胡张三，黑李四，恭敬不曾生些子。适来忽尔到门头，唯道借茶兼借纸。

日南午，茶饭轮还无定度。行却南家到北家，果至北家不推注。苦沙盐，大麦醋，蜀黍米饭虀莴苣。唯称供养不等闲，和尚道心须坚固。

日昳未，这回不践光阴地。曾闻一饱忘百饥，今日老僧身便是。不习禅，不论义，铺个破席日里睡。想料上方兜率天，也无如此日炙背。

哺时申，也有烧香礼拜人。五个老婆三个瘿，一双面子黑皴皴。油麻茶，实是珍，金刚不用苦张筋。愿我来年蚕麦熟，罗睺罗儿与一文。

日入酉，除却荒凉更何守。云水高流定委无，历寺沙弥镇常（经常）有。出格言，不到口，枉续牟尼子孙后。一条拄杖粗棘藜，不但登山兼打狗。

黄昏戌，独坐一间空暗室。阳焰灯光永不逢，眼前纯是金州漆（漆黑一团）。钟不闻，虚度日，唯闻老鼠闹啾唧。凭何更得有心情，思量念个波罗蜜。

人定亥，门前明月谁人爱。向里唯愁卧去时，勿个衣裳著甚盖。刘维那，赵五戒，口头说善甚奇怪。任你山僧囊罄空，问著都缘总不会。

半夜子，心境何曾得暂止。思量天下出家人，似我住持能有几。土榻床，破芦蓆，老榆木枕全无被。尊像不烧安息香，灰里唯闻牛粪气。

28云岩昙晟和尚法语

一

云岩昙晟禅师，钟陵建昌王氏子，少出家于石门，参百丈海禅师二十年，因缘不契。后造药山，山问：“甚处来？”曰：“百丈来。”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师曰：“寻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咸则咸味，淡则淡味，不咸不淡是常味。作么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师无对。山曰：“争奈目前生死何！”师曰：“目前无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时？”师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气也不除。”他日侍立次，山又问：“百丈更说甚么法？”师曰：“有时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内会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没交涉。”山又问：“更说甚么法？”师曰：“有时上堂，大众立定，以拄杖一时趁散。复召大众，众回首。丈曰：是甚么？”山曰：“何不早恁么道，今日因子得见海兄。”师于言下顿省，便礼拜。

一日山问：“汝除在百丈，更到甚么处来？”师曰：“曾到广南来。”曰：“见说广州城东门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师曰：“非但州主，阖国人移亦不动。”山又问：“闻汝解弄师子，是否？”师曰：“是。”曰：“弄得几出？”师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师曰：“和尚弄得几出？”曰：“我弄得一出。”师曰：“一即六，六即一。”后到沩山，沩问：“承闻长老在药山弄师子，是否？”师曰：“是。”曰：“长弄？有置时？”师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时师子在甚么处？”师曰：“置也，置也！”

僧问：“从上诸圣甚么处去？”师良久，曰：“作么，作么？”问：“暂时不在，如同死人时如何？”师曰：“好埋却。”

问：“大保任底人，与那个是一是二？”师曰：“一机之绢，是一段是两段？”

师煎茶次，道吾问：“煎与阿谁？”师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师曰：“幸有某甲在。”

师问石霜：“甚么处来？”曰：“沩山来。”师曰：“在彼中得多少时？”曰：“粗经冬夏。”师曰：“恁么即成山长也。”曰：“虽在彼中却不知。”师曰：“他家亦非知非识。”石霜无对。

住后，上堂示众曰：“有个人家儿子，问著无有道不得底。”洞山出问曰：“他屋里有多少典籍？”师曰：“一字也无。”曰：“争得恁么多知？”师曰：“日夜不曾眠。”山曰：“问一段事还得否？”师曰：“道得却不道。”

问僧：“甚处来？”曰：“添香来。”师曰：“还见佛否？”曰：“见。”师曰：“甚么处见？”曰：“下界见。”师曰：“古佛，古佛！”

道吾问：“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师曰：“如人夜间背手摸枕子。”吾曰：“我会也。”师曰：“作么生会？”吾曰：“遍身是手眼。”师曰：“道也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吾曰：“师兄作么生？”师曰：“通身是手眼。”

扫地次，道吾曰：“太区区生！”师曰：“须知有不区区者。”吾曰：“恁么则有第二月也。”师竖起扫帚曰：“是第几月？”吾便行。

问僧：“甚处来？”曰：“石上语话来。”师曰：“石还点头也无？”僧无对。师自代曰：“未语话时却点头。”

师作草鞋次，洞山近前曰：“乞师眼睛得么？”师曰：“汝底与阿谁去也？”曰：“良价无。”师曰：“设有，汝向甚么处著？”山无语。师曰：“乞眼睛底是眼否？”山曰：“非眼。”师便喝出。

尼僧礼拜，师问：“汝爷在否？”曰：“在。”师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师曰：“汝有个爷不年八十，还知否？”曰：“莫是恁么来者！”师曰：“恁么来者，犹是儿孙。”

僧问：“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时如何？”师曰：“汝因甚么却从佛界来？”僧无对。师曰：“会么？”曰：“不会。”师曰：“莫道体不得，设使体得，也只是左之右之。”

院主游石室回，师问：“汝去入到石室里许，为只恁么便回？”主无对。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师曰：“汝更去作甚么？”山曰：“不可人情断绝去也。”

会昌元年辛酉十月二十六日示疾，命澡身竟，唤主事令备斋，来日有上座发去。至二十七夜归寂，茶毗得舍利一千余粒。瘗于石塔，谥无住大师。

道吾问：“初祖未到此土时，还有祖师意不？”师曰：“有。”吾云：“既有，更用来作什么？”师曰：“只为有，所以来。”

师与道吾、船子三人受山下人请斋。一人云：“斋去日晚。”一人云：“近那！动步便到。”师云：“有一人不动步便到作么生？”寻后洞山闻，举云：“此语最著力，如人入镬汤炉炭，不被烧煮始得。这里得永劫不失，余处得暂时间。切嘱第一莫向舌头上取办，记他了事言语有什么用处？这个功课从无人边得，不由聪明强纪。莫向闲处置功，一步不回，冥然累劫。所以云岩云：‘向这个相貌中失却人身最苦，无苦于此苦’。”

师窥一老宿房，老宿云：“只这个是，窥作什么？”师云：“大有人不肯与么道。”师问道吾：“老兄家风作么生？”吾曰：“教汝指点著，堪作什么！”师云：“无这个来多少时？”吾云：‘牙根犹带生涩在。”

问：“如何是正修行路？”师云：“修是墙堑，不修是里头人。”师问众：“世间什么物最苦？”云：“地狱是最苦。”师云：“地狱未是苦，今时作这个相貌中，失却人身最苦，无苦过于此苦。”

师与洞山锄姜次，师说先德事。洞山云：“这个人如今在什么处？”师良久云：“作么？作么？”洞山云：“太迟也。”有僧出来，两三则语举似师，师复审之云：“我适来只闻汝声，不见汝身。出来，我要见汝。”其僧竖起五指，师云：“苦杀人，洎错放过这个汉。”洞山问：“此僧竖起五指意如何？”师曰：“现五分法身，如今在阿哪个分？”

师临迁化时，洞山问：“和尚百年后，有人问还邈得师真也无，向他作么生道？”师云：“但向他道，只这个汉是。”洞山沉吟底，师云：“此著一子，莽卤吞不过，千生万劫休。阇梨瞥起，草深一丈，况乃有言。”师见洞山沉吟底，欲得说破衷情。洞山云：“启师不用说破。但不失人身，为此事相著。”

后有人问洞山：“云岩道：‘只这个汉是’，意旨如何？”洞山云：“某甲当初洎错承当。”报慈拈问：“累害在什么处？”又续前问：“如今作么生？”又问洞山：“云岩道：‘只这个汉是’，还知有事也无？”洞山云：“先师若不知有，又争解与么道？”良久又曰：“若知有事，争肯与么道？”

师比色碗里贮甘橘，洞山来不审立地。师曰：“那边还有这个摩？”洞山曰：“有也，过于这个无用处。”师曰：“有也未曾与阇梨，说什么有用无用！”洞山当时无对，隔三日道：“恐怕和尚与某甲。”师肯之。

师问黄檗侍者：“汝和尚还说法不？”对曰：“也说。”师云：“汝还听也无？”对曰：“也听。”师云：“说时即听，不说时还听也无？”对曰：“听。”师曰：“说时即从汝听，不说时听什么？”对曰：“不可无这个人也。”师曰：“默底是？说底是？”对曰：“默底是。”师曰：“洎错放过这个汉。”

师示众云：“从门入者非宝，直饶说得石点头，亦不干自己事。”又云：“拟心则差，况乃有言，恐有所示转远。”

僧问石头：“如何是祖师意？’石头曰：“老僧面前一踏草，三十年来不曾锄。”有人举似师，师云：“牛不吃栏边草。”南泉云：“智不到处，不得说著，说著则头角生也。”有人举问师：“主人与么道，意作么生？”师曰：“兄弟也莫说，说若这个事，损著说底人。”有人举问洞山：“云岩与么道作么生？”洞山云：“在途也。”有人举问云居：“洞山与么道，意作么生？”居云：“说似也。”有人举问疏山：“云居与么道，意作么生。”疏山云：“一棒打杀龙蛇。”

师扫地次，叫寺主，问：“师何得自驱驱？”师曰：“有一人不驱驱。”寺主曰：“何处有第二月？”师竖起扫帚云：“这个是第几月？”寺主无对。

洞山问：“无量劫来，余业未尽时如何？”师云：“汝只今还作不？”对曰：“更有胜妙亦不作。”师云：“汝还欢喜不？”对云：“欢喜即不敢，如粪扫堆上拾得一颗明珠。”

师问僧：“承汝解卜是不？”对曰：“是。”师云：“试卜老僧看。”无对。洞山代云：“请和尚生月。”

29道吾宗智禅师法语

道吾山宗智禅师，豫章海昏张氏子。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预药山法会，密契心印。一日，山问：“子去何处来？”师曰：“游山来。”山曰：“不离此室，速道将来。”师曰：“山上乌儿头似雪，涧底游鱼忙不彻。”

师离药山见南泉，泉问：“阇黎名甚么？”师曰：“宗智。”泉曰：“智不到处，作么生宗？”师曰：“切忌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即头角生。”三日后，师与云岩在后架把针。泉见乃问：“智头陀前日道，智不到处切忌道著，道著即头角生。合作么生行履？”师便抽身入僧堂，泉便归方丈。师又来把针。岩曰：“师弟适来为甚不只对和尚？”师曰：“你不妨灵利！”

岩不荐，却问南泉：“适来智头陀为甚不只对和尚，某甲不会，乞师垂示。”泉曰：“他却是异类中行。”岩曰：“如何是异类中行？”泉曰：“不见道：智不到处，切忌道著，道著即头角生。直须向异类中行。”岩亦不会。师知云岩不荐，乃曰：“此人因缘不在此。”却同回药山。山问：“汝回何速？”岩曰：“只为因缘不契。”山曰：“有何因缘？”岩举前话。山曰：“子作么生会他，这个时节便回？”岩无对。山乃大笑。岩便问：“如何是异类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别时来。”岩曰：“某甲特为此事归来。”山曰：“且去！”岩便出。

师在方丈外，闻岩不荐，不觉咬得指头血出。师却下来问岩：“师兄去问和尚那因缘作么生？”岩曰：“和尚不与某甲说。”师便低头。云岩临迁化，遣书辞师。师览书了，谓洞山、密师伯曰：“云岩不知有，我悔当时不向伊道。虽然如是，要且不违药山之子。”

药山上堂曰：“我有一句子，未曾说向人。”师出曰：“相随来也。”僧问：“药山一句子如何说？”山曰：“非言说。”师曰：“早言说了也。”

师一日提笠出，云岩指笠曰：“用这个作甚么？”师曰：“有用处。”岩曰：“忽遇黑风猛雨来时如何？”师曰：“盖覆著。”岩曰：“他还受盖覆么？”师曰：“虽然如是，且无渗漏。”

沩山问云岩：“菩提以何为座？”岩曰：“以无为为座。”岩却问沩山。山曰：“以诸法空为座。”又问师作么生。师曰：“坐也听伊坐，卧也听伊卧，有一人不坐不卧。速道！速道！”山休去。

沩山问师：“甚么处去来？”师曰：“看病来。”山曰：“有几人病？”师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不病底莫是智头陀么？”师曰：“病与不病，总不干他事。速道！速道！”山曰：“道得也与他没交涉。”

僧问：“万里无云未是本来天，如何是本来天？”师曰：“今日好晒麦。”云岩问：“师弟家风近日如何？”师曰：“教师兄指点，堪作甚么？”岩曰：“无这个来多少时也？”师曰：“牙根犹带生涩在。”

僧问：“如何是今时著力处？”师曰：“千人万人唤不回头，方有少分相应。”曰：“忽然火起时如何？”师曰：“能烧大地。”师却问僧：“除却星与焰，哪个是火？”曰：“不是火。”别一僧却问师：“还见火么？”师曰：“见。”曰：“见从何起？”师曰：“除却行住坐卧，别请一问。”

有施主施裈，药山提起示众曰：“法身还具四大也无？有人道得，与他一腰裈。”师曰：“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山曰：“与汝一腰裈。”

师指佛桑花问僧曰：“这个何似那个？”曰：“直得寒毛卓竖。”师曰：“毕竟如何？”曰：“道吾门下底。”师曰：“十里大王。”

云岩不安，师乃谓曰：“离此壳漏子，向甚么处相见？”岩曰：“不生不灭处相见。”师曰：“何不道非不生不灭处，亦不求相见？”

云岩补鞋次，师问：“作甚么？”岩曰：“将败坏补败坏。”师曰：“何不道即败坏非败坏？”

师闻僧念《维摩经》云：“八千菩萨、五百声闻，皆欲随从文殊师利。”师问曰：“甚么处去？”其僧无对，师便打。

师到五峰，峰问：“还识药山老宿否？”师曰：“不识。”峰曰：“为甚么不识？”师曰：“不识，不识。”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东土不曾逢。”因设先师斋，僧问：“未审先师还来也无？”师曰：“汝诸人用设斋作甚么？”

石霜问：“和尚一片骨，敲著似铜鸣，向甚么处去也？”师唤侍者，者应诺。师曰：“驴年去！”

唐太和九年九月示疾，有苦。僧众慰问体候，师曰：“有受非偿，子知之乎？”众皆愀然。越十日将行，谓众曰：“吾当西迈，理无东移。”言讫告寂。阇维得灵骨数片，建塔道吾。后雷，迁于石霜山之阳。

石霜问：“百年后忽有人问极则事，作么生向他道？”师唤沙弥，沙弥应喏，师云：“添净瓶水著。”师却问石霜：“适来问什么？”石霜再举，师便起去。

因椑树向火次，师问：“作什么？”椑树曰：“和合。”师曰：“与么则当头脱去也。”树云：“隔阙来多少时也。”师便拂袖而出。

师有时示众云：“出世不出世，尽是出世边说。”僧曰：“有一人不肯。”师云：“直饶不肯，亦是傍出。”

师辞沩山，沩山唤云：“智头陀。”师云：“其中事作么生？”沩山云：“智头陀，智头陀。”师云：“也大丑拙。”

师见新到参，便打鼓归房丈。其僧又打鼓归僧堂。主事来和尚处啧云：“和尚打鼓本分，新到因什么无端打鼓？”师曰：“如法批排茶饭，明日我与你勘。”到明日，批排茶饭屈吃次，师指教童子指僧，童子便来其僧身边立。其僧便摩童子头云：“和尚唤。”师便归丈室。主事又向和尚曰：“比来昨日无端打鼓，要伊勘责，为什么却打他童子头！”师曰：“我与你勘责了也。”

师大和九年乙亥之岁九月十一日，有人问：“伏审和尚四体违和，可杀疼痛还减损也无？”师曰：“者与么地不疼痛作什么？所以古人道：‘愿得今身偿，不入恶道受。’”师又曰：“还知道不偿不受者么？”对曰：“与么则波不离水，水不离波去也。”师便蓦面唾。良久之间，问大众：“如今是什么时？”对云：“未时。”师曰：“与么则打钟。”打钟三下，便告寂。春秋六十七。

30岩头全奯禅师法语

岩头全奯禅师，泉州柯氏子。少礼青原谊公，落发往长安宝寿寺，禀戒习经律诸部，优游禅苑，与雪峰、钦山为友。自杭州大慈山逦迤，造于临济，属济归寂，乃谒仰山。才入门，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拟举，师曰：“不妨好手。”后参德山，执坐具上法堂瞻视。山曰：“作么？”师便喝。山曰：“老僧过在甚么处？”师曰：“两重公案。”乃下参堂。山曰：“这个阿师稍似个行脚人！”

至来日上问讯，山曰：“阇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么处学得这虚头来！”师曰：“全奯终不自谩。”山曰：“他后不得孤负老僧。”

一日，参德山，方跨门便问：“是凡是圣？”山便喝，师礼拜。有人举似洞山，山曰：“若不是奯公，大难承当。”师曰：“洞山老人不识好恶，错下名言。我当时一手抬，一手搦。”

雪峰在德山作饭头，一日饭迟，德山擎钵下法堂。峰晒饭巾次，见德山乃曰：“钟未鸣，鼓未响，托钵向甚么处去？”德山便归方丈。峰举似师。师曰：“大小德山未会末后句在。”山闻，令侍者唤师去。问：“汝不肯老僧那？”师密启其意。山乃休。明日升堂，果与寻常不同。师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

“且喜堂头老汉会末后句，他后天下人不奈伊何！虽然，也只得三年活。”

一日，与雪峰、钦山聚话。峰蓦指一碗水。钦曰：“水清月现。”峰曰：“水清月不现。”师踢却水碗而去。

师与雪峰同辞德山，山问：“甚么处去？”师曰：“暂辞和尚下山去。”曰：“子他后作么生？”师曰：“不忘。”曰：“子凭何有此说？”师曰：“岂不闻：智过于师，方堪传受；智与师齐，减师半德。”曰：“如是如是，当善护持。”二士礼拜而退。

师住鄂州岩头，值沙汰，于湖边作渡子，两岸各挂一板，有人过渡，打板一下，师曰：“阿谁？”或曰：“要过那边去！”师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儿来，乃曰：“呈桡舞棹即不问，且道婆手中儿甚处得来？”师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个不遇知音，只这一个，也不消得。”便抛向水中。

师后庵于洞庭卧龙山，徒侣臻萃。僧问：“无师还有出身处也无？”师曰：“声前古毳烂。”问：“堂堂来时如何？”师曰：“刺破眼。”

上堂：“吾尝究《涅槃经》七八年，睹三两段义似衲僧说话。”又曰：“休！休！”时有一僧出礼拜，请师举。师曰：“吾教意如字三点。第一向东方下一点，点开诸菩萨眼；第二向西方下一点，点诸菩萨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点，点诸菩萨顶。此是第一段义。”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罗，擘开面门，竖亚一只眼。此是第二段义。”又曰：“吾教意犹如涂毒鼓，击一声远近闻者皆丧。此是第三段义。”时小严上座问：“如何是涂毒鼓？”师以两手按膝，亚身曰：“韩信临朝底。”严无语。

夹山下一僧到石霜，才跨门便道：“不审。”霜曰：“不必，阇黎。”僧曰：“恁么则珍重。”又到师处，如前道“不审。”师嘘一嘘。僧曰：“恁么则珍重。”方回步，师曰：“虽是后生，亦能管带。”其僧归，举似夹山。山上堂曰：“前日到岩头、石霜底阿师出来，如法举似前话。”其僧举了。山曰：“大众还会么？”众无对。山曰：“若无人道得，山僧不惜两巠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虽有杀人刀，且无活人剑。岩头亦有杀人刀，亦有活人剑。”

师与罗山卜塔基，罗山中路忽曰：“和尚。”师回顾曰：“作么？”山举手指曰：“这里好片地。”师咄曰：“瓜州卖瓜汉。”又行数里歇次，山礼拜问曰：“和尚岂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师曰：“是。”又曰：“和尚岂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师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即不问，只如洞山有何亏阙？”师良久曰：“洞山好佛，只是无光。”山礼拜。

僧问：“利剑斩天下，谁是当头者？”师曰：“暗。”僧拟再问，师咄曰：“这钝汉出去！”

问：“不历古今时如何？”师曰：“卓朔地。”曰：“古今事如何？”师曰：“任烂。”问僧：“甚处来？”曰：“西京来。”师曰：“黄巢过后，还收得剑么？”曰：“收得。”师引颈近前曰：“哄。”曰：“师头落也！”师呵呵大笑。僧后到雪峰，峰问：“甚处来？”曰：“岩头来。”峰曰：“岩头有何言句？”僧举前话，峰便打三十棒，趁出。

问：“二龙争珠，谁是得者？”师曰：“俱错。”僧问雪峰：“声闻人见性，如夜见月。菩萨人见性，如昼见日。未审和尚见性如何？”峰打拄杖三下。僧后举前语问师，师与三掴。问：“如何是三界主？”师曰：“汝还解吃铁棒么？”

德山一日谓师曰：“我这里有两僧入山，住庵多时，汝去看他怎生。”师遂将一斧去，见两人在庵内坐。师乃拈起斧曰：“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顾。师掷下斧曰：“作家！作家！”归举似德山，山曰：“汝道他如何？”师曰：“洞山门下不道全无，若是德山门下，未梦见在。”

僧参，于左边作一圆相，又于右边作一圆相，又于中心作一圆相，欲成未成，被师以手一拨。僧无语，师便喝：“出！”僧欲跨门，师却唤回，问：“汝是洪州观音来否？”曰：“是。”师曰：“只如适来左边一圆相作么生？”曰：“是有句。”师曰：“右边圆相？”曰：“是无句。”师曰：“中心圆相作么生？”曰：“是不有不无句。”师曰：“只如吾与么，又作么生？”曰：“如刀画水。”师便打。

瑞岩问：“如何是毗卢师？”师曰：“道甚么！”岩再问，师曰：“汝年十七八，未问弓折箭尽时如何？”师曰：“去。”问：“如何是岩中的的意？”师曰：“谢指示。”曰：“请和尚答话。”师曰：“珍重。”

问：“三界竞起时如何？”师曰：“坐却著。”曰：“未审师意如何？”师曰：“移取庐山来，即向汝道。”问：“起灭不停时如何？”师喝曰：“是谁起灭？”问：“轮中不得转时如何？”师曰：“涩。”问：“路逢猛虎时如何？”师曰：“拶。”问：“如何是道？”师曰：“破草鞋，与抛向湖里著。”问：“万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师曰：“吽。”僧再问，师曰：“脚下过也。”

问：“古帆未挂时如何？”师曰：“小鱼吞大鱼。”又僧如前问，师曰：“后园驴吃草。”迩后人或问佛、问法、问道、问禅者，师皆作嘘声。师尝谓众曰：“老汉去时，大吼一声了去！”

唐光启之后，中原盗起，众皆避地，师端居晏如也。一日贼大至，责以无供馈，遂倳刃焉。师神色自若，大叫一声而终，声闻数十里。即光启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门人后焚之，获舍利四十九粒，众为起塔，谥清严禅师。

雪峰问德山：“从上宗乘，和尚此间如何禀授与人？”德山云：“我宗无语句，实无一法与人。”师闻举云：“德山老汉一条脊梁骨拗不折。虽然如此，于唱教中犹较些子。”

保福拈问长庆：“岩头平生出世，有什么言教过于德山，便道‘犹较些子’？”长庆举师示众云：“若是得意底人，自解作活计。举措悉皆索索底，时长恬恬底。触物则转，意在转处。住则铲住，去则铲去。须于欲去不去、欲住不住处体会。不执物，不据物。不同窒塞人，紧把著事，不解转得，恰似死人把玉擩玉相似。纵然转得，直到驴年有什么用处？且愧伊向这里湊泊，不别运为。讶将去，钻将去，研将去，直教透过，直教通彻。不见道：‘如人学射，久久方中’？”有人问：“中时如何？”师云：“莫不识痛痒摩？”

师云：“德山老汉只凭目前一个白棒，曰：‘佛来也打，祖来也打。’虽然如此，较些子。”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又与么去也。”问：“如何是岩中的的意？”师云：“道什么？”云：“请和尚答话。”师云：“谢阇梨指示。”

师共雪峰到山下鹅山院。压雪数日，师每日只管睡，雪峰只管坐禅。得七日后，雪峰便唤：“师兄且起。”师云：“作么？”峰云：“今生不著便，共文遂个汉行数处，被他带累。今日共师兄到此，又只管打睡。”师便喝云：“你也吃眠去摩！每日在长连床上，恰似漆村里土地相似！他时后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峰以手点胸云：“某甲这里未稳在，不敢自谩。”师云：“我将谓汝他时后日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播扬大教，犹作这个语话。”峰云：“实未稳在。”师云：“汝若实如此，据汝见处道将来。”峰云：“某甲初到盐官，因说观色空义，得个入处。又因洞山曰：‘切忌随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与么会，方得契如如。’”师便喝云：“若与么，则自救也未彻在。”峰云：“他时后日作么生？”师云：“他时后日若欲得播扬大教去，一一个个从自己己胸襟间流将出来，与他盖天盖地去摩！”峰于此言下大悟，便礼拜，起来连声云：“便是鹅山成道也！”

雪峰往福州卓庵，过沙汰后，忽有两个纳僧来礼拜和尚。和尚才见上来，以手托木庵门，放身出外，云：“是什么？”其僧对云：“是什么？”峰便低头入庵里。其僧三五日后便辞。峰云：“什么处去？”对云：“湖南去。”峰云：“我有同行在彼，付汝信子得摩？”僧云：“得。”雪峰遂作信，信云：“一自鹅山成道后，迄至于今。同参某信付上师兄。”其僧到岩头，师问：“什么处来？”云：“南方来。”师云：“到雪峰摩？”对云：“到。来时有信上和尚。”便抽书过与师。师接得便问：“他近日有什么言教？”僧云：“某甲初到时，有一则因缘。”具举前话。师云：“他道什么？”对云：“他无语，便低头入庵。”师便拍掌云：“噫！我当初悔不向伊道末后一句。我若向他道末后一句，天下人不奈何雪峰。”其僧到夏末，具陈前因缘，问师云：“师道：‘我悔不向伊道末后一句。’如何是末后一句？”师云：“汝何不早问？”僧云：“某甲不敢容易。”师云：“虽则德山同根生，不与雪峰同枝死。汝欲识末后一句，只这个便是。”

师沙汰时，著蝠衫，戴席帽，去师姑院里。遇师姑吃饭次，便堂堂入厨下，便自讨饭吃。小师来见，报师姑，师姑把拄杖来。才跨门，师便以手拔席帽带起。师姑云：“元来是奯上座。”被师喝出去。

大彦上座初参见师，师在门前耘草次，彦上座戴笠子堂堂来，直到师面前，以手拍笠子，提起手云：“还相记在么？”师站得把草，拦面与一掷，云：“勿处，勿处。”他无语，便被师与三掴。后具威仪，始欲上法堂，师云：“已相见了，不要上来！”彦便转。到来朝，吃粥了，又上。始跨方丈门，师便透下床，拦胸一擒，云：“速道，速道。”无对，被师推出。大彦叹曰：“我将谓天下无人，元来有老大虫在。”

疏山参见师，师才见，却低头佯佯而睡。疏山近前立久，师并不管。疏山便以手拍禅床引手一下，师回头云：“作什么？”山云：“和尚且瞌睡。”师呵呵大笑云：“我三十年弄马骑，今日被驴子扑。”

因沩山和尚于廊下泥壁次，李军容具公裳，直来请沩山访道，到沩山背后端笏而立。沩山回首便侧泥盘作接泥势，侍郎便转笏作进泥势。沩山当下抛泥盘，与侍郎把臂归方丈。师后闻此语，云：“噫！佛法以后淡薄去也！多少天下，沩山泥壁也未了在。”

问：“如何是切急处？”师云：“道什么？”僧无对。师便有颂：“适来和声送，低头不会事。欲知此中意，云里有光彩。”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云：“小鱼吞大鱼。”自余枢要，莫尽玄猷。

师平生预有一言：“这老汉去时，大吼一声了去。”以中和五年乙巳岁，天下罹乱，凶徒炽盛，师于四月四日偿债而终。临刃之时，大叫一声，四山回避之人悉闻其声。春秋六十，僧夏四十四。

师因沙汰，甘贽家过夏，补衣次，贽行过，师以针作札势，贽遂整衣欲谢。妻问云：“作甚么？”贽云：“说不得。”妻云：“也要大家知。”贽举前话，妻云：“此去三十年后，须知一回饮水一回咽。”女子闻云：“谁知尽大地人性命，被奯上座搭将去也。”

示众：“但明取纲宗，本无实法，不见道‘无实无虚’。若向事上觑即疾，若向意根下寻，卒摸索不着。”又曰：“此是向上人活计，只露目前些子，如同电拂，如击石火，截断两头，灵然自在。若道向上有法有事，真椀鸣声，涂糊汝，系罩汝，古人唤作系驴橛。若将实法与人，土亦消不得。”

示众云：“夫大统纲宗中，事须识句，若不识句，难作个话会。甚么是句？百不思时，唤作正句，亦云居顶，亦云得住，亦云历历，亦云惺惺，亦云的的，亦云佛未生时，亦云得地，亦云与么时。将与么时，等破一切是非，才与么便不与么，便转辘辘地。若也看不过，才被人刺着眼，盵瞪地，恰似杀不死底羊相似。不见古人道，沉昏不好。须转得始得，触着便转，才与么便不与么。是句亦剗，非句亦剗，自然转辘辘，自然目前露祼裸地，饱齁齁地，不解却不解咬。不见道，却物为上，逐物为下。瞥起微情，早落地上，若是咬猪狗眼赫赤。若有人问如何是禅？向伊道，合取屎孔着，却有些子气息，便知浅深。硬纠纠地，汝识取这个狸奴面孔与么时，不要故挅伊，不要称量伊。于中有一般汉，撞着物不解转，刺着屙漉漉地，遮般底椎杀万个，亦无罪过。若是本色底，拨着便上咬人火急，却似刺猬子相似。未触着时，自弄毛羽，可怜生，才有人拨着，便嗔斗诟地，有甚么近处？若也未得与么，荡荡地，唤作依句修行，有则便须等破。与么时一物不存，信知从来学得一切言句，隘在胸中，有甚么用处？不见道，辟观辟句，外不放入，内不放出，截断两头，自然光烯烯地，不与一物作对，便是无诤三昧。兄弟，若欲得易会，但向根本明取。欲出不出，便须转。一日咬断后，不用寻伊去住底远近，但放却，自然露祼祼地，不用思搭着昏昏地。才有所重，便成窠臼。古人唤作贴体衣病，最难治。是我向前行脚时，参着一两处尊宿，只教日夜管带，坐得骨臀生胝，口里水漉漉地，初向然灯佛肚里，黑漆漆地，道我坐禅守取，与么时犹有欲在。不见道，无依无欲，便是能仁。古人道：‘置毒药安乳中，乃至醍醐亦能杀人。’这个不是汝习学得底，这个不是汝去住底，不是汝色里底，莫错认门头户口，赚汝腊月三十日，赤閧閧地无益。当莫造作捏怪，但知着衣吃饭，屙矢送尿，随分遣时，莫乱统诈称道者，有一片衣不敢将出晒，恐人见，怕失道者名，图人赞叹，作恁么，不中心行。兄弟，亦不要信他绳，上老榾檛，屙漉漉地，将为好诳唬人，别造地狱着汝在。信知古风大好。不见道：‘有即是无，无即是有。’与么送出来时，便知深浅。这个是古格。于中有一般汉，信彩吐出来，有甚么碑记。但知唤作禅道，但知唤作一句子，软嫩嫰地，真是无孔铁椎，聚得一万个，有甚么用处。若是有筋骨底，不用多诸处行脚，也须带眼始得，莫被人谩。不见道：‘依法生解，犹落魔界。’夫唱教，须一一从自己胸襟中吐得出来，与人为榜样。今时还有与么汉么？第一切须识取左右句，这个是出头处。识取去底，识取住底，这个是两头句，亦是左右句，亦唤作是非句。才生便咬，自然无事。

“兄弟，见与么说，还会么？莫终日閧閧地，亦无了期。欲得易会，但知于声色前，不被万境惑乱，自然露祼祼地，自然无事。送向声色前荡荡地，恰似一团火焰相似，触着便烧，更有甚么事？不见道：‘非是尘不侵，自是我无心。’时热，珍重！”

31玄沙师备禅师法语

玄沙师备宗一禅师，闽之谢氏子。幼好垂钓，泛小艇于南台江，狎诸渔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尘，乃弃舟投芙蓉训禅师落发，往豫章开元寺受具。布衲芒屦，食才接气。常终日宴坐，众皆异之。与雪峰本法门昆仲，而亲近若师资。峰以其苦行，呼为头陀。一日峰问：“阿哪个是备头陀？”师曰：“终不敢诳于人。”异日，峰召曰：“备头陀何不遍参去！”师曰：“达磨不来东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之。

暨登象骨山，乃与师同力缔构，玄徒臻萃。师入室咨决，罔替晨昏。又阅楞严，发明心地，由是应机敏捷，与修多罗冥契。诸方玄学有所未决，必从之请益。至与雪峰徵诘，亦当仁不让。峰曰：“备头陀再来人也。”

雪峰上堂：“要会此事，犹如古镜当台，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师出众曰：“忽过明镜来时如何？”峰曰：“胡汉俱隐。”师曰：“老和尚脚跟犹未点地在。”

住后上堂：“佛道闲旷，无有程途。无门解脱之门，无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际，故不可升沉，建立乖真，非属造化，动则起生死之本，静则醉昏沉之乡。动静双泯，即落空亡。动静双收，瞒顸佛性。必须对尘对境，如枯木寒灰，临时应用，不失其宜。镜照诸像，不乱光辉。鸟飞空中，不杂空色。所以十方无影像，三界绝行踪。不堕往来机，不住中间意。钟中无鼓响，鼓中无钟声。钟鼓不相交，句句无前后。如壮士展臂，不籍他力。师子游行，岂求伴侣？九霄绝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这里，体寂寂，常的的，日赫焰，无边表。圆觉空中不动摇，吞烁乾坤迥然照。夫佛出世者，元无出入，名相无体，道本如如。法尔天真，不同修证。只要虚闲，不昧作用，不涉尘泥。个中纤毫道不尽，即为魔王眷属。句前句后，是学人难处。所以一句当天，八万门永绝生死，直饶得似秋潭月影，静夜钟声，随扣击以无亏，触波澜而不散，犹是生死岸头事。道人行处，如火销冰，终不却成冰。箭既离弦，无返回势，所以牢笼不肯住，呼唤不回头。古圣不安排，至今无处所。若到这里，步步登玄，不属邪正，识不能识，智不能知，动便失宗，觉即迷旨。二乘胆颤，十地惊怪。语路处绝，心行处灭。直得释迦掩室于摩谒，净名杜口于毗耶。须菩提唱无说而显道，释梵绝听而雨花。若与么现前，更疑何事没栖泊处？离去来今，限约不得，心思路绝。不因庄严，本来真净。动用语笑，随处明了，更无欠少。今时人不悟个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尘，处处染著，头头系绊。纵悟，则尘境纷纭，名相不实，便拟凝心敛念，摄事归空，闭目藏睛，终有念起。旋旋破除，细想才生，即便遏捺。如此见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无觉无知，塞耳偷铃，徒自欺诳。这里分别则不然，也不是隈门傍户。句句现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绝尘境，本无位次，权名个出家儿，毕竟无踪迹。真如凡圣，地狱人天，只是疗狂子之方。虚空尚无改变，大道岂有升沉？悟则纵横，不离本际，若到这里，凡圣也无立处。若向句中作意，则没溺杀人。若向外驰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没可安排。恰似焰炉不藏蚊蚋，此理本来平坦，何用铲除？动静扬眉，是真解脱道。不强为意度，建立乖真。若到这里，纤毫不受，指意则差。便是千圣出头来，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珍重！”

上堂：“我今问汝诸人，且承当得个甚么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还辨得么？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见事便差。知么！如今目前，见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种种诸物，皆是狂劳花相，唤作颠倒知见。夫出家人，识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汝今既已剃发披衣，为沙门相，即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尽黑漫漫地墨汁相似，自救尚不得，争解为得人？仁者！佛法因缘事大，莫作等闲相似，聚头乱说，杂话趁过时，光阴难得，可惜许大丈夫儿，何不自省察看是甚么事？只如从上宗乘，是诸佛顶族。汝既承当不得，所以我方便劝汝，但从迦叶门接续顿超去。此一门超凡圣因果，超毗卢妙庄严世界海，超他释迦方便门，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与汝作眼见，何不自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两生，久积净业。仁者！宗乘是甚么事？不可由汝用工庄严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会么？只如释迦出头来作许多变弄，说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场佛事。向此门中用一点不得，用一毛头伎俩不得。知么？如同梦事，亦如寐语，沙门不应出头来，不同梦事，盖为识得。知么？识得即是大出脱、大彻头人，所以超凡越圣，出生离死，离因离果，超毗卢，越释迦，不被凡圣因果所谩，一切处无人识得。汝知么？莫只长恋生死爱网，被善恶业拘将去，无自由分。饶汝炼得身心同虚空去，饶汝到精明湛不摇处，不出识阴。古人唤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觉，妄为恬静。恁么修行，尽出他轮回际不得，依前被轮回去。所以道，诸行无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无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顿超去、解省心力么？还愿乐么？劝汝我如今立地待汝构去，更不教汝加功炼行，如今不恁么，更待何时？还肯么！”便下座。

上堂：“汝诸人如在大海里坐，没头浸却了，更展手问人乞水吃。夫学般若菩萨，须具大根，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出脱得去。若是根机迟钝，直须勤苦耐志，日夜忘疲，无眠失食，如丧考妣相似。恁么急切，尽一生去，更得人荷挟，克骨究实，不妨易得构去。且况如今，谁是堪任受学底人？仁者！莫只是记言记语，恰似念陀罗尼相似，蹋步向前来，口里哆哆和和地，被人把住，诘问著没去处，便嗔道：‘和尚不为我答话。’恁么学事大苦。知么？有一般坐绳床和尚，称著知识，问著便摇身动手，点眼吐舌瞪视。更有一般说昭昭灵灵，灵台智性，能见能闻，向五蕴身田里作主宰，恁么为善知识，大赚人。知么？我今问汝，汝若认昭昭灵灵是汝真实，为甚么瞌睡时又不成昭昭灵灵？若瞌睡时不是，为甚么有昭昭时？汝还会么？这个唤作认贼为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缘气。汝欲识根由么？我向汝道，昭昭灵灵，只因前尘色声香等法而有分别，便道此是昭昭灵灵。若无前尘，汝此昭昭灵灵，同于龟毛兔角。仁者！真实在甚么处？汝今欲得出他五蕴身田主宰，但识取汝秘密金刚体。古人向汝道，圆成正遍，遍周沙界。我今少分为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还见南阎浮提日么？世间人所作兴营、养身、活命，种种心行作业，莫非皆承日光成立。只如日体，还有许多般心行么？还有不周遍处么？欲识金刚体，亦须如是看。只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国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尽承汝圆成威光所现。直是天人群生类所作业次，受生果报，有情无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尽承汝威光。只如金刚体，还有凡夫诸佛么？有汝心行么？不可道无便得当去也。知么？汝既有如是奇特当阳出身处，何不发明取？因何却随他向五蕴身田中鬼趣里作活计，直下自谩去。忽然无常杀鬼到来，眼目诪张，身见命见，恁么时大难支荷，如生脱龟壳相似，大苦。

“仁者，莫把瞌睡见解便当却去，未解盖覆得毛头许。汝还知么？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乐底人，只大作群队干他人世，这边那边飞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若恁么争行他王道？知么？国王大臣不拘执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龙神荷护汝，也须具惭愧知恩始得。莫孤负人好！长连床上排行著地销将去，道是安乐未在，皆是粥饭将养得汝，炼冬瓜相似变将去，土里埋将去。业识茫茫，无本可据。沙门因甚么到恁么地？只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唤作地狱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后日入驴胎马肚里，牵犁拽杷，御铁负鞍，碓捣磨磨，水火里烧煮去，大不容易受，大须恐惧好，是汝自累。知么？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这个消息。若不了此，烦恼恶业因缘，不是一劫两劫得休，直与汝金刚齐寿。知么！”

师因参次，闻燕子声，乃曰：“深谈实相，善说法要。”便下座。时有僧请益，曰：“某甲不会。”师曰：“去！谁信汝？”

鼓山来，师作一圆相示之。山曰：“人人出这个不得。”师曰：“情知汝向驴胎马腹里作活计。”山曰：“和尚又作么生？”师曰：“人人出这个不得。”山曰：“和尚与么道却得，某甲为甚么道不得？”师曰：“我得汝不得。”

上堂，众集，遂将拄杖一时趁下，却回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险入地狱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再复人身。”

僧侍立次，师以杖指面前地上白点曰：“还见么？”曰：“见。”如是三问，僧亦如是答。师曰：“你也见，我也见，为甚么道不会？”

师尝访三斗庵主，才相见，主曰：“莫怪，住山年深无坐具。”师曰：“人人尽有，庵主为甚么无？”主曰：“且坐吃茶。”师曰：“庵主元来有在。”

侍雪峰次，有二僧从阶下过，峰曰：“此二人堪为种草。”师曰：“某甲不与么？”峰曰：“汝作么生？”师曰：“便好与三十棒。”

因雪峰指火曰：“三世诸佛在火焰里转大法轮。”师曰：“近日王令稍严。”峰曰：“作么生？”师曰：“不许搀夺行市。”云门曰：“火焰为三世诸佛说法，三世诸佛立地听。”

南际到雪峰，峰令访师。师问：“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长老作么生？”际曰：“须知有不求知者”。师曰：“山头和尚吃许多辛苦作么？”

雪峰普请畬田次，见一蛇，以杖挑起，召众曰：“看！看！”以刀芟为两段。师以杖抛于背后，更不顾视。众愕然。峰曰：“俊哉！”

侍雪峰游山次，峰指面前地曰：“这一片地好造个无缝塔。”师曰：“高多少？”峰乃顾视上下，师曰：“人天福报即不无，和尚若是灵山授记，未梦见在。”峰曰：“你又作么生？”师曰：“七尺八尺。”

雪峰曰：“世界阔一尺，古镜阔一尺。世界阔一丈，古镜阔一丈。”师指火炉曰：“火炉阔多少？”峰曰：“如古镜阔。”师曰：“老和尚脚跟未点地在。”

师初住普应院，迁止玄沙，天下丛林，皆望风而宾之。闽帅王公待以师礼，学徒余八百，室户不闭。

上堂，良久曰：“我为汝得彻困，也还会么？”僧问：“寂寂无言时如何？”师曰：“寐语作么？”曰：“本分事，请师道。”师曰：“瞌睡作么？”曰：“学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师曰：“争得恁么不识痛痒！”又曰：“可惜如许大师僧，千道万里行脚到这里，不消个瞌睡寐语，便屈却去！”

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用自己作么？”问：“从上宗乘，如何理论？”师曰：“少人听。”曰：“请和尚直道。”师曰：“患聋作么？”又曰：“仁者，如今事不获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劝，百千方便，如此如彼，共汝相知闻，尽成颠倒知见。将此咽喉唇吻，只成得个野狐精业谩汝，我还肯么？只如有过无过，唯我自知，汝争得会？若是恁么人出头来，甘伏呵责。夫为人师匠大不易，须是善知识始得知。我如今恁么方便助汝，犹尚不能构得，可中纯举宗乘，是汝向甚么处安措？还会么？四十九年是方便，只如灵山会上有百万众，唯有迦叶一人亲闻，余尽不闻。汝道迦叶亲闻底事作么生？不可道如来无说说，迦叶不闻闻，便得当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庄严底事。知么？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嘱大迦叶。’我道犹如话月，曹溪竖拂子还如指月。所以道，大唐国内宗乘中事，未曾见有一人举唱。设有人举唱，尽大地人失却性命，如无孔铁锤相似，一时亡锋结舌去！汝诸人赖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颠倒知见，随汝狂意，方有伸问处。我若不共汝恁么知闻去，汝向甚么处得见我？会么？大难。努力珍重。”

师有偈曰：“万里神光顶后相，没顶之时何处望？事已成，意亦休，此个来踪触处周。智者撩著便提取，莫待须臾失却头。”又曰：“玄沙游迳别，时人切须知。三冬阳气盛，六月降霜时。有语非关舌，无言切要词。会我最后句，出世少人知。”

问：“四威仪外如何奉王？”师曰：“汝是王法罪人，争会问事？”

问：“古人拈槌竖拂，还当宗乘也无？”师曰：“不当。”曰：“古人意作么生？”师举拂子。

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师曰：“待汝悟始得。”问：“如何是金刚力士？”师吹一吹。

闽王送师上船，师扣船召曰：“大王争能出得这里去？”王曰：“在里许得多少时也？”

师问文桶头：“下山几时归？”曰：“三五日。”师曰：“归时，有无底桶子将一担归。”文无对。

师垂语曰：“诸方老宿尽道接物利生，只如三种病人，汝作么生接？患盲者，拈槌竖拂他又不见；患聋者，语言三昧他又不闻；患哑者，教伊说又说不得。若接不得，佛法无灵验。”时有僧出曰：“三种病人还许学人商量否？”师曰：“许。汝作么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师曰：“不是！不是！”罗汉曰：“桂琛现有眼耳口，和尚作么生接？”师曰：“惭愧！”便归方丈。中塔曰：“三种病人，即今在甚么处？”又一僧曰：“非唯谩他，兼亦自谩。”有僧请益云门，门曰：“汝礼拜著。”僧礼拜起，门以拄杖桎之。僧退后。门曰：“汝不是患盲么？”复唤：“近前来。”僧近前，门曰：“汝不是患聋么？”门曰：“会么？”曰：“不会。”门曰：“汝不是患哑么？”僧于是有省。

长庆来，师问：“除却药忌，作么生道？”庆曰：“放憨作么！”师曰：“雪峰山橡子拾食，来这里雀儿放粪。”师因僧礼拜，师曰：“因我得礼汝。”

普请斫柴次，见一虎，天龙曰：“和尚，虎！”师曰：“是汝，虎。”归院后天龙问：“适来见虎，云是汝。未审尊意如何？”师曰：“娑婆世界有四种极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阴界。”

师问长生：“维摩观佛，前际不来，后际不去，今则无住。汝作么生观？”生曰：“放皎然过，有个道处。”师曰：“放汝过作么生道？”生良久，师曰：“教阿谁委悉？”生曰：“徒劳侧耳。”师曰：“情知汝向鬼窟里作活计。”

问：“古人皆以瞬视接人，未审和尚以何接人？”师曰：“我不以瞬视接人。”曰：“学人为甚道不得？”师曰：“逼塞汝口，争解道得？”

问：“凡有言句，尽落裷，不落裷？请和尚商量。”师曰：“拗折秤衡来，与汝商量。”

问：“承古有言：举足下足，无非道场。如何是道场？”师曰：“没却你。”曰：“为甚么得恁么难见？”师曰：“只为太近。”

师在雪峰时，光侍者谓师曰：“师叔若学得禅，某甲打铁船下海去。”师住后问光曰：“打得铁船也未？”光无对。

师一日遣僧送书上雪峰，峰开缄，见白纸三幅。问僧：“会么？”曰：“不会。”峰曰：“不见道，君子千里同风？”僧回举似，师曰：“山头老汉蹉过也不知！”曰：“和尚如何？”师曰：“孟春犹寒，也不解道。”

师问镜清：“教中道不见一法为大过患，且道不见甚么法？”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见这个法么？”师曰：“浙中清水白米从汝吃，佛法未会在。”

问：“承和尚有言，尽十方世界是一颗明珠。学人如何得会？”师曰：“尽十方世界是一颗明珠，用会作么？”僧便休。师来日却问其僧：“尽十方世界是一颗明珠，汝作么生会？”曰：“尽十方世界是一颗明珠，用会作么？”师曰：“知汝向鬼窟里作活计。”

问：“如何是无缝塔？”师曰：“这一缝大小？”

韦监军来谒，乃曰：“曹山和尚甚奇怪。”师曰：“抚州取曹山几里？”韦指傍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韦曰：“抚州取曹山几里？”曰：“百二十里。”韦曰：“恁么则上座不到曹山？”韦却起礼拜，师曰：“监军却须礼此僧，此僧却具惭愧。”

问：“如何是清净法身？”师曰：“脓滴滴地。”问：“如何是亲切底事？”师曰：“我是谢三郎。”西天有声明三藏至，闽帅请师辨验。师以铁火箸敲铜炉，问：“是甚么声？”藏曰：“铜铁声。”师曰：“大王莫受外国人谩。”藏无对。

师南游，莆田县排百戏迎接。来日，师问小塘长老：“昨日许多喧闹，向甚么处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师曰：“料掉没交涉。”问僧：“乾闼婆城汝作么生会？”曰：“如梦如幻。”

师与地藏在方丈说话，夜深侍者闭却门。师曰：“门闭了，汝作么生得出去？”藏曰：“唤甚么作门？”师以杖拄地，问长生曰：“僧见俗见，男见女见，汝作么生见？”曰：“和尚还见皎然见处么？”师曰：“相识满天下。”

问：“承和尚有言：闻性遍周沙界。雪峰打鼓，这里为甚么不闻？”师曰：“谁知不闻？”问：“险恶道中，以何为津梁？”师曰：“以眼为津梁。”曰：“未得者如何？”师曰：“快救取好！”师举志公云：“每日拈香择火，不知身是道场。”乃曰：“每日拈香择火，不知真个道场。”

普请般柴，师曰：“汝诸人尽承吾力。”一僧曰：“既承师力，何用普请？”师叱之曰：“不普请争得柴归？”

师问明真大师：“善财参弥勒，弥勒指归文殊，文殊指归佛处，汝道佛指归甚么处？”曰：“不知。”师曰：“情知汝不知。”

大普玄通到，礼觐。师曰：“你在彼住，莫诳惑人家男女。”曰：“玄通只是开个供养门，晚来朝去，争敢作恁么事？”师曰：“事难。”曰：“真情是难。”师曰：“甚么处是难处？”曰：“为伊不肯承当。”师便入方丈，拄却门。

僧问：“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个入路。”师曰：“还闻偃溪水声么？”曰：“闻。”师曰：“从这里入。”

泉守王公请师登楼，先语客司曰：“待我引大师到楼前，便舁却梯。”客司禀旨。公曰：“请大师登楼。”师视楼，复视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

师与泉守在室中说话，有一沙弥揭帘入见，却退步而出。师曰：“那沙弥好与二十拄杖。”守曰：“恁么即某甲罪过。”师曰：“佛法不是恁么。”

上堂曰：“太虚日轮，是一切人成立太虚见，在诸人作么生？满目觑不见，满耳听不闻，此两处不省得，便是睡汉。若明彻得，坐却凡圣，坐却三界，梦幻身心，无一物如针锋许为缘为对。直饶诸佛出来作无限神通变现，设如许多教网，未曾措着一分豪，唯助初学诚信之门。还会么？水鸟树林，却解提纲，他甚端的，自是少人听。非是小事，天魔外道是孤恩负义，天人六趣是自欺自诳。如今沙门，不荐此事，翻成弄影汉，生死海里浮沉，几时休息去？自家幸有此广大门风，不能绍继得，更向五蕴身田里作主宰。还梦见么？如许多田地，教谁作主宰？大地载不起，虚空包不尽，岂是小事？若要彻，即今遮里便明彻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尘大，不教仁者舍一法如豪发许，还会么？”

时有僧问：“从上宗旨如何？”师默然。僧再问，师乃叱之。僧问：“从何方便门，令学人得入？”师曰：“入是方便。”僧问：“初心人来，师如何指示？”师曰：“什么处得初心来？”僧问：“学人创入丛林，乞师提接。”师以杖指之。僧曰：“学人不会。”师曰：“我恁么为汝，却成抑屈于人。如今若的自肯当人分上，不论初学入丛林，可谓共诸人久践，与过去诸佛无所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鱼龙，初生至老，吞吐受用，悉皆平等。所以道初发心者与古佛齐肩。奈何汝无始积劫，动诸妄情，结成烦恼，如重病人，心狂热闷，颠倒乱见，都无实事。如今所睹一切境界，皆亦如是。对汝诸根，尽成颠倒。古人以无穷妙药医疗对治，直至十地，未得惺惺。将知大不容易。古人思惟，如丧考妣。如今兄弟，见似等闲。何处别有人为汝了得？可惜时光虚度，何妨密密地自究子细观，寻至無著力处，自息诸缘去。纵未发萠，种子犹在。若总取我傍家打鼓，弄粥饭气力，将此造次，排遣生死，赚汝一生，有何所益？应须如实知取好，无事珍重！”

与雪峰夹篱次，师问：“夹篱处还有佛法也无？”峰曰：“有。”师曰：“如何是夹篱处佛法？”峰撼篱一下。师曰：“某甲不与么。”峰曰：“子又作么生？”师曰：“穿过篾头来。”

师辞雪峰云：“启和尚，人人自由自在，某甲如今下山去。”峰云：“是谁与么道？”师曰：“是和尚与么道。”峰曰：“汝作么生？”师云：“不自由自在。”峰云：“知。”

雪峰谓师曰：“有个南际长老，问，无有答不得者。”际一日到雪峰，峰令访师。师曰：“古人道，‘此事惟我能知。’长老作么生？”际曰：“须知有不求知者。”师曰：“山头老汉，吃许多辛苦作么？”

闽王送茘枝与师，师拈起示众云：“这个茘枝，得恁么红。这个茘枝，得恁么赤。诸人作么生会？若道得一色，犹是儱侗。若道是众色，又落断常。诸人作么生？”有僧出云：“不可不识茘枝。”师自代云：“只是茘枝。”

智证传曰：“夫以言逐言，以理遣理，皆世流布想，非能见道。《楞伽经》曰：‘如楔出楔。’如玄沙尝曰：‘学者当用处不换机。’而虽老于丛林者，亦莫识此语，可叹也。玄沙尝食茘枝，问众曰：‘这个茘枝得与么红！这个得与么赤！你诸人且作么生？若道一色，又是儱侗；若道是众色，只成个断常。你诸人且作么生？’彦瑫曰：‘也只和尚自分别。’玄沙曰：‘这儱侗愚痴，有什么交涉。’冲机曰：‘都来只是一色。’玄沙曰：‘总与么儱侗，有什么了时。’乃回顾问皎然：‘汝作么生道？’皎然曰：‘不可不识茘枝。’玄沙曰：‘只是茘枝。’”又曰：“汝诸人如许多时在我这里，总与么说话，不辨缁素，不识吉凶。我比来向汝道，用处不换机，因甚么只管对话？有什么交涉？道囐禅师曰：‘先圣悯汝颠倒驰逐，将一句子解落，汝知是般事，掉放闲处，自着些筋力却于机语上答出，话头将作禅道，非惟自赚，亦乃赚他。’”

师一日见三人新到，自去打普请鼓三下，却归方丈。新到具威仪了，亦自去打普请鼓三下，却入僧堂，久往来白师云：“新到轻欺和尚。”师云：“打钟集众勘过。”大众集，新到不赴，师令侍者去唤。新到才至法堂，却向侍者背上拍一下云：“和尚唤你。”侍者至师处，新到便归堂，久住乃问：“和尚何不勘新到？”师云：“我与你勘了也。”

师因雪峰迁化，为丧主，三朝集众煎茶次，师于灵前拈起一只盏云：“问大众，先师在日从你道，如今且作么生道？若道得，则先师无过；若道不得，则过在先师。还有人道得么？”如是三问，众皆无对。师遂扑破盏子归院。后问中塔：“作么生会？”塔云：“先师有甚么过？”师便面壁，塔便出去。师复召塔，塔回首。师问：“你作么生会？”塔便面壁，师休去。

师云：“若论此事，喻如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结契卖与诸人了也。只有中心树子，犹属老僧在。”

有时云：“诸禅德，汝诸人尽巡方行脚来，称我参禅学道，为有奇特去处？为当只恁么东问西问？若有试通来，我为汝证明，是非我尽识得。还有么？若无，当知只是趁謴。是汝既到这里来，我今问汝，汝诸人还有眼么？若有，即今便合识得。还识得么？若不识，便被我唤作生盲生聋底人。还是么？肯恁么道么？禅德，亦莫自屈，是汝真实，何曾是恁么人？十方诸佛把汝向顶上着，不敢错误着一分子。只道此事惟我能知，会么？如今相绍继，尽道承他释迦，我道释迦与我同参，汝道参阿谁？会么？大不容易，知莫非大悟始解得知。若是限剂，所悟亦莫能觑。汝还识大悟么？不可是汝向髑髅前任他鉴照，不可是汝说空说无，说遮边那边。有世间法，有一个不是世间法。和尚子，虚空犹从迷妄幻生，如今若是大肯去，何处有遮个称说？尚无虚空消息，何处有三界业次、父母缘生与汝桩立前后？如今道无，尚是诳语，岂况是有？知么？是汝多时行脚，和尚子称道有觉悟底事。我今问汝，只如巅山巖崖，迥绝人处，还有佛法么？还裁辨得么？若辨不得，卒未在。

“我寻常道，亡僧面前，正是触目菩提，万里神光顶后相。若人觏得，不妨出得阴界，脱汝髑髅前意想。都来只是汝真实人体，何处更别有一法解盖覆汝？知么？还信得么？解承当得么？大须努力。”

又示众：“夫古佛真宗，常随物现，堂堂应用，处处流辉，隐显坦然，高低尽照。是以沙门上士道眼，惟先契本明心，方为究竟。森罗万象，一体同源，廓尔无边，谁论有滞？尘劫中事，都在目前。时人旷隔年深，致乖常体，迷心认物，以背真宗，执有滞空，不遇良朋道友，只自于私作解。纵有商量，浑成意度。及至寻穷理地，不辨正邪，况平生自己未曾捞摝。若乃先贤古德，便自知时。克己推功，庵岩石室。古德云：‘情存圣量，犹落法尘。已见未忘，还成渗漏。’不可道持斋持戒，长坐不卧，住意观空，凝神入定，便当去也。有甚么交涉？西天外道入得八万劫定，凝神寂静，闭目藏睛，灰身灭智，劫数满后，不免轮回。盖为道眼不明，生死根源不破。夫出家儿即不然，不可同他外道也。莫非真实明达，具大知见，能与诸佛同彻，寂照忘知，虚含万像，如今甚么处不是汝？甚么处不分明？甚么处不露现？何不与么会去？若无这个田地，时中争奈诸般渗漏何？总成虚妄。阿哪个便是平生得力处？如实未有发明，切须在急时中忘餐失寝，似救头然，如丧身命，冥心自救，放舍闲缘，歇却心识，方有少许相亲。若不如是，明朝后日，尽被识情带将去，有甚么自由分？如今却不如他无情之物，敷唱分明，土木石头说法，非常真实，只是少人能听。若闻此说，始可商量。且道无情说底法，作么生商量？试道看。不可道无言无说也，无视无听也；不可道无问而自说，称赞所行道。不见善财童子参五十三人知识，末后见弥勒，弹指之顷，得入门。才入门后，其门自闭，于楼阁中，睹百千诸佛过去舍身受身。所参一百二十人知识化境，于楼阁中，一时俱现，为其证明，善财疑心顿息。大凡三条椽下，具这个真实发明，即可商量。便向四生六道中，同于诸佛净土，更惧何生死？且阿谁知他一切诸法，都无实体？至于灵山会上，迦叶亲闻，犹如话月。古德云：‘善恶都莫思量。’犹如指月。乃至三乘行位解脱菩萨，涅槃圣德圣果，并如空花兔角。不见道：‘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有为心法，不可相依。日久年深，全无利益。只为违真弃本，厌离凡情，忻心圣道。作此见知，不出他限量，抛他五阴不去。不见道：‘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你只拟向前，争能明得？可中彻去，方得知之。若未究得，当知尽是虚头。世间难信之法，具大根器，方能明达。今生若彻去，万劫亦然。古德云：‘直向今生须了却，谁能累劫受余殃？’珍重！”

又云：“是诸人见有险恶，见有大虫刀剑诸事，逼汝身命，便生无限怕怖。如似什么？恰如世间画师一般，自画作地狱变相，作大虫刀剑了。好好地看了，却自生怕怖。汝今诸人亦复如是，百般见有，是汝自幻出，自生怕怖。亦不是别人与汝为过。汝今欲觉此幻惑么？但识取汝金刚眼睛。若识得，不曾教汝有纤尘可得露现，何处更有虎狼刀剑解愶吓得汝？直至释迦，如是伎俩，亦觅出头处不得。所以我向汝道，沙门眼把定世界，函盖乾坤，不漏丝发，何处更有一物为汝知见？知么？何不急究取？”

师疾大法难举，罕遇上根，学者依语生解，随照失宗，乃示纲宗三句曰：“第一句，且自承当，现成具足。尽十方世界，更无他故，只是仁者。更教谁见谁闻？都来是汝心王所为，全成不动智，只欠自承当，唤作开方便门，使汝信有一分真常流注，亘古亘今，未有不是，未有不非者。然此句只成平等法。何以故？但是以言遣言，以理逐理，平常性相，接物利生耳。且于宗旨，犹是明前不明后，号为一味平实，分证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未有自由分。若知出格量，不被心魔所使，入到手中，便转换落落地，言通大道，不堕平怀之见。是谓第一句纲宗也。第二句：回因就果，不着平常一如之理，方便唤作转位投机，生杀自在，纵夺随宜，出生入死，广利一切。迥脱色欲爱见之境，方便唤作顿超三界之佛性。此名二理双明，二义齐照，不被二边之所动，妙用现前，是谓第二句纲宗也。第三句：知有大智性相之本，通其过量之见，明阴洞阳，廓周沙界，一真体性，大用现前，应化无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唤作慈定之门，是谓第三句纲宗也。”

32长沙景岑禅师法语

长沙景岑招贤禅师，初住鹿苑为第一世，其后居无定所，但徇缘接物，随宜说法，时谓之长沙和尚。

上堂：“我若一向举扬宗教，法堂前须草深一丈。事不获已，向汝诸人道：尽十方世界是沙门眼，尽十方世界是沙门全身，尽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尽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里，尽十方世界无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诸人道：三世诸佛，法界众生，是摩诃般若光。光未发时，汝等诸人向甚么处委悉？光未发时，尚无佛无众生，消息何处得山河国土来？”

时有僧问：“如何是沙门眼？”师曰：“长长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轮回出不得？”僧曰：“未审出个甚么不得？”师曰：“昼日见，夜星见。”曰：“学人不会。”师曰：“妙高山色青又青。”

问：“教中道：‘而常处此菩提座’，如何是座？”师曰：“老僧正坐，大德正立。”问：“如何是大道？”师曰：“没却汝。”问：“诸佛师是谁？”师曰：“从无始劫来，承谁覆荫？”曰：“未有诸佛已前作么生？”师曰：“鲁祖开堂，亦与师僧东道西说。”问：“学人不据地时如何？”师曰：“汝向甚么处安身立命？”曰：“却据地时如何？”师曰：“拖出死尸著。”

问：“如何是异类？”师曰：“尺短寸长。”问：“如何是诸佛师？”师曰：“不可更拗直作曲邪。”曰：“请和尚向上说。”师曰：“阇黎眼瞎耳聋作么？”

游山归，首座问：“和尚甚处去来？”师曰：“游山来。”座曰：“到甚么处？”师曰：“始从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师曰：“也胜秋露滴芙蕖。”

师遣僧问同参会和尚曰：“和尚见南泉后如何？”会默然。僧曰：“和尚未见南泉已前作么生？”会曰：“不可更别有也。”僧回举似师。师示偈曰：“百尺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问：“只如百尺竿头如何进步？”师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会。”师曰：“四海五湖皇化里。”

有客来谒，师召尚书，其人应诺。师曰：“不是尚书本命。”曰：“不可离却即今只对，别有第二主人？”师曰：“唤尚书作至尊得么？”曰：“恁么，总不只对时，莫是弟子主人否？”师曰：“非但只对与不只对时，无始劫来，是个生死根本。”有偈曰：“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来认识神。无始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

有秀才看千佛名经，问曰：“百千诸佛，但见其名，未审居何国土？还化物也无？”师曰：“黄鹤楼崔颢题后，秀才还曾题也未？”曰：“未曾。”师曰：“得闲题取一篇好。”

问：“南泉迁化向甚么处去？”师曰：“东家作驴，西家作马。”曰：“学人不会，此意如何？”师曰：“要骑即骑，要下即下。”

皓月问：“蚯蚓断为两段，两头俱动，未审佛性在阿哪头？”师曰：“动与不动是何境界？”曰：“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谈。只如和尚言动与不动是何境界？出自何经？”师曰：“灼然！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谈。大德岂不见《首楞严》云：‘当知十方无边不动虚空，并其动摇，地水火风，均名六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师示偈曰：“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为众色，悟时刹境是真心。身界二尘无实相，分明达此号知音。”月又问：“如何是陀罗尼？”师指禅床右边曰：“这个师僧却诵得。”曰：“别还有人诵得否？”师又指禅床左边曰：“这个师僧亦诵得。”曰：“某甲为甚么不闻？”师曰：“大德岂不知道，真诵无响，真听无闻。”曰：“恁么，则音声不入法界性也。”师曰：“离色求观非正见，离声求听是邪闻。”曰：“如何是不离色是正见，不离声是真闻？”师示偈曰：“满眼本非色，满耳本非声。文殊常触目，观音塞耳根。会三元一体，达四本同真。堂堂法界性，无佛亦无人。”

僧问南泉道：“三世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为甚么三世诸佛不知有？”师曰：“未入鹿苑时，犹较些子。”曰：“狸奴白牯为甚么却知有？”师曰：“汝争怪得伊。”

僧问：“和尚继嗣何人？”师曰：“我无人得继嗣。”曰：“还参学也无？”师曰：“我自参学。”曰：“师意如何？”师有偈曰：“虚空问万象，万象答虚空。谁人亲得闻，木叉丱角童。”

问：“如何是平常心？”师曰：“要眠即眠，要坐即坐。”曰：“学人不会，意旨如何？”师曰：“热即取凉，寒即向火。”

问：“向上一路，请师道？”师曰：“一口针，三尺线。”曰：“如何领会？”师曰：“益州布，扬州绢。”问：“动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师指露柱曰：“何不问大士？”

师与仰山玩月次，山曰：“人人尽有这个，只是用不得。”师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么生用？”师劈胸与一踏。山曰：“轰！直下似个大虫。”自此诸方称为岑大虫。

问：“本来人还成佛也无？”师曰：“汝见大唐天子还自种田割稻么？”曰：“未审是何人成佛？”师曰：“是汝成佛。”僧无语。师曰：“会么？”曰：“不会。”师曰：“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甚么？”

三圣令秀上座问曰：“南泉迁化向甚么处去？”师曰：“石头作沙弥时参见六祖。”秀曰：“不问石头见六祖，南泉迁化向甚么处去？”师曰：“教伊寻思去。”秀曰：“和尚虽有千尺寒松，且无抽条石笋。”师默然。秀曰：“谢和尚答话。”师亦默然。秀回举似三圣。圣曰：“若恁么，犹胜临济七步。然虽如此，待我更验看。”至明日，三圣上问：“承闻和尚昨日答南泉迁化一则语，可谓光前绝后，今古罕闻。”师亦默然。

僧问：“如何是文殊？”师曰：“墙壁瓦砾是。”曰：“如何是观音？”师曰：“音声语言是。”曰：“如何是普贤？”师曰：“众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师曰：“众生色身是。”曰：“河沙诸佛体皆同，何故有种种名字？”师曰：“从眼根返源名文殊，耳根返源名观音，从心返源名普贤。文殊是佛妙观察智，观音是佛无缘大慈，普贤是佛无为妙行。三圣是佛之妙用，佛是三圣之真体。用则有河沙假名，体则总名一薄伽梵。”

问：“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师曰：“听老僧偈：碍处非墙壁，通处没虚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来同。”又曰：“佛性堂堂显现，住性有情难见。若悟众生无我，我面何如佛面？”

问：“第六第七识及第八识毕竟无体，云何得名转第八为大圆镜智？”师示偈曰：“七生依一灭，一灭持七生。一灭灭亦灭，六七永无迁。”问：“蚯蚓断为两段，两头俱动，未审佛性在阿那头？”师曰：“妄想作么？”曰：“其如动何！”师曰：“汝岂不知火风未散。”

问：“如何转得山河国土归自己去？”师曰：“如何转得自己成山河国土去？”曰：“不会。”师曰：“湖南城下好养民，米贱柴多足四邻。”僧无语。师示偈曰：“谁问山河转，山河转向谁？圆通无两畔，法性本无归。”

华严座主问：“虚空为是定有，为是定无？”师曰：“言有亦得，言无亦得。虚空有时但有假有，虚空无时但无假无。”曰：“如和尚所说，有何教文？”师曰：“大德岂不闻首楞严云：‘十方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岂不是虚空生时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发真归源，十方虚空悉皆消殒。’岂不是虚空灭时但灭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无是假无。’”又问：“经云：‘如净琉璃中，内现真金像。’此意如何？”师曰：“以净琉璃为法界体，以真金像为无漏智。体能生智，智能达体。故云如净琉璃中内现真金像。”

问：“如何是上上人行处？”师曰：“如死人眼。”曰：“上上人相见时如何？”师曰：“如死人手。”问：“善财为甚么无量劫游普贤身中世界不遍？”师曰：“你从无量劫来，还游得遍否？”曰：“如何是普贤身？”师曰：“含元殿里，更觅长安。”问：“如何是学人心？”师曰：“尽十方世界是你心。”曰：“恁么，则学人无著身处也。”师曰：“是你著身处。”曰：“如何是著身处？”师曰：“大海水，深又深。”曰：“学人不会。”师曰：“鱼龙出入任升沉。”

问：“有人问和尚，即随因缘答，无人问和尚时如何？”师曰：“困则睡，健则起。”曰：“教学人作么生会？”师曰：“夏天赤骨力，冬寒须得被。”问：“亡僧迁化甚么处去也？”师示偈曰：“不识金刚体，却唤作缘生。十方真寂灭，谁在复谁行？”

师赞南泉真曰：“堂堂南泉，三世之源。金刚常住，十方无边。生佛无尽，现已却还。”

久依南泉，有投机偈曰：“今日还乡入大门，南泉亲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头惭愧好儿孙。”泉答曰：“今日投机事莫论，南泉不道遍乾坤。还乡尽是儿孙事，祖父从来不出门。”

劝学偈曰：“万丈竿头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游。禅师愿达南泉去，满目青山万万秋。”

临济云：“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师因有偈曰：“万法一如不用拣，一如谁拣谁不拣？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来同个眼。”诫斫松竹偈曰：“千年竹，万年松。枝枝叶叶尽皆同。为报四方玄学者，动手无非触祖公。”

33夹山善会和尚法语

一

夹山善会禅师，广州廖氏子。幼岁出家，依年受戒，听习经论，该练三学。出住润州鹤林，因道吾劝发，往见船子，由是师资道契，微眹不留。恭禀遗命，遁世忘机。寻以学者交凑，庐室星布，晓夕参依。咸通庚寅，海众卜于夹山，遂成院宇。

上堂：“有祖以来，时人错会，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为人师范。若或如此，却成狂人无智人去。他只指示汝：‘无法本是道，道无一法。无佛可成，无道可得，无法可取，无法可舍。’所以老僧道：‘目前无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边学，此人未具眼在。何故？皆属所依，不得自在。本只为生死茫茫，识性无自由分，千里万里求善知识，须具正眼，求脱虚谬之见，定取目前生死为复实有？为复实无？若有人定得，许汝出头。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当取？何处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会，更听一颂：‘劳持生死法，唯向佛边求。目前迷正理，拨火觅浮沤。’”

僧问：“从上立祖意教意，和尚为甚么却言无？”师曰：“三年不吃饭，目前无饥人。”曰：“既是无饥人，某甲为甚么不悟？”师曰：“只为悟，迷却阇黎。”复示偈曰：“明明无悟法，悟法却迷人。长舒两脚睡，无伪亦无真。”

问：“十二分教及祖意，和尚为甚么不许人问？”师曰：“是老僧坐具。”曰：“和尚以何法示人？”师曰：“虚空无挂针之路，子虚徒撚线之功。”又曰：“会么？”曰：“不会。”师曰：“金粟之苗裔，舍利之真身，罔象之玄谈，是野孤之窟宅。”

上堂：“不知天晓，悟不由师。龙门跃鳞，不堕渔人之手。但意不寄私缘，舌不亲玄旨，正好知音，此名俱生话。若向玄旨疑去，赚杀阇黎。困鱼止泺，钝鸟栖芦。云水非阇黎，阇黎非云水。老僧于云水而得自在，阇黎又作么生？”

上堂：“明不越户，穴不栖巢。目不顾他位里，脚不踏他位里。六户不掩，四衢无踪，学不亭午，意不立玄，千劫眼不借舌头底，万劫舌头不顾眼中明。峻机不假锋芒事，到这里有甚么事？阇黎，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西川座主罢讲，遍参到襄州华严和尚处。问曰：“祖意教意，是同是别？”严曰：“如车二轮，如鸟二翼。”主曰：“将为禅门别有长处，元来无。”遂归蜀，后闻师道播诸方，令小师持此语问，师曰：“雕砂无镂玉之谈，结草乖道人之意。”主闻举，遥礼曰：“元来禅门中别有长处。”

上堂：“闻中生解，意下丹青。目前即美，久蕴成病。青山与白云，从来不相到。机丝不挂梭头事，文彩纵横意自殊。嘉祥一路，智者知疏。瑞草无根，贤者不贵。”

问：“如何是道？”师曰：“太阳溢目，万里不挂片云。”曰：“不会。”师曰：“清清之水，游鱼自迷。”问：“如何是本？”师曰：“饮水不迷源。”问：“古人布发掩泥，当为何事？”师曰：“九乌射尽，一翳犹存。一箭堕地，天下黯黑。”

问：“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师曰：“风吹荷叶满池青，十里行人较一程。”

问：“拨尘见佛时如何？”师曰：“直须挥剑。若不挥剑，渔父栖巢。”僧后问石霜：“拨尘见佛时如何？”霜曰：“渠无国土，甚处逢渠？”僧回举似师，师上堂举了，乃曰：“门庭施设，不如老僧。入理深谈，犹较石霜百步。”

问：“两镜相照时如何？”师曰：“蚌呈无价宝，龙吐腹中珠。”

问：“如何是寂默中事？”师曰：“寝殿无人。”

师吃茶了，自烹一碗，过与侍者。者拟接，师乃缩手。曰：“是甚么？”者无对。

座主问：“若是教意，某甲即不疑。只如禅门中事如何？”师曰：“老僧只解变生为熟。”

问：“如何是实际之理？”师曰：“石上无根树，山含不动云。”

问：“如何是出窟师子？”师曰：“虚空无影像，足下野云生。”

问：“如何识得家中宝？”师曰：“忙中争得作闲人。”

问：“如何是相似句？”师曰：“荷叶团团团似镜，荾角尖尖尖似锥。”复曰：“会么？”曰：“不会。”师曰：“风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蛱蝶飞。”

问：“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师曰：“青山元不动，涧水镇长流。手执夜明符，几个知天晓。”

上堂：“金乌玉兔，交互争辉。坐却日头，天下黯黑。上唇与下唇，从来不相识。明明向君道，莫令眼顾著。何也？日月未足为明，天地未足为大。空中不运斤，巧匠不遗踪。见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师。寻常老僧道，目睹瞿昙，犹如黄叶；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师玄旨是破草鞋，宁可赤脚不著最好。”

僧问：“如何是佛？”师曰：“此间无宾主。”曰：“寻常与甚么人对谈？”师曰：“文殊与吾携水去，普贤犹未折花来。”

上堂：“我二十年住此山，未曾举著宗门中事。”有僧问：“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举著宗门中事，是否？”师曰：“是。”僧便掀倒禅床。师休去。至明日普请，掘一坑，令侍者请昨日僧至，曰：“老僧二十年说无义语，今日请上座打杀老僧，埋向坑里。便请！便请！若不打杀老僧，上座自著打杀，埋在坑中始得。”其僧归堂，束装潜去。

上堂：“百草头荐取老僧，闹市里识取天子。”虎头上座参，师问：“甚处来？”曰：“湖南来。”师曰：“曾到石霜么？”曰：“要路经过，争得不到？”师曰：“闻石霜有毬子话，是否？”曰：“和尚也须急著眼始得。”师曰：“作么生是毬子？”曰：“跳不出。”师曰：“作么生是毬杖？”曰：“没手足。”师曰：“且去。老僧未与阇黎相见。”明日升座，师曰：“昨日新到在么？”头出应诺。师曰：“目前无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头曰：“今日虽问，要且不是。”师曰：“片月难明，非关天地。”头曰：“莫沸。”便作掀禅床势。师曰：“且缓缓，亏著上座甚么处？”头竖起拳曰：“目前还著得这个么？”师曰：“作家！作家！”头又作掀禅床势。师曰：“大众看这一员战将，若是门庭布列，山僧不如他。若据入理之谈，也较山僧一级地。”

上堂：“眼不挂户，意不停玄，直得灵草不生，犹是五天之位；珠光月魄，不是出头时。此间无老僧，五路头无阇黎。”

问：“如何是夹山境？”师曰：“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华落碧岩前。”

师问僧：“甚么处来？”曰：“洞山来。”师曰：“洞山有何言句示徒？”曰：“寻常教学人三路学。”师曰：“何者三路？”曰：“玄路、鸟道、展手。”师曰：“实有此语否？”曰：“实有。”师曰：“轨持千里钵，林下道人悲。”

师再阐玄枢，迨于一纪。唐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与众僧话道累岁，佛法深旨，各应自知。吾今幻质，时尽即去。汝等善保护，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辄生惆怅。”言讫奄然而逝。塔于本山，谥传明大师。

二

夹山和尚嗣花亭，在澧州。师讳善会，姓廖氏，汉广岘亭人也。受业龙牙山，依年受戒于荆门。后通经论，时称学海，聪辩天机。初曾京口已转法轮，后因道吾指，参承花亭，密契玄关，便栖夹岫。

佛日到，维那不许参和尚。佛日云：“某甲暂来礼和尚，不宿。”维那白和尚云：“有个后生到来，暂礼和尚，不宿。”师乃许参见。佛日到法堂阶下未上，师云：“三道宝塔，阇梨从何而上？”佛日云：“三道宝阶，曲为今时，向上一路，请师速道，速道！”便上阶礼拜和尚了。师问：“从什么处来？”对曰：“天台国清寺来。”师曰：“承闻天台有青青之水、绿绿之波。谢子远来，子意如何？”对曰：“久居岩谷，不挂森萝。”师曰：“此犹是春意，秋意如何？”佛日无对。师曰：“看君只是撑船汉，终归不是弄潮人。”师又问曰：“与什么人为同行？”对曰：“木上座。”师曰：“在什么处？”对曰：“在堂中。”师曰：“唤来。”佛日便归堂，取柱杖抛下师前。师云：“莫从天台采得来不？”对曰：“非五岳之所生。”师曰：“莫从须弥顶上采得来不？”对曰：“月宫不曾逢。”师曰：“与么则从人得也。”对曰：“自己尚怨家，从人得堪作什么？”师曰：“冷灰里豆子爆。”师唤维那：“安排向明灯下著。”又问：“你名什么？”对曰：“佛日。”师曰：“日在什么处？”对曰：“日在夹山顶上。”师曰：“与么则超一句不得也。”

师令大众镢地次，佛日倾茶与师。师伸手接茶次，佛日问：“酽茶三两碗，意在镢头边。速道，速道。”师云：“瓶有盂中意，蓝中几个盂？”对曰：“瓶有倾茶意，蓝中无一盂。”师曰：“手把夜明符，终不知天晓。”

罗秀才问：“请和尚破题。”师曰：“龙无龙躯，不得犯于本形。”秀才云：“龙无龙躯者何？’师云：“不得道著老僧。”秀才曰：“不得犯于本形者何？”师云：“不得道著境地。”

座主出来便问：“洞明三教底人，还通此理也无？”师云：“夜月明珠，不如天晓。”又问：“等妙三觉底人，还通此理也无？”师云：“金鸡玉兔，不堕鱼夫之手。”座主曰：“此意如何？”师云：“句中无法，意不度人。”座主曰：“步步踏莲花，犹是今时，升降螺髻向上事，乞师一言。”师云：“铁牛无声，不用闻之。”

师问云盖：“近离什么处？”对云：“近离朗州。”师曰：“此间无路，你争得到这里？”对云：“既无路，因什么有人到这里？”师许之。

师问法志：“近离什么处？”对云：“近离朗州。”师曰：“作什么来？”对云：“寻和尚迹。”师曰：“老僧不动步，你向什么处寻？”对云：“咄！堕根汉！”师曰：“未屈阇梨在。”对曰：“不动步岂是不屈？”师便失声。

师问僧：“从什么处来？”对云：“新丰来。”师曰：“彼中是什么人道首？”对云：“上字是良，下字是价。”师云：“吾识竟。”又问：“有什么佛法因缘，汝举看。”其僧便举云：“和尚示众曰：‘欲行鸟道，须得足下无丝；欲得玄学，展手而学。’”师低却头，其僧便礼拜问：“某甲初入丛林，不会洞山意旨如何。”师云：“贵持千里抄，林下道人悲。”其僧礼拜退立。师云：“咄！这阿师近前来！”僧便近前而立。师云：“某甲初见先师，先师问某甲：‘阿哪个寺里住？’某甲对云：‘寺则不住，住即不寺。’先师曰：‘为什么故如此？’某甲对曰：‘目前无寺。’先师曰：‘什么处学得此语来？’某甲对云：‘非耳目之所到。’先师云：‘一句合头意，万劫系驴橛。’如今改为四句偈曰：目前无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

某甲无赠物与阇梨，这个是老僧见先师因豫，囊中之宝，将去举似诸方。若有人弹得破，莫来；若也无人弹得破，却还老僧。”

其僧便辞，却归洞山。洞山问：“阿哪里去来？”对云：“到夹山。”洞山曰：“有什么佛法因缘，汝举看。”对云：“彼中和尚问当头因缘，某甲情切举似彼中和尚。”洞山曰：“举什么因缘？”僧曰：“某甲举和尚示众曰：‘欲行鸟道，须得足下无丝；欲得玄学，展手而学。’”洞山便失声云：“夹山道什么？”对云：“贵持千里抄，林下道人悲。”洞山云：“灼然！夹山是作家。”

夹山小师当时在洞山。洞山教小师：“你速去！是你和尚在夹山，匡二百众，有如是次第。”小师对云：“某甲和尚无佛法，兼不在夹山。”其僧向小师云：“旧时则合山，如今改为夹山也。”小师方始得信，便辞洞山，却归本山。才到门前，高声哭入，向和尚说：“某甲是师初住山时，与和尚何事不造作？何事不经历？有与么奇特之事，当时因什么不与某甲说？”和尚云：“当初时是你陶米，老僧烧火；是你行饭，老僧展受，又怪我什么处？”小师便悟，是韶山和尚也。

问：“迷子归家时如何？”师云：“家破人亡，子归何处？”僧云：“不欲得见旧时人如何？”师答云：“庭前残雪日轮消，室内游尘教谁扫？”问：“迅速不停时如何？”师云：“有眼不窥王子乐，目前辨取老僧歌。”问：“南北则不问，和尚足下事如何？”师云：“雕砂无镂玉之机，结草亏道人之目。”

有一座主参师，师问：“久习何业？”对云：“《法华经》留心。”师曰：“《法华经》以何为极则？”对云：“露地白牛为极则。”师云：“爱著舍那之服、璎珞之衣，驾以白牛届此道场，岂不是座主家风？”对云：“是。”师曰：“旁边有个垛根迦叶，起来不肯，诸子幼稚，惟无所知。老僧这里百草头与一除，座主向上一路富贵处因何不问？”座主曰：“与么则有弟二月也。”师云：“老僧要坐却日头，天下黯黑，忙然者匝地普天。”座主问：“如何是向上一路富贵处？”师云：“滴雪峰外，白云不挂，座主作么生？”师又云：“一句子十方共参，一句子天下人不奈何，一句子活却天下人，一句子死却天下人。巧拙临时自看。所以道：‘贵持千里抄，林下道人悲。’直得灵草不挂，犹非九五之位。明珠夜月，不是天晓。”

问：“如何是沙门行？”师云：“动则影现，觉则病生。”钦山教侍者问师：“学人拟欲斩身千断，谁人下手？”师云：“道无横径，立者皆危。”侍者又问：“当风扬谷时如何？”师云：“这里无风，扬什么？”侍者又问：“青山无霞，云从何生？”师云：“骏马不露峰骨，朗然清虚。”侍者云：“骏马何在？”师曰：“蒲麻作针，扎布袋不入。白云千丈之线，寄在碧潭，浮定有无，离钩三寸。子何不问？”侍者却归，举似钦山。钦山云：“夹山是作家。”

师教僧问石霜：“如何是一老一不老？”霜云：“白云听你白云，青山听你青山。”其僧却归，举似师，师云：“门前把弄，不如老僧；入理之谈，欠他三步。”

师自天门夹山首末十二年，通前凡三处转法轮。至中和初年辛丑岁十一月七日，自烧却门屋，请众曰：“苦哉！苦哉！石头一枝埋没去也。”乐蒲出来云：“听也埋没去，自有青龙在。”师问：“青龙意旨如何？”对曰：“贵人不借衣。”师便救火，因此造偈曰：

大江沉尽小江现，明月高峰法自流。

石牛水上卧，影落孤峰头。

荒田闻我语，如同不系舟。

34云居道膺禅师法语

幽州玉田王氏子，童丱出家于范阳延寿寺。二十五成大僧。其师令习声闻篇聚，非其好，弃之。游方至翠微问道，会有僧自豫章来，盛称洞山法席，师遂造焉。

山问“甚处来？”师曰：“翠微来。”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师曰：“翠微供养罗汉。某甲问：‘供养罗汉，罗汉还来否？’微曰：‘你每日吃个甚么？’”山曰：“实有此语否？”师曰：“有。”山曰：“不虚参见作家来！”山问：“汝名甚么？”师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师曰：“向上即不名道膺。”山曰：“与老僧只对道吾底语一般。”师问：“如何是祖师意？”山曰：“阇黎，他后有把茅盖头。忽有人问，如何只对？”师曰：“道膺罪过。”山谓师曰：“吾闻思大和尚生倭国作王，是否？”师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山然之。

山问师：“甚处去来？”师曰：“蹋山来。”山曰：“哪个堪住？”师曰：“哪个山不堪住？”山曰：“恁么则国内总被阇黎占却。”师曰：“不然。”山曰：“恁么则子得个入路。”师曰：“无路。”山曰：“若无路，争得与老僧相见？”师曰：“若有路，即与和尚隔山去也。”山乃曰：“此子以后，千人万人把不住去在。”

师结庵于三峰，经旬不赴堂，山问：“子近日何不赴斋？”师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将谓汝是个人，犹作这个见解在。汝晚间来。”师晚至，山召：“膺庵主。”师应诺。山曰：“不思善，不思恶，是甚么？”师回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寻不见。如是三日乃绝。山问师：“作甚么？”师曰：“合酱。”山曰：“用多少盐？”师曰：“旋入。”山曰：“作何滋味？”师曰：“得。”山问：“大阐提人，作五逆罪，孝养何在？”师曰：“始成孝养。”自尔，洞山许为室中领袖。

师曾令侍者送裤与一住庵道者。道者曰：“自有娘生裤。”竟不受。师再令侍者问：“娘未生时著个甚么？”道者无语。后迁化有舍利，持似于师。师曰：“直饶得八斛四斗，不如当时下得一转语好。”

师在洞山作务，误铲杀蚯蚓。山曰：“这个呢？”师曰：“他不死。”山曰：“二祖往邺都，又作么生？”师不对。后有僧问：“和尚在洞山铲杀蚯蚓因缘，和尚岂不是无语？”师曰：“当时有语，只是无人证明。”

问：“山河大地从何而有？”师曰：“从妄想有。”曰：“与某甲想出一铤金得么？”师便休去。僧不肯。

新罗僧问：“佛陀波利见文殊，为甚却回去？”师曰：“只为不将来，所以却回去。”

师随洞山渡水次，山问：“水深多少？”师曰：“不湿。”山曰：“粗人。”师曰：“请师道。”山曰：“不干。”

南泉问僧：“讲甚么经？”曰：“弥勒下生经。”泉曰：“弥勒几时下生？”曰：“现在天宫，当来下生。”泉曰：“天上无弥勒，地下无弥勒。”师问洞山：“天上无弥勒，地下无弥勒，未审谁与安名？”山被问直得禅床震动，乃曰：“膺阇黎，吾在云岩曾问老人，直得火炉震动，今日被子一问，直得通身汗流。”

上堂，举先师道：“地狱未是苦，向此衣线下不明大事，却是最苦。”师曰：“汝等既在这个行流，十分去九，不较多也，更著些子精彩。便是上座不届平生行脚，不孤负丛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须向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方有些子气息。汝若大事未办，且须履践玄途。”

上堂：“得者不轻微，明者不贱用，识者不咨嗟，解者无厌恶。从天降下则贫穷，从地涌出则贵。门里出身易，身里出门难。动则埋身千丈，不动则当处生苗。一言迥脱，独拔当时。言语不要多，多则无用处。”僧问：“如何是从天降下则贫穷？”师曰：“不贵得。”曰：“如何是从地涌出则富贵？”师曰：“无中忽有。”

刘禹端公问：“雨从何来？”师曰：“从端公问处来。”公欢喜赞叹。师却问公：“雨从何来？”公无语，归家三日而死。

问：“如何是沙门所重？”师曰：“心识不到处。”问：“佛与祖还有阶级否？”师曰：“俱在阶级。”

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古路不逢人。”问：“如何是一法？”师曰：“如何是万法？”曰：“未审如何领会？”师曰：“一法是你本心，万法是你本性，且道心与性，是一是二？”僧礼拜，师示颂曰：“一法诸法宗，万法一法通。唯心与唯性，不说异兼同。”

问：“如何是口诀？”师曰：“近前来。”僧近前，师掷拂子曰：“会么？”曰：“不会。”师曰：“趁雀儿也不会。”

问：“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识，未审和尚出多少人？”师展手示之。

问：“如何是向上人行履处？”师曰：“天下太平。”

问：“游子归家时如何？”师曰：“且喜归来。”曰：“将何奉献？”师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问：“如何是诸佛师？”师喝曰：“这田库儿。”僧礼拜。师曰：“你作么生会？”僧喝曰：“这老和尚！”师曰：“元来不会。”僧作舞出去。师曰：“沿台盘乞儿。”

师问雪峰：“门外雪消也未？”曰：“一片也无，消个甚么？”师曰：“消也。”

僧问：“一时包裹时如何？”师曰：“旋风千匝。”

上堂：“如人将三贯钱买个猎狗，只解寻得有踪迹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踪迹，气息也无。”僧问：“羚羊挂角时如何？”师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后如何？”师曰：“六六三十六。”僧礼拜。师曰：“会么？”曰：“不会。”师曰：“不见道无踪迹。”其僧举似赵州，州曰：“云居师兄犹在。”僧便问：“羚羊挂角时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角后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么难会？”州曰：“有甚么难会？”曰：“请和尚指示。”州曰：“新罗！新罗！”又问长庆：“羚羊挂角时如何？”庆曰：“草里汉。”曰：“挂后如何？”庆曰：“乱叫唤。”曰：“毕竟如何？”庆曰：“驴事未去，马事到来。”

众僧夜参，侍者持灯来，影在壁上。僧见便问：“两个相似时如何？”师曰：“一个是影。”

问：“学人拟欲归乡时如何？”师曰：“只这是。”问：“如何是佛？”师曰：“赞叹不及。”曰：“莫只这便是否？”师曰：“不劳赞叹。”

问：“教中道：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则得消灭。此意如何？”师曰：“动则应堕恶道，静则为人轻贱。”

问：“香积饭甚么人得吃？”师曰：“须知得吃底人入口也须抉出。”

示众曰：“佛法有什么多事？行得即是。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语。欲得如是事，还须如是人。若是如是人，愁个甚么？若云如是事即难，自古先德，醇素任真，元来无巧。设有人问如何是道？或时答瓦砖木头作么皆重？元来他根本脚下有实力，即是不思议人，握土成金。若无如是事，饶汝说得簇花簇锦相似，直道我放光动地，世间更无过也，尽说了合杀头，人总不信受。元来自家脚下虚无力。汝等譬如猎狗，但寻得有踪迹底，若遇羚羊挂角时，非但不见踪迹，气息也不识。”

有僧在房内念经，师隔窗问：“阇黎念者是甚么经？”僧曰：“《维摩经》。”师曰：“不问《维摩经》，念者是甚么经？”其僧从此得入。

上堂：“孤迥迥，峭巍巍。”僧出问曰：“某甲不会。”师曰：“面前案山子也不会？”新罗僧问：“是甚么得恁么难道！”师曰：“有甚么难道？”曰：“便请和尚道。”师曰：“新罗！新罗！”

问：“明眼人为甚么黑如漆？”师曰：“何怪！”

荆南节度使成汭入山设供，问曰：“世尊有密语，迦叶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语？”师召尚书，书应诺。师曰：“会么？”书曰：“不会。”师曰：“汝若不会，世尊有密语；汝若会，迦叶不覆藏。”

僧问：“才生为甚么不知有？”师曰：“不同生。”曰：“未生时如何？”师曰：“不曾灭。”曰：“未生时在甚么处？”师曰：“有处不收。”曰：“甚么人不受灭？”师曰：“是灭不得者。”

上堂：“僧家发言吐气，须有来由，莫将等闲。这里是甚么所在，争受容易？凡问个事，也须识些子好恶。若不识尊卑良贱，不知触犯，信口乱道，也无利益。傍家行脚，到处觅相似语，所以寻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学太多去。第一莫将来，将来不相似，言语也须看前头。八十老人入场屋，不是小儿嬉，不是因循事。一言参差，即千里万里，难为收摄。盖为学处不著力，敲骨打髓，须有来由。言语如钳如夹，如钩如锁，须教相续不断，始得头头上具，物物上明。岂不是得妙底事。一种学大须子细研穷，直须谛当的的无差。到这里有甚么跣处？有甚么拟议处？向去底人常须惨悚戢翼始得。若是知有底人自解护惜，终不取次。十度发言，九度休去。为甚么如此？恐怕无利益。体得底人，心如腊月扇子，直得口边醭出，不是强为，任运如此。欲得恁么事，须是恁么人。既是恁么人，不愁恁么事。恁么事，即难得。”

上堂：“汝等诸人，直饶学得佛边事，早是错用心。不见古人讲得天花落，石点头，亦不干自己事，自余是甚么闲，拟将有限身心向无限中用？如将方木逗圆孔，多少讹。若无恁么事，饶你攒花蔟锦，亦无用处，未离情识在。一切事须向这里及尽，若有一毫去不尽，即被尘累。岂况更多！差之毫牦，过犯山岳。不见古人道，学处不玄，尽是流俗；闺阁中物，舍不得，俱为渗漏。直须向这里及取，及去及来，并尽一切事，始得无过。如人头头上了，物物上通，只唤作了事人，终不唤作尊贵。将知尊贵一路自别。不见道，从门入者非宝，捧上不成龙，知么？”

又曰：“得者不轻微，明者不贱用，识者不咨嗟，解者无厌恶。从天降下即贫穷，从地涌出即富贵。门里出身则易，身里出门则难。动则埋身千尺，不动则当处生苗。一言迥脱，独拔当时，语言不要多，多则无用处。”

又曰：“了无所有，得无所图，言无所是，行无所依，心无所托，及尽始得无过。在众如无众，无众如在众；在身如无身，处世如无世，岂不是无娆？其德超于万类，脱一切羁锁，千人万人得，尚道不当自己，如今若得共起初一般。古人曰：‘体得那边事，却来这边行履。那边有什么事？这边又作么生行履？所以道，有也莫将来，无也莫将去，现在底是谁家事？”

又曰：“欲体此事，直似一息不来底人，方与那个人相应。若体得这个人意，方有少许说话分，方有少许行履分。暂时不在，如同死人。岂况如今论年论月不在，如人常在，愁什么家事不办？欲知久远事，只在如今。如今若得，久远亦得。如人千乡万里归家，行到即是，是即一切总是，不是即一切总不是。直得顶上光燄生亦不是，能为一切，一切不为道。终日贪前头事，失却背后事。若见背后事，失却前头事，如人不前，后有什么事？”

僧问：“有人衣锦绣入来，见和尚后，为甚寸丝不挂？”曰：“直得琉璃殿上行扑倒，也须粉碎。”乃曰：“若有一毫许去及不尽，即被尘累，岂况更多？不见寻常道，升天底事，须对众掉却。十成底事，须对众去却。掷地作金声，不须回头顾着，自余有什么用处？不见二祖当时诗书博览，三藏圣教如观掌中，因甚么更求达磨安心？将知此门中事，不是等闲。所以道：‘智人不向言中取，得人岂向说中求？’不是异于常徒，息一切万累，道暂时不在涂路，便有来由。非但恶眷属，善眷属也觅不得，甚么去通身去，归家去，省觐去，始脱得诸有门去。去得牢笼，脱险难，异常徒。”

又曰：“如掌中观物，决定决定方可随缘。若一如此，千万亦然。千万之中难为一二，一二不可得。不见道，显照底人即易得，显己底人即难得，不道全无，即是希有。若未得如此，不受强为。强为即生恼，生恼即退道，退道则罪来加身。即见不得，说什么大话？汝既出家，如囚免狱，少欲知足，莫贪世荣，忍饥忍渴，志存无为，得在佛法中，十生九死，也莫相抛。出生入死，莫违佛法，斩钉截铁，莫负如来。事宜无多，各自了取，有事近前，无事莫立。”

师住持三十年，道遍天下。众至千五百人，南昌锺王师尊之，愿以为世世师。唐天福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为大众开最后方便，叙出世始卒之意，众皆怆然。越明年正月三日，问侍者，今日是几，对云初三。师云：“三十年后，但云只这是。”乃端然告寂。

35罗汉桂琛禅师法语

师为童儿时，日一素食，出言有异。既冠，亲事本府万岁寺无相大师，披削登戒，学毗尼。一日，为众升台，宣戒本布萨已，乃曰：“持戒但律身而已，非真解脱也。依文作解，岂发圣智乎？”于是访南宗，初谒云居雪峰，参讯勤恪，然犹未有所见。后造玄沙，一言启发，廓尔无惑。沙问：“三界唯心，汝作么生会？”师指椅子曰：“和尚唤这个作甚么？”曰：“椅子。”师曰：“和尚不会三界唯心？”曰：“我唤这个作竹木，汝唤作甚么？”师曰：“桂琛亦唤作竹木。”曰：“尽大地觅一个会佛法底人不可得。”师自尔愈加激励。沙每因诱迪学者，流出诸三昧，皆命师为助发。

师虽处众韬晦，然声誉甚远。时漳牧王公建精舍曰地藏，请师开法。因插田次，见僧乃问：“从甚处来？”曰：“南州。”师曰：“彼中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师曰：“争如我这里，栽田博饭吃。”曰：“争奈三界何！”师曰：“唤甚么作三界？”

问僧“甚处来？”曰：“南方来。”师曰：“南方知识，有何言句示徒？”曰：“彼中道，金屑虽贵，眼里著不得。”师曰：“我道须弥在汝眼里。”

一日，同中塔侍玄沙，沙打中塔一棒曰：“就名就体？”中塔不对。沙乃问师：“作么生会？”师曰：“这僧著一棒不知来处。”僧报曰：“保福已迁化也。”师曰：“保福迁化，地藏入塔。”后迁罗汉，大阐玄要。

上堂：“宗门玄妙，为当只恁么，也更别有奇特？若别有奇特，汝且举将来看。若无，去，不可将两个字便当却宗乘也。何者？两个字谓宗乘、教乘也。汝才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禅德，佛法宗乘，元来由汝口里安立名字，作取说取便是也。斯须向这里说平说实，说圆说常。禅德，汝唤甚么作平实？把甚么作圆常？傍家行脚，理须甄别，莫相埋没。得些子声色名字，贮在心头，道我会解，善能拣辨。汝且会个甚么？拣个甚么？记持得底是名字，拣辨得底是声色。若不是声色名字，汝又作么生记持拣辨？风吹松树也是声，虾蟆老鸦叫也是声，何不那里听取拣择去！若那里有个意度模样，只如老师口里，又有多少意度与上座？莫错！即今声色摐摐地，为当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汝灵性金刚秘密应有坏灭去也。何以如此？为声贯破汝耳，色穿破汝眼，因缘即塞却汝，幻妄走杀汝，声色体尔，不可容也。若不相及，又甚么处得声色来？会么？相及不相及，试裁辨看。”

少间又道：“是圆常平实，甚么人恁么道？未是黄夷村里汉解恁么说？是他古圣乖些子相助显发。今时不识好恶，便安圆实，道我别有宗风玄妙，释迦佛无舌头，不如汝些子，便恁么点胸？若论杀盗淫罪，虽重犹轻，尚有歇时。此个谤般若，瞎却众生眼，入阿鼻地狱吞铁丸，莫将为等闲。所以古人道，过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

僧问：“如何是罗汉一句？”师曰：“我若向汝道，便成两句也。”问：“不会底人来，师还接否？”师曰：“谁是不会者？”曰：“适来道了也。”师曰：“莫自屈么？”

保福僧到，师问：“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时示众道：塞却你眼，教你觑不见；塞却你耳，教你听不闻；坐却你意，教你分别不得。”师曰：“吾问你，不塞你眼，见个甚么？不塞你耳，闻个甚么？不坐你意，作么生分别？”

问：“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审是甚么字？”师曰：“汝实不会那！”曰：“学人实不会。”师曰：“看取下头注脚。”

问：“如何是沙门正命食？”师曰：“吃得么？”曰：“欲吃此食，作何方便？”师曰：“塞却你口。”

问：“如何是罗汉家风？”师曰：“不向你道。”曰：“为甚么不道？”师曰：“是我家风。”

问：“如何是法王身？”师曰：“汝今是甚么身？”曰：“恁么即无身也。”师曰：“苦痛深。”

上堂才坐，有二僧一时礼拜。师曰：“俱错。”

问：“如何是扑不破底句？”师曰：“扑。”

问：“一佛出世普为群生，和尚今日为个甚么？”师曰：“甚么处遇一佛？”曰：“恁么即学人罪过。”师曰：“谨退。”

问：“如何是诸圣玄旨？”师曰：“四楞塌地。”

问：“大事未肯时如何？”师曰：“由汝。”

问：“如何是十方眼？”师曰：“眨上眉毛著。”

请保福斋，令人传语曰：“请和尚慈悲降重。”福曰：“慈悲为阿谁？”师曰：“和尚恁么道，浑是不慈悲。”

玩月次，乃曰：“云动有？雨去有？”僧曰：“不是云动是风动。”师曰：“我道云亦不动，风亦不动。”曰：“和尚适来又道云动。”师曰：“阿谁罪过？”

师见僧，举拂子曰：“还会么？”曰：“谢和尚慈悲示学人。”师曰：“见我竖拂子，便道示学人，汝每日见山见水，可不示汝？”又见僧来，举拂子。其僧赞叹礼拜，师曰：“见我竖拂子，便礼拜赞叹。那里扫地竖起扫帚，为甚么不赞叹？”

问：“承教有言，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何是非相？”师曰：“灯笼子。”

问：“如何是出家？”师曰：“唤甚么作家？”

问僧：“甚处来？”曰：“秦州。”师曰：“将得甚么物来？”曰：“不将得物来。”师曰：“汝为甚么对众谩语？”其僧无对。师却问：“秦州岂不是出莺鹉？”曰：“莺鹉出在陇西。”师曰：“也不较多。”

问僧：“甚处来？”曰：“报恩。”师曰：“何不且在彼中？”曰：“僧家不定。”师曰：“既是僧家，为甚么不定？”僧无对。

问僧：“汝在招庆有甚么异闻底事？试举看。”曰：“不敢错举。”师曰：“真实底事作么生举？”曰：“和尚因甚么如此？”师曰：“汝话堕也。”

众僧晚参，闻角声，师曰：“罗汉三日一度上堂，王太傅二时相助。”问：“如何是学人本来心？”师曰：“是你本来心。”问：“师居宝座，说法度人，未审度甚么人？”师曰：“汝也居宝座，度甚么人？”

问：“镜里看形见不难，如何是镜？”师曰：“还见形么？”

问：“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末？”师曰：“总有也。”

师因疾，僧问：“和尚尊候较否？”师以杖拄地曰：“汝道这个还痛否？”曰：“和尚问阿谁？”师曰：“问汝。”曰：“还痛否？”师曰：“元来共我作道理。”

天成三年秋，复届闽城旧止，遍游近城梵宇已，乃示寂。茶毗收舍利，建塔于院之西隅，谥真应禅师。

禅师名桂琛，生李氏，常山人也。幼卓越、绝酒。见万寿寺无相律师，即前作礼，无相拊其首曰：“若从我乎？”乃欣然依随之，父母不逆也。年二十馀，即剃发，依无相习毗尼。一日为众升堂，宣戒本布萨，乃曰：“持犯但律身而已，非真解脱也。依文作解，岂发圣乎？”一众愕然。琛顾笑，为无相作礼辞，无相不强。

　　初谒雪峰存公，不大发明。又事玄沙，遂臻其奥。

　　与慧球者齐名，号二大士。琛能秘重大法，痛自韬晦。然丛林指目，以为雪峰法道之所寄也。

漳州牧王公，请住城西石山（地藏院）。十余年，迁止罗汉。破垣败，人不堪其忧。非忘身为法者不至。

　　琛尝垂头颓然坐折木床，见僧来即举拂子曰：“会么？”

对曰：“谢和尚指示学人。”琛曰：“见我竖起拂子，便道指示学人。汝每日见山见水，可不指示汝耶？”

　　琛时住地藏，乃石山也。于时学者莫测其旨，琛悯之为作明道偈：

　　至道渊旷，勿以言宣，言宣非指，孰云有是？

触处皆渠，岂喻真虚。真虚设辨，如镜中现。

有无虽彰，在处无伤。无伤无在，何拘何碍。

不假功成，将何法尔。法尔不尔，俱为唇齿。

若以斯陈，埋没宗旨。宗非意陈，无以见闻。

　　见闻不脱，如水中月。於此不明，翻成剩法。

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峥嵘。

我宗奇特，当阳显赫。佛及众生，皆承恩力。

不在低头，思量难得。拶破面门，盖覆乾坤。

快须荐取，脱却根尘。其如不晓，谩说而今。

法眼文益，究彻华严。振锡南游，抵福州。初见长庆，无所契悟。曾与同学法进、绍修等，行脚到湖南地藏院，因雪停留，过地藏院。阻雪少息，附炉次，师问：“此行何之？”法眼云：“行脚去。”师云：“作么生是行脚事？”法眼云：“不知。”师云：“不知最亲切。”

又同三人举肇论，至天地与我同根处，师云：“山河大地，与上座自己是同是别？”法眼云：“别。”师竖起两指。法眼云：“同。”师又竖起两指，便起去。雪霁辞去，师门送之。问云：“上座寻常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乃指庭下片石云：“且道，此石在心内在心外？”法眼云：“在心内。”师云：“行脚人，着甚么来由安片石在心头？”法眼窘无以对，即放包依席下，求决择。

近一月余，日呈见解说道理。师语之云：“佛法不恁么。”法眼云：“某甲词穷理绝也。”师云：“若论佛法，一切现成。”法眼于言下大悟，因议留止。

僧问：“如何是清净法身？”师：“脓滴滴地。”师又云：“直似秋潭月影，静夜钟声，随扣击以无亏，触波澜而不散，犹是生死岸头事。”

上堂：“诸上座，不用低头思量。思量不及，便道不用拣择。委得下口处么？汝向什么处下口？试道看。还有一法近得汝，还有一法远得汝么？同得汝、异得汝么？既然如是，为甚么却特地艰难去？”

洪觉范曰：“禅师能大振雪峰玄沙之道者，其秘重大法，恬退自处之效也欤。予尝想见其为人，城隈古寺，门如死灰，道容清深，戏禅客曰：‘诸方说禅浩浩地，争如我此间栽田博饭吃，有旨哉。’”

**祖师集**

**三**

**诸佛及诸大士心法**

七佛偈

毗婆尸佛偈曰：

身从无相中受生，犹如幻出诸形象。幻人心识本来无，罪福皆空无所住。

尸弃佛偈曰：

起诸善法本是幻，造诸恶业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风，幻出无根无实性。

毗舍浮佛偈曰：

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

拘留孙佛偈曰：

见身无实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

拘那含牟尼佛偈曰：

佛不见身知是佛，若实有知别无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于生死。

迦叶佛偈曰：

一切众生性清净，从本无生无可灭。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无罪福。

释迦牟尼佛偈曰：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

释迦牟尼佛

世尊一日升座，大众集定。文殊白椎曰：“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世尊一日升座，默然而坐。阿难白椎曰：“请世尊说法。”世尊云：“会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说法。”阿难以他心通观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还复默然。阿难又曰：“适来为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说法？”世尊曰：“吾誓不为二乘声闻人说法。”便下座。

世尊一日升座，大众集定。迦叶白椎曰：“世尊说法竟。”

世尊便下座。

世尊九十日在忉利天，为母说法，及辞天界而下，时四众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莲花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后见佛。不如用神力变作转轮圣王，千子围绕，最初见佛。”果满其愿。世尊才见，乃诃云：“莲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见吾？汝虽见吾色身，且不见吾法身，须菩提岩中宴坐，却见吾法身。”

世尊因有异学问：“诸法是常邪？”世尊不对。又问：“诸法是无常邪？”亦不对。异学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对我？”世尊曰：“汝之所问，皆为戏论。”

世尊一日示随色摩尼珠，问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时五方天王互说异色。世尊复藏珠入袖，却抬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无珠，何处有色？”世尊叹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将世珠示之，便各强说有青、黄、赤、白色；吾将真珠示之，便总不知。”

世尊因五通仙人问：“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五通应诺。佛曰：“那一通，你问我。”

世尊因普眼菩萨欲见普贤，不可得见，乃至三度入定，遍观三千大千世界，觅普贤不可得见，而来白佛。佛曰：“汝但于静三昧中起一念，便见普贤。”普眼于是才起一念，便见普贤，向空中乘六牙白象。

世尊一日敕阿难：“食时将至，汝当入城持钵。”阿难应诺。世尊曰：“汝既持钵，须依过去七佛仪式。”阿难便问：“如何是过去七佛仪式？”世尊召阿难，阿难应诺。世尊曰：“持钵去！”

世尊因有比丘问：“我于世尊法中见处即有，证处未是。世尊当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当何所示，是汝此问？”

世尊因地布发掩泥，献花于然灯佛，然灯见布发处，遂约退众，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剎。”时众中有一贤于长者，持标于指处插曰：“建梵剎竟。”时诸天散花相赞。

　　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处过夏，迦叶欲白椎摈出，才拈椎，乃见百千万亿文殊，迦叶尽其神力，椎不能举。世尊遂问迦叶：“汝拟摈哪个文殊？”迦叶无对。

　　城东有一老母，与佛同生，不欲见佛，每见佛来即便回避。虽然如此，回顾东西，总皆是佛，遂以手掩面，乃至十指掌中总皆是佛。雪窦显云：它虽是个老婆，宛有丈夫之作。既知回避稍难，不免吞声饮气。如今不欲见佛，即许你，切忌以手掩面，何故？明眼底觑着，将谓雪窦门下，教你老婆禅。

　　世尊因文殊至诸佛集处，值诸佛各还本处，唯有一女人，近于佛坐而入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觉此女，令从三昧起，汝自问之。”文殊绕女人三匝，鸣指一下，乃托至梵天，尽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过四十二恒河沙国土，有罔明菩萨，能出此女人定。”须臾罔明大士从地涌出，作礼世尊。世尊敕罔明出，罔明却至女子前，鸣指一下，女子于是从定而出。

　　殃崛摩罗，因持钵至一长者门，其家妇人正值产难。长者曰：“瞿昙弟子，汝为至圣，当有何法能免产难？”殃崛语长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问世尊，却来相报。”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报言，我从贤圣法来，未曾杀生。”殃崛奉佛语，疾往告之，其妇得闻，当时分娩。

　　世尊因干闼婆王献乐，其时山河大地皆作琴声，迦叶起作舞。王问：“迦叶岂不是阿罗汉，诸漏已尽，何更有余习？”佛曰：“实无余习，莫谤法也。”王又抚琴三遍，迦叶亦三度作舞。王曰：“迦叶作舞，岂不是习？”佛曰：“实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语？”佛曰：“不妄语。汝抚琴，山河大地木石尽作琴声岂不是？”王曰：“是。”佛曰：“迦叶亦复如是，所以实不曾作舞。”王乃信受。

世尊在第六天说《大集经》，敕他方此土人间天上一切狞恶鬼神，悉皆辑会，受佛付嘱，拥护正法。设有不赴者，四天门王飞热铁轮，追之令集。既集会已，无有不顺佛敕者，各发弘誓，拥护正法，唯有一魔王，谓世尊曰：“瞿昙，我待一切众生成佛尽，众生界空，无有众生名字，我乃发菩提心。”

世尊因七贤女游尸陀林，一女指尸曰：“尸在这里，人向甚处去？”一女曰：“作么？作么？”诸姊谛观，各各契悟，感帝释散花曰：“惟愿圣姊有何所须，我当终身供给。”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无根树子一株，二要无阴阳地一片，三要叫不响山谷一所。”帝释曰：“一切所须，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实无得。”女曰：“汝若无此，争解济人？”帝释罔措，遂同往白佛。佛言：“憍尸迦，我诸弟子大阿罗汉不解此义，唯有诸大菩萨乃解此义。”

　　世尊因调达谤佛生身入地狱，遂令阿难问：“你在地狱中安否？”曰：“我虽在地狱，如三禅天乐。”佛又令问：“你还求出否？”曰：“我待世尊来便出。”阿难曰：“佛是三界导师，岂有入地狱分？”调达曰：“佛既无入地狱分，我岂有出地狱分？”

　　世尊因灵山会上，五百比丘得四禅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见杀父害母及诸重罪，于自心内，各各怀疑，于甚深法不能证入。于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剑，持逼如来。世尊乃谓文殊曰：“住，住，不应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为善被害。文殊师利，尔从本已来，无有我人，但以内心见有我人，内心起时，我必被害，即名为害。”于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梦如幻，于梦幻中，无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于是五百比丘同赞叹曰：“文殊大智士，深达法源底，自手握利剑，持逼如来身。如剑佛亦尔，一相无有二，无相无所生，是中云何杀？”

　　世尊因外道问：“昨日说何法？”世尊曰：“说定法。”外道曰：“今日说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说定法，今日何说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

世尊一日坐次，见二人舁猪过，乃问：“这个是甚么？”曰：“佛具一切智，猪子也不识。”世尊曰：“也须问过。”

世尊因文殊忽起佛见、法见，被世尊威神摄向二铁围山。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世尊临入涅槃，文殊大士请佛再转法轮，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说一字，汝请吾再转法轮，是吾曾转法轮耶？”

世尊于涅槃会上，以手摩胸，告众曰：“汝等善观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后悔。若谓吾灭度，非吾弟子。若谓吾不灭度，亦非吾弟子。”时百万亿众，悉皆契悟。

释迦如来成道竟，示众曰：“夫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佛本理，悟无为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亦不业结，无念无作，非修非证。不历诸位，而自崇敬，名之为道。”有一比丘问：“如何是清净本性？”佛言：“毕竟净故。”问：“如何是本性无知？”佛言：“诸法钝故。”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佛乃良久。外道作礼赞曰：“善哉！善哉！世尊有如是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外道去后，阿难问佛：“外道以何所证而言得入？”佛言：“如世间良马，见鞭影而行。”如是说法，住世四十九年。后于拘尸那城熙连河侧娑罗双树间入于涅槃，寿龄当七十九矣。

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一日令善财采药曰：“是药者采将来。”善财遍观大地无不是药，却来白曰：“无有不是药者。”殊曰：“是药者采将来。”善财遂于地上拈一茎草，度与文殊，殊接得示众曰：“此药能杀人，亦能活人。”

文殊大士尝谓善住意天子云：“汝今若能违背诸佛，毁谤法僧，吾即将同汝如是梵行。”天子云：“大士，今何故复如是语？”大士云：“天子，如汝意者，以何为佛？”天子云：“如如法界，我言是佛。”大士云：“天子，于汝意云何？如如法界可染着乎？”天子云：“弗也。”大士云：“以是义故，我如是说，汝今若能背毁佛法僧，吾将同汝如是梵行。”善住意天子白文殊：“可共俱往如来之所，咨受未闻，亦同此时如法问难。”文殊云：“尔莫分别取着如来。”天子云：“如来今在何所令我莫着。”文殊云：“只在目前。”天子云：“若如是者，我何不见？”文殊云：““尔若一切不见，是名真见如来。”天子云：“若见在前，云何戒我莫取着如来？”文殊云：“尔今见前何有？”天子云：“有虚空界。”文殊云：“如来者虚空界，是故虚空界者即是如来，此中无有一物可分别者。”

善财童子

　　善财因无着菩萨问曰：“我欲见文殊，何者即是？”财曰：“汝发一念心清净即是。”无着曰：“我发一念心清净，为甚么不见？”财曰：“是真见文殊。”

天亲菩萨

天亲菩萨从弥勒内宫而下，无着菩萨问曰：“人间四百年，彼天为一昼夜，弥勒于一时中，成就五百亿天子，证无生法忍，未审说甚么法？”天亲曰：“只说这个法，只是梵音清雅，令人乐闻。”

须菩提尊者

须菩提在岩中宴坐，诸天雨花赞叹。尊者曰：“空中雨花赞叹，复是何人？云何赞叹？”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说般若。”尊者曰：“我于般若未尝说一字，汝云何赞叹？”天曰：“如是尊者无说，我乃无闻。无说无闻，是真说般若。”

尊者一日说法次，帝释雨花。尊者乃问：“此花从天得邪？从地得邪？从人得邪？”释曰：“弗也。”尊者曰：“从何得邪？”释乃举手。尊者曰：“如是，如是！”

舍利弗尊者

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遥见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姊见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我当问之。”才近便问：“大姊往甚么处去？”女曰：“如舍利弗与么去。”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我恁么去？”女曰：“诸佛弟子，当依何住？”弗曰：“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亦如舍利弗与么去。”

舍利弗问须菩提：“梦中说六波罗密与觉时同异？”提曰：“此义深远，吾不能说。会中有弥勒大士，汝往彼问。”舍利弗问弥勒，弥勒云：“谁名弥勒，谁是弥勒？”

殃崛摩罗尊者

殃崛摩罗尊者，未出家时，外道受教为娇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为花冠，已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杀母取指。时佛在灵山，以天眼观之，乃作沙门在殃崛前。殃崛遂释母，欲杀佛。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之不及。乃唤曰：“瞿昙，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闻之，心忽开悟。遂弃刃，投佛出家。

西天诸祖

摩诃迦叶尊者

付法偈曰：法法本来法，无法无非法，何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

二祖阿难尊者

尊者一日问迦叶曰：“世尊传金缕袈裟外，别传个什么？”迦叶召阿难，阿难应诺。迦叶曰：“倒却门前刹竿著。”

尊者一日入竹林，闻比丘诵偈曰：“若人生百岁，不见水潦鹤，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尊者因为正之曰：“不然，佛云：“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于是比丘以闻其师，其师曰：“阿难老昏矣，吾语是也。”异日尊者复经竹林，见比丘诵偈如前，者诘之，闻述其师言，因念愚痴难化，入三昧，求尊圣为之证。于是地为之动，光明遽发，俄有一圣宿大士示现，而为之说偈曰：“彼者念讽偈，实非诸佛意，今遇欢喜尊，而可依了之。”彼师弟子竦敬，寻得二果。

幻寄曰：阿难果老昏，这僧不着便，受伊毒药，若向水潦鹤上打发，便可踏毗卢顶上行，何有二果？却受圣宿小圣处分，一生埋没。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付法偈言：非法亦非心，无心亦无法。说是心法时，是法非心法。

四祖优波麴多尊者

有长者子，名曰香众，来礼尊者，志求出家。尊者问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来出家，非为身心。”尊者曰：“不为身心，复谁出家？”答曰：“夫出家者，无我我故。无我我故，即心不生灭。心不生灭，即是常道。诸佛亦常，心无形象，其体亦然。”尊者曰：“汝当大悟，心自通达。宜依佛法僧，绍隆圣种。”即为剃度，授具足戒。

付法偈云：心自本来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

五祖提多迦尊者

付法偈云：通达本法心，无法无非法，悟了同未悟，无心亦无法。

六祖弥遮迦尊者

付法偈云：无心无可得，说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七祖婆须蜜尊者

付法偈云：心同虚空界，示等虚空法，证得虚空时，无是无非法。

八祖佛陀难提尊者

付法偈云：虚空无内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虚空故，是达真如理。

九祖伏驮蜜多尊者

付法偈云：真理本无名，因名显真理。受得真实法，非真亦非伪。

十祖胁尊者

时有长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问曰：“汝从何来？”答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处住？”答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耶？”曰：“诸佛亦然。”祖曰：“汝非诸佛。”曰：“诸佛亦非。”

付法偈曰：真体自然真，因真说有理。领得真真法，无行亦无止。

十一祖富那夜奢

诣波罗奈国，有马鸣大士迎而作礼。问曰：“我欲识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识佛，不识者是。”曰：“佛既不识，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识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锯义。”祖曰：“彼是木义。”祖曰：“锯义者何？”曰：“与师平出。”马鸣却问：“木义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马鸣豁然醒悟。

付法偈云：迷悟如隐显，明暗不相离。今付隐显法，非一亦非二。

十二祖马鸣菩萨法语

一切法从本已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说，假名无实，但随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无有相。谓言说之极，因言遣言，此真如体，无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无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故，名为真如。

如菩萨地尽，满足方便，一念相应，觉心初起，心无初相。以远离微细念故，得见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觉。是故修多罗说：“若有众生能观无念者，则为向佛智故。”

本觉随染，分别生二种相，与彼本觉不相舍离。云何为二？一者智净相，二者不思议业相。智净相者，谓依法力熏习，如实修行，满足方便故，破和合识相，灭相续心相，显现法身，智淳净故。此义云何？以一切心识之相，皆是无明，无明之相不离觉性，非可坏非不可坏。如大海水因风波动，水相风相不相舍离，而水非动性。若风止灭，动相则灭，湿性不坏故。如是众生自性清净心，因无明风动，心与无明俱无形相，不相舍离，而心非动性。若无明灭，相续则灭，智性不坏故。不思议业相者，以依智净，能作一切胜妙境界，所谓无量功德之相，常无断绝，随众生根，自然相应，种种而见，得利益故。

所言不觉义者，谓不如实知真如法一故，不觉心起而有其念，念无自相，不离本觉。犹如迷人，依方故迷，若离于方，则无有迷。众生亦尔，依觉故迷，若离觉性，则无不觉。以有不觉妄想心故，能知名义，为说真觉。若离不觉之心，则无真觉自相可说。

是故三界虚伪，唯心所作，离心则无六尘境界。此义云何？以一切法皆从心起，妄念而生，一切分别即分别自心，心不见心，无相可得。当知世间一切境界，皆依众生无明妄心而得住持。是故一切法，如镜中像，无体可得，唯心虚妄。以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故。

以一念相应慧，无明顿尽，名一切种智，自然而有不思议业，能现十方，利益众生。

一切境界，本来一心，离于想念，以众生妄见境界，故心有分齐，以妄起想不称法性故不能决了。诸佛如来离于见想，无所不遍，心真实故，即是诸法之性。自体显照一切妄法，有大智用无量方便，随诸众生所应得解，皆能开示种种法义，是故得名一切种智。

又问曰：“若诸佛有自然业，能现一切处利益众生者，一切众生若见其身、若睹神变、若闻其说，无不得利。云何世间多不能见？”答曰：“诸佛如来，法身平等，遍一切处，无有作意故。而说自然，但依众生心现。众生心者犹如于镜，镜若有垢，色像不现。如是众生心若有垢，法身不现故。

“若修止者，住于静处，端坐正意，不依气息、不依形色、不依于空、不依地水火风，乃至不依见闻觉知。一切诸想，随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本来无相，念念不生、念念不灭，亦不得随心外念境界，后以心除心。心若驰散，即当摄来，住于正念。是正念者，当知唯心，无外境界。即复此心，亦无自相，念念不可得，若从坐起，去来进止，有所施作，于一切时，常念方便，随顺观察，久习淳熟，其心得住。以心住故，渐渐猛利，随顺得入真如三昧，深伏烦恼，信心增长，速成不退。”

付法偈云：隐显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离。

十三祖迦毗摩罗尊者

付法偈云：非隐非显法，说是真实际。悟此隐显法，非愚亦非智。

十四祖龙树尊者

付法偈云：为明隐显法，方说解脱理。于法心不证，无瞋亦无喜。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付法偈曰：本对传法人，为说解脱理。于法实无证，无终亦无始。

十六祖罗睺罗多尊者

付法偈曰：于法实无证，不取亦不离。法非有无相，内外云何起？

十七祖僧伽难提尊者

付法偈曰：心地本无生，因地从缘起。缘种不相妨，华果亦复尔。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付法偈曰：有种有心地，因缘能发萌。于缘不相碍，当生生不生。

十九祖鸠摩多罗尊者

付法偈云：性上本无生，为对求人说。于法既无得，何怀决不决？

祖云：此是妙音如来见性清净之句，宜传布后学。

二十祖阇夜多尊者

付法偈云：言不合无生，同于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达事理竟。

二十一祖婆修盘头尊者

付法偈云：泡幻同无碍，如何不了悟？达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

二十二祖摩拿罗尊者

付法偈云：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

二十三祖鹤勒那尊者

师子比丘问曰：“我欲求道，当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无所用心。”曰：“既无用心，谁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无作，即是佛事。经云：‘我所作功德，而无我所故。’”师子闻是语已，即入佛慧。

付法偈曰：认得心性时，可说不思议。了了无可得，得时不说知。

又有偈云：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摄。吾身非有无，何分一切塔？

二十四祖师子尊者

二十四祖师子比丘尊者，中印度人，姓婆罗门。得法游方至罽宾国，有沙门波利迦，本习小乘禅观，其学徒有五，曰禅定，曰知见，曰执相，曰舍相，曰不语。祖谓持不语者曰：“佛教勤衍般若，孰为不语而反佛说耶？”谓舍相者曰：“佛教威仪具足，梵行清白，岂舍相耶？”谓执相者曰：“佛土清净，自在无着，何执相耶？”谓知见者曰：“诸佛知见无所得故，此法微妙，觉闻不及，无为无相，何知见耶？”四众皆服从，惟禅定师达磨达者，闻四众义屈，愤悱而来。祖曰：“仁者习定，何当来此？既至于此，胡云习定？”彼曰：“我虽来此，心亦不乱。定随人习，岂在处所？”祖曰：“仁者既来，其习亦至。既无处所，岂在人习？”彼曰：“定习人故，非人习定。我当来此，其定常习。”祖曰：“人非习定，定习人故。当自来时，其定谁习？”彼曰：“如净明珠，内外无翳。定若通达，必当如此。”祖曰：“定若通达，一似明珠。今见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彻，内外悉定。我心不乱，犹若此净。”祖曰：“其珠无内外，仁者何能定？秽物非动摇，此定不是净。”达磨达闻已，遂作礼曰：“我于学道盖虚劳耳，尊者幸有以教我，殷勤哀请。”祖曰：“诸佛禅定，无有所得；诸佛觉道，无有所证。无得无证，是真解脱。酬因答果，世之业报，于此法中，悉不如是。”达磨达蒙祖开悟，心地朗然。

付法偈曰：正说知见时，知见俱是心，当心即知见，知见即于今。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付法偈云：圣人说知见，当境无是非。我今悟真性，无道亦无理。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付法偈云：真性心地藏，无头亦无尾，应缘而化物，方便呼为智。

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尊者

付法偈云：心地生诸种，因事复生理，果满菩提圆，花开世界起。

宾头卢尊者

宾头卢尊者，因阿育王内宫斋三万大阿罗汉，躬自行香，见第一座无人，王问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宾头卢位，此人近见佛来。”王曰：“今在何处？”者曰：“且待须臾。”言讫，宾头卢从空而下。王请就座，礼敬。尊者不顾，王乃问：“承闻尊者亲见佛来，是否？”尊者以手策起眉，曰：“会么？”王曰：“不会。”者曰：“阿耨达池龙王曾请佛斋，吾是时亦预其数。”

障蔽魔王

领诸眷属一千年随金刚齐菩萨，觅起处不得，忽一日得见，乃问曰：“汝当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觅汝起处不得？”齐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无住而住，如是而住。”

秦跋陀禅师

问生法师讲何经论，生曰：“大般若经。”师曰：“作么生说色空义？”曰：“众微聚曰色，众微无自性曰空。”师曰：“众微未聚，唤作甚么？”生罔措。师又问：“别讲何经论？”曰：“大涅槃经。”师曰：“如何说涅槃之义？”曰：“涅而不生，槃而不灭，不生不灭，故曰涅槃。”师曰：“这个是如来涅槃，哪个是法师涅槃？”曰：“涅槃之义岂有二耶，某甲只如此，未审禅师如何说涅槃。”师拈起如意曰：“还见么？”曰：“见。”师曰：“见个甚么？”曰：“见禅师手中如意。”师将如意掷于地曰：“见么？”曰：“见。”师曰：“见个甚么。曰：“见禅师手中如意堕地。”师斥曰：“观公见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怀疑不已，乃追师扣问：“我师说色空涅槃，不契，未审禅师如何说色空义？”师曰：“不道汝师说得不是，汝师只说得果上色空，不会说得因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空，”师曰：“一微空故众微空，众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无众微，众微空中无一微。”

宝志公和尚法语

　　宝志禅师，金陵东阳民朱氏之妇，上巳日，闻儿啼鹰窠中，梯树得之，举以为子。七岁依锺山大沙门僧俭出家，专修禅观。宋太始二年，发而徒跣，着锦袍往来皖山涧水之下，以剪尺拂子拄杖头，负之而行。

　　梁武帝诏问：“弟子烦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问其旨如何，答曰：“在书字时节刻漏中。”帝益不晓。帝又问：“弟子何时得以静心修习？”师曰：“安乐禁。”

幻寄曰：“志公安乐禁及十二，其旨与达磨之不识、德山棒、临济喝，皆自灵山拈花一脉相承。如涂毒鼓，如太阿剑，闻之者丧，婴之者断，不可以心思意解者，而或者谓十二乃十二因缘，治惑药也。其在书字时节刻漏中，乃书之在十二时中也，安乐禁，禁者止也，至安乐时乃止耳，此所以为修习也。是以赵州庭柏，为三界唯心。沩山拂子，为附物显理者，同道座主奴也，何足以语此。或者语出传灯录，梁武未识达磨，举朝亦不识志公。”

　　师问一梵僧：“承闻尊者唤我作屠儿，曾见我杀生么。”曰：“见。”师曰：“有见见？无见见？不有不无见？若有见见，是凡夫见；无见见，是声闻见；不有不无见，是外道见，未审尊者如何见？”梵僧曰：“你有此等见耶？”师垂语曰：“终日拈香择火，不知身是道场。”又曰：“京都邺都浩浩，还是菩提大道。”又曰：“如我身空诸法空，千品万类悉皆同。”

天监十三年冬将卒，忽告众僧，令移寺金刚神像，出置于外，乃密谓人曰：“菩萨将去。”未及旬日，无疾而终。举体香软，临亡燃一烛以付后阁舍人吴庆，庆以事闻。帝叹曰：“大师不复留矣。烛者其以后事嘱我乎？”因厚礼葬于锺山独龙阜。仍令开善精舍，敕陆倕制铭于冢内，王筠立碑于寺门，处处传遗像焉。

幻寄曰：“可惜一枝烛，分付不着人，却作后事会。咦，若作佛法会，便好与梁武一坑埋却。”因述颂云：“达磨只履，携归葱岭；志公一烛，梁宫摇影。青阳已谢行人远，落花满堦月华冷，银河西横玉漏残，梦破辘轳鸣露井。

宝志公和尚大乘赞十首

（一）

大道常在目前，虽在目前难睹。

若欲悟道真体，莫除声色言语。

言语即是大道，不假断除烦恼。

烦恼本来空寂，妄情递相缠绕。

一切如影如响，不知何恶何好。

有心取相为实，定知见性不了。

若欲作业求佛，佛是生死大兆。

生死业常随身，黑暗狱中未晓。

悟理本来无异，觉后谁晚谁早。

法界量同太虚，众生智心自小。

但能不起吾我，涅槃法食常饱。

（二）

妄身临镜照影，影与妄身不殊。

但欲去影留形，不知身本同虚。

身本与影不异，不得一有一无。

若欲存一舍一，永与真理相疏。

更若爱圣憎凡，生死海里沉浮。

烦恼因心有故，无心烦恼何居。

不劳分别取相，自然得道须臾。

梦时梦中造作，觉时觉境都无。

翻思觉时与梦，颠倒二见不殊。

改迷取觉求利，何异贩卖商徒。

动静两亡常寂，自然契合真如。

若言众生异佛，迢迢与佛常疏。

佛与众生不二，自然究竟无余。

（三）

法性本来常寂，荡荡无有边畔。

安心取舍之间，被他二境回换。

敛容入定坐禅，摄境安心觉观。

机关木人修道，何时得达彼岸。

诸法本空无着，境似浮云会散。

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热病得汗。

无智人前莫说，打尔色身星散。

（四）

报尔众生直道，非有即是非无。

非有非无不二，何须对有论虚。

有无妄心立号，一破一个不居。

两名由尔情作，无情即本真如。

若欲存情觅佛，将网山上罗鱼。

徒费功夫无益，几许枉用工夫。

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骑驴觅驴。

一切不憎不爱，这个烦恼须除。

除之则须除身，除身无佛无因。

无佛无因可得，自然无法无人。

（五）

大道不由行得，说行权为凡愚。

得理返观于行，始知枉用工夫。

未悟圆通大理，要须言行相扶。

不得执他知解，回光返本全无。

有谁解会此说，教君向己推求。

自见昔时罪过，除却五欲疮疣。

解脱逍遥自在，随方贱卖风流。

谁是发心买者，亦得似我无忧。

（六）

内见外见总恶，佛道魔道俱错。

被此二大波旬，便见厌苦求乐。

生死悟本体空，佛魔何处安着。

只由妄情分别，前身后身孤薄。

轮回六道不停，结业不能除却。

所以流浪生死，皆由横生经略。

身本虚无不实，返本是谁斟酌。

有无我自能为，不劳妄心卜度。

众生身同太虚，烦恼何处安着。

但无一切希求，烦恼自然消落。

（七）

可笑众生蠢蠢，各执一般异见。

但欲傍鏊求饼，不解返本观面。

面是正邪之本，由人造作百变。

所须任意纵横，不假偏耽爱恋。

无着即是解脱，有求又遭罗罥。

慈心一切平等，真即菩提自现。

若怀彼我二心，对面不见佛面。

（八）

世间几许痴人，将道复欲求道。

广寻诸义纷纭，自救己身不了。

专寻他文乱说，自称至理妙好。

徒劳一生虚过，永劫沉沦生老。

浊爱缠心不舍，清净智心自恼。

真如法界丛林，返生荆棘荒草。

但执黄叶为金，不悟弃金求宝。

所以失念狂走，强力装持相好。

口内诵经诵论，心里寻常枯槁。

一朝觉本心空，具足真如不少。

（九）

声闻心心断惑，能断之心是贼。

贼贼递相除遣，何时了本语默。

口内诵经千卷，体上问经不识。

不解佛法圆通，徒劳寻行数墨。

头陀阿练苦行，希望后身功德。

希望即是隔圣，大道何由可得。

譬如梦里度河，船师度过河北。

忽觉床上安眠，失却度船轨则。

船师及彼度人，两个本不相识。

众生迷倒羁绊，往来三界疲极。

觉悟生死如梦，一切求心自息。

（十）

悟解即是菩提，了本无有阶梯。

堪叹凡夫伛偻，八十不能跋蹄。

徒劳一生虚过，不觉日月迁移。

向上看他师口，恰似失奶孩儿。

道俗峥嵘集聚，终日听他死语。

不观己身无常，心行贪如狼虎。

堪嗟二乘狭劣，要须摧伏六府。

不食酒肉五辛，邪眼看他饮咀。

更有邪行猖狂，修气不食盐醋。

若悟上乘至真，不假分别男女。

十四科颂十四首

菩提烦恼不二

众生不解修道，便欲断除烦恼。

烦恼本来空寂，将道更欲觅道。

一念之心即是，何须别处寻讨。

大道只在目前，愚倒迷人不了。

佛性天真自然，亦无因缘修造。

不识三毒虚假，妄执浮沉生老。

昔时迷日为晚，今日始觉非早。

持犯不二

丈夫运用无碍，不为戒律所制。

持犯本自无生，愚人被他禁系。

智者造作皆空，声闻触途为滞。

大士肉眼圆通，二乘天眼有翳。

空中妄执有无，不达色心无碍。

菩萨与俗同居，清净曾无染世。

愚人贪着涅槃，智者生死实际。

法性空无言说，缘起略无人会。

百岁无智小儿，小儿有智百岁。

佛与众生不二

众生与佛无殊，大智不异于愚。

何须向外求宝，身田自有明珠。

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圣同途。

迷悟本无差别，涅槃生死一如。

究竟攀缘空寂，惟求意想空虚。

无有一法可得，翛然自入无余。

事理不二

心王自在翛然，法性本无十缠。

一切无非佛事，何须摄念坐禅。

妄想本来空寂，不用断除攀缘。

智者无心可得，自然无诤无喧。

不识无为大道，何时得证幽玄。

佛与众生一种，众生即是世尊。

凡夫妄生分别，无中执有迷奔。

了达贪瞋空寂，何处不是真门。

静乱不二

声闻厌喧求静，犹如弃面求饼。

饼即从来是面，造作随人百变。

烦恼即是菩提，无心即是无境。

生死即是涅槃，贪瞋如焰如影。

智者无心求佛，愚人执邪执正。

徒劳空过一生，不见如来妙顶。

了达淫欲性空，镬汤炉炭自冷。

善恶不二

我自身心快乐，翛然无善无恶。

法身自在无方，触目无非正觉。

六尘本来空寂，凡夫妄生执着。

涅槃生死本平，四海阿谁厚薄。

无为大道自然，不用将心画度。

菩萨散诞灵通，所作常含妙觉。

声闻执法坐禅，如蚕吐丝自缚。

法性本来圆明，病愈何须执药。

了知诸法平等，翛然清虚快乐。

色空不二

法性本无青黄，众生谩造文章。

吾我说他止观，自意扰扰颠狂。

不识圆通妙理，何时得会真常。

自疾不能治疗，却教他人药方。

外看将为是善，心内犹若豺狼。

愚人畏其地狱，智者不异天堂。

对境心常不起，举足皆是道场。

佛与众生不二，众生自作分张。

若欲除却三毒，迢迢不离灾殃。

智者知心是佛，愚人乐往西方。

生死不二

世间诸法如幻，生死犹若雷电。

法身自在圆通，出入山河无间。

颠倒妄想本空，般若无迷无乱。

三毒本自解脱，何须摄念禅观。

只为愚人不了，从他戒律决断。

不识寂灭真如，何时得登彼岸。

智者无恶可断，运用随心合散。

法性本来空寂，不为生死所绊。

若欲断除烦恼，此是无明痴汉。

烦恼即是菩提，何用别求禅观。

实际无佛无魔，心体无形无段。

断除不二

丈夫运用堂堂，逍遥自在无妨。

一切不能为害，坚固犹若金刚。

不着二边中道，翛然非断非常。

五欲贪瞋是佛，地狱不异天堂。

愚人妄生分别，流浪生死猖狂。

智者达色无碍，声闻无不恓惶。

法性本无瑕翳，众生妄执青黄。

如来引接迷愚，或说地狱天堂。

弥勒身中自有，何须别处思量。

弃却真如佛像，此人即是颠狂。

声闻心中不了，惟只趁逐言章。

言章本非真道，转加斗争刚强。

心里蚖蛇蝮蝎，螫着便即遭伤。

不解文中取义，何时得会真常。

死入无间地狱，神识枉受灾殃。

真俗不二

法师说法极好，心中不离烦恼。

口谈文字化他，转更增他生老。

真妄本来不二，凡夫弃妄觅道。

四众云集听讲，高座论义浩浩。

南坐北坐相争，四众为嫌为好。

虽然口谈甘露，心里寻常枯燥。

自己元无一钱，日夜数他珍宝。

恰似无智愚人，弃却真金担草。

心中三毒不舍，未审何时得道。

解缚不二

律师持律自缚，自缚亦能缚他。

外作威仪恬静，心内恰似洪波。

不驾生死船筏，如何渡得爱河。

不解真宗正理，邪见言辞繁多。

有二比丘犯律，便却往问优波。

优波依律说罪，转增比丘网罗。

方丈室中居士，维摩便即来诃。

优波默然无对，净名说法无过。

而彼戒性如空，不在内外娑婆。

劝除生灭不肯，忽悟还同释迦。

境照不二

禅师体离无明，烦恼从何处生。

地狱天堂一相，涅槃生死空名。

亦无贪瞋可断，亦无佛道可成。

众生与佛平等，自然圣智惺惺。

不为六尘所染，句句独契无生。

正觉一念玄解，三世坦然皆平。

非法非律自制，翛然真入圆成。

绝此四句百非，如空无作无依。

运用不二

我今滔滔自在，不羡公王卿宰。

四时犹若金刚，苦乐心常不改。

法宝踰于须弥，智慧广于江海。

不为八风所牵，亦无精进懈怠。

任性浮沉若颠，散诞纵横自在。

遮莫刀剑临头，我自安然不釆。

迷悟不二

迷时以空为色，悟即以色为空。

迷悟本无差别，色空究竟还同。

愚人唤南作北，智者达无西东。

欲觅如来妙理，常在一念之中。

阳焰本非其水，渴鹿狂趁匆匆。

自身虚假不实，将空更欲觅空。

世人迷倒至甚，如犬吠雷叿叿。

十二时颂

平旦寅。狂机内有道人身。

穷苦已经无量劫，不信常擎如意珍。

若捉物，入迷津，但有纤毫即是尘。

不住旧时无相貌，外求知识也非真。

日出卯。用处不须生善巧。

纵使神光照有无，起意便遭魔事娆。

若施功，终不了，日夜被他人我拗。

不用安排只么从，何曾心地生烦恼。

食时辰。无明本是释迦身。

坐卧不知元是道，只么忙忙受苦辛。

认声色，觅疏亲，只是他家染污人。

若拟将心求佛道，问取虚空始出尘。

禺中巳。未了之人教不至。

假使通达祖师言，莫向心头安了义。

只守玄，没文字，认着依前还不是。

暂时自肯不追寻，旷劫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四大身中无价宝。

阳焰空华不肯抛，作意修行转辛苦。

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阳几回暮。

有相身中无相身，无明路上无生路。

日昳未。心地何曾安了义。

他家文字没亲疎，不用将心求的意。

任纵横，绝忌讳，长在人间不在世。

运用不离声色中，历劫何曾暂抛弃。

晡时申。学道先须不厌贫。

有相本来权积聚，无形何用要求真。

作净洁，却劳神，方认愚痴作近邻。

言下不求无处所，暂时唤作出家人。

日入酉。虚幻声音不长久。

禅悦珍馐尚不餐，谁能更饮无明酒。

勿可抛，勿可守，荡荡逍遥不曾有。

纵你多闻达古今，也是痴狂外边走。

黄昏戍。狂子施功投暗室。

假使心通无量时，历劫何曾异今日。

拟商量，却啾唧，转使心头黑如漆。

昼夜舒光照有无，痴人唤作波罗蜜。

人定亥。勇猛精进成懈怠。

不起纤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

超释迦，越祖代，心有微尘还质碍。

放荡长如痴兀人，他家自有通人爱。

半夜子。心住无生即生死。

生死何曾属有无，用时便用无文字。

祖师言，外边事，识取起时还不是。

作意搜求实没踪，生死魔来任相试。

鸡鸣丑。一颗圆光明已久。

内外推寻觅总无，境上施为浑大有。

不见头，亦无手，天地坏时渠不朽。

未了之人听一言，只这如今谁动口。

善慧傅大士法语

双林善慧大士者，婺州义乌县人也。齐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于双林乡傅宣慈家，本名翕，年十六纳刘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与里人稽亭浦摝鱼，获已，沉笼水中，祝曰：“去者适，止者留。”人或谓之愚。

会有天竺僧嵩头陀曰：“我与汝毗婆尸佛所发誓，今兜率宫衣钵现在，何日当还？”因命临水观影，见圆光宝盖。大士笑谓之曰：“炉韛之所多钝铁，良医之门足病人。度生为急，何思彼乐乎？”嵩指松山顶曰：“此可栖矣。”大士躬耕而居之。

有人盗菽麦瓜果，大士见，即与篮笼盛去。日常营作，夜则行道。见释迦金粟定光三如来放光袭其体，大士乃曰：“我得首楞严定。”天嘉二年，感七佛相随，释迦引前，维摩接后。惟释尊数顾共语：“为我补处也。”其山顶黄云盘旋若盖，因号云黄山。

梁武帝请讲《金刚经》，士才升座，以尺挥按一下，便下座。帝愕然。圣师曰：“陛下还会么？”帝曰：“不会。”圣师曰：“大士讲经竟。”

又一日讲经次，帝至，大众皆起，唯士端坐不动。近臣报曰：“圣驾在此，何不起？”士曰：“法地若动，一切不安。”

大士一日披衲、顶冠、靸履朝见。帝问：“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邪？”士以手指靸履。帝曰：“是俗邪？”士以手指衲衣。

大士有《心王铭》留存于世：

观心空王，玄妙难测，无形无相。有大神力，能灭千灾，成就万德。体性虽空，能施法则。观之无形，呼之有声，为大法将，心戒传经。水中盐味，色里胶青，决定是有，不见其形。心王亦尔，身内居停，面门出入，应物随情，自在无碍，所作皆成。了本识心，识心见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净律净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无别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虽空，贪嗔体实。入此法门，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罗蜜。慕道真士，自观自心，知佛在内，不向外寻。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识佛，晓了识心。离心非佛，离佛非心。非佛莫测，无所堪任。执空滞寂，于此漂沉。诸佛菩萨，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无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无体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无，隐显不定。心性虽空，能凡能圣。是故相劝，好自防慎。刹那造作，还复漂沉。清净心智，如世黄金。般若法藏，并在身心。无为法宝，非浅非深。诸佛菩萨，了此本心。有缘遇者，非去来今。

有偈曰：

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起坐镇相随，语默同居止。

纤毫不相离，如身影相似。欲识佛去处，只这语声是。

又曰：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又曰：

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

四相偈：曰生、曰老、曰病、曰死。

“识托浮泡起，生从爱欲来。昔时曾长大，今日复婴孩。星眼随人转，朱唇向乳开。为怜迷觉性，还却受轮回。览镜容颜改，登阶气力衰。咄哉今已老，趋拜复还亏。身似临崖树，心如念水龟。尚犹耽有漏，不肯学无为。忽染沉痾疾，因成卧病身。妻儿愁不语，朋友厌相亲。楚痛抽千脉，呻吟彻四邻。不知前路险，犹尚恣贪嗔。精魄随生路，游魂入死关。只闻千万去，不见一人还。宝马空嘶立，庭花永绝攀，早求无上道，应免四方山。”

慧思禅师法语

　　南岳慧思禅师，姓李氏，顶有肉髻，牛行象视。少以慈恕闻于闾里。常梦梵僧劝出俗，乃辞亲入道，及禀具，常习坐，日唯一食。诵法华等经，满千遍，又阅妙胜定经，叹禅那功德，遂发心寻友。时慧闻法师有徒数百，乃往受法。昼夜摄心，坐夏经三七日，获宿智通，倍加勇猛。寻有障起，四支缓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从业生，业由心起，心缘无起，外境何状？病业与身，都如云影。”如是观已，颠倒想灭，轻安如故。夏满犹无所得，深怀惭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间，豁尔开悟法华三昧最上乘门。

示众曰：“道源不远，性海非遥。但向己求，莫从他觅。觅即不得，得亦不真。”

偈曰：“顿悟心源开宝藏，隐显灵通现真相。独行独坐常巍巍，百亿化身无数量。纵令逼塞满虚空，看时不见微尘相。可笑物兮无比况，口吐明珠光晃晃。寻常见说不思议，一语标名言下当。”又曰：“天不能盖地不载，无去无来无障碍。无长无短无青黄，不在中间及内外。超群出众太虚玄，指物传心人不会。”

尝以道俗所施金字般若法华二经，为众随文发解，复命门人智顗代讲，至“一心具万行”，有疑请决。师曰：“汝所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华圆顿旨也。吾昔于夏中，一念顿发，诸法现前，吾既身证，不劳致疑。”顗即谘受法华行，三七日得悟。

师因志公令人传语曰：“何不下山教化众生？目视云汉作甚么？”师曰：“三世诸佛被我一口吞尽，何处更有众生可化？”

丰干禅师

天台山丰干禅师，不知何许人，居天台国清寺。剪髪齐眉衣布裘，尝诵唱道歌，乘虎入松门，众僧惊畏。本寺厨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拾得，二人执爨，终日对面而语。潜听者都不解。时谓疯狂，独与师相亲。因寒山问：“古镜未磨时，如何照烛？”师曰：“冰壶无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烛也。更请道看！”师曰：“万德不将来，教我道甚么？”寒山、拾得俱作礼而退。

师欲游五台，问寒山、拾得曰：“汝共我去游五台，便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游五台，不是我同流。”山曰：“你去游五台作甚么？”师曰：“礼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师寻独入五台，逢一老人，便问：“莫是文殊么？”曰：“岂可有二文殊！”师作礼未起，忽然不见。

寒山大士

　　寒山子，本无氏族，容貌枯瘁，布襦零落，以桦皮为冠，曳大木屐。时来国清寺，就拾得取众僧残食及菜滓食之，或廊下徐行，或望空噪骂。寺僧以杖逼逐，拊掌大笑而去。

师因众僧炙茄次，将茄串向一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串曰：“是甚么？”僧曰：“这疯颠汉！”山向傍僧曰：“你道这僧，费却我多少盐醋？”

赵州游天台，路次相逢。山见牛迹，问州曰：“上座还识牛么？”州曰：“不识。”山指牛迹曰：“此是五百罗汉游山。”州曰：“既是罗汉，为甚么却作牛去？”山曰：“苍天，苍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其么？”州曰：“苍天，苍天！”山曰：“这厮儿宛有大人之作。”

拾得大士

天台山拾得子，不言名氏，因丰干禅师山中经行，至赤城道侧，见儿孤啼，拾归国清，故名。后沙门灵熠摄受，令知食堂香灯。忽一日登座，与佛像对盘而餐，复于憍陈如上座塑形前呼曰：“小果声闻。”灵熠怒，因罢斥，令厨内涤器，每滤食滓，以筒盛之，寒山来，即与负去。

一日扫地，寺主问：“汝名拾得，因丰干拾得汝归。汝毕竟姓个甚么？”拾得放下扫帚，叉手而立。主再问，拾得拈扫帚扫地而去。寒山捶胸曰：“苍天，苍天！”拾得曰：“作甚么？”山曰：“不见道，东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二人作舞，笑哭而出国清寺。

国清寺半月念戒众集，拾得拍手曰：“聚头作想那事如何？”维那叱之。得曰：“大德且住，无嗔即是戒，心净即出家。我性与你合，一切法无差。”

布袋和尚

　　明州奉化县布袋和尚，未详氏族，自称名契此。形裁腲脮，蹙额皤腹，出语无定，寝卧随地。常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尽贮囊中。入鄽肆聚落，见物则乞，酰醢鱼葅才接入口，分少许囊中，时号长汀子，布袋师也。尝雪中卧，雪不沾身，人以此奇之，或就人乞，其货则售，示人吉凶，必应期无忒。天将雨，即着湿草履，途中骤行；遇亢阳，即曳高齿木屐，市桥上竖膝而眠，民以此验之。

　　有一僧在师前行，师乃拊僧背一下，僧回头，师曰：“乞我一文钱。”曰：“道得即与你一文钱。”师放下布袋叉手而立。

白鹿和尚问：“如何是布袋？”师便放下布袋。问：“如何是布袋下事？”师便负之而去。

先保福和尚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放下布袋叉手。保福曰：“为只如此，还更有向上事？”师负之而去。

　　师在街衢立，有僧问：“和尚在这里作甚么？”师曰：“等个人。”曰：“来也来也。”师云：“汝不是这个人。”曰：“如何是这个人？”师曰：“乞我一文钱。”

师有歌曰：

只个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物。

纵横妙用可怜生，一切不如心真实。

腾腾自在无所为，闲闲究竟出家儿。

若睹目前真大道，不见纤毫也大奇。

万法何殊心何异，何劳更用寻经义？

心王本自绝多知，智者只明无学地。

非圣非凡复若乎，不强分别圣情孤。

无价心珠本圆净，凡是异相妄空呼。

人能弘道道分明，无量清高称道情。

携锡若登故国路，莫愁诸处不闻声。

又有偈曰：

是非憎爱世偏多，子细思量奈我何。

宽却肚肠须忍辱，豁开心地任从他。

若逢知己须依分，纵遇冤家也共和。

若能了此心头事，自然证得六波罗。

又有偈曰：

我有一布袋，虚空无罣碍。展开遍十方，入时观自在。

吾有三宝堂，里空无色相。不高亦不低，无遮亦无障。

学者体不如，求者难得样。智慧解安排，千中无一匠。

四门四果生，十方尽供养。

吾有一躯佛，世人皆不识。不塑亦不装，不雕亦不刻。

无一滴灰泥，无一点彩色。人画画不成，贼偷偷不得。

体相本自然，清净非拂拭。虽然是一躯，分身千百亿。

又有偈曰：

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目睹人少，问路白云头。

师示灭时，而说偈曰：

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

扣冰澡先古佛

师尝谓众曰：“古圣修行，须凭苦节。吾今夏则衣楮，冬则扣冰而浴。”故世人号为扣冰古佛。后住灵曜，上堂：“四众云臻，教老僧说个甚么？”便下座。

有僧烧炭，积成火龛。曰：“请师入此修行。”曰：“真玉不随流水化，琉璃争夺众星明。”曰：“莫只这便是么？”曰：

“且莫认奴作郎。”曰：“毕竟如何？”曰：“梅花腊月开”

澄观国师

答皇太子问心要：

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无住，无住心体灵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该摄内外。能深能广，非有非空。不生不灭，无终无始。求之而不得，弃之而不离。迷现量，则惑苦纷然；寤真性，则空明廓彻。虽即心即佛，唯证者方知。然有证有知，则慧日沉没于有地。若无照无悟，则昏云掩蔽于空门。若一念不生，则前后际断。照体独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无智无得。不取不舍，无对无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犹弃影劳形；若体妄即真，似处阴影灭；若无心忘照，则万虑都捐；若任运寂知，则众行爰起。放旷任其去住，静鉴觉其源流。语默不失玄微，动静未离法界。言止则双亡知寂，论观则双照寂知。语证则不可示人，说理则非证不了。是以悟寂无寂，真知无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双融之中道。无住无著，莫摄莫收，是非两亡，能所双绝。斯绝亦寂，则般若现前。般若非心外所生，智性乃本来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现，实由般若之功。般若之与智性翻覆相成，本智之与始修实无两体。双亡正入，则妙觉圆明。始末该融，则因果交彻。心心作佛，无一心而非佛心。处处成道，无一尘而非佛国。故真妄物我，举一全收。心佛众生，浑然齐致。是知迷则人随于法，法法万差，而人不同；悟则法随于人，人人一智，而融万境。言穷虑绝，何果何因？体本寂寥，孰同孰异？唯忘怀虚朗，消息冲融。其犹透水月华，虚而可见，无心鉴象，照而常空矣。

**祖师集**

**四**

**禅师语录**

盐官齐安国师

盐官海昌院齐安国师，海门郡人也。姓李氏，生时神光照室。后有异僧谓之曰：“建无胜幢，使佛日回照者，岂非汝乎？”

长依本郡云琮禅师落发受具。后闻大寂行化于龚公山，乃振锡而造焉。师有奇相，大寂一见深器之。乃令入室，密示正法。

僧问：“如何是本身卢舍那？”师曰：“与老僧过净瓶来。”僧将净瓶至。师曰：“却安旧处著。”僧送至本处，复来诘问。师曰：“古佛过去久矣。”

有讲僧来参，师问座主：“蕴何事业？”对曰：“讲《华严经》。”师曰：“有几种法界？”曰：“广说则重重无尽，略说有四种。”师竖起拂子曰：“这个是第几种法界？”主沉吟。师曰：“思而知，虑而解，是鬼家活计，日下孤灯，果然失照。”

僧问大梅：“如何是西来意？”大梅曰：“西来无意。”师闻乃曰：“一个棺材，两个死汉。”

师一日唤侍者曰：“将犀牛扇子来！”者曰：“破也。”师曰：“扇子既破，还我犀牛儿来！”者无对。

师一日谓众曰：“虚空为鼓，须弥为椎，甚么人打得？”众无对。有人举似南泉，泉云：“王老师不打这破鼓。”

有法空禅师到，请问经中诸义，师一一答了，却曰：“自禅师到来，贫道总未得作主人。”法空曰：“请和尚便作主人。”师曰：“今日夜也且归本位安置，明日却来。”法空下去。至明旦，师令沙弥屈法空禅师。法空至，师顾沙弥曰：“咄！这沙弥不了事。教屈法空禅师，屈得个守堂家人来。”法空无语。

法昕院主来参，师问：“汝是谁？”对曰：“法昕。”师曰：“我不识汝。”昕无语。

师后不疾，宴坐示灭。谥悟空禅师。

盘山宝积禅师

上堂：“心若无事，万法不生。意绝玄机，纤尘何立？道本无体，因体而立名。道本无名，因名而得号。若言即心即佛，今时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犹是指踪极则。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

又云：“夫大道无中，复谁先后。长空绝际，何用称量？空既如斯，道复何说？”

又云：“夫心月孤圆，光吞万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复是何物？禅德，譬如掷剑挥空，莫论及之不及，斯乃空轮无迹，剑刃无亏。若能如是，心心无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无异，始为道矣。”

上堂：“禅德！可中学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无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导师云：‘法本不相碍，三际亦复然。无为无事人，犹是金锁难。’所以灵源独耀，道绝无生，大智非明，真空无迹。真如凡圣，皆是梦言。佛及涅槃，并为增语。禅德！直须自看，无人替代。”

上堂：“三界无法，何处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睿玑不动，寂尔无言。睹面相呈，更无余事。珍重！”

师入寂前示众曰：“有人邈得吾真否？”众为宝积画像，皆不契本意。普化禅师出众曰：“某甲邈得。”师云：“何不呈似老僧？”普化禅师于是打一个筋头出去了。师笑道：“这汉向后掣风狂接人去在。”师乃奄化。

西堂智藏禅师

八岁从师，二十五具戒。有相者睹其殊表，谓之曰：“骨气非凡，当为法王之辅佐也。”师遂参礼大寂，与百丈海禅师同为入室，皆承印记。

一日，大寂遣师诣长安，奉书于忠国师。国师问曰：“汝师说甚么法？”师从东过西而立。国师曰：“只这个更别有？”师却从西过东边立。国师曰：“这个是马师底，仁者作么生？”师曰：“早个呈似和尚了也。”寻又送书上径山，属连帅路嗣恭延请大寂居府，应期盛化。师回郡，得大寂付授衲袈裟，令学者亲近。

僧问马祖：“离四句、绝百非，请师直指西来意。”祖曰：“我今日劳倦，不能为汝说得，问取智藏。”其僧乃来问师。师曰：“汝何不问和尚？”僧曰：“和尚令某甲来问上座。”师曰：“我今日头痛，不能为汝说得，问取海兄去。”僧又去问海。海曰：“我到这里却不会。”僧乃举似马祖。祖曰：“藏头白，海头黑。”

马祖一日问师曰：“子何不看经？”师曰：“经岂异邪？”祖曰：“然虽如此，汝向后为人也须得。”曰：“智藏病思自养，敢言为人。”祖曰：“子末年必兴于世。”师便礼拜。

马祖灭后，师唐贞元七年，众请开堂。李尚书尝问僧：“马大师有甚么言教？”僧曰：“大师或说即心即佛，或说非心非佛。”李曰：“过这边。”李却问师：“马大师有甚么言教？”师呼李翱！李应诺。师曰：“鼓角动也。”

师普请次，曰：“因果历然，争奈何！争奈何！”时有僧出，以手托地。师曰：“作甚么？”曰：“相救！相救！”师曰：“大众！这个师僧犹较些子。”僧拂袖便走。师曰：“师子身中虫，自食师子肉。”

僧问：“有问有答，宾主历然。无问无答时如何？”师曰：“怕烂却那？”

制空禅师谓师曰：“日出太早生。”师曰：“正是时。”

师住西堂，后有一俗士问：“有天堂地狱否？”师曰：“有。”曰：“有佛法僧宝否？”师曰：“有。”更有多问，尽答言有。曰：“和尚恁么道莫错否？”师曰：“汝曾见尊宿来邪？”曰：“某甲曾参径山和尚来。”师曰：“径山向汝作么生道？”曰：“他道一切总无。”师曰：“汝有妻否？”曰：“有。”师曰：“径山和尚有妻否？”曰：“无。”师曰：“径山和尚道无即得。”俗士礼谢而去。

大梅法常禅师

大梅山法常禅师者，襄阳人也，姓郑氏。幼岁从师于荆州玉泉寺。初参大寂，问：“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师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旧隐缚茆燕处。

唐贞元中，盐官会下有僧，因采拄杖，迷路至庵所。问：“和尚在此多少时？”师曰：“只见四山青又黄。”又问：“出山路向甚么处去？”师曰：“随流去。”僧归举似盐官，官曰：“我在江西时曾见一僧，自后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师答以偈曰：“摧残枯木倚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遇之犹不顾，郢人哪得苦追寻。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食有余。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

大寂闻师住山，乃令僧问：“和尚见马大师得个甚么，便住此山？”师曰：“大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这里住。”僧曰：“大师近日佛法又别。”师曰：“作么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师曰：“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举似马祖，祖曰：“梅子熟也！”

庞居士闻之，欲验师实，特去相访。才相见，士便问：“人向大梅，未审梅子熟也未？”师曰：“熟也。你向甚么处下口？”士曰：“百杂碎。”师伸手曰：“还我核子来。”士无语。自此学者渐臻，师道弥著。

上堂：“汝等诸人，各自回心达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识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间、出世间法根本，故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心且不附一切善恶而生，万法本自如如。”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蒲花柳絮，竹针麻线。”

夹山与定山同行，言话次，定山曰：“生死中无佛，即无生死。”夹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见师。夹山便举问：“未审二人见处哪个较亲？”师曰：“一亲一疏。”夹山复问：“哪个亲？”师曰：“且去，明日来。”夹山明日再上问，师曰：“亲者不问，问者不亲。”夹山住后自云：“当时失一只眼。”

新罗僧参，师问：“发足甚处？”曰：“欲通来处，恐遭怪责。”师曰：“不可无来处也。”曰：“新罗。”师曰：“争怪得汝？”僧作礼，师曰：“是与不是，知与不知，只是新罗国里人。”

忽一日谓其徒曰：“来莫可抑，往莫可追。”从容间闻鼯鼠声，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诸人，善自护持，吾今逝矣。”言讫示灭。

兴善惟宽禅师

僧问：“如何是道？”师曰：“大好山。”曰：“学人问道，师何言好山？”师曰：“汝只识好山，何曾达道？”

问：“狗子还有佛性否？”师曰：“有。”曰：“和尚还有否？”师曰：“我无。”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独无？”师曰：“我非一切众生。”曰：“既非众生，莫是佛否？”师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师曰：“亦不是物。”曰：“可见可思否？”师曰：“思之不及，议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议。”

元和四年宪宗诏至阙下，侍郎白居易尝问曰：“既曰禅师，何以说法？”师曰：“无上菩提者，被于身为律，说于口为法，行于心为禅。应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汉，在处立名，名虽不一，水性无二。律即是法，法不离禅，云何于中妄起分别？”曰：“既无分别，何以修心？”师曰：“心本无损伤，云何要修理？无论垢与净，一切勿念起。”曰：“垢即不可念，净无念可乎？”师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虽珍宝，在眼亦为病。”曰：“无修无念，又何异凡夫邪？”师曰：“凡夫无明，二乘执着，离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执着，忘即落无明，此为心要云尔。”

僧问：“道在何处？”师曰：“只在目前。”曰：“我何不见？”师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见。”曰：“我有我故即不见，和尚还见否？”师曰：“有汝有我，展转不见。”曰：“无我无汝，还见否？”师曰：“无汝无我，阿谁求见？”

五泄山灵默禅师

师初谒马祖，遂得披剃受具。后远谒石头，便问：“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头据坐，师便行。头随后召曰：“阇黎！”师回首。头曰：“从生至死，只是这个，回头转脑作么？”师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栖止焉。洞山云：“当时若不是五泄先师，大难承当。然虽如此，犹涉在途。”

僧问：“何物大于天地？”师曰：“无人识得伊。”曰：“还可雕琢也无？”师曰：“汝试下手看。”问：“此个门中，始终事如何？”师曰：“汝道目前底成来得多少时也？”曰：“学人不会。”师曰：“我此间无汝问底。”曰：“和尚岂无接人处？”师曰：“待汝求接，我即接。”曰：“便请和尚接。”师曰：“汝少欠个甚么？”问：“如何得无心去？”师曰：“倾山覆海晏然静，地动安眠岂采伊。”

越州观察使差人问师：“依禅住持？依律住持？”师以偈答曰：“寂寂不持律，滔滔不坐禅。俨茶三两碗，意在镢头边。”

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众曰：“妙色真常，本无生灭；法身圆寂，宁有去来？千圣同源，万灵一辙。吾今沤散，胡假兴哀。无自劳神，须存正念。若遵此命，真报吾恩。傥固违言，非吾之子。”

有人问：“什么处去？”师云：“无处去。”僧云：“某甲何以不见？”师云：“非眼所睹。”洞山闻举云：“作家！”师正坐，叠掌收光，一刹那间便归圆寂。

五台山隐峰禅师

邵武军邓氏子，时称邓隐峰。幼若不慧，父母听其出家。

初游马祖之门，而未能睹奥。复来往石头，虽两番不捷，而后于马祖言下相契。师问石头：“如何得合道去？”头曰：“我亦不合道。”师曰：“毕竟如何？”头曰：“汝被这个得多少时邪？”

石头铲草次，师在左侧，叉手而立。头飞铲子，向师前铲一株草。师曰：“和尚只铲得这个，不铲得那个。”头提起铲子，师接得，便作铲草势。头曰：“汝只铲得那个，不解铲得这个。”师无对。

师一日推车次，马祖展脚在路上坐。师曰：“请师收足。”祖曰：“已展不缩。”师曰：“已进不退。”乃推车碾损祖脚。祖归法堂，执斧子曰：“适来碾损老僧脚底出来！”师便出于祖前，引颈，祖乃置斧。

师到南泉，睹众僧参次，泉指净瓶曰：“铜瓶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动著境，与老僧将水来。”师拈起净瓶，向泉面前泻，泉便休。师后到沩山，便入堂于上板头解放衣钵。沩闻师叔到，先具威仪，下堂内相看。师见来，便作卧势。沩便归方丈，师乃发去。少间，沩山问侍者：“师叔在否？”曰：“已去。”沩曰：“去时有甚么语？”曰：“无语。”沩曰：“莫道无语，其声如雷。”

唐元和中荐登五台，路出淮西，属吴元济阻兵，违拒王命，官军与贼军交锋，未决胜负。师曰：“吾当去解其患。”乃掷锡空中，飞身而过。两军将士仰观，事符预梦，斗心顿息。师既显神异，虑成惑众，遂入五台，于金刚窟前将示灭，先问众曰：“诸方迁化，坐去卧去，吾尝见之，还有立化也无？”曰：“有。”师曰：“还有倒立者否？”曰：“未尝见有。”师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顺体。时众议舁就荼毗，屹然不动，远近瞻睹，惊叹无已。师有妹为尼，时亦在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畴昔不循法律，死更荧惑于人？”于是以手推之，偾然而踣，遂就阇维，收舍利建塔。

大颠宝通禅师

初参石头。头问：“哪个是汝心？”师曰：“见言语者是。”头便喝出。经旬日，师却问：“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头曰：“除却扬眉瞬目，将心来。”师曰：“无心可将来。”头曰：“元来有心，何言无心？无心尽同谤。”师于言下大悟。

异日侍立次，头问：“汝是参禅僧？是州县白蹋僧？”师曰：“是参禅僧。”头曰：“何者是禅？”师曰：“扬眉瞬目。”头曰：“除却扬眉瞬目外，将你本来面目呈看。”师曰：“请和尚除却扬眉瞬目外鉴。”头曰：“我除竟。”师曰：“将呈了也。”头曰：“汝既将呈我心如何？”师曰：“不异和尚。”头曰：“不关汝事。”师曰：“本无物。”头曰：“汝亦无物。”师曰：“既无物，即真物。”头曰：“真物不可得，汝心见量，意旨如此，也大须护持。”师住后，学者四集。

上堂：“夫学道人须识自家本心，将心相示，方可见道。

多见时辈只认扬眉瞬目，一语一默，蓦头印可，以为心要，此实未了。吾今为你诸人分明说出，各须听受。但除却一切妄运想念见量，即汝真心。此心与尘境，及守认静默时全无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应机随照，泠泠自用。穷其用处，了不可得。唤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须护持，不可容易。”

僧问：“其中人相见时如何？”师曰：“早不其中也。”曰：“其中者如何？”师曰：“不作个问。”

韩文公一日相访，问师：“春秋多少？”师提起数珠，曰：“会么？”公曰：“不会。”师曰：“昼夜一百八。”公不晓，遂回。次日再来，至门前见首座，举前话问意旨如何。座扣齿三下。及见师，理前问，师亦扣齿三下。公曰：“元来佛法无两般。”师曰：“是何道理？”公曰：“适来问首座亦如是。”师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对否？”座曰：“是。”师便打趁出院。

文公又一日白师曰：“弟子军州事繁，佛法省要处，乞师一语。”师良久，公罔措。时三平为侍者，乃敲禅床三下。师曰：“作么？”平曰：“先以定动，后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门风高峻，弟子于侍者边得个入处。”

僧问：“苦海波深，以何为船筏？”师曰：“以木为船筏。”曰：“恁么即得度也。”师曰：“盲者依前盲，哑者依前哑。”

一日，将痒和子廊下行，逢一僧问讯次，师以痒和子蓦口打曰：“会么？”曰：“不会。”师曰：“大颠老野狐，不曾孤负人。”

大随法真禅师

师初见药山、道吾、云岩、洞山，次至岭外大沩会下，数载食不至充，卧不求暖，清苦炼行，操履不群，沩深器之。一日问曰：“阇黎在老僧此间，不曾问一转话？”师曰：“教某甲向甚么处下口？”沩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师便作手势掩沩口。沩叹曰：“子真得其髓。”从此名传四海。

尔后还蜀，寄锡天彭堋口山龙怀寺，于路旁煎茶普施三年。因往后山见一古院，号大随，群峰矗秀，涧水清泠，中有一树，围四丈余，南开一门，中空无碍，不假斤斧，自然一庵。时目为木禅庵，师乃居之十余载。影不出山，声闻于外。四方玄学，千里趋风。蜀主钦尚，遗使屡徵，师皆辞以老病，署神照大师。

上堂：“此性本来清净，具足万德，但以染净二缘，而有差别。故诸圣悟之，一向净用，而成觉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没溺轮回。其体不二。故般若云：‘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僧问：“劫火洞然，大千俱坏，未审这个坏不坏？”师曰：“坏。”曰：“恁么则随他去也。”师曰：“随他去。”僧不肯。后到投子，举前话，子遂装香遥礼曰：“西川古佛出世。”谓其僧曰：“汝速回去忏悔。”僧回，大随师已殁。僧再至投子，子亦迁化。

问：“生死到时如何？”师曰：“遇茶吃茶，遇饭吃饭。”曰：“谁受供养？”师曰：“合取钵盂。”

庵侧有一龟，僧问：“一切众生皮裹骨，这个众生为甚骨裹皮？”师拈草履龟背上，僧无语。

问：“如何是诸佛法要？”师举拂子曰：“会么？”曰：“不会。”师曰：“尘尾拂子。”

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是我自己。”曰：“为甚么却是和尚自己？”师曰：“是汝自己？”

问：“如何是大随一面事？”师曰：“东西南北。”

问：“佛法遍在一切处，教学人向甚么处驻足？”师曰：“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

问僧：“讲甚么教法？”曰：“百法论。”师拈杖曰：“从何而起？”曰：“从缘而起。”师曰：“苦哉！苦哉！”

问僧：“甚处去？”曰：“峨嵋礼普贤去。”师举拂子曰：“文殊、普贤总在这里。”僧作圆相抛向后，乃礼拜。师唤侍者取一贴茶与这僧。

众僧参次，师以口作患风势，曰：“还有人医得吾口么？”众僧竞送药以至，俗士闻之，亦多送药。师并不受。七日后，师自掴口令正，乃曰：“如许多时鼓这两片皮，至今无人医得。”即端坐而逝。

天皇道悟禅师

师婺州东阳张氏子，神仪挺异，幼而生知。年十四，恳求出家，父母不听。遂损减饮膳，日才一食，形体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许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诣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为勇猛。或风雨昏夜，宴坐丘冢，身心安静，离诸怖畏。一日，游余杭，首谒径山国一受心法，服勤五载。

后参马祖，重印前解。法无异说，依止二夏。乃谒石头而致问曰：“离却定慧，以何法示人？”头曰：“我这里无奴婢，离个甚么？”曰：“如何明得？”头曰：“汝还撮得虚空么？”曰：“恁么则不从今日去也！”头曰：“未审汝早晚从那边来？”曰：“道悟不是那边人。”头曰：“我早知汝来处也。”曰：“师何以赃诬于人？”头曰：“汝身见在。”曰：“虽然如是，毕竟如何示于后人？”头曰：“汝道谁是后人？”师从此顿悟。罄殚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后卜荆州当阳紫陵山，学徒驾肩接迹，都人士女，向风而至。

问：“如何是玄妙之说？”师云：“莫道我解佛法。”僧云：“争奈学人疑滞何？”师曰：“何不问老僧？”僧曰：“问则问了也。”师曰：“去！不是你存泊处。”

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终，至晦日大众问疾，师蓦召典座，座近前，师曰：“会么？”曰：“不会。”师拈枕子抛于地上，即便告寂。

龙潭崇信禅师

龙潭和尚嗣天皇，在澧朗州。师讳崇信，未详姓氏。在俗之时，世业作饼师，住在天皇巷阳。其天皇和尚住寺内，独居小院，多闭禅房，静坐而已。四海禅流，无由凑泊。唯有饼师每至食时，躬持胡饼十枚，以饷斋餐，如是不替数年。天皇每食已，常留一饼与之，云：“吾惠汝，以荫子孙。”日日如斯，以为常准。师因于一日忽自讶之，乃问：“此饼是某甲持来，何乃返惠某甲？”天皇云：“是你持来，复汝何咎？”师闻此语，似少惊觉，乃问曰：“弟子浮生扰扰，毕竟如何？”天皇云：“在家牢狱逼迮，出家逍遥宽广。”师便投天皇出家。天皇云：“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语，宜名崇信。”

受具戒已，执爨数年。忽于一日问天皇曰：“某甲身厕僧伦，已果宿志，未蒙和尚指示个心要，伏乞指示。”天皇曰：“你自到吾身边来，未尝不指汝心要。”师问：“何处是和尚指某甲心要处？”天皇曰：“汝擎茶，吾为汝吃；汝持食，吾为汝受。汝和南，吾为汝低首。何处不是示汝心要？”师低头沉吟顷刻，天皇云：“见即直下便见，拟思则便差。”师问已，顿悟指要，便问：“毕竟如何保任，则得始终无患？”皇曰：“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不要安禅习定，性本无拘。不要塞耳藏睛，灵光迥耀。如愚若讷，行不惊时。但尽凡心，别无圣解。汝能尔者，当何患乎？”师既领宗要，触目朗然，犹如远客还家，顿息他游之意；亦如贫收宝藏，故无不足求。自荆渚至澧阳龙潭栖止，行不惊俗，世莫能疑。未尝辄衔机锋，玄流无由扣击。所居兰若临小溪潭，时属元阳，郡民多于是处祈求雨泽，故号龙潭和尚焉。

有僧问：“髻中珠谁人得？”师曰：“不赏玩者得。”僧曰：“安著何处？”师曰：“待有所在，即说似汝。”

尼僧问：“如何得为僧去？”师曰：“汝作尼来多少时。”尼曰：“还有为僧时也无？”师曰：“你即今是什么？”尼曰：“现是女身，何得不识？”师曰：“谁识汝？”

长庆大安禅师

一

师受业于黄檗山，习律乘。尝自念言：“我虽勤苦，而未闻玄极之理。”乃孤锡游方，将往洪井，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谓师曰：“师往南昌，当有所得。”

师即造百丈，礼而问曰：“学人欲求识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骑牛觅牛。”师曰：“识得后如何？”丈曰：“如人骑牛至家。”师曰：“未审始终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执杖视之，不令犯人苗稼。”师自兹领旨，更不驰求。

同参佑禅师，创居沩山。师躬耕助道。及佑归寂，众请接踵住持。上堂：“汝诸人总来就吾求觅甚么？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担佛傍家走，如渴鹿趁阳焰相似，何时得相应去？汝欲作佛，但无许多颠倒攀缘、妄想恶觉、垢净众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觉佛，更向何处别讨？所以安在沩山三十来年，吃沩山饭，屙沩山屎，不学沩山禅，只看一头水牯牛，若[落路入草](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4&P=&197285.htm" \l "0_0)，便把鼻孔拽转来；才犯人苗稼，即鞭挞。调伏既久，可怜生受人言语，如今变作个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终日露迥迥地，趁亦不去。汝诸人各自有无价大宝，从眼门放光，照见山河大地；耳门放光，领釆一切善恶音响。如是六门，昼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识取，影在四大身中，内外扶持，不教倾侧。如人负重担，从独木桥上过，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么物任持便得如是？且无丝发可见，岂不见志公和尚云：‘内外追寻觅总无，境上施为浑大有。’珍重！”

师室中每问僧：“有句无句，如藤倚树，子意何如？”罗山道闲禅师在禾山，因清贵上座说话次，贵云：“天下无第一人，大小沩山犹输他道吾。”闲云：“有甚么语输他？”贵举石霜辞沩山，才礼拜起，沩山问：“有句无句，如藤倚树，子意如何？”霜无对。却到道吾，吾问：“甚处来？”霜云：“沩山来。”吾云：“有甚么言句？”霜遂举前话。吾云：“汝何不道取？”霜云：“只为道不得。”吾云：“汝为我看菴，待我与你报仇去。”吾往沩山，山泥壁次，忽回首见道吾在背后。山便云：“智头陀因何到在此？”吾云：“某甲不为别事来，只为和尚问诸道者，‘有句无句，如藤倚树。’还是也无？”沩云：“是。”吾便问：“树倒藤枯时如何？”沩山呵呵大笑，被道吾捺向泥里，沩山总不管。贵上座举了云：“这个岂不是沩山输与他道吾？”罗山云：“上座三十年后，若有把茅盖头，切忌举着这个话。”贵不肯，却与道吾作主，被罗山擒下地云：“白大众各请停喧，某甲今日与清贵上座，直为沩山雪屈话，且须侧聆。”贵云：“知也，知也。”便礼拜。罗山云：“何不早道？你还识道吾么？只是馆驿里本色撮马粪汉。”

僧问：“一切施为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师曰：“一切施为是法身用。”

曰：“离却五蕴，如何是本来身？”师曰：“地水火风，受想行识。”曰：“这个是五蕴。”师曰：“这个不是五蕴。”

问：“此阴已谢、彼阴未生时如何？”师曰：“此阴未谢，哪个是大德？”曰：“不会。”师曰：“若会此阴，便明彼阴。”

问：“大用现前，不存轨则时如何？”师曰：“汝用得但用。”僧乃脱膊，绕师三匝。师曰：“向上事何不道取？”僧拟开口，师便打，曰：“这野狐精出去。”

有僧上法堂，顾视东西，不见师。乃曰：“好个法堂，只是无人。”师从门里出，曰：“作么？”僧无对。

雪峰因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于背上题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与师。师曰：“本色住山人，且无刀斧痕。”

僧问：“佛在何处？”师曰：“不离心。”又问：“双峰上人，有何所得？”师曰：“法无所得。设有所得，得本无得。”问：“黄巢军来，和尚向甚么处回避？”师曰：“五蕴山中。”曰：“忽被他捉著时如何？”师曰：“恼乱将军。”

二

师又名福州西院和尚，嗣百丈，讳大安。福州福唐县人也。未睹行状，不知姓族。自少于黄檗寺出家，乃至为僧。本拟听习，因在洪州招提，偶闻行脚僧举百丈一二句玄机，似少省觉，从尔便造百丈。

既睹盛筵，深称志慕，礼问百丈曰：“学人欲求识佛，如何是佛？”百丈云：“太似骑牛觅牛。”师云：“识得后如何？”百丈云：“如人骑牛至家。” 师云：“未审始终如何保任，则得相应去？”百丈云：“譬如牧牛之人，执鞭视之，不令犯人苗稼。”师从兹领旨，顿息万缘。

性好辛勤，少亲言论，更不寻经讨论，放旷任情。夜则山野头陀，昼则倍加执役。后随佑禅师，同创沩山，则十数年间，僧众犹小。师乃头头耕耨，处处劳形，日夜忘疲，未尝辄暇。沩山见而语曰：“安，汝少劳役。”师云： “待和尚观五百众，安则休也。”不久之间，僧众果至五百。师乃劳心顿摆，或坐房廊，凝如株杌；或入灵洞，月十不归，如痴似狂。三十余祀，夜在第二第三座间。有同流私睹其身，焰尔通光，众人佥曰：“定光佛矣。”

问：“黄巢军来，和尚向什么处回避？”师云：“五蕴山中。”僧云：“忽被捉著时作么生？”师云“恼乱将军，恼乱将军。”

问：“此阴已谢，彼阴未生时，其中事如何？”师曰：“此阴未谢时，阿那个是大德？”对云：“不会。”师云：“此阴未谢尚不会，问与么时事作什么？”

有俗官问：“佛在什么处？”师云：“不离心地。”又问：“双峰上人，有何所得？”师云：“法无所得。设有所得，得于本得。”问：“大用现前，不存轨则时如何？”师云：“用得便用。”其僧裸形，绕师三匝。师云：“向上何不道取？”僧才拟开口，师打之云：“这野狐精。”

罗汉和尚拈问僧：“当此之时，作么生免得被他喝出？”僧对云：“便抽身出去。”罗汉云：“落脊棒又作么生？”僧却回头：“今日赖遇某甲。”罗汉云：“识得阇梨骨也。”

问：“一切施为，尽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师云：“一切施为，尽是法身用。”问：“离却五蕴，如何是本来身？”师云：“地水火风，受想行识。这个是五蕴。”

有僧到大沩，师指面前狗子云：“明明个，明明个。”僧便问师：“既是明明个，为什么刺头在里许？”师云：“有什么罪过？”有人举似雪峰，雪峰云：“沩山是古佛也。”

师又时上堂云：“汝诸人来就安觅什么？若欲得作佛，汝自是佛。担却一个佛，傍家走扬扬。渴鹿趁阳焰相似，何时得相应去？阿你欲得作佛，汝但无如许多颠倒攀缘、妄想恶觉、垢欲不净、众生之心，则汝便是初心正觉佛，更去何处别讨？所以安在沩山，三十年来，吃沩山饭，屙获山屎，不学沩山禅，只是长看一头水牯牛，落路入草便牵出，侵犯人苗稼则鞭打。调来伏去，可怜生，受人言语。如今一时变作个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终日露迥迥地，趁亦不肯去。汝道什么语话？汝诸人各自身中有无价大宝，从眼门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门放光，领览一切善恶音响，六门昼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有，何不识取？影在四大身中，内外扶持，不教倾侧。两脚若子大，担得二硕，从独木桥上过，亦不教伊倒地，且是什么物？汝若觅毫发，则不可见，故志公云：‘内外追寻觅总无，境上施为浑大有。’”

有人拈问石门：“古人有言：‘安在沩山，三十年来，吃沩山饭，屙沩山屎，不学沩山禅。只是长看一头水牯牛，落路入草便牵出。侵犯人苗稼则鞭打。调来伏去，可怜生，受人言语。如今一时变作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终日露迥迥地，趁亦不肯去。’只如今古人与么道，意作么生？”石门云：“昔日话虎尚乃惊，如今见虎也不怕。”僧云：“古人分上则与么，学上分上如何？”石门云：“取我与食，驴年得味摩？”

师垂化闽城二十载，至中和三年癸卯岁十月二十一日顺化。敕谥圆智大师正真之塔。

普化和尚者

师不知何许人也。师事盘山，密受真诀，而佯狂，出言无度。暨盘山顺世，乃于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冢间，振一铎曰：“明头来，明头打。暗头来，暗头打。四方八面来，旋风打。虚空来，连架打。”

一日，临济令僧捉住曰：“不恁么来时如何？”师拓开曰：“来日大悲院里有斋。”僧回举似济。济曰：“我从来疑著这汉。”

凡见人无高下，皆振铎一声，时号普化和尚。或将铎就人耳边振之，或拊其背，有回顾者，即展手曰：“乞我一钱。”非时遇食亦吃。尝暮入临济院吃生菜。济曰：“这汉大似一头驴。”师便作驴鸣。济谓直岁曰：“细抹草料著！”师曰：“少室人不识，金陵又再来。临济一只眼，到处为人开。”

师见马步使出喝道，师亦喝道作相扑势，马步使令人打五棒。师曰：“似即似，是即不是。”

师尝于阛阓间摇铎唱曰：“觅个去处不可得。”时道吾遇之，把住问曰：“汝拟去甚么处？”师曰：“汝从甚么处来？”吾无语，师掣手便去。

临济一日与河阳木塔长老同在僧堂内坐，正说师每日在街市掣风掣颠，知他是凡是圣？师忽入来。济便问：“汝是凡是圣？”师曰：“汝且道我是凡是圣？”济便喝。师以手指曰：“河阳新妇子，木塔老婆禅。临济小厮儿，却具一只眼。”济曰：“这贼。”师曰：“贼！贼！”便出去。

唐咸通初，将示灭，乃入市谓人曰：“乞我一个直裰。”人或与布袄，或与布裘，皆不受，振铎而去。临济令人送与一棺。师笑曰：“临济厮儿饶舌！”便受之。乃辞众曰：“普化明日去东门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师厉声曰：“今日葬不合青鸟。”乃曰：“明日南门迁化。”人亦随之。又曰：“明日出西门，方吉。”人出渐稀。出已还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门外，振铎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视之，已不见，唯闻空中铎声渐远，莫测其由。

船子德诚禅师

师节操高邈，度量不群。自印心于药山，与道吾，云岩为同道交。洎离药山，乃谓二同志曰：“公等应各据一方，建立药山宗旨。予率性疏野，唯好山水，乐情自遣，无所能也。他后知我所止之处，若遇灵利座主，指一人来，或堪雕琢，将授生平所得，以报先师之恩。”遂分携。

至秀州华亭，泛一小舟，随缘度日，以接四方往来之者。时人莫知其高蹈，因号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边闲坐，有官人问：“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师竖桡子曰：“会么？”官人曰：“不会。”师曰：“棹拨清波，金鳞罕遇。”

师有偈曰：“三十年来坐钓台，钩头往往得黄能。金鳞不遇空劳力，收取丝纶归去来。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三十年来海上游，水清鱼现不吞钩。钓竿斫尽重栽竹，不计功程得便休。有一鱼兮伟莫裁，混融包纳信奇哉。能变化，吐风雷，下线何曾钓得来。别人只看采芙蓉，香气长粘绕指风。两岸映，一船红，何曾解染得虚空？问我生涯只是船，子孙各自赌机缘。不由地，不由天，除却蓑衣无可传。”

道吾后到京口，遇夹山上堂。僧问：“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无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无瑕。”道吾不觉失笑。山便下座，请问道吾：“某甲适来只对这僧话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定是出世未有师在！”山曰：“某甲甚处不是，望为说破。”吾曰：“某甲终不说，请和尚却往华亭船子处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无片瓦，下无卓锥。和尚若去，须易服而往。”山乃散众束装，直造华亭。

船子才见，便问：“大德住甚么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师曰：“不似，似个甚么？”山曰：“不是目前法。”师曰：“甚处学得来？”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师曰：“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

师又问：“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道？”山拟开口，被师一桡打落水中。山才上船，师又曰：“道！道！”山拟开口，师又打。山豁然大悟，乃点头三下。师曰：“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问：“抛纶掷钓，师意如何？”师曰：“丝悬渌水，浮定有无之意。”山曰：“语带玄而无路，舌头谈而不谈。”师曰：“钓尽江波，金鳞始遇。”山乃掩耳。师曰：“如是！如是！”遂嘱曰：“汝向去直须藏身处没踪迹，没踪迹处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药山，只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后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里、钁头边，觅取一个半个接续，无令断绝。”

山乃辞行，频频回顾，师遂唤“阇黎！”山乃回首，师竖起桡子曰：“汝将谓别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翠微无学禅师

师问丹霞：“如何是诸佛师？”霞咄曰：“幸自可怜生，须要执巾帚作么？”师退身三步，霞曰：“错！”师进前，霞曰：“错！错！”师翘一足，旋身一转而出。霞曰：“得即得，孤他诸佛。”师由是领旨。

住后，投子问：“未审二祖初见达磨，有何所得？”师曰：“汝今见吾，复何所得？”投子顿悟玄旨。

一日，师在法堂内行，投子进前接礼。问曰：“西来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师驻步少时。子曰：“乞师垂示。”师曰：“更要第二杓恶水那？”子便礼谢。师曰：“莫垛根。”子曰：“时至根苗自生。”

师因供养罗汉，僧问：“丹霞烧木佛，和尚为甚么供养罗汉？”师曰：“烧也不烧著，供养亦一任供养。”曰：“供养罗汉，罗汉还来也无？”师曰：“汝每日还吃饭么？”僧无语。师曰：“少有灵利底！”

清平令遵禅师

师初参翠微，便问：“如何是西来的的意？”微曰：“待无人即向汝说。”师良久，曰：“无人也，请和尚说。”微下禅床，引师入竹园。师又曰：“无人也，请和尚说。”微指竹曰：“这竿得恁么长，那竿得恁么短？”师虽领其微言，犹未彻其玄旨。出住大通。

上堂，举初见翠微机缘谓众曰：“先师入泥入水为我，自是我不识好恶。”师自此化导，次迁清平。

上堂：“诸上座，夫出家人须会佛意始得。若会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贵贱，但随家丰俭安乐便得。诸上座尽是久处丛林，遍参尊宿，且作么生会佛意？试出来大家商量，莫空气高，至后一事无成，一生空度。若未会佛意，直饶头上出水，足下出火，烧身炼臂，聪慧多辩。聚徒一千二千，说法如云如雨，讲得天华乱坠，只成个邪说，争竞是非，去佛法大远在。诸人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诸难，何妨近前著些工夫，体取佛意好！”

僧问：“如何是大乘？”师曰：“井索。”曰：“如何是小乘？”师曰：“钱贯。”问：“如何是清平家风？”师曰：“一斗作三个蒸饼。”问：“如何是禅？”师曰：“猢狲上树尾连颠。”问：“如何是有漏？”师曰：“笊篱。”曰：“如何是无漏？”师曰：“木杓。”曰：“觌面相呈时如何？”师曰：“分付与典座。”自余逗机方便，靡徇时情，逆顺卷舒，语超格量。天佑十六年，终于本山，谥法喜禅师。

投子山大同禅师

师本州怀宁刘氏子，幼岁依洛下保唐满禅师出家，初习安般观，次阅华严教，发明性海。复谒翠微，顿悟宗旨。由是放意周游，后旋故土，隐投子山，结茅而居。

一日赵州和尚至桐城县，师亦出山，途中相遇。乃逆而问曰：“莫是投子山主么？”师曰：“茶盐钱布施我。”州先归庵中坐。师后携一瓶油归。州曰：“久向投子，及乎到来，只见个卖油翁。”师曰：“汝只识卖油翁，且不识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师提起油瓶曰：“油！油！”州问：“大死底人，却活时如何？”师曰：“不许夜行，投明须到。”州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

上堂：“汝诸人来这里，拟觅新鲜语句，攒华四六，图口里有可道。我老儿气力稍劣，唇舌迟钝，亦无闲言语与汝。汝若问我，便随汝答，也无玄妙可及于汝。亦不教汝垛根，终不说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圣。亦不存坐系缚。汝诸人变现千般，总是汝自生见解，担带将来，自作自受。我这里无可与汝，也无表无里说似诸人，有疑便问。”僧问：“表里不收时如何？”师曰：“汝拟向这里垛根。”便下座。

问：“大藏教中还有奇特事也无？”师曰：“演出大藏教。”问：“如何是眼未开时事？”师曰：“目净修广如青莲。”问：

“一切诸佛及诸佛法，皆从此经出，如何是此经？”师曰：“以是名字，汝当奉持。”

问：“枯木中还有龙吟也无？”师曰：“我道髑髅里有师子吼。”问：“一法普润一切群生。如何是一法？”师曰：“雨下也。”问：“一尘含法界时如何？”师曰：“早是数尘也。”问：“金锁未开时如何？”师曰：“开也。”

问：“学人拟欲修行时如何？”师曰：“虚空不曾烂坏。”

巨荣禅客参次，师曰：“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诸方唇齿，何用要见老僧？”荣曰：“到这里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师曰：“出家儿得恁么没碑记。”荣乃绕禅床一匝而去。师曰：“有眼无耳朵，六月火边坐。”

问：“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是不？”师曰：“是。”曰：“唤和尚作头驴，得么？”师便打。

问：“如何是十身调御？”师下禅床立。

问：“如何是祖师意？”师曰：“弥勒觅个受记处不得。”

问：“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时如何？”师作色曰：“这个师僧，好发业杀人。”

问：“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师曰：“丫角女子白头丝。”

问：“如何是无情说法？”师曰：“恶。”

问：“如何是毗卢？”师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卢师？”师曰：“未有毗卢时会取。”

问：“历落一句，请师道。”师曰：“好。”

问：“四山相逼时如何？”师曰：“五蕴皆空。”

问：“一念未生时如何？”师曰：“真个谩语。”

问：“凡圣相去几何？”师下禅床立。

问：“如何是佛？”师曰：“幻不可求。”

问：“千里投师，乞师一接。”师曰：“今日老僧腰痛。”

菜头请益，师曰：“且去，待无人时来。”头明日伺得无人，又来。师曰：“近前来！”头近前，师曰：“辄不得举似于人。”

问：“并却咽喉唇吻，请师道。”师曰：“汝只要我道不得。”

问：“达磨未来时如何？”师曰：“遍天遍地。”曰：“来后如何？”师曰：“盖覆不得。”

问：“如何是无情说法？”师曰：“莫恶口。”

问：“和尚未见先师时如何？”师曰：“通身不奈何。”曰：“见后如何？”师曰：“通身扑不碎。”曰：“还从师得也无？”师曰：“终不相孤负。”曰：“恁么则从师得也。”师曰：“得个甚么？”曰：“恁么则孤负先师也。”师曰：“非但孤负先师，亦乃孤负老僧。”

师居投子山三十余载，往来激发，请益者常盈于室。

中和中巢寇暴起，天下丧乱，有狂徒持刃问师曰：“住此何为？”师乃随宜说法，渠魁闻而拜伏，脱身服，施之而去。

乾化四年四月六日示微疾，大众请医。师谓众曰：“四大动作，聚散常程，汝等勿虑，吾自保矣。”言讫跏趺而寂，谥慈济大师。

长髭旷禅师

师于曹溪礼祖塔回，参石头。头问：“甚么处来？”曰：“岭南来。”头曰：“大庾岭头一铺功德成就也未？”师曰：“成就久矣，只欠点眼在。”头曰：“莫要点眼么？”师曰：“便请。”头乃垂下一足。师礼拜，头曰：“汝见个甚么道理便礼拜？”师曰：“据某甲所见，如红炉上一点雪。”

僧参，绕禅床一匝，卓然而立。师曰：“若是石头法席，一点也用不著。”僧又绕禅床一匝。师曰：“却是恁么时，不易道个来处。”僧便出去。师乃唤，僧不顾。师曰：“这汉犹少教诏在。”僧却回曰：“有一人不从人得，不受教诏，不落阶级，师还许么？”师曰：“逢之不逢，逢必有事。”僧乃退身三步，师却绕禅床一匝。僧曰：“不唯宗眼分明，亦乃师承有据。”师乃打三棒。

问僧：“甚处来？”曰：“九华山控石庵。”师曰：“庵主是甚么人？”曰：“马祖下尊宿。”师曰：“名甚么？”曰：“不委他法号。”师曰：“他不委，你不委。”曰：“尊宿眼在甚处？”师曰：“若是庵主亲来，今日也须吃棒。”曰：“赖遇和尚，放过某甲。”师曰：“百年后讨个师僧也难得。”

庞居士到，师升座，众集定。士出曰：“各请自捡好。”却于禅床右立。时有僧问：“不触主人翁，请师答话。”师曰：“识庞公么？”曰：“不识。”士便捉住曰：“苦哉！苦哉！”僧无对。士便拓开。师少间却问：“适来这僧还吃棒否？”士曰：“待伊甘始得。”师曰：“居士只见锥头利，不见凿头方。”士曰：“恁么说话，某甲即得；外人闻之，要且不好。”师曰：“不好个甚么？”士曰：“阿师只见锥头尖，不见凿头利。”

李行婆来，师乃问：“忆得在绛州时事么？”婆曰：“非师不委。”师曰：“多虚少实在。”婆曰：“有甚讳处？”师曰：“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婆曰：“某甲终不见尊宿过。”师曰：“老僧过在甚么处？”婆曰：“和尚无过，婆岂有过？”师曰：“无过底人作么生？”婆乃竖拳曰：“与么，总成颠倒。”师曰：“实无讳处。”

师见僧，乃擒住曰：“师子儿，野干属！”僧以手作拨眉势，师曰：“虽然如此，犹欠哮吼在。”僧擒住师曰：“偏爱行此一机。”师与一掴，僧拍手三下。师曰：“若见同风，汝甘与么否？”曰：“终不由别人。”师作拨眉势。僧曰：“犹欠哮吼在。”师曰：“想料不由别人。”

师见僧问讯次，师曰：“步步是汝证明处，汝还知么？”曰：“某甲不知。”师曰：“汝若知，我堪作甚么？”僧礼拜。师曰：“我不堪，汝却好！”

石室善道禅师

师作沙弥时，长髭遣令受戒，谓之曰：“汝回日须到石头和尚处礼拜。”师受戒后，乃参石头。一日随头游山次，头曰：“汝与我斫却面前树子，免碍我。”师曰：“将刀来。”头乃抽刀倒与，师曰：“何不过那头来？”头曰：“你用那头作甚么？”师即大悟，便归长髭。髭问：“汝到石头否？”师曰：“到即到，只是不通号。”髭曰：“从谁受戒？”师曰：“不依他。”髭曰：“在彼即恁么，来我这里作么生？”师曰：“不违背。”髭曰：“太忉忉生！”师曰：“舌头未曾点著在。”髭喝曰：“沙弥出去！”师便出。髭曰：“争得不遇于人。”

师寻值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见僧，便竖起杖子曰：“三世诸佛，尽由这个。”对者少得冥契。长沙闻，乃曰：“我若见即令放下拄杖，别通个消息。”三圣将此语只对，被师认破是长沙语。

杏山闻三圣失机，乃亲到石室。师见杏山，僧众相随，潜入碓坊碓米。杏曰：“行者接待不易，贫道难消。”师曰：“开心碗子盛将来，无盖盘子合取去。说甚么难消。”杏便休。

仰山问：“佛之与道，相去几何？”师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毕竟如何的当，可信可依？”师以手拨空三下曰：“无恁么事，无恁么事。”曰：“还假看教否？”师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与他作对，即是心境两法，能所双行，便有种种见解，亦是狂慧，未足为道。若不与他作对，一事也无。所以祖师道‘本来无一物。’汝不见小儿出胎时，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当恁么时，亦不知有佛性义、无佛性义。及至长大，便学种种知解出来，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总是客尘烦恼。十六行中，婴儿行为最哆哆和和时，喻学道之人离分别取舍心，故赞叹婴儿，可况喻取之。若谓婴儿是道，今时人错会。”

师一夕与仰山玩月，山问：“这个月尖时，圆相甚么处去？圆时，尖相又甚么处去？”师曰：“尖时圆相隐，圆时尖相在。”仰山辞，师送出门。乃召曰：“阇黎！”山应诺。师曰：“莫一向去，却回这边来。”

僧问：“曾到五台否？”师曰：“曾到。”曰：“还见文殊么？”师曰：“见。”曰：“文殊向行者道甚么？”师曰：“文殊道，你生身父母在深草里。”

香岩智闲禅师

师参沩山。山问：“我闻汝在百丈先师处，[问一答十](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9&P=&403360.htm" \l "0_0)，问十答百。此是汝聪明灵利意解识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时，试道一句看。”师被一问，直得茫然，归寮将平日看过底文字从头要寻一句酬对，竟不能得，乃自叹曰：“画饼不可充饥。”屡乞沩山说破。山曰：“我若说似汝，汝以后骂我去。我说底是我底，终不干汝事。”师遂将平昔所看文字烧却。曰：“此生不学佛法也，且作个长行粥饭僧，免役心神。”乃泣辞沩山，直过南阳，睹忠国师遗迹，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砾，击竹作声，忽然省悟。遽归沐浴焚香，遥礼沩山。赞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当时若为我说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颂曰：“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咸言上上机。”沩山闻得，谓仰山曰：“此子彻也。”仰曰：“此是心机意识，著述得成，待某甲亲自勘过。”仰后见师，曰：“和尚赞叹师弟发明大事，你试说看。”师举前颂。仰曰：“此是夙习记持而成，若有正悟，别更说看。”师又成颂曰：“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犹有卓锥之地，今年贫，锥也无。”仰曰：“如来禅许师弟会，祖师禅未梦见在。”师复有颂曰：“我有一机，瞬目视伊，若人不会，别唤沙弥。”仰乃报沩山曰：“且喜闲师弟会祖师禅也。”

师上堂：“道由悟达，不在语言，况是密密堂堂曾无间隔，不劳心意，暂借回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

上堂：“若论此事，如人上树，口衔树枝，脚不踏枝，手不攀枝，树下忽有人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不对他，又违他所问；若对他，又丧身失命。当恁么时，作么生即得？”时有虎头招上座出众云：“树上即不问，未上树时请和尚道。”师乃呵呵大笑。

龙牙山居遁禅师

师因参翠微，乃问：“学人自到和尚法席一个余月，不蒙一法示诲，意在于何？”微曰：“嫌甚么？”师又问洞山，山曰：“争怪得老僧？”

师又问翠微：“如何是祖师意？”微曰：“与我将禅板来。”师遂过禅板，微接得便打。师曰：“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意。”又问临济：“如何是祖师意？”济曰：“与我将蒲团来。”师乃过蒲团，济接得便打。师曰：“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意。”后有僧问：“和尚行脚时，问二尊宿祖师意，未审二尊宿明也未？”师曰：“明即明也，要且无祖师意。”

师复举德山头落底语，因自省过，遂止洞山，随众参请。一日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师始悟厥旨，服勤八稔。

上堂：“夫参玄人，须透过祖佛始得。新丰和尚道，祖佛言教似生冤家，始有参学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谩去。”僧问：“祖佛还有谩人之心也无？”师曰：“汝道江湖还有碍人之心也无？”乃曰：“江湖虽无碍人之心，为时人过不得，江湖成碍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碍人。祖佛虽无谩人之心，为时人透不得，祖佛成谩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谩人。若透得祖佛过，此人过却祖佛。若也如是，始体得佛祖意，方与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学佛学祖，则万劫无有出期。”僧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谩去？”师曰：“道者直须自悟去始得。”

问：“十二时中如何著力？”师曰：“如无手人欲行拳始得。”问：“终日区区，如何顿息？”师曰：“如孝子丧却父母始得。”

问：“古人得个甚么，便休去。”师曰：“如贼入空室。”

问：“维摩堂擎世界，未审维摩向甚么处立？”师曰：“道者汝道，维摩掌擎世界。”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待石乌龟解语，即向汝道。”曰：“石乌龟语也。”师曰：“向汝道甚么？”

问：“如何是道？”师曰：“无异人心是。”乃曰：“若人体得道无异人心，始是道人。若是言说，则没交涉。道者，汝知行底道人否？十二时中，除却著衣吃饭，无丝发异于人心，无诳人心，此个始是道人。若道我得我会，则没交涉，大不容易。”

问：“无边身菩萨，为甚么不见如来顶相？”师曰：“汝道如来还有顶相么？”

问：“大庾岭头提不起时如何？”师曰：“六祖为甚么将得去？”

问：“二鼠侵藤时如何？”师曰：“须有隐身处始得。”曰：“如何是隐身处？”师曰：“还见侬家么？”

问：“知有底人，为甚么却有生死？”师曰：“恰似道者未悟时。”

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此一问最苦。”

问：“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师曰：“祖师在后来。”

问：“如何是无事沙门？”师曰：“若是沙门，不得无事。”曰：“为甚么不得无事？”师曰：“觅一个也难得。”

问：“蟾蜍无反照之功，玉兔无伴月之意时如何？”师曰：“道者，尧舜之君犹有化在。”

问：“如何得此身安去？”师曰：“不被别身谩始得。”

报慈屿赞师真曰：“日出连山，月圆当户。不是无身，不欲全露。”师一日在帐中坐，僧问：“不是无身，不欲全露，请师全露。”师拨开帐子曰：“还见么？”曰：“不见。”师曰：“不将眼来？”

师将顺寂，有大星陨于方丈前。

太原孚上座

师初在扬州光孝寺讲《涅槃经》。有禅者阻雪，因往听讲。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广谈法身妙理，禅者失笑。师讲罢，请禅者吃茶。白曰：“某甲素志狭劣，依文解义，适蒙见笑，且望见教。”禅者曰：“实笑座主不识法身。”师曰：“如此解说，何处不是？”曰：“请座主更说一遍。”师曰：“法身之理，犹若太虚，竖穷三际，横亘十方，弥纶八极，包括二仪，随缘赴感，靡不周遍。”曰：“不道座主说不是，只是说得法身量边事，实未识法身在。”师曰：“既然如是，禅德当为我说。”曰：“座主还信否？”师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辍讲旬日，于室内端然静虑，收心摄念，善恶诸缘，一时放却。”师一依所教，从初夜至五更，闻鼓角声，忽然契悟。便去扣门，禅者曰：“阿谁？”师曰：“某甲。”禅者咄曰：“教汝传持大教，代佛说法，夜来为甚么醉酒卧街？”师曰：“禅德自来讲经，将生身父母鼻孔扭掜，从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禅者曰：“且去，来日相见。”师遂罢讲，遍历诸方，名闻宇内。

尝游浙中登径山法会。一日于大佛殿前，有僧问：“上座曾到五台否？”师曰：“曾到。”曰：“还见文殊么？”师曰：“见。”曰：“甚么处见？”师曰：“径山佛殿前见。”其僧后适闽川，举似雪峰，峰曰：“何不教伊入岭来。”师闻，乃趣装而迈。初至雪峰廨院憩锡，因分柑子与僧。长庆问：“甚么处将来？”师曰：“岭外将来。”曰：“远涉不易，担负得来。”师曰：“柑子，柑子。”

次日上山，雪峰闻，乃集众。师到法堂上，顾视雪峰，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礼拜曰：“某甲昨日触忤和尚。”峰曰：“知是般事便休。”

峰一日见师，乃指日示之，师摇手而出。峰曰：“汝不肯我那！”师曰：“和尚摇头，某甲摆尾，甚么处是不肯？”峰曰：“到处也须讳却。”

一日，众僧晚参，峰在中庭卧。师曰：“五州管内，只有这老和尚较些子。”峰便起去。峰尝问师：“见说临济有三句，是否？”师曰：“是。”曰：“作么生是第一句？”师举目视之。峰曰：“此犹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师叉手而退。自此雪峰深器之。室中印解，师资道契，更不他游，而掌浴焉。

一日，玄沙上，问讯雪峰，峰曰：“此间有个老鼠子，今在浴室里。”沙曰：“待与和尚勘过。”言讫到浴室，遇师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师曰：“已相见了。”沙曰：“甚么劫中曾相见？”师曰：“瞌睡作么？”沙却入方丈，白雪峰曰：“已勘破了。”峰曰：“作么生勘伊？”沙举前话，峰曰：“汝著贼也。”

鼓山问师：“父母未生时，鼻孔在甚么处？”师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么处？”师不肯。山却问：“作么生？”师曰：“将手中扇子来！”山与扇子，再徵前话，师摇扇不对。山罔测，乃敲师一拳。

鼓山赴大王请，雪峰门送，回至法堂。乃曰：“一只圣箭直射九重城里去也。”师曰：“是伊未在。”峰曰：“渠是彻底人。”师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过。”遂趁至中路，便问：“师兄向甚么处去？”山曰：“九重城里去。”师曰：“忽遇三军围绕时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师曰：“恁么则离宫失殿去也。”山曰：“何处不称尊！”师拂袖便回。峰问：“如何？”师曰：“好只圣箭，中路折却了也。”遂举前话。峰乃曰：“奴渠语在。”师曰：“这老冻脓犹有乡情在。”

师在库前立，有僧问：“如何是触目菩提？”师踢狗子，作声走。僧无对。师曰：“小狗子不消一踢。”

保福签瓜次，师至，福曰：“道得与汝瓜吃。”师曰：“把将来。”福度与一片，师接得便去。

师不出世，诸方目为太原孚上座。后归维扬，陈尚书留在宅供养。一日谓尚书曰：“来日讲一遍大涅槃经，报答尚书。”书致斋茶毕，师遂升座。良久，挥尺一下曰：“如是我闻。”乃召尚书，书应诺。师曰：“一时佛在。”便乃脱去。

洛浦山元安禅师

师凤翔麟游人也。丱年出家，具戒通经论。问道临济，后为侍者。济尝对众美之曰：“临济门下一只箭，谁敢当锋？”师蒙印可，自谓已足。一日侍立次，有座主参济，济问：“有一人于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于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别？”主曰：“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别。”师曰：“这里是甚么所在，说同说别？”济顾师曰：“汝又作么生？”师便喝。济送座主回，问师：“汝岂不是适来喝老僧者？”师曰：“是。”济便打。师后辞济，济问：“甚么处去？”师曰：“南方去。”济以拄杖画一画，曰：“过得这个便去。”师乃喝，济便打，师作礼而去。

济明日升堂曰：“临济门下有个赤梢鲤鱼，摇头摆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谁虀家瓮里淹杀。”

师游历罢，直往夹山卓庵，经年不访夹山。山乃修书，令僧驰往。师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无对。师便打，曰：“归去举似和尚。”僧回举似，山曰：“这僧若开书，三日内必来。若不开书，斯人救不得也。”师果三日后至，见夹山不礼拜，乃当面叉手而立。山曰：“鸡栖凤巢，非其同类。出去！”师曰：“自远趋风，请师一接。”山曰：“目前无阇黎，此间无老僧。”师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云月是同，溪山各异。截断天下人舌头即不无，阇黎，争教无舌人解语？”师思，山便打，因兹服膺。

一日问山：“佛魔不到处如何体会？”山曰：“烛明千里像，暗室老僧迷。”又问：“朝阳已升，夜月不现时如何？”山曰：“龙衔海珠，游鱼不顾。”山将示灭，垂语曰：“石头一枝，看看师灭矣。”师曰：“不然。”山曰：“何也？”师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如是，即吾宗不坠矣。”

暨夹山顺世，师抵于涔阳，遇故人因话武陵事。问曰：“倏忽数年，何处逃难？”师曰：“只在阛阓中。”曰：“何不向无人处去？”师曰：“无人处有何难？”曰：“阛阓中如何逃避。”师曰：“虽在阛阓中，要且人不识。”故人罔测。

又问：“佛佛相应，祖祖相传，彼此不垂曲时如何？”师曰：“野老门前，不话朝堂之事。”曰：“合谭何事？”师曰：“未逢别者，终不开拳。”曰：“有人不从朝堂来，相逢还话会否？”师曰：“量外之机，徒劳目击。”

师寻之澧阳洛浦山卜筑宴处，后迁止朗州苏溪。四方玄侣，憧憧奔凑。

上堂：“末后一句，始到牢关，锁断要津，不通凡圣。寻常向诸人道，任从天下乐欣欣，我独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将佛祖言教贴在额头上，如龟负图，自取丧身之兆。凤萦金网，趍霄汉以何期。直须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则。是以石人机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应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

问僧：“近离甚处？”曰：“荆南。”师曰：“有一人与么去，还逢么？”曰：“不逢。”师曰：“为甚不逢？”曰：“若逢即头粉碎。”师曰：“阇黎三寸甚密。”云门于江西见其僧，乃问：“还有此语否？”曰：“是。”门曰：“洛浦倒退三千里。”

上堂：“孙膑收铺去也，有卜者出来。”僧曰：“请和尚卜。”师曰：“汝家爷死。”僧无对。

问：“如何是西来意？”师以拂子击禅床曰：“会么？”曰：“不会。”师曰：“天上忽雷惊宇宙，井底虾蟆不举头。”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雪覆狐峰峰不白，雨滋石笋笋须生。”

问：“法身无为，不堕诸数，是否？”师曰：“惜取眉毛好！”曰：“如何免得斯咎？”师曰：“泥龟任你千年，终不解随云鹤。”曰：“直是孙膑，也遭贬剥。”师曰：“不穿鼻孔底牛，有甚御处？”僧便作牛吼。师曰：“这畜生！”僧便喝。师曰：“掩尾露牙，终非好手。”

问：“佛魔不到处，如何辨得？”师曰：“演若头非失，镜中认取乖。”问：“如何是救离生死？”师曰：“执水苟延生，不闻天乐妙。”

问：“四大从何而有？”师曰：“湛水无波，沤因风激。”曰：“沤灭归水时如何？”师曰：“不浑不浊，鱼龙任跃。”

问：“如何离得生死去？”师曰：“一念忘机，大虚无玷。”

问：“如何是道？”师曰：“存机犹滞迹，去杌却通途。”

问：“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师曰：“雨滋三草秀，片玉本来辉。”问：“一毫吞尽巨海，于中更复何言？”师曰：“家有白泽之图，必无如是妖怪。”

问：“凝然时如何？”师曰：“时雷应节，震岳惊蛰。”曰：“千般运动，不异个凝然时如何？”师曰：“灵鹤翥空外，钝鸟不离巢。”曰：“如何？”师曰：“白首拜少年，举世人难信。”

问：“诸圣恁么来，将何供养？”师曰：“土宿虽持锡，不是婆罗门。”问：“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师曰：“日月并轮辉，谁家别有路。”曰：“恁么则显晦殊途，事非一概。”师曰：“但自不亡羊，何须泣岐路。”问：“学人拟归时如何？”师曰：“家破人亡，子归何处？”曰：“恁么则不归去也。”师曰：“庭前残雪日轮消，室内游尘遣谁扫？”

乃有偈曰：“决志归乡去，乘船渡五湖。举篙星月隐，停棹日轮孤。解缆离邪岸，张帆出正途。到来家荡尽，免作屋中愚。”问：“动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问，如何是法王？”师举拂子。僧曰：“此犹是法王苗。”师曰：“龙不出洞，谁人奈何！”侍者谓师曰：“肇法师制得四轮，甚奇怪。”师曰：“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见祖师。”者无对。

问：“如何是生机一路？”师曰：“敲空有响，击木无声。”

师两山开法，语播诸方。光化元年八月，诫主事曰：“出家之法，长物不留。播种之时，切宜减省。缔构之务，悉从废停。流光迅速，大道玄深。苟或因循，曷由体悟？”

虽激励恳切，众以为常，略不相儆。至冬示微疾，亦不倦参请。十二月一日告众曰：“吾非明即后也。今有一事问汝等：若道这个是，即头上安头；若道不是，即斩头求活。”第一座对曰：“青山不举足，日下不挑灯。”师曰：“是甚么时节，作这个语话？”时有彦从上座对曰：“离此二途，请和尚不问。”师曰：“未在更道。”曰：“彦从道不尽。”师曰：“我不管汝尽不尽。”曰：“彦从无侍者只对和尚。”师便休。

至夜令侍者唤从问曰：“阇黎今日只对，甚有道理。汝合体得先师意。先师道，目前无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哪句是宾，哪句是主？若择得出，分付钵袋子。”曰：“彦从不会。”师曰：“汝合会。”曰：“彦从实不会。”师喝出，乃曰：“苦！苦！”

师嗣夹山，在澧州。讳元安。自少歧阳怀恩寺从兄佑律师受业。至于论经，无不该通。先礼翠微，次谒临济，各有所进。后闻夹山直造澧阳。才展座具，时夹山问：“这里无残饭，不用展炊巾。”对曰：“非但无，有亦无著处。”夹山曰：“只今泥？”对曰：“非今。” 文山云：“什么处得这个来？”对曰：“无这个。”夹山云：“这个犹被老僧坐却底。”云：“学人亦不见有和尚。”夹山云：“与么则室内无老僧。”对曰：“画影亦不得。”夹山赞曰：“道者知音指其掌，钟期能听伯牙琴。”

师问：“久响宗风，请师一言。”夹山云：“目前无法。”师云：“莫错？”夹山云：“缦缦阇梨，山溪各异。任你截断天下人舌头，争奈无舌人解语何？阇梨只知有杀人之刀，且无活人之剑。老僧这里亦有杀人之刀，亦有活人之剑。”师进问： “如何是和尚活人之剑？”夹山曰：“青山不挂剑，挂剑勿人知。”师又问：“佛魔不到处，犹未是学人本分事。如何是学人本分事？”夹山云：“烛明千里像，暗室老僧迷。”师又问：“朝阳已升，夜月未现时如何？”夹山曰：“龙含海珠，游鱼不顾。”师闻此语，莫知所从，便止夹山。抠衣数载，不惮劳苦，日究精微。至夹山化缘毕，初开落浦，后住苏溪矣。

师有时上堂云：“夫学道先须辨得自己宗旨，方可临机免失。只如锋芒未兆已前，都无是个非个。瞥尔暂起见闻，便有张三李四，胡来汉去，四姓杂居，各亲其亲，相参是非互起，致使玄关固闭，识锁难开，疑网笼牢，智刀方剪。若不当扬晓示，迷子何以知归？欲得大用现前，但可顿亡诸见。见量苦尽，昏雾不生，智照洞然，更无物与非物。今时学人触目有滞，盖为依他数量作解，被他数量该括得定，分寸不能移易。所以见不逾色，听不越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亦然。假饶并当得门头净洁，自己未得通明，还同不了。若也单明自己，未明目前，此人只具一双眼，所以是非忻厌贯系，不得脱折自由，谓之深可伤愍矣。”

师有神剑歌：

异哉神剑实标奇，自古求人得者稀。

在匣谓言无照耀，用来方觉转光辉。

破犹预，除狐疑，壮心胆兮定神姿。

六贼既因斯剪拂，八方尘劳尽乃挥。

斩邪徒，务妒孽，生死荣枯齐了决。

三尺灵蛇覆碧潭，一片晴光莹寒月。

愚人志剑克舟求，奔驰浊浪徒悠悠。

抛弃澄源逐浑沠，岂知神剑不随流。

他人剑兮带血腥。我之剑兮含灵鸣。

他人有剑伤物命，我之有剑救生灵。

君子得时离彼此，小人得处自轻生。

他家不用我家剑，世上高低早晚平。

须知神剑功难纪，慑魔威兮定生死。

未得之者易成难，得剑之人难却易。

展则周遍法界中，收乃还归一尘里。

若将此剑镇乾坤，四塞终无阵云起。

问：“如何是无惭无愧底人？”师曰：“不出家，不持戒。”进曰：“不出家、不持戒来多少时也？” 师曰：“劈破虚空看辨取。”进曰：“即今如何？”师曰：“不向你杜排行。” 进曰：“与么即该括不得也。”师曰：“未积你与么道在。”

问：“如何是大人相？”师曰：“坐端十方不点头。”问：“廓落世界，为什么不辨目前法？” 师曰：“曙色未分人思觉，及乎天晓不当明。”云：“还留及也无？”师曰：“莫言及不及，但与我道。”云：“辩师宗不得。”师曰：“不辩即亲。”

问：“凡圣不到处即不问，不尽凡圣处如何？”师曰：“师宗窟中无异兽，象王行处勿狐踪。”

当日初夜后，师教侍者唤从上座，上座便上来侍立。师问：“从上座年多少？”对云：“二十八。”师云：“太嫩在！甚须保持。生缘什么处？” 对云：“信州人。”师云：“今日事被阇梨道破，称得老僧意。我这里数年出世，并无一个。今日庠梨掇送老僧。某甲先师初见船子时，船子问先师只对因缘，改为颂曰：‘目前无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

只如四句中阿那个是主句？”从上座迟拟。师云：“速与！速与！下头橛子冷，不欲得辜负，你莫形迹！”从上座云：“实不会。”师便槌胸哭苍天。从上座一走下，不去僧堂，直至如今更无消息。

庞蕴居士

襄州居士庞蕴者，衡州衡阳县人也。字道玄。世本儒业，少悟尘劳，志求真谛。唐贞元初谒石头，乃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头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后与丹霞为友。一日，石头问曰：“子见老僧以来，日用事作么生？”士曰：“若问日用事，即无开口处。”乃呈偈曰：“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谐。头头非取舍，处处没张乖。朱紫谁为号，北山绝点埃。神通并妙用，运水及般柴。”头然之。曰：“子以缁邪，素邪？”士曰：“愿从所慕。”遂不剃染。后参马祖，问曰：“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祖曰：“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士于言下顿领玄旨。乃留驻，参承二载。

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乐头，共说无生话。”自尔机辩迅捷，诸方向之。

因辞药山，山命十禅客相送至门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有全禅客曰：“落在甚处？”士遂与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么称禅客，阎罗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么生？”士又掌曰：“眼见如盲，口说如哑。”

尝游讲肆，随喜金刚经，至“无我无人”处致问曰：“座主！既无我无人，是谁讲谁听？”主无对。士曰：“某甲虽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只如居士意作么生？”士以偈答曰：“无我复无人，作么有疏亲。劝君休历座，不似直求真。金刚般若性，外绝一纤尘，我闻并信受，总是假名陈。”主闻偈，欣然仰叹。

居士所至之处，老宿多往复问酬，皆随机应响，非格量轨辙之可拘也。

元和中，北游襄汉，随处而居，有女名灵照，常鬻竹漉篱以供朝夕。

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无实亦无虚。有亦不管，无亦不拘。不是贤圣，了事凡夫。易复易，即此五蕴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无相法身岂有二？若舍烦恼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护生须是杀，杀尽始安居。会得个中意，铁船水上浮。”

士坐次，问灵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如何会？”照曰：“老老大大作这个语话！”士曰：“你作么生？”照曰：“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士乃笑。

士因卖漉篱，下桥吃扑，灵照见，亦去爷边倒。士曰：“你作甚么？”照曰：“见爷倒地，某甲相扶。”

士将入灭，谓灵照曰：“视日早晚及午以报。”照遽报：“日已中矣，而有蚀也。”士出户观次，灵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锋捷矣。”于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问疾次，士谓之曰：“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好住，世间皆如影响。”言讫，枕于公膝而化。遗命焚弃江湖，缁白悼。谓禅门庞居士，即毗耶净名矣。有诗偈三百余篇传于世。

石霜庆诸禅师

石霜山庆诸禅师，庐陵新淦陈氏子。依洪井西山绍銮禅师落发，诣洛下学毗尼教，虽知听制，终为渐宗。回抵沩山，为米头。一日筛米次，沩曰：“施主物，莫抛撒。”师曰：“不抛撒。”沩于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抛撒，这个是甚么？”师无对。沩又曰：“莫轻这一粒，百千粒尽从这一粒生。”师曰：“百千粒从这一粒生，未审这一粒从甚么处生？”沩呵呵大笑，归方丈。沩至晚，上堂曰：“大众！米里有虫，诸人好看。”

后参道吾，问：“如何是触目菩提？”吾唤沙弥，弥应诺。吾曰：“添净瓶水著。”良久却问师：“汝适来问甚么？”师拟举，吾便起去。师于此有省。吾将顺世，垂语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为患，谁能为我除之？”师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贤哉！贤哉！”师后避世，混俗于长沙浏阳陶家坊。

朝游夕处，人莫能识。后因僧自洞山来，师问：“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东去西去，直须向万里无寸草处去。’良久曰：‘只如万里无寸草处作么生去？’”师曰：“有人下语否？”曰：“无。”师曰：“何不道：‘出门便是草’？”僧回，举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语。”因兹囊锥始露，果熟香飘，众命住持。

上堂：“汝等诸人自有本分事，不用驰求，无你是非处，无你咬嚼处。一代时教，整理时人脚手。凡有其由，皆落今时，直至法身非身，此是教家极则。我辈沙门全无肯路，若分则差，不分则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说见闻。”

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空中一片石。”僧礼拜。师曰：“会么？”曰：“不会。”师曰：“赖汝不会，若会即打破汝头。”问：“如何是和尚本分事？”师曰：“石头还汗出么？”问：“到这里，为甚么却道不得？”师曰：“脚底著口。”问：“真身还出世也无？”师曰：“不出世。”曰：“争奈真身何！”师曰：“琉璃瓶子口。”问：“如何是和尚深深处？”师曰：“无须锁子两头摇。”

师在方丈内，僧在窗外问：“咫尺之间为甚么不睹师颜？”师曰：“遍界不曾藏。”僧举问雪峰：“遍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曰：“甚么处不是石霜。”师闻曰：“这老汉著甚么死急！”峰闻曰：“老僧罪过。”

裴相公来，师拈起裴笏问：“在天子手中为圭，在官人手中为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唤作甚么？”裴无对，师乃留下笏。示众初机：“未觏大事，先须识取头，其尾自至。”疏山仁参，问：“如何是头？”师曰：“直须知有。”曰：“如何是尾？”师曰：“尽却今时。”曰：“有头无尾时如何？”师曰：“吐得黄金堪作甚么？”曰：“有尾无头时如何？”师曰：“犹有依倚在。”曰：“直得头尾相称时如何？”师曰：“渠不作个解，会亦未许渠在。”

僧辞，师问：“船去陆去？”曰：“遇船即船，遇陆即陆。”师曰：“我道半途稍难。”僧无对。

僧问：“三千里外，远闻石霜有个不顾。”师曰：“是。”曰：“只如万象历然，是顾不顾？”师曰：“我道不惊众。”曰：“不惊众是与万象合，如何是不顾？”师曰：“遍界不曾藏。”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乃咬齿示之。僧不会，后问九峰曰：“先师咬齿，意旨如何？”峰曰：“我宁可截舌，不犯国讳。”又问云盖，盖曰：“我与先师有甚么冤仇？”

问僧：“近离甚处？”曰：“审道。”师于面前画一画曰：“汝刺脚与么来，还审得这个么？”曰：“审不得。”师曰：“汝衲衣与么厚，为甚却审这个不得？”曰：“某甲衲衣虽厚，争奈审这个不得。”师曰：“与么，则七佛出世也救你不得。”曰：“说甚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师曰：“太懵懂生！”曰：“争奈！”师曰：“参堂去。”僧曰：“喏！喏！”

问：“童子不坐白云床时如何？”师曰：“不打水，鱼自惊。”

洞山问：“向前一个童子甚了事，如今向甚处去也？”师曰：“火焰上泊不得，却归清凉世界去也。”

问：“佛性如虚空，是否？”师曰：“卧时即有，坐时即无。”

问：“忘收一足时如何？”师曰：“不共汝同盘。”

问：“风生浪起时如何？”师曰：“湖南城里太煞闹，有人不肯过江西。”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落花随水去。”曰：“意旨如何？”师曰：“修竹引风来。”

师居石霜山二十年间，学众有长坐不卧，屹若株杌，天下谓之枯木众也。唐僖宗闻师道誉，赐紫衣，师牢辞不受。

古灵神赞禅师

本州大中寺受业，后行脚遇百丈开悟，却回受业。本师问曰：“汝离吾在外，得何事业？”曰：“并无事业。”遂遣执役。

一日，因澡身命师去垢，师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圣。”本师回首视之，师曰：“佛虽不圣，且能放光。”

本师又一日在窗下看经，蜂子投窗纸求出。师睹之曰：“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遂有偈曰：“空门不肯出，投窗也大痴。百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时？”本师置经，问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后见汝发言异常。”师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个歇处。今欲报慈德耳。”

本师于是告众致斋，请师说法。师乃登座，举唱百丈门风曰：“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本师于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闻极则事。”

师后住古灵，聚徒数载。临迁化，剃浴声钟告众曰：“汝等诸人，还识无声三昧否？”众曰：“不识。”师曰：“汝等静听，莫别思惟。”众皆侧聆。师俨然顺寂，塔存本山。

大慈山寰中禅师

蒲阪卢氏子，顶骨圆耸，其声如钟。少丁母忧，庐于墓所。服阕思报罔极，乃于并州童子寺出家，嵩岳登戒，习诸律学。后参百丈，受心印。辞往南岳常乐寺，结茅于山顶。

一日，南泉至。问：“如何是庵中主？”师曰：“苍天！苍天！”泉曰：“苍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师曰：“会即便会，莫忉忉。”泉拂袖而去。

后住大慈，上堂：“山僧不解答话，只能识病。”时有僧出，师便归方丈。赵州问：“般若以何为体？”师曰：“般若以何为体？”州大笑而出。明日，州扫地次，师曰：“般若以何为体？”州置帚，拊掌大笑，师便归方丈。

僧辞，师问：“甚么处去？”曰：“江西去。”师曰：“我劳汝一段事得否？”曰：“和尚有甚么事？”师曰：“将取老僧去得么？”曰：“更有过于和尚者，亦不能将去。”师便休。僧后举似洞山，山曰：“阇黎争合恁么道。”曰：“和尚作么生？”山曰：“得。”山又问其僧：“大慈别有甚么言句？”曰：“有时示众曰：“说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说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山曰：“我不恁么道。”曰：“和尚作么生？”山曰：“说取行不得底，行取说不得底。”

后属武宗废教，师短褐隐居。大中岁重剃染，大扬宗旨。咸通三年不疾而逝。

无著文喜禅师

师往五台山华严寺，至金刚窟礼谒，遇一老翁牵牛而行，邀师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应声出迎。翁纵牛，引师升堂，堂宇皆耀金色，翁踞床指绣墩命坐。翁曰：“近自何来？”师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师曰：“[末法](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9&P=&359440.htm" \l "0_0)[比丘](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9&P=&359440.htm" \l "0_0)，少奉戒律。”翁曰：“多少众？”师曰：“或三百，或五百。”师却问：“此间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龙蛇混杂，凡圣同居。”师曰：“多少众？”翁曰：“前三三，后三三。”翁呼童子致茶，并进酥酪。师纳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瓈盏，问曰：“南方还有这个否？”师曰：“无。”翁曰：“寻常将甚么吃茶？”师无对。师睹日色稍晚，遂问翁：“拟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执心在，不得宿。”师曰：“某甲无执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师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无执心，何用受戒？”师辞退，翁令童子相送。

师问童子：“前三三，后三三，是多少？”童召：“大德。”师应诺。童曰：“是多少？”师复问曰：“此为何处？”童曰：“此金刚窟般若寺也。”师凄然，悟彼翁者即文殊也，不可再见。即稽首童子，愿乞一言为别。童说偈曰：“面上无嗔供养具，口里无嗔吐妙香，心里无嗔是珍宝，无垢无染是真常。”言讫，均提与寺俱隐，但见五色云中，文殊乘金毛师子往来，忽有白云自东方来，覆之不见。

师咸通三年至洪州观音参仰山，顿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尝现于粥镬上，师以搅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说偈曰：“苦瓠连根苦，甜瓜彻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

一日，有异僧来求斋食，师减己分馈之，仰山预知，问曰：“适来果位人至，汝给食否？”师曰：“辍己回施。”仰曰：“汝大利益。”

后旋浙住龙泉寺。僧问：“如何是涅槃相？”师曰：“香烟尽处验。”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唤院主来，这师僧患颠。”

问：“如何是自己？”师默然，僧罔措。再问，师曰：“青天蒙昧，不向月边飞。”钱王奏赐紫衣，署无着禅师。将顺寂，于子夜告众曰：“三界心尽，即是涅槃。”言讫，跏趺而终。

长庆慧棱禅师

师禀性淳澹，年十三于苏州通玄寺出家登戒，历参禅苑。后参灵云，问：“如何是佛法大意？”云曰：“驴事未去，马事到来。”师不契。参雪峰举前话。峰曰：“汝岂不是苏州人？”师曰：“某甲岂不知是苏州人。”峰见玄沙，举此。沙曰：“恐他因缘不在和尚处，教伊下来，某向他说。”师到玄沙处举前话。沙曰：“你是稜道者，作么生不会？”师曰：“不知灵云与么道，意作么生？”沙曰：“只是稜道者不可外觅。”师曰：“和尚作么生与么说？某名不可不识，乞和尚说道理。”沙曰：“你是两浙人，我是福州人，作么生不会？”师曰：“实不会，乞和尚说破。”沙曰：“我岂不是向你说也。”师曰：“某甲特地来，乞和尚为说，莫与么相弄。”沙曰：“你闻鼓声也无？”师曰：“某不可不识鼓声也。”沙曰：“若闻鼓声只是你。”师曰：“不会。”沙曰：“且吃粥去了便来。”师吃粥了，便上曰：“乞和尚说破。”沙曰：“不是吃粥了也？”师曰：“乞和尚说破，莫相弄某甲，且辞归去。”沙曰：“你来时从哪里路来？”师曰：“大目路来。”沙曰：“你去也从大目路去，作么生说相弄？”如是往来雪峰玄沙二十年，坐破七个蒲团，不明此事。一日卷帘，忽然大悟，乃有颂曰：“也大差！也大差！卷起帘来见天下，有人问我是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峰举谓沙曰：“此子彻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识著述，更须勘过始得。”至晚众僧上来问讯，峰谓师曰：“备头陀未肯汝在，汝实有正悟，对众举来。”师又颂曰：“万象之中独露身，惟人自肯乃方亲，昔时谬向途中觅，今日看来火里冰。”峰乃顾沙曰：“不可更是意识著述。”

师问峰曰：“从上诸圣传受一路，请师垂示。”峰良久，师设礼而退。峰乃微笑。师入方丈参，峰曰：“是甚么？”师曰：“今日天晴好普请。”自此酬问，未尝爽于玄旨。

师在西院，问诜上座曰：“这里有象骨山，汝曾到么？”曰：“不曾到。”师曰：“为甚么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在。”师曰：“作么生是上座本分事？”诜乃提起衲衣角。师曰：“为当只这个，别更有？”曰：“上座见个甚么？”师曰：“何得龙头蛇尾？”

保福辞归雪峰，谓师曰：“山头和尚或问上座信，作么生只对？”师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许。”曰：“信道甚么？”师曰：“教我分付阿谁？”曰：“从展虽有此语，未必有恁么事。”师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阇黎。”

师与保福游山，福问：“古人道妙峰山顶，莫只这个便是也无？”师曰：“是即是，可惜许。”

师来往雪峰二十九载，天佑三年泉州刺史王廷彬请住招庆。开堂日，公朝服趋隅曰：“请师说法。”师曰：“还闻么？”公设拜，师曰：“虽然如此，恐有人不肯。”僧问：“如何是正法眼？”师曰：“有愿不撒沙。”

一日，王太傅入院，见方丈门闭，问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大师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大师不在否？”

闽帅请居长庆，号超觉大师。上堂，良久曰：“还有人相悉么？若不相悉，欺谩兄弟去也。只今有甚么事？莫有窒塞也无？复是谁家屋里事？不肯担荷，更待何时？若是利根，参学不到这里，还会么？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里满也，假饶收拾得底，还当得行脚事么？”僧问：“行脚事如何学？”师曰：“但知就人索取。”曰：“如何是独脱一路？”师曰：“何烦更问？”问：“名言妙义，教有所诠，不涉三科，请师直道。”师曰：“珍重。”师乃曰：“明明歌咏汝尚不会，忽被暗里来底事，汝作么生？”僧问：“如何是暗来底事？”师曰：“吃茶去。”

问：“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师曰：“当不当。”问：“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师乃展两手，僧不进语。师曰：“汝更问，我与汝道。”僧再问，师露膊而坐。僧礼拜。师曰：“汝作么生会？”曰：“今日风起。”师曰：“恁么道未定人见解，汝于古今中有甚么节要齐得长庆？若举得，许汝作话主。”其僧但立而已。师却问：“汝是甚处人？”曰：“向北人。”师曰：“南北三千里外，学妄语作么？”僧无对。

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较些子。”便下座。僧问：“众手淘金，谁是得者？”师曰：“有伎俩者得。”曰：“学人还得也无？”师曰：“大远在！”

上堂：“撞著道伴交肩过，一生参学事毕。”上堂：“净洁打叠了也，却近前问我觅，我劈脊与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须生惭愧。无一棒到你，你又向甚么处会？”问：“羚羊挂角时如何？”师曰：“草里汉。”曰：“挂角后如何？”师曰：“乱叫唤。”曰：“毕竟如何？”师曰：“驴事未去，马事到来。”

问：“如何是合圣之言？”师曰：“大小长庆被汝一问，口似匾担。”曰：“何故如此？”师曰：“适来问甚么？”

上堂：“我若纯举唱宗乘，须闭却法堂门。所以道，尽法无民。”僧问：“不怕无民，请师尽法。”师曰：“还委落处么？”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香严道底，一时坐却。”上堂：“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曰：“似今日，老胡绝望。”

安国和尚得师号，师去作贺。国出接。师曰：“师号来邪？”曰：“来也。”师曰：“是甚么号？”曰：“明真。”师乃展手，国曰：“甚么处去来？”师曰：“几不问过。”

问僧：“甚处来？”曰：“鼓山来。”师曰：“鼓山有不跨石门底句，有人借问，汝作么生道？”曰：“昨夜报慈宿。”师曰：“劈脊棒汝，又作么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虚受人天供养。”师曰：“几合放过！”

问：“古人有言，相逢不拈出，举意便知有时如何？”师曰：“知有也未？”师入僧堂，举起疏头曰：“见即不见，还见么？”众无对。

师到罗山，见制龛子，以杖敲龛曰：“太煞预备。”山曰：“拙布置。”师曰：“还肯入也无？”山乃“吽！吽！”

上堂，大众集定，师乃拽出一僧曰：“大众礼拜此僧。”又曰：“此僧有甚么长处，便教大众礼拜？”众无对。

僧问：“如何是文彩未生时事？”师曰：“汝先举，我后举。”其僧但立而已。师曰：“汝作么生举？”曰：“某甲截舌有分。”

保福迁化，僧问：“保福抛却壳漏子，向甚么处去也？”师曰：“且道保福在哪个壳漏子里？”

闽帅夫人崔氏，遣使送衣物至。曰：“练师令就大师请回信。”师曰：“传语练师：领取回信。”须臾，使却来师前唱喏便回。师明日入府，练师曰：“昨日谢大师回信。”师曰：“却请昨日回信看。”练师展两手。帅问师曰：“练师适来呈信，还惬大师意否？”师曰：“犹较些子。”曰：“未审大师意旨如何？”师良久。帅曰：“不可思议。大师佛法深远。”后唐长兴三年归寂，王氏建塔。

保福院从展禅师

一

师年十五，礼雪峰为受业师，游吴楚间，后归执侍。峰一日忽召曰：“还会么？”师欲近前，峰以杖拄之，师当下知归。尝以古今方便询于长庆。一日庆谓师曰：“宁说阿罗汉有三毒，不可说如来有二种语。不道如来无语，只是无二种语。”师曰：“作么生是如来语？”庆曰：“聋人争得闻！”师曰：“情知和尚向第二头道。”庆曰：“汝又作么生？”师曰：“吃茶去。”

因举盘山道：“光境俱亡，复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亡，复是何物？”师曰：“据此二尊宿商量，犹未得剿绝。”乃问长庆：“如今作么生道得剿绝？”庆良久。师曰：“情知和尚向鬼窟里作话计。”庆却问：“作么生？”师曰：“两手扶犁水过膝。”长庆问：“见色便见心，还见船子么？”师曰：“见。”曰：“船子且置，作么生是心？”师却指船子。

雪峰上堂曰：“诸上座，望州亭与汝相见了也，乌石岭与汝相见了也，僧堂前与汝相见了也。”师举问鹅湖：“僧堂前相见即且置，只如望州亭、乌石岭甚么处相见？”鹅湖骤步归方丈，师低头入僧堂。

梁贞明四年，漳州刺史王公创保福禅苑，迎请居之。开堂日，王公礼跪三请，躬自扶掖升座。师乃曰：“须起个笑端作么？然虽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诸仁者还识么？若识得，便与古佛齐肩。”时有僧出，方礼拜，师曰：“晴干不肯去，直待雨淋头。”问：“郡守崇建精舍，大阐真风，便请和尚举扬宗教。”师曰：“还会么？”曰：“恁么则群生有赖也。”师曰：“莫涂污人好！”又僧出礼拜，师曰：“大德好与，莫覆却船子。”僧问：“泯默之时，将何为则？”师曰：“落在甚么处？”曰：“不会。”师曰：“瞌睡汉出去！”

上堂：“此事如击石火，似闪电光，构得构不得，未免丧身失命。”僧问：“未审构得底人还免丧身失命也无？”师曰：“适来且置，阇黎还构得么？”曰：“若构不得，未免大众怪笑。”师曰：“作家！作家！”曰：“是甚么心行？”师曰：“一杓屎拦面泼，也不知臭。”

师见僧，以杖打露柱，又打其僧头，僧作忍痛声。师曰：“那个为甚么不痛？”僧无对。

问：“摩腾入汉，一藏分明，达磨西来，将何指示？”师曰：“上座行脚事作么生？”曰：“不会。”师曰：“不会会取，莫傍家取人处分。若是久在丛林，粗委些子，远近可以随处任真。其有初心后学，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业，向汝道尘劫来事，只在如今，还会么？然佛法付嘱国王、大臣、郡守，昔同佛会，今方如是。若是福禄荣贵，则且不论，只如当时受佛付嘱底事，还记得么？若识得，便与千圣齐肩。傥未识得，直须谛信此事不从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转远，直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犹未是在。久立，珍重。”

上堂：“有人从佛殿后过，见是张三李四，从佛殿前过，为甚么不见？且道佛法利害在甚么处？”僧曰：“为有一分境，所以不见。”师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见。”曰：“不是佛殿，还可见否？”师曰：“不是佛殿，见个甚么？”

问：“十二时中如何据验？”师曰：“恰好据验。”曰：“学人为甚么不见？”师曰：“不可更捏目去也。”问：“主伴重重，极十方而齐唱。如何是极十方而齐唱？”师曰：“汝何不教别人问？”

问：“因言辨意时如何？”师曰：“因甚么言？”僧低头良久，师曰：“掣电之机，徒劳伫思。”

师因僧侍立，问曰：“汝得恁么心！”僧曰：“甚么处是某甲心处？”师拈一块土，度与僧曰：“抛向门前著。”僧抛了却来，曰：“甚么处是某甲心处？”师曰：“我见筑著磕著，所以道汝心。”

师问罗山：“僧问岩头：‘浩浩尘中如何辨主？’头曰：‘铜沙锣里满盛油。’意作么生？”山召师，师应诺。山曰：“猕猴入道场。”山却问明招：“忽有人问你，又作么生？”招曰：“箭穿红日影。”师问罗山：“岩头道与么与么，不与么不与么，意作么生？”山召师，师应诺。山曰：“双明亦双暗。”师礼谢。三日后却问：“前日蒙和尚垂慈，只为看不破。”山曰：“尽情向汝道了也！”师曰：“和尚是把火行山。”曰：“若与么，据汝疑处问将来。”师曰：“如何是双明亦双暗？”山曰：“同生亦同死。”师又礼谢而退。别有僧问师：“同生亦同死时如何？”师曰：“彼此合取狗口。”曰：“和尚收取口吃饭。”其僧却问罗山：“同生亦同死如何？”山曰：“如牛无角。”曰：“同生不同死时如何？”山曰：“如虎戴角。”

师见僧吃饭，乃拓钵曰：“家常。”僧曰：“和尚是甚么心行？”有尼到参，师问：“阿谁？”侍者报曰：“觉师姑。”师曰：“既是觉师姑，用来作么？”尼曰：“仁义道中即不无。”师别云：“和尚是甚么心行？”师闻长生卓庵，乃往相访。茶话次，生曰：“曾有僧问祖师西来意，某甲举拂子示之，不知得不得？”师曰：“某甲争敢道得不得！有个问，有人赞叹此事如虎戴角，有人轻毁此事分文不直。一等是恁么事，因甚么毁赞不同？”生曰：“适来出自偶尔。”

师问僧：“殿里底是甚么？”曰：“和尚定当看。”师曰：“释迦佛。”曰：“和尚莫谩人好！”师曰：“却是汝谩我。”

闽帅遣使送朱记到，师上堂提起印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为？”师便打。僧曰：“恁么则鬼窟里全因今日也。”师持印归方丈。

问僧：“甚处来？”曰：“江西。”师曰：“学得底那？”曰：“拈不出。”师曰：“作么生？”僧无对。师举洞山真赞云：“徒观纸与墨，不是山中人。”僧问：“如何是山中人？”师曰：“汝试邈掠看。”曰：“若不黠儿，几成邈掠。”师曰：“汝是黠儿？”曰：“和尚是甚么心行？”师曰：“来言不丰。”

僧数钱次，师乃展手曰：“乞我一钱。”曰：“和尚因何到恁么地？”师曰：“我到恁么地。”曰：“若到恁么地，将取一文去。”师曰：“汝因甚到恁么地？”

问僧：“甚处来？”曰：“观音。”师曰：“还见观音么？”曰：“见。”师曰：“左边见，右边见？”曰：“见时不历左右。”

问：“如何是入火不烧，入水不溺？”师曰：“若是水火，即被烧溺。”师问饭头：“镬阔多少？”曰：“和尚试量看。”师以手作量势。曰：“和尚莫谩某甲。”师曰：“却是汝谩我。”问：“欲达无生路，应须识本源。如何是本源？”师良久，却问侍者：“这僧问甚么？”其僧再举，师乃喝出。曰：“我不患聋。”

问：“学人近入丛林，乞师全示入路。”师曰：“若教全示，我却礼拜汝。”师问僧：“汝作甚么业来，得恁么长大？”曰：“和尚短多少？”师却蹲身作短势。僧曰：“和尚莫谩人好！”师曰：“却是汝谩我。”

师令侍者屈隆寿长老云：“但独自来，莫将侍者来。”寿曰：“不许将来，争解离得？”师曰：“太煞恩爱。”寿无对。师代曰：“更谢和尚上足传示。”

闽帅奏命服，一日示微疾，僧入丈室问讯。师曰：“吾与汝相识年深，有何方术相救？”曰：“方术甚有，闻说和尚不解忌口。”又谓众曰：“吾旬日来气力困劣，别无他，只是时至也。”僧问：“时既至矣，师去即是，住即是？”师曰：“道！道！”曰：“恁么则某甲不敢造次。”师曰：“失钱遭罪。”言讫而寂。

二

保福和尚嗣雪峰，在漳州。师讳从展，姓陈，福州福唐县人也。年十五便投雪峰出家，十八于本州大中寺受戒。既师子之乳育，乃檀树之抽芽。片月新生，孤云出岫。海鹏成羽，望霄汉以胜身；善友临溟，探摩尼而近掌。暂游吴楚，寻复巾瓶。弟子之礼才施，接示之言便至。雪峰云：“还会么？”师欲拟近前，雪峰以杖拄之。师顿契玄要，更无游心，凡有机缘，悉皆冥契。后以漳州王太傅仰师道德，请转法轮，师出世一十二年矣。

师上堂云：“有人问话高声问。”时有人出来问：“学人高声问，请和尚高声答。”师云：“道什么？”学人再申前问，师云：“我不是患聋。”

有人问：“才施三寸，尽涉茶胡，如何示徒免负于前机？”师云：“收舍看。”学云：“大众咸委。”师云：“汝也是天津桥上皱眉。”

僧问：“祖祖相传，有何言属？”师云：“汝从什么人边传得来？”进曰：“与么则学人退一步。”师云：“你无端进前退后作什么？”

有时上堂云：“夜来还有悟底么？乞个消息。不悟底么？乞个消息。悟底是，不悟底是？若便悟去，亦不分外；若便不悟去，亦不分外。莫见与么道，便道非悟非不悟。莫错好，这疯汉与么道，莫屈著人么。”问：“承师有言，若便悟去，亦不分外；若便不悟去，亦不分外。未审如何是不悟底事？”师云：“教我向阿谁道？”云：“如何是悟底事？”师云：“悟人即委。”有人问：“学人欲见和尚本来事时如何？”师云：“退后。”进曰：“与么则非次也。”师曰：“汝亦知而故犯。”

有人问：“不辨诸尘，如何端的？”师云：“亏汝问即道。”进曰：“与么即学人有赖去也。”师云：“山鬼屈汝自作得。”

僧问：“不将一物来时如何？”师云：“莫向这里污人田地。”云：“如何免得？”师云：“如何即不免？”

有僧问：“十二时中如何据验？”师云：“恰好据验。”僧问：“至理幽微，如何得到？”师云：“别更梦见作什么？”进曰：“幽微之说，犹是梦言，以何所示即得出于梦言？”师云：“还解怪笑得么？”僧问：“十二分教是背后赞言，请师当赞便赞。”师云：“当不当。”云：“还得全也无？”师云：“莫呓语好。”

招庆临赴清源请时，遂命安国与师同游。山行次，招庆云：“某甲来去山门，已经二十八年，此回住，心中也足。”师问：“于二十八年中，山中和尚有什么枢要处，请和尚不费家才，举一两则。”云：“有一则，某甲收为方便。”师云：“什么处？”招庆举首顾视师云：“这个则收为方便，只如宗脉中事作么生？”良久，师云：“教什么人委？”招庆云：“阇梨又与么泥猪疥狗作什么！”

招庆因举僧问德山：“从上宗乘，和尚此间如何禀受与人？”德山云：“我宗无语句，实无一法与人。”岩头云：“实即实，于唱教中犹交些子。”师拈问招庆：“岩头平生有什么言教过于德山？”招庆举岩头云：“如人学射，久久方中。”时有人问：“中时如何？”云：“莫不识痛庠？”师云：“今日非唯举话。”招庆云：“是什么心行？”

招庆因举佛陀婆梨尊者从西天来，礼拜文殊，逢文殊化人，问：“还将得尊胜经来否？”云：“不将来。”文殊曰：“既不将来，空来何益！纵见文殊，亦何必识之！”拈问招庆：“将得经来，文殊在什么处？”庆答云：“恰是。”庆却问师：“将得经来，文殊在什么处？”师云：“互换之机且从，只今作么生？”

招庆因举古人道：“金屑银屑虽贵，肉眼里著不得，岂况法眼乎！”招庆拈师问：“只如著不得，还著得么？”师对云：“未在，更道。”招庆遂喝。师却喝，招庆却问：“阇梨作么生道？”师云：“某甲斋后未吃茶。”

招庆举南泉玩月次，时有僧问：“何时得似这个月？”泉云：“王老僧二十年前亦曾与么来。”招庆续起问：“如今作么生？”师代云：“近日老迈，且么过时。”招庆云：“不因阇梨举，洎成亡记。”师云：“宿习难忘。”

困山云：“今日可杀寒。”因举东寺问：“近离什么处？”云：“近离江西。”东寺云：“还将得马师真来不？”对云：“只这个是。”云：“背后底。”师代云：“洎不到此间。”招庆云：“大似不知。”因举长庆云：“我有一个问，哑却天下人口。”又云：“汝且作么生问？”师代云：“谢和尚重重相为。”

因举无著和尚到五台山，见文殊化寺，共吃茶次，文殊提起茶垸子云：“南方还有这个不？”无著云：“无。”文殊云：“寻常将什么吃茶？”无著无对。师代云：“几不与么道。”又代云：“久向金毛，今日亲见。”招庆代云：“若与么，则痴客劝主人：请尽茶。”

因举先洞山辞兴平，兴平问：“什么处去？”洞山云：“沿流无所止。”兴平云。“法身沿流？报身沿流？”洞山云：“总不作如是见解。”师代云：“觅得几个？”

因举耆婆向弟子云：“汝于山中觅不中为药草归来。”弟子归来云：“并无有不中为药底草。”师遂提起问：“这个还中为药么？”对云：“有什么病敢出头？”师不肯，自代云：“有什么不冰消？”

因举盐官问座主：“《华严经》有几种法界？”对云：“四种法界。”提起拂子：“这个向阿那个法界中收？”无对。师代云：“若只礼谢，则著和尚棒。”

因举南泉云：“文殊普贤昨夜三更各打与二十捧，一时趁出院。”赵州云：“和尚棒教什么人吃？”师代云：“不得不道。”

因举先洞山问雪峰：“入门须得语，不得道‘早个入门了也’。”雪峰云：“某甲无口。”师曰：“无口则且从，还我眼来。”无对。师代云：“若问眼，和尚谨随状退。”

因举僧问先洞山：“从上几人得入此门？”洞山云：“实无一人得入此门。”进曰：“与么道，莫屈人也无？”洞山云：“若实如此，亦不屈著人。”

时有学人问：“古人还扶入门，不扶入门？”保福云：“行脚得什么人力？”

因举曹山“三种阐提”云：“杀尽一切，名曰阐提；杀一阐提，得福无量。”僧问：“只如一阐提作么生杀？”师云：“不杀。”进云：“为什么不杀？”师云：“若杀，则同于阐提。”

因举云居示徒云：“举得一百个话，不如拣得一个话；拣得一百个话，不如道取一个话；道得一百个话，不如行取一个话。”时有僧问：“只如一个作么生行？”师云：“不行。”进云：“为什么不行？”师云：“汝须礼拜。”

因举曹山云：“佛既说一言五百害心生，如何是此言？”师云：“冷侵侵地。”进曰：“既有此言，为什么却返怨？”师云：“汝唤什么作返怨？”对云：“唯不喜见父面。”时有学人问：“父有什么过？”师云：“父无过。”云：“既无过，为什么不喜见？”师云：“只为无过，所以不喜见。”

师因举初祖于少林寺里面壁打坐九年，寺里三千个听徒口似悬河，只云：“此是西天小乘壁观婆罗门，有什么过人之处？直是有理无过人处！”时有人问：“既有理，为什么无过人处？”师云：“只为如此，所以如此；若不如此，焉知如此？”僧云：“不如此事作么生？”师云：“莫放我打睡。”

师有时云：“不座诸法，还得无过么？”有时云：“欲得见诸圣，亦从此门入；不欲得见诸圣，亦从此门入。”师却问僧：“作么生是汝入门底事？”僧云：“当不当。”师云：“是凡，是圣？”对曰：“未问已前，却疑和尚。”师叱之。

问：“古人有言，‘欲达无生路，应须识本源。’如何是本源？”师良久，却问侍者：“适来僧问什么？”其僧再举，师便喝出，云：“我不是患聋！”

师患漏次，僧问：“善知识诸漏已尽，为什么患漏？”师云：“若是善知识，一物亦不违。”僧云：“争奈苦楚何？”师云：“若见众生苦，则同受苦者。”

因小师行脚归，师问：“汝乱走，还变也未？”对云：“不是神，不是鬼，变什么？”师云：“又乱走作什么？”对云：“也要和尚鉴。”师云：“放汝二十棒。

师上堂云：“此事似个什么？闪电相似，石火相似，火焰相似，霹雳相似。是你诸人著力，须得趁著始得；若不趁著，丧身失命。”有人便问：“承师有言：‘是你诸人著力，须得趁著始得；若不趁者，丧身失命。’直得趁著，还不丧身失命也无？”师云：“失不失，即且置。是你还趁著也无？”对曰：“若道趁不著，招人怪笑。”师曰：“是你趁著底事作么生？”对曰：“和尚还解怪笑得么？”师曰：“汝是恶人。”僧曰：“何必！”师便打出去。

师举曹山代无著曰：“久承大师按剑，何得处在一尘？”僧便问：“作么是文殊剑？”对曰：“不道。”“为什么不道？”曰：“道则在一尘。”

因举彦上座问九峰和尚：“又须道取柏树子，不得触著，和尚如何道？和尚无对。彦上座举似长庆，长庆却问上座：当此问，上座代和尚作么生道？上座对云：不逐四时雕。”长庆举似保福，保福拈问长庆：“只如上座道‘不逐四时雕’，与么道还得剿绝，为当不得剿绝？”庆云：“争得剿绝！”师云：“大众分明记取，向后举似作家第一机对。”困山云：“不是桄榔树。”师云：“桄榔树不是。”

师上堂，因示徒云：“过去如许多诸圣，乃至今时老宿，出头来尽道：‘我愿度一切众生，成道成果，与我无异。’灼然吾徒等辈，为不承他先圣方便，今日向什么处填沟塞壑？然虽如此，于中还有一人具眼也无？”师代云：“汝问天下人怪笑得么？”

因举古人道：“诸方只有杀人之刀，且无活人之剑。”时有学人问：“如何是活人之剑？”师答曰：“我老大汉，不能礼拜汝。”

师问僧：“我都置一问，汝作么生对？”曰：“与么即退一步。”师云：“非时作么生？”云：“和尚因什么龙头蛇尾？”师云：“汝是作家。”对曰：“未在，更道。”师云：“我不辞向汝道，恐汝会去。”

问：“教中有言：‘师子捉象，亦全其力’，未审全个什么力？”师答曰：“若问全力，我怕。”进云：“和尚为什么却怕学人？”师云：“为汝有全力。”

问：“承古人有言，‘智不到处，切忌道著。道著则头角生。’和尚如何？”师答曰：“收。”进曰：“若向无头角处收，即招大众怪笑。”师云：“失钱遭罪。”

因举《金刚经》云：“一切诸法，皆是如义。”师却问僧：“作么生是如义？”对云：“和尚问阿谁？”师云：“忽遇道伴相借问，作么生向伊道？”对云：“和尚是什么心行？”师不肯，代云：“何处有与么道伴？”

鼓山神宴禅师

上堂，垂语曰：“鼓山门下，不得咳嗽。”时有僧咳嗽一声，师曰：“作甚么？”曰：“伤风。”师曰：“伤风即得。”

僧问：“如何是宗门中事？”师乃侧掌：“吽！吽！”问：“如何是向上关捩子？”师便打。

问：“如何是鼓山正主？”师曰：“瞎作么！”

师问保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么生？”福拈起茶盏。师曰：“莫是非好！”

问：“如何是真实人体？”师曰：“即今是甚么体？”曰：“究竟如何？”师曰：“争得到恁么地！”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金乌一点，万里无云。”

上堂：“欲知此事，如一口剑。”僧问：“学人是死尸，如何是剑？”师曰：“拽出这死尸著。”僧应诺，便归僧堂，结束而去。师至晚闻得，乃曰：“好与拄杖。”

问僧：“鼓山有不跨石门句，汝作么生道？”僧曰：“请师便打。”问：“如何是古人省心力处？”师曰：“汝何费力？”

问：“言满天下无口过。如何是无口过？”师曰：“有甚么过？”问：“如何是教外别传底事？”师曰：“吃茶去。”

师与闽帅瞻仰佛像，帅问：“是甚么佛？”师曰：“请大王鉴。”帅曰：“鉴即不是佛。”师曰：“是甚么？”帅无对。

僧问：“从上宗乘如何举唱？”师以拂子蓦口打。问：“如何是省要处？”师曰：“汝还耻么？”师复曰：“今为诸仁者，刺头入他诸圣化门里，抖擞不出。所以向诸人道，教排不到，祖不西来，三世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载不起。凡圣摄不得，古今传不得，忽尔是个汉，未通个消息。向他恁么道，被他蓦口掴。还怪得他么？虽然如此，也不得乱掴。鼓山寻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门，须有不跨石门句。作么生是不跨石门句？鼓山自住三十余年，五湖四海来者向高山顶上看山玩水，未见一人快利通得个消息。如今还有人通得也未？若通得亦不昧诸兄弟。若无，不如散去。珍重！”

师有偈曰：“直下犹难会，寻言转更赊。若论佛与祖，特地隔天涯。”

师举问僧：“汝作么生会？”僧无语，乃谓侍者曰：“某甲不会，请代一转语。”者曰：“和尚与么道，犹隔天涯在。”僧举似师。师唤侍者，问：“汝为这僧代语，是否？”者曰：“是。”师便打趁出院。

镜清道怤禅师

师六岁不荤茹，亲党强啖以枯鱼，随即呅哕，遂求出家，于本州开元寺受具。游方抵闽，谒雪峰。峰问：“甚处人？”曰：“温州人。”峰曰：“恁么则与一宿觉是乡人也。”曰：“祗如一宿觉是甚么处人？”峰曰：“好吃一顿棒，且放过。”

一日，师问：“只如古德岂不是以心传心？”峰曰：“兼不立文字语句。”师曰：“只如不立文字语句，师如何传？”峰良久，师礼谢。峰曰：“更问我一转岂不好？”师曰：“就和尚请一转问头。”峰曰：“祗恁么，为别有商量？”师曰：“和尚恁么即得。”峰曰：“于汝作么生？”师曰：“孤负杀人！”

雪峰谓众曰：“堂堂密密地。”师出，问：“是甚么堂堂密密？”峰起立曰：“道甚么！”师退步而立。雪峰垂语曰：“此事得恁么尊贵，得恁么绵密。”师曰：“道怤自到来数年，不闻和尚恁么示诲。”峰曰：“我向前虽无，如今已有，莫有所妨么？”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峰曰：“致使我如此。”师从此信入，而且随众，时谓之小怤布衲。

普请次，雪峰举：“沩山道：见色便见心。汝道还有过也无？”师曰：“古人为甚么事？”峰曰：“虽然如此，要共汝商量。”师曰：“恁么则不如道怤锄地去。”师再参雪峰，峰问：“甚处来？”师曰：“岭外来。”峰曰：“甚么处逢见达磨？”师曰：“更在甚么处？”峰曰：“未信汝在。”师曰：“和尚莫恁么粘泥好！”峰便休。

师后遍历诸方，益资权智。因访先曹山。山问“甚么处来？”师曰：“昨日离明水。”山曰：“甚么时到明水？”师曰：“和尚到时到。”山曰：“汝道我甚么时到？”师曰：“适来犹记得。”山曰：“如是！如是！”

师初住越州镜清，唱雪峰之旨，学者奔凑。副使皮光业者，日休之子，辞学宏赡，屡击难子。退谓人曰：“怤师之高论，人莫窥其极也。”

新到参，师拈起拂子。僧曰：“久向镜清，犹有这个在。”师曰：“镜清今日失利。”

问：“学人啐，请师啄。”师曰：“还得活也无？”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师曰：“也是草里汉。”

问僧：“近离甚处？”曰：“三峰。”师曰：“夏在甚处？”曰“五峰”。师曰：“放你三十棒。”曰：“过在甚么处？”师曰：“为汝出一丛林，入一丛林。”

师一日于僧堂自击钟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问：“玄沙道甚么？”师乃画一圆相。僧曰：“若不久参，争知与么？”师曰：“失钱遭罪。”

师住庵时，有行者至，徐徐近绳床，取拂子提起。问：“某甲唤这个作拂子，庵主唤作甚么？”师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掷却拂子曰：“著甚死急！”

问僧：“外面是甚么声？”曰：“蛇咬虾蟆声。”师曰：“将谓众生苦，更有苦众生。”

师问灵云：“行脚事大，乞师指南。”云曰：“浙中米作么价？”师曰：“若不是道怤，洎作米价会却。”

问：“如何是灵源一直道。”师曰：“镜湖水可煞深。”

问：“如何是清净法身？”师曰：“红日照青山。”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师曰：“风吹雪不寒。”

问僧：“赵州吃茶话，汝作么生会？”僧便出去。师曰：“邯郸学唐步。”

问：“学人未达其源，请师方便。”师曰：“是甚么源？”曰：“其源。”师曰：“若是其源，争受方便？”僧礼拜退。侍者问：“和尚适来莫是成褫伊么？”师曰：“无。”曰：“莫是不成褫伊么？”师曰：“无。”曰：“未审意旨如何？”师曰：“一点水墨，两处成龙。”

师在帐中坐，有僧问讯，师拨开曰：“当断不断，反招其乱。”曰：“既是当断，为甚么不断？”师曰：“我若尽法，直恐无民。”曰：“不怕无民，请师尽法。”师曰：“维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识伊和尚来。”

普请锄草次，浴头请师浴，师不顾，如是三请，师举钁作打势，头便走。师召曰：“来！来！”头回首，师曰：“向后遇作家，分明举似。”

头后到保福，举前语未了，福以手掩其口。头却回，举似师。师曰：“饶伊恁么，也未作家。”

师问荷玉：“甚处来？”曰：“天台来。”师曰：“阿谁问汝天台？”曰：“和尚何得龙头蛇尾？”师曰：“镜清今日失利。”

师看经次，僧问：“和尚看甚么经？”师曰：“我与古人斗百草。”师却问：“汝会么？”曰：“少年也曾恁么来。”师曰：“如今作么生？”僧举拳，师曰：“我输汝也！”

问：“辨不得、提不起时如何？”师曰：“争得到这里？”曰：“恁么则礼拜去也。”师曰：“镜清今日失利。”

师见僧学书，乃问：“学甚么书？”曰：“请和尚鉴。”师曰：“一点未分，三分著地。”曰：“今日又似遇人，又似不遇人。”师曰：“镜清今日失利。”

僧问：“声前绝妙，请师指归。”师曰：“许由不洗耳。”曰：“为甚么如此？”师曰：“犹系脚在。”曰：“某甲只如此，师意又如何？”师曰：“无端夜来雁，惊起后池秋。”

钱王命居天龙寺，后创龙册寺，延请居焉。

上堂：“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各自验看实个亲切。既恁么亲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疏？只为抛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缘尘致见如此，所以唤作背觉合尘，亦名舍父逃逝。今劝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彻彻去好，大丈夫儿得恁么无气概，还惆怅么？终日茫茫地，且觅取个管带路好，也无人问我管带一路。”

僧问：“如何是管带一路？”师嘘嘘曰：“要棒吃即道。”曰：“恁么则学人罪过也。”师曰：“几被汝打破蔡州。”

问僧：“近离甚处？”曰：“石桥。”师曰：“本分事作么生？”曰：“近离石桥。”师曰：“我岂不知你近离石桥？本分事作么生？”曰：“和尚何不领话？”师便打。

僧曰：“某甲话在。”师曰：“你但吃棒，我要这话行。”僧问：“一等明机双扣，为甚么却遭违贬？”师曰：“打水鱼头痛，惊林鸟散忙。”

问：“十二时中以何为验？”师曰：“得力即向我道。”僧曰：“诺。”师曰：“十万八千犹可近。”

问：“如何是方便门速易成就？”师曰：“速易成就。”曰：“争奈学人领览未的。”师曰：“代得也代却。”

问：“如何是人无心合道？”师曰：“何不问道无心合人。”曰：“如何是道无心合人？”师曰：“白云乍可来青嶂，明月哪教下碧天。”

问：“新年头还有佛法也无？”师曰：“有。”曰：“如何是新年头佛法？”师曰：“元正启祚，万物咸新。”曰：“谢师答话。”师曰：“镜清今日失利。”

问：“学人问不到处，请师不答。和尚答不到处，学人即不问。”师乃搊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学人，学人也打和尚。”师曰：“得对相耕去。”

问：“承师有言，诸方若不是走人，便是笼人、罩人，未审和尚如何？”师曰：“被汝致此一问，直得当门齿落。”

上堂，众集定，师抛下拄杖曰：“大众动著也二十棒，不动著也二十棒。”时有僧出，拈得头上戴出去。师曰：“镜清今日失利。”

问僧：“门外甚么声？”曰：“雨滴声。”师曰：“众生颠倒，迷己逐物。”曰：“和尚作么生？”师曰：“洎不迷己。”曰：“洎不迷己，意旨如何？”师曰：“出身犹可易，脱体道应难。”

问：“如何是同相？”师将火箸插向炉中。曰：“如何是别相？”师又将火箸插向一边。

有僧引一童子到曰：“此童子常爱问人佛法，请和尚验看。”师乃令点茶。童子点茶来，师啜了，过盏橐与童子。子近前接，师却缩手曰：“还道得么？”子曰：“问将来。”僧曰：“此童子见解如何？”师曰：“也只是一两生持戒僧。”

洞山守初禅师

初参云门。门问：“近离甚处？”师曰：“查渡。”门曰：“夏在甚处？”师曰：“湖南报慈。”曰：“几时离彼？”师曰：“八月二十五。”门曰：“放汝三顿棒。”

师至明日，却上问讯：“昨日蒙和尚放三顿棒，不知过在甚么处？”门曰：“饭袋子，江西湖南便恁么去。”师于言下大悟。遂曰：“他后向无人烟处，不蓄一粒米，不种一茎菜，接待十方往来，尽与伊抽钉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脱却鹘臭布衫，教伊洒洒地作个无事衲僧，岂不快哉？”门曰：“你身如椰子大，开得如许大口？”师便礼拜。

雪窦拈云：“云门气宇如王，拶着便冰消瓦解。当时若据令而行，子孙也未到断绝。”

圆悟勤云：“大沩真如和尚爱教人看此因缘，拈人情解。有者道：‘云门道近离甚处？山曰查渡，此是放一顿棒。夏在甚处？山曰湖南报慈，此是放一顿棒。几时离彼中来？山曰八月二十五，此是放一顿棒，分明是三顿棒。’且喜没交涉。又有底道：‘洞山实头，所以放他三顿棒。’有底道：‘当时便好一喝，更说如何若何，总是狂解。’总不恁么，毕竟作么生？所以古人道：‘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拈他情解便会，只为云门语好，便发得。洞山悟处，一如临济见大愚，只被大愚拈他情见，便会得彻。后来僧问洞山：‘如何是佛？’便只道：‘麻三斤。’看他哪里是安排得来？祖师门下，一觑便见，哪里有许多般。千圣万圣挨拶，教人见到这里。虽然点破纲宗，要且意在未屙时，明眼汉没窠臼。所以岩头道：‘若论战也，个个立在转处，向未屙时一觑便见。廓天一路相似，灵利汉疑着处，一点便会。’”

示众：“语中有语，名为死句；语中无语，名为活句。诸禅德，作么生是活句？到这里，实难得人。若也不动一尘，不拨一境，见事便道答话，长老下脚不得，东西南北，莫知多少，要得去离泥水，活人眼目，举唱宗风，激扬大事，不道全无，其奈还少。只缘未达其源，落在第八魔境界中，识得个不名不物，无是无非，头头物物，无不具足，道我得安乐田地，更不求余，凡有扣击问难，即便敲床竖拂，更不惜便施便设，便行便用，向恶水坑里头出头没，弄个无尾猢狲。到腊月三十日，鼓也打破，猢狲又走却了，手忙脚乱，一无所成，悔将何及。若是个衲僧，乍可冻杀饿杀，终不着他鹘臭布衫。”

又曰：“言无展事，语不投机。乘言者丧，滞句者迷。于此四句语中，见得分明，也作个脱洒衲僧，根椽片瓦，粥饭因缘，堪与人天为善知识。于此不明，终成莽卤。”

又曰：“举唱宗乘，阐扬大教，须得法眼精明，方能鉴辨缁素。切缘真妄一源，水乳同器，到此难分。洞山寻常以心中眼，观身外相，观之又观，乃辨真伪。若不如是，何名善知识？夫善知识者，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方名善知识。即今天下，哪个是真善知识？诸德参得几个善知识来也？不是等闲，直须参教彻，觑教透，千圣莫能证明，方显大丈夫儿。不见释迦老子明星出时，豁然大悟，与大地众生同时成佛，无前后际，岂不畅哉！虽然如是，若遇明眼衲僧，也好劈脊便棒！”

问：“维摩掌擎四世界，未审维摩身在甚处？”师曰：“在阇黎后底。”曰：“为甚么在学人后底？”师曰：“还我话头来！”

问：“如何是佛？”师曰：“麻三斤。”

福严良雅时为首座，师参罢，至首座寮，问曰：“我今日答这僧话，得么？”雅曰：“恰值某净发。”师曰：“你元来作这去就。”拂袖便出。雅曰：“这老汉，将谓我明他这话不得。”因作偈呈曰：“五彩画牛头，黄金为点额，春晴二月初，农人皆取则。寒食贺新正，铁钱三五百。”师见深肯之。

问：“不向心头安了义，如何得达祖师言？”师曰：“六脚蜘蛛上板床。”

问：“自古及今不从人得，六祖黄梅夜闻何事？”师曰：“志公拄杖。”曰：“得用时如何？”师曰：“用那曲尺作甚么？”

问：“十二时中行住坐卧自省觉时如何？”师曰：“看人吃饭。”曰：“争奈树影不斜何。”师曰：“亲言出亲口。”

都监太保问：“眼处入正受，诸尘三昧起。此意如何？”师云：“洞山茶碗里有太保，太保茶碗里有洞山。”太保无语，却将此语问谷隐。隐云：“不落无言说。”问延庆。庆云：“唤甚么作三昧？”

随牛狗儿颂：“家有一狗儿，騃小人难见。终日随牛去，未省使人唤。见客不作声，见人偏能善。拟议上门来，早是输他便。好好报禅师，须着精神看。任汝灵利人，不觉为死汉。”

风穴延沼禅师

汝州风穴延沼禅师，余杭刘氏子。幼不茹荤，习儒典，应进士。一举不遂，乃出家，依本州开元寺智恭披削受具，习天台止观。年二十五，谒镜清。清问：“近离甚处？”师曰：“自离东来。”清曰：“还过小江也无？”师曰：“大舸独飘空，小江无可济。”清曰：“镜水秦山，鸟飞不度。子莫道听途言？”师曰：“沧溟尚怯艨势，列汉飞帆渡五湖。”清竖拂子曰：“争奈这个何！”师曰：“这个是甚么？”清曰：“果然不识。”师曰：“出没卷舒，与师同用。”清曰：“杓卜听虚声，熟睡饶语。”师曰：“泽广藏山，理能伏豹。”清曰：“舍罪放愆，速须出去。”师曰：“出去即失。”便出，到法堂乃曰：“夫行脚人，因缘未尽其善，不可便休去。”却回曰：“某甲适来，辄陈小騃，冒渎尊颜，伏蒙慈悲，未赐罪责。”清曰：“适来言从东来，岂不是翠岩来？”师曰：“雪窦亲栖宝盖东。”清曰：“不逐忘羊狂解息，却来这里念篇章。”师曰：“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莫献诗。”清曰：“诗速秘却，略借剑看。”师曰：“首甑人携剑去。”清曰：“不独触风化，亦自显颟顸。”师曰：“若不触风化，争明古佛心？”清曰：“如何是古佛心？”师曰：“再许允容，师今何有？”清曰：“东来衲子，菽麦不分。祇闻不已而已，何得仰已而已。”师曰：“巨浪涌千寻，澄波不离水。”清曰：“一句截流，万机寝削。”师便礼拜。清曰：“衲子俊哉！衲子俊哉！”

师到华严，严问：“我有牧牛歌，辄请阇黎和。”师曰：“羯鼓掉鞭牛豹跳，远村梅树觜卢都。”

师参南院，入门不礼拜。院曰：“入门须辨主。”师曰：“端的请师分。”院于左膝拍一拍，师便喝。院于右滕拍一拍，师又喝。院曰：“左边一拍且置，右边一拍作么生？”师曰：“瞎！”院便拈棒，师曰：“莫盲枷瞎棒，夺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掷下棒曰：“今日被黄面浙子钝置一场。”师曰：“和尚大似持钵不得，诈道不饥。”院曰：“阇黎曾到此间么？”师曰：“是何言欤？”院曰：“老僧好好相借问。”师曰：“也不得放过。”便下。

参众了，却上堂头礼谢。院曰：“阇黎曾见甚么人来？”师曰：“在襄州华严与廓侍者同夏。”院曰：“亲见作家来。”院问：“南方一棒作么商量？”师曰：“作奇特商量。”师却问：“和尚此间一棒作么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无生忍，临机不见师。”师于言下大彻玄旨，遂依止六年，四众请主风穴。

又八年，李史君与阖城士庶，再请开堂演法矣。

上堂：“夫参学眼目临机，直须大用现前，勿自拘于小节。设使言前荐得，犹是滞壳迷封。纵然句下精通，未免触途狂见。应是从前依他作解，明昧两歧，与你一时扫却。直教个个如师子儿，吒呀地哮吼一声，壁立千仞，谁敢正眼觑著？觑著即瞎却渠眼。”

时有僧问：“如何是正法眼？”师曰：“即便瞎。”曰：“瞎后如何？”师曰：“捞天摸地。”

上堂，举古云：“我有一只箭，曾经久磨炼。射时遍十方，落处无人见。”师曰：“山僧即不然，我有一只箭，未尝经磨炼，射不遍十方，要且无人见。”僧便问：“如何是和尚箭？”师作弯弓势，僧礼拜。师曰：“拖出这死汉。”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披席把碗。”曰：“见后如何？”师曰：“披席把碗。”

问：“如何是大善知识？”师曰：“杀人不眨眼。”曰：“既是大善知识，为甚么杀人不眨眼？”师曰：“尘埃影里不拂袖，尽戟门前磨寸金。”

问：“一即六，六即一。一六俱亡时如何？”师曰：“一箭落双雕。”曰：“意百如何？”师曰：“身亡迹谢。”

上堂：“若立一尘，家国兴盛，野老颦蹙。不立一尘，家国丧亡，野老安怗。于此明得，阇黎无分，全是老僧，于此不明，老僧却是阇黎。阇黎与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识阇黎么？”右边一拍曰：“这里是。欲识老僧么？”左边一拍曰：“这里是。”

上堂，大众集定，师曰：“不是无言，各须英鉴。”问：“大众云集，师意如何？”师曰：“景谢初寒，骨肉疏冷。”问：“不修禅定，为甚么成佛无疑？”师曰：“金鸡专报晓，漆桶夜生光。”

问：“如何是大人相？”师曰：“赫赤穷汉。”曰：“未审将何受用？”师曰：“携箩挈杖。”

问：“如何是宾中主？”师曰：“入市双瞳瞽。”曰：“如何是主中宾？”师曰：“回銮两曜新。”曰：“如何是宾中宾？”师曰：“攒眉坐白云。”曰：“如何是主中主？”师曰：“磨砻三尺剑，待斩不平人。”

问：“如何是钁头边意？”师曰：“山前一片青。”

问：“如何是佛？”师曰：“杖林山下打筋鞭。”

首山省念禅师

师受业于本郡南禅寺，才具尸罗，遍游丛席。常密诵法华经，众目为念法华也。晚于风穴会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临济之道，至吾将坠于地矣。”师曰：“观此一众，岂无人耶？”穴曰：“聪明者多，见性者少。”师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虽望子之久，犹恐耽着此经，不能放下。”师曰：“此亦可事，愿闻其要。”穴遂上堂，举世尊以智莲目顾视大众，乃曰：“正当恁么时，且道说个甚么？若道不说而说，又是埋没先圣。且道说个甚么？”师乃拂袖下去，穴掷下拄杖归方丈。侍者随后请益曰：“念法华因甚不只对和尚？”穴曰：“念法华会也。”

次日师与真园头同上问讯次，穴问真曰：“作么生是世尊不说说？”真曰：“鹁鸠树头鸣。”穴曰：“汝作许多痴福作么？何不体究言句。”又问师曰：“汝作么生？”师曰：“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穴谓真曰：“汝何不看念法华下语？”

又一日穴升座，顾视大众，师便下去，穴即归方丈。

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风穴令师往传语，才相见，提起坐具便问：“展即是？不展即是？”兆曰：“自家看取。”师便喝，兆曰：“我曾亲近知识来，未尝辄敢恁么造次。”师曰：“草贼大败。”兆曰：“来日若见风穴和尚，待一一举似。”师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师乃先回，举似风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员草贼。”师曰：“好手不张名。”兆次日才到相见，便举前话。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赃捉败。”师于是名振四方，学者望风而靡，开法首山。

问僧：“不从人荐得底事，试道看。”僧便喝，师曰：“好好相借问，恶发作么？”僧又喝。师曰：“今日放过即不可。”僧拟议，师喝之。

问僧：“近离何处？”曰：“襄州。”师曰：“夏在何处？”曰：“洞山。”师曰：“还我洞山鼻孔来。”曰：“不会。”师曰：“却是老僧罪过。”

问：“有一人荡尽来时，师还接否？”师曰：“荡尽即置，那一人是谁？”曰：“风高月冷。”师曰：“僧堂内几人坐卧？”僧无对。师曰：“赚杀老僧。”

问：“如何是梵音相？”师曰：“驴鸣犬吠。”乃曰：“要得亲切，第一莫将问来问。还会么？问在答处，答在问处。汝若将问来问，老僧在汝脚底。汝若拟议，即没交涉。”时有僧出礼拜，师便打。僧便问：“挂锡幽岩时如何？”师曰：“错。”僧曰：“错。”师又打。

问：“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示。”师曰：“阇黎在老僧会里多少时？”曰：“已经冬夏。”师曰：“莫错举似人。”乃曰：“若论此事，实不挂一元字脚。”便下座。

示众曰：“佛法无多子，只是汝辈自信不及。若能自信，千圣出头来，无奈汝何。何故如此？为向汝面前，无开口处。只为汝自信不及，向外驰求，所以到这里。假如便是释迦佛，也与汝三十棒。然虽如是，初机后学，凭个什么道理？且问汝辈，还得与么也未？”良久曰：“若得与么，方名无事。”

示众：“诸上座，不得盲喝乱喝，这里寻常向你道，宾则始终宾，主则始终主，宾无二宾，主无二主。若有二宾二主，即是两个瞎汉。所以我若立时，你须坐；我若坐时，你须立。坐则共你坐，立则共你立。虽然如是，到这里急着眼始得。若是眼孔定动，即千里万里。何故如此？如隔窗看马骑相似，拟议即没交涉。诸上座，既然于此留心，直须子细，不要掠虚好。他日异时，赚着你在。诸人，若也有事近前，无事，珍重！”

师示众曰：“识得拄杖子，行脚事毕。”

上堂辞众，仍说偈曰：“诸子谩波波，过却几恒河。观音指弥勒，文殊不奈何。”良久曰：“白银世界金色身，情与无情共一真。明暗尽时都不照，日轮午后示全身。”日午后泊然而化，阇维得五色舍利，塔于首山。

汾阳善昭禅师

汾州太子院善昭禅师，太原俞氏子。剃发受具，杖策游方。

所至少留，随机叩发，历参知识七十一员。后到首山，问：“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龙袖拂开全体现。”曰：“师意如何？”山曰：“象王行处绝狐踪。”师于言下大悟，拜起而曰：“万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捞摝始应知。”

有问者曰：“见何道理，便尔自肯？”师曰：“正是我放身命处。”后游衡湘及襄沔间，每为郡守以名刹力致。前后八请，坚卧不答。

洎首山殁，西河道俗遣僧契聪迎请住持。师闭关高枕，聪排闼而入，让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节。风穴惧应谶，忧宗旨坠灭，幸而有先师。先师已弃世，汝有力荷担如来大法者，今何时而欲安眠哉？”师矍起，握聪手曰：“非公不闻此语。趣办严，吾行矣。”

住后上堂，谓众曰：“汾阳门下有西河师子，当门踞坐。但有来者，即便咬杀。有何方便，入得汾阳门，见得汾阳人？若见汾阳人者，堪与祖佛为师。不见汾阳人，尽是立地死汉。如今还有人入得么？快须入取，免得孤负平生。不是龙门客，切忌遭点额。那个是龙门客，一齐点下。”举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

上堂：“先圣云，一句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阿那个是三玄三要底句？快会取好。各自思量，还得稳当也未？古德已前行脚，闻一个因缘，未明中间，直下饮食无味，睡卧不安，火急决择，莫将为小事。所以大觉老人，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想计他从上来行脚，不为游山玩水，看州府奢华，片衣口食，皆为圣心未通。所以驱驰行脚，决择深奥，传唱敷扬。博问先知，亲近高德。盖为续佛心灯，绍隆祖代。兴崇圣种，接引后机。自利利他，不忘先迹。如今还有商量者么？有即出来，大家商量。”

僧问：“如何是接初机底句？”师曰：“汝是行脚僧。”曰：“如何是辨衲僧底句？”师曰：“西方日出外。”曰：“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师曰：“千里持来呈旧面。”曰：“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师曰：“北俱卢洲长粳米，食者无贪亦无瞋。”乃曰：“将此四转语验天下衲僧，才见你出来，验得了也。”

问：“如何是学人著力处？”师曰：“嘉州打大像。”

僧问：“如何是大道之源？”师曰：“掘地觅天。”曰：“何得如此！”师曰：“不识幽玄。”

上堂：“汾阳有三诀，衲僧难辨别。更拟问如何，拄杖蓦头揳。”时有僧问：“如何是三诀？”师便打，僧礼拜。师曰：“为汝一时颂出：第一诀，接引无时节，巧语不能诠，云绽青天月。第二诀，舒光辨贤哲，问答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诀，西国胡人说，济水过新罗，北地用镔铁。”复曰：“还有人会么？会底出来通个消息。要知远近，莫祇恁么记言记语，以当平生，有甚么利益！不用久立，珍重！”

问：“如何是道场？”师曰：“下脚不得。”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彻骨彻髓。”曰：“此意如何？”师曰：“遍天遍地。”问：“真正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未审不见个甚么过？”师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陆地行舟万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师曰：“却是你心行。”

问：“大悲千手眼，如何是正眼？”师曰：“瞎。”曰：“恁么则一条拄杖两人舁。”师曰：“三家村里唱巴歌。”

上堂，谓众曰：“夫说法者，须贝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缁素不分，不能与人天为眼目，决断是非，如鸟飞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断弦。弦断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飞。弦壮翼牢，空的俱彻。作么生是十智同真？与诸上座点出：一同一质，二同大事，三总同参，四同真志，五同遍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杀，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与甚么人同得入？与阿谁同音吼？作么生是同生杀？甚么物同得失？阿那个同具足？是甚么同遍普？何人同真志？孰能总同参？那个同大事？何物同一质？有点得出底么，点得出者不吝慈悲。点不出来，未有参学眼在，切须辨取。要识是非，面目见在，不可久立，珍重！”

龙德府尹李侯与师有旧，虚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罚，复至曰：“必欲得师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师笑曰：“老病业已不出山，借往当先后之，何必俱邪？”使曰：“师诺，则先后唯所择。”师令馔设，且俶装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阇维收舍利起塔。

叶县归省禅师

汝州叶县广教院归省禅师，冀州贾氏子。弱冠依易州保寿院出家，受具后游方，参首山。

山一日举竹篦，问曰：“唤作竹篦即触，不唤作竹篦即背。唤作甚么？”师掣得掷地上曰：“是甚么？”山曰：“瞎。”师于言下，豁然顿悟。

开堂，僧问：“祖祖相传传祖印，师今得法嗣何人？”师曰：“寰中天子，塞外将军。”

曰：“汝海一滴蒙师指，向上宗风事若何？”师曰：“高祖殿前樊哙怒，须知万里绝烟尘。”

问：“维摩丈室不以日月为明，和尚丈室以何为明？”师曰：“眉分八字。”曰：“未审意旨如何？”师曰：“双耳垂肩。”

问：“如何是超师之作？”师曰：“老僧眉毛长多少！”问：“如何是尘中独露身？”师曰：“塞北千人帐，江南万斛船。”曰：“恁么即非尘也。”师曰：“学语之流，一札万行。”

问：“如何是和尚深深处？”师曰：“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尸之德。”曰：“莫便是也无？”师曰：“碓捣东南，磨推西北。”

问：“如何是金刚不坏身？”师曰：“百杂碎。”曰：“意旨如何？”师曰：“终是一堆灰。”

问：“不落诸缘，请师便道。”师曰：“落。”问：“如何是清净法身？”师曰：“厕坑头筹子。”

问：“如何是戒定慧？”师曰：“破家具。”

师一日升座，僧问：“才上法堂来时如何？”师拍禅床一下，僧曰：“未审此意如何？”师曰：“无人过价，打与三百。”

问：“忽遇大阐提人来，还相为也无？”师曰：“法久成弊。”曰：“慈悲何在？”师曰：“年老成魔。”

上堂：“宗师血脉，或凡或圣。龙树马鸣，天堂地狱。镬汤炉炭，牛头狱卒。森罗万象，日月星辰。他方此土，有情无情。”以手画一画云：“俱入此宗。此宗门中，亦能杀人，亦能活人。杀人须得杀人刀，活人须得活人句。作么生是杀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来对众道看。若道不得，即孤负平生。珍重！”

问：“如何是和尚四无量心？”师曰：“放火杀人。”曰：“慈悲何在？”师曰：“遇明眼人举似。”

问：“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未审在甚么处？”师曰：“南斗六，北斗七。”

上堂，良久曰：“夫行脚禅流，直须著忖，参学须具参学眼，见地须得见地句，方有相亲分，始得不被诸境惑，亦不落于恶道。毕竟如何委悉？有时句到意不到，妄缘前尘，分别影事。有时意到句不到，如盲摸象，各说异端。有时意句俱到，打破虚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时意句俱不到，无目之人纵横走，忽然不觉落深坑。”

问僧：“日暮投林，朝离何处？”曰：“新戒不曾学禅。”师曰：“生身入地狱。”下去后，有僧举到智门宽和尚处，门曰：“何不道锁匙在和尚手里？”

师因去将息寮看病僧。僧乃问曰：“和尚！四大本空，病从何来？”师曰：“从阇黎问处来。”僧喘气，又问曰：“不问时如何？”师曰：“撒手卧长空。”僧曰：“耶。”便脱去。

石霜楚圆禅师

石霜楚圆慈明禅师，全州李氏子。少为书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隐静寺出家。

其母有贤行，使之游方。闻汾阳道望，遂往谒焉。阳顾而默器之。经二年，未许入室。

每见必骂诟，或毁诋诸方，及有所训，皆流俗鄙事。一夕诉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尘劳，念岁月飘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语未卒，阳熟视，骂曰：“是恶知识，敢裨贩我！”怒举杖逐之。师拟伸救，阳掩师口。乃大悟曰：“是知临济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辞去，依唐明嵩禅师。

上堂：“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乃竖起拄杖曰：“这个是南源拄杖子，阿那个是经？”良久曰：“向下文长，付在来日。”喝一喝，下座。

上堂，良久曰：“无为无事人，犹是金锁难。”喝一喝，下座。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洞庭湖里浪滔天。”

问：“东涌西没时如何？”师曰：“寻。”

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堆堆地。”曰：“见后如何？”师曰：“堆堆地。”

师住三年，弃去谒神鼎諲禅师。鼎，首山高第，望尊一时，衲子非人类精奇，无敢登其门者。住山三十年，门弟子气吞诸方。

师发长不剪，弊衣楚音，通谒称法侄，一众大笑。鼎遣童子问：“长老谁之嗣？”师仰视屋曰：“亲见汾阳来！”

鼎杖而出，顾见颀然。问曰：“汾州有西河师子，是否？”师指其后，绝叫曰：“屋倒矣！”

童子返走，鼎回顾相矍铄。师地坐，脱只履而视之。鼎老忘所问，又失师所在。师徐起整衣，且行且语曰：“见面不如闻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叹曰：“汾州乃有此儿邪？”师自是名重丛林。

定林沙门本延有道行，雅为士大夫所信敬。鼎见延，称师知见可兴临济。

次住石霜，当解夏，谓众曰：“昨日作婴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难踏古皇道。手铄黄河乾，脚踢须弥倒，浮生梦幻身，人命夕难保。天堂并地狱，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岭松，北岭南山草。一雨润无边，根苗壮枯槁。五湖参学人，但问虚空讨。死脱夏天衫，生坡冬月袄。分明无事人，特地生烦恼。”喝一喝，下座。

上堂：“一喝分宾主，照用一时行。要会个中意，日午打三更。”遂喝一喝，曰：“且道是宾是主？还有分得者么？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僧失利。”

因同道相访。上堂：“飒飒凉风景，同人访寂寥。煮茶山上水，烧鼎洞中樵。珍重！”

问：“达磨未来时如何？”师曰：“长安夜夜家家月。”曰：“来后如何？”师曰：“几处笙歌几处愁。”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三日风，五日雨。”

上堂：“夫宗师者，夺贫子之衣珠，究达人之见处。若不如是，尽是和泥合水汉。”良久曰：“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莫献诗。”

喝一喝。上堂：“我有一言，绝虑忘缘。巧说不得，祇要心传。更有一语，无过直举。且作么生是直举一句？”良久，以拄杖画一画，喝一喝。

上堂：“春生夏长即不问，你诸人脚跟下一句作么生道？”良久曰：“华光寺主。”便下座。

上堂：“药多病甚，网细鱼稠。”便下座。示众，以拄杖击禅床一下云：“大众还会么？不见道，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诸方达道者，咸言上上机。香严恁么悟去，分明悟得如来禅，祖师禅未梦见在。且道祖师禅有甚长处？若向言中取则，误赚后人，直饶棒下承当，辜负先圣。万法本闲，唯人自闹。所以山僧居福严，只见福严境界，晏起早眠。有时云生碧嶂，月落寒潭，音声鸟飞鸣，般若台前，娑罗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磐石，与五湖衲子，时话玄微。灰头土面住兴化，祇见兴化家风，迎来送去，门连城市，车马骈阗。渔唱潇湘，猿啼岳麓，丝竹歌谣，时时入耳。复与四海高人，日谈禅道，岁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还有优劣也无？试道看！”良久云：“是处是慈氏，无门无善财。”

问：“既是护法善神，为甚么张弓架箭？”师曰：“礼防君子。”

问：“如何是佛？”师曰：“有钱使钱。”

师室中插剑一口，以草鞋一对，水一盆，置在剑边。每见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剑边拟议者，师曰：“险丧身失命了也。”便喝出。

宝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师曰：“海内法友，唯师与杨大年耳。大年弃我而先，仆年来顿觉衰落，忍死以一见公。仍以书抵潭师，敦遣之。”师恻然与侍者舟而东下，舟中作偈曰：

“长江行不尽，帝里到何时？既得凉风便，休将橹棹施。”至京师，与李公会月余，而李公果殁。临终画一圆相，又作偈献师：“世界无依，山河匪碍。大海微尘，须弥纳芥。拈起襆头，解下腰带。若觅死生，问取皮袋。”师曰：“如何是本来佛性？”公曰：“今日热如昨日。”随声便问师：“临行一句作么生？”师曰：“本来无罣碍，随处任方圆。”公曰：“晚来困倦。”更不答话。师曰：“无佛处作佛。”公于是泊然而逝。

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闻李公之化，与师问答，加叹久之。师哭之恸，临圹而别。有旨赐官舟南归。中途谓侍者曰：“我忽得风痹疾。”视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顿地曰：“当奈何！平生呵佛骂祖，今乃尔。”师曰：“无忧，为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后，不钝置汝。”后年正月五日示寂，寿五十四，腊三十二。

杨歧方会禅师

袁州杨歧方会禅师，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敏，及冠，不事笔砚，系名征商，课最坐不职。乃宵遁入瑞州九峰，恍若旧游，眷不忍去，遂落发。每阅经，心融神会，能折节扣参老宿。

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师皆佐之，总院事。依之虽久，然未有省发。每咨参，明曰：“库司事繁，且去。”他日又问。明曰：“监寺异时儿孙遍天下在，何用忙为？”

一日，明适出，雨忽作。师侦之小径，既见，遂扭住曰：“这老汉今日须与我说。不说打你去。”明曰：“监寺知是般事便休。”语未卒，师大悟，即拜于泥途。问曰：“狭路相逢时如何？”明曰：“你且躲避，我要去那里去。”师归。来日，具威仪，诣方丈礼谢。明呵曰：“未在。”

自是明每山行，师辄瞰其出，虽晚必击鼓集众。明遽还，怒曰：“少丛林暮而升座，何从得此规绳？”师曰：“汾阳晚参也，何谓非规绳乎？”

一日，明上堂，师出问：“幽鸟语喃喃，辞云入乱峰时如何？”明曰：“我行荒草里，汝又入深村。”师曰：“官不容针，更借一问。”明便喝。师曰：“好喝。”明又喝，师亦喝。明连喝两喝，师礼拜。明曰：“此事是个人方能担荷。”师拂袖便行。明移兴化，师辞归九峰。

后道俗迎居杨歧，次迁云盖。受请日，拈法衣示众曰：“会么？若也不会，今日无端走入水牯牛队里去也。还知么？筠阳九岫，萍实杨歧。”遂升座。时有僧出，师曰：“渔翁未掷钓，跃鳞冲浪来。”僧便喝，师曰：“不信道。”僧拊掌归众。师曰：“消得龙王多少风？”

问：“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师曰：“有马骑马，无马步行。”曰：“少年长老，足有机筹。”师曰：“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

问：“如何是佛？”师曰：“三脚驴子弄蹄行。”

曰：“莫祇这便是么？”师曰：“湖南长老。”乃曰：“更有问话者么？试出来相见。杨歧今日性命，在汝诸人手里，一任横拖倒拽。为甚么如此？大丈夫儿，须是当众决择，莫背地里似水底按葫芦相似，当众引验，莫便面赤。有么，有么？出来决择看。如无，杨歧今日失利。”师便下座。

九峰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得个同参。”师曰：“作么生是同参底事？”勤曰：“九峰牵犁，杨歧拽杷。”师曰：“正恁么时，杨歧在前，九峰在前？”勤拟议，师拓开曰：“将谓同参，元来不是。”

僧问：“人法俱遣，未是衲僧极则。佛祖双亡，犹是学人疑处。未审和尚如何为人？”师曰：“你祇要勘破新长老。”曰：“恁么则旋斫生柴带叶烧。”师曰：“七九六十三。”

问：“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师曰：“西天人不会唐言。”

上堂：“雾锁长空，风生大野。百草树木，作大师子吼。演说摩诃大般若，三世诸佛在你诸人脚跟下转大法轮。若也会得，功不浪施。若也不会，莫道杨歧山势险，前头更有最高峰。”

上堂：“举古人一转公案，布施大众。”良久曰：“口只堪吃饭。”

上堂：“踏著秤锤硬似铁，哑子得梦向谁说？须弥顶上浪滔天，大洋海里遭火爇。参！”

上堂：“杨歧一要，千圣同妙。布施大众，”拍禅床一下云：“果然失照。参！”

上堂：“杨歧一句，急著眼觑，长连床上，拈匙把箸。”

上堂，拈拄杖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画一画云：“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杂碎，作么生是诸人鼻孔？”良久云：“剑为不平离宝匣，药因救病出金瓶。”喝一喝，卓一下。

上堂：“杨歧无旨的，种田博饭吃。说梦老瞿昙，何处觅踪迹？”喝一喝，拍禅床一下。

上堂：“薄福住杨歧，年来气力衰。寒风凋败叶，犹喜故人归。啰啰哩，拈上死柴头，且向无烟火。”

上堂：“杨歧乍住屋壁疏，满床尽布雪真珠。缩却项，暗嗟吁。”良久曰：“翻忆古人树下居。”

上堂：“云盖是事不如，说禅似吞栗蒲。若向此处会得，佛法天地悬殊。”

上堂，掷下拄杖曰：“释迦老子著跌，偷笑云盖乱说。虽然世界坦平，也是将勤补拙。”

上堂：“释迦老子初生时，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今时衲僧，尽皆打模画样，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云盖不惜性命，亦为诸人打个样子。”遂曰：“阳气发时无硬地。”

示众：“一切智通无障碍。”拈起拄杖曰：“拄杖子向汝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掷下曰：“直得乾坤震裂，山岳摇动。会么？不见道，一切智智清净。”拍禅床曰：“三十年后，明眼人前，莫道杨歧龙头蛇尾。”

僧问：“拨云见日时如何？”师曰：“东方来者东方坐。”

问：“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衲僧得一，堪作甚么？”师曰：“钵盂口向天。”

慈明忌辰设斋，众才集，师于真前，以两手捏拳安头上，以坐具画一画，打一圆相，便烧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捏怪。”师曰：“首座作么生？”座曰：“和尚休捏怪。”师曰：“兔子吃牛奶。”第二座近前，打一圆相，便烧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师近前作听势，座拟议，师打一掌曰：“这漆桶也乱做。”

龙兴孜和尚迁化，僧至下遗书。师问：“世尊入灭，椁示双趺。和尚归真，有何相示？”僧无语。师捶胸曰：“苍天！苍天！”

室中问僧：“栗棘蓬你作么生吞？金刚圈你作么生透？”一日，三人新到。师问：“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曰：“参头上座，唤这个作甚么？”曰：“坐具。”师曰：“真个那！”曰：“是。”师复曰：“唤作甚么？”曰：“坐具。”师顾视左右曰：“参头却具眼。”

问第二人：“欲行千里，一步为初。如何是最初一句？”曰：“到和尚这里，争敢出手？”师以手画一画，僧曰：“了。”师展两手，僧拟议。师曰：“了。”

问第三人：“近离甚处？”曰：“南源。”师曰：“杨歧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吃茶。”

问僧：“败叶堆云，朝离何处？”曰：“观音。”师曰：“观音脚下一句作么生道？”曰：“适来相见了也。”师曰：“相见底事作么生？”僧无对。师曰：“第二上座代参头道看。”亦无对。师曰：“彼此相钝置。”

示众云：“春风如刀，春雨如膏。律令正行，万物情动。你道脚踏实地一句，作么生道出来？向东涌西没处道看。直饶道得，也是梁山颂子。”

示众云：“身心清净，诸境清净。诸境清净，身心清净。还知杨歧老人落处么？河里失钱河里摝。”

示众云：“景色乍晴，物情舒泰。举步也千身弥勒，动用也随处释迦。文殊普贤在这里。众中有不受人谩底，便道杨歧和麸粜面。然虽如是，布袋里盛锥子。”

示众云：“雪！雪！处处光辉明皎洁，黄河冻锁绝纤流，赫日光中须迸裂。须迸裂，那吒顶上吃蒺藜，金刚脚下流出血。”皇佑改元，示寂。塔于雪盖。

五祖法演禅师

蕲州五祖法演禅师，绵州邓氏子。三十五始弃家，祝发受具。往成都，习唯识、百法论，因闻菩萨入见道时，智与理冥，境与神会，不分能证所证。西天外道尝难比丘曰：“既不分能证所证，却以何为证？”无能对者。外道贬之，令不鸣钟鼓，反披袈裟。三藏奘法师至彼，救此义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难。师曰：“冷暖则可知矣，作么生是自知底事？”遂质本讲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讲莫疏其问，但诱曰：“汝欲明此，当往南方，扣传佛心宗者。”师即负笈出关。

所见尊宿，无不以此咨决所疑，终不破。洎谒圆照本禅师，古今因缘会尽，唯不会“僧问兴化：‘四方八面来时如何？’化云：‘打中间底。’僧作礼。化云：‘我昨日赴个村斋，中途遇一阵卒风暴雨，却向古庙里避得过。’”请益本。本云：“此是临济下因缘，须是问他家儿孙始得。”

师遂谒浮山远禅师，请益前话。远云：“我有个譬喻，说似你。你一似个三家村里卖柴汉子，把个匾担向十字街头，立地问人，中书堂今日商量甚么事？”师默计云：“若如此大故未在。”远一日语师曰：“吾老矣，恐虚度子光阴，可往依白云。此老虽后生，吾未识面，但见其颂临济三顿棒话，有过人处。必能了子大事。”师潸然礼辞。

至白云，遂举僧问南泉摩尼珠话，请问。云叱之，师领悟。献投机偈曰：“山前一片闲田地，叉手叮咛问祖翁。几度卖来还自买，为怜松竹引清风。”云特印可，令掌磨事。

未几，云至，语师曰：“有数禅客自庐山来，皆有悟入处。

教伊说，亦说得有来由。举因缘，问伊亦明得，教伊下语亦下得。只是未在。”师于是大疑，私自计曰：“既悟了，说亦说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参究累日，忽然省悟。从前宝惜，一时放下。走见白云，云为手舞足蹈，师亦一笑而已。师后曰：“吾因兹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载清风。”

云一日示众曰：“古人道，如镜铸像，像成后镜在甚么处？”众下语不契，举以问师。师近前问讯曰：“也不较多。”云笑曰：“须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开示方来。

初住四面，迁白云，晚居东山。僧问：“携筇领众，祖令当行，坐断要津，师意如何？”师曰：“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曰：“四面无门山岳秀，今朝且得主人归。”师曰：“你道路头在甚么处？”曰：“为甚么对面不相识？”师曰：“且喜到来。”

问：“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师曰：“人贫智短，马瘦毛长。”

问：“如何是白云为人亲切处？”师曰：“捩转鼻孔。”曰：“便恁么去时如何？”师曰：“不知痛痒汉。”

问：“达磨面壁，意旨如何？”师曰：“计较未成。”

曰：“二祖立雪时如何？”师曰：“将错就错。”曰：“只如断臂安心，又作么生？”师曰：“炀帝开汴河。”

问：“百尺竿头，如何进步？”师曰：“快走始得。”

问：“如何是临济下事？”师曰：“五逆闻雷。”

曰：“如何是云门下事？”师曰：“红旗闪烁。”

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师曰：“驰书不到家。”

曰：“如何是沩仰下事？”师曰：“断碑横古路。”僧礼拜。师曰：“何不问法眼下事？”曰：“留与和尚。”师曰：“巡人犯夜。”

问：“如何是白云一滴水？”师曰：“打碓打磨。”

曰：“饮者如何？”师曰：“教你无著面处。”

问：“天下人舌头，尽被白云坐断。白云舌头，甚么人坐断？”师曰：“东村王大翁。”

师乃曰：“适来思量得一则因缘，而今早忘了也。却是拄杖子记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也忘了。”遂卓一下，曰：“同坑无异土。咄！”

上堂：“幸然无一事。行脚要参禅，却被禅相恼，不透祖师关。如何是祖师关？把火入牛栏。”

上堂：“恁么恁么，虾跳不出斗；不恁么不恁么，弄巧成拙。软似铁，硬如泥，金刚眼睛十二两。衲僧手里秤头底，有价数，没商量。无鼻孔底将甚么闻香？”

上堂：“难难几何般，易易没巴鼻，好好催人老，默默从此得。过这四重关了，泗州人见大圣。参！”

上堂：“若要七纵八横，见老和尚打鼓升堂。七十三，八十四，将拄杖蓦口便筑。然虽如是，拈却门前下马台，剪却五色索，方始得安乐。”

僧问：“承师有言，山前一片闲田地，只如威音王己前，未审甚么人为主？”师曰：“问取写契书人。”曰：“和尚为甚倩人来答？”师曰：“只为你教别人问。”曰：“与和尚平出去也。”师曰：“大远在。”

问：“如何是佛？”师曰：“口是祸门。”又曰：“肥从口入。”

问：“佛未出世时如何？”师曰：“大憨不如小憨。”曰：“出世后如何？”师曰：“小憨不如大憨。”

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头上戴累垂。”曰：“见后如何？”师曰：“青布遮前。”

曰：“未见时为甚么百鸟衔华献？”师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曰：“见后为甚么不衔花献？”师曰：“贫与贱是人之所恶。”

问：“如何是佛？”师曰：“露胸跣足。”曰：“如何是法？”师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师曰：“钓鱼船上谢三郎。”

上堂：“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即秃却我舌。若不向你道，即哑却我口。且道还有为人处也无？四面有时拟为你吞却，祇被当门齿碍，拟为你吐却，又为咽喉小。且道还有为人处也无？”乃曰：“四面自来柳下惠。”

上堂：“结夏无可供养，作一家燕，管顾诸人。”遂抬手曰：“啰逻招，啰逻摇，啰逻送，莫怪空疏，伏惟珍重。”

上堂：“白云不会说禅，三门开向两边，有人动著关捩，两片东扇西扇。”

上堂：“一向恁么去，路绝人稀。一向恁么来，孤负先圣。去此二途，祖佛不能近。设使与白云同生同死，亦未称平生，何也？凤凰不是凡问物，不得梧桐誓不栖。”

上堂：“千峰列翠，岸柳垂金。樵父讴歌，渔人鼓舞。笙簧聒地，鸟语呢喃。红粉佳人，风流公子。一一为汝诸人发上上机，开正法眼。若向这里荐得，金色头陀无容身处。若也不会，吃粥吃饭，许你七穿八穴。”

上堂：“此个物，上拄天，下拄地。皖口作眼，皖山作鼻。

太平退身三步，放你诸人出气。”

上堂：“狗子还有佛性也无？也胜猫儿十万倍。”

上堂：“太平淈汉，事事尽经遍。如是三十年，也有人赞叹。且道赞叹个甚么？好个淈汉！”

上堂：“汝等诸人，见老和尚鼓动唇吻，竖起拂子，便作胜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动尾巴，却将作等闲。殊不知檐声不断前旬雨，电影还连后夜雷。谢监收。”

上堂：“有佛处不得住，换却你心肝五脏。无佛处急走过，雁过留声。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错举。出门便错，恁么则不去也，种粟却生豆。摘杨华，摘杨华，不觉日又夜，争教人少年？”

上堂：“悟了同未悟，归家寻旧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脱空，两岁学移走。湛水生莲花，一年生一度。”

僧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曰：“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曰：“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曰：“路上逢人半是僧。”曰：“如何是人境两俱夺？”师曰：“高空有月千门照，大道无人独自行。”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师曰：“少妇棹孤舟，歌声逐水流。”

小参，举：“德山云，今夜不答话，问话者三十棒。众中举者甚多，会者不少。且道向甚处见德山？有不顾性命者，试出来道看。若无，山僧为大众与德山老人相见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话，问话者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话也不问，棒也不吃。你道还契他德山老人么？到这里，须是个汉始得。况某甲十有余年，海上参寻，见数人尊宿，自为了当。及到浮山会里，直是开口不得。后到白云门下，咬破一个铁酸豏，直得百味具足。且道豏子一句作么生道？”乃曰：“花发冠媚早秋，谁人能染紫丝头？有时风动频相倚，似向阶前斗不休。”

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见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见端严奇特，或见丑陋不堪。动转行坐，青黄赤白，一一见了。子细看时，元来青布幔里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问：‘长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问甚么姓？’大众，山僧被他一问，直得无言可对，无理可伸。还有人为山僧道得么？昨日那里落节，今日这里拔本。”

上堂：“说佛说法，拈槌竖拂，白云万里。德山入门便棒，临济入门便喝。白云万里。然后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不得也则白云万里。忽有个汉出来道：‘长老你恁么道，也则白云万里。’这个说话，唤作矮子看戏，随人上下。三十年后，一场好笑。且道笑个甚么？笑白云万里。”

示众云：“祖师道：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达磨大师信脚来，信口道。后代儿孙，多成计较。要会开花结果处么？郑州梨，青州枣，万物无过出处好。”

示众云：“真如凡圣，皆是梦言。佛及众生，并为增语。”或有人出来道：“盘山老。”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开早，争得黄莺下柳条。”若更问道：“五祖老！”自云：“诺，惺惺著。”

示众云：“十方诸佛，六代祖师，天下善知识，皆同这个舌头。若识得这个舌头，始解大脱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丛林是佛。若也未识得这个舌头，只成小脱空，自谩去。明朝后日，大有事在。五祖恁么说话，还有实头处也无？”自云：“有。如何是实头处？归堂吃茶去。”

示众云：“每日起来，拄却临济棒，吹云门曲，应赵州拍，担仰山锹，驱沩山牛，耕白云田。七八年来，渐成家活。更告诸公，每人出一只手，相共扶助。唱村田乐，粗羹淡饭，且恁么过。何也？但愿今年蚕麦熟，罗睺罗儿与一文。”

示众，举：“德山和尚因僧问：‘从上诸圣，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无语句，亦无一法与人。’雪峰从此有省。后有僧问雪峰云：‘和尚见德山，得个甚么便休去？’峰云：‘我当时空手去、空手归。’白云今日说向透未过者，有个人从东京来，问伊甚处来？他却道苏州来。问伊苏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寻常。虽然如是，谩白云不过。何故？只为语音各别，毕竟如何？苏州菱，邵伯藕。”

示众：“佛祖生冤家，悟道染泥土。无为无事人，声色如聋瞽。且道如何即是？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总不得。忽有个出来道：恁么也得，不恁么也得，恁么不恁么总得。只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里作活计。”

小参，举：“陆亘大夫问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卧，拟作佛，得么？’云：‘得。’陆曰：‘莫不得么？’云：‘不得。’大众，夫为善知识，须明决择。为甚么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还知南泉落处么？白云不惜眉毛，与汝注破。得又是谁道来，不得又是谁道来？汝若更不会，老僧今夜为汝作个样子。”乃举手云：“将三界二十八天作个佛头，金轮水际作个佛脚，四大洲作个佛身。虽然作此佛儿子了，汝诸人又却在那里安身立命？大众还会也未？老僧作第二个样子去也。将东弗于逮作一个佛，南赡部洲作一个佛，西瞿耶尼作一个佛，北郁单越作一个佛。草木丛林是佛，蠢动含灵是佛。既恁么，又唤甚么作众生？还会也未？不如东弗于逮还他东弗于逮，南赡部洲还他南赡部洲，西瞿耶尼还他西瞿耶尼，北郁单越还他北郁单越，草木丛林还他草木丛林，蠢动含灵还他蠢动含灵。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既恁么，汝又唤甚么作佛？还会么？忽有个汉出来道：‘白云休寐语。’大众记取这一转。”

三佛侍师于一亭上夜话，及归灯已灭。师于暗中曰：“各人下一转语。”佛鉴曰：“彩凤舞丹霄。”佛眼曰：“铁蛇横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师曰：“灭吾宗者，乃克勤尔。”

崇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辞众曰：“赵州和尚有末后句，你作么生会？试出来道看。若会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这好事作么说？”良久曰：“说即说了，也只是诸人不知。要会么？富嫌千口少，贫恨一身多。珍重！”

时山门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复来矣。”归丈室净发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陨，四十里内岩谷震吼。阇维设利如雨，塔于东山之南。

大随元静禅师

彭州大随南堂元静禅师，阆之玉山大儒赵公约仲之子也。

十岁病甚，母祷之，感异梦，舍令出家。师成都大慈宝生院宗裔。元佑三年，通经得度。留讲聚有年，而南下首参永安恩禅师，于临济三顿棒话发明。次依诸名宿，无有当意者。闻五祖机峻，欲抑之，遂谒祖。

祖乃曰：“我此间不比诸方，凡于室中，不要汝进前退后，竖指擎拳，绕禅床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俩。祇要你一言下谛当，便是汝见处。”师茫然退，参三载。

一日入室罢，祖谓曰：“子所不语，已得十分，试更与我说看。”师即剖而陈之。祖曰：“说亦说得十分，更与我断看。”师随所问而判之。祖曰：“好即好，祇是未曾得老僧说话在。斋后可来祖师塔所，与汝一一按过始得。”

及至彼，祖便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担板汉，南泉斩猫儿，赵州狗子无佛性、有佛性”之语编辟之，其所对了无凝滞。至子胡狗话，祖遽转面曰：“不是。”师曰：“不是却如何？”祖曰：“此不是，则和前面皆不是。”师曰：“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头，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门者好看。才见僧入门，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处下一转语，教子胡结舌，老僧噤口，便是你了当处。”

次日入室，师默启其说。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当底人，此语祇似先师下底语。”师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虽承嗣他，谓他语拙，盖祇用远录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远录公，便与百丈、黄檗、南泉、赵州辈把手共行，才见语拙即不堪。”

师以为不然。乃曳杖渡江，适大水泛涨，因留。四祖侪辈挽其归。又二年，祖方许可。尝商略古今次，执师手曰：“得汝说须是吾举，得汝举须是吾说。而今而后，佛祖秘要，诸方关键，无逃子掌握矣。”

遂创南堂以居之，于是名冠寰海。成都帅席公旦请开法嘉佑。未几徙昭觉，迁能仁及大随。

上堂：“君王了了，将帅惺惺。一回得胜，六国平宁。”

上堂，举：“临济参黄檗之语，白云端和尚颂云：一拳拳倒黄鹤楼，一趯趯翻鹦鹉洲，有意气时添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师曰：“大随即不然。行年七十老躘踵，眼目精明耳不聋。忽地有人欺负我，一拳打倒过关东。”

上堂，问答已，乃曰：“有祖已来，时人错会，祇将言句以为禅道。殊不知道本无体，因体而得名。道本无名，因名而立号。祇如适来上座，才恁么出来，便恁么归众。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才恁么出来，眼在甚么处？若道不具眼，争合便恁么去？诸仁者，于此见得倜傥分明，则知二祖礼拜，依位而立，真得其髓。祇这些子是三世诸佛命根，六代祖师命脉，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处。虽然如是，须是亲到始得。”

上堂：“自己田园任运耕，祖宗基业力须争。悟须千圣头边坐，用向三涂底下行。”

僧问：“祖师心印，请师直指。”师曰：“你闻热么？”曰：“闻。”师曰：“且不闻寒？”曰：“和尚还闻热否？”师曰：“不闻。”曰：“为甚么不闻？”师摇扇曰：“为我有这个。”

问：“莲花未出水时如何？”师曰：“好。”曰：“出水后如何？”师曰：“好。”曰：“如何是莲华？”师曰：“好。”僧礼拜。师曰：“与他三个好，万事一时休。”

问：“未审如何是纪纲佛法底人？”师曰：“不可是鬼。”曰：“忽遇杀佛杀祖底来，又作么生支遣？”师曰：“老僧有眼不曾见。”

问：“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示。”师曰：“吃粥吃饭，莫教放在脑后。”曰：“终日吃时未尝吃。”师曰：“负心衲子，不识好恶。”

问：“劫火洞然，大千俱坏。未审这个坏也无？”师曰：“阿谁教你恁么问？”僧进前，鞠躬曰：“不审。”师曰：“是坏不坏？”僧无语。

有一老宿垂语云：“十字街头起一间茅厕，祇是不许人屙。”僧举以扣师。师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么人屙？”宿闻，焚香遥望大随，再拜谢之。

绍兴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异象。师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别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于天彭，二十四夜谓侍僧曰：“天晓无月时如何？”僧无对。师曰：“倒教我与汝下火始得。”

翌日还堋口廨院，留遗诫，蜕然示寂。门弟子奉全身归，烟雾四合，猿鸟悲鸣。茶毗异香遍野，舌本如故。设利五色者不可计，瘗于定光塔之西。后住天童、天目，文礼作师画像赞，可补行实之缺。因并录此赞曰：“东山一会人，唯他不唧留。别处著闲房，丛林难讲究。邡水潭蛇出惊人，钝铁锅鸡啼白昼。杂剧打来，全火祇候。晚岁放疏慵，却与俗和同。勤巴子使人勘验，掷香贴便显家风。定光无佛，枉费罗笼。临行摇铎向虚空，那知丧尽白云宗。”

昭觉克勤禅师

成都府昭觉寺克勤佛果禅师，彭州骆氏子，世宗儒。师儿时日记千言，偶游妙寂寺，见佛书，三复怅然，如获旧物。曰：“予殆过去沙门也。”即去家，依自省祝发，从文照通讲说，又从敏行授楞严。俄得病，濒死，叹曰：“诸佛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声求色见，宜其无以死也。”遂弃去。

至真觉胜禅师之席，胜方创臂出血，指示师曰：“此曹溪一滴也。”师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谒玉泉皓，次依金銮信、大沩哲、黄龙心、东林度，佥指为法器，而晦堂称他日临济一派属子矣。

最后见五祖，尽其机用，祖皆不诺。乃谓“祖强移换人”，出不逊语，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顿热病打时，方思量我在。”师到金山，染伤寒困极，以平日见处试之，无得力者。追绎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间，即归五祖。”病痊寻归，祖一见而喜，令即参堂，便入侍者寮。

方半月，会部使者解印还蜀，诣祖问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读小艳诗否？有两句颇相近。频呼小玉元无事，祇要檀郎认得声。”提刑应“喏喏”。祖曰：“且子细。”师适归侍立次，问曰：“闻和尚举小艳诗，提刑会否？”祖曰：“他祇认得声。”师曰：“祇要檀郎认得声。他既认得声，为甚么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柏树子！”师忽有省，遽出，见鸡飞上栏干，鼓翅而鸣。复自谓曰：“此岂不是声？”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鸭香销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祇许佳人独自知。”祖曰：

“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诣，吾助汝喜。”祖遍谓山中耆旧曰：“我侍者参得禅也。”由此，所至推为上首。

崇宁中还里省亲，四众迓拜。成都帅翰林郭公知章请开法六祖，更昭觉。

政和间谢事，复出峡南游。时张无尽寓荆南，以道学自居，少见推许。师舣舟谒之，剧谈华严旨要。曰：“华严现量境界，理事全真，初无假法。所以即一而万，了万为一。一复一，万复万，浩然莫穷。心佛众生，一二无差别。卷舒自在，无碍圆融。此蜼极则，终是无风币币之波。”公于是不觉促榻。师遂问曰：“到此与祖师西来意，为同为别？”公曰：“同矣。”师曰：“且得没交涉。”公色为之愠。师曰：“不见云门道，山河大地，无丝毫过患，犹是转句。直得不见一色，始是半提。更须知有向上全提时节。彼德山、临济，岂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复举“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无碍法界。”师又问：“此可说禅乎？”公曰：“正好说禅也。”师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里在。盖法界量未灭，若到事事无碍法界，法界量灭，始好说禅。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净偈曰：事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趁出淫坊，未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公曰：“美哉之论，岂易得闻乎！”于是以师礼留居碧岩，复徙道林。

枢密邓公子常奏赐紫服师号，诏住金陵蒋山，学者无地以容。补天宁万寿，上召见，褒宠甚渥。

建炎初，又迁金山，适驾幸维扬，入对，赐圆悟禅师，改云居。久之，复领昭觉。

僧问：“云门道，须弥山，意旨如何？”师曰：“推不向前，约不退后。”曰：“未审还有过也无？”师曰：“坐却舌头。”

曰：“如何夺人不是夺境？”师曰：“山僧有眼不曾见。”曰：“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曰：“阇黎问得自然亲。”曰：“如何是人境俱夺？”师曰：“收。”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师曰：“放。”

问：“有句无句，如藤倚树。如何得透脱？”师曰：“倚天长剑逼人寒。”曰：“祇如树倒藤枯，沩山为甚么呵呵大笑？”师曰：“爱他底，著他底。”

曰：“忽被学人掀倒禅床，拗折拄杖，又作个甚么伎俩？”师曰：“也是贼过后张弓。”

上堂：“通身是眼见不及，通身是耳闻不彻，通身是口说不著，通身是心鉴不出。直饶尽大地明得，无丝毫透漏，犹在半途。据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日月纵横挂，一亘晴空万古春。”

上堂：“山头鼓浪，井底扬尘。眼听似震雷霆，耳观如张锦绣。三百六十骨节，一一现无妙身，八万四千毛端，头头彰宝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尔如然。苟能千眼顿开，直是十方坐断。且超然独脱一句，作么生道？试玉须经火，求珠不离泥。”

上堂：“本来无形段，那复有唇觜。特地广称扬，替他说道理。且道他是阿谁？”

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后，俊鹘趁不及。正当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当处，可以含吐十虚。进一步，超越不可说香水海；退一步，坐断千里万里白云。不进不退，莫道阇黎，老僧也无开口处。”

上堂：“十方同聚会，本来身不昧。个个学无为，顶上用钳锤。此是选佛场，深广莫能量。心空及第归，利剑不如锥。庞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时将一茎草作丈六金身？有时将丈六金身作一茎草，甚是奇特，虽然如此，要且不曾动著向上关。且如何是向上关？铸印筑高坛。”

上堂：“有句无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树，银山铁壁。及至树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饶收拾得来，已是千里万里。祇如未有恁么消息时如何，还透得么？风暖鸟声碎，日高华影重。”

上堂：“第一句荐得，祖师乞命。第二句荐得，人天胆落。第三句荐得，虎口横身。不是循途守辙，亦非革辙移途。透得则六臂三头，未透亦人间天上。且三句外一句作么生道？生涯祇在丝纶上，明月扁舟泛五湖。”

示众云：“一言截断，千圣消声。一剑当头，横尸万里。所以道，有时句到意不到，有时意到句不到。句能铲意，意能铲句。意句交驰，衲僧巴鼻。若能恁么转去，青天也须吃棒。且道凭个甚么？可怜无限弄潮人，毕竟还落潮中死。”

示众云：“万仞崖头撒手，要须其人。千钧之弩发机，岂为鼷鼠？云门睦州，当面蹉过。德山临济，诳謼闾阎。自余立境立机，作窠作窟，故是灭胡种族。且独脱一句作么生道？万缘迁变浑闲事，五月山房冷似冰。”

师云：“大机圆应，大用纵横，不堕千圣机关，不游诸祖窠窟。举一机，千机截断；拈一事，万事齐彰。须是他大解脱人乃能明向上宗旨。岂不见维摩不离本座，移妙喜世界，如针锋持枣叶。又不见大仰云：‘拈一片木叶，便是移一座仰山去。’是知个事若在心机意识路布，言诠上觅，大似掘地觅天，了没交涉。若是个生铁铸就，不涉化城，不由迷悟，不拘得失，然后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一见一切见，一用一切用，此犹是衲僧家垂手应机，为人边行履。若使他独照独运，乃至千圣觅他不着，诸天捧华无路，魔外潜观不见，周旋往返，十方无碍，一念普应，前后际断。只如今，坐立俨然，灯烛荧煌，且道是什么时节？若道是唯心境界，正坐在荆棘林里；若道是向上时节，亦未跳出金刚圈在。总不恁么，又作么生？还有人道得么？若不蓝田射石虎，几乎误杀李将军。”

绍兴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书偈遗众，投笔而逝。

茶毗舌齿不坏，设利五色无数。塔于昭觉寺之侧，谥真觉禅师。

大慧宗杲禅师

临安府径山宗杲大慧普觉禅师，宣城奚氏子。夙有英气。年十二入乡校，一日因与同窗戏，以砚投之，误中先生帽，偿金而归。曰：“大丈夫读世间书，曷若究出世法？”即诣东山慧云院事慧齐。

年十七，薙发具毗尼。偶阅古云门录，怳若旧习。往依广教珵禅师，弃游四方。从曹洞诸老宿，既得其说，去登宝峰，谒湛堂准禅师。堂一见异之，俾侍巾。指以入道捷径，师横机无所让。堂诃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识领解，则为所知障。”堂疾革，嘱师曰：“吾去后，当见川勤，必能尽子机用。”堂卒，师趋谒无尽居士，求堂塔铭。无尽门庭高，少许可，与师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师庵曰妙喜。洎后再谒，且嘱令见圆悟。

师至天宁，一日闻悟升堂，举：“僧问云门：‘如何是诸佛出身处？’门曰：‘东山水上行。’若是天宁即不然。忽有人问：‘如何是诸佛出身处？’只向他道：‘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师于言下，忽然前后际断，虽然动相不生，却坐在净裸裸处。悟谓曰：“也不易，你得到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为大病。不见道，悬崖撒手，自肯承当。绝后再苏，欺君不得。须信有这个道理。”遂令居择木堂，为不釐务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悟每举“有句无句，如藤倚树”问之。师才开口，悟便曰：“不是，不是。”经半载，遂问悟曰：“闻和尚当时在五祖曾问这话，不知五祖道甚么？”悟笑而不答。师曰：“和尚当时须对众问，如今说亦何妨。”悟不得已，谓曰：“我问有句无句，如藤倚树，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画也画不就。又问树倒藤枯时如何？祖曰：相随来也。”师当下释然，曰：“我会也。”悟遂举数因缘诘之，师酬对无滞。悟曰：“始知吾不汝欺。”

遂著临济正宗记付之，俾掌记室。未几，令分坐。室中握竹篦以验学者，丛林浩然归重，名振京师。

右丞相吕公舜徒奏赐紫衣、佛日之号。会女真之变，其酋欲取禅僧十数人，师在选得免。趋吴虎丘度夏，因阅华严至“菩萨登第七地，证无生法忍”，洞晓向所请问湛堂殃崛摩罗持钵至产妇家因缘。

时圜悟诏住云居，师往省觐，至山次日，即请为第一座。

时会中多龙象，以圜悟久虚座元，俟师之来，颇有不平之心。及冬至，秉拂昭觉元禅师出众问云：“眉间挂剑时如何？”师曰：“血溅梵天。”圜悟于座下，以手约云：“住！住！问得极好，答得更奇。”元乃归众，丛林由是改观。

圜悟归蜀，师于云居山后古云门旧址，创庵以居，学者云集。久之入闽，结茅于长乐洋屿，从之得法者，十有三人。

又徙小溪云门庵，后应张丞相魏公浚径山之命，开堂日，僧问：“人天普集，选佛场开。祖令当行，如何举唱？”

师云：“钝鸟逆风飞。”曰：“遍界且无寻觅处，分明一点座中圆。”师曰：“人间无水不朝东。”

复有僧竞出，师约住云：“假使大地尽末为尘，一一尘有一一口，一一口具无碍广长舌相，一一舌相出无量差别音声，一一音声发无量差别言词，一一言词有无量差别妙义，如上尘数，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声，如是言词，如是妙义，同时致百千问难，问问各别，不消长老咳嗽一声，一时答了。乘时于其中间，作无量无边广大佛事，一一佛事周遍法界，所谓一毛现神变，一切佛同说经于无量劫，不得其边际，便恁么去闹热门庭即得，正眼观来。正是业识茫茫，无本可据，祖师门下一点也用不著。况复勾章棘句，展弄词锋，非唯埋没从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厘系念，三涂业因。瞥尔情生，万劫羁锁。圣名凡号，尽是虚声。殊相劣形，皆为幻色。汝欲求之，得无累乎！及其厌之，又成大患。看他先圣恁么告报，如国家兵器，岂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无这个消息。山僧今日，如斯举唱，大似无梦说梦，好肉剜疮。检点将来，合吃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么？若有，堪报不报之恩，共助无为之化。如无，倒行此令去也。”蓦拈拄杖云：“横按镆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斩痴顽。”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

道法之盛，冠于一时。众二千余，皆诸方俊乂。

侍郎张公九成，亦从之游，洒然契悟。一日，因议及朝政，与师连祸。绍兴辛酉五月，毁衣牒，屏居衡阳，乃裒先德机语，间与拈提，离为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阳。

又五年，高宗皇帝特恩放还。明年春，复僧伽梨，四方虚席以邀，率不就。后奉朝命，居育王。

逾年有旨，改径山，道俗歆慕如初。孝宗皇帝为普安郡王时，遣内都监入山谒师，师作偈为献。

及在建邸，复遣内知客诣山，供五百应真，请师说法，祝延圣寿。亲书妙喜庵三字，并制赞宠寄之。

上堂：“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时节若至，其理自彰。”举起拂子曰：“还见么？”击禅床曰：“还闻么？闻见分明，是个甚么？若向这里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时报足。其或未然，径山打葛藤去也。”

上堂：“祖师道：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无咎无法，不生不心。能随境灭，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大小祖师，却作座主见解。径山即不然，眼不自见，刀不自割。吃饭济饥，饮水定渴。临济德山特地迷，枉费精神施棒喝。除却棒，拈却喝，孟八郎汉，如何止遏？”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德山棒，临济喝，今日为君重拈掇。天何高，地何阔，休向粪埽堆上更添搕。换却骨，洗却肠，径山退身三步，许你诸人商量。且道作么生商量？”掷下拄杖，喝一喝曰：“红粉易成端正女，无钱难作好儿郎。”

上堂：“正月十四十五，双径椎锣打鼓。要识祖意西来，看取村歌社舞。”

上堂：“久雨不曾晴，豁开天地清。祖师门下事，何用更施呈？”

上堂，举圆通秀禅师示众曰：“少林九年冷坐，刚被神光觑破。如今玉石难分，祗得麻缠纸裹。这一个，那一个，更一个，若是明眼人，何须重说破？径山今日不免狗尾续貂，也有些子。老胡九年话堕，可惜当时放过。致令默照之徒，鬼窟长年打坐。这一个，那一个，更一个，虽然苦口叮咛，却似树头风过。”

上堂：“才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卓拄杖曰：“唯有这个不迁。”掷拄杖曰：“一众耳闻目睹。”

圆悟禅师忌，师拈香曰：“这个尊慈，平昔强项，气压诸方，逞过头底颟顸，用格外底儱侗。自言我以木子换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将断贯索穿却鼻孔。索头既在径山手里，要教伊生也由径山，要教伊死也由径山。且道以何为验？”遂烧香曰：“以此为验。”

问：“古镜未磨时如何？”师曰：“火不待日而热。”曰：“磨后如何？”师曰：“风不待月而凉。”曰：“磨与未磨时如何？”师曰：“交。”

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意作么生？”师曰：“钉钉胶黏。”

问：“一法若有，毗卢堕在凡夫。万法若无，普贤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请师速道。”师曰：“脱壳乌龟飞上天。”

问：“高揖释迦，不拜弥勒时如何？”师曰：“梦里惺惺。”问：“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前百丈曰，不落因果，为甚么堕野狐身？”师曰：“逢人但恁么举。”曰：“祇如后百丈道，不昧因果，为甚么脱野狐身？”师曰：“逢人但恁么举。”

曰：“或有人问径山，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未审和尚向他道甚么？”师曰：“向你道，逢人但恁么举。”

师室中问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么生会？”僧曰：“领。”师曰：“领你屋里七代先灵。”僧便喝，师曰：“适来领，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么事？”僧无语。师打出。

僧请益夹山境，话声未绝，师便喝。僧茫然。师曰：“你问甚么？”僧拟举，师连打，喝出。师才见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师曰：“没量大人，被语脉里转却。”

次一僧入，师亦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师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觅个甚么？”便打出。

复一僧入曰：“适来两僧不会和尚意。”师低头嘘一声，僧罔措。师打曰：“却是你会老僧意？”

问僧：“我前日有一问在你处，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即今因甚么瞌睡？”僧曰：“如是，如是。”师曰：“道甚么？”僧曰：“不是，不是。”师连打两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

举竹篦问僧曰：“唤作竹篦则触，不唤作竹篦则背。不得下语，不得无语，速道！速道！”僧曰：“请和尚放下竹篦，即与和尚道。”师放下竹篦，僧拂袖便出。师曰：“侍者认取这僧著。”

又举问僧，僧曰：“瓮里怕走却鳖那！”师下禅床擒住，曰：“此是谁语？速道！”僧曰：“实不敢谩昧老师，此是竹庵和尚教某恁么道。”师连打数棒，曰：“分明举似诸方。”

寻示微恙，八月九日，学徒问安，师勉以弘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亲书遗奏，又贻书辞紫岩居士。

侍僧了贤请偈，复大书曰：“生也祇恁么，死也祇恁么。有偈与无偈，是甚么热大？”掷笔委然而逝。

**祖师集**

**五**

**禅师语录**

僧那禅师

示门人慧满曰：“汝欲明本心者，当审谛推察，遇色遇声，未起觉观时，心何所之？是无耶？是有耶？既不堕有无处所，则心珠独朗，常照世间，而无一尘许间隔，未尝有一刹那顷断续之相。”

满后亦奉头陀行，惟蓄二针，冬则乞补，夏则舍之。心无怖畏，睡而不梦。尝示人曰：“诸佛说心，令知心相虚妄。今乃重加心相，深违佛意。又增论议，殊乖大理。”

向居士

士幽栖林野，木食涧饮。北齐天保初，闻二祖盛化，乃致书曰：“影由形起，响逐声来，弄影劳形，不识形为影本；扬声止响，不知声是响根。除烦恼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果，喻默声而求响。故知迷悟一涂，愚智非别。无名作名，因其名则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因其理则争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未及造谒，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二祖回示曰：“备观来意皆如实，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见之徒辈，申辞措笔作斯书。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居士捧披祖偈，乃申礼觐，密承印记。

牛头山智岩禅师

师尝在谷中入定，山水暴涨，师怡然不动，其水自退。有猎者遇之，因改过修善。

复有昔同从军者二人，闻师隐遁，乃共入山寻之。既见，因谓师曰：“郎将狂邪，何谓住此？”师曰“我狂欲醒，君狂正发。夫嗜色淫声，贪荣冒宠，流转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叹息而去。

师后谒融禅师发明大事。融谓师曰：“吾受信大师真诀，所得都亡。设有一法胜过涅槃，吾说亦如梦幻。夫一尘飞而翳天，一芥堕而覆地，汝今已过此见，吾复何云？山门化导，当付之于汝。”

牛头山智威禅师

师示门人慧忠曰：“莫系念，念成生死河。轮回六趣海，无见出长波。”忠答曰：“念想由来幻，性自无始终，若得此中意，长波当自止。”师又示偈曰：“余本性虚无，缘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还归空处坐。”忠答曰：“虚无是实体，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须息，即泛般若船。”师知其了悟，乃付以院事。

牛头山慧忠禅师

师嗣智威禅师，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铛。尝有供僧谷两廪，盗者窥伺，虎为守之。县令张逊者，至山顶谒。问师：“有何徒弟？”师曰：“有三五人。”逊曰：“如何得见？”师敲禅床，有三虎哮吼而出。逊惊怖而退。

后众请入城，居庄严旧寺。师欲于殿东别创法堂。先有古木，群鹊巢其上，工人将伐之。师谓鹊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讫，群鹊乃迁巢他树。

初筑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复潜资夜役，遂不日而就。由是四方学徒云集，得法者有三十四人，各住一方，转化多众。

师有安心偈曰：“人法双净，善恶两忘。直心真实，菩提道场。”

天柱崇慧禅师

僧问：“如何是天柱境？”师曰：“主簿山高难见日，玉镜峰前易晓人。”

问：“达磨未来此土时，还有佛法也无？”师曰：“未来且置，即今事作么生？”曰：“某甲不会，乞师指示。”师曰：“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僧无语。师复曰：“阇梨会么？”曰：“不会。”师曰：“自己分上作么生，干他达磨来与未来作么？他家来，大似卖卜汉。见汝不会，为汝锥破卦文，才生吉凶，尽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师曰：“汝才出门时，便不中也。”

问：“如何是天柱家风？”师曰：“时有白云来闭户，更无风月四山流”

问：“如何是大通智胜佛？”师曰：“旷大劫来，未曾雍滞，不是大通智胜佛是什么？”曰：“为什么佛法不现前？”师曰：“只为汝不会，所以成不现前。汝若会去，亦无佛可成。”

问：“如何是道？”师曰：“白云覆青嶂，蜂鸟步庭花。”

问：“从上诸圣有何言说？”师曰：“汝今见吾有何言说？”

问：“宗门中事，请师举唱。”师曰：“石牛长吼真空外，木马嘶时月隐山。”

问：“如何是和尚利人处？”师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

问：“如何是天柱山中人？”师曰：“独步千峰顶，优游九曲泉。”

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白猿抱子来青嶂，蜂蝶衔花绿蕊间。”

鹤林玄素和尚

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会即不会，疑即不疑。”又曰：“不会不疑底，不疑不会底。”

有僧扣门，师问：“是甚么人？”曰：“是僧。”师曰：“非但是僧，佛来亦不著。”曰：“为甚么不著？”师曰：“无汝栖泊处。”

径山道钦禅师

僧问：“如何是道？”师曰：“山上有鲤鱼，海底有蓬尘。”

马祖令人送书到，书中作一圆相。师发缄，于圆相中著一点，却封回。忠国师闻，乃云：“钦师犹被马师惑。”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汝问不当。”曰：“如何得当？”师曰：“待吾灭后，即向汝说。”

唐大历三年，代宗诏至阙下，亲加瞻礼。一日，同忠国师在内庭坐次，见帝驾来，师起立。帝曰：“师何以起？”师曰：“檀越何得向四威仪中见贫道。”

天台云居智禅师

尝有华严院僧继宗问：“见性成佛，其义云何？”师曰：“清净之性，本来湛然，无有动摇，不属有无、净秽、长短、取舍，体自倏然。如是明见，乃名见性。性即佛，佛即性，故曰见性成佛。”曰：“性既清净，不属有无，因何有见？”师曰：“见无所见。”曰：“既无所见，何更有见？”师曰：“见处亦无。”曰：“如是见时，是谁之见？”师曰：“无有能见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师曰：“汝知否？妄计为有，即有能所，乃得名迷。随见生解，便堕生死。明见之人即不然。终日见，未尝见。求名处体相不可得，能所俱绝，名为见性。”曰：“此性遍一切处否？”师曰：“无处不遍。”曰：“凡夫具否？”师曰：“上言无处不遍，岂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诸佛菩萨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独萦此苦？何曾得遍？”师曰：“凡夫于清净性中计有能所，即堕生死；诸佛大士善知清净性中，不属有无，即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说，即有能了不了人。”师曰：“了尚不可得，岂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师曰：“我以要言之，汝即应念清净性中无有凡圣，亦无了不了人。凡之与圣，二俱是名。若随名生解，即堕生死；若知假名不实，即无有当名者。”又曰：“此是极究竟处，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见有净秽凡圣，亦是大病。作无凡圣解，又属拨无因果。见有清净性可栖止，亦大病。作不栖止解，亦大病。然清净性中，虽无动摇，且不坏方便应用及兴慈运悲。如是兴运之处，即全清净之性。可谓见性成佛矣。”继宗踊跃礼谢而退。

鸟窠道林禅师

秦望山有长松，枝叶繁茂，盘屈如盖，师栖止其上，故时人谓之鸟窠禅师。复有鹊巢于其侧，自然驯狎，人亦目为鹊巢和尚。

有侍者会通，一日欲辞师去。师问曰：“汝今何往？”对曰：“会通为法出家，和尚不垂兹诲，今往诸方学佛法去。”师曰：“若是佛法，吾此间亦有少许。”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师于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领悟玄旨。

元和中，白居易侍郎出守兹郡，因入山谒师。问曰：“禅师住处甚危险。”师曰：“太守危险尤甚！”白曰：“弟子位镇江山，何险之有！”师曰：“薪火相交，识性不停，得非险乎？”又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曰：“三岁孩儿也解恁么道。”师曰：“三岁孩儿虽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白舍人亲受心戒，又时对坐，并无言说。舍人第三弟子见此，造诗曰：“白头居士对禅师，正是楞严三昧时。一物也无百味足，恒沙能有几人知？”

师问白舍人：“汝是白家儿否？”舍人称名：“白居易”，师曰：“汝阿爷姓什么？”舍人无对。

舍人归京，入寺游戏，见僧念经，便问：“甲子多少？”对曰：“八十五。”进曰：“念经得几年？”对曰：“六十年。”舍人云：“大奇，大奇！虽然如此，出家自有本分事，作么生是和尚本分事？”僧无对。舍人因此诗曰：“空门有路不知处，头白齿黄犹念经。何年饮著声闻酒，迄至如今醉未醒。”

神秀禅师

师有偈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将心外求，舍父逃走。”

嵩岳慧安国师

师遍历名迹，至嵩岳，云：“是吾终焉之地也。”自尔禅者辐凑。有坦然、怀让二僧来参问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何不问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师曰：“当观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师以目开合示之。然于言下知归，让乃即谒曹溪。

武后徵至辇下，待以师礼，与秀禅师同加钦重。后尝问师：“甲子多少？”师曰：“不记。”后曰：“何不记邪？”师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环。环无起尽，焉用记为？况此心流注，中间无间。见沤起灭者，乃妄想耳。从初识至动相灭时，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记乎？”

寿州道树禅师

师年五十，于寿州三峰山结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谈诡异，于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萨、罗汉、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呈声响。师之学徒睹之，皆不能测。如此涉十年，后寂无形影。师告众曰：“野人作多色伎俩，眩惑于人。只消老僧不见不闻，伊伎俩有穷，吾不见不闻无尽。”

嵩岳破灶堕和尚

师不称名氏，言行叵测。隐居嵩岳，山坞有庙甚灵。殿中唯安一灶，远近祭祀不辍，烹杀物命甚多。师一日领侍僧入庙，以杖敲灶三下曰：“咄！此灶只是泥瓦合成，圣从何来？灵从何起？恁么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灶乃倾破堕落。须臾，有一人青衣峨冠，设拜师前。师曰：“是甚么人？”曰：“我本此庙灶神，久受业报。今日蒙师说无生法，得脱此处，生在天中，特来致谢。”师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强言。”神再礼而没。少选，侍僧问曰：“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诲。灶神得甚么径旨，便得生天。”师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别也无道理为伊。”侍僧无言。师曰：“会么？”僧曰：“不会。”师曰：“本有之性，为甚么不会？”侍僧等乃礼拜。师曰：“堕也堕也！破也破也！”

后义丰禅师举似安国师，安叹曰：“此子会尽，物我一如。可谓如朗月处空，无不见者，难构伊语脉。”丰问曰：“未审甚么人构得他语脉？”安曰：“不知者。”时号为破灶堕。

僧问：“物物无形时如何？”师曰：“礼即唯汝非我，不礼即唯我非汝。”其僧乃礼谢。师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转物，即同如来。’”

有僧从牛头处来，师问曰：“来自何人法会？”僧近前叉手，绕师一匝而出。师曰：“牛头会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师上肩叉手而立。师曰：“果然！果然！”僧却问曰：“应物不由他时如何？”师曰：“争得不由他！”曰：“恁么则顺正归元去也。”师曰：“归元何顺？”曰：“若非和尚，几错招愆。”师曰：“犹是未见四祖时道理。见后道将来。”僧却绕师一匝而出。师曰：“顺正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礼。

又僧侍立久，师乃曰：“祖祖佛佛，只说如人本性本心，别无道理。会取，会取。”僧礼谢。师乃以拂子打之曰：“一处如是，千处亦然。”僧乃叉手近前，应喏一声。师曰：“更不信。更不信。”

僧问：“如何是大阐提人？”师曰：“尊重礼拜。”曰：“如何是大精进人？”师曰：“毁辱嗔恚。”其后莫知所终。

嵩岳元圭禅师

师示神人曰：“以有心奉持，而无心拘执，以有心为物，而无心想身，能如是，则先天地生不为精，后天地死不为老，终日变化而不为动，毕尽寂默而不为休，信此则虽娶非妻也，虽向非取也，虽柄非权也，虽作非故也，虽醉非昏也。若能无心于万物，则罗欲不为淫，福淫祝善不为盗，滥误疑混不为杀，先后违天不为妄，昏荒颠倒不为醉，是谓无心也。无心则无戒，无戒则无心，无佛无众生，无汝及无我，孰为戒哉！”

保唐无住禅师

时杜公与戎帅召三学硕德俱会寺中，致礼讫，公问曰：“弟子闻金和尚说无忆、无念、莫妄三句法门，是否？”师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师曰：“无忆名戒，无念名定，无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师还以三句示人否？”师曰：“初心学人，还令息念，澄停识浪，水清影现。悟无念体，寂灭现前，无念亦不立也。”于时庭树鸟鸣，公问曰：“师闻否？”师曰：“闻。”鸟去已，又问：“师闻否？”师曰：“闻。”公曰：“鸟去无声，云何言闻？”师乃普告大众曰：“佛世难值，正法难闻，各各谛听。闻无有闻，非关闻性。本来不生，何曾有灭？有声之时，是声尘自生；无声之时，是声尘自灭。而此闻性不随声生，不随声灭。悟此闻性，则免声尘之所转。当知闻无生灭，闻无去来。”公与僚属大众稽首。

又问：“何名第一义？第一义者从何次第得入？”师曰：“第一义无有次第，亦无出入。世谛一切有，第一义即无。诸法无性性，说名第一义。佛言：‘有法名俗谛，无性第一义。’”公曰：“如师开示，实不可思议。”公又曰：“弟子性识微浅，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论章疏两卷，可得称佛法否？”师曰：“夫造章疏，皆用识心，思量分别，有为有作，起心动念，然可造成。据论文云：‘当知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唯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说相，著名字相，著心缘相，既著种种相，云何是佛法？”公起作礼曰：“弟子亦曾问诸供奉大德，皆赞弟子不可思议。当知彼等但徇人情，师今从理解说，合心地法，实是真理，不可思议。”公又问：“云何不生？云何不灭？如何得解脱？”师曰：“见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灭，既无生灭，即不被前尘所缚，当处解脱。不生名无念，无念即无灭，无念即无缚，无念即无脱。举要而言，识心即离念，见性即解脱。离识心见性外，更有少法门证无上菩提者，无有是处。”

公曰：“何名识心见性？”师曰：“一切学道人，随念流浪，盖为不识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顺生，念灭亦不依寂。不来不去，不定不乱，不取不舍，不沉不浮。无为无相活泼泼，平常自在。此心体毕竟不可得，无可知觉，触目皆如，无非见性也。”公与大众作礼称赞，踊跃而去。

崛多三藏

崛多三藏嗣六祖，天竺人也。行至太原定襄县历村，见秀大师弟子结草为庵，独坐观心。师问：“作什么？”对曰：“看静。”师曰：“看者何人？静者何物？”僧遂起礼拜，问：“此理如何，乞师指示！”师曰：“何不自看？何不自静？”僧无对。

师见根性迟回，乃曰：“汝师是谁？”对曰：“秀和尚。”师曰：“汝师只教此法，为当别有意旨？”对曰：“只教某甲看静。”师曰：“西天下劣外道所习之法，此土以为禅宗。也大误人！”其僧问：“三藏师是谁？”师曰：“六祖。”又曰：“正法难闻，汝何不往彼中？”其僧闻师提训，便去曹溪，礼见六祖，具陈上事。六祖曰：“诚如崛多所言，汝何不自看？何不自静？教谁静汝？”其僧言下大悟也。

耽源应真禅师

吉州耽源山应真禅师，为南阳忠国师侍者时，一日国师在法堂中，师入来。国师乃放下一足，师见便出，良久却回。国师曰：“适来意作么生？”师曰：“向阿谁说即得。”国师曰：“我问你。”师曰：“甚么处见某甲？”师又问：“百年后有人问极则事如何？”国师曰：“幸自可怜生！须要觅个护身符子作么？”

异日，师携篮子归方丈。国师问：“篮里甚么物？”师曰：“青梅。”国师曰：“将来何用？”师曰：“供养。”国师曰：“青在，争堪供养？”师曰：“以此表献。”国师曰：“佛不受供养。”师曰：“某甲只恁么，和尚如何？”国师曰：“我不供养。”师曰：“为甚么不供养？”国师曰：“我无果子。”

百丈海和尚在泐潭山牵车次，师曰：“车在这里，牛在甚么处？”丈斫额，师乃拭目。

麻谷问：“十二面观音岂不是圣？”师曰：“是。”麻谷与师一掴。师曰：“想汝未到此境。”

国师讳日设斋，有僧问曰：“国师还来否？”师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设斋作么？”师曰：“不断世谛。”

宗密禅师

师云：“若顿悟自心本来清净，元无烦恼，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禅，亦名如来清净禅，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习，自然渐得百千三昧。达摩门下展转相传者，是此禅也。”

师曰：“荷泽云：‘见清净体，于诸三昧、八万四千诸波罗蜜门，皆于见上一时起用，名为慧眼。’若当真如相应之时，善恶不思，空有不念，万化寂灭。万法俱从思想缘念而生，皆是虚空，故云化也。既一念不生，则万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然寂灭也。此时更无所见，照体独立，梦智亡阶，三昧诸波罗蜜门，亦一时空寂，更无所得。散乱与三昧，此岸与彼岸，是相待对治之说。若知心无念，见性无生，则定乱真妄，一时空寂，故无所得也。”

问：“不审此是见上一时起用否？”答：“然见性圆明，理绝相累，即绝相为妙用，住相为执情，于八万法门，一一皆尔。一法有，为一尘；一法空，为一用。故云：‘见清净体，则一时起用矣。’”

师云：“泯绝无寄宗者，说凡圣等法，皆如梦幻，都无所有，本来空寂，非今始无，即此达无之智，亦不可得。平等法界，无佛无众生，法界亦是假名。心既不有，谁言法界？无修不修，无佛不佛。设有一法胜过涅槃，我说亦如梦幻。无法可拘，无佛可作，凡有所作，皆是迷妄。如此了达，本来无事，心无所寄，方免颠倒，始名解脱。”

佛光如满禅师

唐顺宗问：“佛从何方来？灭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处？”师答曰：“佛从无为来，灭向无为去。法身等虚空，常住无心处。有念归无念，有住归无住。来为众生来，去为众生去。清净真如海，湛然体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虑。”帝又问：“佛向王宫生，灭向双林灭。住世四十九，又言无法说。山河与大海，天地及日月。时至皆归尽，谁言不生灭。疑情犹若斯，智者善分别。”师答曰：“佛体本无为，迷情妄分别。法身等虚空，未曾有生灭。有缘佛出世，无缘佛入灭。处处化众生，犹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断，非生亦非灭。生亦未曾生，灭亦未曾灭。了见无心处，自然无法说。”帝闻大悦，益重禅宗。

麻谷宝彻禅师

师侍马祖行次，问：“如何是大涅槃？”祖曰：“急。”师曰：“急个甚么？”祖曰：“看水。”

师使扇次，僧问：“风性常住，无处不周，和尚为甚么却摇扇？”师曰：“你只知风性常住，且不知无处不周。”曰：“作么生是无处不周底道理？”师却摇扇。僧作礼，师曰：“无用处师僧，著得一千个，有甚么益？”

问僧：“甚处来？”僧不审。师又问：“甚处来？”僧珍重！师下床擒住曰：“这个师僧！问著便作佛法只对。”曰：“大似无眼师。”放手曰：“放汝命，通汝气。”僧作礼，师欲扭住，僧拂袖便行。师曰：“休将三岁竹，拟比万年松。”

师同南泉二三人去谒径山，路逢一婆。乃问：“径山路向甚处去？”婆曰：“蓦直去。”师曰：“前头水深过得否？”婆曰：“不湿脚。”师又问：“上岸稻得与么好，下岸稻得与么怯。”婆曰：“被螃蟹吃却也。”师曰：“禾好香。”婆曰：“没气息。”师又问：“婆住在甚处？”婆曰：“只在这里。”

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携盏三只至，谓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吃茶。”三人相顾间，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于是拈盏倾茶便行。

东寺如会禅师

师乃始兴曲江人也。初谒径山，后参大寂。学徒既众，僧堂床榻为之陷折，时称“折床会”也。自大寂去世，师常患门徒以“即心即佛”之谈诵忆不已，且谓：“佛于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画师，而云即佛？”遂示众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剑去远矣，尔方刻舟。”时号东寺为禅窟焉。

相国崔公群出为湖南观察使，见师问曰：“师以何得？”师曰：“见性得疲乏。”师方病眼，公讥曰：“既云见性，其奈眼何！”师曰：“见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谢之。公见鸟雀于佛头上放粪，乃问：“鸟雀还有佛性也无？”师曰：“有。”公曰：“为甚么向佛头上放粪？”师曰：“是伊为甚么不向鹞子头上放？”

仰山参，师问：“汝是甚处人？”仰曰：“广南人。”师曰：“我闻广南有镇海明珠，是否？”仰曰：“是。”师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即隐，白月即现。”师曰：“还将得来也无？”仰曰：“将得来！”师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到沩山，亦被索此珠，直得无言可对，无理可伸。”师曰：“真师子儿，善能哮吼。”仰礼拜了，却入客位，具威仪，再上人事。师才见，乃曰：“已相见了也！”仰曰：“恁么相见，莫不当否？”师归方丈，闭却门。仰归，举似沩山。沩曰：“寂子是甚么心行？”仰曰：“若不恁么，争识得他？”

后复有人问师曰：“某甲拟请和尚开堂得否？”师曰：“待将物裹石头暖即得。”彼无语。

章敬寺怀晖禅师

师上堂：“至理亡言，时人不悉。强习他事，以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尘境，是个微妙大解脱门。所有鉴觉，不染不碍，如是光明，未曾休废。曩劫至今，固无变易。犹如日轮，远近斯照。虽及众色，不与一切和合。灵烛妙明，非假锻炼。为不了故，取于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华，徒自疲劳，枉经劫数。若能返照，无第二人。举措施为，不亏实相。”

僧问：“心法双亡，指归何所？”师曰：“郢人无污，徒劳运斤。”曰：“请师不返之言。”师曰：“即无返句。”

百丈和尚令僧来侯，师上堂次，展坐具，礼拜了，起来拈师一只靸鞋，以衫袖拂却尘了，倒覆向下。师曰：“老僧罪过！”

或问：“祖师传心地法门，为是真如心，妄想心，非真非妄心？为是三乘教外别立心？”师曰：“汝见目前虚空么？”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见。”师曰：“汝莫认影像！”曰：“和尚作么生？”师以手拨空三下，曰：“作么生即是？”师曰：“汝向后会去在！”

有僧来，绕师三匝，振锡而立。师曰：“是！是！”其僧又到南泉，亦绕南泉三匝，振锡而立。泉曰：“不是！不是！此是风力所转，终成败坏。”僧曰：“章敬道是，和尚为甚么道不是？”泉曰：“章敬即是，是汝不是。”

僧问：“四大五蕴身中，阿哪个是本来佛性？”师乃呼僧名，僧应诺。师良久曰：“汝无佛性。”

百丈惟政禅师

洪州百丈山惟政禅师，有老宿见日影透窗，问师：“为复窗就日，日就窗？”师曰：“长老房中有客，归去好！”

师问南泉：“诸方善知识，还有不说似人底法也无？”曰：“有。”师曰：“作么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师曰：“恁么则说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么，和尚作么生？”师曰：“我又不是善知识，争知有说不说底法？”曰：“某甲不会，请和尚说。”师曰：“我太煞，与汝说了也！”

僧问：“如何是佛佛道齐？”师曰：“定也。”师因入京，路逢官人吃饭，忽见驴鸣。官人召曰：“头陀！”师举头，官人却指驴，师却指官人。

泐潭法会禅师

洪州泐潭法会禅师，问马祖：“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祖曰：“低声！近前来，向汝道！”师便近前，祖打一掴曰：“六耳不同谋，且去，来日来。”师至来日，独入法堂曰：“请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汉上堂出来问，与汝证明。”师忽有省，遂曰：“谢大众证明。”乃绕法堂一匝，便去。

茗溪道行禅师

澧州茗溪道行禅师，尝曰：“吾有大病，非世所医。”后僧问曹山：“古人曰：吾有大病，非世所医。未审是甚么病？”山曰：“攒簇不得底病。”曰：“一切众生还有此病也无？”山曰：“人人尽有。”曰：“和尚还有此病也无？”山曰：“正觅起处不得。”曰：“一切众生为甚么不病？”山曰：“一切众生若病，即非众生。”曰：“未审诸佛还有此病也无？”山曰：“有。”曰：“既有，为甚么不病？”山曰：“为伊惺惺。”

僧问：“如何修行？”师曰：“好个阿师！莫客作。”曰：“毕竟如何？”师曰：“安置即不堪。”问：“如何是正修行路？”师曰：“涅槃后有。”曰：“如何是涅槃后有？”师曰：“不洗面。”曰：“学人不会。”师曰：“无面得洗。”

伏牛山自在禅师

伏牛山自在禅师，吴兴李氏子。初依国一禅师，受具后参马祖发明心地。祖令送书与忠国师。国师曰：“马大师以何法示徒？”曰：“即心即佛。”国师曰：“是甚么语话！”良久又问曰：“此外更有何言教？”师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国师曰：“犹较些子。”师曰：“马大师即恁么，未审和尚此间如何？”国师曰：“三点如流水，曲似刈禾镰。”

师后居伏牛山。上堂曰：“即心即佛，是无病求药句。非心非佛，是药病对治句。”僧问：“如何是脱洒底句？”师曰：“伏牛山下古今传。”

杉山智坚禅师

师吃饭次，南泉收生饭，乃曰：“生呢？”师曰：“无生。”泉曰：“无生犹是末。”泉行数步，师召曰：“长老。”泉回头曰：“作么？”师曰：“莫道是末。”

泐潭惟建禅师

洪州泐潭惟建禅师，一日在法堂后坐禅，马祖见，乃吹师耳，两吹师起，见是祖，却复入定。祖归方丈，令侍者持一碗茶与师，师不顾，便自归堂。

石巩慧藏禅师

师本以弋猎为务，恶见沙门。因逐鹿从马祖庵前过，祖乃逆之。师遂问：“还见鹿过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猎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几个？”曰“一箭射一个。”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几个？”祖曰：“一箭射一群。”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群？”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无下手处。”祖曰：“这汉旷劫无明烦恼，今日顿息。”师掷下弓箭，投祖出家。

一日，在厨作务次，祖问：“作甚么？”曰：“牧牛。”祖曰：“作么生牧？”曰：“一回入草去，蓦鼻拽将回。”祖曰：“子真牧牛。”师便休。

师住后常以弓箭接机。师问西堂：“汝还解捉得虚空么？”堂曰：“捉得。”师曰：“作么生捉？”堂以手撮虚空。师曰：“汝不解捉。”堂却问：“师兄作么生捉？”师把西堂鼻孔拽，堂作忍痛声曰：“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脱去。”师曰：“直须恁么捉虚空始得。”

众参次，师曰：“适来底甚么处去也？”有僧问：“在。”师曰：“在甚么处？”僧弹指一声。问：“如何免得生死？”师曰：“用免作甚么？”曰：“如何免得？”师曰：“这底不生死。”

南源道明禅师

上堂：“快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出头来？无事各自珍重！”僧问：“一言作么生？”师乃吐舌云：“待我有广长舌相，即向汝道。”洞山参，方上法堂，师曰：“已相见了也。”山便下去。明日却上，问曰：“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甚么处是与某甲已相见处？”师曰：“心心无间断，流入于性海。”山曰：“几合放过。”山辞，师曰：“多学佛法，广作利益。”山曰：“多学佛法即不问，如何是广作利益？”师曰：“一物莫违。”

僧问：“如何是佛？”师曰：“不可道你是也。”

郦村自满禅师

上堂：“古今不异，法尔如然，更复何也。虽然如此，这个事大有人罔措在。”僧问：“不落古今，请师直道。”师曰：“情知汝罔措。”僧欲进语，师曰：“将谓老僧落伊古今？”曰：“如何即是？”师曰：“鱼腾碧汉，阶级难飞。”曰：“如何免得此过？”师曰：“若是龙形，谁论高下！”僧礼拜，师曰：“苦哉屈哉！谁人似我？”

上堂：“除却日明夜暗，更说甚么即得！珍重。”

问：“如何是无诤之句？”师曰：“喧天动地。”

中邑洪恩禅师

每见僧来，拍口作和和声。仰山谢戒，师亦拍口作和和声。

仰从西过东，师又拍口作和和声。仰从东过西，师又拍口作和和声。仰当中而立，然后谢戒，师曰：“甚么处得此三昧？”仰曰：“于曹溪印子上脱来。”师曰：“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甚么人？”仰曰：“接一宿觉。”仰曰：“和尚甚处得此三昧？”师曰：“我于马大师处得此三昧。”仰问：“如何得见佛性义？”师曰：“我与汝说个譬喻：如一室有六窗，内有一狝猴，外有狝猴从东边唤猩猩，猩猩即应，如是六窗俱唤俱应。”仰山礼谢，起曰：“适蒙和尚譬喻，无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内狝猴睡著，外狝猴欲与相见，又且如何？”师下绳床，执仰山手作舞曰：“猩猩与汝相见了！譬如蟭螟虫，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头叫云：土旷人稀，相逢者少。”

泐潭常兴禅师

僧问：“如何是曹溪门下客？”师曰：“南来燕。”曰：“学人不会。”师曰：“养羽候秋风。”

问：“如何是宗乘极则事？”师曰：“秋雨草离披。”

南泉至，见师面壁，乃拊师背。师问：“汝是阿谁？”曰：“普愿。”师曰：“如何？”曰：“也寻常。”师曰：“汝何多事！”

鹅湖大义禅师

唐宪宗尝诏入内，于麟德殿论义。有法师问：“如何是四谛？”师曰：“圣上一帝，三帝何在？”又问：“欲界无禅，禅居色界，此土凭何而立？”禅师曰：“法师只知欲界无禅，不知禅界无欲。”曰：“如何是禅？”师以手点空。法师无对。帝曰：“法师讲无穷经论，只这一点，尚不奈何。”师却问诸硕德曰：“行住坐卧，毕竟以何为道？”有对：“知者是道。”师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安得知者是乎？”有对：“无分别者是。”师曰：“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安得无分别是乎？”有对：“四禅八定是。”师曰：“佛身无为，不堕诸数，安在四禅八定邪？”众皆杜口。师却举顺宗问尸利禅师：“大地众生如何得见性成佛？”利曰：“佛性犹如水中月，可见不可取。”因谓帝曰：“佛性非见必见，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问：“何者是佛性？”师对曰：“不离陛下所问。”

鄂州无等禅师

鄂州无等禅师，尉氏人也。出家于龚公山，密受心要。出住随州土门。一日谒州牧王常侍，辞退将出门，牧召曰：“和尚！”师回顾。牧敲柱三下。师以手作圆相，复三拨之，便行。

一日大众晚参，师见人人上来师前道“不审”，乃谓众曰：“大众，适来声向甚么处去也？”有一僧竖起指头。师曰：“珍重。”

其僧至来朝上参，师乃转身面壁而卧，佯作呻吟声曰：“老僧三两日来，不多安乐。大德身边有甚么药物与老僧些。”小僧以手拍净瓶曰：“这个净瓶甚么处得来？”师曰：“这个是老僧底。大德底在甚么处？”曰：“亦是和尚底，亦是某甲底。”

三角总印禅师

僧问：“如何是三宝？”师曰：“禾、麦、豆。”曰：“学人不会。”师曰：“大众欣然奉持。”

上堂：“若论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过也。”麻谷便问：“眨上眉毛即不问，如何是此事？”师曰：“蹉过也。”谷乃掀倒禅床，师便打。

鲁祖山宝云禅师

僧问：“如何是诸佛师？”师曰：“头上有宝冠者不是。”曰：“如何即是？”师曰“头上无宝冠。”

洞山来参，礼拜起，侍立，少顷而出，却再入来。师曰：“只恁么，只恁么，所以如此。”山曰：“大有人不肯。”师曰：“作么取汝口辩？”山便礼拜。

僧问：“如何是不言言？”师曰：“汝口在甚么处？”曰：“无口。”师曰：“将甚么吃饭？”僧无对。

师寻常见僧来，便面壁。南泉闻曰：“我寻常向师僧道，向佛未出世时僧会取，尚不得一个半个？他恁么驴年去！”

芙蓉山太毓禅师

师因行食到庞居士前，拟接，师乃缩手曰：“生心受施，净名早诃。去此一机，居士还甘否？”士曰：“当时善现，岂不作家？”师曰：“非关他事。”士曰：“食到口边，被他夺却。”师乃下食。

紫玉道通禅师

僧问：“如何出得三界去？”师曰：“汝在里许得多少时也？”曰：“如何出离？”师曰：“青山不碍白云飞。”

于相公问：“如何是黑风吹其船舫，漂堕罗刹鬼国？”师曰：“于頔客作汉，问恁么事作么？”于公失色。师乃指曰：“这个便是漂堕罗刹鬼国。”公又问：“如何是佛？”师唤：“相公！”公应诺。师曰：“更莫别求。”药山闻曰：“噫！可惜于家汉生埋向紫玉山中。”公闻，乃谒见药山。山问曰：“闻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公曰：“不敢。”乃曰：“承闻有语相救，今日特来。”山曰：“有疑但问。”公曰：“如何是佛？”山召相公，公应诺。山曰：“是甚么？”公于此有省。

石霜大善禅师

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春日鸡鸣。”曰：“学人不会。”师曰：“中秋犬吠。”

上堂：“大众出来，出来，老汉有个法要，百年后不累汝。”众曰：“便请和尚说。”师曰：“不消一堆火。”

西园昙藏禅师

师受心印于大寂。后谒石头，莹然明彻。出住西园，禅侣日盛。师一日自烧浴次，僧问：“何不使沙弥？”师抚掌三下。僧举似曹山。山云：“一等是拍手抚掌，就中西园奇怪，俱胝一指头禅，盖为承当处不谛当。”僧却问曹山：“西园抚掌，岂不是奴儿婢子边事？”山云：“是。”云：“向上更有事也无？”山云：“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山叱云：“这奴儿婢子。”

师养一犬，常夜经行时，其犬衔师衣，师即归方丈。又常于门侧伏守，忽一夜频吠，奋身作猛噬之势。诘旦，东厨有一大蟒，长数丈，张口呀气，毒焰炽然。侍者请避之。师曰：“死可逃乎？彼以毒来，我以慈受。毒无实性，激发则强。慈苟无缘，冤亲一揆。”言讫，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见。

复一夕，有群盗至，犬亦衔衣。师语盗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将去，终无所吝。”盗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杨岐山甄叔禅师

上堂：“群灵一源，假名为佛。体竭形销而不灭，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无风，金波自涌。心灵绝兆，万象齐照。体斯理者，不言而遍历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觉，反合尘劳？于阴界中，妄自囚执？”

禅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呈起数珠，月罔措。师曰：“会么？”曰：“不会。”师曰：“某甲参见石头来。”曰：“见石头得何意旨？”师指庭前鹿曰：“会么？”曰：“不会。”师曰：“渠侬得自由。”

华林善觉禅师

师常持锡杖，夜出林麓间。七步一振锡，一称观音名号。夹山问：“远闻和尚念观音是否？”师曰：“然。”山曰：“骑却头时如何？”师曰：“出头即从汝骑，不出头骑甚么？”山无对。

僧参，方展坐具。师曰：“缓缓！”曰：“和尚见甚么？”师曰：“可惜许磕破钟楼。”其僧从此悟入。

观察使裴休访之，问曰：“还有侍者否？”师曰：“有一两个，只是不可见客。”裴曰：“在甚么处？”师乃唤大空、小空，时二虎自庵后而出，裴睹之惊悸。师语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问曰：“师作何行业，感得如斯？”师乃良久曰：“会么？”曰：“不会。”师曰：“山僧常念观音。”

水塘和尚

汀州水塘和尚，问归宗：“甚处人？”宗曰：“陈州人。”师曰：“年多少？”宗曰：“二十二。”师曰：“阇黎未生时，老僧去来。”宗曰：“和尚几时生？”师竖起拂子。宗曰：“这个岂有生邪？”师曰：“会得即无生。”曰：“未会在。”师无语。

蒙溪和尚

蒙溪和尚，僧问：“一念不生时如何？”师良久。僧便礼拜。师曰：“汝作么生会？”曰：“某甲终不敢无惭愧。”师曰：“汝却信得及。”问：“本分事如何体悉？”师曰：“汝何不问？”曰：“请师答话。”师曰：“汝却问得好！”僧大笑而出。师曰：“只有这僧灵利。”

有僧从外来，师便喝。僧曰：“好个来由！”师曰：“犹要棒在。”僧珍重便出。师曰：“得能自在。”

乌臼和尚

玄、绍二上座参，师乃问：“二禅客发足甚么处？”玄曰：“江西。”师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机要。”师曰：“汝既不会，后面个师僧只对看。”绍拟近前，师便打。曰：“信知同坑无异土。参堂去！”

问僧：“近离甚处？”曰：“定州。”师曰：“定州法道何似这里？”曰：“不别。”师曰：“若不别，更转彼中去。”便打。僧曰：“棒头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师曰：“今日打著一个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师曰：“屈棒元来有人吃在。”曰：“争奈杓柄在和尚手里。”师曰：“汝若要，山僧回与汝。”僧近前夺棒，打师三下。师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吃在。”师曰：“草草打著个汉。”僧礼拜。师曰：“却与么去也。”僧大笑而出。师曰：“消得恁么，消得恁么。”

古寺和尚

古寺和尚，丹霞来参，经宿。明旦粥熟，行者只盛一钵与师，又盛一碗自吃，殊不顾丹霞。霞亦自盛粥吃。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霞问：“师何不教训行者，得恁么无礼？”师曰：“净地上不要点污人家男女。”霞曰：“几不问过这老汉！”

石臼和尚

石臼和尚，初参马祖。祖问：“甚么处来？”师曰：“乌臼来。”祖曰：“乌臼近日有何言句？”师曰：“几人于此茫然。”祖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么生？”师乃近前三步。祖曰：

“我有七棒寄打乌臼，你还甘否？”师曰：“和尚先吃，某甲后甘。”

西山亮座主

亮座主，蜀人也。颇讲经论，因参马祖。祖问：“见说座主大讲得经论，是否？”师曰：“不敢！”祖曰：“将甚么讲？”师曰：“将心讲。”祖曰：“心如工伎儿，意如和伎者，争解讲得！”师抗声曰：“心既讲不得，虚空莫讲得么？”祖曰：“却是虚空讲得。”师不肯，便出。将下阶，祖召曰：“座主！”师回首。祖曰：“是甚么？”师豁然大悟，便礼拜。祖曰：“这钝根阿师，礼拜作么？”师曰：“某甲所讲经论，将谓无人及得，今日被大师一问，平生功业，一时冰释。”礼谢而退，乃隐于洪州西山，更无消息。

黑眼和尚

僧问：“如何是不出世师？”师曰：“善财拄杖子。”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十年卖炭汉，不知秤畔星。”

大阳和尚

因伊禅师相见，乃问伊禅：“近日有一般知识，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这个为人，还会文彩未兆时也无？”曰：“拟向这里致一问，不知可否？”师曰：“答汝已了，莫道可否，”曰：“还识得目前也未？”师曰：“若是目前，作么生识？”曰：“要且遭人检点。”师曰：“谁？”曰：“某甲。”师便喝，伊退步而立。师曰：“汝只解瞻前，不解顾后。”曰：“雪上更加霜。”师曰：“彼此无便宜。”

利山和尚

僧问：“众色归空，空归何所？”师曰：“舌头不出口。”曰：“为甚么不出口？”师曰：“内外一如故。”问：“不历僧祗获法身，请师直指。”师曰：“子承父业。”曰：“如何领会？”师曰：“贬剥不施。”曰：“恁么则大众有赖去也。”师曰：“大众且置，作么生是法身？”僧无对。师曰：“汝问，我与汝道。”僧问：“如何是法身？”师曰：“空华阳焰。”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不见如何。”曰：“为甚么如此？”师曰：“只为如此。”

乳源和尚

上堂：“西来的的意不妨虽道，众中莫有道得者？出来试道看。”时有僧出礼拜，师便打。曰：“是甚么时节，出头来，”便归方丈。

仰山作沙弥时，念经声高，师咄曰：“这沙弥念经恰似哭。”曰：“慧寂只恁么，未审和尚如何？”师乃顾视。仰曰：“若恁么？与哭何异？”师便休。

松山和尚

同庞居士吃茶。士举橐子曰：“人人尽有分，为甚么道不得？”师曰：“只为人人尽有，所以道不得。”士曰：“阿兄为甚么却道得？”师曰：“不可无言也。”士曰：“灼然！灼然！”师便吃茶。士曰：“阿兄吃茶，为甚么不揖客？”师曰：“谁？”士曰：“庞公。”师曰：“何须更揖。”后丹霞闻，乃曰：“若不是松山，几被个老翁惑乱一上。”士闻之，乃令人传语霞曰：“何不会取未举橐子时？”

则川和尚

庞居士相看次，师曰：“还记得见石头时道理否？”士曰：“犹得阿师重举在。”师曰：“情知久参事慢。”士曰：“阿师老耄，不啻庞公。”师曰：“二彼同时，又争几许？”士曰：“庞公鲜健，且胜阿师。”师曰：“不是胜我，只欠汝个襆头。”士拈下襆头曰：“恰与师相似。”师大笑而已。

师摘茶次，士曰：“法界不容身，师还见我否？”师曰：“不是老师洎答公话。”士曰：“有问有答，盖是寻常。”

师乃摘茶不听。士曰：“莫怪适来容易借问。”师亦不顾。士喝曰：“这无礼仪老汉，待我一一举向明眼人。”师乃抛却茶篮，便归方丈。

打地和尚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领旨，常晦其名。凡学者致问，唯以棒打地示之。时谓之打地和尚。

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后致问，师但张其口。僧问侍者曰：“只如和尚每日有人问便打地，意旨如何？”侍者即于灶内取柴一片，掷在釜中。

秀溪和尚

谷山问：“声色纯真，如何是道？”师曰：“乱道作么？”山却从东过西立。师曰：“若不恁么，即祸事也。”山又从西过东立。师乃下禅床，方行两步，被谷山捉住。曰：“声色纯真，事作么生？”师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后，要个人下茶也无在。”师曰：“要谷山这汉作甚么？”山呵呵大笑。

椑树和尚

卧次，道吾近前，牵被覆之。师曰：“作么？”吾曰：“盖覆。”师曰：“卧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这两处。”师曰：“争奈盖覆何？”吾曰：“莫乱道。”师向火次，吾问：“作么？”师曰：“和合。”吾曰：“恁么即当头脱去也。”师曰：“隔阔来多少时邪？”吾便拂袖而去。吾一日从外归，师问：“甚么处去来？”吾曰：“亲近来。”师曰：“用簸这两片皮作么？”吾曰：“借。”师曰：“他有从汝借，无作么生？”吾曰：“只为有，所以借。”

兴平和尚

洞山来礼拜。师曰：“莫礼老朽。”山曰：“礼非老朽。”师曰：“非老朽者不受礼。”山曰：“他亦不止。”洞山却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即汝心是。”山曰：“虽然如此，犹是某甲疑处。”师曰：“若恁么，即问取木人去。”山曰：“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诸圣口。”师曰：“汝试道看。”山曰：“不是某甲。”

山辞，师曰：“甚么处去？”山曰：“沿流无定止。”师曰：“法身沿流，报身沿流？”山曰：“不作此解。”师乃拊掌。

福溪和尚

僧问：“古镜无瑕时如何？”师良久。僧曰：“师意如何？”师曰：“山僧耳背。”僧再问，师曰：“犹较些子。”

问：“如何是自己？”师曰：“你问甚么？”曰：“岂无方便？”师曰：“你适来问甚么？”曰：“得恁么颠倒！”师曰：“今日合吃山僧手里棒。”

问：“缘散归空，空归何所？”师乃召僧，僧应诺。师曰：“空在何处？”曰：“却请和尚道。”师曰：“波斯吃胡椒。”

水潦和尚

初参马祖。问曰：“如何是西来的的意？”祖曰：“礼拜著！”师才礼拜，祖乃当胸蹋倒。师大悟，起来拊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无量妙义，只向一毫头上，识得根源去。”礼谢而退。住后，每告众曰：“自从一吃马师蹋，直至如今笑不休。”

有僧作一圆相，以手撮向师身上。师乃三拨，亦作一圆相，却指其僧，僧便礼拜。师打曰：“这虚头汉！”

问：“如何是沙门行？”师曰：“动则影现，觉则冰生。”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乃拊掌呵呵大笑。凡接机，大约如此。

浮杯和尚

凌行婆来礼拜，师与坐吃茶。婆乃问：“尽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谁？”师曰：“浮杯无剩语。”婆曰：“未到浮杯，不妨疑著。”师曰：“别有长处，不妨拈出。”婆敛手哭曰：“苍天！中更添冤苦。”师无语。婆曰：“语不知偏正，理不识倒邪，为人即祸生。”后有僧举似南泉，泉曰：“苦哉浮杯，被这老婆摧折一上。”婆后闻笑曰：“王老师犹少机关在。”

澄一禅客逢见行婆，便问：“怎生是南泉犹少机关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曰：“会么？”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禅和，如麻似粟。”一举似赵州，州曰：“我若见这臭老婆，问教口哑。”一曰：“未审和尚怎生问他？”州便打。一曰：“为甚么却打某甲？”州曰：“似这伎死汉不打，更待几时？”连打数棒。婆闻，却曰：“赵州合吃婆手里棒。”后僧举似赵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闻此语，合掌叹曰：“赵州眼光，烁破四天下。”州令僧问：“如何是赵州眼？”婆乃竖起拳头。僧回，举似赵州。州作偈曰：“当机觌面提，觌面当机疾。报汝凌行婆，哭声何得矢。”婆以偈答曰：“哭声师已晓，已晓复谁知。当时摩竭国，几丧目前机。”

龙山和尚

问僧：“甚么处来？”曰：“老宿处来。”师曰：“老宿有何言句？”曰：“说则千句万句，不说则一字也无。”师曰：“恁么则蝇子放卵。”僧礼拜，师便打。

洞山与密师伯经由，见溪流菜叶，洞曰：“深山无人，因何有菜随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议拨草溪行。五七里间，忽见师羸形异貌，放下行李问讯。师曰：“此山无路，阇黎从何处来？”洞曰：“无路且置，和尚从何而入？”师曰：“我不从云水来。”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时邪？”师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师曰：“不知。”洞曰：“为甚么不知？”师曰：“我不从人天来。”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师曰：“我见两个泥牛斗入海，直至于今绝消息。”洞山始具威仪礼拜。

师述偈曰：“三间茅屋从来住，一道神光万境闲。莫把是非来辨我，浮生穿凿不相关。”因兹烧庵，入深山不见。后人号为隐山和尚。

神照本如法师

神照本如法师尝以经王请益四明尊者，者震声曰：“汝名本如。”师即领悟。作偈曰：

处处逢归路，头头达故乡，本来现成事，何必待思量。

无名婆子

昔有婆子供养一庵主，经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饭给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么时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女子举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养得个俗汉。”遂遣出烧却俺。

温州净居尼玄机

师常习定于大日山石窟中。一日忽念曰：“法性湛然，本无去住。厌喧趋寂，岂为达邪？”乃往参雪峰。峰问：“甚处来？”曰：“大日山来。”峰曰：“日出也未？”师曰：“若出则融却雪峰。”峰曰：“汝名甚么？”师曰：“玄机。”峰曰：“日织多少？”师曰：“寸丝不挂。”遂礼拜退，才行三五步，峰召曰：“袈裟角拖地也。”师回首。峰曰：“大好寸丝不挂。”

平田普岸禅师

师洪州人也，于百丈门下得旨。后闻天台胜概，圣贤间出，思欲高蹈方外，远追遐躅，乃结茅薙草，宴寂林下。日居月诸，为四众所知，创平田禅院居之。

上堂：“神光不昧，万古徽猷。入此门来，莫存知解。”便下座。僧参，师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师曰：“老僧适来造次。”僧却打师一拄杖。师曰：“作家！作家！”僧礼拜。师把住曰：“是阇黎造次。”僧大笑。师曰：“这个师僧今日大败也。”

临济访师，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使牛。济问嫂：“平田路向甚么处去？”嫂打牛一棒曰：“这畜生到处走，到此路也不识。”济又曰：“我问你平田路向甚么处去？”嫂曰：“这畜生五岁尚使不得。”济心语曰：“欲观前人，先观所使。”便有抽钉拔楔之意。及见师，师问：“你还曾见我嫂也未？”济曰：“已收下了也。”师遂问：“近离甚处？”济曰：“江西黄檗。”师曰：“情知你见作家来！”济曰：“特来礼拜和尚。”师曰：“已相见了也。”济曰：“宾主之礼，合施三拜。”师曰：“既是宾主之礼，礼拜著。”

有偈示众曰：“大道虚旷，常一真心。善恶莫思，神清物表。随缘饮啄，更复何为？”终于本院，遗塔存焉。

五峰常观禅师

僧问：“如何是五峰境？”师曰：“险。”曰：“如何是境中人？”师曰：“塞。”僧辞，师曰：“甚么处去？”曰：“台山去。”师竖起一指曰：“若见文殊了，却来这里与汝相见，”僧无语。

师问僧：“甚么处来？”曰：“庄上来。”师曰：“汝还见牛么？”曰：“见。”师曰：“见左角，见右角？”僧无语。师代曰：“见无左右。”

又僧辞，师曰：“汝诸方去，莫谤老僧在这里。”曰：“某甲不道和尚在这里。”师曰：“汝道老僧在甚么处？”僧竖起一指。师曰：“早是谤老僧也。”

石霜山性空禅师

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绳，出得此人，即答汝西来意。”僧曰：“近日湖南畅和尚出世，亦为人东语西话。”师唤沙弥，拽出这死尸著。沙弥即仰山。

山后问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源曰：“咄！痴汉，谁在井中？”山复问沩山。沩召慧寂，山应诺。沩曰：“出也。”山住后，常举前语谓众曰：“我在耽源处得名，沩山处得地。”

和安寺通禅师

师参马祖。及至江西，祖已圆寂。遂谒百丈，顿释疑情。有人问师：“是禅师否？”师曰：“贫道不曾学禅。”师良久，召其人，其人应诺。师指榈树子，其人无对。

师一日召仰山将床子来。山将到，师曰：“却送本处著。”山从之。师召：“慧寂”，山应诺。师曰：“床子那边是甚么物？”

山曰：“枕子。”师曰：“枕子这边是甚么物？”山曰：“无物。”师复召：“慧寂”，山应诺。师曰：“是甚么？”山无对。师曰：“去！”

龙云台禅师

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昨夜栏中失却牛。”

卫国院道禅师

新到参，师问：“何方来？”曰：“河南来。”师曰：“黄河清也未？”僧无对。沩山代云：“小小狐儿，要过但过，用疑作甚么。”

师不安，不见客。有人来谒。乃曰：“久聆和尚道德，忽承法体违和，略请和尚相见。”师将小钵放大钵中，令侍者擎出呈之。其人无对。

镇州万岁和尚

僧问：“大众云集，合谈何事？”师曰：“序品第一。”

东山慧禅师游山

师见一岩。僧问：“此岩还有主也无？”师曰：“有。”曰：“是甚么人？”师曰：“三家村里觅甚么？”曰：“如何是岩中主？”师曰：“汝还气急么？”

小师行脚回，师问：“汝离吾在外多少时邪？”曰：“十年。”师曰：“不用指东指西，直道将来。”曰：“对和尚不敢谩语。”师喝曰：“这打野汉。”

师同大于、南用到茶堂，有僧近前不审。用曰：“我既不纳汝，汝亦不见我。不审阿谁？”僧无语。师曰：“不得平白地恁么问伊。”用曰：“大于亦无语那。”于把定其僧曰：“是你恁么累我亦然。”便打一掴。用大笑曰：“朗月与青天。”

大于侍者到，师问：“金刚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来，且作么生？”者曰：“不妨和尚借问。”师曰：“即今即得，去后作么生？”者曰：“谁敢问著某甲？”师曰：“大于还得么？”者曰：“犹要别人点检在。”师曰：“辅弼宗师，不废光彩。”侍者礼拜。

清田和尚

师与上座煎茶次，师敲绳床三下，亦敲三下。师曰：“老僧敲，有个善巧。上座敲，有何道理？”曰：“某甲敲，有个方便。和尚敲作么生？”师举起盏子，曰：“善知识眼应须恁么。”茶罢，却问：“和尚适来举起盏子，意作么生？”师曰：“不可更别有也。”

百丈山涅槃和尚

一日谓众曰：“汝等与我开田，我与汝说大义。”众开田了，归请说大义。师乃展两手，众罔措。

鄂州茱山和尚

师初住随州护国。上堂，擎起一橛竹曰：“还有人虚空里钉得橛么？”时有灵虚上座出众曰：“虚空是橛。”师掷下竹，便下座。

赵州到云居，居曰：“老老大大，何不觅个住处？”曰：

“甚么处住得？”居曰：“山前有个古寺基。”州曰：“和尚自住取。”后到师处，师曰：“老老大大，何不觅个住处？”州曰：“向甚处住？”师曰：“老老大大，住处也不知。”州曰：“三十年弄马骑，今日却被驴扑。”

众僧侍立次，师曰：“只恁么白立，无个说处，一场气闷。”僧拟问，师便打。曰：“为众竭力。”便入方丈。有行者参，师曰：“会去看赵州么？”曰：“和尚敢道否？”师曰：“非但茱萸，一切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过。”师曰：“这里从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师便打。曰：“醒后来为汝。”

子湖岩利踪禅师

师于门下立牌曰：“子湖有一只狗，上取人头，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拟议即丧身失命。”临济会下二僧参，方揭帘，师喝曰：“看狗！”僧回顾，师便归方丈。与胜光和尚锄园次，蓦按钁，回视光曰：“事即不无，拟心即差。”光便问：“如何是事？”被师拦胸踏倒，从此有省。

尼到参，师曰：“汝莫是刘铁磨否？”曰：“不敢。”师曰：“左转右转？”曰：“和尚莫颠倒。”师便打。

师一夜于僧堂前叫曰：“有贼！”众皆惊动。有一僧在堂内出，师把住曰：“维那，捉得也！捉得也！”曰：“不是某甲。”师曰：“是即是，只是汝不肯承当。”

师有偈示众曰：“三十年来住子湖，二时斋粥气力粗。无事上山行一转，借问时人会也无。”

白马昙照禅师

师常曰：“快活！快活！”及临终时叫：“苦！苦！”又曰：“阎罗王来取我也。”院主问曰：“和尚当时被节度使抛向水中，神色不动，如今何得恁么地？”师举枕子曰：“汝道当时是？如今是？”院主无对。

香严下堂义端禅师

上堂：“兄弟，彼此未了，有甚么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发去也。如今学者，须了却今时，莫爱他向上人无事。兄弟，纵学得种种差别义路，终不代得自己见解。毕竟著力始得，空记持他巧妙章句，即转加烦乱去。汝若欲相应，但恭恭地尽莫停留纤毫，直似虚空，方有少分。以虚空无锁闭，无壁落，无形段，无心眼。”时有僧问：“古人相见时如何？”师曰：“老僧不曾见古人。”曰：“今时血脉不断处，如何仰羡？”师曰：“有甚么仰羡处？”问：“某甲不问闲事，请和尚答话。”师曰：“更从我觅甚么？”曰：“不为闲事。”师曰：“汝教我道。”乃曰：“兄弟，佛是尘，法是尘，终日驰求，有甚么休歇。但时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无善可取，无恶可弃。莫教他笼罩著，始是学处也。”问：“某甲曾辞一老宿，宿曰：‘去则亲良朋，附善友。’某今辞和尚，未审有何指示？”师曰：“礼拜著。”僧礼拜，师曰：“礼拜一任礼拜，不得认奴作郎。”

上堂，僧问：“如何是直截根源？”师乃掷下拄杖，便归方丈。上堂：“语是谤，寂是诳，语寂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门窄，不能与汝说得。”便下座。

上堂，问：“正因，为甚么无事？”师曰：“我不曾停留。”乃曰：“假饶重重剥得净尽无停留，权时施设，亦是方便接人。若是那边事，无有是处。”

灵鹫闲禅师

上堂：“是汝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是与蛇画足。”时有僧问。“与蛇画足即不问，如何是本分事？”师曰：“阇黎试道看。”僧拟再问，师曰：“画足作么？”

嵩山和尚

僧问：“古路坦然时如何？”师曰：“不前。”曰：“为甚么不前？”师曰：“无遮障处。”

问：“如何是嵩山境？”师曰：“日从东出，月向西颓。”曰：“学人不会。”师曰：“东西也不会？”

问：“六识俱生时如何？”师曰：“异。”曰：“为甚么如此？”师曰：“同。”

苏州西禅和尚

僧问：“三乘十二分教则不问，如何是祖师西来的的意？”师举拂子示之。其僧不礼拜，竟参雪峰。峰问：“甚么处来？”曰：“浙中来。”峰曰：“今夏甚么处？”曰：“西禅。”峰曰：“和尚安否？”曰：“来时万福。”峰曰：“何不且在彼从客？”曰：“佛法不明。”峰曰：“有甚么事？”僧举前话。峰曰：“汝作么生不肯伊？”曰：“是境。”峰曰：“汝见苏州城里人家男女否？”曰：“见。”峰曰：“汝见路上林木池沼否？”曰：“见。”峰曰：“凡睹人家男女，大地林沼，总是境。汝还肯否？”曰：“肯。”峰曰：“只如举起拂子，汝作么生不肯？”僧乃礼拜曰：“学人取次发言，乞师慈悲。”峰曰：“尽乾坤是个眼，汝向甚么处蹲坐？”僧无语。

日子和尚

因亚溪来参，师作起势。溪曰：“这老山鬼，犹见某甲在。”师曰：“罪过！罪过！适来失只对。”溪欲进语，师便喝。溪曰：“大阵当前，不妨难御。”师曰：“是！是！”溪曰：“不是！不是！”赵州云：“可怜两个汉，不识转身句。”

陆亘大夫

问南泉：“古人瓶中养一鹅，鹅渐长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毁瓶，不得损鹅，和尚作么生出得？”泉召大夫，陆应诺。泉曰：“出也。”陆从此开解，即礼谢。暨南泉圆寂，院主问曰：“大夫何不哭先师？”陆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无对。

甘贽行者

一日入南泉设斋，黄檗为首座。行者诸施财，座曰：“财法二施，等无差别。”甘曰：“恁么道，争消得某甲嚫。”便将出去。须臾复入，曰：“请施财。”座曰：“财法二施，等无差别。”甘乃行嚫。又一日，入寺设粥，仍请南泉念诵。泉乃白椎曰：“请大众为狸奴白牯念摩诃般若波罗密。”甘拂袖便出。泉粥后问典座：“行者在甚处？”座曰：“当时便去也。”泉便打破锅子。

甘常接待往来，有僧问曰：“行者接待不易。”甘曰：“譬如喂驴喂马。”僧休去。有住庵僧缘化什物，甘曰：“有一问，若道得即施。”乃书“心”字，问：“是甚么字？”曰：“心字。”又问妻：“甚么字？”妻曰：“心字。”甘曰：“某甲山妻合住庵。”其僧无语，甘亦无施。又问一僧：“甚么处来？”曰：“沩山来。”甘曰：“曾有僧问沩山：‘如何是西来意？’沩山举起拂子。上座作么生会沩山意？”曰：“借事明心，附物显理。”甘曰：“且归沩山去好！”

芙蓉山灵训禅师

初参归宗，问：“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还信否？”曰：“和尚诚言，安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师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华乱坠。”师辞，宗问：“甚么处去？”师曰：“归岭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装束了却来，为子说一上佛法。”师结束了上法。宗曰：“近前来！”师乃近前。宗曰：“时寒，途中善为。”师聆此言，顿忘前解。

径山鉴宗禅师

湖州钱氏子。依本州开元寺大德高闲出家，学通净名、思益经。后往盐官决择疑滞。唐咸通三年，住径山，有小师洪諲以讲论自矜。师谓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诠。汝算海沙，于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见，泯绝外缘，离一切心，即汝真性。”諲茫然，遂礼辞，游方至沩山，方悟玄旨。乃嗣沩山师。

五台山智通禅师

初在归宗会下，忽一夜连叫曰：“我大悟也。”众骇之。明日上堂众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来。”师出曰：“某甲。”宗曰：“汝见甚么道理，便言大悟？试说看。”师曰：“师姑元是女人作。”宗异之，师便辞去。宗门送，与提笠子。师接得笠子，戴头上便行，更不回顾。

后居台山法华寺，临终有偈曰：“举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出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

汉南高亭和尚

有僧自夹山来礼拜，师便打。僧曰：“特来礼拜，何得打某甲？”僧再礼拜，师又打趁。僧回，举似夹山。山曰：“汝会也无？”曰：“不会”山曰：“赖汝不会。若会，即夹山口哑。”

新罗大茅和尚

上堂：“欲识诸佛师，向无明心内识取。欲识常住不凋性，向万物迁变处识取。”僧问：“如何是大茅境？”师曰：“不露锋。”曰：“为甚么不露锋？”师曰：“无当者。”

寿州良遂禅师

师参麻谷，谷见来，便将锄头去锄草。师到锄草处，谷殊不顾，便归方丈，闭却门。师次日复去，谷又闭门。师乃敲门，谷问：“阿谁？”师曰：“良遂。”才称名，忽然契悟曰：“和尚莫谩良遂，良遂若不来礼拜和尚，洎被经论赚过一生。”谷便开门相见。乃归讲肆，谓众曰：“诸人知处，良遂总知。良遂知处，诸人不知。”

金州操禅师

请米和尚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具禅拜。师下禅床，米乃坐师位，师却席地而坐。斋讫，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钦仰，今日坐位被人夺却！”师曰：“三日后若来即受救在！”米三日后果来。曰：“前日遭贼。”僧问镜清：“古人道：前日遭贼，意旨如何？”清云：“只见锥头利，不见凿头方。”

朗州古堤和尚

师寻常见僧来，但曰：“去！汝无佛性。”僧无对。或有对者，莫契其旨。仰山到参，师曰：“去！汝无佛性。”山叉手近前三步应喏。师笑曰：“子甚么处得此三昧来？”山曰：“我从耽源处得名，沩山处得地。”师曰：“莫是沩山的子么？”山曰：“世谛即不无，佛法即不敢。”山却问：“和尚从甚处得此三昧？”师曰：“我从章敬处得此三昧。”山叹曰：“不可思议，来者难为凑泊。”

公畿和尚

僧问：“如何是道？如何是禅？”师以偈示之曰：“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禅。欲识个中意，黄叶止啼钱。”

戒灵禅师

湖南上林戒灵禅师，初参沩山。山曰：“大德作甚么来？”师曰：“介胄全具。”山曰：“尽卸了来，与大德相见。”师曰：“卸了也。”山咄曰：“贼尚未打，卸作甚么？”师无对。仰山代曰：“请和尚屏却左右。”沩山以手揖曰：“喏！喏！”

五台山秘魔岩和尚

师常持一木叉，每见僧来礼拜，即叉却颈曰：“哪个魔魅教汝出家？哪个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学徒鲜有对者。霍山通和尚访师，才见不礼拜，便撺入怀里。师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师兄三千里外赚我来，三千里外赚我来。”便回。

湖南只林和尚

师每叱文殊普贤皆为精魅。手持木剑，自谓降魔。才见僧来参，便曰：“魔来也！魔来也！”以剑乱挥，归方丈。如是十二年后，置剑无言。僧问：“十二年前为甚么降魔？”师曰：“贼不打贫儿家。”曰：“十二年后为甚么不降魔？”师曰：“贼不打贫儿家。”

千顷山楚南禅师

福州张氏子。初参芙蓉，蓉见曰：“吾非汝师。汝师江外黄檗是也。”师礼辞，遂参黄檗。檗问：“子未现三界影像时如何？”师曰：“即今岂是有邪？”檗曰：“有无且置，即今如何？”师曰：“非今古。”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

住后，上堂：“诸子设使解得三世佛教，如瓶注水，乃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无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系绊。”时有僧问：“无漏道如何修？”师曰：“未有阇黎时体取。”曰：“未有某甲时教谁体？”师曰：“体者亦无。”

问：“如何是易？”师曰：“著衣吃饭，不用读经看教，不用行道礼拜、烧身炼顶，岂不易邪？”曰：“如何是难？”师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阴三界，轮回生死皆从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诸菩萨云：‘佛所护念。’”

师虽应机无倦，而常寂然处定。或逾月，或浃旬。

乌石山灵观禅师

寻常扄户，人罕见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时送供，方开。一日，雪峰伺便扣门，师开门，峰蓦胸搊住曰：“是凡是圣？”师唾曰：“这野孤精！”便推出闭却门。峰曰：“也只要识老兄。”

铲草次，问僧：“汝何处去？”曰：“西院礼拜安和尚去。”时竹上有一青蛇，师指蛇曰：“欲识西院老野孤精，只这便是。”

师问西院：“此一片地，堪著甚么物？”院曰：“好著个无相佛。”师曰：“好片地被兄放不净污了也。”

引面次，僧参，师引面示之，僧便去。师至暮，问小师：“适来僧在何处？”小师曰：“当时便去也。”师曰：“是即是，只得一橛。”

问：“如何是佛？”师出舌示之。其僧礼谢。师曰：“住！住！你见甚么便礼拜？”曰：“谢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师曰：“老僧近日舌上生疮。”

僧到敲门，行者开门，便出去。僧入礼拜，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适来出去者，是甚么人？”僧拟近前，师便推出，闭却门。

曹山行脚时，问：“如何是毗卢师法身主？”师曰：“我若向你道，即别有也。”曹山举似洞山，山曰：“好个话头，只欠进语。何不问为甚么不道？”曹却来进前语，师曰：“若言我不道，即哑却我口。若言我道，即謇却我舌。”曹山归举似洞山，山深肯之。

相国裴休居士

士字公美，河东闻喜人也。守新安日，属运禅师初于岭南黄檗山舍众入大安精舍，混迹劳侣，扫洒殿堂。公入寺烧香，主事只接。因观壁画，乃问：“是何图相？”主事对曰：“高僧真仪。”公曰：“真仪可观，高僧何在？”主事无对。公曰：“此间有禅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执役，颇似禅者。”公曰：“可请求询问得否？”于是遽寻檗至，公睹之欣然曰：“休适有一问，诸德吝辞，今请上人代酬一语。”檗曰：“请相公垂问。”公举前话，檗朗声曰：“裴休！”公应诺。檗曰：“在甚么处？”公当下知旨，如获髻珠。曰：“吾师真善知识也。示人克的若是，何故汨没于此乎？”寺众愕然。

自此延入府署，执弟子礼，屡辞不已。复坚请住黄檗山，荐兴祖道。有暇即躬入山顶谒，或渴闻玄论，即请入州中。

公既通彻祖意，复博综教相，诸方禅学咸谓裴相不浪出黄檗之门也。至迁镇宣城，还思瞻礼，亦创精蓝，迎请居之。虽圭峰该通禅讲，为裴之所重，未若归心于黄檗而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峰碑云：“休与师于法为昆仲，于义为交友，于恩为善知识，于教为内外护。”斯可见矣。

仍集黄檗语要，亲书序引，冠于编首，留镇山门。又亲书大藏经五百函号，迄今宝之。

灵云志勤禅师

师本州长溪人也。初在沩山，因见桃华悟道。有偈曰：

“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华后，直至如今更不疑。”沩览偈，诘其所悟，与之符契。沩曰：“从缘悟达，永无退失。善自护持。”有僧举似玄沙，沙云：“谛当甚谛当，敢保老兄未彻在。”众疑此语。沙问地藏：“我恁么道，汝作么生会？”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杀天下人。”

住后，上堂：“诸仁者所有长短，尽至不常。且观四时草木，叶落华开，何况尘劫来天人七趣，地水火风，成坏轮转，因果将尽，三恶道苦，毛发不曾添减，唯根蒂神识常存。上根者遇善友伸明，常处解脱，便是道场。中下痴愚，不能觉照，沉迷三界，流转生死。释尊为伊天上人间，设教证明，显发智道，汝等还会么？”僧问：“如何得出离生老病死？”师曰：“青山元不动，浮云任去来。”

问：“久战沙场，为甚么功名不就？”师曰：“君王有道三边静，何劳万里筑长城。”曰：“罢却干戈，束手归朝时如何？”师曰：“慈云普润无边刹，枯树无华争奈何？”

问僧：“甚处去？”曰：“雪峰去。”师曰：“我有一信寄雪峰，得么？”曰：“便请。”师脱只履抛向面前，僧便去。至雪峰，峰问：“甚处来？”曰：“灵云来。”峰曰：“灵云安否？”曰：“有一信相寄。”峰曰：“在那里？”僧脱只履，抛向峰面前。峰休去。

文殊院圆明禅师

李崇矩巡护南方，因入院睹地藏菩萨像，问僧：“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贼偷却也。”李却问师：“既是地藏，为甚么遭贼？”师曰：“今日捉下也。”

严阳善信尊者

初参赵州，问：“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州曰：“放下著。”师曰：“既是一物不将来，放下个甚么？”州曰：“放不下，担取去。”师于言下大悟。

光孝院慧觉禅师

僧问：“觉华才绽，遍满娑婆。祖印西来，合谈何事？”师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师曰：“汝披甚么衣服？”

问：“一棒打破虚空时如何？”师曰：“困即歇去。”

师问相国宋齐止曰：“还会道么？”宋曰：“若是道也著不得。”师曰：“是有著不得，是无著不得？”宋曰：“总不恁么。”师曰：“著不得底呢？”宋无对。

师领众出，见露柱，乃合掌曰：“不审世尊。”僧曰：“和尚，是露柱。”师曰：“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

问：“远远投师，师意如何？”师曰：“官家严切，不许安排。”曰：“岂无方便？”师曰：“且向火仓里一宿。”

师到崇寿，法眼问：“近离甚处？”师曰：“赵州。”眼曰：“承闻赵州有‘庭前柏树子’话，是否？”师曰：“无。”眼曰：“往来皆谓：‘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州曰：庭前柏树子。’上座何得言无？”师曰：“先师实无此语，和尚莫谤先师好。”

张居士问：“争奈老何？”师曰：“年多少？”张曰：“八十也。”师曰：“可谓老也。”曰：“究竟如何？”师曰：“直至千岁也未在。”

俗士问：“某甲平生杀牛，还有罪否？”师曰：“无罪。”曰：“为甚么无罪？”师曰：“杀一个，还一个。”

婺州新建禅师

师不度小师，有僧问：“和尚年老，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师云：“有眼暗耳聋口哑底，为我讨一个来。”

僧辞，师问：“甚处去？”曰：“府下开元寺去。”师曰：“我有一信附与了寺主，汝将去得吾？”曰：“便请。”师曰：“想汝也不奈何。”

石梯和尚

因侍者请浴，师曰：“既不洗尘，亦不洗体。汝作么生？”者曰：“和尚先去，某甲将皂角来。”师呵呵大笑。

有新到于师前立，少顷便出去。师曰：“有甚么辨白处？”僧再回。师曰：“辨得也。”曰：“辨后作么生？”师曰：“埋却得也。”曰：“苍天！苍天！”师曰：“适来却恁么，如今还不当。”僧乃出去。

一日见侍者拓钵赴堂，乃唤侍者，者应诺。师曰：“甚处去？”者曰：“上堂斋去。”师曰：“我岂不知汝上堂斋去？”者曰：“除此外别道个甚么？”师曰：“我只问汝本分事。”者曰：“和尚若问本分事，某甲实是上堂斋去。”师曰：“汝不谬为吾侍者。”

金华山俱胝和尚

师初住庵时，有尼名实际来，戴笠子执锡绕师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问，师皆无对，尼便去。师曰：“日势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师又无对。尼去后，师叹曰：“我虽处丈夫之形，而无丈夫之气。不如弃庵，往诸方参寻知识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须离此。将有肉身菩萨来为和尚说法也。”逾旬，果天龙和尚到庵，师乃迎礼，具陈前事。龙竖一指示之，师当下大悟。自此凡有学者参问，师唯举一指，无别提唱。

有一供过童子，每见人问事，亦竖指只对。人谓师曰：“和尚，童子亦会佛法，凡有问皆如和尚竖指。”师一日潜袖刀子，问童曰：“闻你会佛法，是否？”童曰：“是。”师曰：“如何是佛？”童竖起指头，师以刀断其指，童叫唤走出。师召童子，童回首。师曰：“如何是佛？”童举手不见指头，豁然大悟。

师将顺世，谓众曰：“吾得天龙一指头禅，一生用不尽。”言讫，示灭。

睦州刺史陈操尚书

斋次，拈起糊饼，问僧：“江西、湖南还有这个么？”曰：“尚书适来吃个甚么？”公曰：“敲钟谢响。”

又斋僧次，躬自行饼，一僧展手拟接，公却缩手，僧无语。

长庆道巘禅师

上堂：“弥勒朝入伽蓝，暮成正觉。”说偈曰：“三界上下法，我说皆是心。离于诸心法，更无有可得。看他恁么道，也太杀惺惺。”

又云：“若比吾徒，犹是钝汉。所以一念见道，三世情尽。如印印泥，更无前后。诸子生死事大，快须荐取，莫为等闲。业识茫茫，盖为迷己逐物。世尊临入槃，文殊请再转法轮。世尊咄曰：‘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说一字。汝请吾再转法轮，是吾曾转法轮邪？’然今时众中，建立个宾主问答，事不获已，盖为初心耳。”

僧问：“如何是长庆境？”师曰：“阇黎履践看。”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今日三月三。”曰：“学人不会。”师曰：“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便下座。”

招提寺慧朗禅师

师初参马祖，祖问：“汝来何求？”曰：“求佛知见。”祖曰：“佛无知见，知见乃魔耳。汝自何来？”曰：“南岳来。”祖曰：“汝从南岳来，未识曹溪心要。汝速归彼，不宜他往。”师归石头，便问：“如何是佛？”头曰：“汝无佛性。”师曰：“蠢动含灵，又作么生？”头曰：“蠢动含灵，却有佛性。”曰：“慧朗为甚么却无？”头曰：“为汝不肯承当。”师于言下信入。住后，凡学者至，皆曰：“去！去！汝无佛性。”其接机大约如此。

法门寺佛陀禅师

师寻常持一串数珠，念三种名号，曰：一释迦、二元和、三佛陀，自余是甚么“碗跶丘”，乃过一珠，终而复始。事迹异常，时人莫测。

大同济禅师

师访庞居士，士曰：“忆在母胎时，有一则语，举似阿师，切不得作道理主持。”师曰：“犹是隔生也。”士曰：“向道不得作道理。”师曰：“惊人之句，争得不怕！”士曰：“如师见解，可谓惊人。”师曰：“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曰：“不但隔一生、两生。”师曰：“粥饭底僧，一任检责。”士鸣指三下。

师一日见庞居士来，便掩却门曰：“多知老翁，莫与相见。”士曰：“独坐独语，过在阿谁？”师便开门，才出被士把住曰：“师多知，我多知？”师曰：“多知且置，闭门开门，卷之与舒，相较几许？”士曰：“只此一问，气急杀人！”师默然。士曰：“弄巧成拙。”

僧问：“此个法门，如何继绍？”师曰：“冬寒夏热，人自委知。”曰：“恁么则蒙分付去也！”师曰：“顽嚚少智多痴。”

问：“十二时中如何合道？”师曰：“汝还识十二时么？”曰：“如何是十二时？”师曰：“子丑寅卯。”僧礼拜。

师示颂曰：“十二时中哪事别？子丑寅卯吾今说。若会唯心万法空，释迦弥勒从兹决。”

椑树慧省禅师

洞山参，师问：“来作甚么？”山曰：“来亲近和尚。”师曰：“若是亲近，用动这两片皮作么？”山无对。

僧问：“如何是佛？”师曰：“猫儿上露柱。”曰：“学人不会。”师曰：“问取露柱去！”

澧州高沙弥

师初参药山，山问：“甚处来？”师曰：“南岳来。”山曰：“何处去？”师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图甚么？”师曰：“图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无生死可免。汝还知否？”师曰：“恁么则佛戒何用？”山曰：“这沙弥犹挂唇齿在。”师礼拜而退。道吾来侍立，山曰：“适来有个跛脚沙弥，却有些子气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须勘过始得。”至晚，山上堂，召曰：“早来沙弥在甚么处？”师出众立。山问：“我闻长安甚闹，你还知否？”师曰：“我国晏然。”山曰：“汝从看经得，请益得？”师曰：“不从看经得，亦不从请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经、不请益，为甚么不得？”师曰：“不道他不得，只是不肯承当。”山顾道吾、云岩曰：“不信道。”

师一日辞药山，山问：“甚么处去？”师曰：“某甲在，众有妨，且往路边卓个草庵，接待往来茶汤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师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唤甚么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得离吾左右，时复要与子相见。”

师住庵后，一日归来，值雨。山曰：“你来也。”师曰：“是。”山曰：“可煞湿。”师曰：“不打这个鼓笛。”云岩曰：“皮也无，打甚么鼓？”道吾曰：“鼓也无，打甚么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场曲调。”

僧问：“一句子还有该不得处否？”师曰：“不顺世。”

药山斋时，自打鼓，师捧钵作舞入堂。山便掷下鼓槌曰：“是第几和？”师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师就桶舀一杓饭便出。

鼎州李翱刺史

刺史向药山玄化，屡请不赴，乃躬谒之。山执经卷不顾。侍者曰：“太守在此。”守性褊急，乃曰：“见面不如闻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贵耳贱目？”守回拱谢，问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会么？”守曰：“不会。”山曰：“云在青天水在瓶。”守忻惬作礼，而述偈曰：“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守又问：“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贫道这里无此闲家具。”守莫测玄旨。山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须向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闺阁中物，拾不得便为渗漏。”

襄州王敬初常侍

　　视事次，米和尚至，公乃举笔示之。米曰：“还判得虚空否？”公掷笔入宅，更不复出。米致疑，明日凭鼓山供养主，入探其意。米亦随至，潜在屏蔽间侦伺。供养主才坐问曰：“昨日米和尚不审有甚么言句，便不相见？”公曰：“师子咬人，韩卢逐块。”米闻此语，即省前缪，遽出朗笑曰：“我会也，我会也。”公曰：“会即不无，你试道看。”米曰：“请常侍举。”公乃竖起一只箸，米曰：“这野狐精。”公曰：“这汉彻也。”

　　公初见睦州，一日州问曰：“今日何故入院迟？”公曰：“看打球来。”州曰：“人打球？马打球？”公曰：“人打球。”州曰：“人困么？”曰：“困。”州曰：“马困么？”曰：“困。”州曰：“露柱困么？”公惘然无对。归至私第，中夜忽然有省。明日见州曰：“某甲会得昨日事也。”州曰：“露柱困么？”曰：“困。”州遂许之。

本童禅师

因僧写师真呈，师曰：“此若是我，更呈阿谁？”曰：“岂可分外也。”师曰：“若不分外，汝却收取。”僧拟收，师打曰：“正是分外强为。”曰：“若恁么即须呈于师也。”师曰：“收取！收取！”

三平义忠禅师

福州杨氏子。初参石巩，巩常张弓架箭接机。师诣法席，巩曰：“看箭！”师乃拨开胸曰：“此是杀人箭。活人箭又作么生？”巩弹弓弦三下，师乃礼拜。巩曰：“三十年张弓架箭，只射得半个圣人。”遂拗折弓箭。

后参大颠，举前话。颠曰：“既是活人箭，为甚么向弓弦上辨？”平无对。颠曰：“三十年后，要人举此话也难得。”

师问大颠：“不用指东划西，便请直指。”颠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师曰：“犹是指东划西。”颠曰：“若是凤凰儿，不向那边讨。”师作礼。颠曰：“若不得后句，前话也难圆。”

师住三平，上堂曰：“今时人出来尽学驰求走作，将当自己眼目。有甚么相当！阿汝欲学么？不要诸余，汝等各有本分事，何不体取？作么心愤愤、口悱悱，有甚么利益？分明向汝说，若要修行路及诸圣建立化门，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门中事宜，汝切不得错用心。”

僧问：“宗门中还有学路也无？”师曰：“有一路滑如苔。”曰：“学人还蹑得否？”师曰：“不拟心，汝自看。”

问：“黑豆未生芽时如何？”师曰：“佛亦不知。”

讲僧问：“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龟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甚么处？”曰：“龟毛兔角岂是有邪？”师曰：“肉重千斤，智无铢两。”

上堂：“诸人若未曾见知识即不可，若曾见作者来，便合体取些子意度，向岩谷间木食草衣恁么去，方有少分相应。若驰求知解义句，即万里望乡关去也。珍重！”

问侍者：“姓甚么？”者曰：“与和尚同姓。”师曰：“你道三平姓甚么？”者曰：“问头何在？”师曰：“几时问汝？”者曰：“问姓者谁？”师曰：“念汝初机，放汝三十棒。”

师有偈曰：“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呈君。个中若了全无事，体用何妨分不分。”

升座次，有道士出众从东过西，一僧从西过东。师曰：“适来道士却有见处，师僧未在。”士出作礼曰：“谢师接引。”师便打。僧出作礼曰：“乞师指示。”师亦打。复谓众曰：“此两件公案作么生断？还有人断得么？”如是三问，众无对。师曰：“既无人断得，老僧为断去。”乃掷下拄杖，归方丈。

渐源仲兴禅师

师在道吾为侍者。因过茶与吾，吾提起盏曰：“是邪是正？”师叉手近前，目视吾。吾曰：“邪则总邪，正则总正。”师曰：“某甲不恁么道。”吾曰：“汝作么生？”师夺盏子提起曰：“是邪是正？”吾曰：“汝不虚为吾侍者。”师便礼拜。

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吊慰，师拊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师曰：“为甚么不道。”吾曰：“不道，不道。”归至中路，师曰：“和尚今日须与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师便打。吾归院曰：“汝宜离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师乃礼辞，隐于村院。经三年后，忽闻童子念观音经，至“应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现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遥礼曰：“信知先师遗言，终不虚发。自是我不会，却怨先师。先师既没，唯石霜是嫡嗣，必为证明。”乃造石霜，霜见便问：“离道吾后到甚处来？”师曰：“只在村院寄足。”霜曰：“前来打先师因缘会也未？”师起身进前曰：“却请和尚道一转语。”霜曰：“不见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师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缘。遂礼拜石霜，设斋忏悔。他日，持锹复到石霜，于法堂上从东过西，从西过东。霜曰：“作么？”师曰：“觅先师灵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觅甚先师灵骨？”师曰：“正好著力。”霜曰：“这里针劄不入，著甚么力。”源持锹肩上便出。

师后住渐源，一日在纸帐内坐，有僧来拨开帐曰：“不审。”师以目视之。良久曰：“会么？”曰：“不会。”师曰：“七佛已前事，为甚么不会？”僧举似石霜，霜曰：“如人解射，箭不虚发。”

一日，宝盖和尚来访，师便卷起帘子，在方丈内坐。盖一见乃下却帘，便归客位。师令侍者传语：“长老远来不易，犹隔津在。”盖擒住侍者，与一掌。者曰：“不用打某甲，有堂头和尚在。”盖曰：“为有堂头老汉，所以打你。”者回举似师，师曰：“犹隔津在。”

神山僧密禅师

师在南泉打罗次，泉问：“作甚么？”师曰：“打罗。”曰：“手打脚打？”师曰：“却请和尚道。”泉曰：“分明记取。向后遇明眼作家，但恁么举似。”

师与洞山渡水，山曰：“莫错下脚。”师曰：“错即过不得也。”山曰：“不错底事作么生？”师曰：“共长老过水。”

一日，与洞山锄茶园，山掷下钁头曰：“我今日一点气力也无。”师曰：“若无气力，争解恁么道？”山曰：“汝将谓有气力底是？”

裴大夫问僧：“供养佛，佛还吃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举似云岩，岩曰：“这僧未出家在。”曰：“和尚又如何？”岩曰：“有几般饭食，但一时下来。”岩却问师：“一时下来又作么生？”师曰：“合取钵盂。”岩肯之。

问：“一地不见二地时如何？”师曰：“汝莫错否？汝是何地？”问：“生死事，乞师一言。”师曰：“汝何时死去来。”曰：“某甲不会，请师说。”师曰：“不会须死一场始得。”

师与洞山行次，忽见白兔走过，师曰：“俊哉！”洞曰：“作么生？”师曰：“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这个说话？”师曰：“你作么生？”洞曰：“积代簪缨，暂时落魄。”

师把针次，洞山问曰：“作甚么？”师曰：“把针。”洞曰：“把针事作么生？”师曰：“针针相似。”洞曰：“二十年同行，作这个语话，岂有与么工夫？”师曰：“长老又作么生？”洞曰：“如大地火发底道理。”

师问洞山：“智识所通，莫不游践，径截处乞师一言。”洞曰：“师伯意何得取功？”师因斯顿觉，下语非常。后与洞山过独木桥，洞先过了，拈起木桥曰：“过来！”师唤“价阇黎”，洞乃放下桥木。

泉州瓦官和尚

师在德山为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将一碗水与师，师接得便吃却。山曰：“会么？”师曰：“不会。”山又将一碗水与师，师又接吃却。山曰：“会么？”师曰：“不会。”山曰：“何不体取不会底？”师曰：“不会又体取个甚么？”山曰：“子大似个铁橛。”住后，雪峰访师，茶话次。峰问：“当时在德山斫木因缘作么生？”师曰：“先师当时肯我。”峰曰：“和尚离师太早。”时面前偶有一碗水，峰曰：“将水来。”师便度与，峰接得便泼却。

襄州高亭简禅师

参德山，隔江才见，便云：“不审。”山乃摇扇招之，师忽开悟，乃横趋而去，更不回顾。

枣山光仁禅师

上堂众集，师于座前谓众曰：“不负平生行脚眼目，致个问来，还有么？”众无对。师曰：“若无，即升座去也。”便登座。僧出礼拜。师曰：“负我且从大众，何也？”便归方丈。翌日，有僧请辨前语意旨如何。师曰：“斋时有饭与汝吃，夜后有床与汝眠。一向煎迫我作甚么？”僧礼拜。师曰：“苦！苦！”僧曰：“请师直指。”师乃垂足曰：“舒缩一任老僧。”

九峰道虔禅师

师尝为石霜侍者。洎霜归寂，众请首座继住持。师白众曰：“须明得先师意，始可。”座曰：“先师有甚么意？”师曰：“先师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万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庙香炉去，一条白练去。’其余则不问，如何是一条白练去？”座曰：“这个只是明一色边事。”师曰：“元来未会先师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装香来，香烟断处，若去不得，即不会先师意。”遂焚香，香烟未断，座已脱去。师拊座背曰：“坐脱立亡即不无，先师意未梦见在。”

住后，僧问：“无间中人行甚么行？”师曰：“畜生行。”曰：“畜生复行甚么行？”师曰：“无间行。”曰：“此犹是长生路上人。”师曰：“汝须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甚么命？”师曰：“长生气不常。”师乃曰：“诸兄弟还识得命么？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竞涌，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贤床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于中事是话月，从上宗门中事，如节度使信旗相似，且如诸方先德，未建许多名目指陈以前，诸兄弟约甚么体格商量？到这里不假三寸试话会看，不假耳试采听看，不假眼试辨白看。所以道：‘声前抛不出，句后不藏形。尽乾大地都来，是汝当人个体，向甚么处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图度作解，尽未来际亦未有休歇分。所以洞山道：“拟将心意学玄宗，大似西行却向东。”珍重！”

问：“古人道：‘因真立妄，从妄显真。’是否？”师曰：“是。”曰：“如何是真心？”师曰：“不杂食是。”曰：“如何是妄心？”师曰：“攀缘起倒是。”曰：“离此二途，如何是本体？”师曰：“本体不离。”曰：“为甚么不离？”师曰：“不敬功德天，谁嫌黑暗女。”问：“动容沉古路，身没乃方知。此意如何？”师曰：“偷佛钱买佛香。”曰：“学人不会。”师曰：“不会即烧香供养本爷娘。”师后住泐潭而终，谥大觉禅师。

涌泉景欣禅师

师自石霜开示而止涌泉。一日，不披袈裟吃饭，有僧问：

“莫成俗否？”师曰：“即今岂是僧邪？”

强、德二禅客于路次见师骑牛，不识师。忽曰：“蹄角甚分明，争奈骑者不鉴。”师骤牛而去。强、德憩于树下煎茶。师回，却下牛问曰：“二禅客近离甚么处？”强曰：“那边。”师曰：“那边事作么生？”强提起茶盏。师曰：“此犹是这边事，那边事作么生？”强无对。师曰：“莫道骑者不鉴好！”

上堂：“我四十九年在这里，尚自有时走作。汝等诸人莫开大口。见解人多，行解人万中无一个。见解言语总要知通，若识不尽，敢道轮回去在。为何如此？盖为识漏未尽。汝但尽却今时，始得成立，亦唤作立中功。转功就他去，亦唤作就中功，亲他去。我所以道，亲人不得度，渠不度亲人。恁么譬喻，尚不会荐取浑仑底，但管取性，乱动舌头。不见洞山道：“相续也大难。”汝须知有此事。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

三圣院慧然禅师

师自临济受诀，遍历丛林。至仰山，山问：“汝名甚么？”师曰：“慧寂。”山曰：“慧寂是我名。”师曰：“我名慧然。”山大笑而已。仰山因有官人相访，山问：“官居何位？”曰：“推官。”山竖起拂子曰：“还推得这个么？”官人无对。

山令众下语，皆不契。时师不安，在涅槃堂内将息。山令侍者去请下语，师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山又令侍者问：“未审有甚么事？”师曰：“再犯不容。”

到香严，严问：“甚处来？”师曰：“临济。”严曰：“将得临济喝来么？”师以坐具蓦口打。

又到德山，才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这里无残羹馊饭。”师曰：“纵有也无著处。”山便打，师接住棒，推向禅床上。山大笑，师哭苍天，便下参堂。

堂中首座号踢天泰，问：“行脚高士，须得本道公验，作么生是本道公验？”师曰：“道甚么？”座再问，师打一坐具曰：“这漆涌前后触忤多少贤良！”座拟人事，师便过第二座人事。

又到道吾，吾预知，以绯抹额，持神杖于门下立。师曰：“小心祗候。”吾应喏。师参堂了，再上人事。吾真威仪，方丈内坐。师才近前，吾曰：“有事相借问，得么？”师曰：“也是适来野狐精。”便出去。

住后，上堂：“我逢人即出，出则不为人。”便下坐。

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臭肉来蝇。”

问僧：“近离甚处？”僧便喝。师亦喝。僧又喝，师又喝。僧曰：“行棒即瞎。”便喝。师拈棒，僧乃转身作受棒势。师曰：“下坡不走，快便难逢。”便棒，僧曰：“这贼！”便出去。师遂抛下棒。次有僧问：“适来争容得这僧？”师曰：“是伊见先师来。”

钦山和尚

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梁公曲尺，志公剪刀。”

问：“一切诸佛及诸法皆从此经出。如何是此经？”师曰：“常转。”僧问：“未审经中说什么？”师曰：“有疑请问。”

中山和尚

师问洞山：“如何是出离之要？”洞山云：“舍梨足下烟生。”师便悟。

翠岩令参永明禅师

上堂：“一夏与兄弟东语西话，看翠岩眉毛在么？”长庆云：“生也。”云门云：“关。”保福云：“作贼人心虚。”

问：“凡有言句，尽是点污。如何是向上事？”师曰：“凡有言句，尽是点污。”

问：“如何是省要处？”师曰：“大众笑汝。”

问：“还丹一粒，点铁成金。至理一言，转凡成圣。学人上来，请师一点。”师曰：“不点。”曰：“为甚么不点？”师曰：“恐汝落凡圣。”

曰：“乞师至理。”师曰：“侍者点茶来。”

问：“古人拈槌竖拂，意旨如何？”师曰：“邪法难扶。”

问：“僧繇为甚写志公真不得？”师曰：“作么生合杀。”

问：“险恶道中，以何为津梁？”师曰：“药山再三叮嘱。”

问：“不带凡圣，当机何示？”师曰：“莫向人道翠岩灵利。”

问：“妙机言句，尽皆不当。宗乘中事如何？”师曰：“礼拜著。”曰：“学人不会。”师曰：“出家行脚，礼拜也不会？”师后迁龙册而终焉。

天台德韶国师

上堂：“古者道：‘如何是禅？三界绵绵；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甚么道三界绵绵？何处是十方浩浩底道理？要会么？塞却眼，塞却耳，塞却舌身意，无空阙处，无转动处，上座作么生会？横亦不得，竖亦不得，纵亦不得，夺亦不得。无用心处，亦无施设处。若如是会得，始会法门绝拣择，一切言语绝渗漏。曾有僧问：‘作么生是绝渗漏底语？’向他道：‘口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会，自然不通风去。如识得尽，十方世界是金刚眼睛。无事，珍重！”

上堂：“佛法现成，一切具足，岂不见道：‘圆同太虚，无欠无余。’若如是也，且[谁欠谁剩](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10&P=&75441.htm" \l "0_2)？谁是谁非？谁是会者？谁是不会者？所以道：‘东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因甚么得成东西南北？若会得，自然见闻觉知路绝，一切诸法现前。何故如此？为法身无相，触目皆形；般若无知，对缘而照。一时彻底会取好。诸上座，出家儿合作么生？此是本有之理，未为分外。识心达本源，故名为沙门。若识心皎皎地，实无丝毫障碍。上座久立，珍重！”

泾山无准禅师

一日斋罢，无准禅师陪同祖先禅师游观石笋庵。庵中道者向祖先禅师请益道：“胡孙子捉不住，愿垂开示。”祖先禅师道：“用捉他作甚么？如风吹水，自然成纹。”无准禅师在旁侍立，一闻此语，豁然大悟。

缘观禅师

问：“[家贼难防时如](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14&P=&439641.htm" \l "0_0)[何](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14&P=&439641.htm" \l "0_0)？”师曰：“识得不为冤。”曰：“识得后如何？”师曰：“贬向无生国里。”曰：“莫是他安身立命处也无？”师曰：“死水不藏龙。”曰：“如何是活水龙？”师曰：“兴波不作浪。”曰：“忽然倾湫倒岳时如何？”师下座把住曰：“莫教湿却老僧袈裟角。”

香林院澄远禅师

上堂：“是汝诸人，尽是担钵囊向外行脚，还识得性也未？若识得，试出来道看。若识不得，只是被人热谩将去。且问汝诸人，是汝参学日久，用心扫地煎茶，游山玩水，汝且钉钉，唤甚么作自性？诸人且道，始终不变不异，无高无下，无好无丑，不生不灭，究竟归于何处？诸人还知得下落所在也未？若于这里知得所在，是诸佛解脱法门，悟道见性，始终不疑不虑，一任横行，一切人不奈汝何。出言吐气，实有来处。如人买田，须是收得元本契书，若不得他元本契书，终是不稳。遮莫经官判状，亦是不得。其奈不收得元本契书，终是被人夺却。汝等诸人，参禅学道，亦复如是。还有人收得元本契书么？试拈出看。汝且唤甚么作元本契书？诸人试道看。若是灵利底，才闻与么说著，便知去处。若不知去处，向外边学得千般巧妙，记持解会，口似倾河，终不究竟，与汝自己天地差殊。且去衣钵下体当寻觅看。若有个见处，上来这里道看，老僧与汝证明。若觅不得，且依行队去。”

问：“如何是西来的的意？”师曰：“久坐成劳。”

问：“一子出家，九族解脱，目连为甚么母入地狱？”师曰：“确。”

将示寂，辞知府宋公珰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这僧风狂，八十岁行脚去哪里？”宋曰：“大善知识，去住自由。”师谓众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讫而逝，塔于本山。

报恩怀岳禅师

临迁化，上堂：“山僧十二年来，举扬宗教，诸人怪我甚么处？若要听三经五论，此去开元寺咫尺。”言讫告寂。

嵇山章禅师

池州嵇山章禅师，在投子作柴头。投子同吃茶次，谓师曰：“森罗万象，总在里许。”师泼却茶曰：“森罗梦象，在甚么处？”子曰：“可惜一碗茶。”

抚州金峰从志禅师

僧侍次，师曰：“举一则因缘，汝第一不得乱会。”曰：“请和尚举。”师竖拂子，僧良久。师曰：“知道阇黎乱会。”僧以目视东西，师曰：“雪上更加霜。”

师一日上堂，吃胡饼次，乃拈一个，从上座板头转一匝。大众见一一合掌，师曰：“假饶十分抬起手，也只得一半。”至晚间，有僧请益曰：“今日和尚行胡饼，见众僧合掌曰：‘假饶十分抬起手，也只得一半。’请和尚全道。”师以手作拈饼势曰：“会么？”曰：“不会。”师曰：“金峰也始道得一半。”

云居道简禅师

初造云居谒膺公，膺公与语连三日，大奇之，而诫令刻苦事众。于是师躬操井臼，司樵爨，遍掌寺务，不妨商略古今，众莫有知者。以腊高，为堂中第一座。先是高安洞山有神，灵甚。膺公住三峰时，受服役。既来云居，神亦随至，舍于枯树之下。而树茂，号安乐树神。属膺公将顺寂，主事请问：“谁堪继嗣？”膺公曰：“堂中简。”主事虽承言，而意不在师。谓当简择堪说法者，佥属意第二座，而姑请师，意师必辞也。师既夙受记莂，无所辞逊，即摄众演法。主事大沮，师察知之，一夕遯去。其夕，安乐树神号泣，诘旦众追至麦庄，悔过迎归，闻空中连声唱曰：“和尚来也。”

问：“路逢猛虎时如何？”师曰：“千人万人不逢，为甚么阇黎偏逢？”

问：“孤峰独宿时如何？”师曰：“闲却七间僧堂不宿，阿谁教汝孤峰独宿？”

问：“古人云：‘若欲保任此事，直须向高高山顶立，深深海里行。’意旨如何？”曰：“高峰深海迥绝孤危，似汝闺阁中软煖么？”

问：“如何是朱顶王菩萨？”师曰：“问这赤头汉作么？”

护国守澄禅师

师在湖南报慈，一日慈升堂，有演化禅人出问云：“如何是真如佛性？”慈云：“谁无？”参退。首座问云：“汝适来问和尚话，还会么？”化云：“不会。”座云：“和尚恁么慈悲，汝为甚么不会？真如佛性谁无？乃至六道四生悉皆具足。”化云：“感首座为某说破。”师闻不觉咬齿云：“这汉自家无眼，更瞎他人。”却召化问：“首座适来说个什么？”化云：“某甲当初不会，得他指示。”具如前说。师云：“佛法不是这个道理，汝不信，问取堂头和尚。”化遂去堂上，具说前解，以求印证。慈亦云：“佛法不是这个道理。”化云：“适来问净果大师，他亦不肯，教来问和尚，望慈悲决破。”慈云：“你却去问取他。”化乃过师处作礼云：“和尚令某甲来请益。”师云：“汝但问来。”化乃问：“如何是真如佛性？”师云：“谁有？”化遂契悟。

黄檗山慧禅师

师造疎山，时仁和尚坐法堂受参。师先顾视大众，然后致问曰：“刹那便去时如何？”山曰：“逼塞虚空，汝作么生去？”师曰：“逼塞虚空，不如不去。”山便休。

师下堂，参第一座。座曰：“适来只对甚奇特。”师曰：“此乃率尔，敢望慈悲开示愚昧。”座曰：“一刹那间，还有拟议否？”师于言下顿省，礼谢。

国清寺师静上座

师始遇玄沙示众曰：“汝诸人但能一生如丧考妣，吾保汝究得彻去。”师蹑前语问曰：“只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测度如来无上知见，又作么生？”沙曰：“汝道究得彻底，所知心还测度得及否？”师从此信入。后居天台，三十余载不下山，博综三学，操行孤立，禅寂之余，常阅龙藏，遐迩钦重，时谓大静上座。

尝有人问：“弟子每当夜坐，心念纷飞，未明摄伏之方，愿垂示诲。”师曰：“如或夜间安坐，心念纷飞，却将纷飞之心，以究纷飞之处，究之无处，则纷飞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则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缘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盖无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盖无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虑安然，外不寻枝，内不住定，二涂俱泯，一性怡然。此乃还源之要道也。”

师因睹教中幻义，乃述一偈，问诸学流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诸过恶应无咎，云何所作业不忘？而藉佛慈兴接诱。”时有小静上座答曰：“幻人兴幻幻轮围，幻业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诸幻苦，觉知如幻幻无为。”二静上座，并终于本山。

保福清豁禅师

师参睡龙，龙问曰：“豁阇黎见何尊宿来，还悟也未？”曰：“清豁尝访大章，得个信处。”龙于是上堂，集众召曰：“豁阇黎出来。对众烧香说悟处，老僧与汝证明。”师出众乃拈香曰：“香已拈了，悟即不悟。”

泉州龟洋慧忠禅师

一旦谓弟子曰：“众生不能解脱者，情累尔。悟道易，明道难。”问：“如何得明道去？”师曰：“但脱情见，其道自明矣。夫明之为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咒力药力，以蛇绾弄，揣怀袖中无难。未知咒药等力者，怖骇弃去。但谛见自心，情见便破。今千疑万虑不得用者，是未见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罢，安坐而化。

襄州广德义禅师

师谒先广德，作礼问曰：“如何是和尚密密处？”德曰：“隐身不必须岩谷，阛闺堆堆睹者稀。”师曰：“恁么则酌水献花去也。”德曰：“忽然云雾霭，阇黎作么生？”师曰：“采汲不虚施。”广德忻然曰：“大众看取第二代广德。”

韶州白云子祥禅师

上堂：“诸人会么？但向街头市尾屠儿魁刽地狱镬汤处会取，若恁么会得，堪与人天为师。若向衲僧门下，天地悬隔。更有一般底，只向长连床上作好人去，汝道此两般人，哪个有长处？无事，珍重！”

问僧：“不坏假名而谈实相，作么生？”僧指椅子曰：“这个是椅子。”师以手拨椅曰：“与我将鞋袋来。”僧无对。师曰：“这虚头汉。”

将示灭，白众曰：“某甲虽提祖印，未尽其中事。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么生？莫是无边中内外已否？若如是会，即大地如铺沙。”良久曰：“去此即他方相见。”言讫而寂。

德山缘密禅师

上堂：“我有三句语示汝诸人：一句函盖乾坤，一句截断众流，一句随波逐浪。作么生辨？若辨得出，有参学分。若辨不出，长安路上辊辊地。”

示众：“俱胝和尚但有问答，只竖一指头，寒则普天普地寒，热则普天普地热。”

上堂：“但参活句，莫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劫无滞。一尘一佛国，一叶一释迦，是死句；扬眉瞬目，举指竖拂，是死句；山河大地，更无淆讹，是死句。”时有僧问：“如何是活句？”师曰：“波斯仰面看。”曰：“恁么则不谬去也。”师便打。

新开院颢鉴禅师

住后，更不作法嗣书，只将三转语上云门，僧问：“如何是道？”师曰：“明眼人落井。”问：“如何是吹毛剑？”师曰：“珊瑚枝枝撑著月。”问：“如何是提婆宗？”师曰：“银碗里盛雪。”

云门见曰：“他后老僧忌日，只消举此三转语，足以报恩。”

金陵奉先深禅师

师同明和尚在众时，闻僧问法眼，如何是色？眼竖起拂子。或曰鸡冠花，或曰贴肉汗衫，二人特往请益。问曰：“承闻和尚有三种色语，是否？”眼曰：“是。”师曰：“鹞子过新罗。”便归众。

时李主在座下不肯，乃白法眼曰：“寡人来日致茶筵，请二人重新问话。”明日茶罢，备彩一箱、剑一口，谓二师曰：“上座若问话得是，奉赏杂彩一箱；若问不是，只赐一剑。”法眼升座，师复出问：“今日奉勅问话，师还许也无？”眼曰：“许。”曰：“鹞子过新罗。”捧彩便行，大众一时散去。时法灯作维那，乃鸣钟集众，僧堂前勘师。众集，灯问：“承闻二上座久在云门，有甚奇特因缘，举一两则来商量看。”师曰：“古人道，白鹭下田千点雪，黄鹂上树一枝花。维那作么生商量？”灯拟议，师打一坐具，便归众。

师同明和尚到淮河，见人牵网，有鱼从网透出，师曰：“明兄俊哉，一似个衲僧相似。”明曰：“虽然如此，争如当初不撞入网罗好。”师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双峰竟钦禅师

上堂：“进一步则迷理，退一步则失事。饶你一向兀然去，又同无情。”僧问：“如何得不同无情去？”师曰：“动转施为。”曰：“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师曰：“进一步，退一步。”僧作礼。师曰：“向来有人恁么会，老僧不肯伊。”曰：“请师直指。”师便打。

清溪山供进禅师

在地藏时，居第一座。一日地藏上堂，二僧出礼拜，藏曰：“俱错。”二僧无语，下堂请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礼拜拟问他人，岂不是错？”师闻之不肯。修乃问：“未审上座又作么生？”师曰：“汝自迷暗，焉可为人？”修愤然上方丈请益，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库头去也。”修乃省过。

又一日师问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为甚么为生死之所流？”修曰：“笋毕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还得么？”师曰：“汝向后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见止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师指曰：“这个是监院房，哪个是典座房？”修即礼谢。

师经行次，众僧随从。乃谓众曰：“古人有甚么言句？大家商量。”时有从漪上座出众拟问次，师曰：“这没毛驴。”漪涣然省悟。

休复悟空禅师

师幼出家，十九纳戒，尝自谓曰：“苟尚能诠，则为滞筏；将趣凝寂，复患堕空。既进退莫决，舍二何之？”乃参寻宗匠，依地藏，经年不契，直得成病，入涅槃堂。一夜藏去看，乃问：“复上座安乐么？”师曰：“某甲为和尚因缘背。”藏指灯笼曰：“见么？”师曰：“见。”藏曰：“只这个也不背。”师于言下有省。

后修山主问讯地藏，乃曰：“某甲百劫千生，曾与和尚违背来，此者又值和尚不安。”藏遂竖起拄杖曰：“只这个也不背。”师忽然契悟。

龙济绍修禅师

别与法眼同参地藏，所得谓已臻极，暨同辞至建阳，途中谈次，眼忽问：“古人道：‘万象之中独露身。’是拨万象？不拨万象？”师曰：“不拨。”眼曰：“说甚么拨不拨。”师懵然不知，却回地藏。藏问：“子去未久，何以却来？”师曰：“有事未决，岂惮跋涉山川。”藏曰：“汝跋涉许多山川，也还不恶？”师未喻旨。乃问：“古人道，万象之中独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拨万象？不拨万象？”师曰：“不拨。”藏曰：“两个也。”师骇然沉思，而却问：“未审古人拨万象？不拨万象？”藏曰：“汝唤甚么作万象？”师方省悟，再谒法眼，酬诘悉符。

示众：“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圣人法，圣人不会。圣人若会，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圣人。此语具一理二义，若人辨得，不妨于佛法中有个入处。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珍重！”

僧问：“见色便见心。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师曰：“幸然未会，且莫诈明头。”

问：“如何得出三界？”师曰：“是三界则一任出。”曰：“不是三界又如何？”师曰：“甚么处不是三界？”

问：“当阳举唱，谁是委者？”师曰：“非汝不委。”

问：“如何是万法主？”师曰：“把将万法来！”

问：“承古有言，须弥纳芥子，芥子纳须弥，如何是须弥？”师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师曰：“塞却汝眼。”曰：“如何纳得？”师曰：“把将须弥与芥子来！”曰：“前言何在？”师曰：“前有甚么言？”

问僧：“甚处来？”曰：“翠岩。”师曰：“翠岩有何言句示徒？”曰：“寻常道，出门逢弥勒，入门见释迦。”师曰：“与么道又争得？”曰：“和尚又如何？”师曰：“出门逢阿谁？入门见甚么？”僧于言下有省。

上堂：“声色不到处，病在见闻。言诠不及处，过在唇吻。”僧问：“离却声色，请和尚道。”师曰：“声色里问将来！”

问：“如何是学人心？”师曰：“阿谁恁么问？”

问：“劫火洞然，大千俱坏，未审这个还坏也无？”师曰：“不坏。”曰：“为甚么不坏？”师曰：“为同于大千。”

上堂：“卷帘除却障，闭户生窒碍。只这障与碍，古今无人会。会得是障碍，不会不自在。”

问：“巨夜之中，以何为眼？”师曰：“暗。”

问：“纤毫不隔，为甚么觑之不见？”师曰：“作家弄影汉。”

问：“古镜未磨时如何？”师曰：“照破天地。”曰：“磨后如何？”师曰：“黑漆漆地。”

问：“如何是普眼？”师曰：“纤毫觑不见。”曰：“为甚么觑不见？”师曰：“为伊眼太大。”

问：“如何是大败坏底人？”师曰：“劫坏不曾迁。”曰：“此人还知有佛法也无？”师曰：“若知有佛法，浑成颠倒。”曰：“如何得不颠倒去？”师曰：“直须知有佛法。”

曰：“如何是佛法？”师曰：“大败坏。”

问：“如何是学人常在底心？”师曰：“还曾问荷玉么？”曰：“学人不会。”师曰：“若不会，夏末了，问取曹山去。”

师有颂曰：“风动心摇树，云生性起尘。若明今日事，昧却本来人。”

又云：“欲识解脱道，诸法不相到。眼耳绝见闻，声色闹浩浩。”

又云：“初心未入道，不得闹浩浩。钟声里荐取，鼓声里颠倒。”

又云：“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说。祖师不西来，少林有妙诀。”

又云：“万法是心光，诸缘唯性晓。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

又云：“是柱不见柱，非柱不见柱。是非已去了，是非里荐取。”

梁山缘观禅师

会下有个园头参得禅，众中多有不信者，一日有僧去撩拨他，要其露个消息。乃问：“园头何不出问堂头一两则话结缘？”园头云：“我除是不出问，若出，须教这老汉下禅床立地在。”及梁山上堂，果出问曰：“家贼难防时如何？”山曰：“识得不为冤。”曰：“识得后如何？”山云：“贬向无生国里。”曰：“莫是他安身立命处也无？”山云：“死水不藏龙。”曰：“如何不活水里龙？”山云：“兴波不作浪。”曰：“忽然倾湫倒岳时如何？”梁山果然从法座上走下把住云：“阇黎莫教湿着老僧袈裟角。”

智门光祚禅师

僧问：“一切智智清净，还有地狱也无？”师曰：“阎罗王是鬼做。”

上堂：“一法若有，毗卢堕在凡夫；万法若无，普贤失其境界。正当恁么时，文殊向甚么处出头？若也出头不得，金毛师子腰折。幸好一盘饭，莫待糁姜椒。”

上堂：“山僧记得在母胎中有一则语，今日举似大众，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还有人商量得么？若商量不得，三十年后不得错举。”

上堂：“赫日里我人，云雾里慈悲，霜雪里假褐，雹子里藏身。还藏身得么？若藏不得，却被雹子打破髑髅。”

示众：“数日好雨，且道雨从甚处来？若道从天降，哪个是天？若道从地出，唤甚么作地？若更不会，所以古人道：‘天地之前径，时人莫强移。个中生解会，眼上更安锥。’”

福昌惟善禅师

问僧：“近离甚么处？”对曰：“大别。”曰：“在大别多少时？”对曰：“三年。”曰：“水牯使甚么人做？”对曰：“不曾触他一粒米。”曰：“二时吃个甚么？”僧无语，师便打。

有僧自号“映达摩”，才入方丈，提坐具曰：“展即遍周法界，不展即宾主不分。展即是？不展即是？”师曰：“汝平地吃交了也。”映曰：“明眼尊宿，果然有在。”师便打。映曰：“夺柱杖打倒和尚，莫言不道。”师曰：“棺木里瞠眼汉。且坐吃茶。”茶罢，映前白曰：“适来容易触忤和尚。”师曰：“两重公案，罪不重科。”便喝去之。

问俗士：“年多少？”曰：“四十四。”师曰：“添一减一是多少？”其人无对，师便打。乃自代云：“适来犹记得。”

问超山主：“汝名甚么？”对曰：“与和尚同名。”师曰：“回互不回互？”对曰：“不回互。”师便打。

问僧：“甚么处来？”对曰：“复州。”曰：“什么物？与么来？”对曰：“请和尚试辨看。”曰：“礼拜著。”僧曰：“喏。”师曰：“自领出去，三门外与汝三十棒。”

南禅师尝曰：“我与翠岩悦禅师在福昌时，适病寒，服药出汗，悦从禅侣遍借被，咸无焉。有纸衾者，皆以衰老，亦可数。悦太息曰：‘善公本色作家也。’”

末山尼了然禅师

瑞州未山尼了然禅师，因灌溪闲和尚到，曰：“若相当即住，不然即推倒禅床。”便入堂内。师遣侍者问：“上座游山来？为佛法来？”溪曰：“为佛法来。”师乃升座。溪上参。师问：“上座今日离何处？”曰：“路口。”师曰：“何不盖却。”溪无对。始礼拜，问：“如何是末山？”师曰：“不露顶。”曰：“如何是末山主？”师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变去！”师曰：“不是神，不是鬼，变个甚么？”溪于是伏膺，作园头三载。

僧到参，师曰：“太缕生！”曰：“虽然如此，且是师子儿。”师曰：“既是师子儿，为甚么被文殊骑？”僧无对。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世界倾坏。”曰：“世界为甚么倾坏？”师曰：“宁无我身。”

莲花峰祥菴主

尝示众云：“若是此事，最是急切，须是明取始得。若是明得，时中免被拘系，便得随处安闲。亦不要将心捺伏，须是自然合他古辙去始得。才到学处分剂，便须露布个道理，以为佛法，几时得心地休歇去？上座却请与么相委好。”

示寂日，拈拄杖示众曰：“古人到这里，为甚么不肯住？”众无对，师乃曰：“为他途路不得力。”复曰：“毕竟如何？”以杖横肩曰：“楖栗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言毕而逝。

签判刘经臣居士

师参韶山杲禅师，将去任，辞韶山，山嘱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尔后或有非常境界，无量欢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则有不宁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几，复至京师，趋智海依正觉逸禅师，请问因缘。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时中放光动地，不自觉知，向外驰求，转疎转远。”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举传灯所载香至国王问波罗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见性是佛之语问之，公不能对，疑甚。遂归就寝，熟睡至五鼓，觉来方追念间，见种种异相，表里通彻，六根震动，天地回旋，如云开月现，喜不自胜，忽忆韶山临别所嘱之言，姑抑之，逗明趋智海，悉以所得告，海为证据，且曰：“更须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践履否？”海厉声曰：“这个是甚么事？[却说践履](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16&P=&439643.htm" \l "0_0)！”

云盖志元禅师

师参云居禅师，问曰：“志元不奈何时如何？”云居答：“只为阇黎功力不到。”师不肯，往石霜庆诸禅师处，问：“志元不奈何时如何？”石霜云：“非但阇黎，老僧亦不奈何！”师云：“和尚为甚么不奈何？”石霜云：“老僧若奈何，拈过汝不奈何。”

黄龙慧南禅师

师风度凝远，丛林中有终身未尝见其破颜者。居积翠时，一夕燕坐，间光爥室，戒侍者令勿言。

上堂：“横吞巨海，倒卓须弥，衲僧面前，也是寻常茶饭。行脚人须是荆棘林内坐大道场，向和泥合水处认取本来面目。且作么生见得？”遂拈拄杖曰：“直饶见得，未免山僧拄杖。”

上堂：“棒喝玄妙，皆为长物。黄檗门下总用不著。且道黄檗门下寻常用个什么？”师喝一喝。

上堂：“二人同到黄龙，一人有为，一人无为，且道，安下哪一个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上堂：“山僧才轻德薄，岂堪人师？盖不昧本心，不欺诸圣。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轮回，今出轮回；未得解脱，今得解脱；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觉世尊，于然灯佛所，无一法可得；六祖夜半，于黄梅又传个甚么？”乃说偈曰：“得不得，传不传，归根得旨复何言？忆得首山曾漏泄，新妇骑驴阿家牵。”翌日午时端坐示寂，阇维得五色舍利，塔于前山。

南塔光涌禅师

师依仰山剃度，北游谒临济，复归侍山。山曰：“汝来作甚么？”师曰：“礼觐和尚。”山曰：“还见和尚么？”师曰：“见。”山曰：“和尚[何似驴](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9&P=&371201.htm" \l "0_0)！”师曰：“某甲见和尚亦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个甚么？”师曰：“若有所似，与驴何别？”山大惊曰：“凡圣两忘，情尽体露，吾以此验人，二十年无决了者。子保任之。”

浮山法远禅师

师曾与天衣义怀率众七十余人同参叶县归省禅师，省一见即呵之曰：“汝辈踏州县僧，来此何为？我哪有闲饭养你闲汉耶？”叱之去，众不为动。遂取水泼之，众又不散。复以灰撒之，众皆怒，舍去。惟怀远二人，端坐如故。省曰：“彼皆去矣，尔胡不去？”远曰：“久慕和尚道德，不远千里而来，岂因一杓水、一把灰遽即去耶？”省曰：“尔二人既真为佛法，此间缺典座，能为之否？”远曰：“弟子愿为。”怀得参堂。一日归省他出，众不堪枯淡，乞煮佳粥，远因为众作六和粥。粥熟省还，共赴堂竟，召问知事：“今日有施主设斋耶？”答曰：“无。”“堂中纳衬耶？”曰：“无。”“如此则此粥从何所得？”曰：“问典座。”于是远自首云：“某甲见大众枯淡，实自为之。”省曰：“尔如此好心，待他日为住持时为之不晚，何得私盗常住物做人情耶？”令知事估远衣钵值几何，悉归之常住，逐远出众。远恳求再三，皆不之允。转求诸山尊者并檀越，乞求挂搭。省大怒曰：“我道尔不是好人，汝欲以势位压我耶？速去。”远曰：“如此则挂搭不敢望，但上堂时容某一听法，足矣。”省始颔之。远寓山下他寺廊房，省一日见之，问曰：“尔住此几时耶？”曰：“已半年矣。”曰：“还常住房钱否？”曰：“无。”曰：“此常住房，尔何敢盗住？速须还他去。不尔，我当告官。”远即化与之，而别住城中。每见省，则转加敬容。于是省归山，告众云：“[叶县有古佛](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902&B=X&V=65&S=1285&J=1&P=&458964.htm" \l "0_0)，汝等宜知之。”众云：“古佛是谁？”省曰：“如远公，真古佛也。”一众始惊，盛排香华，入城迎归。省特为上堂，面付佛法。自古今以来，法堂付法，唯远一人而已。

师临化时，有遗嘱于世：“法远以一幻身，旅泊三界，虽识导利，实无一法与人。深惭诳世，实愧虚声。兹乃形质朽败，四大将离，聚沫之躯，有何久计！既当风烛，何叹逝川！又念幻身在世，仁信多有供须，耻无道业升消，曷有胜缘报答？忖量唯己，自知湛寂真元，却还本道，忍死半刻，援笔陈谢。”

颂曰：“幻世出没有何穷，幻化本来体自空。

南山起云北山雨，楼头鼓动庆阳钟。”

又云：“来时无物去亦无，譬似浮云布太虚。

抛下一条皮袋骨，还如霜雪入红炉。”

又自叹云：

“孤舟夜静泛波澜，两岸芦花对月圆。

金鳞自入深潭去，空使渔翁执钓竿。”

华严休静禅师

问：“大悟底人为甚么却迷？”师曰：“破镜不重照，落花难上枝。”

庄宗请入内斋，见大师大德总看经，唯师与徒众不看经。帝问：“师为甚么不看经？”师曰：“道泰不传天子令，时清休唱太平歌。”帝曰：“师一人即得，徒众为甚么也不看经？”师曰：“师子窟中无异兽，象王行处绝狐踪。”帝曰：“大师大德为甚么总看经？”师曰：“水母元无眼，求食须赖虾。”帝曰：“既是后生，为甚么却称长老？”师曰：“三岁国家龙凤子，百年殿下老朝臣。”

芙蓉道楷禅师

开封尹李孝寿奏，楷道行卓冠丛林，宜有以褒显之，即赐紫伽黎，号定照禅师。师焚香谢恩罢，上表辞之。上阅之以付李孝寿，躬往谕朝廷旌善之意，而师确然不回。开封尹具以闻，上怒收付有司。有司知楷忠诚而适犯天威，问曰：“长老枯悴有疾乎？”师曰：“[平日有疾](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2155&B=T&V=51&S=2077&J=10&P=&371849.htm" \l "0_0)，今实无。”又曰：“言有疾即于法免罪谴。”师曰：“岂敢侥幸称疾而求脱罪谴乎！”吏太息，于是受罚着缝掖编管缁州，都城道俗见者流涕，师气色闲暇，至缁州僦屋而居，学者益亲。明年冬勅放，令自便菴于芙容湖中，数百人环绕坐卧。楷虑祸，乃日各食粥一杯，不堪者稍稍去，在者犹百许人。

上堂：“昼入祗陀之苑，皓月当天；夜登灵鹫之山，太阳溢目。乌鸦似雪，孤雁成群，铁狗吠而凌霄，泥牛斗而入海。正当恁么时，十方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场中，祖师门下，大家出一只手接待往来知识。诸仁者，且道成得个甚么事？”良久曰：“更栽无影树，留与后人看。”

上堂：“才升此座，已涉尘劳；更乃凝眸，自彰瑕玷。别传一句，勾贼破家；不失本宗，狐狸恋窟。所以真如凡圣，皆是梦言；佛及众生，并为增语。到这里回光返照，撒手承当，未免寒蝉抱枯木，泣尽不回头。”

上堂拈拄杖曰：“这里荐得，尽是诸佛建立边事，直饶东涌西没，卷舒自在，也未梦见七佛以前消息。须知有一人，不从人得，不受教诏，不落阶级。若识此人，一生参学事毕。”蓦召大众曰：“更若凝眸，不劳相见。”

上堂良久曰：“青山常运步，石女夜生儿。”便下座。

上堂：“假言唱道，落在今时。设使无舌人解语，无脚人能行，要且未能与那一人相应。还会么？龙吟徒侧耳，虎啸谩沉吟。”

师示众曰：“夫出家者为厌尘劳，求脱生死。休心息念，断绝攀缘，故名出家。岂可以等闲利养，埋没平生？直须两头撒开，中间放下，[遇声遇色](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14&P=&3718410.htm" \l "0_0)，如石上栽花；见利见名，似眼中着屑。况从无始以来，不是不曾经历，又不是不知次第，不过翻头作尾，止于如此，何须苦苦贪恋？如今不歇，更待何时？所以先圣教人，只要尽却今时。能尽今时，更有何事？若得心中无事，佛祖犹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边相应。你不见隐山至死不肯见人，赵州至死不肯告人，扁担拾橡栗为食，大梅以荷叶为衣，纸衣道者只披纸，玄泰上座只着布，石霜置枯木堂与人坐卧，只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办米，同煮共食，要得省取你事。且从上诸圣，有如此榜样，若无长处，如何甘得？诸仁者，若也于斯体究，的不亏人；若也不肯承当，向后深恐费力。山僧行业无取，忝主山门，岂可坐费常住，顿忘先圣付嘱？今者辄效古人，为住持体例，与诸人议定，更不下山、不赴斋、不发化主，唯将本院庄课一岁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随人添减。可以备饭则作饭，作饭不足则作粥，作粥不足则作米汤。新到相见，茶汤而已，更不煎点。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务要省缘，专一办道。又况活计具足，风景不疏，华解笑，鸟解啼，木马长鸣，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鸣泉无声。岭上猿啼，露湿中宵之月；林间鹤唳，风回清晓之松。春风起时，枯木龙吟，秋叶凋而寒林华散，玉阶铺苔藓之纹，人面带烟霞之色。音尘寂尔，消息宛然，一味萧条，无可趣向。山僧今日向诸人面前，说家门已是不着便，岂可更去升堂入室，拈槌竖拂，东喝西棒，张眉努目，如痫病发相似？不唯屈沉上座，况亦辜负先圣！你不见达磨西来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于立雪断臂，可谓受尽艰辛。然而达磨不曾措了一词，二祖不曾问着一句，还唤达磨作不为人得么？二祖做不求师得么？山僧每至说着古圣做处，便觉无地容身，惭愧后人软弱。又况百味珍羞，递相供养，道我四事具足，方可发心。只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时光似箭，深为可惜。虽然如是，更在他人从长相度，山僧也强教你不得。诸仁者！还见古人偈么：‘山田脱粟饭，野菜淡黄虀，吃则从君吃，不吃任东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

师临化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缘今已足，生不爱天堂，死不怕地狱，撒手横身三界外，腾腾任运何拘束。”

泐潭真净克文禅师

师示众，喝一喝，举拂子曰：“耶，尽十方世界，若凡若圣，若僧若俗，若草若木，尽向拂子下成佛作祖，无前无后，一时解脱。还有不解脱者么？设有，命若悬丝。”遂拊掌曰：“知音者少。所以此个事论实不论虚，参须实参，悟须实悟，若纤毫不尽，总落魔界。岂不见古人道：‘平地上死人无数，过得荆棘林是好子。’如今人多是得个身心寂灭，前后际断，一念万年去、休去歇去、古庙里香炉去、冷湫湫地去，便为究竟。殊不知却被此胜妙境界障蔽自己，正知见不能现前，神通光明不能发露。或又报个平常心是道，以为极则。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尽三十日，小尽二十九，依草附木，不觉不知，一向迷将去。忽问他：‘我手何似佛手？’便道：‘是和尚手。’‘我脚何似驴脚？’便道：‘是和尚脚。’‘人人尽有生缘处，哪个是上座生缘处？’便道：‘某是某州人。’是何言欤？且莫错会好。凡百施为，须要平常一路子以为稳当。定将去！合将去！更不敢别移一步，怕堕坑落堑。长时一似双盲底人行路，一条拄杖子寸步抛不得，紧把着凭将去，步步依倚。一日若道眼豁开，顿觉前非，抛却杖子，撤开两手，十方荡荡，七纵八横，东西南北，无可不可。岂可一向倚他门户，傍他行脚，有甚快活？自己毕竟如何？不见云门大师道：‘而今天下老和尚多是师承学解，路布葛藤，印板上打来，模子里脱出。当人若是明去，何不一切临时？’又不见临济大师云：‘我这里是活祖师西来意，把来便用，立处皆真。’他不说古又如何，今又如何；这语得，那语不得；那里是虚，这里是实。你与我拈出丝毫许实底道理来看。此盖当人眼不开，自无见处，一向承虚接响，百般忌讳，自缠自缚。直饶闻恁说，当下忽然见得倜傥分明去，也是棺木里瞠眼。如今还有无师智、自然智，不与万法为侣者，煜赫底丈夫汉？吱吱呀呀，千变万化，见我恁么胡言汉语，便好近前蓦口掴，拽下倚子，掷向三门外，喝散大众，岂不快哉！还有么？”良久，曰：“若无，且看老僧骑案山，跳入你诸人眼睛里，七颠八倒，呵佛骂祖去也。”复喝一喝，下座。

云居晓舜禅师

上堂：“闻说佛法两字，早是污我耳目。诸人未跨云居门，脚跟下好与三十棒。虽然如是，也是为众竭力。”

上堂：“诸方有弄蛇头，拨虎尾，跳大海，剑刃里藏身。云居这里，寒天热水洗脚，夜间脱袜打睡，早朝旋打行缠，风吹篱倒，唤人扶起。”

上堂：“云居不会禅，洗脚上床眠。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弯弯。”

育王怀琏禅师

师示众云：“若论佛法二字，是加增之辞，廉纤之说。诸人向这里承当得，尽是二头三首，譬如金屑虽贵，眼里著不得。若是本分衲僧，才闻举著，一摆摆断，不受纤尘，独脱自在，最为亲的。然后便能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凡同凡，在圣同圣，一切处出没自在，并拘检他不得，名描他不得。何也？为渠能建立一切法故，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既无背面，第一不用妄与安排，但知十二时中，平常饮啄，快乐无忧，只此相期，更无别事。所以古人云：‘放旷长如痴兀人，他家自有通人爱。’”

上堂：“世法里面，迷却多少人；佛法里面，醉却多少人？只如不迷不醉，是甚么人分上事？”又云：“逢人只可三分语，未可全抛一片心。”

白云守端禅师

师往参杨歧，歧一日忽问：“受业师为谁？”师曰：“[茶陵郁](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19&P=&138081.htm" \l "0_0)和尚。”歧曰：“吾闻伊过桥遭跌有省，作偈甚奇，能记否？”师诵曰：“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歧笑而趋起，师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询之，适岁暮，歧曰：“汝见昨日打殴傩者么？”曰：“见。”歧曰：“汝一筹不及渠。”师复骇曰：“意旨如何？”歧曰：“渠爱人笑，汝怕人笑。”师大悟，巾侍久之。

僧问：“如何是佛？”师曰：“镬汤无冷处。”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水底按葫芦。”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乌飞兔走。”问：“不求诸圣，不重己灵，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师曰：“死水不藏龙。”曰：“便恁么去时如何？”师曰：“赚杀你，到栖贤。”

上堂：“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大众，眼在鼻上，脚在肚下。且道宝在甚么处？”良久云：“人面不知何处去，桃华依旧笑春风。”

上堂：“古者道：‘将此深心奉尘剎，是则名为报佛恩。’圆通则不然，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

上堂：“忌口自然诸病减，多情未免有时劳，贫居动便成违顺，落得清闲一味高。虽然如是，莫谓无心云是道，无心犹隔一重关。”

师示众云：“他人住处我不住，他人行处我不行，不是为人难共聚，大都缁素要分明。山僧此者临行，解开布袋头，一时撒在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错怪好，珍重！”

开堂示众云：“昔日灵山会上，世尊拈华，迦叶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诃大迦叶，次第流传，无令断绝。’至于今日。大众，若是正法眼藏，释迦老子自无分，将个甚么分付？将个甚么流传？何谓如此？况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来，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种种施为，尽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开时，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罗万象只在面前，不见有毫厘之相；此眼未开时，尽在诸人眼睛里。今日已开者，不在此限；有未开者，山僧不惜手，为诸人开此正法眼藏，看！”乃举手，竖两指曰：“看，看。若见得去，事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说偈言：‘诸人法眼藏，千圣莫能当，为君通一线，光辉满大唐，须弥走入海，六月降严霜，法华虽恁道，无句得商量。’大众，既满口道了，为甚么却无句得商量？”喝一喝曰：“分身两处看。”

上堂：“释迦老子有四弘誓愿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法华亦有四弘誓愿：‘饥来要吃饭，寒到即添衣，困时伸脚睡，热处爱风吹。’”

上堂：“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时撞着铁壁相似。忽然一日觑得透后，方知自己便是铁壁。如今作么生透？”复曰：“铁壁，铁壁。”

上堂：“安居之首，禁足为名。禁足之意，意在进道而护生。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护？何道而可进？唾一唾，唾破释迦老子面门；踏一步，踏断释迦老子背脊骨。犹是随群逐队汉，未是本分衲僧。”良久曰：“无限风流慵卖弄，免教人指好郎君。”

上堂：“丝毫有趣皆能进，毕竟无归若可当，逐日退身行兴尽，忽然得见本爷娘。作么生是本爷娘？”乃云：“万福。”便下座。

太平慧勤禅师

舒州太平慧勤佛鉴禅师，本郡汪氏子。每以“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味之有省。乃遍参名宿，往来五祖之门有年。恚祖不为印据，与圆悟相继而去。

及悟归五祖，方大彻证，而师忽至。意欲他迈，悟勉令挂搭，且曰：“某与兄相别始月余，比旧相见时如何？”师曰：

“我所疑者，此也。”遂参堂。一日，闻祖举：“僧问赵州：“如何是和尚家风？”州曰：“老僧耳聋，高声问将来。”僧再问，州曰：“你问我家风，我却识你家风了也。””师即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极则。”祖曰：“森罗及万象，一法之所印。”师展拜，祖令主翰墨。后同圆悟语话次，举“东寺问仰山，镇海明珠”因缘，至无理可伸处，圆悟徵曰：“既云收得，逮索此珠，又道无言可对，无理可伸。”师不能加答。明日谓悟曰：“东寺祇索一颗珠，仰山当下倾出一箩筐。”悟深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亲近老和尚去。”

师一日造方丈，未及语，被祖诟骂，而退。归寮闭门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即往扣门。师曰：“谁？”悟曰：“我。”师即开门。悟问：“你见老和尚如何？”师曰：“我本不去，被你赚累我，遭这老汉诟骂。”悟呵呵大笑曰：“你记得前日下底语么？”师曰：“是甚么语？”悟曰：“你又道东寺只索一颗，仰山倾出一箩筐。”师当下释然。悟遂领师同上方丈。祖才见，遽曰：“勤兄，且喜大事了毕。”明年，命师为第一座。

会太平灵源赴黄龙，其席既虚，源荐师于舒守孙鼎臣，遂命补处。五祖付法衣，师受而捧以示众曰：

“昔释迦文佛，以丈六金栏袈裟，披千尺弥勒佛身。佛身不长，袈裟不短。会么？即此样，无他样。”

自是法道大播。政和初，诏住东都智海，五年乞归，得旨居蒋山。枢密邓公子常奏赐徽号椹服。

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吃醋知酸，吃盐知咸。”曰：“弓折箭尽时如何？”师曰：“一场。”

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师曰：“拶破露柱。”曰：“归乡无路时如何？”师曰：“王程有限。”曰：“前三三，后三三，又作么生？”师曰：“六六三十六。”

问：“承闻和尚亲见五祖，是否？”师曰：“铁牛啮碎黄金草。”曰：“恁么则亲见五祖也。”师曰：“我与你有甚冤仇？”

曰：“只如达磨见武帝意旨如何？”师曰：“胡言易辨，汉语难明。”曰：“为甚栖栖暗渡江。”师曰：“因风借便。”

问：“如何是主中宾？”师曰：“进前退后愁杀人。”曰：

“如何是宾中主？”师曰：“真实之言成妄语。”曰：“如何是宾中宾？”师曰：“夫子游行厄在陈。”曰：“如何是主中主？”师曰：“终日同行非伴侣。”曰：“宾主已蒙师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师曰：“大斧斫了手摩挲。”

问：“即心即佛即不问，非心非佛事如何？”师曰：“昨日有僧问，老僧不对。”曰：“未审与即心即佛相去多少？”师曰：“近则千里万里，远则不隔丝毫。”曰：“忽被学人截断两头，归家稳坐，又作么生？”师曰：“你家在甚么处？”曰：“大千沙界内，一个自由身。”师曰：“未到家在，更道。”曰：

“学人到这里，直得东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师曰：“未为分外。”

上堂：“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桃华红，李华白。谁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语，黄莺鸣。谁道关关只一声？不透祖师关捩子，空认山河作眼睛。”

上堂：“日日日西沉，日日日东上。若欲学菩提，”掷下柱杖曰：“但看此模样。五祖周祥。”

上堂：“去年今日时，红炉片雪飞。今日去年时，曹娥读夜碑。末后一句子，佛眼莫能窥。白莲峰顶上，红日绕须弥。鸟啄珊瑚树，鲸吞离水犀。太平家业在，千古袭杨歧。”

上堂，横拄杖曰：“先照后用。”竖起曰：“先用后照。”倒转曰：“照用同时。”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时。汝等诸人，被拄杖一口吞尽了也。自是你不觉，若向这里道得转身句，免见一场气闷。其或未然，老僧今日失利！”

上堂：“金乌急，玉兔速，急急流光七月十。无穷游子不归家，纵归只在门前立。门前立，把手牵伊不肯入。万里看看寸草无，残花落地无人拾。无人拾，一回雨过一回湿。”

上堂：“世尊有密语，迦叶不覆藏。”乃曰：“你寻常说黄道黑，评品古今，岂不是密语？你寻常折旋俯仰，拈匙把箸，祗揖万福，是覆藏不覆藏？忽然瞥地去，也不可知。要会么？世尊有密语，冬到寒食一百五。迦叶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赃。灵利衲僧如会得，一重雪上一重霜。”

上堂：“十五日已前事，锦上铺花。十五日已后事，如海一沤发。正当十五日，大似一尺镜照千里之像。虽则真空绝迹，其柰海印发光。任他露柱开花，说甚佛面百丑。何故？到头霜夜月，任运落前溪。”

上堂，举：“僧问赵州如何是不迁义？州以手作流水势，其僧有省。又僧问法眼：‘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如何是不取于相，见于如如不动？’眼曰：‘日出东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于此见得，方知道旋岚偃岳，本来常静。江河竞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为饶舌。天左旋，地右转。古往今来经几遍。金乌飞，玉兔走。才方出海门，又落青山后。江河波渺渺，淮济浪悠悠，直入沧溟昼夜流。”遂高声曰：“诸禅德，还见如如不动么？”

师室中以木骰子六只，面面皆书么字。僧才入，师掷曰：“会么？”僧拟不拟，师即打出。

七年九月八日，上堂：“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直饶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处。且作么生是衲僧行履处？待十月前后，为诸人注破。”

至后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写数书别故旧，停笔而化。阇维收灵骨设利，塔于本山。

慧林怀深禅师

上堂：“古者道，[忍忍](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16&P=&46640.htm" \l "0_0)！三世如来从此尽。饶饶！万祸千殃从此消。默默！无上菩提从此得。”师曰：“会得此三种语了，好个不快活汉！山僧只是得人一牛，还人一马。泼水相唾，插嘴厮骂。”卓拄杖曰：“平出，平出。”

上堂：“不是境，亦非心，唤作佛时也陆沉，个中本自无阶级，切忌无阶级处寻。总不寻，过犹深，打破云门饭袋子，方知赤土是黄金。咄！”

黄龙祖心禅师

上堂：“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触目遇缘无障碍。”遂举拂子曰：“看，拂子走过西天，却来新罗国里。知我者谓我拖泥带水，不知我者嬴得一场怪诞。”

上堂：“[大凡穷生死](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17&P=&46641.htm" \l "0_0)根源，直须明取自家一片田地。教伊去处分明，然后临机应用，不失其宜。只如锋芒未兆以前，都无是个非个。瞥尔爆动，便有五行金土相生相克，胡来汉现，四姓杂居，各任方隅，是非锋起。致使玄黄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难为救疗。若不当阳晓示，穷子无以知归。欲得大用现前，便可顿忘诸见。诸见既尽，昏雾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珍重！”

上堂击禅床曰：“一尘才举，大地全收。诸人耳在一声中，一声遍在诸人耳。若是摩霄俊鹘，便合乘时；止泺困鱼，徒劳激浪。”

上堂：“有句无句，如藤倚树，且任诸人点头。及乎树倒藤枯，上无冲天之计，下无入地之谋，灵利汉这里着得一只眼，便见七纵八横。”举拂子曰：“看，太阳溢目，万里不挂片云。若是覆盆之下，又争怪得老僧？”

上堂：“若也单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无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无眼。据此二人，十二时中常有一物，蕴在胸中，物既在胸，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触途成滞，作么生得平稳去？祖不言乎：‘执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住。’”

上堂：“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无人，金沙混杂。还有无师自悟底么？出来辨别看。”乃举拂子曰：“且道是金是沙？”良久曰：“见之不取，思之千里。”

上堂：“心同虚空界，示等虚空法，证得虚空时，无是无非法。便恁么休去，停桡把缆，且向湾里泊船。若据衲僧门下，天地悬隔。且道衲僧门下有甚长处？楖栗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

上堂：“一不向，二不开，翻思南岳与天台，堪笑白云无定止，被风吹去又吹来。”

上堂：“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明眼汉谩他一点也不得。仁者心动且缓缓，你向甚处见祖师？”乃掷下拂子，曰：“看。”

上堂：“虎头生角人难措，石火电光须密布，假饶烈士也应难，懵底哪能善回互？手擎日月，背负须弥，掷向他方，其中众生不觉不知，其中众生骑驴入诸人眼里，诸人亦不觉不知。会么？将此身心奉尘剎，是则名为报佛恩。”

上堂：“一沤未发，古帆未征，风信不来，无人举櫂。正当恁么时，水脉如何辨的？君不见云门老垂手处，落落清波无透路；又不见华亭叟泄天机，夜深空载月明归。莫怪相逢不相识，从教万古漫漫黑。”

上堂：“马祖升堂，百丈卷席，后人不善来风，尽道不留征迹。殊不知桃华浪里正好张帆，七里滩头更堪垂钓。如今必有辩浮沉识深浅底汉，试出来定当水脉看。如无，且将渔父笛，闲向海边吹。”

上堂：“镜像或谓有，揽之不盈手；镜像或谓无，分明如俨图。所以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只么得。还会么？不作维摩诘，又似傅大士。”

上堂：“夫玄道者，不可以设功得；圣智者，不可以有心知；真谛者，不可以存我会；至功者，不可以营事为。古人一期应病与药则不可，若是丈夫汉，出则经济天下，不出则卷而怀之。尔若一向声和响顺，我则排斥诸方。尔若示现酒肆淫坊，我则孤峰独宿。且道甚处是黄龙为人眼？”

师室中常举拳问僧曰：“唤作拳头则触，不唤作拳头则背，唤作甚么？”

师将入灭，命门人黄太史廷坚主后事，茶毗日，隣峰为秉炬，火不续。黄顾师之得法上首死心新禅师曰：“此老师有待于吾兄也。”新以丧拒，黄强之。新执炬召众曰：“不是余殃累及我，弥天罪过不容诛。而今两脚捎空去，不作牛兮定作驴。”以火炬打一圆相曰：“只向这里雪屈。”掷炬，应手而爇。灵骨窆于普觉塔之东，谥宝觉禅师。

宝峰克文禅师

王安石尝谓师曰：“诸经皆[首标时处](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945&B=X&V=69&S=1342&J=1&P=&261521.htm" \l "0_0)，《圆觉经》独不然，何也？”师曰：“顿乘所谈，直示众生，日用现前，不属今古。只今老僧与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游戏三昧，互为宾主，非关时处。”又曰：“经云：‘一切众生，皆证圆觉。’而圭峰易证为具，谓译者之讹，其义如何？”师曰：“《圆觉》如可改，则《维摩》亦可改也。《维摩》岂不曰：‘亦不灭受而取证。’夫不灭受蕴而取证，与皆证圆觉之义同。盖众生现行无明，即是如来根本大智。圭峰之言非是。”公大悦。

上堂：“佛法两字，[直是难得](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17&P=&261524.htm" \l "0_0)。人有的不信自己佛事，唯凭少许古人影响，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门。动即背觉合尘，黏将去，脱不得。或学者来，如印印泥，递相印授，不唯自误，亦乃误他。洞山门下，无佛法与人，只有一口剑。凡是来者，一一斩断，使伊性命不存，见闻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与伊相见。见伊才向前便为斩断，然则刚刀虽利，不斩无罪之人。还有无罪底么？也好与三十拄杖。”

上堂：“洞山门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钵盂里屙屎，净瓶里吐唾。执法修行，如牛拽磨。”

上堂：“洞山门下，有时和泥合水，有时壁立千仞。你诸方拟向和泥合水处见洞山，洞山且不在和泥合水处。拟向壁立千仞处见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处。拟向一切处见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处。你拟不要见洞山，鼻索又在洞山手里。拟瞌睡也把鼻索一掣，只见眼孔定动，又不相识也。不要你识洞山，但识得自己也得。”

黄檗惟胜禅师

上堂：“临济喝，德山棒，留与禅人作模范；归宗磨，雪峰球，此个门庭接上流。若是黄檗即不然，也无喝，也无棒，亦不推磨，亦不辊球。前面是案山，[背后是主山](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17&P=&261525.htm" \l "0_0)，塞却你眼睛，砸破你面门。于此见得，得不退转地，尽未来际，不向他求。若见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药。”

上堂：“寂兮寥兮，蟾蜍皎皎下空谷；宽兮廓兮，曦光赫赫流四海。曹溪路上，勦绝人行；多子塔前，骈阗如市。直饶这里荐得倜傥，分明未是衲僧活计。大丈夫汉，须是向黑暗狱中敲枷打锁，饿鬼队里放火夺浆，推倒慈氏楼，拆却空王殿，灵苗瑞草和根拔，满地从教荆棘生。”

开元子琦禅师

上堂：“虚[空无内外](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17&P=&261527.htm" \l "0_0)，事理有短长，顺则成菩提，逆则成烦恼。灯笼常瞌睡，露柱亦懊恼，大道在目前，更于何处讨？”以拂子击禅床。

上堂：“四面亦无门，十方无壁落。头蓬松，耳卓朔，个个男儿大丈夫，何得无绳而自缚？且道透脱一句作么生道？”良久曰：“踏破草鞋赤脚走。”

僧问：“须弥纳芥子即不问，微尘里转大法轮时如何？”师曰：“一步进一步。”曰：“恁么则朝到西天，暮归唐土。”师曰：“作客不如归家。”曰：“久向道风，请师相见。”师曰：“云月是同，溪山各异。”

仰山行伟禅师

吾真难邈，斑斑驳驳，拟欲安排，下笔便错。

泐潭善清禅师

上堂：“色心不异，彼我无差。”竖起拂子曰：“若唤作拂子，入地狱如箭；不唤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饶透脱两头，也是黑牛卧死水。”

兜率从悦禅师

上堂：“[始见](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17&P=&246560.htm" \l "0_0)[新春](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17&P=&246560.htm" \l "0_0)，又逢初夏。四时若箭，两曜如梭。不觉红颜翻成白首。直须努力，别著精神。耕取自己田园，莫犯他人苗稼。既然如是，牵犂拽杷，须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鼻孔在甚么处？”良久曰：“叱！叱！”

上堂：“无法亦无心，无心复何舍。要真尽属真，要假全归假。平地上行船，虚空里走马。九年面壁人，有口还如痖。参！”

上堂：“‘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起坐镇相随，语默同居止。欲识佛去处，只这语声是。’诸禅德，大小傅大士，只会抱桥柱澡洗，把缆放船，印板上打将来，模子里脱将去。岂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门，跳出断常坑，不依清净界。都无一物，独奋双拳，海上横行，建家立国。有一般汉，也要向百尺竿头凝然端坐，洎乎翻身之际，舍命不得。岂不见云门大师道，知是般事，拈放一边，直须摆动精神，着些筋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荐得，犹是钝汉。那堪更于他人舌头上，咂啖滋味，终无了日。诸禅客，要会么？剔起眉毛有甚难，分明不见一毫端，风吹碧落浮云尽，月上青山玉一团。”喝一喝，下座。

师有偈云：

等闲行处 步步皆如 虽居声色 宁滞有无

一心靡异 万法非殊 休分体用 莫择精粗

临机不碍 应物无拘 是非情尽 凡圣皆除

谁得谁失 何亲何疏 拈头作尾 指实为虚

翻身魔界 转脚邪涂 了无逆顺 不犯工夫

法云佛照杲禅师

上堂：“西来祖意，教外别传，[非大根器](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17&P=&246561.htm" \l "0_0)，不能证入。其证入者，不被文字语言所转、声色是非所迷。亦无云门临济之殊、赵州德山之异。所以唱道须明有语中无语，无语中有语。若向这里荐得，可谓终日着衣未尝挂一缕丝，终日吃饭未尝咬一粒米。直是呵佛骂祖，有甚么过？虽然如是，欲得不招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

石头怀志庵主

师有诗曰：

万机休罢付痴憨，踪迹时容野鹿参。不脱麻衣拳作枕，几生梦在绿萝庵。

曾有人问师云：“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师云：“山中住，独掩柴门无别趣。三个柴头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

空室智通道人

师有诗云：

物我元无异，森罗镜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彻真空。

一体含多法，交参帝网中。重重无尽处，动静悉圆通。

师（尼）礼死心悟新禅师。死心禅师勘道：“常啼菩萨卖却心肝，教谁学般若？”师云：“你若无心我也休。”死心禅师又问：“十二时中，向甚处安向立命？”师云：“和尚惜取眉毛好！”死心禅师便打云：“这妇女乱作次第！”

师曾设浴于保宁寺供众，门口有告示：

“一物也无，洗个甚么？纤尘若有，起自何来？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灵只解揩背，开士何曾明心？欲证离垢地时，须是通身汗出。尽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尘。直饶水垢顿除，到此亦须洗却。”

黄龙道震禅师

上堂：“少林冷坐，门人各说异端，大似众盲摸象。神光礼三拜，依位而立。达摩云：‘汝得吾髓。’这黑面婆罗门，脚跟也未点地在。”

上堂：“石人问枯桩，何时汝发华？枯桩怒石人，何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桩吐异葩。红霞辉玉象，白玉碾金沙。借问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天童普交禅师

师造泐潭，足才踵门，潭即呵之。师拟问，潭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师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18&P=&57924.htm" \l "0_0)，要与你商量。”师拟进语，潭遂喝，师豁然领悟，乃大笑。潭下绳床，执师手曰：“汝会佛法耶？”师便喝，复拓开，潭大笑。于是名闻四驰，学者宗仰。

后归桑梓，留天童，掩关却扫者八年，寺偶虚席。郡僚命师开法，恐其遯，预遣吏候于道，故不得辞。受请日，上堂曰：“咄哉！黄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无情客。官差逼杀人，莫有知心底。为我免得么？若无，不免将错就错。”便下座。

师凡见僧来，必叱曰：“楖栗未担时，为汝说了也。且道说个甚么？招手洗钵，拈扇张弓。赵州柏树子，灵云见桃华，且掷放一边。山僧无恁么闲唇吻与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

圆通道旻禅师

上堂：“诸佛出世，无法与人，只是[抽钉](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41&B=X&V=80&S=1565&J=18&P=&57927.htm" \l "0_0)拔楔，除疑断惑。学道之士，不可自谩。若有一疑如芥子许，是汝真善知识！”

喝一喝曰：“是甚么？切莫刺脑入胶盆。”

丞相张商英居士

字天觉，号无尽。年十九，应举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预梦神人报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异之，劳问勤腆。乃曰：“秀才未娶，当以女奉洒扫。”公谦辞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当，吾亦不爽前约。”后果及第，乃娶之。

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见藏经梵夹，金字齐整，乃怫然曰：“吾孔圣之书，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书院中，研墨吮笔，凭纸长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无佛论。”向应声曰：“既是无佛，何论之有？当须著有佛论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

后访一同列，见佛龛前经卷，乃问曰：“此何书也？”同列曰：“维摩诘所说经。”公信手开卷，阅到“此病非地大，亦不离地大”处，叹曰：“胡人之语，亦能尔耶？”问：“此经几卷？”曰：“三卷。”乃借归阅次，向氏问：“看何书？”公曰：“维摩诘所说经。”向曰：“可熟读此经，然后著无佛论。”公悚然异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

西蜀銮法师

师参佛照禅师悟道，回西蜀以禅门直指接众。众多习经教，不契祖意，纷纷离去。师闭讲肆，作偈自嘲曰：

众卖华兮独卖松，青青颜色不如红。

算来终不与时合，归去来兮翠霭中。

师隐居二十余年，后道俗追慕，复请出山。师笑以偈答曰：

遁迹隐高峰，高峰又不容。不如归锦里，依旧卖青松。

龙门清远禅师

师冬日拥炉孤坐，拨炉中炭火时，见一火星如豆，叹道：“深深拨，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

佛性法泰禅师

潭州大沩佛性法泰禅师，汉州李氏子。

上堂：“推真真无有相，穷妄妄无有形。真妄两无所有，廓然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见个甚么？晓日烁开岩畔雪，朔风吹绽腊梅华。”

上堂：“宝剑拈来便用，岂有迟疑。眉毛剔起便行，更无回互。一切处腾今焕古，一切处截断罗笼。不犯锋铓，亦非顾鉴。独超物外则且置，万机丧尽时如何？八月秋，何处热？”

上堂：“涅槃无异路，方便有多门。”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尽西江水，东海鲤鱼跳上三十三天。帝释忿怒，把须弥山一掴粉碎。坚牢地神合掌赞叹曰：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击禅床，下座。

上堂：“达得人空法空，未称祖佛家风。体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须打破牢关，识取向上一窍。如何是向上一窍？春寒料峭，冻杀年少。”

上堂：“今朝正月已半，是处灯火缭乱。满城罗骑骈阗，交互往来游玩。文殊走入闹篮中，普贤端坐高楼看。且道观音在甚么处？震天椎画鼓，聒地奏笙歌。”

上堂：“渺渺邈邈，十方该括，坦坦荡荡，绝形绝相。目欲视而睛枯，口欲谈而词丧。文殊普贤全无伎俩，临济德山不妨提唱。龟吞陕府铁牛，蛇咬嘉州大像。吓得东海鲤鱼，直至如今肚胀。嘻！”

上堂：“火云烧田苗，泉源绝流注。婆竭大龙王，不知在何处？”以拄杖击禅床曰：“在这里，看！看！南山起云，北山下雨。老僧更为震雷声，助发威光令远布。”乃高声曰：“弄弄。”

上堂：“开口有时非，开口有时是。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释迦老子碗鸣声，达磨西来屎臭气。唯上山前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天地。”

上堂：“得念失念，无非解脱。是甚么语话？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料掉没交涉。智慧愚痴，通为般若。颟顸佛性，菩萨外道，所成就法，皆是菩提，犹较些子。然虽如是，也是杨广失骆驼。”

上堂：“欲识佛去处，祇这语声是。咄！傅大士不识好恶，以昭昭灵灵教坏人家男女。被志公和尚一喝曰：大士莫作是说，别更道看？大士复说偈曰：空手把鉏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志公呵呵大笑曰：前头犹似可，末后更愁人。”

上堂：“忆昔游方日，获得二种物。一是金刚锤，一是千圣骨。持行宇宙中，气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为准则。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掷下金刚锤，击碎千圣骨。抛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过浮生，指南将作北。呼龟以为鳖，唤豆以为粟。从他明眼人，笑我无绳墨。”

**祖师集**

**六**

**禅诗偈**

懒残和尚乐道歌

　　兀然无事无改换，无事何须论一段。真心无散乱，他事不须断。过去已过去，未来更莫算。兀然无事坐，何曾有人唤？向外觅功夫，总是痴顽汉。粮不畜一粒，逢饭但知食。世间多事人，相趁浑不及。我不乐生天，亦不爱福田。饥来即吃饭，睡来即卧眠。愚人笑我，智乃知贤。不是痴钝，本体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被一破衲，脚著娘生裤。多言复多请，由来久相误。若欲度众生，无过且自度。莫漫求真佛，真佛不可见。妙性及灵台，何曾受勋练？心是无事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动，个中难改变。无事本无事，何须读文字？削除人我本，实合个中意。种种劳筋骨，不如林间睡兀兀。举头见日高，乞饭从头喂。将功用功，展转冥朦。取则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绝虑忘缘。巧说不得，只用心传。更有一语，无过直与。细如毫末，本无方所。本自圆成，不劳机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弊日，碧涧长流。卧藤萝下，块石枕头。山云当幕，夜月为钩。不朝天子，岂羡王侯？生死无虑，更须何忧？水月无形，我常只宁。万法皆尔，本自无生。兀然无事坐，春来草自青。

龙牙和尚居遁颂

龙牙山里龙，形非世间色，世上画龙人，巧巧描不得，唯有识龙人，一见便心息。唯念门前树，能容鸟泊飞，来者无心唤，腾身不慕归，若人心似树，与道不相违。

一得无心便道情，六门休歇不劳形，有缘不是余朋友，无用双眉却弟兄。悟了还同未悟人，无心胜负自安神。从前古德称贫道，向此门中有几人。学道先须有悟由，还如曾斗快龙舟。虽然旧阁于空地，一度赢来方始休。心空不及道空安，道与心空状一般。参玄不是道空士，一乍相逢不易看。自小从师学祖宗，闲华犹似缠人蜂。僧真不假居云外，得后知无色自空。学道无端学画龙，元来未得笔头踪。一朝体得真龙后，方觉从前枉用功。成佛人希念佛多，念来岁久却成魔。君今欲得自成佛，无念之人不较多。在梦哪知梦是虚，觉来方觉梦中无。迷时恰是梦中事，悟后还同睡起夫。学道蒙师诣却闲，无中有路隐人间。饶君讲得千经论，一句临机下口难。菩萨声闻未尽空，人天来往访真宗。争如佛是无疑士，端坐无心只么通。此生不息息何时？息在今生共要知。心息只缘无妄想，妄除心息是休时。迷人未了劝盲聋，土上加泥更一重。悟人有意同迷意，只在迷中迷不逢。夫人学道莫贪求，万事无心道合头。无心始体无心道，体得无心道亦休。眉间毫相焰光身，事见争如理见亲。事有只因于理有，理权方便化天人。一朝大悟俱消却，方得名为无事人。人情浓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岂知。空有人情无道用，人情能得几多时。

龙牙和尚偈颂九十五首

夫人学道莫贪求。万事无心道合头。无心体得无心道。体得无心道也休。学道先须且学贫。学贫贫后道方亲。一朝体得成贫道。道用还如贫底人。学道蒙师指却闲。无中有路隐人间。直饶讲得千经论。一句临机下口难。学道先须立自身。直教行处不生尘。僧真不假居岩室。到处无心即在人。学道先须有悟由。还如曾斗快龙舟。虽然旧阁闲田地。一度赢来方始休。学道先须息万机。将机学道转生疑。此门广大无遮障。学者虽多达者稀。一得无心便道情。六门休歇不劳形。有缘不是余朋友。无用双眉却弟兄。一得无心便豁空。只因先圣祖门通。个中若向三乘学。万劫无因得遇逢。自体如如任运常。因兹行歇住三湘。双眉无用是毫相。说处无分舌广长。自小从师学祖宗。闲花犹似缠人蜂。僧真不假栖云外。得后无心色亦空。得圣超凡不作声。卧龙长怖碧潭清。人生若得长如此。大地那能留一名。得道还同未得人。心无胜负自安神。从前古德称贫道。向此门中能几人。心空不及道空安。道与心空状一般。参玄不是道空士。一乍相逢不易看。此生不息息何时。息在今生共要知。心息只因无妄想。妄空心息是休时。劫火曾将无气吹。不劳心力当时萎。人天不见风尘起。怖息无招各自归。道者无端学画龙。元来未得笔头踪。一朝体得真龙后。始觉平生枉用功。何事朝愁与暮愁。少年不学老还羞。骊珠不是骊龙惜。自是时人不解求。了得心源处处安。何须终日对林峦。玉向火中烧转润。莲华在水叶长干。扫地煎茶及针把。更无余事可留心。山门有路人皆到。我户无门哪畔寻。或居城郭或居山。得道无心在处闲。实似小儿归父母。身衣随分补遮寒。道情六用如眉用。用处如眉始可观。人见道时如寂寞。人情全是道情安。拟学论情实苦哉。疑心不断妄难摧。未了携囊须且去。得闲无事却回来。四气吹成物不虚。可怜青叶下垂珠。虽然种得无心宝。一任傍人恣意须。世人心下不能治。致祸愁生累及眉。一朝体得心无事。眉放毫光自不知。僧房阒寂夏修持。闭户疏人怪亦知。侬家自有同风事。千里无来却肯伊。临窗不觉寸阴移。火急修行早是迟。白日只陪人事过。园林哪得道成时。缘觉声闻未尽空。人天来往访真宗。争如佛是无疑士。端坐无心只么通。顶相拟求终不见。应缘同谷不违方。此门别处无寻路。只有休心便厮当。三事无忧乐道情。且陪云水不求名。任渠更作千般解。体自无瑕不染青。将心除妄妄难忘。不体玄微事转忙。未了只言如来秘。觉后方知不覆藏。人若无心称道情。觑见无明道已明。人能弘道道能显。道在人中人自宁。凡有含生共一尘。先圣精勤早出伦。彼既丈夫我亦尔。谁遣他春我不春。毫厘有差千里隔。刹那一悟祖师齐。玄微须向玄中体。道用还教道者知。参玄道者莫因循。学处须教皂白分。千圣从来无异路。忘缘机智有多门。向前吴氏学丹青。不体僧瑶事不精。画马不成驴亦失。时人尽笑枉平生。粉壁朱门事岂繁。高墙扄户住如山。莫言城郭无休士。人若无心在处闲。俭用贵图延日月。补衣还免到人间。无心道者方如此。未得无心也大难。冷月霜天道者孤。一堂禅侣守寒炉。衲衣穿处冰侵骨。夜坐更深炭也无。万般施设不如常。又不惊人又久长。如常恰似秋风至。无意凉人人自凉。膝裤斑阑火炙成。浑身破碎不能惊。山房独坐观极乐。豁然无事畅人情。一室一床居物外。一瓶一钵寄生涯。门前纵有通村路。是我何曾识一家。昔生未了今须了。此生度取累生身。古佛未悟同今者。悟了今人即古人。木食草衣心似月。一生无念复无涯。时人若问居何处。渌水青山是我家。朝看花开满树红。暮观花落树还空。若将华比人间事。花与人间事一同。柳色含烟花笑枝。莺啼林下几人知。后生正好寻玄路。莫弃光阴虚度时。志慕空门誓不休。莫将闲事挂心头。白云便是修行伴。从听时光去不留。知身是幻不求名。浮沤出没几时生。借问云山学道者。此去修行早晚成。在梦哪知梦是虚。觉来方觉梦中无。迷时恰似梦中士。悟后还同睡起夫。迷人未了劝盲聋。土上加泥更一重。了人有意如迷意。只在迷中迷不逢。人情浓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岂知。空有人情无道用。人情能得几多时。成佛人稀念佛多。念来岁久却成魔。君今欲得易成佛。无念之心不较多。家具摐摐一老翁。眉间长发白匆匆。心休意息从何有。只为心头万事空。二时粥饭随长短。三界休求也大精。世间大有多求者。直至无常不称情。未了及时亲遍礼。不须端坐守清贫。直似罗候罗密行。争如迦叶不闻闻。若教求道似求名。世上无人道不成。心静道场何曾到。世间尘路等闲行。杉松直拔映峰峦。一色长青道者看。四气盛衰无变异。岂同凡木有多般。就中慈母感儿情。失便哀啼处处惊。门市人多非是母。虽然观瞩泪还盈。母来寻见儿还见。当下回颜不作声。眉间毫相焰光身。事见争如理见亲。事有只因于理有。理慈方便化天人。一朝大悟俱消却。方得名为无事人。沙门莫苦远祗洹。身四威仪且自观。蓬若出麻终不直。僧离清众太无端。从前上古诸先德。尽向丛林里获安。人天须假像行持。无像无形世岂知。空生体得岩中坐。华雨由来责见迟。三乘欲学如斯事。直似空生方始知。一切名山到因脚。辛苦年深与袜著。如今年老不能行。手里把个破木杓。破木杓。俵与众生甘露药。众生吃了尽惺惺。一切昏迷皆失却。无端遣向墨池边。染得身衣黑似烟。却去上流清处洗。身心用尽亦如然。令教脱却重披素。不免依前著净缘。染净二途俱不了。到头须得自心玄。拟住城隍守不非。见云生处又思归。三间茅舍喜犹在。九带青萝尚绕围。松柏近栽方始盛。槿花秋首未尝萎。山云叆叇虽垂布。承揽不知谁复谁。自从知始觉无明。一衲随缘只么行。被人骂辱无心诤。见说无为上拟争。只合守愚居暗室。又缘缁素要分明。为报往来参学者。得师无意始无生。微微细雨下多时。百卉抽枝长不知。正化叵兴民自赡。叵兴民赡亦如斯。天观万物如刍狗。有覆无心更望伊。不因无事在林下。争觉王侯有此资。备米柴茶是事殷。茅茨蓬户不惊人。晨朝有粥斋时饭。资我如常任运身。冬至息心随分过。春来量力事须勤。支持若得今生度。来世还如无事人。

学道如钻火。逢烟且莫休。直待金星现。归家始到头。

阎浮有大宝。见少得人稀。若人将献我。成佛一饷时。

悟则一饷时。能了万劫疑。若人万劫疑。不了一饷时。

不了万劫疑。古德岂论之。为报参玄士。须怀悔底时。

寻牛须访迹。学道访无心。迹在牛还在。无心道易寻。

唯念门前树。能容鸟泊栖。来者无心唤。腾身不慕归。

若人心似树。与道不相违。

　 夜寒宜向火。护众到天明。日出身温暖。心惺思更惺。

　　岂是无干意。多求失道情。我见多求者。年高事不成。

　　老似临江树。风摇枝必危。岸崩随水去。入海勿人追。

　　道死如枯木。波涛岂更违。时人虽不顾。能歇海盲龟。

　　新创三间舍。多泥虑有风。门前无贵客。拙意懒迎逢。

　　饭吃随时食。衣穿独自缝。若人来问我。招手报伊聋。

　　十月夜明深。山寒冷彻心。弃缘求大道。一衲更无衾。

　　体得如来意。知无寒暑侵。悟无成佛者。有质事须襟。

　　守道无干意。化缘如响音。大凡成佛者。一一尽无心。

　　破布裹闲身。无言可示人。居山山得乐。住郭郭还欣。

　　体得无生意。朝朝近古人。若也更不会。虽乐苦临身。

　　唯念深秋扇。临冬转就闲。银装将物裹。篾作插檐间。

　　只为因无用。方能伴住山。不因无用后。伴我住应难。

　　拄杖行低道。逢溪澡漱多。平田偏乐坐。人命可经过。

　　守道身心息。资缘岂挠他。除非僧次外。归寺补袈裟。

　　觉倦烧炉火。安铛便煮茶。就中无一事。唯有野僧家。

　　一念心清净。莲华处处开。一华一净土。一土一如来。

　　头戴朝生菌。身披补破衣。见贫人可可。同道乃方知。

龙牙山里龙。形非世间色。世上画龙人。巧巧描不得。

唯有识龙人。一见便心息。

　　西来意未明。徒学诸知见。不识本真性。契道即悬远。

　　若能明实相。岂用陈知见。一念了自心。开佛诸知见。

　　寄语诸仁者。复以何为怀。达道见自性。自性即如来。

　　天真元具足。修证转差回。弃本却逐末。只守一场呆。

杯渡和尚一钵歌

遏喇喇，闹聒聒，总是悠悠造抹挞，如饥吃盐加得渴，枉却一生头蘖蘖。究竟不能知始末，抛却死尸何处脱？劝君努力求解脱，闲事到头须结撮。火落身上当须拨，莫待临时叫菩萨。丈夫语话须豁豁，莫学痴人受摩捋。趁时结裹学摆拨，也学柔和也粗粝。也剃头，也披褐，也学凡夫作生活。直语向君君未达，更作长歌歌一钵。一钵歌，多中一，一中多，莫笑野人歌一钵。曾将一钵度娑婆，青天朗朗月初上，此时影空含万象。几处浮生自是非，一源清净无来往。更莫将心造水泡，百毛流血是谁教？不如静坐真如地，顶上从他鹊作巢，万代金轮圣王子，只遮真如灵觉是。菩提树下度众生，度尽众生不生死，不生不死真丈夫。无形无相大毘卢，尘劳灭尽真如在，一颗圆明无价珠。眼不见，耳不闻，不见不闻真见闻，从来一句无言说。今日千言强为分，强为分，须谛听，人人尽有真如性，恰似黄金在矿中，炼去炼来金体净。

真是妄，妄是真，若除真妄更无人，真心莫谩生烦恼，衣食随时养色身。

好也着，弱也着，一切无心无染着。亦无恶，亦无好，二际坦然平等道。

粗也餐，细也餐，莫学凡夫相上观。也无粗，也无细，上方香积无根蒂。

坐亦行，行亦坐，生死树下菩提果。亦无坐，亦无行，无生何用觅无生。

生亦得，死亦得，处处当来见弥勒。亦无生，亦无死，三世如来总如此。

离则着，着则离，幻化门中无实义。无可离，无可着，何处更求无病药。

语时默，默时语，语默纵横无处所。亦无语，亦无默，莫唤东西作南北。

嗔即喜，喜即嗔，我自降魔转法轮。亦无嗔，亦无喜，水不离波波即水。

悭时舍，舍时悭，不离内外及中间。亦无悭，亦无舍，寂寂寥寥无可把。

苦时乐，乐时苦，只遮修行断门户。亦无苦，亦无乐，本来自在无绳索。

垢即净，净即垢，两边毕竟无前后。亦无垢，亦无净，大千同一真如性。

药是病，病是药，到头两事须拈却。亦无药，亦无病，正是真如灵觉性。

魔作佛，佛作魔，镜里寻形水上波。亦无魔，亦无佛，三世本来无一物。

凡即圣，圣即凡，色里胶青水里咸。亦无凡，亦无圣，万行总持无一行。

真中假，假中真，自是凡夫起妄尘。亦无真，亦无假，若不唤时何应喏。

本来无姓亦无名，只么腾腾信脚行。有时廛市并屠肆，一朵红莲火上生。也曾策杖游京洛，身似浮云无定着。幻化由来似寄居，他家触处更清虚。若觅戒，三毒疮痍几时瘥？若觅禅，我自纵横汩碖眠。大可怜，不是颠，世间出世天中天。时人不会此中意，打着南边动北边。若觅法，鸡足山中问迦叶，大士持衣在此中，本来不用求某甲；若觅经，法性真源无可听。若觅律，穷子不须教走出。若觅修，八万浮图何处求？只知黄叶止啼哭，不觉黑云遮日头。莫怪狂言无次第，筛罗渐入粗中细。只遮粗中细也无，即是圆明真实谛。真实谛，本非真，但是名闻即是尘。若向尘中解真实，便是堂堂出世人。出世人，莫造作，独行独步空索索，无生无死无涅槃，本来生死不相干。无是非，无动静，莫谩将身入空井。无善恶，无去来，亦无明镜挂高台，山僧见解只如此，不信从他造劫灰。

腾腾和尚了元歌

修道道无可修。问法法无可问。迷人不了色空。悟者本无逆顺。八万四千法门。至理不离方寸。识取自家城郭。莫谩寻他乡郡。不用广学多闻。不要辩才聪俊。不知月之大小。不管岁之余闰。烦恼即是菩提。净华生于泥粪。人来问我若为。不能共伊谈论。寅朝用粥充饥。斋时更餐一顿。今日任运腾腾。明日腾腾任运。心中了了总知。且作佯痴缚钝。

石头和尚草庵歌

　　吾结草庵无宝贝，饭了从容图睡快，成时初见茆草新，破后还将茆草盖。住庵人，镇常在，不属中间与内外，世人住处我不住，世人爱处我不爱。庵虽小，含法界，方丈老人相体解，上乘菩萨信无疑，中下闻之必生怪。问此庵，坏不坏，坏与不坏主元在，不居南北与东西，基上坚牢以为最。青松下，明窗内，玉殿朱楼未为对，衲帔幪头万事休，此时山僧都不会。住此庵，休作解，谁夸铺席图人买，回光返照便归来，廓达灵根非向背。遇祖师，亲训诲，结草为庵莫生退，百年抛却任纵横，摆手便行且无罪。千种言，万般解，只要教君长不昧，欲识庵中不死人，岂离而今遮皮袋。

道吾和尚乐道歌

　　乐道山僧纵性多，天回地转任从他，闲卧孤峰无伴侣，独唱无生一曲歌。无生歌，出世乐，堪笑时人和不着，畅情乐道过残生，张三李四浑忘却。大丈夫，须气概，莫顺人情无妨碍，汝言顺即是菩提，我谓从来自相背。有时憨，有时痴，非我途中争得知？特达一生常任运，野客无乡可得归。今日山僧只遮是，元本山僧更若为。探祖机，空王子，体似浮云没隈倚。自古长披一衲衣，曾经几度遭寒暑。不是真，不是伪，打鼓乐神施拜跪，明明一道汉江云，青山绿水不相似。禀性成，无揩改，结角罗纹不相碍。或运慈悲喜舍心，或即逢人以棒闓。慈悲恩爱落牵缠，棒打教伊破恩爱。报乎月下旅中人，若有恩情吾为改。